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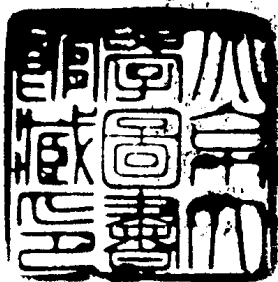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四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U02/1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四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3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四六冊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集解增釋八十卷(三)

〔清〕張仁浹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稿本

一

周易曉義不分卷

〔清〕唐一麟撰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稿本

三三五

周易井觀不分卷

〔清〕周大樞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三〇

周易集解增釋八十卷(三)

〔清〕張仁浹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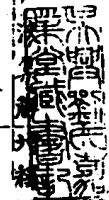
增釋八十卷》提要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朱子本義

繫辭上傳

楊李校學楊興張仁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

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

大體凡例故元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漢按自指孔子

子撰經之上下以分上下繫辭傳之

分上下則孔子自以系象重而分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一

虞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致之學見於方之學者先

由經以識義理蓋始於春秋是傳授後之學者知先

義理方始看得經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

方始看得繫辭而明言凶幾多分曉無所以說易只是

卦觀象繫辭而明言凶幾多分曉無所以說易只是

卜筮之書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說其為精

義是易之括例也孔子之說何人人事上著正是

要用得此例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

三十歲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衰去不得了宜其死也

同上上下下繫辭說那許多意如此分明他人說得

明使漢近聖人說來却不遠近有含義所以分上下

17

周易集解增補卷六十一

五

經 46—3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山有山觀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變化見矣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又曰變化
者進退之象也又曰貴賤是易之位到者是易之變化
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蓋火用燥。沫水
司馬氏曰象有隱見形有死生易皆效之是也然則乾
坤定於天地者陳於尊卑則柔斷於動靜言山生於
方物變化見於形象皆非聖人爲之也天地之判陰陽
之定未自有之而聖人準之以爲教。融靈鑠氏曰
元重之易在太極先有畫之易自兩儀始蓋下天所謂
貴賤則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蓋非自乾坤而始有
也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雲峰胡氏曰未
子以此非是固自天地而始定乾坤乃是觀天地而
易也蓋乾坤之卦未畫觀之天尊地卑乾坤之位已
矣貴賤之位未觀天地萬物之早高卦文之首賤已
知矣易未有卦文則未有柔之稱也天地間陽者常
動可見其爲剛陰者常靜可見其爲柔矣易未有爻位

六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之占言變化則著象中卦爻之變也我故自有次始
於乾坤體之五終於變化用之行也愚觀此一節是
有易也夫易有乾坤有貴賤有柔有剛有吉有凶有
此等名論要皆非聖人鑒空所爲不通皆據六合中
自有者而撰爲此條本意是謂天地間衆有一部易
開眼即見者也此條本意是謂天地間衆有一部易
畫之易最爲有理方起得劉宗相摩一說又方見得
以之雷震二既交相發處。次登林氏曰言聖人之易
非是故天以純陽至健而居尊地以純陰至順而居
列易中純陽之乾卦純陰之坤卦於是乎定矣蓋乾坤
準天地而作也天地萬物早高陳列其分截然而不
柔則易卦六爻之貴賤於是乎位矣蓋貴賤準高而
作也凡物之屬乎陽者其性常動屬乎陰者其性常靜
易中卦爻之剛柔其性動柔者其性靜其理實本於此

七

經先有畫之易自兩儀始故上下傳三十四章言天地
乾坤到素者二十七皆所以發明周易首乾坤之義與
指山歸藏不同也。節鄭氏按如曰繫辭傳中乾坤皆
指奇偶二畫言三畫六畫皆此二畫所生。天地乾坤皆
指定體只取純陰純陽意高早貴賤是定分只取上下
意動靜則素是定性只取陰陽意吉凶是定理只取苦
惡意在天地者元定象即天之變化在地者無定形即地
之變化。此章既朱子總論畫分三段自首節至坤
道成出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乾知大始二龍言乾
坤之理分見於天地易則易知二龍是人象之也。
洪按早高本義謂天地萬物上下之位是言天地中萬
物之位也玩一以字可悟謂天地開闢尊卑截然而凡
天地中之萬物為早為高皆以之而陳列以字承天地
朱貴賤以之之上下分。常例也其或為卦之五而居下
反貴若此之主初爻之
主二爻也此又是一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摩陸氏曰末何反馬云摩切也盪陸
氏曰王肅音唐實反韓云相推盪
此言易卦之變化也。洪按本義提出易卦二字見此變
化指後人之操得九六言此變化則指伏羲時之畫卦
即相摩相盪之謂下二節本義云變化者成象變化成
形則承此節六十四卦之初則柔兩畫而巳。洪按即太
變化也。兩相摩而為四。洪按即兩陰生四象也。兩相盪而
上則剛與剛摩而為太陽畫一柔於剛之上則柔與剛
摩而為少陰左只有一柔而巳於是一剛一柔與剛
則剛與柔摩而為少陽畫一柔於柔之上則柔與柔摩
而為太陰四象成矣提之下一畫不動而上一畫摩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也此即朱子磨子之說所謂相者謂到四相摩而為八
素互相加非以上下兩畫而謂之相也。四相成只有太陽少陰
陽太陰而巳於是以太陽為一又畫一剛於太陽之上
則一剛與太陽摩而為乾又畫一柔於太陽之上則一
剛一柔與太陽摩而為兌又畫一柔於兌之上則一
柔與兌摩而為離又畫一柔於離之上則一柔與離
上則一柔與離摩而為震又畫一剛於震之上則一
剛與震摩而為巽又畫一剛於巽之上則一剛與巽
太陰之上則一剛與太陰摩而為坎又畫一陰於太陰
之上則一柔與太陰摩而為坤又畫一陰於坤之上
成乾亦四象不動而上一畫摩之也。八卦相盪而為六
十四。洪按相盪者以一卦為一畫而以一卦之
離則為大有加以艮則為大壯加以坤則為小畜加以
坎則為需加以艮則為大畜加以坤則為泰加以艮則
亦然以離震巽坎艮坤為貞亦然謂八卦互相推轉亦
內外不動而外卦互相盪也又按到素相摩謂從兩儀
至八卦皆一畫一畫漸加上去此言小橫圖也八卦相
盪即因兩儀而重之非一畫一畫漸加上去也此言大
圖也即子有加倍法遂有四畫五畫之卦朱子亦取之
然非伏羲本意也觀八卦相盪及因而重之句可見又
伏羲畫卦先有小橫圖於是將小橫圖對折而圓之則
為小圓圖又將小圓圖重之為大橫圖於是將大橫圖
對折而圓之則為大圓圖又將大圓圖重之為次大圓
而連畫之則為大方圓此先天五圓之次序也。推
轉相摩之功也。言陰陽交感相推盪也。言運化之推
。朱子論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與那下文起也有相
連處也有不相連處是謂摩如一物在一物上而摩
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一片
不旋上面一片只當摩推盪不曾住自磨生八卦則
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陽少陰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日八卦生六十四卦。皆從是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摩是上相摩。摩是兩箇物事相摩。摩是圓轉推過。出摩。摩是八卦以前事。溫是有那八卦了。圓轉推過。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溫事。是圓轉去殺他。摩轉他的意思。是相摩。溫比摩便闊了。品性相溫只是相摩。易曰。臨川吳氏曰。是故承上起下之辭。承上文而言。八卦章首但言乾坤蓋舉父母已足。六子此先言六子而後提之以乾坤也。摩與磨通。猶門石相礪切也。溫猶以器溫於水上也。畫卦之初以一劃一柔與二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四象。又以二劃二柔與第三畫之剛柔相摩而為八卦。八卦既成。則又各以八卦畫行。一貞卦之上而一卦為八卦。八卦為六十四卦。四。石湖俞氏曰。易中凡言剛柔皆指爻畫之奇偶。摩錯也。溫推過也。易卦之畫皆起於一奇一偶。自一奇一偶兩相摩錯而後為六十四卦。觀先天圖可見。又自八卦兩相推溫而後為六十四卦。觀先天圖可見。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推過去又把兌來相溫則成巽夫就推過去又把離來
相溫則成震大有就推過去又把震來相溫則成艮大
相溫餘做此如北故曰圓轉推溫出來。會通是故節
聖人作易之義指橫圖言摩以相生言兩物相摩也溫
象似學以一交八却象是溫北形容字眼非真摩溫也
摩在八卦未成之先溫在八卦已成之後摩溫即變化
也背坤口而來天地只一乾塊乾坤原只一體化此
造化自然已成之易也故易之始作也只一對而已有
劉宗也不能下相摩相摩而斯有六十四卦則亦者乾坤之
不相溫相得而斯有六十四卦則亦者乾坤之不相溫
溫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常外於乾坤哉。宋氏木匠曰
易理圖本於造化聖人太比以作易畫一奇以象陽而
稱剛畫一偶以象陰而稱柔而為兩儀加以引伸之謂
自其到柔以兩相摩而生四象到柔以四相摩而生八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卦變化見於小成矣又蓋以周書之法以乾元剛雲為
玉各以八卦推湯其上為自乾至復三十有二之陽卦
以巽坎艮坤為主各以八卦推湯其上為自姤至坤三
十有二之陰卦變化見於大成矣易卦推足乎成而凡
天地高卑動靜吉凶變化許多事物无不具於其間矣
。摩與溫即變化也大抵易之末盡卦爻之變化在天
體地實體中及其既盡天地萬物之變化在外又實體
中本義所以實體言見在天地與易者其體皆實而無
虛也。漢按先天揭稱陽卦陰卦下同有以自乾至復三
十二卦為陽卦以此三十二卦皆生於內儀之陽也
始至坤三十二卦為陰卦以此三十二卦皆生於內儀
之陰也又有以乾震坎艮為其所同而重者為陰卦兩說俱通
卦以坤艮離兌為其所同而重者為陰卦兩說俱通
而前說更絕蓋乾八卦當自然父與三男為陽卦母與
三女為陰卦就既重之後言則當以生於兩儀
之陽者為陽卦生於兩儀之陰者為陰卦也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呂氏曰動也震陸氏曰王

此變化之成象者決按雷震風雨日月等天地間之成

地間之成象者同此

孔氏之變也震雷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重明上經變化見矣及則泰相摩八卦相運之義八卦

既相推運各有功之所用也又鼓動之以震雷雷震

節為震直云震其難坎不云乾坤艮兌者乾坤上下

言艮兌非鼓動運行之物故不言之其實亦一馬雷電

風雨亦出山澤也。朱子語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

說易中所有震澤則。建安却氏曰前以乾坤者時則

柔言山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

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

乾坤之德行而總之以人體乾坤者終之。石湖公

曰雷震指震風雨指其坎日月指離坎雷震也風雨也

日月也元非皆乾坤之變化也或疑不言山澤何哉曰

山澤在地成形者也此但在天成形者言之耳然山

澤出雲騰雨致而蓋出於山澤者也雖不言山澤而

山澤在其中矣兩以震而風亦謂之潤以風能滋物之

氣也。郭氏曰震曰震為雷離為電震即雷也春秋

穀梁傳曰震者何雷也雷者何震也於焉為雨焉

也冬至之月道近極寒之候也。虛齊泰成四此兩

承上文言到泰相摩而為八卦八卦相運而為六十四

卦而為卦之變化倫或於是易卦中有一震一暑而

成象者亦何莫不在其中乎人有乾道之成男者有

坤道之成女者焉而論及成男成女之成男成女

以此見易之未作易在造化易之既作造化在易本

所謂此內段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意正如此上本義云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則此所

雷震風雨寒暑正其屬也日月星辰之屬則此所

此例焉。按本義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則此所

以陽為少陰則易中四象便是星辰矣若以太陽

少陽為少陰則易中四象便是星辰矣若以太陽

動植論之山川不待言也其為木便是有植物象

為父母六子為男女皆動物也若說得周蓋則須依

說卦傳云云乃為恰。決按雷震風雨日月寒暑且

天之成象者說而後易卦之變化成象見易卦之

離坎亦具雷震日月寒暑之象也又按吳臨川以

若孔疏俞石洞謂雷震風雨俱起於山澤更確又按

書曰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寒暑傳曰日恒南至於

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月立冬至從黑

立夏至從赤道則日月運行各有寒暑也吳臨川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變化之成形成者決按成男成女天地間之成

而易中之父母六子與天地間之成形成者也

形者同此即易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

補發明也
孔疏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道謂自然而即故乾得自
然而成坤得自然而成故云成也。即子以乾國陰
而得成坤國陽而得成故云成也。即子以乾國陰
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在物則乾陰道成陽坤道成陰
則外物也。朱子語天施父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
氣從這裏便撒上撒下即是一箇氣都通下。葉賀孫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是氣凝結成兩箇人機方生
出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
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何有而今許多人都
人便如今人身上子孫是自然爆出來易說乾道成男
坤道成女通人物而言之而動物如北牡之類在植物

周易集解增補卷六十一

十四

亦有男七如蘇如壯壯竹有雄之類皆陰陽劉宗
不得男七如蘇如壯壯竹有雄之類皆陰陽劉宗
女便都元陽這般須錯看。得錄郭雲峰胡氏曰六十
四卦之中自有當靈風雨日月寒暑變化而成象者也
卦之中有男女變化而成形者也。北二龍畫後之易
又如此。四大孤陽之未畫卦之變化在天地實體中
及其既畫天地萬物之變化又在卦又實體中太其兩
以實體言見在天地者即未畫之易在易者即是已畫
之天地其體皆實而非虛也。臨川吳氏曰乾成男
父道也坤成女者母道也。起震歷離見而終於乾
右起巽歷坎歷艮以終於坤故以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二句提之於後也。聖賢蔡氏曰凡人物之男者皆乾
道之所成凡人物之女者皆坤道之所成人但見男女
只是受氣其形於父母而不知父之道其原即乾之道
也母之道其原即坤之道也。取初氣化之始乾成男
成者既有男之原即坤之道也。取初氣化之始乾成男

如本滿天下穀種自粒食以來不知幾百千年有之矣
然其氣則只是當初天地所始生之穀粒種子一脈之
流衍也。且今之為父者若不傳道在決亦不能成
男今之為母者若不傳道在決亦不能成女。故

周子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如二氣交感化生萬物
主陽而變陰元窮焉。朱子語云陽而健者成男
之陽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遠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
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
男皆陽為主也。貞卦是坤與離兌皆陰為主也
男皆陽為主也。貞卦是坤與離兌皆陰為主也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是以太極判之初其氣
自分陰分陽之輕清上浮為天陰之重濁下凝為地
及天地既位之後此氣又相細融結亦自分陰分陽
得陽之奇而健者為男得陰之偶而順者為女此皆其
理之自然而不客以不然者所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是

周易集解增補卷六十一

十五

也故以男為乾道之所成女為坤道之所成也。或曰
此為氣化者言也。若今之成男成女何必皆出於乾
曰乾道之成男坤道之成女此理萬古不易也。夫
物始生之初其男之出於乾坤氣化者固自無但
氣化無窮者也。既有男女之出於乾坤則所謂氣化
於男之身與於女之身是父道之所成也。若不得男
道之所成也。若不得男道之所成也。若不得男
為父者若不傳道在決亦不能成男。故
又安得而不成男。成女也。故此二句其辭雖若專主
化者言而其理實兼形化者言。此二句其辭雖若專主
上徹下一氣都通也。太極圖所以能此言十二氣交
感化氣萬物萬物生也。而變化無窮焉。所謂二氣交
乾道坤道之氣化者也。即此陰陽先後至陽精後衛
男之合二情交暢陰血先至陽精後衛男之合二情交
入為男而男形成矣。陰陽均至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最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能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
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知其始而享其成
陰效其法而終其壽也
坤言作者蓋乾之生物起於无形未有營作坤能承於
天氣已成之形事可營為故乾言知而坤言作也。息
辭余氏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兩物之雌雄觀乾坤
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以一物之首尾觀乾坤也男固
屬乾女固屬坤而男女之始皆肇於乾其成皆資於坤
也。童溪王氏曰天大始者萬物有主之始也物主之
始有是象而未此有是氣而未形當是時也乾全體之
而不遺故无不知成物者萬物成體之機也枝葉具於
根莖羽毛陷於胎卵當是時也形器既具自此而漸形
日長月化莫知其然然非有以作之曷爾哉此則坤之
功也。臨川吳氏曰上言八卦而統之以乾地北又接
成男成女二句而專言乾坤也乾男為父若以其始物
也始謂始其氣也坤女為母若以其成物也成謂成其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具於其中矣。故曰大始。大始之理。若自植物言之。則如粟之方授種時。一點滋息之氣。潛動於種子之中。而為苗。為幹。為華。為實者。已皆發源造端於此矣。不其大哉。非但為始而已也。自此之外。則皆付之坤矣。時謂而為之。或時苗而為之。或時幹而為之。或時華而為之。或時實而為之。實皆不遇以結果。成就天乾之大始而已。只是受其成。算為之。而无待於贊一籌也。此段要分簡氣與形。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上文言乾坤各成其形。以形陰陽對主之義言也。此言乾坤共成其功。以陰陽相須之義言也。次崖林氏曰。成男成女。固陰陽二氣一施一受。交相贊助。而就男女之分。只在知造之時。坤作成物。則在男女既分之後。乾始坤成。其大親也。成男成女。其細分也。一陰一陽。相為終始。以成造化之功。一陰一陽。各分其氣。以成男女之形。分氣以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十九

性理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陸氏曰以
致反下同

為如乾之平易而心無嫌隙則人皆可得而如之
 簡而事不煩擾則人皆可得而如之
 存諸內者曰以易從則與之協力者眾故有功則其
 以廣人之德可以宏之可以長久者則其功則其
 者賢人之德也若夫聖人之德則其功則其
 其大無所不可也若夫聖人之德則其功則其
 則言人之易簡也人之易簡則其功則其
 人之易簡則其功則其
 賢人之德也若夫聖人之德則其功則其
 言成位乎其中則為聖人矣。節虞翻泰氏曰本義其
 心明白其事要約則為聖人矣。節虞翻泰氏曰本義其
 易知者所謂信則人任焉故與同心者多易從則人
 為之用矣故與協力者眾有親則一於內者信從者
 衆則吾之一心亦自信而不惑矣豈不可久蓋不惑所

以誠也誠故不思曰可久曰可大者可進於久大而
 猶未至焉者也曰賢人之德賢人之德未為成人之
 德也如竟之光明俊德文王之德亦不為久矣此則
 如竟之德乎其有成功文王之德亦不為久矣此則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也。宋氏木臣曰夫易簡之理
 固乾坤之德而兼體之則存乎人蓋人之所為苟能法
 乾之易以居心能乎天理而無艱難險阻之難則其
 明地盡人皆得見其中藏而無艱難險阻之難則其
 乎此理而無私智煩擾之累則其事要約盡人皆可順
 其成法而易從易知則吾心此理人心亦此理其心
 元弟同處皆吾親也而况乎與者深乎易從則吾心
 或能人亦以是成能其能元弟同處皆吾親也而况乎
 力者衆乎有親則信從者多而吾心益自信而不惑
 不可久有功則致者多而吾心益自信而不惑
 不可久有功則致者多而吾心益自信而不惑
 而可久亦為賢人之德矣夫聖人之德亦不已未至於久

厚高明未至於大而可大亦為賢人之業矣。漢按此
 二節聖人示人兼體乾坤之德極有次序則易知二節
 既始學者言其時尚未能易簡故訓之曰人能易則易
 知人能簡則易從以漸至於有親有功可大可久方成
 賢人之德蓋須知聖人八箇則字俱有鼓舞學者之意此
 節易簡是勉勵功夫天下節易簡使說聖人自然境界故
 本義曰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道即天地易簡之道
 即上節亦是賢人體道之事至下節方是初體道之極
 功也故上節本義曰至此謂曰士而至於賢也此字指
 賢人之所造說下節本義曰至此謂曰賢而至於聖也
 此字指聖人
 之所造說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謂成人之位。漢按人字其中謂天地之中。漢按本
 對天地言其中謂天地之中。漢按本

指天地成位乎中是兼體乾坤之極功至此則體道之
 成先解之然後承上文來以釋通節。至此則體道之
 極功聖人之能事。漢按此二句正可以與天地參矣。漢
 此句正貼成。漢按此二句正可以與天地參矣。漢

右第一章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此二句指章
 指伏羲畫卦。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乾知大始
 至坤以簡能二節。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乾知大始
 男成女云云已有乾坤分見之理。於此又言之以起下
 章體道之意。故曰又言乾坤之理之乾地指易中之氣卦
 坤卦言分見於天地。指乾坤之理見於天地之易卦之
 之簡也。而人兼體之也。此句指易則易知至本二節
 之簡也。而人兼體之也。此句指易則易知至本二節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體乾之易以立心體坤之簡之以制事故曰蓍。決按此段本義先儒本不同此則違雲峰胡氏之本也董都陽胡復湖然梅達本皆曰此第一章下句則无此章二字決說大學中庸孝經朱子俱用右第幾章而楚辭小象亦俱用右字故大易分章俱遵胡雲峰本孔疏此則贊明聖人能行天地易簡之化則天下萬事之理並得其宜矣。張子曰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蓋聖人之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入道理自當簡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朱子語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无許多勞擾委曲。象山楊氏曰解經之說須得理會而語簡者常解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言行其所无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漢上朱氏曰乾坤之理盡於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則上下與之中流德業既成乃位乎兩間與天地為一。雲峰胡氏曰此章首言天地間有自然之易簡言易中有自然之天地末言天地與易下外乎自然之理所謂自然之理者何也易也簡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皆聖人理與心會自然得之者也成位乎其中者聖人之位於天地之中也夫位乎天地之中者皆人也必聖人方能成人之位而无愧於為人焉然則必如此而後謂之成人則所謂賢於人者猶未也本義前曰至此則可以為賢人謂衆人皆可至此曰至此則禮運之體功聖人之能事蓋謂賢者皆可至此也朱子數人之意深矣。平庵項氏曰先以天地之理明聖人作易之本復以聖人之理明聖人體易之用也。臨川吳氏曰上言乾坤之易簡此又言聖人之易簡得謂不失也聖人如乾坤之易簡而於天下之理一无所遺謂其能盡性也聖人能盡其性則可以與天地參天位乎上地德乎下而聖人位乎中其中與天地並而為三故曰成位成者完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全備具三者而元虧欠也。鄭氏孫如曰：易簡原是一理，依易之理而作之，則為簡。虞翻、蔡氏曰：承上簡而可久，可大而達之，則是易簡。所造，薛醇子其辭而天下之理皆為我得矣。天下之理得，則德為盛德，業為大業。兼天地之易簡而參天地之化育矣，故曰成位乎其中。言成人之位於天地之中，與天地並立為三也。夫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亦豈即可大言哉？至此則我之易簡即乾坤之易簡，而無待於勉強矣。後段易簡與前而易簡細看不同，前段是生的，後段是熟的。然此非於易簡之外有所加也，故亦只謂之易簡。必如是而後克得此腔子滿耳。其前段雖未能滿得此易簡，然亦不可不謂之易簡也。故亦曰易簡，蓋從來聖賢之道理有一以事言者，又有以全體言者。有以勉然言者，又有以自然言者。同是此箇字耳。此易簡二字說得重，蓋一易簡而天下之理於是乎盡矣，無復遺矣。非謂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此賢人聖人是隨其所至而命之非是合下生來便有此一觀賢人即一體聖人也如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而畏於其所不見之始然由是克之至於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為聖人矣蓋是由學而至於聖者也經傳如此說最多。蘇門張氏曰易道雖本之天地而實具於聖人之一心以聖人之心具有天地之全體也此章前四節見人當求易理於天地後四節見人當求天地之理於吾身總之造化之實不外陰陽之變化而變化之道易簡肅之君子求乎變化則為聖人而聖人之德業聖人神明乎變化則成位乎天地之中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象者物之似也。漢按形實而象虛故。此言聖人作易人。王周公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漢按虛實作易且虛。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易居全卦與各爻皆有吉凶文王觀一卦之象而繫辭如觀泰之象則繫以吉辭觀否之象則繫以凶辭推而至於六十四卦皆然周公觀各爻之象而繫以爻辭如觀乾之九五則繫以飛龍之吉辭觀乾之上九則繫以亢龍之凶辭推而至以三十八十四爻皆然。此言聖人作易人。王周公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漢按虛實作易且虛。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之象而為之辭辭之義理上去觀坤二卦便可見孔曰子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由是克之至於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則為聖人矣蓋是由學而至於聖者也經傳如此說最多。蘇門張氏曰易道雖本之天地而實具於聖人之一心以聖人之心具有天地之全體也此章前四節見人當求易理於天地後四節見人當求天地之理於吾身總之造化之實不外陰陽之變化而變化之道易簡肅之君子求乎變化則為聖人而聖人之德業聖人神明乎變化則成位乎天地之中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矣又一說此說卦指文王周公蓋六十四卦本皆以
 各就其元定者今卦圖是也及文王周公來繫以繇是須
 以辭所謂繫者周是各於卦爻之下繫之必不只在元
 圖上稍折起而另設之無疑矣故亦謂之設卦初九
 本義云凡畫卦者自下而上不但是設卦也子信謂
 文王周公之繫辭無所用於設卦乎觀象繫辭則元
 一辭不出於象矣繫辭所以明吉凶也此章言後天
 之易主繫辭曰前章言先天之易主畫卦此章言後天
 元文民用弗彰故文周聖人即是卦而陳設於前取卦
 中奇偶之象而細觀之此觀字深有味索意是文周心
 即義皇處象之所不計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聖人因繫之
 辭而明其為吉為凶不計時有消息位有當否聖人因繫之
 劉推系而系變陽系亦推則而利化陰象從變化而元
 有多少消息思當否遠近叙應愛惡情儀活潑潑而元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終於既濟未濟於是從乾卦陳設起以次而陳之觀其
 或就陽或就陰或就陽或就陰或就陽或就陰或就陽或就陰
 也難至周公六十四卦之次序已定每卦已有象辭以
 決一卦之吉凶而六十四卦之次序已定每卦已有象辭以
 卦陳設起六十四卦以次陳說每卦又觀其當位不當位
 兼觀他爻之承乘應逆繫以次陳說每卦又觀其當位不當位
 故周公之設卦觀象繫辭文王稍易而理則愈繁而後
 按先儒有以設卦觀象繫辭作八卦之意今乃曰設卦觀
 象一定指文周也故存疑謂上章聖人畫卦之事此章
 聖人繫辭之事最明白又指聖人朱子謂作易必即有
 聖人繫辭之事最明白又指聖人朱子謂作易必即有
 卜筮意觀聖人何以見天下之順否云云古者包氏之
 王天下也云云可悟其後遂用之卜筮耳其前無義氏之
 字始見於虞書司禮筮人掌三易則知文周所繫之辭
 與連山歸藏一併掌於筮人春秋傳斷卦爻之吉凶不
 與今合大約用連山歸藏之旨也連山歸藏亦必有辭
 觀泰得公伐晉卜徒父所引之辭可見意者只就利官
 說吉凶故文周繫辭以解引人到道理上去張子所謂
 易為君子謀是也見天下事無一定之言凶然之得道
 則言天道則幽經子以為易是言道之言凶然之得道
 伏羲畫卦本以明天地間之道朱子以為卜筮之術就
 見在之易言也文王周公之繫辭元非前民利用而道
 亦著於辭中與京
 郭之下筮具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之通字不同後以重卦八卦相盪
 以擇善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擇善者十有八變之機其
 時吉也

七八則元變化若得九則柔推剋而陽化陰得六則剋
推柔而陰變陽其曰或柔以七八不變故也而或字從
本而推之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
字生知也
者也
所使不觀其象而各繫以辭則言未明則書
山未明何以使人趨吉避凶而與人難欲因著求卦亦
不知所以用之而趨避矣故必聖人先觀衆繫辭而後
衆人可同著求卦也
明吉凶正為衆人同著求卦之地也
朱子語易中說卦又多只是說到衆不全就陰陽上說
卦爻是有形質之陰陽全是氣之爲言也
曰繫辭焉而明之變動也
變爻總言爻之變動也
辭變象占吉凶也占以辭而明故曰繫辭焉而明之
占則衆相推象也實由象而此故曰衆相推而生象
周易集解釋卷六十一
化。石洞俞氏曰剋柔者又之九六也九六相推故生
變化不然則一卦止爲一卦而已變化從何而生何謂
變化柔爻動則變爲剛爻動則變爲柔爻一卦爲六
四卦六十四卦爲四千九十六卦也白雲郭氏曰易稱
剋柔皆指九六。虞翻蘇氏曰此承上文言聖人所以
觀象繫辭而明之者正以卦爻之剋柔相推而生象
化也夫惟剋柔變化則在此卦有剋柔之象在彼卦有
彼卦之象在此爻有剋柔之象在彼爻有剋柔之象其
重無常其象不一苟不於此而觀其象各繫其辭則
吉凶不明將何以使人趨吉避凶哉本義衆人所
以因著而求卦一句是從上文明吉凶三字內討出明
吉凶正以其爲衆人同著求卦之地也聖人之繫辭
者正待爲衆人求卦設也蓋衆人在上求故曰變則衆
之未定者也按放象勢馬便法如占得乾者上五爻
皆七下一爻獨九則是乾之始而初爻變矣初爻變者
即柔推剋夫剋而剋化爲柔也沙隨程氏曰單萬遇中

此初九變也柔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陳敬仲遇
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
妹之睽上六變也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又曰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經傳無
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三爻變則以占在本卦及之
卦之象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
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
王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
二用餘卦占之卦象辭此言剋柔相推而生象化
得下繫辭所謂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其實一也
節次應林氏曰此處是明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處剋柔
變化是就著象之卦爻言蓋聖人既畫六十四卦於是
生著倚數數人操著求卦當其十有八變之後非七則
九非八即六九爲老陽六爲老陰七爲少陽八爲少陰
老變而少不變如操得是九則變爲八之少陰是柔推
夫柔柔化爲剛也操得是九則變爲八之少陰是柔推
周易集解釋卷六十一
夫剋柔化爲柔也剋柔變化則易卦以成而象於是乎
著矣使不於此各觀其象各繫以辭則吉凶無以明得
何以使人趨吉避凶而衆人雖困著求卦然吉凶不明
趨避無從亦不知所以用之矣故曰此聖人所以觀象
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也蘇山劉氏曰卦主而
象具因象繫辭因辭定占各有一定之理此見之辭也
一剋一柔互相推挽
變化主焉此易之用也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曰事之
辭命占所主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
致悔而取羞矣此四句皆指人事言以見所以吉凶
爲失得之象悔吝爲憂虞之象

明之北征可與也方寸事天如書曰文惠下

進退之象。至。否者晝夜之象。吉。凶。善。惡。之。美。壯。衰。息。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美

楊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三九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三九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也。當觀此第二系專論文王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氣。到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說。皆見於中。而君子學。易必當合伏羲卦氣。文王周公卦氣。而後得之。未歸結。在下篇上。以獲自天之祐也。雲峰胡氏曰。象與變。有。到柔變化之珠。解與占。有吉凶悔吝之異。君子居而學。易已。前乎象。與辭之理。動而用。易又達乎變。與占之宜。動靜無非。易即元。非天。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天地間。到柔變化。元。一時。間。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各一息。像。言一而心。悔吝。各三。易。故上文。示人以吉凶悔吝。各。聖。人作易之。事。此。而。元。山。悔。吝。各。者。君子學易之功也。以察吉凶悔吝之說。及動而應。動。則。卦。又。而。玩。其。則。可。可以決吉凶悔吝之說。故有不動。動。元。不。吉。雖。天。祐。之。亦。用。易。之。功。也。臨。川。吳。氏。曰。觀。其。象。而。玩。其。辭。即。上。文。二。句。常。時。學。易。者。之。事。觀。其。變。而。玩。其。占。乃。動。時。用。易。者。之。事。人。有。所。作。為。之。時。間。之。於。筮。遇。集。卦。集。名。則。則。

四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却是要用那易也。正與第三句相照。應。故。終。之。以。言。元。不利。上。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直。卦。而。言。此。章。所。謂。聖。人。作。易。者。以。繫。辭。而。言。蓋。先。有。卦。而。後。有。辭。至。下。章。則。合。卦。爻。辭。而。言。其。通。則。乾。坤。文。言。傳。一。節。又。一。節。以。至。此。學。者。亦。可。以。意。會。凡。乾。坤。文。言。傳。一。節。又。一。節。以。至。天下。何。思。何。慮。等。云。云。皆。是。孔。子。居。則。觀。象。玩。辭。中。得。來。若。觀。象。玩。占。則。亦。就。其。一。事。求。之。未。暇。旁。及。而。推。廣。也。以。次。崖。林。氏。曰。君。子。學。易。不。專。在。於。卜。筮。一。言。一。行。無。不。法。乎。易。也。如。擬。議。以。成。變。化。下。七。爻。凡。例。可。見。平。居。觀。象。玩。占。亦。不。過。是。平。居。之。所。觀。玩。者。而。見。之。用。也。則。觀。象。玩。占。亦。不。過。是。平。居。之。所。觀。玩。者。而。見。之。用。也。陰。氏。庸。成。曰。三。極。今。之。則。三。合。之。一。天。也。易。著。之。言。此。君。子。體。之。惟。吉。也。故。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來。八。未。臣。曰。君。子。之。躬。行。心。保。皆。易。也。誰。以。動。靜。問。其。功。亦。是。故。居。而。未。及。卜。筮。也。易。之。變。隱。為。象。而。占。列。為。辭。觀。象。玩。辭。而。居。安。樂。玩。占。問。於。靜。焉。及。動。而。謀。及。卜。筮。也。

四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一

三

周易集註增釋卷六十二

159

辭

位謂六爻之位。

大謂陽

五

王氏子選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六分
故曰齊小大者存乎卦也。孔疏謂辨明卦之與爻之
吉凶存乎卦爻下之言辭是也。朱子語問上下貴賤
之位何也先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
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它
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董錄錄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有分辯之意一云猶衡也小謂否
賤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賤困之辭
便艱險此曰卦有小大辭有陰陽易為人作錄問齊小大
者存乎卦是山曰陽大陰小如休曰齊如分辯之義末
卦為大不卦為小卦有小大辭有陰陽遇好卦便說得
平易如泰謙之類是也凶卦便說得艱險如同賤之類
是也王必大錄齊又不是齊齊如怕字是分辯字董氏
而錄。黎義張氏曰位為六爻之位卦之所說本乎陰
陽陰小陽大體固不同而各以所遇之時為玉陽得位

赤

可求也。復胡氏曰。乾坤外雖皆陰陽之氣。然伏
 藏。言卦生於陽儀者三十二。生於陰儀者亦三十二。陰
 陽均。蘇意其以此釋之也。平蔡項氏曰。列貴賤者存
 乎位。演上文之文。言乎變也。蘇氏曰。存乎卦。演上文
 之象。言乎象也。凡象辭之附。專取主爻為言。陰爻為小
 陽爻為大。雖若不變。而當其時。值者能為一卦之主。而
 用事焉。則元小大之同也。是故有之。蘇氏存乎卦者。反
 在位之下。者。位之貴賤。以立又言卦之小大。以一又言
 明乎六位之中。取一位以為主也。虞翻蔡氏曰。齊
 小大。小謂卦之以陰為主者。如姤。遯。否之類。大謂卦之
 以陽為主者。如復。臨。泰之類。辭之所以辨吉凶者。聖
 人欲人知所趨避也。次虞林氏曰。上二節專就卦爻
 之辭。說此下全卦爻辭三件。說言易中有貴賤。利其孰
 為貴。孰為賤。則存乎六爻之位。居乎上者。則為貴。居乎

下者。則為賤。是貴賤以上下之位而列也。易中有小大
 定其孰為小。孰為大。則存乎卦蓋卦之屬乎陰者。則為
 小。如姤。如遯。如否之類。皆其小也。卦之屬乎陽者。則為
 大。如復。如臨。如泰之類。皆其大也。是小大以卦而定也。
 易中有言以辨其孰為吉。孰為凶。則存乎辭。觀元亨利
 貞。利見大人之辭。其所謂吉者。可辨矣。觀勿用。取女。飛
 鳥。以凶之辭。其所謂凶者。可辨矣。陸氏庸成曰。自其
 所示曰。言曰。其所謂吉之包含。履曰存。泰氏宋臣曰。是
 故又言乎變。而變之所示。有貴賤焉。內外乘承。不可混
 也。蘇氏列之。截然而等。而不清。則存乎六爻之位。卦言
 乎象。而象之所履。有大小。馬陰陽定體。不容亂也。蘇氏
 齊之。整然有條。而不紊。則存乎卦。至於貴賤大小。然
 難此。斯有失得之報。而吉凶以生。卦爻之辭。自有吉凶。
 國言其失得矣。蘇氏欲辨其孰為吉。孰為凶。而趨避之不
 真。則存乎辭。有卦辭而全體之失得。明有爻辭而一節
 之失得。明也。侯居吳臨川。以列貴賤五句。為賤說上

易集註增釋卷六十二

六

夏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蓋善惡已

動而未形之時也。動以幾言形以逆言。即中庸註所謂逆未形而幾則已動者也。於

周易集註增釋卷六十二

七

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決持憂字宜黏人前。震動也。
知悔則有以勸其補過之心。決持如其補過之心正貼震无咎和悔知家又補在

震字前而可以无咎矣

廣氏仲卿曰：實動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而未嘗復行也。元咎者，善補過。故存乎悔也。韓註：介，斷介也。王制曰：憂悔吝之時，其介不可慢也。即悔吝者，言乎小疵也。元咎者，善補過也。震動也。故動而元咎，存乎悔過也。朱子語同。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言凶，是即初萌動，可以言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所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崇，輝聲。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固是吉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應悔吝之元咎，察於幾微之際。元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元咎。

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悔者在吉凶之間，悔是日凶而起，言吉是日吉而之。此悔各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月發錄。雲峰胡氏曰：前曰悔者，言乎其小，近此曰憂悔者，存乎介，蓋謂當謹行其幾，不可以其小疵而自恕也。前曰无咎者，善補過，此曰震无咎者，存乎悔，萬謂欲知其補過之心者，必自悔中來也。悔者，天理萌動之幾，不悔則人欲沉酣而不自知也。定安即以此章就吉凶，指吉上添入无咎語，既欲人於悔本上着力，尤欲人於介上用功，蓋人知悔則以善補過，而無咎，難求至言，亦不至凶也。若又於悔本之介憂之，則但有言而已，所謂費者動之機，而吉之則无者，也。併悔亦皆无矣。丹陽胡氏曰：憂悔各者，必思遷豫，防於始，震无咎者，必恐懼修省於終。郭臨川吳氏曰：列貴賤者，存乎位，貴說又者，言乎覺，蘇小大者，存乎卦，履說象者，言乎象，分辯吉凶存乎義，爻之辭，此貴說言乎其失得也。悔者，介乎吉凶之間，要其所介，則趨於吉。

周易集註增釋卷六十二

八

不起于凶與此實說言乎其小疵也震者動心戒懼之
謂有咎而能戒懼則能改悔所為而可以无咎此履說
善補過也。石門梁氏曰以言凶悔吝四方言之則言
凶易見悔吝難知惟明者察之於未形理之於欲動然
後可以不至於悔吝故履悔吝之至者在於辨善惡之
分界也所以无咎者以其善補過也然必先悔過而後
能補過故能震動其補過之心者在於先自悔其道也
。虞齋蔡氏曰無兩邊不成介是善惡分路處然正
是方動未形之時若一形了則善惡各隨所向倒去亦
不得謂之介莫此便是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省察
論語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本義善惡已動而未形
之時動以幾言形以遠言所謂達未形而我則已動者
也。无咎者善補過者也補過即改過也然改過无不
自悔中來故朱子解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云能自
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不知悔則何以能改
此本意易之辭也然必有所以悔本方有平其所以所

周易集註增釋卷六十二

之方吉則指其可起之兆以示人也。南軒張氏曰：指
 示人之所往也。告之險，欲其知畏而有懼，告之易，欲其
 安意而無所疑也。雲峰胡氏曰：本凶而悔，所之則吉。
 未吉而告，所之則凶。元咎者，未有不道而能悔過者也。其
 所之之於善而不之於惡，之於吉而不之於凶矣。誠
 齊楊氏曰：讀復之辭，如行夷途，如逢陽春，如對克
 齊周氏曰：其氣象之清，如泉之如也。其辭，如指人而告之。
 之得且吉也。讀漸之辭，如履霜，如指人而告之。
 何其氣象之清，如泉之如也。其辭，如指人而告之。
 有主也。即平巷項氏曰：貴賤以位言，小大以材言，卦各
 辭，便人之知所適從也。然則讀其辭者，其可不盡心乎。
 此獨再提卦有小大而不及其餘，蓋卦象為諸辭之從
 也。卦主既有小大之殊，而聖人繫辭，則亦因時取宜，其
 辭或難或易也。之也。凡象之所言，皆指各元咎之
 辭。各指示人以所適之路，使之趨於吉，而免於凶。
 悔吝也。○石門梁氏曰：卦之大者，如復泰之類，其小者
 如睽困之類，大卦之辭，平易小卦之辭，艱險。其或險或
 易，各隨其善惡之所向而已。○區齊泰氏曰：辭之所
 險易者，聖人設焉，是險易也。隨其卦之所向，而所
 處是情，則有險易。是險易也。隨其卦之所向，而所
 易辭，則從而易。是險易也。隨其卦之所向，而所
 即象據本章通例看，此條卦字辭字皆兼人繫辭。○鄭
 崖林氏曰：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卦與辭分託辭也。是各
 指其所之卦與辭合說。此云輕卦又辭之通例，是各
 又辭三者並提，故於善補通下用一句以別之。○谷氏
 拙誤曰：聖人作易，非吉凶同患之意，味末節一指字
 分明，以覺世之心，指引天下人，以所之之味，末節一指字
 卦情所向而各指之，淺而無味，不知所之之味，末節一指字
 指人心之所之也。聖人見天下之不知所之，故指之，末節一指字
 上文五言五有，皆指人心屬而與繫則在憂虞二心。

周易集註增釋卷六十二

或指其介，或指其悔，種種引人之於吉，而不之於凶，脫
 悔吝而歸元咎也。故曰：各指其所之。若非各指，何以諄
 諄有五言五有，存如此乎。分頭開示人也。若說廣甚廣，亦
 皆確言。○止齋楊氏曰：本義曰：此章釋卦又辭之通例。蓋
 首章言卦，次章言辭，此合卦又辭變通例言也。
 蘇門孫氏曰：即中前章之意，而又連於元咎之說，是易
 道要歸處。○顧氏曰：以上下言小大，以陰陽言辭，以至著者
 言介，以至微者言而悔則介中，得力履也。聖人作易，元
 非使人起吉避凶，而悔則介中，得力履也。聖人作易，元
 是劉氏曰：此即難說卦辭實義。又辭以觀象，上文之意。
 上二句承前小大者，存乎卦辭。又辭以觀象，上文之意。
 起下文須知，愈下二句須知，愈下二句須知，愈下二句須知。
 指之使順，時起則依此已有示人，以用易之意。卦也。
 又也。辭也。雖不可以同觀，要非卦自卦又辭自辭。
 也。卦又之辭，無非連卦又之情，而巳。試即卦辭而論之。
 蓋卦以辭小大辭以辨吉凶，是卦有以陰為主，而陽為之。
 小者，有以陽為主，而謂之大者。馬卦辭有山悔吝之
 類，而謂之險者，馬有吉无咎之類，而謂之易者，馬有
 險易雖不同，而曰卦曰辭，則一貫之。小者，其分恩其
 道杜而情之所自，險而不險，於先則向於小，而於大
 客之辭，隨其所自，易之險而指之，卦之大者，其情滋
 公而情之所自，易之險而指之，卦之大者，其情滋
 各指卦情之所自，易之險而指之，卦之大者，其情滋
 可類推矣。要之卦又之各指所之，只卦辭之通例，而爻辭
 親先天之易者，可以得意而忘象。又象以情言者，如而
 又象辭之通例，則觀後天之易者，可以得意而忘象。又象
 可以得意而忘象。學易者，其知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準陸氏曰：京云等
 也。陸氏曰：音倫。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二

易書卦文 漢按卦爻義之義 具有天地之道 此即
本文論天地之道 與之齊準 此二句中大指已盡
蓋即以下句釋上句也 字義尚未明 故補之 補有終竟聯合之意 終竟
下文復詳之 有選擇條理之意 選擇引其類也
無空際也 論有選擇條理之意 選擇引其類也
以法天地 聖人作易與天地相準 謂準擬天地則乾坤健
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是也 伊川程子曰聖人作
地之道 補論也 論理也 在事為倫治 故能補天地之
也 經說 朱子論問易與天地之道 故能補天地之
云云 曰凡天地有許多道理 易上皆有 所以與天地準
而能補天地之道 補字若今所謂 補試卷之補又
若補縫之補 是地之無縫底意思 某所以解補滿也 不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二

。然有倫此下三節皆聖人用易之善與此二句相應
。秋山王氏曰易之作也 法乎天地及既作也與天地
。準者其意極其體統之大也 故易能補天地之道
。老周徧之意 極其體統之大也 故易能補天地之道
。言之詳也 天地之道者 陰陽進退消息盛衰之理也 此
。不單具而聖人之作易三十之亦不備此易之為善
。所以與天地準也 易與天地準則天地之有所有不
。及於易能補論之此又易之所為善也 天地之有所有不
。。虛齊蔡氏曰問天地間物有萬類事有萬殊 時有萬
。變易卦只有六十四爻只有三百八十四而巳 聖龍
。論之耶 曰子以為乾一卦只當得一件物初九
。龍一爻只當得一件事而巳 耶如乾為天為圓為君為
。父為玉為金為寒為水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馬
。為駿馬為木果之類 而猶有未盡也 猶止為三畫之卦
。也如乾初九之潛龍在士夫得之則未可仕也 在學者

十九

貫通上蔡說却是不說得循理意思。寧我曰：「我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靈也。」鬼之為明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唯吸為氣，耳目能聽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則升而散，故云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道。」家情各有遺說，與此大段相合。耳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氣魂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游魂而不言魄，魂離魄之意自可見矣。易託問精氣為物，游魂為靈，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鬼，使心神屬陽，鬼屬陰，又錯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了箇死底道理。聖祖屬陰，然魂氣上升，體魄下降，亦各具陰陽，如言招搖攝攝升也，便是魂之所落，即魄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祭義中有字哉。問鬼神之義一既甚分明，古法亦好，橫渠說精氣自元而有游魂自有而元。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二

十九

二

謂幽明死生鬼神即陰陽之謂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
藏即始終而知死生之說即聚散而知鬼神之情狀皆
聖人窮理之事也。誠齋楊氏曰至精之氣聚而有形
之謂物散而无形之謂魂傳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記
曰魂氣歸於天物者是形者也理者是形者此理
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消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
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然則鬼神之情何如
也記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
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孔子
曰祭神如神在此其狀也鬼神之情何如也易曰與鬼
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故曰聖
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西
山真氏曰人之生也藉其氣合而巳精者血之類是
養一月者故屬陰首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
而為人精則魄也目之所以明身之所以聰者即精之
為也此之謂魄氣充子體凡人之心能思慮者知識者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二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二

三

神者造化之迹又曰鬼神天地之功而操其機曰鬼神三
 氣之良能凡此皆指陰陽而言天地之氣即人身之氣
 人身之氣即天地之氣也。果能操其機曰鬼神三
 以氣言如鬼神之狀則知其情。理氣本不相離也。理
 齊蔡氏曰死生就人物言。鬼神就造化言。死生人物之
 死生也。鬼神就人物言。死生就造化言。死生人物之
 故原始即反終。始所以死生者。終者始之始。始者
 聚散言。精氣為物。謂成箇物也。精氣為物。謂成箇物也。
 故屬陽。精氣為物。謂成箇物也。精氣為物。謂成箇物也。
 則屬陰。精氣為物。謂成箇物也。精氣為物。謂成箇物也。
 易而原之。反之。也。為物。謂成箇物也。精氣為物。謂成箇物也。
 上已有。所以。字。便。承。地。說。出。省。文。耳。亦。如。善。補。通。一。句。
 不用。言。其。之。類。也。思。謂。天。下。之。物。理。多。矣。此。三。者。理。
 倘。曰。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理。
 之。至。難。窮。者。也。於。此。而。有。以。窮。之。則。天。下。之。理。元。一。之。

不窮。蓋。蓋。自。聖。人。分。上。說。亦。舉。重。以。見。輕。也。若。大。學。之
 格。物。窮。理。則。衆。人。可。能。者。林。氏。次。崖。曰。此。下。三。節。言。
 聖。人。用。易。之。事。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以。者。用。
 易。也。原。始。反。終。者。用。易。而。原。反。之。也。精。氣。為。物。游。禮。為。
 變。難。不。言。用。易。而。用。易。之。意。同。在。其。中。苑。周。易。以。窮。理。
 要。見。得。易。理。是。如。何。天。地。間。理。是。如。何。聖。人。用。易。以。窮。
 之。是。如。何。萬。物。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何。也。此。三。者。理。
 在於。易。故。聖。人。用。易。以。窮。之。也。然。亦。要。見。得。易。理。是。如。何。
 理。盡。性。之。書。耳。非。聖。人。真。箇。即。易。而。後。窮。理。言。性。也。得。
 意。忘。言。斯。可。矣。鄭。氏。義。如。曰。原。人。之。所。以。始。全。而。生。
 之。即。反。其。所。以。終。全。而。歸。之。也。宋。氏。未。臣。曰。易。能。損。益。
 天。地。之。道。而。道。之。散。殊。於。天。地。萬。物。者。謂。之。理。聖。人。用。易。
 易。以。窮。理。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和。大。書。與。上。而。與。高。者。
 明。也。便。是。陽。之。變。夜。與。下。北。與。深。出。也。便。是。陰。之。化。
 而。幽。明。之。所。以。然。以。易。而。知。之。之。理。聖。人。用。易。以。窮。
 慶。田。有。終。竟。所。以。死。處。始。得。氣。化。之。理。便。是。陽。之。變。夜。與。下。北。與。深。出。也。便。是。陰。之。化。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三

緣。氣。化。之。盡。便。是。陰。之。化。死。生。之。說。以。易。而。知。之。矣。觀。
 物。之。陰。精。附。於。陽。氣。合。相。凝。聚。而。成。物。之。形。便。是。陽。之。
 之。化。鬼。神。之。情。狀。以。易。而。知。之。矣。易。理。之。書。
 也。漢。按。故。字。推。為。明。前。一。層。說。字。直。指。死。生。蓋。原。反。
 二。字。中。已。有。推。原。意。也。鬼。神。有。何。情。狀。即。在。物。變。
 中。見。之。情。即。朱。子。所。謂。性。情。狀。即。朱。子。所。謂。功。德。下。三。
 就。死。生。說。未。有。全。受。全。歸。意。朱。子。解。泰。知。生。為。知。死。亦。
 引。原。始。反。終。句。陳。北。溪。鄭。義。如。俱。推。到。全。受。全。歸。是。餘。
 意。非。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遠。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
 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知。周。之。知。者。智。樂。音。洛。
 道。上。替。知。命。之。知。如。字。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此。聖。人。不。盡。性。天。地。之。道。知。仁。而。
 已。漢。按。以。人。之。五。帝。三。王。禮。義。智。信。此。處。以。知。
 天。之。輕。清。合。仁。之。有。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
 也。知。而。道。濟。天。下。者。天。也。知。而。道。濟。天。下。者。地。
 義。獨。於。此。言。天。地。下。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漢。按。不。過。
 皆。不。言。者。盡。一。隅。耳。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漢。按。不。過。
 知。此。蓋。朱。子。從。本。文。一。而。字。咀。味。出。意。義。朱。子。故。用。一。且。
 字。通。下。見。知。周。道。濟。二。句。不。板。對。蓋。人。之。察。察。者。仁。便。
 不。足。今。知。周。萬。物。知。大。義。而。道。濟。天。下。則。旁。行。者。行。權。
 凡。知。之。所。以。非。仁。之。所。濟。故。知。不。過。旁。行。者。行。權。

而知故神元方而易元體

範圍陸氏曰鄭云範法也張云猶裁成也知陸氏曰如字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 命是天命聖人與天命合一故曰

所有亦不過陰陽聖人有得於易則天地萬物盡在焉

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此聖人之至命所以為用易也

如鑄金之有模範圓匡郭也 漢賈逵曰鑄金之模子也

理則一統是裁成之意如詩言 天地之化元窮而聖人

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 漢按水之似

義舉引裁成句若是則新相則新其不 通猶兼也晝夜

及也以裁成已見於泰象傳故曰所謂 通猶兼也晝夜

即幽明死生鬼神之神 漢按晝夜只是陰陽之顯而易

明死生鬼神 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元有方所易之

變化元有形體也 漢按如此此字兼承範圍助通書

却謂聖人以易而至命則神易即在聖人之 神明變易此

心贊聖心之神易總以贊易書之神易也

右第四章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指首節言

聖人用之如此指仰以觀於天文以下三節言 漢按

如此此字指窮理盡性至命三項此二句下得有 加難

贊聖人而鼓舞學者亦在此按第二章於君子只曰學

易之事此不曰聖人用易之義而曰用之如此見聖人

此為學者所當深長思也

所謂變所通不可以一方一體明也 神則陰陽不測易則

謂範圍言聖人所為所作模範周而天地之化 言聖

人隨變而應屈曲委細成就萬物而不有遺象細小而

不成也 凡元方元體各有二義一則神則不見其處

事云為是元方也二則周而運轉不常在一處亦是元

方也元體者一是自然而變而不知變之所由是元形

體也二則隨變而往無定在一處亦是元體也 即子

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元方易者神之體也 所以元

出天地解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朱

子語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

聖人則為之欬噓人之生也欲勿情勝聖人則為之教

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

固大此亦其一事也今者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理

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先生曰如理

元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其

所當喜怒哀樂所當然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其

也又曰範圍之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方始見得神

元方易元體若範圍不盡而曲成有所遺神便有

使有體易說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

論元氣如一爐金汁化而不息聖人則為之俾成

使入模範區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

經 46-39

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迹拘也。易之為道，遠簡而近繁，各目是簡而面曰異。而時不同，易之為道，遠簡而近繁，各目是簡而面曰異。天地陰陽之氣，至安定胡氏曰：凡所行事皆從其時。生身之道，則無不遇也。使曲者曲，直者直，而不成其為。天地之道，則無不遇也。使曲者曲，直者直，而不成其為。如網罟以時，不廢不罷，是皆物之微細而不遺也。廣。平游氏曰：乾之使有常則日月星辰之使有常則四時。常若風雨常若日月，乾之使有常則日月星辰之使有常則四時。也。郭白雲曰：郭氏曰：乾之使有常則日月星辰之使有常則四時。有時而過者，在彼聖人範圍之制，無傷財害民之失。則所適在彼，而制其過者，在聖人範圍之制，無傷財害民之失。則之適也。曲成萬物，而不遺者，聖人之性，盡物之性，生成而無天。復元所遺，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

可勝用。泰天地間元一物而不得其成，就虛所謂大以成小，小者如北方謂之不遠也。亦不能枚舉而悉數。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實不在範圍曲成之外。若非通知晝夜之道，則於天地之化，安能範圍曲成之。通萬物安能曲成之，而不遺乎晝夜之道，而天弗遠後天。而奉天時，正以其養得乎晝夜之道，而天弗遠後天。時變易以從道，而已非有吝與主速之事也。神元方而理盡性之極，致也。要之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所謂窮理盡性之極，致也。要之非窮理盡性之外，他有所謂至命也。故獨之條，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當初聖人是窮理盡性，以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當人用之，又可以窮理盡性，以至命而自足，以該乎窮理盡性。性而至於命，不必書由周易，孔子立言，主意只是以贊易道之大耳。其實是有此理，所謂言有大而非誇也。以崖林氏曰：此言聖人以此理，所謂言有大而非誇也。以唐言與天命為一也。天地之化，聖人能範圍之，天地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二

之妙用所由也。聖人之神明不測，能宰制群動，經綸萬世。妙用皆由此出，所謂神也。故曰：人從心上起，經綸可。以觀聖人之神。易者，會通天地萬物，晝夜皆命也。我主乎是，其神乎？孰能付其易乎？聖人範圍曲成而通之，則心與命一矣。可見聖心之神，一陰陽不測之神也。主宰於天地萬物晝夜之中，或在此，或行於彼，無方所。之可成，聖心之易，一陰陽變化之易也。運行於範圍曲成通和之際，或為陽，或為陰，無形體之可拘，易又聖人至命之書也。信乎？易與天地準，而聖人不能外之，以為用也。範圍天地三才，要攝得與上兩節相貫，事處如止，止則聖人之知，不遇此則能使之化，皆不遇此則止。此則通乎天下，教知能覺此則萬物皆為其曲成，止則知其明死生鬼神，此則書夜皆為其曲成，止則知其易無形體也。其說知其情狀也。此所謂知者，則神也。意謂曲成要得指聖萬物意，範圍曲成不徒經綸作焉。

三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二

之化，渾渾元元，則未免有過聖人，以易範圍之治，曆明時以節宣其性，體國經野，以分別其主，範圍而不遇也。萬物之生，雖無元氣，或未能自成，聖人以易曲成之，養蕃不遺也。晝夜之道，運無端，難於其通，知矣。聖人以易通之，則見於天地萬物者，無不知之也。三者皆天之命，其體微而不可測，其用變化而不可窮。本元方而無體者也。聖人範圍曲成，周知則雖於聖人之微者，無不在而無不於聖心之變者，無為而無不為。莫得而窺其形體焉。不與命之至易者，為元而無不為，莫得而窺其形體焉。不見易道之大哉。淡按：神易二字，在天地只是陰陽，遇在易書只是到象相推，在聖人只是時行時止，此神易是說聖人之心全體易理，而天地之間也。神是內面主宰處，易是外面運用處。元方元體，所以形容神易之妙。晝夜而口道則非，殆定晝夜也不過是陰陽循環之理。故本義即以上文幽明死生解之。凡天地之一周，一開寒暑陰陽推而至於元會之大，皆是晝夜之道。萬物之秋，為富貴貧賤榮枯華落推而至於水之潮，山之出雲，降雨亦皆是晝夜之道。但晝夜尤顯而易見，故舉晝夜以說之。通字枉繞，是知之微妙處。

三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二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朱子本義

博

李

後

學

楊

齋

張

仁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印

行

世

德

堂

藏

書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 尚是應空託然此以後則發氣此引才說陰陽化育之

安泊虛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則道也。節何氏稱曰一陰一陽有不測意孤陽不成陰不測意有不測

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

物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 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 物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

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 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 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十一

有心去誠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是謂之顯諸仁似也
藏諸用是忠顯諸仁似以實藏諸用似一顯諸仁如
春生夏長其發生彰著可見者誠諸用是所以生長者
藏之裏面而不可見又此簡有作先後說如元亨利貞
之類有作表裏說表裏便是道義又曰營之仁發出
便是利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便是利隱之心便是利
利貞誠之復蓋凡用顯諸仁是元亨利貞之過藏諸用是
藏其自取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尚何與聖人同
仁與天地之德業也其盛孰加焉。勉齊黃氏曰其
問本義云顯自內而外藏自外而內窮理盡性之功固
有自內而外發藏之功何以見其自外而內答曰仁木
是在內以其發出在外故謂之自內而外而用本是在
以其收歸內故謂之自外而內如春夏之生長萬物
便是顯諸仁至秋冬則收斂成實便是藏諸仁春夏是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十二

內而外藏者自外而內也語意與顯諸仁德相
道德矣而易言此以內外言也。臨川吳氏曰此
上文德之者善而言也此道之陰陽相繼而流行於天
地間則謂之善仁者生物之元由春生而為夏長之
此仁顯見而發達於外生物之利由秋收而為冬藏之
曰顯諸仁用者收物之利由秋收而為冬藏之利此
藏伏而歸復乎內明物之所藏皆收物之用也故曰
諸用二氣運行於四時之間鼓動萬物而生長收藏
然自生自長自收自閉天地之心而造化自然非如
人之於民有所憂而治之教之也仁之顯而生長者
德之顯用之藏而收閉者為業之大德之顯而生長者
用其顯者流行不息其藏者充塞元間此所謂易簡之
善極其至者故贊之曰至矣哉。鄭石湖俞氏曰仁本
藏於內者也顯諸仁則自內而外也如春夏之發
顯諸仁則自外而內也如秋冬之收斂諸仁則自外而
內如秋冬之收斂諸仁則自外而內也如春夏之發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十三

乎哉即顯仁而謂之盛德哉用非業也業之太也蓋此
 業顯仁之德即前而之哉則其業可量乎故就謂之大
 仁者即已言經善成性但於誠通誠復之機備環元
 端之秘有未及發揮明書故終以顯仁藏用之說其
 實顯仁藏用只是總之一字內未發之意。荀氏八辨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尚明言故此復發之機。荀氏八辨
 道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也。以顯而而有藏者存以
 為藏也而有顯者露仁者道化之心用者道化之功仁
 本在內者也。而外者心也。而外者顯其新藏之仁萬物之出機
 也。用本在外者也。而外者心也。而外者顯其新藏之仁萬物之出機
 入機也。而外者心也。而外者顯其新藏之仁萬物之出機
 言道之在天地者不離陰陽互根之妙也。充齊沈氏
 曰承上文言人氣稟或有偏而在造化則元不全也。天
 地之開大化流行方其絪縕而動也。自元而有而顯其
 生物之仁為元為氣以之運理以之行造化之仁自
 內達外而顯其絪縕及其靜而陰也。自有而元而歟
 其生物之用為利為義。以之理以之德。造化之仁
 自外及內而還藏其絪縕。顯仁非德也。德之發也苟
 非德盛於內何以能如是其顯仁乎。藏用非業也。業之
 亦也。蓋既藏則用是惟永發一發則其業容可量矣。此
 皆天地之心而成化非若聖人之竭其心思而後能厚
 天下之生立天下之命也。蓋聖人成務不能無心。故有
 憂神道教物寂然無慮。故元憂蒙引云不曰藏諸體而
 曰藏諸用者。以其為有用之體用即妙於用之中也。
 漢按天地之德業亦何容贅聖人乃流連反覆以贊其
 至使寓希天之志於元氣。見德業必如天地方為至
 也。蓋道元窮志此竟前所以指病大五所以指病大五
 子以明道之言辭言則以為伊川之言疑明道言也
 而伊川亦言之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之廣業元不被也久字豎

之廣業元不被也久字豎

王氏觀沖曰物无不統故曰富有變化不息故曰日新

。朱子語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字宙相似

。先是有這箇物事方始相連相續去要相續去要相續去

謂大業言萬物萬象元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

是天下事元不理會方得。若才功夫不到。業元由得大

。少間指置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此則非。此則非

。氏曰富有者廣大不窮。日新者久無疆。天為地下萬物散

殊其富有之謂大業。陰陽升降變化元窮。其日新之謂盛

。雲峰胡氏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此

新者元時不窮。而元一息之閒。斷斷而愈有。則顯而愈

新。此即所以為生生之理。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

先言富有。而後言日新。故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

之仁及憂而日新。故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

括元餘故曰富有。而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日新

謂也。富有者何。大而無外。物成而靡所不有也。何謂盛

德。日新之謂也。日新者何。方來而無窮。物生而與物俱新

也。天地之德業。蓋如此。若言聖人之德業。則亦如此。此

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即陰陽相生之變觀之一陰而又一陰陽生陰也陰退極而生陽陰易為陽也陽退極而生陰陽易為陰也不謂之易而何陰陽互易退還不已則所謂道也決按所謂其變无窮者自晝夜之陰陽相生以至晦朔弦望陰陽之相值春夏秋冬陰陽之相生按而至於一元周開陰陽之相生前天地之終即後天地之始而其變无窮矣

也蒙引謂本文統以理言其義當言者乃理與書皆然

朱子開示後學之意以見其理之同

省氏慈明白陰陽相易轉相生也。明道程子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劉焯師訓。朱子語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造化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節漢上朱子曰陽生陰陰生

效皇也。如效忠效力之意。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此二句就物說則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謂造化之及物。詳密而可見也。即萬物資生而流形之會此時分出人物之形來即就人而言則形骸百體皆自此分。此故曰詳密然尚在胚胎朕兆中故不曰共見而曰可見。朱子語問呈象之謂乾設法之謂坤曰此係看只是陰陽凡屬陽者便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之意使如日月星辰亦元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效者陳心如今人言效力之設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如條法亦是一成已定之法可以形狀者乾便畧坤便備矣夫大槩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却子細詳審了一個是一個模樣效猶呈一似說效羊效犬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大概乾底只是做得形象到得坤成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十七

於此可見其理。節齋蔡氏曰：象者法之未定法者。象之已形，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與之曰朕，此之可見者，皆成象所以為乾，感而遂通成法者，見所以為坤。平章項氏曰：古語法皆謂形也。形即刑字。故刑法通稱，皆言其成形而不可變也。繫辭之於天地，或稱成象，或稱成法，或稱法象，或稱法則，可謂為觀法大率皆以形對象，故法字但可訓為形字，不可訓為模倣也。童溪王氏曰：乾曰乾，其易之門耶？蓋謂之象，象之既出，夫萬物之生，有象有法，法之始於相為終始而已矣。故成象者，此端自乾初元不及至於坤則因其有是法也而效之，亦非有所增益也。易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也。虛齋蔡氏曰：此乾坤就物說，象之聚而形體已具也，故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見對形而言，則象猶未形也。成象之謂乾，陽之輕清者也。未形也，效法之謂坤，陰之重濁有迹也。自坤元資生之後，皆效法之坤也。成象之乾，則氣之初凝，陽之動也。效法之坤，則形之已具，陰之靜也。由象而形，陽矣而陰，此又通之見於生物者也。節次虛林氏以此就生物上言，一陰一陽之通成象之乾，陽也。效法之坤，陰也。此一陰一陽之通，見於生物者也。宋氏木臣曰：即以此生物之序言之，氣之初凝，遠成其成，胎朕兆之象，輕清未形，屬乎陽也。則謂之乾，及形質已具，胎朕兆之形，色象說之，法重濁有迹，屬乎陰也。則謂之坤。一陰一陽之通，不己而通，在是矣。漢按乾坤仍當指天地說，謂物之成象，則本乎乾物之效法，則本乎坤。坤者，地也。二字亦然。蔡虛齋泥之，謂二字遂以為乾坤造化俱就物說，未免其曰：以乾坤為天地，則其成象之六者，非似生之始，本之乾坤，道理極精微，見人成象效法，時未與乾坤元二聖人則始於如乾地故本章曰：夫乾天下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十八

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陰，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即以此聖人為乾坤也。眾人則惟成象效法時，亦同此乾坤之道耳。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杜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吉凶未可知，則莫知有弗通矣。故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蓋以發明占事只是一事，特以先後之際，而分陰陽之意，故總以張公之言。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張忠定公言：張氏仲和曰：事謂變通，趨時以盡利。天下之民謂之事業也。節次虛林氏數知來之謂占者，謂窮極著策之數。

張知來，象占問吉凶，故云謂之占也。張子曰：能通其變而指於民，聖人之事業也。朱子語占出通象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這處，便在占上，去則此當分明要做出義。林學蒙非張氏所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見。又曰：象者，見乎夷象，其言亦是太極圖說，自當有至效法，非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謂事上，而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在這般兩處。郭子幾曰：郭氏曰：一國一闕，一闕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後言其自通也。故曰：變通此言聖人通之也。故曰：通變。石湖翁氏曰：數者，之策數也。有具極數而知方來是之謂占。變卦之變，變也。通變其變見之於極，是之謂事。或言通變或言變通，同也。曰：窮則變，變則通，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聖人之用易也。石門張氏以極著策之我而知鬼神為

十九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一陽之謂道。句終善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漢唐惟通兩在故未嘗偏倚於陰陽所以然即孔疏天下萬物皆由陰陽或生或成未其所以理不可測量之謂神也。故云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程子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極法象若無推致可以知來通變不窮事之理已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雖神也莫知其能不測其為動靜也。程說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幾處而心入則始明。朱子語法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說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虛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林學蒙解橫渠說得極極一神既橫渠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一物却兩行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屈伸往來上下以至行半什百千萬之中无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蓋淵微。建安邱氏以上章言易元體此言生生之謂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體之乾坤設則无以見易也。言卦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托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无窮其實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雲峰胡氏曰此章當分作三截看第一節總言屬陽成性屬陰仁屬陽知屬陰第三節載象徵而畧可見屬陽效法詳密而皆可見屬陰占者事之未完屬陽事各占之已決屬陰皆分說陰陽故始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結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末義引振子之言曰內在故不測一陰而又一陽則所謂兩在也第二節諸神載諸附題說一陰一陽不測之故蓋天以一陰一陽化生萬物者即藏於其中故謂之藏諸形以一一陰一陽化生萬物者即藏於其中故謂之藏諸形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經 46—51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二二

宜者功夫看徐又曰未物時使都有此道理却是真寬
 所以正字必大錄。雲峰胡氏曰前章易與天
 地準齊易之言也此章廣矣大矣贊易之理也以前
 遠則不蒙語大天下莫能載也以言乎理則靜而正
 小天下莫能破也本義以為即物而理存焉蓋言此
 非特動時可見即眼前事物觀之未動時亦無非此
 實之理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儒矣蓋天地之間惟
 物此理無物不有也。楓林朱氏曰此章言易書之
 用其體廣其用盛大。廣與盛大二字亦須
 有別大就外面而括得盡說廣就其中心含蓄得多
 與稱論二字相彷彿以言乎遠則理無不到也以
 言乎通則即物即理存初不假外求而理自端正無
 偏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凡有聲色象貌而為物者此
 皆元所不有也此三句是說廣廣大之規模如此非
 大之實也廣大之實在第三節不繁靜正極此非
 字是指易言說開去便不晃易之廣大遠通對直說
 地之問四散說見得陰陽元虛元之末節所云特舉其
 對舉。戴山劉氏曰不繁言元外靜正言元內靜正
 括元通。張幹夫易二字項上意因其至易至神與
 天地通而極其廣大也言其專易之廣大配天地之
 專言天地之廣大末節則正言易之廣大配天地之
 廣大也末節配天地句為主變過二句正其相配之
 易之廣大於易萬端天地之廣大於至極然則其配
 也一理之自符也。鄭直講解義此一章是贊易之道
 經其廣大而其原由於乾坤故凡易之所有一章有
 人事而應之也。易之作也始於伏羲之象格於天
 之龍雖為卜筮之書而實載理之書也蓋天下道理
 外陰陽易言其有陰陽所以其中廣而含富無遺其
 大而包括得盡以言乎遠則千載六合陰陽之理不
 至遠而不到莫得而靜止之以言乎近則凡塵且第
 不待安排而自不偏靜而各正也以言乎天地之間
 如洪纖元一物無陰陽則偏矣此章贊易之道其極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二四

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三卦此章贊
 廣矣大矣句總目也進而而不繁即直與開也進而
 即得真會也天地之間惟物此理無物不有也。石
 氏曰所以不繁靜正極者以陰陽元虛元之而易以
 陰陽也無須泛說以
 此意尚在下文也
 天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翁陸氏曰虛級反飲也
 明陸氏曰婢亦反用也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 按此以到直與開也
 其字即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 按按分乾坤則
 指乾坤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 曰體曰用合乾坤
 則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
 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真氣常行乎地
 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按此句從本節廣大
 廣大為天地上節稱易
 為廣大者本乎此也
 鄭孔疏乾是就陽德能普攝元所偏主惟專一而已若
 氣不發動則靜而專一故云其靜也專若其運轉則四
 時不咸寒暑不差別而得正故云其動也直以其動
 如此故能大生焉 坤是陰柔開闢含載故其動也
 動則開生萬物故其動也闢以其如此故能廣生於物
 為天體高遠故乾云大生地體廣博故坤云廣生於物
 乾為物始坤為物生衆則始亦為生故乾云生也。明
 道程子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別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元

之意又問易簡之義先生云也是易上有道通理似人
 心之至德也易簡大配天地之德也四時陰陽之義
 配日月星辰之德也易簡大配天地之德也四時陰陽之義
 是似且如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
 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
 曰首章論乾坤之尊卑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
 坤之廣大結之以易簡而理得此章論乾坤之廣大結
 而自在我之心中英石門梁氏曰易道之大制於天
 道人事可見矣易之為書廣大德也易道之大制於天
 發而為觀諸天地而為之廣大德也易道之大制於天
 則通也易之於四時之推遷觀之四時而易之變通
 可見也易之陽奇陰偶義無不具也此三言皆以易而
 來故觀之曰易之陽奇陰偶義無不具也此三言皆以易而
 配天道也易之乾坤兩字至善也而有似於聖德之
 至德故觀之至德而為之易簡可知也此一句又以易

而配人事也。張齊泰氏曰人之至德便是健順仁禮
 為德義智為順中庸章句云各得其所以健順仁禮
 順五常之德是也五行亦陰陽也五常一健順也易中
 凡陽卦陽爻有剛健之德即所謂陽也凡陰卦陰爻有
 柔順之德即所謂陰也至德本義何以謂之人事對天
 道言也且其實亦皆人倫日用之常理。次崖林氏曰
 此廣指易言即指卦爻易言大矣之廣次崖林氏曰
 廣次上文大生廣生可見也易言之作法乎天地易言
 既作則配乎天地配猶云相似也此與易與天地準相
 似蓋易之作乃法乎天地易言既作則與天地準相
 變通是易言中之變通即著象系象陽變陰陰變陽也
 四時運行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陽之變化故曰變
 通配四時。日京陽精而明於晝日陰陰精而明於夜
 易言卦爻不外一陰陽耳陽則光明陰則暗晦此陰陽
 之義也與日明於晝月明於夜者何以異故曰陰陽之
 義配日月。戴山劉氏曰易道廣大之中變通陰陽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

三

義隨之而其德則所謂易簡也蓋易本樸寓天地而作
 故一與之德合如此此非易之配天地而聖人之心
 早有以配天地也。宋氏木臣曰易言之廣大體天地
 之撰則易之理一天之无不包而大一地之无不包而
 廣似天地之色是易言陰陽之變而不一地之无不包而
 天地之四時寒暑推遷相配也易言陽卦陰卦陰卦
 先直與天地之日京陽精而明於晝月陰陰精而明於
 夜相似也易中之卦爻陽者俱陽陰者俱陰即在人
 性健而作事不窮為仁禮之至德性順而作事不擾為
 義智之至德相似也易之廣大德也易道之大制於天
 易簡其言之原自博而趨約也天下至大者天地至廣
 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可
 謂廣大矣大矣。次崖林氏曰廣次崖林氏曰廣次崖
 就廣大中和說蓋因廣大二字首節重提而為此章之
 綱也索引則照本義四句平說索引又謂前廣大兼舉
 通陰陽易簡之類在其中此廣大對變通陰陽易簡言

則較狹些夫既曰配天地如何狹些不通謂此廣大空
 空說不若前廣大隱含許多道理在內故下還遂接以
 遠不禦運靜正泰
 地之明則晦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三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朱子本義

揭李後學楊薛張仁傑集解增釋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

崇效天卑法地

知崇音智卑

子翼皆天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

虞梁啟陽氏曰凡有子曰字皆諸師之說也梅堯熊

氏曰子曰字乃後人所加恐學者以易其至矣乎屬上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循理則禮卑如地而崇廣

說謂以易崇之以易廣之也本義就成功說德已業

已廣也易已舉天下之理窮易理便是窮天下之理

之象物理試正情齊治平之事也此其取類又以清濁

言也仁以知屬天以仁屬地五章知仁以仁為陽以知

為陰本義曰彼以清濁高下以動靜言此曰又

以清濁言此取類與四章同與五章異也

崇為貴禮以卑為用極知之崇象天高而體物陽種

之用象地廣而載物也朱子語知崇禮卑崇效天卑

法地蓋禮極是卑底物象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

如禮儀三瓦威儀三土織意委曲元非至卑之事如

之有者用其元氣者不用其元氣者不用其元氣者

東陸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上東階則先右足

則先左足上西階則先右足上東階則先左足上

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由崇禮卑者德之所由卑

禮卑者德之所由卑也禮卑者德之所由卑也

知崇者德之所由崇也知崇者德之所由崇也

知崇者德之所由崇也知崇者德之所由崇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言恭禮是聖人之道也

右第七章

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是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如
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是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如
子足將來說人身上說，教則這道理流行，不教便斷了。
前章引經尤多是借來說，已意易說，蓋即天地設位，
而後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易行乎其
中，此則易理至如易立乎其中，實非乾坤成列之後，
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簡之
立，亦先生曰：大抵易之吉，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
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況所謂如有所立，事
解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說，多是說得太高，必如
此說，雖善，然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言造化之
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言造化之也。造化之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事也。子不問成之者，性也。造化之
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業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五

成然亦事也。子也。如正心正誠意，誠相，似實，在
錄成性，只是本來性，日節錄成性，存成性，不曾作壞
底，存諸常在，這裏存之又存，清法，雖或問成性，存是
不忘其所有，存是主云，衆人多說對聖人處，方是性之
成者，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海之性，存而不失，此
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當有開闢。節齋錄
六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心則謂之道。
義位謂有位可行，門謂有門可出，存存之，又存便
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
門，而後道義出。雲峰胡氏曰：上文言至德，此章因而
贊之，曰：易其至矣哉。蓋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未足為
至矣哉。當有日，軌造化之德，業也。至矣哉。未足為
聖人之德，當有日，軌造化之德，業也。至矣哉。未足為
其崇如天，乃為崇之至，備理而其早如地，乃為早之至。
天地之位，設而變化，行循知禮之性，存而道義出。石湖
之中心，自有天地道義之外，他无所謂易也。石湖介氏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六

謂之德，業也。如何謂之成性？又如何謂之成性？
是功，夫名曰德，業是知禮所成，成性是人心中所
有，名道義是成性中出者，夫人莫不有，成性然知禮
之功，未至則成性不存，存與成性不存，在則道義無
而此道義無，而此則德何由崇？業何由廣？以此見得
此章兩節意思，自相貫，非謂上節言知禮為德，所由崇
也。本義於上節云：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業備理則
早如地，而業廣蓋以知崇禮果分屬崇德，德廣業具實
本文德崇業廣，意直到道義之門，處方見，故曰知禮有
性而道義出，豈有知崇而德崇，禮早而業廣，然後又
以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主語缺，以知崇禮早為不必
專指聖人，此亦朱子未定之見。據本文本義，則當以
聖人言大，意正與第四章易道之大，聖人用窮理盡
性至命者，相類，彼既聖人以易而窮理盡性至命，處見
得神元方易元體，此就聖人以易而崇德廣業處見得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易之至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易指造化而
 言凡天地間陰陽變化日月寒暑之類皆是與主生之
 謂易字同。程氏敬承此說以謂聖人知造化之
 義名目看得一貫成性是人心中固有者統言之也道義
 是成性所出者道義是人心為道德義指於事為義知
 禮只當得知行字眼人莫不有性惟知禮未至則成性
 未存存道義是自然而出矣德何由崇崇何由成性存
 存即有知禮中知禮存性的工夫。被氏廣焉曰天地
 間止有一理明得此理達徹便是知崇行得此理切實
 便是禮果。谷氏批曰天地設位二外是引起下文
 論承上效法天地來達言天地設位則有變易以成德
 象知禮若天地望元道義而成德者亦蓋在天地行
 之為易在人出之易亦道義也然則道義即易也易不
 是善用易耶。敬齋吳氏曰道義之出不窮猶易之生
 生不已也然未有存而能生生者。次崖林氏曰
 此承上文知崇禮果崇效天耳法地而富意謂天地設
 位則陰陽變化而易行乎其中矣聖人知禮至於效天
 法地則本成之性存而不已而道義從此出故曰道義
 之門蓋道義之得於心者日新月盛而德於是乎崇矣
 道義之見於事者日積月累而業於是乎廣矣此易所
 以為聖人之崇德廣業而易書所以為至也。蓋氏曰
 天地位而易行是天地德業之盛知禮存而道義出是
 聖人德業之盛。潘氏文來曰天地設位二句是引起
 識成性道義是聖人公與的但非聖人之知崇禮果
 則不能存存耳存存字元功天功夫知禮在知崇禮果
 以道義而全道義以知禮而充知禮以易理而盡此易
 之所以為至也。沈按聖人不淺識其所以詳讚聖人
 之知禮以至道義之出者正見易言之至人不可謂不
 求其理而踐行之也我通章首一句又接夫子謂成
 性與成之者性有性不同者蓋成性余說入說余章
 多一之字之字指人言而成之者則指陰陽之道也故
 繼善純指天言成之者性雖就人指而仍承離乎天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至此章成性則統指人說矣又按朱子謂不專指聖人
 是說成性未必謂知崇禮果不專指聖人也前明大全
 中有所疑故虛齋謂
 朱子未定之說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
 之象
 賾陸氏曰任責
 反下同京作賾
 賾離亂也凡說卦此本陸氏說文合天地人物言象卦之
 象如說卦所列者象與物類人事兩義如天地雷風水
 火為父為母為帝為君等則卦又所有物類之象也如健
 順各為進退心術如履索則卦又所有人事之象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韓註乾剛坤柔各有其體故曰擬諸形容。朱子語問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曰說文說賾字曰雜亂也古元
 此字只作雜字今從區亦口之義言天下之賾而不可
 者言雖是雜亂然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
 下文言天又下動而不可亂之義一殷吳必大難天下
 之至賾與左傳賾有煩言之賾同即商從口這商從賾
 是箇口裏說話多難亂底意思所以作而說不可亂若
 與做好字不應說箇難亂底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
 時也須聽他難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即隱底義則
 無探賾是難亂說不是妙字本從口是賾賾意從賾
 亦然易說又問擬諸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
 是此度其形容而象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會
 得郭子和言云其先人示不獨是天地雷風水火山澤
 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日說得好易說聖人有以見
 天下之賾正是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
 畫便有一箇象只當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統

九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新反丁

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又曰會是衆理聚衆難得有此

下而在乎心矣此之謂真見也。宋氏木匠說周公係
失重无謂哉。遠求近取見人事之動如建侯行師等紛

衆理之純會而會中具有一理之可通乃即可通焉立
為經常之定禮而隨事存率之以行更有備禮者繁
解其為言又有按禮者繁解其為言是又乃故
天下之動者也故謂之也。意其隨事天地萬物動專
在人而會通會中之通也。觀會通只一時之理得
聖人為義斷耳視會通是行典禮者乃天地自然之理得
張本。決按典禮先儒謂典禮者乃天地自然之理得
陶護曰天賦有典天賦有禮則行其典禮分明聖人引
經以解經蓋聖人最中者人欲天地間萬事萬物終不
外乎人倫故特提與神二字見聖人聖人聖人不過經紀人
倫而已其不言文王聖人蓋言周公之繁文不通行
其典禮而文王之繁文亦可知或見下而七難俱引文
辭故只親文決意此章經重周公繁文從伏羲立象說
之論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三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焉
路反

惡猶賾也

朱子語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難亂處人易得
厭惡然言却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
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事上而
各有道理故自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事上而
至好之至若如此則何以謂之不可惡頭只是簡雅
龍元開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情性本元不害也固
難於義則云惡字有三義或如字或為故反或曰為
故切於義為近只是說難是如北等難事易然也不可
厭惡問難是說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
此耳百八十四是說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五

雖是難亂聖人却於難亂中見其不難亂之理便與下
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之義一般。吳必大錄。雷松
潘氏曰有至一者存所以不可亂之義。有至一者存所以不
可能。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之理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同。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若可惡也。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為天為國為君為父為子為臣為民為士為大夫為士為大夫為士
所以為天為國為君為父為子為臣為民為士為大夫為士為大夫為士
何得自此推之不能惡也。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千條萬緒最易紊亂者。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素如如乾之六爻言龍而有潛見惕躍飛亢之不一。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易素如如乾之六爻言龍而有潛見惕躍飛亢之不一。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莫不皆然。何曾有素龍乎。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晉漸陸漸未漸陸漸陸之不一。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漸干之理。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又何言素龍乎。三百八十四爻自此推之俱可見也。
伏義象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之不然物之象也。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也而有至動者存。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又難各具乎理。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言至於六十四卦一卦一義。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不可厭惡也。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矣而至於六十四卦一卦一義。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指伏義象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已顯著天下之理。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字同。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謂文周言卦中之象。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與動以著之卦爻也。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以讀易之法。成齊蔡氏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者謂若未出天下

胡龍解之而不循義理惡與龍卦又中俱有但
惡字與龍字更切龍字與動字更切故今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觀象玩辭是謂尋常發
議於易者觀變玩占是謂言法可惡事則成敗須用操
著而擬議於易者二句分動靜是擬議之事實法行
之法字貼擬議行之義此下七文則其例也即指擬
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以下七文為則由此推之如當潛
時則擬議乾之初九而確乎不可拔當見時則擬議乾
之九二而當言之信言
行之謀計又皆以此
非可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至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十五

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朱子語擬之而後言議之而
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吳必大疑
擬議以成其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
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言擬議
未善則為失矣周禮疏遠變化是就人物作虛說如
下所舉七名皆變化也易說。蒙齊李氏曰君子擬此
變而後言議此又象而後動擬議之則所以能成其
變化也又之變化也此言成其變化學易者之變化也
。虛齋蘇氏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以人事言人
之一言一行無非變化之所在也如言之淺深詳畧動
之往止久速皆非一定者故曰變化或以不好變為好
者為說此恐在擬議以成字內不在變化字內。寒泉
徐氏曰擬是心裏擬度議是外面商確不在言動上或
在自心會動於靜會動於一。黃山劉氏曰君子學易
之功求之於言動者為最切亦僅以開塞通之門而安

化之理即從此出易簡之外元神化也。解義大衆言
天下之至理皆可厭惡然一陰一陽之理所必有不可
惡也又言天下之至理若可厭惡然一陰一陽之理所
不誼不可厭也聖人立象繫辭如此則易者所不可誼
史難也。是以君子將有言也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
之象文而後言焉將有動也必觀象玩辭觀變玩占
之象文而後動焉此擬之義也而必有言有動然後
運存亡執西川中時指涉宜以人人事之變化與天為
一矣孔子言象文之為用如此則下引七文乃其例也
蘇轍擬議乃交互之文非言而用擬動而用議也。吳
按王章漢項平卷謂雲時以言貼象以動貼象也。吳
當紀貼為是擬議時是學者細密功夫到成變化則
時指成宜矣如聖人在御索則拘拘在宗廟朝廷則使
便或侃侃或誾誾是言之變化也去魯則蓬蓬去齊則
接漸而行是動之變化也。在學者必擬議之熟而後成
變化在聖人則自然能變化然亦或擬議於易而後成
變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十六

化者觀知我數年章可見擬在心謀則已有言凡語之
精詳者曰議又按西之字與指易之象與久而後二字
是君子之慎言慎動蓋必擬易之象久於心實見得
又之理如此我之言如此有毫髮之未合不敢言也又
必詳議象文之理必實見得象文之理如此我之動如
此有毫髮之未合不敢動也。按易傳言變化而所指
不同乾象傳乾道變化坤文言傳天地變化大傳變化
云為皆說天地陰陽之變化也。大傳則素相推而生變
化變化者進退之象也皆指象到柔之變化也此擬
議以成其變化謂自己言動能隨時變化所謂時指之
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
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迥者乎居其室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達之況其通者乎言出乎身加乎
民行發乎迺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
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和陸胡氏反行陸氏孟反見陸賢通反樞機氏曰又來
反王虞云戶樞二云門曰樞陸氏曰王虞云牙也

釋中字九二文義

釋氏子云曰樞主開閉機主發動開閉有明暗發動有
中否主於榮辱者也特註能鳴則子知暗發則動
我有好爵與物聚之物亦以善應也明機發之通
斯義者誠以言而失保存乎所動同乎道若道亦得之
同乎失者失亦遠之莫不以同相順以類相應動之斯
來歸之斯立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卷

楊森

出言猶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通者乎故大臺
以動慎其微也樞機動之也。朱子語鳴鶴在陰
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本是我誠信感通
之理夫子却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同
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而大聚只說這意却不
解着我有好爵二句此學業。蔡氏與之曰鳴鶴在
陰而君子必和情之所同無不應之。我言好爵而
善惡應言之不善天下亦皆以爲不善故遠人心之於
善惡豈異其所哉。極言行之至可以動天地則三才
一理又可見也。如前章泰氏以萬民不有感應二端
而已故夫子取中字九二之辭而推其理也居其室
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
子和之義也特主乎人而爲言非感應者心也言者心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大

不。我山劉氏曰此以下皆用易以擬議言動之
。朱氏木臣曰試取各爻而擬議之如中字九二云
。蓋言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如君子居其室出言
。實心而善雖千里之外必信而應之況通者有不
。如居其室出言非本於實心而不善雖千里之外必
。信而遠之況通者有不達乎千里之民咸爲身行
。可於居室之通即見乎千里之遠也屬焉言行之感
。通即樞機一動而戶斯開機一動而矢斯發樞機之
。善則遠應而爲榮之主不爲則遠通而爲辱之主
。宜慎民有應遠言行而善則感而和氣致祥不善則
。傷感而乖氣致戾非又君子所以動天地者乎榮辱
。天地言行所關如此安得不慎而以字說焉至是居
。室而出言行即鳴鶴之義在陰也遠通應而動天地
。子之和之也擬議此字當言行之發也。漢按此即
。重慎言行四經鳴鶴鳴子知一鳴字與言合故從言說起

而後及行又善與不善應與違榮與辱雖俱乎說然中
與焉子之和之義仍重善與應一處其所以長說不苦
誠也。正康黎善仁遠見言行斷不可不出於中乎之
者位。否則千里之外違之而辱至矣此君子劉石要主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訥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默陸氏曰字或作嘿斷陸氏曰丁胤反王肅丁新反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無間

同而後實無間仍是始異終同之義自禁安處林次隆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九

來聖居則此節為述其心同而時講中如象旨會剛廣
義供從之雖把出處語默對心字說道理亦通然與木
義則不合矣若欲取本義以融合存蒙等處則當云其
始雖出處語默之迹不同惟其心同故其終必合也
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開而其言有味也漢按物莫能開
味指三四曰其利斷金者蓋二五本為三四所隔至用
字指三四曰其利斷金者蓋二五本為三四所隔至用
大師克相混故取斷金之義也出處語默不同即先
心也夫言亦同心而後故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於交辭
義已明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言同心之契其二人
九五六二也又辭本取君臣之義聖人則又辭以論同
其言有味彼此一
皆以為有味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三

韓註同人終獲後笑者以其同心之應也夫所謂同者
宜係乎一方哉君子出處語默不違其中其跡雖異道
同則應節孔疏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二人若同齊其
心其利斷金斷截於金金是堅剛之物能斷而截之盛
言利之甚也此謂二人同心行同也言二人同齊其心
吐發言語氣貫其氣香馥如蘭也此謂二人言同也
安定胡氏曰同人九五始為三四難敵不得與二為
應是先號咷而後笑也然二五至誠相應終得會遇是後笑也
。朱子語同人之利斷金之堅亦被他人斷決而後笑也
是斷彼而既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此也
林學蒙註。息辭余氏曰以出處語默明斷之義
聖人語易不滯於故而知其利斷金有如此哉。復謂胡氏
曰二人九五六二也先難而後笑先難後遇也。胡氏
臣義者特借之辭論同心之利耳。誠齊楊氏曰君子
之進於其心不於其迹同心之利耳。誠齊楊氏曰君子
異迹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
之甲出已處此然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則斷金
顏暉同一情語然則更直義義義卷同一意心同故也
金石至堅然不堅於人而於二人同心則金石可斷
近策猶同器一童子能持之其味不同故也。胡氏
蘭雖北山之蘭子與香不能分其味同故也。胡氏
氏曰或出或處或語或默或物或同或異其利斷金則其
或開除則命故又曰同心之吉其利斷金則其利斷金
我子也。梅建齋氏曰愚按同人又稱其利斷金則其利斷金
夫子也。梅建齋氏曰愚按同人又稱其利斷金則其利斷金
應故其同心之利斷金其利斷金則其利斷金
介氏曰九五之陽在上而物終莫之能開也。胡氏
下有成或處或默之象。吳氏曰同心之利斷金則其利斷金
各自到理上其信理愈真則兩人相知相信亦愈真其
文如中同景象故曰其利斷金則其利斷金則其利斷金
首道理理中之言極耐咀味極耐咀味極耐咀味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十一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造初六爻義

釋大遍初六爻義

虞氏仲翔曰陰道柔賤故薄也香潔可貴故可重也。節齊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以茅。過於填心凡天下之事通則有先惟通於情則无所先。故无筮。南軒張氏曰大道綽綽政事紀綱闕發不掩之時也初六以柔在下有信則白茅之爲繫之物爲苟錯諸地則无動搖傾危之患而又藉之以茅如君子抱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五

遺德他載。居時而又以素白素順之德得之。此恐懼
 倚之能避之極至也。梅達然氏曰。愚謂錯諸地果何
 物而以茅藉之。蓋陰居陽下故也。四陽在上而一陰承
 之。猶以茅而藉物則其敬謹之至得與順之義也。誠
 齋楊氏曰。錯物於地無以藉之可乎。薄奠薄於茅。重奠
 重於藉。故非幣不相。非簋不見。非百拜下行而皆有以
 藉之也。泰欲盡去先王之白茅而行之。則一切之政苟則可
 矣。如於何。次堂林氏曰。言凡物苟安錯之於地已可
 以無害矣。況又藉之用。某則藉以安。何於之。亦何哉。
 蓋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一葉之微。爾蓋甚薄也。至其
 用之則可以藉物而無傾覆之患。是其用可重也。君子
 慎斯街也。以往時見言滿天下無一過行滿天下無怨
 惡。其元折失矣。即此文而擬議之。則凡事不可不慎。
 也。程氏墩承曰。天下事成於慎而敗於忽。況當大通
 之時。時事艱難。慎心不到。便有所失。故有取於慎之
 言。寧過於畏慎也。元折失。只說不失於理而事之不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工二
 既目在其中。來氏本臣曰。大通初六示云。萬言敬慎
 之道也。夫物既錯諸地已安。而可矣。況乎藉之用。某安
 者。益安。尚何傾危之咎之有。誠以錯之於地已云慎矣。
 錯於地而復用某。慎之至也。夫茅如物也。用以藉物而
 元傾覆之患。用甚重也。非至重之術。豈但可施之藉物。
 哉。苟慎守此。所以往而言元口。流行无忌。惡無元取。敗
 之失矣。是知以往之慎。即用茅之意。所失之无。即无咎
 之意。擬議此。又見凡事不可不慎也。安溪李氏曰。欲
 為大通之事。基於敬謹之心。故於垂物也。而猶慮其傾
 搖。茅雖薄物。而所以防傾搖者在是。是用可重也。漢
 莽凡物置諸峻處。則危。置諸平處。則安。戴記之有。早而
 尊人。易大傳之礼。早法地。皆是此意。君子處世處以下
 人。執難守下。蓋其慎也。又玩茅之為物。二句。見人雖貴
 下人。仍尚清潔之守。只是說道理。應如此。時諱因本大
 有元折失。句。遂誤
 貼利害說義亦通

下陸退
嫁反

釋諫九三又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

也。決按本文而言字指九三之心說謂其念
念不忘也故本義以兩音欲字代兩言字

游刺張氏曰。風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時勢而救物。雖力而忍人。安能以共。

功而人半。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先實如山。爲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爲文而先之德盛而外之禮恭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frac{1}{2}$$

所以處上而人不思爲前而人不思此讓之所以長保其位也。荀初齊氏曰三下卦之終也以九居三謂侯而有功者也六五方用侯伐以衆多益其故詩則有終勞而不伐二句正釋讓字存其德正釋有終字讓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一不朝則斂其轟再不朝則削其地吾未見其存矣。誠齋揭氏曰人之謀與傲除其德之厚與謙德厚者元氣色德薄者无卑能如鍾磬焉愈厚者聲愈緩薄者反是故有勞有功而不伐不德唯至學者能之其德愈盛則其禮愈恭矣。梅邊熊氏曰愚案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釋勞謙德言蓋禮言恭譯君子之人致恭以存其德寧有終古之義也。荀何氏皆曰勞者功之未成功者勞之已終代猶終也不德者不以我有功而居德也。谷氏杜侯曰皆者勞於勤功則勞而成功或故勞則單言之功則如一有字代者施於人德者矜於己謂不以德自居也。吳氏因之曰自古憂辭所難者不在勲藏而在德量德量全在性量中淘洗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二
四

致乎衰而止致字同謂極其恭也孝經論諸侯之孝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即致恭以存其位之義又按中間用一語字則上三句尚是泛論道理至語以其功下人外方都九三之勞謙范赤賈曰分當之則曰勞曰功以功下人功字則兼濟功二字蓋天下有難濟而功不成者若既有功則聲可知矣故聲不可以兼功而功則可以兼勞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而無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義重出
應氏仲翔以天尊故貴以陽居陰故无位在上故為
 无陰故无災也。乾上九龍奇悔者上所以謙德保位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二五

此明元謀則有悔故引乾五之九元龍有悔謹防尤不
 謹也。秀義李氏曰晦菴曰釋上九又義當屬文官此
 蓋重此意當從彖辭論諸文似之文之未成者故其
 體貌相類然坤文言觀乾已甚前則他卦不必盡作
 聖人始舉此語又以見義例如三陳九卦之此也
 節童溪王氏曰知聖人深乎此之九三則知聖人深
 我乎乾之上九可知也何也元者謀之反也九三致榮
 存位而九三則貴而元位九三萬民服也而上九則高
 而元九三所以其功下人而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
 元輔此九三所以其功下人而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
 。庶齊泰氏四言上九貴則貴矣然居九五之上而不
 當事任貴而元位也高則高矣然出於人位民皆歸
 五高而元民也雖有九五以下之賢人在下位故以此
 通高志滿而莫有輔之者其元如此能元悔乎即此
 又而擬議之則不可充也。乾上九云云言滿之招
 損也居九五之上不當事任是貴而元位也民皆歸而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高而元民也九二與五同德相應而不與上應是賢人
 在下位而元輔也此三句是元龍之意動而有悔即有
 悔之意擬議此又見凡事不可充也且以見憂窮極老
 不可不變通矣。漢按前四爻贊美之意多則乾上九
 戒勉之意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
 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我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
 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

節齊泰氏曰不言則是非不疑人之招禍惟言爲甚也
 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然即不出戶庭之義兌有言象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四

二五

政於節之九爻重明之。建安邱氏曰口舌乃人一身
 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
 所重也故君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武義楊
 氏曰唐宗憲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此此若不密而
 失臣也陳蕃已宣臣章以示官儀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梅道熊氏曰愚意章初九曰不出戶庭无咎九二曰
 不出門庭見凶是當時而不當出有時而當出也今曰
 之新生言語以爲階是言之招禍也初九之當出也出
 言之當謹也。臨川吳氏曰此一節釋節初九又辭初九
 節之初慎守其正而下輕動猶猶人在內而不輕出至
 外之應夫子以爲人之慎言而不輕出口亦當如是
 隨隨示所由也初九之慎言而不輕出口亦當如是
 言則臣或受禍而此遂失其臣臣不慎密其言則身或
 受禍而因此遂失其身幾家之事未對於外不可使人
 知者若不慎密其言則或至滿溢而因此遂成患害是
 以君子慎密其言而不輕出也初九之慎言也此爻
 慎動之節而夫子又以終言之謂釋之程子曰在人於
 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先也。節石測
 命氏曰君子之防身謹行必先謹言言謹則無咎也今
 意以謀之一言而漏之利未加於民而遠足以產禍也
 節則其亂之所生也豈非言語以爲階乎爲君而言語
 不密則禍及其臣臣不密則禍及其身此大陽處父是也
 語不密則禍及其身臣不密則禍及其身此大陽處父是也
 不密則禍及其身臣不密則禍及其身此大陽處父是也
 惟其自不妄動言語亦不妄發也。石門梁氏曰節
 初九言不出戶庭乃行之有節也而夫子於此人以言
 之有節者發明之蓋能謹於行而不能謹於言亦非全
 成也當至於不可說而初九之知謀事之貴密矣龍之
 三不密者不密其語也然語之不密即心疎忽之微失
 失臣失身害成所謂亂也是以君子慎於心而密於口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朱子本義

楊李後學楊齋張仁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簡本在第十章之首

俱引子曰夫易何者也

此節已列在天數

五之上與程子同

宜在此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陰陽即謂河圖者也

陽奇一三五七九也陰偶二四六八十也

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也

居左居右也

言之間中五為衍母

次十為衍子

母之五共衍出五十

即據著所用之著數也

太極居一少陰居二少陽居三太陰居四少陽居五

之序即河圖之序也

合二九而居一

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一陰二少是一類

陰四之外太陰居四而連六

居三而連七

而數則在西北

在東少陽居一而數則在東北

其數也

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

五即只是對五成十

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十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

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

便是十六以十六乘十六便是六十四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年

竹葉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四

是之周終言變化之道神之所明數之所通於著卦者其初已有如是之體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兩本在大衍之後漢按註疏此節在故再扣而後掛

李亨王童漢東漢上今按宜在此此章專論大衍之

張紫巖王秋山俱同不常以天地之數參錯乎其說

我擇者求卦之法不當以天地之數參錯乎其說

言此也東坡蘇氏本同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

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二與四

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

相得有合一掛讀純指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

五與十若依孔穎達則各字無著落蓋數雖分五位既曰天

項讀則五位各與二相得矣既曰天三地四則三與四相

一地二則一與二相得矣既曰天三地四則三與四相

得矣既曰天三地四則三與四相得矣既曰天三地四則三與四相

與八九與十不相得矣然自一至十難以陰陽而道

相得其每值又各自以陰陽相合也必如此則五

值字而字各字俱有義也但相得只可點陰陽不可

點五行若點五行則一二三四是水火土四象守則

之物何謂相得哉朱子小注只以十中明之至有合

便可點五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



生金天九成之天五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

生土地十成之也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

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

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漢按變化此章以變屬陽化屬陰一

化也陰故此上有合已合此意至變化乃實言之鬼神

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朱子語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數之

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

元不啻於是焉故河圖之數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

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

不遇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

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

下者也陽數每故一三五七九皆陽子天所謂天數五

也陰數每故二四六八十皆陰子地所謂地數五也

數地五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值之相得者然也天

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也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

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也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

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

者也五奇而為二十五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

而為五十五此河圖之全數也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

說也蓋九開卦數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一

七

與發合是各有合。同上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
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千有五
變化鬼神皆不越乎其中。吳必大錄。葛石洞俞氏曰
五位相得者。一二也。三四也。五六也。七八也。九十也。猶
陽得陰。陰得陽。得丁陰。戊陽。得丁陰。庚陽。得辛陰。士
陽得庚陰。五者之陰陽皆相得也。各有合者。一六也。二
七也。三八也。四九也。五十也。猶甲陽合己陰。乙陰合庚
陽。丙陽合辛陰。丁陰合壬陽。戊陽合癸陰。五者之陰陽
各自相合也。石門梁氏曰。此一節又指明天地之數
也。天數五者。五奇數也。地數五者。五偶數也。五位相得
也。五奇之積為天數二十。有五偶之積為地數三十。
成變化者。陽奇陰偶之所成也。行鬼神者。鬼神行於陽
奇陰偶之中也。唐荊楚氏曰。上文即是河圖而連指
點去。云氣為天數。氣為地數。此則又總而論之。曰天數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七

五地數五也。既而又積而計之。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
三十。合之為五十五也。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是成
變化而行鬼神。鬼非是五位皆相得而各有合。然後
才去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蓋上一截意都盡了。下一截
只是積而計之。又看此句。以見造化皆不外是之意焉。
觀故蒙可見。宋氏本臣曰。是數也。造化之全功。无不
我之矣。一三五七九皆奇數。而屬天天數五也。二四六
八十皆偶數。而屬地地數五也。五數在間。各有定位。一
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先偶後。其下
素比類而自相得。若有分焉。以統之。如兄弟之不乖也。
相得之中。又各配合。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
與十。一奇一偶為倡為和。而兩合。若有情焉。以配之。如
夫婦之不離也。積天數而計之。一與九為十三。其七為
十。加一箇五。是二十五也。積地數而計之。二與八為十。
其六為十六。加一箇五。是三十也。合天地之數。羅之為
五。十有五。而相得者。合之數。主此。先所以成變化。不離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付陸氏曰延善反鄭云付演也掛一陸氏曰王肅音卦
探陰氏曰時設反余探猶數也齊陰記宜反初陸氏曰
即得反下同
焉云指間也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

五千之數指情之說不同朱子則以為取之河圖中宮
之以五乘十故用蓋字以存統衆謂駕其上也以五點
更著屬於十點之上則五十矣夫河圖之一二三四已
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已為四象之數惟中宮之五與
十尚无降著故朱子新然以此為大衍之著
數也照猶必用蓋字者朱子解經詳慎也

至周以筮
則又止用四十有九

漢程氏必五十為全陰一以為太
極用以為筮從分而為二端是以
太極之一生四
十九之兩儀也

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

所能損益也

決按先儒謂數非奇不亡故用四十有九

用五十蓋則每探皆遇奇而元偶矣兩謂天地也掛懸

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閒也三才也決按以所分之二

而萬物則依地也夫用地之著為掛則所掛者運為人

而三才探閒而數之也決按問者見謂先以右手數左

數者大刻之著而初其餘相閒而探也掛則取之於地

之著萬物皆致養者地也探則從天之著探起運天地

早也奇所探四數之餘也決按左右手探於左手三

指之兩閒也決按中三指食中指無名指也先以右

指之閒是為一覺然後合一掛兩指之著而定其為奇

為偶閒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決按上月字指每歲

月也閒餘也每歲氣盈餘五日零是從天與日較而

之餘氣盈朔望言也五歲所餘合氣盈朔望共五十

四日零置兩閒積五十九日零則又勢在後四日零也

必至十有九歲之閒而後氣朔分齊然後別起積分

子於再閒後即曰別起積分不通改借五字以註一卦

義初非細算曆法之分數也五歲之閒再積日而再成

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閒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

左右各一掛而一掛故五者之中凡有再執然則別起

十掛也

決按別起一掛便是第二覺

九則其一不用也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

必因於有故常於有物之極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

而孔氏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五十五之內去其一餘有

十九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今以四十九分而為二以

象兩儀也掛一以象三者龍兩儀之閒於天數之中分

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探之以四以象四時者

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以象四時

象天運地運聚餘分而成閒也五歲再閒者凡前閒後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以象兩儀也分探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探奇於四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十一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十一

去大易三十二卦在五載之中此卦一揲四端之流
亦一變之問凡一掛兩揲兩掛以象四端之流
而為第二變也一掛一揲以象二端之流
揲四端五載再揲也一揲一掛以象二端之流
是謂其大易想到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二
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天數二
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孔子解必分而為二是一
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端奇於掛是亦一
象三以象四時以象四時之氣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
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
二萬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
之數於此可見周禮解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萬
是成圖後後自更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連義亦其間已
是卦添入字去說他了想傳古人元許多解讀到有箇

五載再揲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端掛為二端揲左為三
端揲右為四端掛右之奇於掛為
五端一變一揲三第一端左象三歲一揲五端再揲
左象五歲再揲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
一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
三六為再揲又曰後掛左再掛之復以所餘之著合
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言分二不
言揲四不言掛奇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言掛胡
氏曰曆法再揲之後又從續分而起則筮法再揲之
後又必從掛一而起也宋氏或易掛曰所謂天地之數
者是自然之數隨天地而有者也鄭臨川吳氏曰掛子之
推衍之數後天地而有者也鄭臨川吳氏曰掛子之
一數之所起故大衍五十之數當其一而不掛於河圖
四十有九其數七五以一一為體七七為用也唐
齊泰氏曰大衍之數五十者謂筮五十之數起於河圖

十三

毒

四八三十二各以六
乘之亦得此數也 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

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少

太陽居五而連九少陰居六而連八少陽居七而連七太陰居八而連六少

之相交也少陽居九而連七太陰居八而連六少

主而數因之故位俱在內數俱在外 揲著之法則通計

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 漢按揲

變所餘之數連掛一非五則九五為奇九為偶 漢按揲

第三變所餘之數連掛一非四則八四為奇八為偶 漢按揲

之第一變除掛一得四八之數第二變除掛一得四八之數第三變除掛一得四八之數

得四八之數末子恐人不測此為偶之義故第一變除掛一得四八之數

掛一算見四則為奇圓圖三即徑一偶方圖四三用其

者皆四則為偶也 奇圓圖三即徑一偶方圖四三用其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十五

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 漢按此六九即

最之義蓋天圓徑一而圓三地方徑一而圓四地通於

夫故止用半三三得九故老陽稱九一二三得六故老陰

稱六一二三得七故少陽稱七一二三得八故少陰

陰稱八蓋七八九六之為原而義前所云太陽居一

而連九云云謂數起於河圖之四旁此一義也春秋兩

地而傳教謂數起於天地又一義也四天地之數與河

圖之數合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 漢按必言第

三變者成三

文之從方可觀通揲數之七八九六也 漢按此三變從

前二變俱是奇則掛去十三策則通揲之策三十六

以揲數言則九掛也以策數言則四九也如三變從

前二變俱是偶則掛去二十五策則通揲之策三十二

四以揲數言則六掛也以策數言則四六也如少陽之

一奇兩偶而為七少陰之一偶兩奇而為八其義亦元

不荷 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

為居一之太陽 漢按第一九字與下二九字不同即指

揲之策數之則亦九揲其策則四九三十六也再揲通

太陽只當重字為揲而得三奇之象即本於河圖居

一之太陽也 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

下俱數此

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 漢按此即卜家所謂卦四折

則本於河圖居二之少陰

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

三之少陽 漢按此即卜家所謂卦也非

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 漢按此即

卜家所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十六

交也交則本於河 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

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 漢按變化往來進退離合八字

而通九則老陽化而為少陰揲著時而通六則老陰

而通七則老陽化而為少陽揲著時而通八則老陰

而通九則老陽化而為少陰揲著時而通六則老陰

而通七則老陽化而為少陽揲著時而通八則老陰

而通九則老陽化而為少陰揲著時而通六則老陰

而通七則老陽化而為少陽揲著時而通八則老陰

韓註陽爻六二爻三十六策六爻二百一十六策一陰
爻六二爻二十四策六爻百二十四策。孔疏以乾六
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
少陽一爻有三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
據乾陽之策也坤之少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
一百四十四有策也若坤之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
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少陰故百四十有
也凡三百有六十當剝之日岳與合乾坤兩策皆三
百六十當剝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畧不數五日四
分日之一也。朱子語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
倒策側處於君前有謀龜筮數則理之不可以既據餘
數不為策也。吳大猷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

楊齋

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
到六十也鍾律以五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是知
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為節畢義辨古策晉書之筮數而
禮所謂策為筮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筮者此以
其掛物之外見存著數為言耳蓋撰著之法凡三揲掛
初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
拔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
初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
掛拔通三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
傳專以六爻乘老陽爻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三百一十
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
為陰陽者老少錯執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
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皆或陽或陰亦
互其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為卦
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
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

楊雲棟

二百一十有六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一爻二千四百二
又四十八三爻七十二四爻九十六五爻百二十六爻
則百四十有四矣。揲著之法得於河圖之中宮而通
揲之策得於河圖四象之數茲以所用之九六言之從
太陽居一而達九則陽數九也太陰居四而達六則陰
數六也揲著三變之末凡四五為奇餘三奇則九而為
老陽之爻通揲之策得三十六總乾之六爻計之共二
百一十有六為凡八孔馬偶餘三偶則六而為老陰之
爻通揲之策得二十四總坤之六爻計之共百四十有
四馬即乾之盤合坤之縱得三百有六七不足以當期
之日乎雖氣朔不齊尚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三百六
十其成數也是數有以體天地之撰矣。今揲坤者似
有用之策其揲剝者似皆元用之策不知成歲之象物
理之象皆悟於此陽數統故通揲之策亦統三百一十
有六方可象乾之數也陰數之故通揲之策亦統百四
十有四已足象坤之數也二爻不相敵而策之異亦如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丸

得少陰則其策六千一百四十四
合之亦是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辭註二篇三百八十四陰陽各半合萬一千五百二十
十萬。孔疏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
數者二篇之支總有三百八十四陰陽各半陽支一
百九十二支又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
支亦一百九十二支又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十
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朱子
論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龍不足萬物此
有北數吳必文嫌。考農孝氏曰柔條是堂憲以微星
之數凡萬一千五百二十此即无與於易亦可見天地
自然之數矣。變卦之數與焦贛易林合張嶷元曰四
千九百六卦凡七十三萬六千二百八十策。舊幹上
神机乾坤二卦齊言之卦合上下二篇六十四卦者之
凡陽支皆屬乾數凡陰支皆屬坤數三百八十四支
偶平支各得百九十二支每乾支以三十六推之得六

是故明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字者見字易永
有變易義也
謂一變也三變成文十八變則成六爻

...

陸氏公純曰。今而為二以象兩。一營也。掛一以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三營也。歸奇於功以象閏四。營也。謂四度營為方。成易之一變者也。孔疏。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著策乃成易之一變者也。十有八變而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

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爻不五則九是一變也
第二爻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爻不四則八是三
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九第二第三俱得八
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
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一
而有八也或有兩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
其兩多一少為少陽蓋謂三爻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
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為兩
一少也如此三變既果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
始成卦也。朱子語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
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
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又謂卦營謂經營
某乃成一變也續十二營三卦六爻乃成三變然後成
爻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
著如前經筵以為一變續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
也胡氏附錄。鄭手卷項氏曰此二節以是故二字參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則連掛一其失第四變第六變第十變第十三變第十五變
 六變俱與第一變同第五變第六變第八變第九變第十變
 第二十四變第十五變第十七變
 第十八變與第二第三同

八卦而小成

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必既重之後始可致天下之動而稱其在八卦時止可
 稱重也其曰三變成又者平時答弟子之問不特用更
 字其在宋氏則不稱更而稱
 重此見宋子釋經詳慎也
 陸氏果曰謂三畫成天地雷風日月山澤之氣以八卦
 未盡萬物情理故曰小成也。孔氏既八卦而小成者家
 天地雷風日月山澤於大易是易道小成。程氏以
 宋氏曰九變成三九得八卦中之一卦。需齊集代曰

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後占家推衍之法而一事之
 一變如是一變止變揚氏以分掛得卦四者皆變而成
 沈氏曰易即十八變中一變也易者筮法之始或卦者
 筮法之終。著既探而卦可求矣是故或卦始於一變
 之易方其探時必分二掛五探四端奇凡四經皆其著
 始以多寡為奇偶或五而一變之奇或九而一變之
 之偶易自此成焉由此一變積之三變乃成九而一變
 俱備而全卦於是乎成矣。九八者兩卦之氣外卦之偶
 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
 決按此奇偶從探之以四而得者然既以四為則則則
 餘一探之策便是一也故曰亦所餘二探之策便是二
 也故曰偶策一變所掛之一則不筮故亦義曰去其初
 掛之一則策一變五即四也九即八也第二變第三變

二

楊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陽二陰則為震為坎為艮而提謂之陽卦或三陰則為
 坤或一陰二陽則為巽為離為兌而提謂之陰卦於是
 八卦中成內體之外大成
 不通且此再知九變耳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
 老則變而動過二步則不變而靜動靜皆可占如一爻
 二爻變則占本卦之動爻四爻五爻變則占之卦之靜
 爻其六爻不變六爻俱變及三爻變則一卦可變為六
 則占占然亦因爻而起故程氏說一卦可變為六
 十四卦以定吉凶決按每卦一爻變六卦二爻變十五
 卦三爻變二十卦四爻變十五卦五

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係以一變者言也乾之策一係以
 六爻者言也二篇之策一係以三百八十四爻者言也
 而遂及變占之例蓋原其始而要其終也既言于有八
 變而成卦又言八卦而小成者所以明卦有內外體也
 又云既曰十有八變而成卦則求卦之法備矣乃從
 而計之曰八卦而小成何故曰上爻四變而成卦中
 變者言也道乘輿說到十有八變而成卦而中問有
 內體之卦一卦未及發不客以腹味也故翻足之以此
 句亦理勢之宜然也此句實帶上文其下句引而伸之
 乃更端向下文矣。克齋沈氏曰謂九變而成三畫得
 內卦也方其三十六變而為九變則已得三畫而成八
 卦中之卦一時則貞體離成而悔體尚隱三畫既具而
 六畫未成故曰小成倍之則內外體俱備而大成矣。
 上文十有八變而成卦已全六爻乃易之大成也然卦
 必始於小成方其一變以至九變成三陽則為乾或一

二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二元

化而行鬼神為言也蓋河圖之數奇偶相合體也故曰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大衍之數錯綜成卦用也故曰
 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變化者神之所為而神不
 離於變化知道者必能知之。梅遠熊氏曰神也者妙
 萬物而為言陰陽不測之謂神能知易通變化之妙則
 知神之所為神之所為不測則神能知易通變化之妙則
 道則神不外是矣非天下之神其孰能與於此。石
 門梁氏曰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變也所以變化者
 道也其變化之不測者神也神固不離於道矣而道非
 神也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也。虛齋蔡
 氏曰道字輕帶變化字說此神字與上文神德行神
 之神不同神德行神字活與神而明之神同祐神之神
 字死以造化之功言之與神贊於神明之神同祐神之神
 神之所為者言其變化之妙非人之所能為耳正前而
 本義所謂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

益也。蓋山劉氏曰變化即著卦之應陰陽化變化
 無端而莫知其所以然所謂神也所謂神物以應。合
 而言之天地大衍之數探著求卦之法皆變化之道也
 然數未於天地而天地無所容其數法則於聖人而聖
 人元所容其數其變化之道皆神之所為也數者一氣
 機之運法者一奇偶之積然皆出於理勢之自然
 而無思元為者人因著求卦知其法之於河圖即其
 數之原於天地自知數法之出於神而非人之所能為
 矣。漢按聖人知數法之出於神而非人之所能為
 而不知原於神之自然故數之以發人之思先儒謂此
 數出於天地而曲成之故天地不得而與聖人於聖人
 而會合之故聖人不得而知見皆神之所為又按此節
 註疏連在下意程朱始正之故胡寅謂其釐正之功
 天又據此變化與神皆指著求卦之法胡寅氏所問說
 天地之陰陽變化說故朱子曰亦得也亦之為言見其
 所問非此非正說而義亦可通也蓋著策變化之神其

原因出於陰陽之變化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辨為者也。漢按虞氏仲翔謂諸
 此章之旨荀氏慈明為氏李長皆同蓋大既以言為
 非而今在上章之末矣乃韓註孔疏又復以此為此章
 之首註疏後之儒者又多從之不通泥子曰二字以為
 發端之辭耳自程子劃在上章而朱子從之前章文章
 始有結穴然雖今在上章而與本章之義實相聯貫故
 朱子仍承前章末節來以解本章之首并含通章之義
 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十

南孔疏以制器者尚其象者謂遠制形器法其卦爻之
 象若遠取法於象之象若遠取法於象之象也以下
 筮者尚其占者筮是筮之所用并言卜者卜雖見之
 此亦有陰陽五行變動之狀故下之與筮尚其卦爻變
 動之占也。伊川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
 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則變
 也。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下筮者
 當考乎占。程子曰尚辭則言元所著而變則動
 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
 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象子請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字便是一箇字問字存底字
 如取諸離字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離象先有見乎
 益而後為益象之屬聖人亦只是見象而後為益象
 取之遂取一箇物事去翻截他欲得卦得見王說遂取
 一箇物事去翻截他欲得卦得見王說遂取一箇物事
 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皆無礙問以下筮者尚其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

占下用龍亦使易占者先生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林
 孝堂卦問以言者尚其龍及云以動以制器以上建
 以定是以易而占者先生曰然又問制器以上建
 制器是一卦所以以下文至精分卦占說至變合史象說
 先生曰然占與辭是一類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
 說話曉得他言語才見他胸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
 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同上易有聖人之道四萬
 今且以乾之一爻明之初九潛龍勿用靜也九則有
 六九交陽也六九陰也陽至九而極則變為陰陰至六
 而極則變為陽此變也潛龍勿用占也推之三三
 八十四爻莫不皆然也命石洞所引。雲峰胡氏曰辭
 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辭以明變象之理占以斷變
 之用故曰占者之目以變象為終焉。南軒張氏曰易
 元形之占人而聖人者有形之易故易乃聖人之道而
 聖人者乃易之道者也故指易以為聖人之道四萬故指其所
 人以論易亦可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萬故指其所

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其龍則言元不常或化而裁之
 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其則動元不時矣象其物宜者
 易之象也制器者尚其則可制物之知極數知來者
 易之占也卜筮者尚其則可制物之知極數知來者
 其辭動以尚其變制器以尚其象卜筮以尚其占則人
 皆可以為益矣人皆可以為益矣此元他以其得聖人之道
 故也易說。康蘇蘇氏曰或問尚其龍與尚其占如何分別
 曰人之於言虛實自有兩端有止談論道理不及言而
 成敗之兩端而須用決擇幾涉得失之兩端而須為利
 析者則當尚其占以新其疑處如孔子之贊顏子曰不
 遠復無祗悔者則尚其辭之類也其曰不恒其德或承之
 羞則有利害從之矣此則尚其占之類也然尚其占與一
 舉而兼尚者同矣如上章所謂君子居則見其出言一
 下七爻則有辭兼有占矣故下文君子居則見其出言一
 亦兼辭占而辭與尚占有別後章云繫辭為所以告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

定之以言凶所以斷也於此可見尚其龍占之則矣。
 高之而不飛也。以開天下塞道之門者此也制器者
 之辭已成者。克齊沈氏曰以用也制器者也承上章
 易道有四此者故能周人之用如此也易之辭曲而中
 理言之則也故人以易而為言者則其辭曲而中
 之辭其言所告以為出言之度而為深詳易行其宜
 矣易之變隨時從道動之準也故人以易而舉動者則
 尚其變蓋究其卦之變視其所值以為發處之準則作
 止起應不膠於一矣謀慮已決而必之定業是謂制器
 制器只取有定理之意制乃心之裁制凡事皆制規矩
 一如成器之制如封堊井田都構等皆是也如網罟
 取離未得取益之類蓋因易之象以為制器事物之
 觀斯有可制之則矣起應未明而以之稽疑是謂卜筮
 卜筮只取決疑之意是非利害兩途未決惟求卦之所
 值之占明人事得失之機非元他他之為也。康蘇水

臣曰易之用於天下而其秘藏於聖人易之道皆變化
 之道神之所為聖人精微之藏發之以示人者其道有
 四焉辭象占而聖人本道而繫象又之龍曲中不
 越也凡人以易而為言者則尚其辭之變起時不窮也凡
 當於理矣聖人本道而為策之變起時不窮也凡
 人以易而為言者則尚其辭之變起時不窮也凡
 象象者聖人所擬人於常行事則原有其理以易而制
 器必於陰陽老少之象占者聖人所決人成事則成敗
 須用稽疑以易而卜筮必於吉凶失得之占易有聖人
 之道而切於民用如此上章自四營成易空顯道以
 下則辭變象占俱已有了此章歸本於聖人以明易道
 之大旨聖人之功。漢按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象占
 象四者皆聖人之道蓋易道止於辭占象變四項
 而四項之中已羅千變萬化精義非謂聖人之道無窮
 而易止有其四也蓋易每項中已包括聖人之道矣與
 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不同有字不可混之按以制器

者尚其象先儒之論不同一實就制器言如網罟取諸
離未相取諸益以及有得之象雖有得之象之類
則若直就制器則卦之象得矣而於老少陰陽之象
則難該也故各抽候以制器二字是借象字而從其事
理一定者為制器乃心之裁制也林次崖亦謂制器者
或規或矩之謂成簡規矩若制器之一定者然漢以爲
正不必作借象字眼說如形而下者謂之器凡事之粗
迹皆器也而義本可兼說取諸易而制器之器則器
也取諸易以成形下之器亦制器也如下繫
象事知器器字亦是指示理之一定者言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響元有遠近淵源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
此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衛陸氏曰許內反又作響是代四
案衛古文響字與陸音同下同

三

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
之發言處事言在事前欲處事者必先發言則未文以
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決其未來
之吉凶也漢按吉占即本文物字決字即本文知以言
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著之語
決按命字本是以尊命卑然亦可通用故金勝周公告
神身代之語亦稱公命則告著亦不妨亦稱命也蓋儀
假爾泰豆有常云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按著
玉即今著之辭也

也用命字以不倫故特
引儀禮士冠禮以証之

命也如響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著也問焉以言
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
響則易受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金去
偶與問焉而以言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則是命
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筮但而以言三字義則若以
易之言如所謂不惟其德或承之差不占只是以其言
言又於上下文不順林學蒙林。雲峰胡氏以君子言
動必振於易但言在行先故得為有行必先問焉而
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也易受人之命其應如響未
來之事元無淵源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
下之至精者言占辭至精之謂也其精元以加也。鄭
川吳氏以有為謂作內事有行謂作外事問謂問之於
著以言與上以言同謂求象爻之辭而以之發言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

虛齋蔡氏曰行之於身是有為指之事業是有行辭占
所以為天下之至精者以其體法本元都是候象之辭
也用應始有則元有遠近淵源遂知來物與此出易五
贊者歲又曰指實待宜存體應風亦可見其精矣又曰
潔淨精微是之謂易。鄭氏會通二辭字有法天下
事有未然者其機微惟未然而將然則顯於寂而已何
於動有已然者其機顯惟將然而未必然則顯於顯
而尚屬於微故漢清問易來物謂將來吉凶人之所問正
以求知此也。人之所以尚辭尚占者何哉以辭占之
至精且是以君子將諸身而有所為將指諸天下而有所
行矣因著問易而以之發言處其所行所處之要則易
受人之命而辭以顯道占以決疑者如空谷之聲以應
人物之聲應何速也且所問之事或遠而千里百年或
近而几席旦夕或與而事幾微或深而人心百端或
有以知吉凶之來應應何同也正以文問聖人之聲辭
占者得卦爻之義理如此於是投商虛衷於萬事元不

說隨喜人皆用得義隨喜事皆合得上所以為至精也
若說得義則不能隨天下之理和疎而不精孰能有
即即應且應之元不周也哉。即正之則曰此矣命如
此是應物之知達也。然知物之則未句此矣。即
指此兩項見非精則不能應之達也。之則曰此矣。命如
占為卜筮而說而孔子謂之至精焉。易之理。而天
道之義。下推物則之理。而孔子謂之至精焉。易之理。而天
卜筮之書哉。漢按而以言者。則去義與上節以言一
則義金氏所錄朱子語。定說也。林氏所錄朱子語。是未
定之說。故朱子亦未嘗說。若以言為命。著之。而不但
與本句。則字犯。且此節。元言字。意。似。落。出。而。辭。之。義
矣。故先儒曰。君子言動必振於易。但言在行。先故。將有
行。有為。先。問。言。而。以。之。發。言。後。見。之。行。
事也。但言辭辭占。此節。則。似。重。占。一。邊。矣。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五

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參陸七。南反錯陸七。
各反。錯陸。參。陸。七。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變者。象之未定者也。參者。
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漢按。參伍。以變。即是。錯。之。以。
以三五。數。長。短。短。仍。是。四。也。不。義。三。數。之。五。數。之。不。
通。解。釋。字。義。凡。此。等。字。法。是。聖。人。文。章。之。妙。不。必。泥。也。
既參以變。文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
之實也。漢按。一先一後。只是。謂。一。變。中。一。四。一。四。數。去。
之。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舉。之。一。

低二昂之謂也。漢按。交。互。其。一。左。一。右。便。是。一。變。之。後。
而。考。之。變。身。而。得。再。分。為。二。也。其。或。不。是。均。故。曰。一。
低。一。昂。此。句。是。從。第。一。變。之。義。到。第。二。變。之。義。

此亦皆謂據著求卦之事。此字指參伍錯綜。亦字承上
命。如。無。據。著。求。卦。已。明。此。參。伍。錯。綜。於。據。著。求。卦。似。
未。明。顯。故。說。即。其。字。義。有。以。據。著。求。卦。向。今。人。易。於。此。
通。三。據。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漢。按。此。二。句。皆。
地。之。文。句。蓋。三。據。而。成。一。畫。若。通。老。陽。少。陽。使。
見。成。天。之。文。若。通。老。陰。少。陰。使。成。地。之。文。究。七。八。

元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漢按。此。二。句。皆。指。其。
定。字。即。本。文。極。矣。謂。究。此。十。八。有。變。遂。可。定。為。或。乾。或。
坤。之。卦。或。一。爻。動。而。五。爻。龍。或。二。爻。動。而。四。爻。龍。而。象。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五

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參。錯。制。
變。欲。伍。以。參。乙。之。言。如。後。便。可。互。相。較。以。得。其。情。韓。非。

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
之。實。內。篇。又。由。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句。見。楊。史。

記。古。必。參。而。伍。之。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也。又。曰。參。
伍。不。失。句。亦。同。漢。書。曰。參。伍。其。價。以。類。相。準。猶。同。馬。先。

周。牛。參。伍。之。以。得。其。此。足。以。相。發。明。矣。
實。也。此。以。物。價。言。此。足。以。相。發。明。矣。如。云。什。伍。其。民。
朱。子。說。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
如。云。或。相。什。伍。非。直。為。三。與。三。而。已。也。蓋。此。數。之。法。以。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教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教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
（續） 欲以參注引歸子曰有同異之言以知州
（續） 之合偶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於
（續） 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遷者蓋言或以三教而變之或
（續） 以五教而變之前後多害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
（續） 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曆象之日月五
（續） 星章卦紀元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
（續） 綜宗之義涉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五之
（續） 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
（續） 通之其治之也簡而跳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
（續） 易說探著本元三教五教之法只言交互參參者有
（續） 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五五為二十五之類雖不用以推
（續） 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若三簡兩是六簡便多了一
（續） 簡三簡三是九簡又少一簡三簡四又十二簡也未足
（續） 必三簡五方是十五簡大畧如此更子細看董氏問錄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

唐蘇氏曰變者教之未究教者變之已成方其教
（續） 之謂之變及其變之已完或為七為九或為八為六則
（續） 謂之數矣錯綜其數與通其變似畧相混大成變者
（續） 教之未成教者變之已成通其變難曰三推兩十之義
（續） 以成陰陽老少之蓋然終主於三次之方變者言有擇
（續） 在內錯綜其數難曰亦通兩字三擇之教然終主於既
（續） 變成七八九六之數言不兼擇言也況自初變至二變
（續） 亦可謂之錯綜而不可謂之通其變通其變三變皆
（續） 參五者也極其數六爻之數皆錯綜者也參五以變
（續） 與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是變也錯綜其數與極其數
（續） 遂定天下之象是象也或曰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
（續） 以已成象或曰未也惟成陰陽老少之象然安知老者
（續） 為動乎少者為動乎皆未定也通其變謂變到完處
（續） 而天地之文已成極其數謂教到完處而天下之象已
（續） 定極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動與變却不
（續） 同要辨得明如九六爻也七八不變也至於動則或九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六為動又或五爻為九六則一爻得七八為動或動則
 不分元六與七八天下之至變正謂著之德圓而神
 也故龍為多為少為奇為偶為老為少為動為靜莫知
 其方惟變所適也。節會通參伍錯綜俱是假借其機
 概以明證害之意參伍以變凡變皆如此此但就一變
 說通其變三變皆參伍也錯綜其六爻皆如此此但
 就一爻言極其數六爻皆錯綜也三變已成則有老
 少故曰成文文者陰陽老少之文六爻已具則有動靜
 故曰定象象者卦爻動靜之象至變者七八九六不
 膠於一動靜老少不拘其常屈伸往來進退離合无所
 留滯之謂也故潘耒曰非精則粗非至精則備未離
 手親非天下之至精則精備可成疑非變則滯非至變
 則備未離乎滯非天下之至變則變備可方物此最則
 得明。戴山劉氏曰據著求卦之法始用參伍法以待
 陰陽之未定而成變言一先一後更相乘除以奇偶也
 又以奇合偶而伍之也總用錯綜法以畢陰陽之已定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而成文言一左一右互相分合今者錯之合者錯之也
 通三變皆如是而天地之文已成天地之文不離陰陽
 之變也極六爻皆如此而天下之象既定天下之象不
 離乎陰陽之教也於此見易道至變虛也此變字又非
 尚變之象蓋皆易詩也因著卦之尚變尚象而知易道
 之變又有妙於至變者也。樂氏末臣曰以尚象尚變
 之事言之四營成易是為一變多寡所由辨也此以
 參之各數其左右之所歸後以伍之總數其先後之所
 歸或八九之少或四五之寡而其變以數三變成定必
 有其數老少所由定也交而錯之或分而歸奇之數而
 為三總而繫之又合數歸奇之數而為一或九六而老
 或七八而少而其數以明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身尚未
 成元陰陽老少之文未成也由此通四營之一變以至
 三變皆用參伍之法所得之策或為九六而太陽太陰
 之文以成或為七八而少陰少陽之文以成一陰一陽
 之進退然兩儀之經緯安錯綜其數特一爻耳尚未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三元

成卦卦爻動靜之象未定也。由此極其三變之數。以至
 於十八變。皆用此錯綜之法。所得之卦。或皆七而純乾
 或皆九而純坤。或皆八而純坤。或皆六而純坤。或皆
 此一動一靜之相。永無手萬變之成。宜矣。可見象變之
 理。圓神不滯。變化無方。極天下之至變也。故能多寡奇
 偶。動靜老少。惟變所適。不測又何以成天下之變。而究
 天下之象哉。○漢按蔡虛齋。謂動之義。甚明。而總之
 以所占占者。為動。不論老少之變。與不變。凡一卦俱
 為六十四卦。占少之變。皆三十二卦。占多之變。亦
 三十二卦。如一文變六卦。二文變十五卦。則以本卦老
 之變者。為動。四文變十五卦。五文變六卦。則以本卦少
 之不變者。為動。至於六爻不變。一卦六爻俱老。一卦三
 爻變。之二十卦。雖皆占象。然亦同爻之動靜。而或四
 三爻變之前十卦。與六爻不變。同三爻變之後十卦。與
 六爻俱變。同。又按蔡伍以變錯綜。其義最難曉。先
 儒各自為說。皆義終未顯亮。朱子語錄。亦與本義不合。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四者。指上文辭
 是言用此則因用而應其體。所以易指著卦九之著象
 立而用。所以行也。所以正指神至。易指著卦九之著象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四

與六十四之卦。實也。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
 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无思无為。只是无心。此二句。另說
 是體。又云。感通只是用。之行。不見人心之妙。果動靜亦
 是所。以云其所以如此者。神也。人心之妙。果動靜亦
 如此。此二句。是朱子推廣說。借以開示學者。與本文之
 程子之說。人心者。皆非此節正解也。
 孔頴易无思也。无為也。任運自然。不關心志。是无思也。
 任運自然。不關心志。是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者。既无思无為。故寂然不動。有感必應。萬事皆
 通。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故胡氏說。言通天下萬事
 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此者。言易理神功不測。
 非天下萬事之中。至極神妙。其孰能與於此。此。經明
 易理神妙不測。故云。非天下之至神。若非天下之至神。
 誰能與於此也。○周子曰。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
 者。神也。動而未形。有元之問。者。微也。誠精故明。神應故
 妙。義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通書。○周子曰。寂然不動。
 反本復歸。神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於中。間
 不容髮。復之義也。○明道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為外物所動。不為七情所
 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
 感非自外也。○呂氏東見錄。○伊川程子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中。已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
 大本發而中。中。即謂之和也。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
 曰天下之達道也。○明道程子曰。无為也。又曰无為而元
 不為。當有為。而以无為為是。乃有為也。聖人作易
 太當言无。不為。惟曰无思也。无為也。此。或失作。為。此
 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物皆之理。本
 當為一偏之說。然。無定大疑。朱子語。凡言易者。多只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叩着便應
 元所不通所以為神非是別有至神在著卦之外也
 著卦而不可言之天下萬物元一不如此初不為心
 而發而後不可以言性也五峰語此初不為心
 乎不及其時而叩之反受其感必有至神之論同上易
 元思也元為也易是簡元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
 吉凶善惡隨時著見乃感而遂通也滿時舉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只是
 說易不是說人諸家只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李問胡
 說感而遂通感著它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
 他說善來問底惡便與他說惡所以先儒說通渾淨精
 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易元思也元為也寂然不
 然不動也感也立大木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此
 義也行道也易元思也元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立於身而元動靜語然之問者

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
 全具其所謂中乃是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
 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
 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
 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
 以寂然感而遂通周而復始而體用未始相離也又曰方其
 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
 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紜而品節不若是則
 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喪其見不見其人也此有以主乎
 靜中之動是以寂而常感感而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
 以感而永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
 流貫徹而元一思之不仁也蓋張大其心之所用
 動象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蓋人却
 不察其心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泯沒了思慮靜處夢
 寐顛倒可見其心未發時已自泯沒了思慮靜處夢
 如聖人中能存此心未發時已自泯沒了思慮靜處夢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不能與人事相感而反能通天下之故者是易為天下
 之至神也至於聖人用易以易簡之道得天下之理亦
 可謂通天下之故矣易元思元為寂然不動人心之寂也
 莫著未發占在精皆元思元為寂然不動人心之寂也
 如是擇著以求卦則天下之故元有不通者矣人心之
 感也如是非至精至微之外他有所謂至神神即與
 聖人之至妙者也。照川吳氏曰易謂著卦此總上四者
 而言寂而靜也感而動也若枯槁無動靜於此總上四者
 所感者有所感而動也若枯槁無動靜於此總上四者
 及有人問之一感而動也若枯槁無動靜於此總上四者
 一不知靜則同乎一物動則妙乎萬物其至神不可測
 者如此。節平恭項氏曰著之竟策之教之不可測
 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能如人
 之有為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
 聖元有遠近淵源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
 同乎人者也。節石洞俞氏曰人莫不有思易則元思

也人莫不有為易則元為也未有感則言在蓍象在
 萬事萬物吉凶悔吝之理元有不通者易其至神矣
 非聖人不能窮神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寂然不動者易也感之者神也未占之時寂然不動
 如鑑之明如谷之虛及其占也感而後應遂通天下之
 故則如鑑之照如谷之應聲有何思有何為乎。唐許
 蔡氏曰一字之謂易二字之謂著卦四字之謂之變爻
 占一也元思元為言其元心也此句單指其元心不
 不相混合寂自與感為對或以元思元為為對之
 五非也蓋元思元為只是元心之動靜在寂感二句之上
 若以對感道說則以元心為寂而感通為動靜以感通
 為有心矣易之感通果有心焉易只是著卦何心哉
 張大其心易之感通果有心焉易只是著卦何心哉
 有神。次崖林氏曰易只著卦意非精變之外別
 有義故曰元思元為寂然不動是言人未擇著求卦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即是大道成天地之先道在
 天下之象受命如響焉知象之應焉即上文而前勝
 其未動也只是四十之九之結蓋而巳卦雖有象然其
 未顯也只是六十之四之形畫而巳思出於心易則元
 心也何思之有焉起於思易既無思也何為之有方人
 之未得易也著在機卦在理如洪濤之未判如朕兆之
 未形焉此其寂然不動者何也及人之問易也象變辭
 占問之而得吉凶悔吝同之以成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焉若此者是其至神之神無有方所故能有感即通之
 如是也使非天下之神能與於此哉。聖人太極
 曰辭者之至精者也。至精者何謂之立其辭而
 於用也哉辭者象變分之為著卦辭之惟一易凡有
 則有思易无心也何思之有有心則有易无心也何
 為之有方其著未撰卦未求辭占未形象變未幾寂然
 不動易之體所以立及其著既撰卦既成文已成而象
 已完吉可知而凶可懼感而遂通易之用所以行也
 見辭者可知而不可知也感而遂通易之用所以行也
 无思而得於思无為而得於為是出於理達之自然
 而極天下之至神也然何以寂而可感感而遂通
 而且速也哉。洪按本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只是說易大義末二句說到人心見人心亦具此理
 不可以執意加之引進學者也凡朱子語錄及周
 程集說到人心皆借說也而朱子後之儒者如胡
 則重寂然不動其言曰天下之理難窮而實一
 其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兩句平議者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
 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寂然以心言又有兩句互
 而意則重在寂然不動者曰寂然不動天機字動
 之除本源常龍然雖在動中不鳴未嘗已潛龍在
 深淵與不鳴未嘗已凡此諸說論人心最精以然非
 本文之意不可不入也若以易論則寂感雖平對其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聖在感也即神字亦
 從感而遂通說此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幾陰氏曰如字或作幾即
 云幾當作幾幾微也夫易
 研猶密也幾微也動靜之微
 以研幾者至變也明神深研幾只是上文之至精至變
 在其神蓋神原不出於精變之外也故
 下即說惟深惟微而即說惟神云云
 韓註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遠初微之會則曰幾。孔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者言易道弘大故聖人
 用之所以窮極幽深而研幾微也極深者則前註初
 一節云君子居有為時有行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響
 无有遠近幽深是極深也研幾者上經次節云朱伍以
 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究天下
 之象是研幾也。朱子語問如何是極深曰聖人初曉
 得至深難見底道理卻就易中見得問如何是研幾
 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
 凶有悔吝幾微處都研出來又則如此說正與本
 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
 發明曰然則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
 出即深研出即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
 說那已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也
 顯著只在那幾微處時都置了星淵聲知至是極深能
 應便是研幾以爻辭研知至能應與極深研之句相
 似蓋凡研幾。聲淵聲知至能應與極深研之句相
 變之用也。韓臨川吳氏曰極深謂卦之能窮極理
 之深遠研幾謂著之能應研事之幾微。雲齊泰六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曰極深而研幾謂是理之源者聖人則極之於辭占之中矣是理之幾者聖人則研之於象變之際矣然則辭占之所極深之所在也變象之所在即幾之所在也如今何履身箇深正是占辭所極出者使即是深矣蓋言山悔吝各有所處而朕兆未形所謂體該本元者也今則辭極出在重許矣如今何履身箇幾亦只是變象所推出者便是幾矣蓋內則陰陽老少動靜之所以為外則吉凶悔吝利害之所以判最難分曉者今則研究審出來在那上矣。陸氏君敬以推一理也以其測謂之深以其未判謂之幾。會通上言用易之事已畢此言易為聖人所作以申首節見易之精變神處下節易用於天下中前三四節見人當尚意極未形之理則曰深遠動微之會則曰幾夫極非極之使濟也深天不滯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也幾无不中之謂研要補出神字庶下節惟神也方有根據。宋氏水臣曰至精至變至神皆易之道而聖人為之也天下之事吉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四十五

山未見而其理隱於元形所謂深也聖人本一心之辭繫之辭決之占則受命如響遂知來物於吉凶未形之時而預先窮究其理以告人是其以極其深也文象未判而其理最微渺難見所謂幾也聖人本一心之覺制之變立之象卦爻之陰陽老少事之言山悔吝元不

實出來示人是有以研其幾也。節辨義此三節究言易道本於聖心而贊聖人作易之功大也。張氏爾超曰按易指辭占象變聖人即首節之聖人深者吉凶之未形即所謂來物也聖人繫辭定占如何為吉如何為凶把那深底究極將出來幾者陰陽老少動靜之微即所謂大矣也聖人直表到底如何為老少如何為動靜把那幾底都磨研出來此節乃一章之大指即辭占象變所以為聖人之道者也但未及迷司章句而與之相照應耳上文由辭占象變歸到精變神又推說到深幾神蓋在聖人之極研而言到曰深義此深幾在辭占象變則曰精幾其實一也。漢按此聖人真豪傑廣業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之聖人不同。彼是有易後學易之聖人。此則作易之聖人。即義文周三聖人也。又按本義中精變二字。指聖人之心。說與上精變精異。又上三篇精變神都指著卦。然玩孰能與於此文氣。亦似含聖人在內。蓋三北字指著卦。謂著卦至精至變至神矣。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者。孰能與於此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按上二三四。神下神字。亦下在深幾之外矣。第二節云。遂知來物。第三節云。遂成天地之文。遂定天下之象。第四節遂通天下之政。遂字同是神義也。故此皆本義云。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亦是將神字貫深幾二字。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五

明道程子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无遠亦无至。頂如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之也。前節外引。

朱子語深是無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開氣。只爲他深。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是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成。六十四卦皆是如此。至淵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事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源在心。善至與。要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通。其開塞。故其下對成務。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成能天下之務。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幾。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箇路。陳幾索真。而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元之閒者也。林學蒙註。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因觀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物。身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各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今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其情。多少快活。余入雖非所謂通天下之志者。通是開通之意。蓋當時之民。遇事多問。余不知所為。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教他處地。使會者知此。彼便會。必從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內而不可為。外所謂通天下之志。開物亦是如此。蓋六十四卦。而不可為。所說萬象。以究天下之務。知天下之志。於此而可通。變之惟辭之能極深也。故以辭為占。則可以前知。而開通天下之心。志。惟變之能研幾也。故以變得象。則可以創作。而完成天下人之事。陰陽占。象。變。所以能如此。若而不可測之。神為之。唯其妙不可測。故不待廣之。而自遠。不待行人。而自至。謂自然。則人所不能為也。而自石洞俞氏曰。天下之志。不一。何以通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務。至繁。何以成之。唯幾也。故能成天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右第十章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洪拱總註云。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據著求卦之法。夫既撰著。則必有象。變。求。卦。則必有辭。占。爻。但尚隱含辭。占。象。變。求。明。說。出。耳。此章則明列辭。占。象。變。四。項。故曰。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神也。故志之通。若或通之。務之成。若或成之。有莫知其所以通。且成者。其知不求。疾而自達。不必行。而自至者乎。石洞俞氏曰。此即第二三四節意。源即天下之至。精而通。知來物。正是此之通志也。幾即天下之至。變而成。文定象。正是此之成。得也。神即天下之至。神而感而遂通。天下之志。正是此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但服履只說辭。占。象。變。此則本自聖人求耳。疾。謂促之也。右第十章此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洪拱總註云。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據著求卦之法。夫既撰著。則必有象。變。求。卦。則必有辭。占。爻。但尚隱含辭。占。象。變。求。明。說。出。耳。此章則明列辭。占。象。變。四。項。故曰。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神也。故志之通。若或通之。務之成。若或成之。有莫知其所以通。且成者。其知不求。疾而自達。不必行。而自至者乎。石洞俞氏曰。此即第二三四節意。源即天下之至。精而通。知來物。正是此之通志也。幾即天下之至。變而成。文定象。正是此之成。得也。神即天下之至。神而感而遂通。天下之志。正是此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但服履只說辭。占。象。變。此則本自聖人求耳。疾。謂促之也。

蓋所以盡上章未盡之意也。次崔林氏曰此承上文之意而用首章之意以結之。夫易聖人之所以神深明幾通志成務如此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也。安溪李氏曰至精至變至神。結於辭占象變而已。石芝劉氏曰此字即上二節而指言所以為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謂此也。至是而章首之句其意始明。至是而首尾之意始相照應。至是而通章之旨收拾元餘矣。夫易聖人所以極深研幾通志成務如此故曰易之辭之謂也。則深通天下之志而妙乎神妙易之辭之謂也。實聖人之功。聖人作易之功大矣哉。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

四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五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朱子本義

揭李俊學楊齋張仁浹集解增釋

子曰天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冒陸氏曰英報反覆也斷陸氏曰龍反下同

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知開物成

務謂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決按卦爻謂伏羲所畫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情

四九反文王之外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孔穎子曰夫易何為者言易之功其體何為是問其功用之意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此又還自釋易體用之代言易能開通萬物之志成其天下之務有履冒天下之道斯此易之體用如此而已。括蒼葉氏曰開物者深也成務者義也冒天下之道神也。易開物也故以通天下之志易成務也故以定天下之業易冒天下之道故以斷天下之疑。朱子語。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通天地而人之下蓋又能開物成務曰然。林孝家集解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謂聲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於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據聲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是因卜筮而說其意。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依違圖一文泰只曰

何為者也一句是設為問辭以開一章之意易只是上
章辭占變象四者大易開明之義是答辭書言以
其下六句是說一事之中其所疑者又元氣非冒天下之
道安能一二斷之如斯而已是謂此其所以為易也正
是贊易道之大如論語謂柳下惠少連而曰其斯而已
矣一概非止於斯而已矣之辭也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
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故
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著陰音尸以知陰音智下知以審知皆同易陰氏曰韓
音亦謂變易貢陰氏曰如字告也洗陰氏曰王肅韓志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禮反藏陰氏如字陰音智下同
四 惕齋

圓神謂變化元方 方四營時固不知所歸之策為一為
之元為九為六為七為八是方知謂事有定理十八變
圓轉而不定變化而元方也 方知謂事有定理十八變
則元亨利貞得坤則利牝馬之貞皆易以貢謂變易以
一定不易諸卦皆然是有定理也 易以貢謂變易以
告人如乾初九見龍則以當潛意告人二爻變則以
體具三者之德而元一塵之累 聖人具此著卦又之德
是以此洗心無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此三句對
心須治希元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此三句對
卦之元思元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此三句對
寂然不動也

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性有事猶著卦文之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也按本義則洗心句非說而以退藏於密句
對患三句與民所謂元上策而知吉凶也 決按此句承
同患三句是體吉凶與民同患三句是用必體立而神武
後用有以行則此句仍可從承元事有事兩段也 神武
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理即神方知易之理
而物即著卦先聖人之心既與易合則已得易之理
而不必假著龜以卜筮而始知吉凶也神武不殺是引
喻之語蓋人必卜筮而知吉凶如必用殺以著其威武
也聖人得易之理於心亦猶養神武於一已不假卜筮
亦猶不假乎
殺以示威也

韓註同者運而不窮方止而有分言著以同象卦
以方象知也唯變所適元數不周故曰圓卦利又分各
有其體故曰方也重言也六爻變易以告人言
言出之象以同民所履惠之事故曰言出與民同患也
。崔氏懷曰著之數七七四十九象陽圓其為用變通
不定因之以知來物是著之德圓而神也卦之數八八
六十四象陰方其為用也又位有分因之以藏性知來
是卦之德方以知也。邵子曰圓者星也周紀之數
舉於此乎方者土也。孟子曰國者星也周紀之數
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蘇文因之而造易焉
教之而作範也觀物外篇。朱子語著之德圓而神卦
之德方以知也六爻之義易以當著與卦以當德言又
言但只是這箇道理在此而巳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
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於密
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
是以著之德知來知以藏性便是以卦之德藏性洗心
退藏言龍知來藏性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
使出朱家到下文是與神物以首民用方與性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五

六

七

海濱

七

七為數故七七四十九而屬陽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
 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故八八六
 十四而屬陰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
 知所以致往吝何錯○戴山楊氏曰六體不言元心惟
 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无性不假
 修故易只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
 養性則州縣縣○建安邱氏曰四十九著分掛揲揲陰
 陽老少變化元方故其德圓而神六十四卦象辭森列
 吉凶得失一定不易故其德方以知言猶告也三百八
 十四爻則柔遠剛九六相推其理又變易以告人故其
 義易以直○靈峰胡氏曰此以著卦爻之理而言也理
 元一定之則故曰圓而神事有一定之理故曰方以知
 易以六爻之理教人有定體而元定用故曰易以直○即
 人一心著卦爻之理具焉具此三者之理而元一應之
 焉故无事則退藏於密莫窺其際即著卦爻之无思元
 而寂然不動者也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以知來其知自是以藏往一即著卦又之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者也易開物成務是使人以卜筮而知吉凶與民
同德而不知來藏往是聖人無卜筮而知吉凶與民
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蓋謂理必有實乎
著卦又之物(為)而聖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使如武必
有實乎哉而聖人則存此神武而不假乎親也。而紫
巖張氏曰凶凶固有益也。吉何與於意豈不曰危生於安
亂生於治七生於存吉之為意有不可勝言者乎。而
齊蔡氏曰得六之德方以知言於著之德而神之下使
是固著而得六之德方以知言於著之德而神之下使
時所用未得定體故其德而神卦是固著之變而或
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言於著之德而神之下使
德象地又義象人。次虞氏曰此言聖人無卜筮而
知吉凶必先有此然後作易以前民用故語類謂此言
聖人作易之本。凡物圓則流動動則神方則止定止
定則知著方其四營之時初莫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吉凶雖有未服北而其理已一定者也書曰惠迪吉從
違凶咎影是矣聖人文理審察足以有別何者為吉
何者為凶其理多藏於胸中。故曰知以藏往。梅氏曰
方今名命紀而主威院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
其形顯察其影是知藏往之德也。吉凶與民同患吉
凶與民同利。聖人與民同欲。知來聖人與民同患吉
聖人與民同利。古之聰明神武而此惟古人聰明神武
文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而此惟古人聰明神武而此惟
卜筮而知吉凶亦補神武而有以服人而不假其物之
者也。故本義曰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敬齋胡氏
曰是藏於心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而
何氏曰又分奇偶六爻之義隨其時位變易以吉凶
陳獻可曰人德純而義折故爻以義言。凡吉凶之幾
端已發將至而未至者曰來吉凶之理見在於此一定
而可知者曰往知來者事未至而預知也藏往者現成
之理了無著於胸中也。宋氏曰宋氏曰易之明圖周
於天下而易之理實具於聖心。夫易之所有者卦爻
著之方操陰陽老少變化元方其德則圓轉不滯而神
妙莫測著既操而有卦象森列吉凶已定其德則方
正不易而明知不妄卦成而有所值之爻則剛柔
九六相推其義各以當動之一節變易其說以貴藏於
人此易之妙也。而聖人已先具其通而不滯之神也
而不遇方知也。而聖人已先具其通而不滯之神也
德於淵密之中及其有求吉惟患民之不起。而患民
之不可測。聖心如著之神妙莫測而知之者來也。來
知者往也。往者來也。有定理聖心如著之神妙莫測
卜筮而知吉凶其孰能與於此哉。此惟古之德而無
明元不見著卦爻不通知無不具而能知來往者不
之理元著卦爻不通知無不具而能知來往者不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

一

齊陸氏曰側階反決按是齊字時本刻齋非也夫音扶

齊肅然整肅之謂戒。漢按齊戒俱在心上。說明天道故

知神物之可觀。次按天道不外陰陽消長神物亦具此理故典之察民故。故曰

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

神物開其超言越山之義。是以作爲卜筮以教人。而於此

萬彙咸以考其占。漢按於此此字指易之卜筮言其占其字指卦爻言不曰辭而曰占者主

猶天地間之鬼神言而神物亦在其中未

韓註定言出於始也。洗心曰齊防患曰戒。安定胡

故又以神靈之物明其吉凶之驗以前萬民之用使趨

善而去惡也。洗心謂之齊。防患謂之戒。聖人以大易之道齊心。防戒。使憂慮悔吝不及於已。又能觀易道至幽。

至微之處使天下之人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朱子

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此吉用易之事也齊戒

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十

蘇庸然尊暢之謂戒。現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民之故否。曰到得極處。只有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臣无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執。夏何為而是。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召虎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說。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處。問只是一理要之。須是却看得周臣始得。召虎又問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曰聖人見得天道。又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著龜之靈。都包得這道理。都在這裏面了。林孝安錄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微。明察之義有深淺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察。明得這箇道理。便又問此與孝經事天明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到。此明察字却訓著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事地之道察。堯禹子所宮門。與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易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同金去偽銀先生問義到
近來金元所開不知做甚功先義則對曰數日偶見遺
書看數段入心遂來與看數日先生曰遺書係明道論
多有只載古人金外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
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聖人語也聖人語者
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聖人語也聖人語者齊戒以神
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
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齋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不
先生曰也是敬但齊較詳於戒是然統一之謂齊肅然
則雖之謂安即此心即神明之舍人能流之而元一
點之累則此心即神明之舍人能流之而元一
戒存之則此心即神明之舍人能流之而元一
體格整肅耳何以神明其德重德如此哉。聖峰胡
氏曰上文謂著卦文之神明其德重德如此哉。聖峰胡

心此則謂著卦文之神明其德重德如此哉。聖峰胡
聖人之心故彼曰聖人以此洗心者此心至靜而理之
體具也此曰聖人以此洗心者此心至靜而理之
也蓋聖人明其道而知神物之可與齊戒而用之
不可不有以開其先然聖人非齊戒无以神明其德
德教人下第人不齊戒亦无以神明其德也。虛齋
蔡氏曰此明字與察字皆以自然者言如舜明於庶
察於人倫也一氣之運消息不齊者天之道也天下
紛紜不一者民之故也明也天運消息不齊者天之
神物具有陰陽消息之理也故曰天生神物聖人則
察民故知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者以天下之
動貞夫一。據一理之所存而隨其順逆以為吉凶也
曰以明得失之義也。節次處林氏曰上言聖人元卜
蓋而知吉凶已具作易之本此承言聖人作為卜筮
人知吉凶以終上文之意也。是以字是承上文。戴山
劉氏曰齊戒即指聖人卜筮時言敬之至也。戴山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沈氏曰神物者龜也以為神則照物於物以為物則神
之所宗夫是之謂神物天能生之惟聖人起而用之遂
成其法之大用故曰龜卜筮在聖人起而用之遂
市講義此一節是直指聖人與著之實也與神物謂制
謀著之法齊謂齊在內之思慮戒謂闕在物之物
未及水臣曰惟聖心合神明之全是以心通造化自然
明白陰陽變化而契吉凶之理惟明天道而知者龜可
害情偽而洞吉凶之理惟明天道而知者龜可
惟察民故而知吉凶之理惟明天道而知者龜可
民蓋與龜之神物以散民上使民先事而知吉凶民
起避之用而所謂通志有靈新疑者在此矣即聖人知
來藏往德本神明其平日退藏無一不事不勝至
卜筮又必齊戒以方其吉山之占於以易開物成務也
之德焉則其與神物之足重足以易開物成務也
既與聖人亦用著卦又以神明其德。漢按朱子以上

四句為聖人作易下二句為聖人用易上四句指義
文周三聖人下聖人空也聖人之事卜筮如此人可
不尊信之乎本美曰方其占即第二意觀象玩辭受
玩占之義但彼就君子說此就聖人說取方其占謂詳
察占辭之美又有作定字解者未是又按與字下得鄭
重故實哉曰與聖人在下而用之亦曰與與與與與
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神而用之以卜筮則亦如賢人伏處而君相與之也
曰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句解一前字

是故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
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
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閭閻胡臘反開陸坪
亦反見陸賢通反

閭閻動靜之機也
洪按以陰陽之流行者而言則乾坤

也以陰陽之對待者而言則乾坤
言則坤主靜而乾主動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

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
此乾說造化見象形器者生

物之序也
洪按此句說得廣闊人物俱在內而意則法

者聖人脩道之所為
洪按此指與神物以前民則吉利不負

則山陰人皆謂之
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為善以起志慈惠以恩此民
之日用也其自便處便是神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古

虞氏仲翔曰閭閻謂也謂從其之神坤柔象夜故以開
戶者也開閭也謂從其之神乾剛象晝故以開戶
陽變閭陰陰變開陽到柔相推而生變化也
明曰謂一冬一夏陰陽相變易也十二消息陰陽往來
元窮已故通也。韓註坤道已物乾道施生此用
曰象成形曰器。郭註幾凡物先藏而後出故先明
信而後言乾閭戶謂開藏萬物若室之開闔其力故云
閭戶謂之坤也。開戶謂吐生萬物也若室之開闔其
戶故謂之乾也。一闔一開謂之變者開闔相倚陰
陽通至或陽變為陰或開而更開或陰變為陽或閉而
運開是謂之變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也往來則變來為
往須來則變往為來隨通改變不有窮已恒得通流是
謂之通也見乃謂之象言體物尚微也。朱子語門是
是謂之物故曰形乃謂之象言其著也。朱子語門是
故閭戶謂之坤一既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開闔之坤以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十五

若戶之為用也固非乾坤之道止於開戶而已也
因閭戶開戶以明變通則又非及象器法神而言者以
見乾坤變通以至制法蓋神之妙易也。進齊徐氏曰
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戶之有開闔也陽之虛也少之
闔也羣動於是而息也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一
闔一開交易代換是謂之變往來不窮運行之義也一
形則謂之器聖人因象器之自然情道立軌制器利用
有不吝道之財是謂之法民生日用出而作國則入
而處亦利也。是法也即易之形象變通乾坤闔闢至妙
之理或出或入民咸用也是謂之神。郭漢上朱氏曰
知閭闢變通者明於天之道知利出入民咸用之者
察於民之欲乾天坤地而曰明於天之道者乾闔闢也
閭闢以一歲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晝夜也。以一
言之出入之息死生之變也。無闔則無開無靜則無動

其開闔之乾以其開闔之變以其窮不謂之道以其
發而末成謂之未成。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也又曰
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也又曰
利用出入者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不得他又曰民之於
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
謂活潑潑地便是這意思。郭漢上朱氏曰開闔闢闢
如此言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意思。郭漢上朱氏曰
入之利皆言此利如何是利。郭漢上朱氏曰利字豈
必大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當一利
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郭漢上朱氏曰利字豈
便窮。郭漢上朱氏曰利字豈可當一利。郭漢上朱氏曰
之要道而人多累之變通者易之道也。郭漢上朱氏曰
孔子於繫辭三致意焉蓋其義微而難知也。郭漢上朱氏曰
難知故以閭戶開戶言之蓋聖人舉進人而易曉之
若戶之為用也固非乾坤之道止於開戶而已也
因閭戶開戶以明變通則又非及象器法神而言者以
見乾坤變通以至制法蓋神之妙易也。進齊徐氏曰
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戶之有開闔也陽之虛也少之
闔也羣動於是而息也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一
闔一開交易代換是謂之變往來不窮運行之義也一
形則謂之器聖人因象器之自然情道立軌制器利用
有不吝道之財是謂之法民生日用出而作國則入
而處亦利也。是法也即易之形象變通乾坤闔闢至妙
之理或出或入民咸用也是謂之神。郭漢上朱氏曰
知閭闢變通者明於天之道知利出入民咸用之者
察於民之欲乾天坤地而曰明於天之道者乾闔闢也
閭闢以一歲言之寒暑也。以一日言之晝夜也。以一
言之出入之息死生之變也。無闔則無開無靜則無動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此歸藏所以先坤乾。虛蔡氏曰：闔戶謂之坤，統言之則為陰之靜也。分陰陽而言之，則為乾之靜。專坤之靜，翕也。闔戶謂之乾，統言之則為陽之動也。分陰陽而言之，則為乾之動。是坤之動，闔也。蓋天地一氣也。一闔一闢，謂之變動靜相生也。往來不窮，謂之通。闔闢不已也。見乃謂之象。乾知大始也。形乃謂之器。坤作成物也。制而用之，謂之法。聖人成能也。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百姓與能也。鄭次崖林氏曰：此發明上文與神物以前民用意。乾坤變通言化育之功。著龜之所由生也。見象形器言生物之理。著龜之生也。制用之法。民用之神。正是與神物前民用之事。蓋原始要終而言之也。宋氏木臣曰：聖人與神物以前民用，亦知神物之所由生。民用之所由利。象天地一氣流行時而靜然如戶斯闔，屬乎陰而謂之坤。時而動發如戶斯闢，屬乎陽而謂之乾。一闔一闢，一歲之氣。序互換，謂之變。闔闢往來不窮，萬世之循環。元已謂之通。此造化之功，所由發。

六

青萬物者也。而物之生當其資氣初凝而厥兆見
 謂彷彿可見之象。及其既生質已成而顯露有形。計之
 重濁一定之器。而神物亦生其間矣。聖人取著之神而
 制之。其教五十。其用四十。有在參伍以掌錙銖。以極
 數。四營以終於十。有八變而用之筮。取龜之神而制之。
 分以五兆。稽以四時。觀墨之大小。驗拆之微明。錯之極
 於七十。有二而用之。卜立為成規。而謂之法。因使天下
 之民用之以出而利用之以入而利。而斯民咸相率而
 用之。敬哉鼓舞。不遠莫知其然。則謂之神。是則聖
 人能利用神物以為易開物成務也。聖人取著百莖而
 用其半。以合大衍之數。又虛一為太極。而用四十九莖。
 合二掛一揲四歸奇。積其婦奇之數。以為七八九六之
 數。以成文定象。此是制著而用之之法。周禮太卜掌三
 兆之法。曰玉兆九兆。原兆卜師掌三開處之。四兆曰方兆。
 功兆。義兆。方兆。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
 龜。地龜曰繡。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騶。屬南龜曰玃。屬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北齋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占人掌占龜。君占體大夫占色文占墨卜人占圻北制龜而用之之法也。漢得一闕一闕歲月時皆然講家單就一歲說者因寒暑變遷於生物之功易見耳此節極見次序乾坤只是陰陽首二句兩開說三四句一併說惟陰陽闕闕往來而後萬物見象形器惟萬物見象形器而著龜亦遂生於見象形器中聖人遂因神物制卜筮之法以利民象器雖純言萬物意則重著龜故先儒曰此節敘著龜始末以見著龜之生原於造化對於聖人而用於民也

大陸音

音泰

一生二。自然之理也。決按一生二。指聖人畫卦說。

七

自四象而八卦皆一生兩故曰每自然之理者見天地開本有此理聖人祇因天地自然之理以畫卦非意造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理也漢按陰陽之變莫係八卦而大極即寓於儀象八卦中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漢按三第一畫為地第二畫為人第三畫為天至重而為六則以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著其序皆然漢按此節只說伏羲著者因下節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是說揲著此揲此節帶言之見揲著亦必先三變而成一爻九變而

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情之吉，小人情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太極圖說。即子曰：「太極既分，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則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

十六

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
 朱子語問易有太極曰自今觀之陰陽舍太極也推本
 而言則太極生陰陽也查伯明盤問易有太極是生兩
 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洛元此太極却是為畫卦
 說當未畫卦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已含陰
 陽剛柔奇偶无所不有及畫一奇一偶是生兩儀再於
 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之中陽又於一奇上加一偶
 是為陽中之陰又於一偶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
 於一偶上加一偶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
 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偶便是八卦其言
 闕一朋友說一為儀二為象三為卦四象如春夏秋冬
 金木水火東南西北无不可推矣周鑑錄易有太極是
 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創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太極
 劉氏錄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
 十四爻總為六十四六十四總為八卦自八卦總為四
 象總為兩儀自兩儀總為太極以物喻之易之有太極

丸

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極浮圖之極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元所謂故是无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德然太極所以為太極者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指陰陽為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吳興大鎮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无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

太極十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周子康節說太極是和實陽家說易中便據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只在陰陽裏見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說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為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一陰一陽上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圖言之兩儀生四象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九

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則容易見就天地間看實家如何驗得曰一物上自各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也近人身上又各有這血氣血陰而氣陽也如晝夜之間晝陽也夜陰也而晝陽自午後屬陰夜陰自子後又是陽此便是陰陽各生陰陽之象俱並氏州卦兩儀者兩箇儀象也非是指天地之形而言伏羲初畫陰陽指言此二畫為陰陽之象故曰兩儀也劉永銀龜山過黃亭序李魯家李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書箇圓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最好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黃顯子銀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所畫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代義已成之外而推其義類之辭也銀木之銀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為枝輪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輝出去又是无限箇太極更无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少數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

三

韓註八卦既立則吉凶可定既定吉凶則廣大悉備
。孔疏八卦既立又象變而相推有吉有凶故八卦定
吉凶也萬事各有吉凶廣大悉備故能生天下大事
。朱子語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義自陰陽往
來交錯於其間時則有消長之不同義自陰陽往
來為客事則有常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
即其主客善惡之難而吉凶是義故曰八卦定吉凶吉
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義此聖
人作易教民卜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
成天下之事者如此蓋聖人據仰天觀先天者伏羲
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
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
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傳傳
者是也孔子既圖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新論固當與
以文王之易為主然王云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
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
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源義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
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
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節亦分兩
儀伏羲在荒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術則當求
伏羲之畫若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耳
子之傳兄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離求其未
謂專為邵氏解經而於易經元所析義則思考之者未
詳也答袁樸仲書。雲峰胡氏曰易有交易之義上文
所謂闔闢往來者易也故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闢往
來而不窮者以其有是太極之理也此章所謂兩儀四
象八卦即易也又原其始而言者惟具有太極之理所
以生儀生象生卦而謂之易也以畫卦則始為一畫以

三

經 46-107

縣陸音玄標陸吐
南反臺陸七傳反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一四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二五

經 46—108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二

伊川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其麟不出春秋豈不
 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書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元河
 圖洛書八卦亦須作一問語張子曰造化所成元
 一物相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元陰陽者
 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萬物形色之神之體性
 與天道者易而已矣其正氣朱子語數曰萬物之
 得絪縕所云圖書卦書二說初若疑其不知所由復
 以之作故崇考之則見其論之詳而明者偶未深考
 是以致此終多說而愈致疑耳夫以河圖洛書為不
 足信自殷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誓辭論
 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像雖有交互而無
 底順數逆推數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
 於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
 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
 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擊辭雖不
 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遠取近取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
 一蹴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如洪荒之世天
 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
 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成煉然可見此其
 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數象之所可得而擬
 也是以仰觀俯察遠取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
 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難禁辭所謂聖人作易之由者
 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若表裏什言。引山制
 氏曰河圖昧乎太極則八卦分而元統洛書昧乎皇極
 則九疇濫而不通文集。節白雲郭氏曰河出圖而後
 畫八卦洛書出而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而後
 為卦洛書非字也大禹而為字亦猶箕子因九疇而後
 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則肇於河洛而
 書畫於八卦九疇成於周易洪範其序如此易范。節
 齊樂氏曰效學也象形象也變化象象天地造化之可
 考者聖人效象之而易道以明神物圖象天地造化之可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元

備載者聖人則之而易法以崇此乃作易之旨也。雲
 峰胡氏曰四者聖人作易之由而易之所以作由於上
 策改又以至(天)神物始焉。復胡氏曰神物謂蓍則
 蓍改又以至(天)神物始焉。復胡氏曰神物謂蓍則
 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又動靜
 儀象謂日月星辰猶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又動靜
 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剋之則卦又動靜
 卦畫方位定時皆作易之本也。臨川吳氏曰河圖義皇
 時河出龍馬背之旋毛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
 中五十五以其旋毛如星點而謂之圖義皇則其陽奇陰
 偶之數以書卦生著尚治水時洛出神龜背之旋毛前
 九後一五三右七中五左四右二前之左四後之右八
 後之左八以其折文如字書而謂之書高則其日一至
 九之數以配洪範九疇洛書難出於書卦生著之後而
 并言之者亦言其理之一如言蓍筮而并及龜卜也此
 第七節之終既言著書卦筮而并及龜卜也此
 本原也。郭石洞俞氏曰前云是與神物獨指著而書
 蓋承上文著之德此云天生神物可指蓍與筮蓋
 承上文著之德此云天生神物可指蓍與筮蓋
 亦皆神物也故言則之者以之為法也後云河圖洛書
 義與大禹於易言敬時者常說也以其理之一也如五
 曰為樞當乎世三運其門而不入樞亦帶為言也又聖
 人立象以盡意云云以盡其意此聖人亦兼代義文王
 周公而言也依事制故蒙云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大
 極也洛書而虛其中五則亦太極也非以洛書之中五
 河圖之中五與十為太極也蓋太極元象故虛也。洛書以
 使中五以五為太極也蓋太極元象故虛也。洛書以
 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數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則
 亦四象也蓋數始於一而終於十本是一箇渾淪之物
 也故一必合九二必合八三必合七四必合六今洛書
 亦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是其理也
 其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者一與九為樞九為老

畫八卦則以洛書為真同出矣然箕子明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漢孔氏劉子政父子以圖為義以書為屬其說不可易也但故蒙圖書並言時講有圖書俱說畫卦亦尚不通又按圖書理雖難通而義又各就原天地之始雖太極先動而生陽而後靜而生陰說人事於陰陽尚並重故何國陽五居中已寓陽統陰之意至以陰陽漸有優劣之勢經曰泰倫攸與則難以竟為君其細常倫紀已有例置者天於是賜聖人以洛書焉俱居正位以統四隅之陰金以扶陽抑陰之義示聖人所謂真倫攸與者謂君尊臣卑父坐子立夫則妻妾哉然整齊也故不獨三帶劉氏易置圖書圖能即唐孔氏及程子以為圖書並出亦非也夫能研究陰陽之說則圖在前書在後圖書之理測遠書之理切實顯明矣書蓋所以輔圖以細紀人倫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三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謂陰陽老少。漢按此四象與前兩儀生四象之四象言此則謂聖人既重六十四卦後定九六七八之象或以九六示人若一爻變二爻變是也或以七八示人若四爻變五爻變示人以折值之卦爻漢按此章就探爻變是也若六爻變六爻不變及三爻變者皆卦辭是也示人以若六一爻變二爻變四爻變五爻變者皆爻辭是也右第十一章此章專言卜筮漢按朱子因聖人著龜並左筮也觀首節二節五節六節九節可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三

朱子語天地之間只有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象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終開眼不是陰便是陽終是陰在這裏却着不得到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個前便是陽終收退便是陰未消便是只就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義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此錯綜為六十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它書則既有這事方說出這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便說許多事今易則元未曾有聖人預先說出時人占考大事小事元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無成又曰雖是一陰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亦有不為陽而陰吉者何此蓋有常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難陽亦凶又曰聖人內卦爻以無成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無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乾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曾如此便是有咎如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持自己身體看直方是方是大去微果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无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未大辭也此到孔子又是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謹其身人之所謂慎想是胸中洞然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又曰聖人繫辭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又曰陽政因陰陽中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難小小事却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濟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而足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具辭則示人以意而巳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具辭則示人以意而巳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三四

告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
 曰此章凡八稱聖人乎指代義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
 公事首揭大易何為者也一句為開辭曉起一章大意
 而以大易開物以下為若繫辭起下章其下六篇是
 故一箇是以皆發明卜筮之義其義謂此章中言卜筮
 則雖專言卜筮而代義亦在其中其義謂此章中言卜筮
 而圖書為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此章不可不知也
 成而後天下之道無不在其中此蓋提一專專言卜筮
 之意也。石門張氏曰易之始作也有其象而亡其辭
 則示人以意而亡其辭。蓋易之始作也有其象而亡其辭
 見意也故後聖人懼之而又繫之以辭焉所以告其得
 失也定之以吉凶焉所以斷其從違也聖人教人之意
 於是盡矣。宋氏朱臣曰太遠此以作易正以前民川
 也操著求卦之後有七八九六有少陽少陰老陽老陰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三五

多講象者此曰定之以吉凶則指大周卦爻之辭言山
 二字已指各事利无咎等義辭已可知言山失又必明
 繫言山字者欲人尤易知也繫辭定言山未是一種道
 理又分作兩項又按此章講家俱著龜平說然第三第
 四第七第七共四節而可兼著龜至於第一第二第五
 第六第九五節則難兼說也第一節本義卜筮二字
 斷不可混蓋卜筮猶俗
 語所云卜易云爾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
 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也
 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決按屬者竹連屬也
 其義俱不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決按聖人前
 是文言傳體與第八章所釋七爻不異自應在篇之末
 也之下本義用一恐字者因從來先儒未嘗說是錯簡
 此是宋子特見故用恐字以示詳慎下遂接曰宜在章
 八章之末則固決斷之辭矣凡謂承上章之辭者皆非
 也然在宋子以前之儒其說不必論
 獨怡在宋子以後者猶仍其說也
 朱子語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五六陰陽從陰
 也大有惟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
 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九能
 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九能
 人之所助者信也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元
 聖辭此數句此又遂元祐說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
 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蓋六五
 次應林氏曰履信思順就上九本義說不云履六五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三

是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言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言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龜有此語。又曰。立象之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遠意。思焉。則象自是也。象上有遠意。設卦以盡情。情不盡。聖人有情。又有情。自是卦上有遠情。但今曉不得。那度是。情如不。下。繫。中心疑者。其辭先。雖善之人。其辭得也。理會他。不。得。不知如何。見。先。不。明。知。卦。中。那。見。得。如。此。沉。思。之。久。回。看。來。情。情。只。是。前。好。與。不。好。如。此。立。象。是。要。人。一。箇。真。情。林。學。夢。難。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以。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之。於。事。孫。曰。見。同。上。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主。象。設。卦。繫。辭。皆。謂。上。聖。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道。者。莫。大。乎。蓍。龜。猶。懼。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用。無。絲。又。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

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是振揚發明底意思。思。曰。然。蓋。振。揚。發。明。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潛。龍。則。鼓。之。以。勿。所。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元。辭。則。鼓。之。不。出。焉。揚。道。先。鼓。之。舞。之。以。盡。神。亦。如。成。天。下。之。道。之。義。鼓。舞。有。發。動。之。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莫。大。乎。蓍。龜。問。鼓。之。舞。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還。善。而。不。自。知。焉。曰。鼓。之。舞。之。使。元。所。用。如。日。是。聖。人。教。之。如。此。故。公。謂。言。不。盡。意。故。非。以。言。不。盡。意。主。象。以。盡。意。一。箇。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深。於。象。上。會。得。者。深。豈。氏。問。辭。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立。象。盡。意。是。觀。奇。偶。兩。畫。已。含。變。化。元。有。窮。盡。設。卦。以。盡。情。情。謂。有。一。奇。一。偶。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情。聖。賢。便。新。其。言。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死。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利。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他。如。大。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元

術之授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元龜。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元。龜。意。意。有。非。言。所。能。達。於。是。聖。人。為。之。立。象。以。示。人。使。之。觀。象。而。意。自。得。為。之。繫。辭。以。斷。吉。凶。使。之。玩。辭。而。言。以。明。情。實。也。偏。居。四。人。之。情。何。奇。焉。端。自。六。十。四。卦。既。陳。而。是。非。得。失。居。然。可。見。故。足。以。盡。情。情。變。通。以。盡。利。利。鼓。舞。以。心。意。謂。其。舊。然。有。所。起。也。方。其。未。也。則。以。盡。利。鼓。舞。以。心。意。謂。其。舊。然。有。所。起。也。方。其。未。也。則。足。以。盡。神。立。象。盡。意。設。卦。繫。辭。三。者。皆。作。易。之。體。變。通。以。盡。利。利。鼓。舞。以。心。意。謂。其。舊。然。有。所。起。也。方。其。未。也。則。二。者。皆。用。易。之。事。故。曰。言。象。設。卦。繫。辭。三。者。皆。作。易。之。體。變。通。以。盡。利。利。鼓。舞。以。心。意。謂。其。舊。然。有。所。起。也。方。其。未。也。則。言。象。設。卦。變。通。以。盡。利。利。鼓。舞。以。心。意。謂。其。舊。然。有。所。起。也。方。其。未。也。則。非。變。通。無。以。達。用。故。如。此。立。言。後。而。節。發。明。此。意。非。二。節。乾。坤。成。列。乾。坤。字。指。卦。象。易。立。乎。其。中。易。字。指。變。通。形。而。上。之。道。形。而。下。之。器。又。是。言。卦。象。化。裁。之。變。推。行。之。通。又。是。言。變。通。聖。人。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天。下。之。事。理。則。卦。爻。之。辭。能。盡。天。下。之。吉。凶。可。見。也。如。乾。初。九。潛。龍。勿。用。未。仕。者。得。之。則。當。德。納。以。休。時。仕。者。得。之。則。當。引。身。而。退。避。在。庶。民。得。之。則。不。利。有。所。往。在。商。賈。得。之。則。宜。深。藏。而。不。市。若。以。天。子。之。尊。而。得。此。爻。亦。或。時。當。主。龍。事。當。謹。密。即。乾。初。九。一。爻。之。辭。而。得。天。下。之。人。皆。可。用。如。此。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足。以。盡。天。下。之。吉。凶。也。可。見。矣。故。曰。繫。辭。為。以。盡。其。言。楊。氏。是。秀。曰。此。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二。畫。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鄭。何。氏。格。四。兩。言。子。曰。子。先。自。問。而。後。復。自。答。也。鄭。氏。未。曰。聖。人。與。民。同。患。之。意。未。至。元。龜。顯。書。以。載。之。而。言。不。能。盡。半。之。於。其。終。不。可。見。乎。聖。人。見。天。地。萬。物。之。於。言。聖。人。老。世。之。意。陰。陽。不。外。於。奇。偶。於。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四

志氣先儒則以志為聖人氣屬天地矣亦不得以借義
 作本解也決又按天地亦有終始其論各不同即子以
 十二萬九千六百為一元而天地混又有一終終九
 名則以三萬七千三百一十二年為一終終九
 洛書算以九積之則以四十三萬四千六百二十
 一年為天地之一終終九卒此即子且數百倍矣今
 者多道即子之說未子亦謂天地亦足形氣形氣不
 壞之理即子謂至成會則天地亦足形氣形氣不
 混矣夫至開物而天地混易於何指聖人必不說到此
 句也決又按乾坤其易之編即謂乾坤在易之中是就
 有易之後說謂易包許多道理總是陰陽二畫為之骨
 子也乾坤成列而為立乎其十矣是就未成易之前說
 謂必先畫乾坤二畫而一即易書是就從奇偶中演
 乾坤之則又在龍謂未畫奇偶兩畫則易元由以漸而
 成易元由成則乾坤之變也亦元以行也總見易始於
 乾坤之二畫而乾坤又極易以神其變化此即總說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
 變推而行之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上陰時掌反錯陰氏
 曰七故反本又作指
 卦又陰陽形而下者
 其理則道也陰陽二畫成列於方策之上顯然可見故
 又陰陽中元形可見故曰形而上則謂之道道寓於器
 而在器之先故夫子先說道本義則承上節說來故先
 辭形而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即指操著
 下焉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四

言掛一分二揲四端奇皆因陰陽自然之化而裁之為
 七八九六之動靜而生至推行之通則已說到具
 趨吉避凶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上章大
 之理矣
 子四時以陰陽之運運不已者而言此
 則指制法之聖人而言當端功聖人
 明道程子曰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
 下此孔子文章未公按則學捨形而上為道形而下
 為器須如此說則謂有器而無形為道不繫今與後
 已與人本義則謂有器而無形為道不繫今與後
 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
 得上下最分明原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
 劉師訓曰朱子語則謂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
 之器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
 而下者則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
 理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幾本之理形而上
 者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底底理是道理形而下者底底
 器又曰形是道形是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
 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蓋前
 而為道固不得離器而求道亦不保且如大是器自有
 道在也此是形而上者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形
 坤天地之性情李方子謂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道不離
 手器道只是器之理這人只是器之理這人只是器之
 理理只是器之理這人只是器之理這人只是器之理
 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易
 所以則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
 易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通曰事業是也。雲峰胡氏曰

之人起事赴功舞踊而不已者此存乎文之辭也。宋氏本臣曰卦之象既因賁而止用易者欲於物宜之職而無遺則存乎卦之象而巳矣之辭既因動而繁用易者欲於吉凶之動其趨避而不悖則存乎文之辭而巳。漢按胡雲峰俞石澗諸儒則此二句似仍指聖人說宋氏本臣則指周易言之以下節四存字例之來氏更總須當融會二意惟聖人之卦有以和天下之賁故用易者欲窮天下之賁則存乎卦惟聖人之辭有以教天下之動故用易者欲善天下之動則存乎辭又對石芝謂卦非不可動動又非不可以極賁但舉其重而言耳亦可極泰又按凡此說周公又難須補文王卦辭為條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五

行陸下
孟反
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在德。德者外推入裏衆能之能變通之人即是能神而明之之人神而明之之人即是有德行之人也

右第十二章

荀氏慈明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朱子語神而明之一段與此形而上者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至賤者存身卦至於神而明之則又自粗處入至極處入至約處而或之不言而信則又說得微矣范元格錄。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最在六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五

十四卦之文象其聚在乾坤之二坤聖人用易之道其聚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雲峰胡氏曰自形而上之道至事業由至微推而至至極天下之賁至德性由至著致端至微上舉凡十三章末乃曰言不盡言言不盡意蓋欲學者自得於言言之外自盡其意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反復易之書言可謂盡矣宋乃曰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之書言之所能盡哉得於心為德履於身為行易之存乎人者蓋有存乎心身而不得存乎言者或曰虞齋蔡氏曰神明即神明乎變通也蓋神明字有主宰運用之意如今人之所以能好聚理而宰萬事者神明二字此皆於變通之賁見之。神明二字尚矣今夫人之所以能日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者以有此神明也謂之神明於血肉動作之間也此之神明即神明於變通之神也陸者其理一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所謂人能也。神而明之安得不存乎其人且如占得坤卦者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若其有行者難得此占而東才者又見之北馬有親識之象則東北自可以得朋而東北即是西南矣以此觀之神而明之豈不存乎其人哉不可說人字只是尋常之人也故孔子於下文即推之云云明其為有德行之人也而或之不言而信之意。君子不言而信在言傳中所用有兩意如中庸末章云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章句解云不待言動而敬以信章句引程子云不動而信不言而信無為而成則信乃他人信之是見信於人之謂也此處不言而信意謂其然而成之難解作他人信之當作一實字而信於散蓋之陰自有神明乎變通而信也。有以健任則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六

而明之即神明乎變通也。然而成之即然成乎神明也。之字各有承也。然則下言信則成矣。信則一。皆謂也。非徒能言說者也。程氏教永已上。象末事歸重德。任下。繫末事。亦皆得出德行。此之德行。即所謂乾坤易簡者乎。以產林氏曰。均一化裁推行也。上曰謂之變。謂之通。此曰存乎變存乎通。何也。上之化裁推行。作易。通變通因化裁推行而有也。張氏亦說。謂之變。謂之通。變通而施也。卦之具而著象。與化而裁之。國謂之。國是易中先有可以化裁之變。如周易者。於方探之時。因其自然之化而裁之。以定步。如前之象。則存乎聖人之化裁之意。而行之。則謂之通。是易中先有可以推行之通也。則存乎聖人推行之通。惟其為。置恰斯通。而為之。則存乎聖人推行之通。惟其為。置恰斯通。而不自然。神而成於心。不假辭說。而自然乎契於心。正所謂。

辛

陽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朱子本義

楊李俊學楊森張仁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重陰直

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類。

決按成列。直指小機。同言蓋因而重之。重為大機。圖也。本義難以之類。二字。包小機。同語。又謂小機。圖亦可。重為大機。同語。必然。是餘。為。以小機。圖。從。異。象。謂卦。至坤與小機。圖。同。從。震。至乾。與小機。圖。異。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十

之形體也。決按本義。既曰卦之形體。自然指陰陽奇偶。

似手說卦。諸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

之為六十四卦也。決按本義。則知內卦三畫。一畫。一畫。

語類又用邵子之說。謂三加為四。外卦則一併加上。去朱子。

四加為五。五加為六。非正意也。爻六爻也。既重而後。

卦有六爻也。決按三畫卦。未能效天下之動。故使可稱。

而稱。又曰。在六畫中。既重而後。可效天下之動。

之動。其理已包在六畫中。夫八卦。備天下之理。而末極其。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變而成八也重卦之象
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變而成六十四也
既止於六卦重於八變窮於三十六而重卦於六十四
十四也卦成於八重於六十四又成於六重卦於三十
六而重於三百八十四也觀物外篇。朱子語問八卦
成列象在其中義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訖到天地
雷風澤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微一項氣象在其中
是逐箇看問曰或自是一奇一偶畫到三畫處便是成
列其中遂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林孝翁解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坎艮坤兌生解更云
之類如解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坤
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同上八卦所以陳列乃是從
太極四偶四象漸次生出以至於此書成之後方見其
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已意思惟而連畫
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
而接次生出逐次而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待生
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
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位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
可盡天下之變不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
別生計較又并畫三爻又以畫之也此等皆是作易妙
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果而有許多巧
特值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朱子語問
上朱子曰先儒論重卦者六家王弼曰文王而孔穎達
成曰神農孫盛曰夏禹司馬遷揚雄曰文王而孔穎達
陸德明陸希聲則以神農為是。蔡氏與之曰八卦列
成則凡天下之象舉在其中不止八物如說卦中所列
皆是此指三畫之卦言也。誠齋楊氏曰八卦未盡萬
象在天下八卦既盡萬象在易卦未盡象指而文未備
在象在其中蓋八卦既成則三奇者乾之象三偶而
者坤之象一陽在二陰之下者震之象一陰在二陽之
下者巽之象云云象出於卦書之外然八卦成列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時只可謂之三畫不可謂之三才。本義成列謂乾一
見二離三震四其五坎六艮七坤八此以橫圖而言也
故有一二三四等之數若圓圖則有順逆之分矣其曰
之類者舉此以該圓圖也。當竊疑朱子當時只可定
作橫圖說則於圓而重之勢為順所謂聖人作易之根
源也。鄭氏曰卦始於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
有上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而又在
其中成。次崖林氏曰此是再說聖人作易之事八卦
成列如上篇則兩相重而重之如上篇八卦相重八
卦成列是言兩儀至八卦既重自乾一先二以至坤八
自四象而八卦八卦既重自乾一先二以至坤八此八
者成行列於簡牘則卦之形體昭然可見故曰象在
中如乾則三畫純陽之象坤則三畫純陰之象震坎艮
則一陽二陰之象其離兌則一陰二陽之象其象舉不
外乎此。因而重之是言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即上篇
所謂八卦相重第九章所謂重三才而兩之也三畫之
卦未可言三才必六畫具方可言三才蓋爻者父也交者
也六畫具始有變化故曰。第十卷曰有象斯有物故曰
其象可見。朱氏本此以易之作也卦又為象。朱子
為用象何自而立乎聖人作易於四象之上各加一奇
一偶生於太陽少陰之上為乾兌艮坤而列左生於
少陽太陰之上為震巽坎離而列右是八卦成列也
即奇偶之象而二才之形體已具即奇偶之象而三
之形體已具象不在成列中乎又何自而立乎。由三
已成卦各以一卦為一而列以八卦次第如也。因而重
之也則六爻具備而凡遠近貴賤乘比應之象莫不
備然於卦外之中又不在于圓重中矣。朱子語問
說聖人作易畫卦下繫首章亦從聖人作易畫卦說
後得連文同聲說則此上繫首章亦從聖人作易畫卦
說成字須指畫成字即八卦而小成或字謂自一畫
之兩儀二畫之四象至三畫而八卦成然後列於左
為乾兌離震列於右為巽坎艮坤其象俱可見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無不可見。漢注謂

說理未說到推蓋爻既有剛柔必有相推之理，將來

之遇光陽而變少陰，遇少陰而變少陽，即在其中矣。

聖人因其如此，即指剛柔相推也。而皆繫之辭以命

其吉凶，決按卦則繫以象，象則繫以爻，故曰：『命

其吉凶，其吉凶謂大周而聖人以吉凶命天下古今，操

著之，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漢注

之爻，龍象說文王之卦，龍象聖人繫辭時卦爻未動也

然將來之動或當看一爻二爻之辭，或當看一卦之象

之象辭即在此。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虞氏仲翔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故變在其中矣。繫

象九六之辭，故動在其中。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者也。

孔疏上繫第二章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是變化之

道在剛柔相推之中。』則柔即陰陽也。論其氣即謂之陰

陽，語其體即謂之剛柔也。謂繫辭於爻卦之下，而

命其爻卦得失吉凶，則適時變動好惡故在其繫辭焉而

中之動。朱子語則謂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

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提卦爻之有往來相錯者，言

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而言。朱子云：『變是

此矣。虞氏仲翔曰：『蓋天文地理人事物類一則一柔
直之氣，三者之外，再無餘物也。故凡剛柔之推，
而巳非剛柔之推也。』則柔非剛柔之推也。而巳非剛柔之推也。
之所推此，立象言意，一卦未義，所以有變化二字也。
往來交錯，如到往而柔來，柔往而剛來，也。則往而柔來
對柔往而剛來，交錯也。然柔往而剛來，也。則往而柔來
各繫以辭，而命其吉凶也。命其吉凶也。則往而柔來
之占，動後方見。占繫辭焉而命之，非動也。然動已在其
中矣。次應林氏曰：『剛柔之變，通指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而言。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則柔有相推變
化之故。則卦爻之所由成，而為斯民占筮之用，故聖
人因此運卦爻之辭，而繫之辭，以明吉凶。以備斯
民之用也。』大繫辭焉以命吉凶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
之爻象，就在聖人繫辭之中矣。然繫辭焉以命吉凶，則
乃所以為變也。既有其變，則或有變而得變，而失則命
以吉凶之辭，雖有籍實待虛，未即為動，而探著時所當
動之象，已寓於中矣。蓋本其象名而變動之方，然
出簡吉凶來也。漢按章句內四動字，惟天下之動，動字
指人事之動，與前章鼓天下之動之動字，同其餘動在
其中，生乎動，又象動乎內三動字，皆指卦爻之動。虞氏
所引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籍，雖理亦可通。然與上三句
之則，情與就上三句者，存乎籍，雖理亦可通。然與上三句
元氣相推之外，元氣變動之外，元氣變動之外，元氣變動
動作之動，則與繫辭分兩件矣。不若太義指卦爻之動，
得聖人之意，則子說動字，亦與虞氏同。只可指一解，又
按命字，朱子小注，難以告字釋之。其實見聖人等君之
意，蓋文王是開闢之主，闢公是開闢之主，以吉凶示人
故以命字尊之。又按先儒謂變字指陰陽相錯，未說到
卜筮下生乎動字，指卜筮之變，變字指陰陽相錯，未說到

之占動後方見占玩本義聖人因其如此句則未說到卜筮之說確矣而有疑又諸時講又指著某說存於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周易集解釋卷六十七

言凶悔吝皆辭之所命也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次
卦辭也爻辭也辭雖備吉凶悔吝不能自發見以
示人必待撰著者或撰著卦辭則卦之動也而於卦辭
可見吉凶悔吝或撰著爻辭則爻之動也而於爻辭
可見吉凶悔吝而後有吉凶。孔疏上既曰動在繫辭之
中則有吉凶悔吝所以吉凶悔吝生在乎所動之中
也。周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應吉一而巳動不可不慎
乎。雲峰胡氏曰八卦成列即先天八卦圖也而不可不
重之六十四卦圖也象非特天地八卦之類即八卦而
之畫成列而象即在畫矣未動之先有八卦之類而未
見八卦之交也有交則有變故劉宗相推而變在其中
變則指卦爻而言動專指所值之爻而言也繫辭焉
而命之則文王周公之易也。石湖俞氏曰吉凶悔吝
皆生於爻象之動吉一而巳而凶悔吝居其三則人之
動也亦可慎乎。夫吉凶悔吝四者皆辭之所命也占者
由所命之辭而動則動同不吉不凶則凶悔吝三者隨
至矣。虞齋蔡氏曰此動字不吉不凶則凶悔吝三者隨
為言蓋吉凶悔吝難係於繫辭之動然事未至而著未
探則卦爻亦元由動卦爻既未動則吉凶悔吝難已定
於卦爻之中而亦元由見其動吉凶悔吝難已定
為不悔吝也。臨樸夫動既寓於辭之中而辭即顯於
動之後凡得為吉凶悔吝者皆於辭之中而辭即顯於
因動而著乎。漢將本義動者卦之動也如六爻不覺六爻
俱覺及三爻覺俱占通卦之象龍是卦之動也一爻
又覺二爻覺四爻覺五爻覺俱占通卦之象龍是卦之動也一
爻之動也蓋動與變殊變則老變而少不變動則老變而少不變

凡當占之卦爻即動也此節重動字吉凶悔吝是說
動之所見至下文又解吉凶之義以該悔吝故存疑曰
此句足上文之意義
中動在其中句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周易集解釋卷六十七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漢按一剛一柔補曰為剛為柔蓋
柔故曰一剛一柔如一陽五陰之卦二陰四陽之卦以
及純陽純陰之卦總之以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謂未撰
著時為剛為柔未動也非一三五自北而彼變以從時
為陽位二四六為陰位之謂也。彼而變此從時謂從
彼而變此從時謂從彼而變此從時謂從彼而變此從時
易之體也從時謂
變也易之用也
朱子語則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
相對說則柔者陰陽之象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
本若剛柔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矣必大然到
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是變化者進退之
象也則柔者晝夜之象也一機則柔內尚是本變通
便是其往來者林孝家錄則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
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也柔者晝夜之象所謂
曰剛柔者變通之本體變通者則柔之時用。雲峰胡
氏曰上繫曰剛柔者晝夜之象即此所謂立本曰變化
者進退之象即此所謂趨時也卦有卦之時又有爻之
立本者天地之常經趨時者古今之通義。石湖俞氏
曰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不過一剛一柔而已
易中凡言剛柔即九六也九六坤六是以易之本止易
非九六則以何者為之永 易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吉凶者。貞勝者也。

貞正也。常也。決按正而周是貞字正觀此處本義反垂常字而以正字補常字所以然。物以其所正為常者也。決按物字所設甚廣不弱吉凶即下文天地日月天下之物皆然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青龍白虎朱雀皆一氣玄武便二物此珠好矣吳必大
緣因論張子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
看得他此說有喜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有夾縫意稍
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他同上先生說吉凶
之道貞勝者也吉凶常相勝如陰勝陽陽勝陰之類
更相為勝泰念成運李端所問吉凶者貞勝者也得兩
箇物事常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而天地間一
陰一陽如環无端便是相勝道理黃顯子解問貞字便
是性之質王曰常德地便是他本如此猶言附于者貞
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
林孝家解吉凶以貞勝有難得凶而不可避者擬賁賁
窮困死亡却非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起吉一以貞
勝者是也吳必大解。進齋徐氏曰先言變動而後言
吉凶悔吝生字動者以動詳於變故也此言吉凶悔吝
而後止言吉凶者以吉凶者悔吝之積也。石門梁氏
曰天下之理吉凶二者常迭相勝而不已故非吉勝凶

地又按蒙引謂上文言卦又言此復乾乾坤說蓋推
本卦又所由作也其說是矣又曰與貞觀全不相屬則
非也蓋本節示人即上節觀字本節易節即上節貞觀
之進是帶上文來以起下文也故本義於此節曰所謂
貞觀者也以承上文於下節曰此謂正文乾坤所示之
理使見此下兩節承接處故此節不說起下文也又上
節示人節為文之收此象之像此說也

像陰
音象

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
而像之漢按之字即本文此字指上節易簡也爻之奇
偶謂一百九十二陽爻俱效乾之健而易一百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九十二陰爻俱效坤之順而簡此易明者也惟卦之消
息先儒所解不同俱不甚統一謂以乾震坎艮四陽卦
為貞者為陽息陰消以坤巽離兌四陰卦為貞者為陰
息陽消此一說也一謂陽多於陰者為陽息陰消陰多
於陽者為陰息陽消此又一說也然卦有貞
陰皆陽貞陽皆陰其消息又何能則前說未絕也
復臨等卦陰多於陽矣豈得謂陽消陰息始進諸卦陽
多於陰與豈得謂陰消陽息則後說亦未絕也漢意消
息二字只論每卦中當權之爻不獨復臨等卦為陰消
陽息也即屯蒙師比亦屬陰消陽息不獨始進諸卦為
陽消陰息也即同人大有小畜亦屬陽消陰息由是推
之每卦必有一卦之和不論陰陽凡卦主皆是息也
朱子語問爻也者效此者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
五象也者像此者是像乾坤之虛實而為奇偶曰像
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便是像其奇偶林學蒙註曰像
節蘇氏曰此謂乾坤所示之理而又象所以為文象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示人如此而易之爻與象誰能外之哉八卦圖重而有
之簡也八卦成列而有象象非他物也象之陽息陰消
像夫乾之象象之陰息陽消像夫坤之象象之簡也
蒙引云象字與像字不同象字死像字活在此則當
如此分然象字在他意亦有作活字用者如象其物宜
之類又按節節通作易之原故先象後意此一定之
序也此則隨文解說出故先又復象无他意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見陰賢通
及下同

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漢按內外二字總承著
未畢而又象已有動之象故曰著卦之中著已推其而
有吉凶故曰著卦之外內外總主著言著卦一理故併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七

說卦變即動乎內之變。漢按本文三句承前句辭即見乎外之辭。決按本文第四句承第二句聖人兼義文周三聖人遇卦辭當占先則文王覺世之情見遇爻辭當占先則周公覺世之情見然卦爻之義伏義也文周之辭不通明伏義之意則伏義覺世之情亦因文周之辭而見伏義之文周未繫辭之先人之探義而或占卦或占爻伏義之情元不見也故文周各分伏義易之一報而伏義則包舉乎易之全體也

韓莊功業由變而興故見乎變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存情乎義人而巳。豈易哉。未子語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何分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撰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

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觀。林孝蒙錄功業見乎變是就即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主大業之業猶言事業無事相似同上。瓜山潘氏曰確然預然乾坤之體也乾地示人以易而後效此易簡者也象者像此易簡者也及乎爻象動乎內則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蓋動則有吉凶而不成則吉凶不見而主變則有功業不變則功業元自而成聖人之情見乎辭所以指人以所之也。臨川吳氏曰內則易言之內外謂易書之外又象元非示人以動而趨吉之理然其動在乎易書之內實未嘗有動之事也人之動如是以著之變決其機擬定其猶擬而勇於趨事則功業之成皆因著之變而著見也以上言辭言象言吉凶之占言見乎變四者備矣而又以一句結之謂聖人與民同患之情皆指易而著見此辭字兼象爻而言也聖人之道四而獨精重於辭蓋此為繫辭之傳故也。石川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七

漢氏曰爻之奇偶卦之消息變動於著卦之內於是爻之當否卦之大小而吉凶見於著卦之外則卦之大而爻之當否為吉亨無咎卦之小而不當也為凶吝悔吝亦無不著矣爻象既動則謂之變也而人之為功業者其得失成敗之兆豈不於是而見乎。吉凶既見則謂之不於此而見乎爻象動乎內則爻可見也吉凶見乎外則占可見也功業見乎變則變可知也聖人之情見乎辭則辭可知也所以學易者則變可知也聖人之情見乎辭則辭可知也所以學易者則變可知也

聖人兼義文周三聖人遇卦辭當占先則文王覺世之情見遇爻辭當占先則周公覺世之情見然卦爻之義伏義也文周之辭不通明伏義之意則伏義覺世之情亦因文周之辭而見伏義之文周未繫辭之先人之探義而或占卦或占爻伏義之情元不見也故文周各分伏義易之一報而伏義則包舉乎易之全體也

韓莊功業由變而興故見乎變也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故曰情也。張子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存情乎義人而巳。豈易哉。未子語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何分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撰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

情遷即此章之爻象動乎內而功業見乎變吉凶見乎外而聖人之情見乎辭也易中所存只有此數者。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之吉否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之吉否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之吉否聖人之情見乎辭辭之吉否

得矣之報。臨川吳氏曰內則易言之內外謂易書之外又象元非示人以動而趨吉之理然其動在乎易書之內實未嘗有動之事也人之動如是以著之變決其機擬定其猶擬而勇於趨事則功業之成皆因著之變而著見也以上言辭言象言吉凶之占言見乎變四者備矣而又以一句結之謂聖人與民同患之情皆指易而著見此辭字兼象爻而言也聖人之道四而獨精重於辭蓋此為繫辭之傳故也。石川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禁陸音金
又金鵲反

曰人之。今本作仁。按陸氏音訓曰王肅下伯王肅以肅以前為古大矣而俞石湖又引秀巖李氏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則漢以前已用此仁字而非始於王肅矣所謂古本大約在蔡邕之前也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和。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語見尚書
大禹謨

右第一章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漢按自章首至
辭共九節皆言卦爻吉凶。末節言造化功業卦爻與吉
凶對講謂卦爻中之吉凶者非也造化指天地之大德
曰生句功業指聖人之大寶曰位四句天地與聖人亦
對講天地以形體言造化即指生物是天地之功用也
又接此節與上文似不相屬故王童溪朱漢上王秋山
吳臨川俱連下章講然愈覺牽強難通矣蔡虛齋曰造
化功業要皆天下之歸天下之動而心象以像天下之
歸而又以敬天下之歸此造化功業所以與卦爻吉凶
有相關涉也虛齋
看書最為明通
翁註施生而不為故能常生故曰大德也財所以資
物生也。孔疏言聖人大可寶愛者在於位耳位是有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九

用之地實是用之物。若以居盛位，能廣用，無疆。故稱大寶也。言聖治理其財用之有節，正定號令之節，出之以理，禁約其民，為非僻之事，勿使行，是之謂義。義宜也。言此以行之，而得其宜也。張子曰：有陳理則養物於下，故先乾天地生物。火位則元以參天地而指諸民也，並易也。朱子論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三事。大概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債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晏淵銀問人君臨天下，大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是問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處，元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也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使只在正辭裏，而下非學孝悌。節東坡蘇氏曰：位之存亡，寄乎民之死生，寄乎財之聚散。齊民，則者害其生者，也。富其生者，賊其位者也。甚矣斯民之可畏也。以是亡國者多矣。大明理者，既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滯，非取之也。正辭者，正名也。節白雲郭氏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九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則上侵下矣二十而取一如新之道則下侵上矣皆非所謂理也後世與利之臣住據此說以文其意故不
 德者不稱。節誠稱揚氏曰天地之德生物而巳得其
 德也而值斯位也天下之人所以喜之貴之而目之曰
 大寶也。平聲項氏曰財者百物之總名皆民之所利
 也理財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所以利之也正辭謂珠
 寶賤貨有應明取子使有義辨石寶使有信蓋利之所
 在不可不導之使知義也禁民為非謂憲禁令致刑罰
 以齊其不可導者也蓋恭之教之而後齊之聖人不忌
 之政書於此三者矣理財則易之極物致用也正辭則
 易之當名辨物正言也禁民為非則易之斷吉凶明得
 失外內使知懼也易之事業亦盡於此三者矣而其德
 意之所繫則主於仁民而已義者仁之見於條理者也
 故名之曰義。石澗俞氏曰天地以生物為德故人以
 天地之德為大德聖人法乎天地之中而贊天地之化

齊故天下以聖人之位為大寶釋文仁作人注云王肅
 下伯玉趙玄明僧紹本作仁萬山范氏東萊呂氏皆從
 釋文案陽朱子曰人之本不作仁仁者仁也仁者謂
 非與同與守邦者義李氏曰禁是云以仁守位以財聚
 人則漢以前已用此仁字而非始於王肅矣愚謂以此
 章上下文義詳之當從釋文作人守位以仁大學所謂
 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理聚人以財大學所謂財
 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也理則謂甲者還甲之謂還
 心不可不理也正辭猶言正名蓋謂是則言是非則言
 非不可不正也禁民為非謂制為法令使民不敢悖理
 而為非也義宜也理則正辭禁民為非而得其宜此所
 謂義也夫財者利也聖人不曰生而已聖人之德不遏
 順天地之生而巳也故生之生也聖人求其生不遏
 我者也財者生之也故理財正辭禁民為非又所以
 全其生之道也。莊與蔡氏以理財者養也正辭者
 教也禁民為非者刑罰也聖人不思人之政盡於此三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者矣孔子只此數字便說盡了王道理則如孟子
 者九一仁者世錄先者未常食肉禁民不飢不寒之類
 正辭此正字便是正名之正此辭字便是言順之言
 蓋辭順乎理則辭正矣蓋有是事必見於辭達義之
 間辭正者理正故也自三綱五典以至於一事一物皆
 有辭辭如律例制度考文之類皆是故朱子曰教化便
 在東而西上繫傳首章之末樂天地易簡之德而繼以
 聖人之教體以見其有以配乎天地之德也下繫傳首
 章天地之德上繫傳首章天地之德此二者皆以見其
 乎天地之德上繫傳首章天地之德此二者皆以見其
 以常見測之如此亦安知聖人之功哉此章所言之
 地之用功業聖人之用。郭次應林氏曰於上文卦
 又言凶殊不相屬何也蓋卦又言凶所以成天下之事
 象其事相類其功相等也故言卦又言凶而以聖人之
 功業終焉。理財不悖理國家之財凡財之資皆民用
 者无不理不違農賈數畧不入滄池斧斤以時入山林
 國理財也則其田畝之樹畜使民之衣食有所出亦
 理財也則其稅賦之計以時用之以禮亦理財也則
 所以訓民命今條教之類是也正月始和布法象紀則
 其大者訓民之辭皆本於人情合乎天理取法於先王
 可傳於後世而無詖誤邪通之失則其辭正矣。聖人
 於民衣食以養之學校以教之民弗弗然復利罰知
 焉刑以罰教之不及也故言理財正辭以禁民為非終
 焉禁民為非即周官司寇所掌以三典刑邦國之制古
 以五刑糾萬民及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之事古
 者兵刑一也刑之大者則用兵故班固志刑法合兵刑
 而一之曰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
 用鑕鑿薄刑用鞭朴。知此道也。義者人心之裁制義
 立於中則政教刑三者皆自此而出矣故以理財正辭
 禁民為非而歸之義。谷氏拙樸曰理財導民之利即
 正情見處。禁非禁非民之害即避凶也元非吉凶同意
 意於理為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長章內九箇者也皆指言之辭最可玩。宋氏本臣
曰易有卦爻吉凶而天地則有造化聖人則有功
造化功業之成而天地無心此生為天地之大德也
以作生物之成而生天地無心此生為天地之大德也
全乾坤易簡之體天地好生之德者惟聖人然必首
出無物而後可以遂民之德也惟聖人然必首
也。是位何以守之曰人而巳民為邦本也是人之大寶
之曰財而巳財為民命也財以聚人則必聚財以聚
之。源節用止財之源而理乎財焉富而教之則中
彭憲以正解為正解之義而後制教以刑則明罰勅
禁焉。非為正解之義而後制教以刑則明罰勅
財因自然之利而公私咸宜亦曰義而已矣美以理
是非下謂其以禁則自禁之而明正位此所
以居位而宏其功業者也造化功業與於文吉此有
相聞者在也。漢按本節與通章若不聯貫不知此正
聖人著意處蓋上篇首章從天地乾坤說起自易則易

知以下說到人至成位乎中則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
事也然無位之人止有此理焉若論參贊天地成位乎
中之實事非有德有位之聖人不能故下篇首章中問
亦從乾坤之易簡說起而末節以天地聖人作一
是成位乎中之實事非有德有位之聖人不能故下篇首章中問
君之大原亦說明而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天為民而立
地生之大德則所以成位乎中止有此理若孔孟位說起
者苟元位則所以成位乎中止有此理若孔孟位說起
也。又按朱子必以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作三項事蓋
三項平看方是王道之全也亦有以正辭禁民為非
理財說者非究論也大德大寬就俱民說天地惟生物
而巳人則以萬大德聖人惟恭己正南面而巳人則以
則以萬大德又按今本作曰仁壽與天地之主則合未
子玩句法翻釋而下則古本作人更總說從呂氏用古
本作人又按先儒有以此節合下章九章是蓋難同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

是聖人無華時之聖人與文明後之聖人氣象不同
此章聖人分明在文明之後豈得與但漢末招時並
況下章古者龍顏然領起通章為十二節之綱領與首
章末節不接豈得支離乎合也散人曰財為財足則四
方輻輳聚也而生意息
聚亦聚也須兼此二意

二三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七終

上而與則器之聖人元涉即惟存疑講得甚微曰善者
疑而未必然之辭此因其形象之相岸而疑聖人之取
法也又與地之宜自無應增天字項平聲竟只說地
義亦可通乾文言傳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本
已足說動物之本乎天者與地之宜則說植物之本乎
地者義亦通也故經

作結絕而為綱目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畧陸音古佃陸音田亦作田漁陸氏
曰音馬曰取獸曰田取魚曰漁

兩目相承而物麗焉按兩目相承從卦象上取而物麗
云兩目者從從兩目相承

而種離象為日其德為麗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五

伊川程子曰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象人由
之而不能知之故因卦以示之耳然說。朱子語其取
等字乃據樣是遠地蓋字便是一箇半周半界底字
實無絲毫子善問據十三卦取象蓋取諸離者言結純
為網畧有離之象非親離而始有此也蓋離。括蒼
龔氏曰離之卦以一索而麗兩則之附則小者元不麗
也。而新張氏曰上古之時禽獸多而人少獸蹄馬跡
之道交於中國故包犧氏為之網畧以散民佃漁非
徒使民知耕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得民安其居也
蓋取諸離者夫離以一索而麗乎二陽之朋焉然之
於網魚豈之麗於器其義其可得而推者乎易
。雲峰胡氏曰民以食為先自未有耕種則解食乃
其先也伏羲氏非取諸離然後為網畧特網畧兩相承
而物麗自有似於離之象焉取義之言既前也下微此
。臨川王氏曰為網畧為耒耜為舟楫為一聖人之跡足
為宮室為棺槨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以一聖人之跡足

以兼此而一一皆具之必至於五六聖人數世而後備

者何也曰夫聖人也者因物之變而通之者也物之所

未成聖人不強和物之所未安聖人不強作故曰通其

變使民不倦。虞翻蔡氏曰兩目相承不強作故曰通其

實則百千萬目只見相承以兩目相承不強作故曰通其

明不已也。兩目相承既有取於離之象而物麗焉又

取於離之德。抱朴子曰太史觀如蛛而作網。應氏

之意。聖人時至事起豈事事微卦畫而為之以夫子

將上古人與禽獸離居其小牙角爭與相犯。網畧

與而佃山漁澤人類有以勝之不徒食肉衣皮也其制

取諸離兩目相承取其象而物麗焉取其德也。其言

蓋者彷彿之辭焉。漢按湯網解三面及比九五本義

引天子不合閭開一而之網春秋外傳宣公夏淵於淵

里羊斟具焉孟子又曰數罟不入洿池以網細而取

有通則處中焉。若此則網亦可取。蓋江都

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則網亦可取

也。以四以漁內以字謂以此網與畧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耒耜耨之利以教

天下蓋取諸離

新陰陽角反。離氏曰音似京云耨下打也。陸績云廣

五寸打物丁反。耒氏曰力對反。京云耨上曲木也。傳

陸氏曰收豆反。馬云耨也。孟云耘除草也

大曰王昭素云耨耨或作耨乃合上文

二體字木上入下動。決按耨是陽木其陰木上心

也。貼耨耨耨必動而後能起土然耨不自動天下之

也必人用力於耨使耨有入土之勢而後下動天下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七

益莫大於此。漢按皆木取諸象入與動取諸德天下之
 益二句又取其所謂莫大於此者蓋上
 其網罟及下為市舟車曰行等項莫非利益斯人之事
 然莫大於利益之益也先儒謂利通利之始上下皆
 木而船械矣
 轉註則器致豐以益萬物。朱子語問斯木為振據木
 為未蓋取諸益木義云上下動於卦義則其於取
 象有所未曉曰得乃今之錫象未乃錫柳雖是下入單
 竟是有上而用力方得入林象象。南軒張氏曰夫天
 產之物食之所以生轉地產之物食之所以生氣民之
 初生持製禽獸茹毛飲血非徒暴殄天物而淫亂之風
 滋熾聖人憂之故必求所以教稼穡而地產所以養其
 氣也為禾稻之利所以取諸益也下震為動上其為入
 農人所以深耕易耨終土膏而成五穀其教用在未報
 所以獲其益也易說古節漢上宋人曰神農氏時民感
 鮮食而食草木之實聖人因是以通其不忍之心故教
 以禾稻之利其益元方易傳。鄭齊樂大曰報未首
 也斷木使銳而為耒耨柄也耨木使曲而為耨。誠
 齊楊氏曰教民肉食自包犧始教民茹食自神農始。
 沙隨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木稼惟網罟佃漁之利加
 然後養民之利見於天下。雲峰胡氏曰自古未有耕
 耕神農教民耒耨其動也在下之報而所以入之者莊
 上之報於益之卦德上下動蓋有合焉況為天下之
 益於卦名又有合也。鄭臨川吳氏曰益之二三四五
 之地也上巽二陽象木之在地也上而入下震一陽象
 之在地也下而動也。虞翻蔡氏曰木義二體皆木上入
 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都是就耒耨說而見其與益
 之象有合焉上下動多而今之耒耨皆駕牛用之不如
 彼時亦有牛否事物紀原曰漢武時趙主通教民耕牛
 耕自趙通始也宋可信山海經曰殷樞百餘其利均
 始用牛耕上入下動入者入之心也若力盡是未報云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八

上入與動自不同也二體皆木皆有取於益之象上
 入下動又有取於益之德且天下之益莫大於此又有
 入之益焉屬之義。漢按上下皆木說未報上入下動說
 人之用耒耨然後天下皆取益木義四句難分貼卦象
 卦德卦名義然有先後倫序也始與農事故稱農曰神
 尊之也又按伏羲至神農中隔數千年然焉天無康諸
 君元大制度故以神農直接伏羲曰作
 重其人也世市竟帝之接神農也亦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益取諸噬嗑。
 市陸氏曰世本云祝
 融為市說文時止反
 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此取卦德上明日中象下又借
 噬為市噬為合也此取其卦石聲
 相連也足餘意
 轉註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吳方之所合故法以合物
 噬嗑之義也。南軒張氏曰山居者足於山而不知
 水之所生水居者足於水而不知山之產物故
 貨遠可以其利易其所無者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則
 遠近可以輻輳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則出入可以相
 必取諸噬嗑蓋噬嗑成卦離上而震下離明而
 物皆相見為市之時也震動乎下除物之閑而明合
 交易而退各得其利也易說。括蒼蔡氏曰離上明而
 日中震下動而交易動而合而為市也其厚與八政
 二曰貨同。開封致大曰有聚眾者或不足乎禽魚有
 禽魚者或不足乎穀粟聚者無所聚者無所聚則利
 不時也當萬物相見之時而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使
 遠近有元則得其利矣。節漢上宋氏曰是時民甘其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九

食美其服至死不相往來故教之以交易何漁不言利
 未邦言利何漁聖人本心也不若未邦之利為市不
 言利者聚天下之貨利在其中矣易傳而聚者嗟而
 天下之民不同業天下之貨不同用致而聚者嗟而
 之義也。秀義李氏曰世本云祝融為市祝融而
 在黃帝後恐說武者神農創也祝融為市祝融而
 遠有元蓋亦舉行之耳。合沙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
 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巳生民之本也。丹陽鄭氏
 曰五十里為市而各致其民則天下之民无不聚矣市
 各聚其德則天下之貨无不聚矣。鄭氏曰民以食
 周官有三市此獨言日中者或創市之初惟用日中傳
 王乃增朝夕二市與退謂交易既畢而歸其家各得其
 所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而得各得其利也。各得其
 用也。鹿齋蔡氏曰日中為市者蓋所居有在遠者必
 日中方可至故今日中為市日中是商期會耳日中為
 市此市字是市易之市非市井之市也作活字者致天

下之民言非一處之民也聚天下之貨言非一處之貨
 也。決按周禮地官司市云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
 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漁婦為
 主鄭註曰昃時中言主者謂其多者也百族百姓也
 則每日市有三次矣此止曰日中者大約古之勝人鮮
 貨少故日中一市而足也後世人眾貨多故分三次上
 明下動是正義以嗟嗟為市合是餘意故言又以聚
 又按日中為市非聖人限定此時也又按周禮遺人五
 十里一市則一市之遠約二十五里必須日中
 齊集也今北方數十里一集至集之期亦是日中人眾
 也至日昃則皆散矣南方之各鄉鎮亦與古之市必在
 公宮之後所謂前朝後市也此則前朝而後市之市也
 里之中必有市其制不知若何然非前朝後市之市也
 又朱子以嗟嗟為市合蔡鄭等疑之以為非朱子之
 言則不欺然不知以嗟為合聖
 人序卦傳已如此矣不必疑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十

神農大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元不
 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治陸直史
 反章末同

乾坤變化而元為言乾坤以卦言未美乾坤以天地
 化彰聖人之變也乾坤元為即易知簡能也乾坤變
 之垂衣裳乃隨時而變也即乾坤之變化元為也
 九家易曰黃帝以上明成法太以禦寒暑至平揖帝也
 制衣裳垂示天下衣取象乾居上履物象取象坤在下
 藏物也。韓註通變則元窮故可久也。垂衣裳以御
 貴賤乾尊坤卑之義也。明道程子曰誠變知化為難

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
 他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為不可及也
 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豈可
 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獲不以三代為治者終苟
 道也則制約則。伊川程子曰古之所謂道豈不難哉
 意必得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
 做得下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入開創難
 朱子語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合當如此變易窮則
 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也以前成事
 了十三卦是大變說則這義簡卦也是難曉其自變如
 其變使民不倦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
 何得變使民不倦。陳水司馬氏曰聖人守道不守法故
 能通變。括蒼葉氏曰散氏始於居上下而後神義
 有所指故衣上裳下示之以君臣之義簡乾尊坤卑之
 義。漢上朱氏曰神農氏始於居上下而後神義
 至是尊卑定位君臣遠近乾坤元為六子自用垂衣裳

而天下治蓋取諸乾乾在上為天坤在下為地。廣
 平焉。曰：聖人稽古之禮，不通三五而師古之道。上及
 五帝，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雖百世
 聖人不能易也。中庸解。白雲郭氏曰：垂衣裳而天下
 治，謂元為而治也。能元為而治者，先他易法乾坤易簡
 而巳。易簡謂之聖人，以神農稱神。則黃帝者，聖人之事也。
 然則自神農而上，則神人之事，所謂不離於精者也。自
 神農以下，則聖人之事，所謂化於變化者也。化於變化，故
 通其變，光於化，故神而化之，通其變，使之不窮，則民
 不傷矣。神而化之，順其自化，則民國宜之矣。誠齋楊
 氏曰：所謂垂衣裳，即舜所謂古人之象，五色作服者是也。
 蓋始於黃帝，備於堯舜。蓋山謝氏曰：乾天在上，衣象
 衣上，蓋而而。有陽奇象，坤地在下，裳象裳下，而股有陰
 偶象。上天下地，不可顛倒，使民知尊卑上下，不可亂，則
 民志定，天下治矣。建安邱氏曰：十三卦則乾而尚象。

不傷者，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速使於
 民而民皆宜利之，故稱几易之通，窮則必變，而通之。然
 後可以久，而元樂。黃帝堯舜之通，其變易之道也。九
 事皆黃帝時，而并言堯舜者，堯舜始於黃帝，而極極於堯
 舜。益也。蓋黃帝氏曰：窮以時言，變主人，事非變不能
 損益也。當伏羲神農之時，有佃漁以教民，食未潔，以教
 民，茹食市貨，以教民交易。然其時風氣未開，民向頑，帶
 但知解食，未與衣，交與易，易與天下亦自無不治也。迨至
 禮義漸興，未與衣，交與易，易與天下亦自無不治也。迨至
 黃帝堯舜之時，風氣已開，民心雖淳，終不能如伏羲太
 古之時，且衣食足矣，生養遂知，使不與禮義以化之。則
 所謂富而無教，而近於禽獸矣。於是黃帝堯舜教聖人
 相繼而作，因其時之當變也，而通其變，使天下之民
 皆盡其性，起之而不倦焉。然其所以變通之者，非聖人
 強用其智慮，作焉於其間也。因其自化之變，而以自然

味板

嘯

知此又奈水有功濟渙之道也。漢按濟民以舟楫本
泛指人民商賈說沈充壽又說君臣上下不相往來而
天下利與害相感天運大壯則相感致遠是兩項舟楫
致遠以利天下句似非致遠是兩項舟楫
濟不通需舟楫如今之渡船是也致遠需舟楫如今之
長行船是也上以字貫此二項下以字亦提承此二項
也又按上節需衣裳而天下需寶鼎之天下為文
明之天下竟皆是致遠之需寶鼎者不得不三聖人可說
況衣裳雖創於黃帝而尊卑貴賤辨於堯舜自然富貴
說三聖至於舟車宮室等項分明創於黃帝蓋三皇五
帝中自黃帝以前是創法之聖人自顓頊帝嚳以及堯
舜皆是守法之聖人更未嘗更有所創也時講俱平說
三聖於理未盡宜
空空說聖人為是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十五

下動上說此取卦德下動以牛馬之引致遠
是以前人所用各得其宜故取諸隨也。明道程子曰
是以人之所用各得其宜故取諸隨也。明道程子曰
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為之胡不取馬而取牛也
說易說。漢水司馬氏曰服牛乘馬附物而行隨之象
也。鄭陽董氏曰平地任載之大車載物之多者則服
牛以引重也車兵車乘車之小車載人而輕者則乘馬
以致遠左傳晉伯宗辟重曰辟重則用牛傳則用馬
蓋牛以順為道而力在肩故服而馴之以引重馬以健
為道而力在足故乘而駕之以致遠服牛乘馬穿鼻結
頸雖人為之亦各因其天性而任之故取諸隨。虞翻
氏曰惠謂牛之駕車固引重也不亦致遠乎馬之代步
國致遠也人誘其上亦引重之功又通於引重致遠
此時猶未用牛耕也者來牛耕之功又通於引重致遠

遠起當時未以利故不若其耕之功如又按舟耕字伯
也則春秋已用牛耕可知。李氏曰牛非不可致遠也
已矣。重謂之引以有所進為義遠謂之致以有所至
為義。引重為義則木為舟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矣服
牛乘馬引重致遠因動物之性而途通矣。來氏未臣
曰聖人又因民阻於陸道之不通於是因牛之性順服
而馴之以引重馬之性健駕而乘之以致遠斯徒行者
享安逸之利矣故取諸隨。蓋卦德下動上靜牛馬
之引重致遠象下之動人服之象上之說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重陸直龍反柝陸氏曰他洛

張憐之意此取卦名本文待

反馬云兩木相擊以行夜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十六

特註取其像也。張子曰有備則无患故豫易說。朱
子語如十三卦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
却須待用互體推其為門闕當雲外之意則木為天
故木為柝不為擊柝故有戒天下之象亦必待深鑿附
會就卦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
故孔子各以蓋取諸豫之義亦曰其大意云豫備
謂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周換辭。白雲郭氏曰豫
備豫也格豫之義蓋非一也此特舉重門擊柝為象
竟與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世防禁備豫之象也以豫
帝竟與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世防禁備豫之象也以豫
豫之一卦本无豫之義而孔子又明倫豫於此者以
見諸卦之家无窮不可以一義盡也。漢水司馬氏
氏曰豫者思情之意擊柝者所以警急情也。郭漢上
朱氏曰上古外戶不閉察風雨而巳至是始有暴客之
重門之家也震動而有聲之木互艮為闕人擊柝之家

九

用利字。

風雨蓋取諸大壯。

非因三

三

創於黃帝時講義難黃帝堯舜費未幾若竟落出堯舜

古之葬者，厚未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送死大事而過於厚。漢按本義折開大過二字貼葬禮則大字泛指葬禮之大言過則就

人子莫親之情言唯其事大故禮當過此亦專取卦名者

韓註取其過厚。卽孔疏不云上古而直云古之黃帝
老莊遠者則云上古其或遠者則直云古則季衣之以
菲葉之中一作猶在穴居結繩之後故直云古也不封不
樹者不積土為墳是不封也不種樹以標其處是不樹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也喪期无殺者哀除則止无日月限殺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者若禮記云有虞氏瓦棺宋必用木為棺也但禮記又云殷人棺槨以前云槨无文也取諸大通者送終追遠欲其甚大通應故取諸大通也案書稱克前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遇喪八音則喪期无殺在竟以前而棺槨自設以掩則要以前棺槨未具也所以其文考美前後不齊者則此文舉大略明前後細代之其不必確在一時。鄭曰雲郭氏曰上古之世知簡不知禮故莫親之葬有至於此喪期无殺者東家則止也聖人為之制禮然後棺槨有度則喪期可知矣。南軒張氏曰生而死大凡死而葬之中豈不可曰生而居其室死而蠅蚋姑嘯之又不可曰不好不觀則无以藏之喪期无殺則无以葬也聖人易之以棺槨故棺槨周於身槨周於棺棺槨之制既興則封之閉之不忘其地也喪期有數不忘其時也必取諸大通者大通之成卦二陰周乎四方有棺槨之象君子不以天下儉其執於此而通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亦无害也。易說：「息齊余氏曰：卜筮之說，詳於上繫，制器之說，詳於下繫。」鄭氏聖與曰：「行棺槨所以便民，禮注還元無憾也。」所以及於人者，通厚也。然養生不歸以當天壽，故取小通之義而已。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取大通之義焉。臨川吳氏曰：「厚衣之以菲，謂以新承舊；其下而實尸焉，復以菲蓋覆於其上也。中野野中也，不封，不封土為墳也，不樹，不樹木以識也。喪期無數，意盡則止。元卒哭，附歛，終祥禭之日，教也。棺內植柳外，植也。凡奇畫為長偶畫為短，大通中四長畫九二，棺底木也。九三九四，棺兩傍木也。九五，棺蓋木也。初上二類畫上六，棺前端木也。初六，棺後端木也。石門梁氏曰：人之於事，通則有寓，唯送死者，人子之至情，雖通而不寓所，謂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也。宦齋蔡氏曰：或問易之以棺槨，似只對衣薪說，曰：聖人既易棺槨，則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故不詳言。或曰：安知其非只有棺槨而未及他禮？教耶？曰：克翁棟便有三年之喪，上後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三

世聖人正指黃帝克葬也不曰黃帝克葬而難曰後世聖人者或作於黃帝或作於克與舜既不可渾提又不

可指名也厚衣之以薪衣之菰衣之菰之中野獨吉

曆之中野也中野謂野中不是以土莫之也下句有不

封字在漢按孟子謂舉而委之於壑則又在厚衣之

以薪之前唯其為狐狸食蛇蚺鼠而後厚衣之以薪莫

之中野蔡虛齋謂葬之中野非土莫也蓋恐碍下不封

耶然以孟子蓋婦及華經而掩之句恭允則已用土矣

大約因狐狸食蛇蚺鼠初時亦不知穿衣之以薪之法

只以土掩之然後厚衣之以薪則不僣用土矣以意度

之薪之上又必有土也此僅以土掩則已進矣但不起

土使高耶及有棺槨後則起土使高而成墳矣苟但用

薪而不用土獨不畏風漂具薪而兩傍具席且仍不免

棄土也且與封

土成墳亦何害

契	治
陸	陸
苦	直
計	吏
反	反

明決之意。取卦名中
之另一義。

右第二章。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首節是象析由
聖人制器以尚之也。作結經筆是制器。蓋取諸筆是尚
象。易者象也。本无不該。故或尚其象。或尚其德。或尚其
名。或尚其意。或尚其音。或尚其道。雖有不齊。而提謂之
尚象也。上傳言以制器者。尚其象。此虛木義用其成。論
但上傳制器是借用字。一定之理謂之器。心之裁制謂
之制。謂裁度於心。使合一定之理也。故曰借用此章制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三

器是實事如朱張舟車等是
 辭註夫決也書與所以決斷萬事也。前孔顯結繩
 鄭康成註云事大。大結其經事小小結其紀義或然也
 。朱子語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
 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元者此類是也如
 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
 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廢不若只作
 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速多有不可
 考者正緣元年號所以事元號紀難記如言某年正某
 月箇箇相似更無理會焉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
 有紀屬而可記而今有年號猶自疑偽百出若以第一
 年二拜三年則官司司詞訴簿廢憑何而決少間更无討
 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癸
 年乙家買在其先甲家遂將元字改換作嘉祐字元家
 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抹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三

作皇極有年猶猶自被人如此元後如何況何解結純
 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利板者年月日時以至人
 馬鞭草之數皆刻授為記却不相命同上。括蒼黃氏
 曰言有所不能記者則書述之事有所不能信者則契
 刻之。百官以治事辦而不相亂也。萬民以察情言而不
 相欺也。以衆明照闇。猶五刑決一審也。進商徐氏曰
 夫乃君子決小人之卦書契者亦所以決去小人之偽
 而防其欺也。程氏龍曰。右十卦之取象雖各不同其
 皆制器尚象聖人立成器以為利之象也。細若素絹
 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車所以通民財。軒曰。狐矢所以利
 民用衣裳以華其躬宮室以定其居門所以衛其室棺
 槨以送其死。凡所以為民生利而安身養生送死之道
 已无遺憾矣。然百官治萬民以察卒歸之夫之書契
 何也。蓋利器用便則巧偽主。屢述作聖人惠之故。終之
 以書契之取象。書契可代忘言之范。乾天以防書契之
 偽。其視細若等象雖非一時之利實萬世之大利也。故

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

結純。易網居於易為書契。聖人以定大業。斷大疑。於
 於書契乎。觀百官治萬民。察誠非書契不可也。十三卦
 終以大卦之取象。聖人之意深矣。龍氏觀復曰。素六
 十。世卦自包犧畫卦時俱有。即子朱子說。易明十三卦
 取象无可疑者。但如互卦變卦等。虞意中。古漁易以朱
 方有之。美哉竟僻昧未必有也。諸儒求十三卦。虞義不
 可得。則穿鑿變互為說。似非經品。五季胡氏皇王夫
 龍曰。余讀五帝書而後知聖人渾又斯民之遠也。後世
 有立功於一時。典利於一邦。為人猶追思而祀之。是數
 聖人者。曾不得推當。喬立宗子。建廟庭。春秋四時享天
 下之報也。有天下者。端拱九重之。所治其國家上之天
 天下之地理中。之人倫衣食之源。器用之利。法度之章。
 禮樂之則。諸惟明制作之也。而忘之乎。天竺之人。駕一
 獨空說。失事理之正。而其神像。乃得端拱中華石山。觀
 業相望。又聽其雕梁畫棟。群倫試三綱之人。而奉養之
 此何道也。其不耕不稼。徒食民利。耗富民財。乃細事耳。

西

朱子語易者象也象之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之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遁只是陰陽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八終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行陰下
孟反

君謂陽民謂陰按本義陰陽字與本文陰陽字
不同本文指卦言本義指文言

右第四章

韓註辨陰陽二卦之德行也。孔疏前釋陰陽之體未
知陰陽德行之故故夫子釋德行先自明之故云其
德行何也。朱子語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謂之
君者蓋從權機變謂之曰聖郭氏曰陽宜多其陽也陰
宜其多陰也今則反是其故何也陽以奇為主陰以偶
為主陰陽德行又何也此聖人設問之意也凡陰陽二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三

卦皆以陽為君一君而二民者其道順也順故為君子
二君而一民者其道逆也逆則為小人其道多凶以御者
而不知也橫渠先生曰一其端者君子之道多以御者
小人之理易哉。郭漢上朱氏曰陰陽二卦其行不同
何也陽卦一君而偶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
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事一民二也故
為小人之道。復胡氏曰此章以八卦陰陽書教分
君子小人之道。蔡氏與之曰一君二民道大而公君
子之道也二君一民道小而私小人之道也卦體乎君
子小人之道而象象文所以發明此道者也然在諸卦
為陽卦者未必皆君子之道陰卦者未必皆小人之
道蓋此時特指陰陽二卦之體以明君子小人之道不
耳非可一例成卦也蓋之象乃是發明此道非僅發明
此卦也。火山滿氏曰陽卦奇則一陽獨立所以多
陰陰卦偶則二陽並立所以多陽然而陽君也陰民
也陽卦多陰以一君而主二民道之正也故曰君子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四

道陰卦多陽以一君而共二民非其正也故曰小人之
道。雲集胡氏曰論其故則陽卦五畫陰卦四畫陰與
陽一定之分固如此論其德則陽為君陰為民陽為
君子陰為小人易之扶陽抑陰又如此。郭臨川吳氏
曰故者其德之類德行若其理之端先粗後精而設問
而兩答之也。我齊吳氏曰陽卦同主陽也而陰卦亦
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虞齋蔡氏曰其德行何也此
德行字與孟子道二之字同道兼仁不仁德行兼君
子小人二君一民小人之道若推而言之臣之事二
君士之事二君皆是也。瞿唐朱氏曰德行兼善惡與
上文故字相對何也與上文何也相對陽為君陰為民
一君二民乃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如唐虞三代海
宇蒼生罔不率俾是也故為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則政
出多門車書無統如七國爭雄是也故為小人之道。
止齋楊氏曰此章專論六子以陰陽多寡之分而及貴
賤大小之辨無非扶陽而抑陰也。郭蘇門孫氏曰其
故何也問其多陰多陽之故也陽奇陰耦其故也其
德行何也謂陰陽皆德也其為何也陽為君陰為民
一君二民則權端於上此之道為君子二君一民則政
出多門此之道為小人。數古自問自答帝王之治
治聖學之一貫總不外於是。漢按一二只作多少看
惟一君一字則實說一也故一君一民一而一不字不
天子天下之君也以天子無天下則合天下億兆之民
只作二民看如諸侯一國之君也以諸侯無一國則合
四境一國之民只作二民看二君亦非拘定二君如戰
國之七國東晉之十六國五季之分數國數鎮皆是二
君也以天下而小分為數國則雖合
天下億兆之民只可作一民看矣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
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批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同歸一致而殊

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莫非自然。管上二句。以起何思何慮句。

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此二句總合文辭之意。

夫少則得多則惑矣雖陳其言則惑

書矣。朱子語。惟時往來。問使爾思。聖人未嘗不使人。

思只是不可憐憫這便是枯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不可不思是則歸生來自不

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理以着箇體字便明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五

而所以獲之者各有定理不假思慮而知也。若此則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瓶。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說。易說感應之理。本不清思慮空費心思。空費安排。只順其自然而已。沒恊絆。郭齋蔡氏曰。天下萬殊何思何慮而能感之。以其迹而言。則端緒同而塗則殊。以其心而言。則致難一而慮則百。殊塗百慮。然並作果何從而思何從而慮也。進齋徐氏曰。塗難殊而歸同。則往來自不容死而加之悻悻。則松矣。慮難百而致一。則思亦人心所常有。而易推則從則悻悻。西山真氏曰。案上蔡對信子以天下何思何慮。信子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却云恰好。好着功夫上。蔡以爲善。瓊瑛豈非何思何慮。非學者所可適。及要必由思而入。此。蔡氏與之曰。言天地萬物皆本於天理。之自然。人當秉私欲而偏天理也。所謂理夫子之一篇。子思之誠。曾子之守約是也。同歸而殊塗。天下无二理。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六

也。一。致。而。百。慮。天。下。元。二。心。也。致。謂。杜。致。明。其。所。同。端。極。其。所。一。致。則。天。下。雖。塗。殊。慮。萬。元。不。應。者。何。思。為。哉。○。虛。齋。蔡。氏。曰。天。下。感。應。之。理。本。同。端。也。但。事。物。則。千。形。萬。狀。而。其。塗。各。殊。即。天。下。感。應。之。理。亦。一。致。也。但。所。接。之。事。物。不。一。而。所。發。之。應。亦。因。之。有。百。耳。夫。慮。雖。百。而。其。致。則。一。塗。雖。殊。而。其。端。則。同。是。其。此。感。彼。應。之。理。一。寄。出。於。自。然。而。不。必。少。客。心。於。其。間。者。吾。之。應。事。接。此。一。惟。順。其。理。之。自。然。而。已。然。天。下。何。思。何。慮。同。端。殊。塗。專。以。人。事。言。不。必。兼。日。月。之。算。蓋。又。辭。思。字。以。人。言。下。文。則。注。及。以。明。之。耳。殊。塗。就。行。事。語。百。慮。就。心。之。發。愈。應。就。對。殊。塗。而。言。則。為。同。端。對。百。慮。而。言。則。為。一。致。其。實。一。也。一。致。謂。所。至。之。域。則。同。此。自。此。以。下。龍。全。是。破。文。前。惟。慎。字。財。從。前。思。意。却。元。天。下。之。理。有。感。必。有。應。惟。聽。其。自。然。而。不。置。思。慮。於。其。間。為。乃。能。元。所。不。應。若。思。而。從。則。因。所。者。亦。揆。矣。○。李。氏。彭。山。曰。思。者。心。之。運。慮。者。思。之。緒。凡。發。之。所。覺。能。通。其。微。者。皆。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示

由之塗不能不殊為人心只是一個用將起來便有千
傳萬言如通父子則思親遇君臣則思義經書之惠不
能不自為人亦惟因物付物以事虛事不待安排何則
如此種種往來而思慮哉。決按朱子或問何不說珠
璣而說石處而一說朱子謂從上而說下則如此說
夫從上說下便見是聖人一以貫之分量所謂一本而
萬殊也若如問者所云則是學者由博反約之意所謂
萬殊而一本也義同而高下分矣又按朱子以思慮為
空費安能空費計較蓋因安排計較者多故終下一層
以空費二字醒之其實一涉計較安排斷無感通之理
也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豈止空費而已哉
本義曰莫非自然只自然二字盡感通之理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曰本又作伸同音申下同
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決按本文往來屈信
則借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信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決按
信以論人事之往來屈信加憧憧焉則入於私矣。決按
字便是人為造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決按從而曰有
作即私之根也。即上節本義從
者亦揆之義
朱子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偽相感而利
害生焉。難以偽也。朱子語曰往則月來一陽乃水上
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无者但情偽則不
可林夢章錄。誠齋楊氏曰吾輩諸公今夕之往所以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為來朝之來吾親詣凡今夕之來門折為來朝之往蓋
前之屈乃後之信也吾親詣是折屈之寒不生於寒
而往於信也。決按之是不生於屈而往於信也。屈
信乃皆之屈也。虛齋蔡氏曰此節全從往來之屈
信者以見九四之不當憧憧也謂之加憧憧焉言往來
自不妨只不合加一箇憧憧也。聖人心胸一何其大
也如成之九四爻辭只說得在人感應之公而大子一
神知化皆一統而無遺矣此蓋得之於居則觀其象而
玩其辭者也如此讀書所以能三絕韋編云。范氏亦
賈曰往來就序言在外而可見者也屈信就氣言在內
而不可見者也又是推源所以往來者明生感成之利
須在既臨生成萬物上見不可就以明生感成之利
來氏水臣曰且往來與人所能无者但憧憧焉則不
可識觀諸造化固曰之往而有月之往而月之往而有
日之來二曜相推而代明之功生焉。因寒之往而有暑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尺蠖陸氏曰舒蟄反其名也
徐又為郭氏蟄陸直立反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為神之地故曰求仲亦不待思精義是理致用是事
 利用是事崇德是理精義利用易見利用如何以崇其
 德蓋外遠事而能知言義者事理之直也利用以行
 造益達矣精義以我知言義者事理之直也利用以行
 言入神只謂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故身安若其用
 有不和則亦不能在此皆安而後入神以知言致
 得自和則亦不能在此皆安而後入神以知言致
 用則為利利用安身以行於外者言崇德以得於內者
 言崇利謂德屬知不足注氏說之曰崇德以得於內者
 蓋也狀如蠶而能小行則促其腰使首尾相就乃能進
 步龍重也秋分而潛淵春分而蟄蟄而動行意乃能進
 上入堂及春出堂則吐而月令仲春養氣一氣一
 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居之利也故以尺蠖龍
 蛇明之專言居之利以示人正欲人養氣以一寸無
 以待感也。宋氏未臣曰又推之物理亦猶屈伸相感
 而已彼又或不屈則其行不伸既伸而再行則又屈也

十

龍蛇不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也又按以此節上四句對上節雖分造化物理以言
 信但求之理然上節屈信並重此則言屈以為信蓋既
 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然信之利易見而屈之利難知故
 復以尺蠖龍蛇明之以見屈正所以為信下四句又推
 之聖學亦
 元不然而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漢按此二句正
 發之機自不能已。漢按此二句正
 用其力矣。漢按此二句正所謂欲從
 德盛仁熟而自致耳。漢按此二句正所謂欲從
 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昨哉然而
 境矣聖人之惜類子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假令天假
 之年必至窮神知化之詣矣本文只曰德之盛本義
 仁熟信之者蓋仁者本心之然不知者往而屈也自致
 者來而信也。是亦感應自然之理而已。漢按不知用本
 自致即用本義中字蓋未之或知此時元可進步故曰
 屈自致已達窮神知化聖人地位故曰信不進便是信
 進之極便是來感應自然。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
 之理亦指屈之或乎信。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
 為化合一不測為神。漢按張子語見正蒙推行謂陽推
 即兩在之意此上四節皆以釋成九四爻義。漢按
 就對待之理說此上四節皆以釋成九四爻義。漢按
 龍已曰此引成九四爻章而釋之矣此復曰皆以釋成
 九四爻義者朱子恐學者誤認日往則月來以釋成

十

龍蛇不

論道

凡通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者言精義入神以致用利
用安身以崇德此二者皆人理之極通此二者以往則
微妙不可知故云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此
言通此二者以往之事若能通此以往則窮神知化之
神則知變化之道乃是聖人德之盛也。張子曰精
義入神事發而後知利未之或知也。利未之或知也
崇德而外君子未或知也。崇德而外君子未或知也
為德而外君子未或知也。崇德而外君子未或知也
知力所能及也。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
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格矣。德盛者
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大矣。朱子語天下何
思何慮便是打攷即思字却說即同峰殊塗一致百慮
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何用如此情懷往來而為此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十三

明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
自然底道理不住則不來不居則不能信也。今之為學
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外利
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致用
難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
何慮之有。周漢錄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通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只是這一箇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
去做到徹處便是。窮神知化是通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的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窮神知化是通此以往未之
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常具在陰陽全體
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一物。兩處都在不可
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
測這說得甚分明。是通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是上面崇德之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德之盛道字只
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用上。雲華胡氏曰天下

何思何慮一語所以破思慮之惑。思慮之惑。思也。天地

此以合之學言之。精義入神以致用利。非惟日月寒暑如
屈伸之理。至於窮神知化而德之盛。皆自然而已矣。好
非思慮所及。故曰何思何慮。窮神知化。皆天地位言
性即指窮神知化之精義。窮神知化。皆天地位言
之利。若以神至於此。不踰之天。夫如是。我之神妙
身天地之神。我之化通乎天地之化。神以存主。言化
以運用。言言。恭義曰德。德之盛。而通神化。猶誠。天下明
已之以敬而能明。德之盛。而通神化。猶誠。天下明
來而伸之意。然下學之至。自然上達。則非有二致也。其
神亦貴出於精義利用之外。然其始有特於思為則曰
精義利用。其終無待於思。為則曰窮神知化。所造有淺
深。理則無精粗也。次塵林氏曰。德盛之德。即上崇德
之德。德方行則曰崇德。升之極則曰盛德。人一字不
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十四

。張氏丹陵曰。未有下學功夫不到。而頓能上達。此神
化功夫。正在精義利用作起。此正實落下手處。即進利
神化地位。不通精義利用。漸進漸窮。神化不窮。窮
神化曰通。此字即上精義利用。功大以往往矣。即下
窮神知化境界。然造有淺深。理無精粗。窮神知化。亦
出精義利用之外。但精義利用。猶待思勉。到窮神知
化。則无待於思勉。即神化只一理。以存主。言曰神。以運
用。言曰化。德盛非崇德之外。別有箇德。只是由崇德
到熟處耳。沈氏德培曰。殊塗百慮。往來屈伸。皆是氣
之條分。幾斷處。從此只管精入神處。直到窮神知化地
位。則一者同。若在我。始見天下不必於思。故聖人不思
而得。謂之天道。來氏木臣曰。然精義利用。此用力之
處。通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若到窮極天地之神。而於陰陽之推
殆未之或知也。若到窮極天地之神。而於陰陽之推

有漸者乎。其大則此。果何而得之哉。須是美之精。者蓋以精至。其耳順之。而德順於內。用之利者。皆以。利至於心。不踰。之。而德順於外。方可能之。而非。思勉之所及也。夫不知者。往而致者。來而信。有欲。用其思慮。而不可得者矣。漢按。未之或知。可以謂之。屈蓋此二。外。須。在上。節。學者。身。上。此。字。即。指。上。精。義。利用。通。此。以。往。便。是。窮。神。知。化。境。地。未。之。或。知。正。是。欲。從。末。由。大。段。著。力。不。得。也。故。本。義。曰。往。而。屈。也。迨。至。大。而。能。化。則。德。盛。仁。熟。而。窮。神。知。化。矣。此。來。而。信。也。迨。至。大。學者。用。功。時。必。有。一。段。情。性。處。故。曰。屈。及。其。成。功。時。必。必。有。一。段。自。得。意。故。曰。信。推。而。至。於。聖。人。之。發。憤。忘。食。亦。是。屈。也。樂。以。忘。憂。亦。是。信。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

將至。妻其可得而見邪。

釋困六三爻義。

朱子語。則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德指困於石。說。是。非。自。困。耳。又。曰。且。以。入。事。言。之。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去。用。力。著。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他。人。便。道。自。家。无。能。便。是。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曰。自。是。如。此。又。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休。要。自。欺。白。雲。郭。氏。曰。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所以。名。辱。身。危。也。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違。者。也。事。者。至。近。而。易。保。入。宮。心。見。者。也。非。所。宜。為。而。為。之。者。終。至。於。不。能。保。其。妻。子。尚。安。能。保。四。海。乎。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易。見。也。連。安。即。六。三。曰。石。非。可。用。之。物。而。則。是。則。用。力。於。不。當。用。之。地。名。為。得。而。不。應。蒺。藜。非。可。據。之。物。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六

而據焉。則置身於不當置之所。身為得不危。則其困也。乃其自取也。石門梁氏曰。石不可移。而必欲移之。則。力困矣。蒺藜。不可據。而必欲據之。則。身傷矣。然如是者。皆其自取。欲免於凶。亦反其所為而已矣。虞齋蔡氏。曰。困之六三。以陰柔不中正。處夫二四二陽之間。夫。九四之剛。去之而壓其上。石之象也。三不中正。乃。力而欲去之。去之不獲。故為所困焉。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也。以九二之剛。據在下。而三據其上。且。所。據者。依以為安也。九二之剛。據在下。而三據其上。且。不中正。乃不自量其材。而欲據之。果能安乎。是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也。夫名既辱。身且危。則喪亡无日矣。據。上六是其應。有妻之象。然我身且不能保。其能有其妻。乎。故妻亦不可得而見也。明上六終不為三應也。非。唐來氏曰。非所困者。在我非所困也。非所據者。在人非。所據也。欲前進以榮其身。不得其榮。是求榮而反辱也。故。名必辱。欲後退以安其身。不得其安。是求安而反危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故身必危。辱與危。死道也。故不見妻。龍體處困之時。知彼知已。身名兩全。欲去整。則以情。功。必求冒昧之。欲休。則致以圖安。必致。擄辱之禍。而必字。以理。勢。決。其。不。真。也。既。辱。且。危。既。且。二。字。宜。味。言。不。獨。表。其。顯。名。又。且。蒙。其。實。稱。新。元。生。理。雖。有。陰。柔。之。配。而。及。待。也。也。元。論。見。亦。无。益。且。亦。不。及。見。矣。言。亡。之。速。也。子。子。有。不。奇。之。困。无。以。致。之。在。險。畏。且。是。也。小。人。无。情。免。之。則。為。不。善。以。致。之。困。六。三。是。也。又。有。謂。小。人。欲。傾。陷。於。此。則。分。論。不。容。致。名。辱。雖。理。要。地。則。貴。盛。禍。至。致。身。危。按。此。說。與。六。三。不。善。如。然。說。理。要。快。存。義。又。按。蒙。引。會。解。東。家。皆。用。文。義。義。義。而。存。疑。則。曰。只。當。泛。論。道。理。不。當。用。文。義。為。義。然。按。經。文。六。三。本。義。云。其。義。則。蒙。引。會。解。則。用。文。義。去。困。四。本。又。本。義。中。六。字。上。似。關。一。上。字。要。字。竟。若。指。本。文。言。此。處。則。新。然。指。上。六。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
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
利乎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射隼隼上禽亦及下也
反括陰氏曰古括反結也

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之義

韓註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礙之患矣。孔疏
三不應上又以陰居陽此上六居陰之極欲除其陰
而去其三也故公用射隼於下體高墉之上云自上攻下
合於順道故獲之无不利也子曰隼者禽也者既引易
文於上下以解之故言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
動何不利者猶若射人持弓矢於身此君子若也藏其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七

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以此射隼之人也動而
不括者言射隼之人既持弓矢待時可射之動而動
則不括結而有礙也猶若君子藏器於身待時可動之時
而與動亦不礙礙而括結也語成器而後動者謂易之
所說此者語論有見成之器而後動也。朱子語
欽本說易謂只依孔子筆辭說便了。如說公理射隼至
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北聖人之意
德說不得報在當時只理會得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
華眉孫錄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孫
。南軒張氏曰解之六三以貪賤小人藏器高墉有準
居高墉之象而上六輪已成之器象可為之時故發強
劉說詳如說如括結也。動而不括以解其時成之
心者亦以成器而動故也。如。八山潘氏曰括結
也阻礙之義動而不括出乃有獲如使在我者動無有
礙而望其有獲於外无是理也。章溪王氏曰解之上
六與獲之六三皆君子所以待小人也易傳曰解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八

上六解之功已成故言解時之道夫準時之禽也
所謂上慢而下暴六三之象也解之六三與上六
處一卦之上而下非其應故上以震動之極而九在諸文
之上於位則正於勢則便於器則成於時則宜以正而
去不正獲之蓋无難者。紫巖張氏曰通其事而无其
器君子弟焉也。有美器而无其時君子弟焉也。君子
務盡天人之道而已矣。石門梁氏曰有其器而无其
時則其藏為虛藏有其時而无其器則其動為輕動既
有其器又有其時斯足以盡器之用矣此其所以動无
窒礙而所向有功也。吳氏曰之曰能持然後見其能
藏從來君子欲除小人者何嘗不負一十思只為博
自見之於成功不以時動故敗於此而成功於彼
耳。一玩一人字天注謂持余在此而人即藏器
于身之人非徒自持才具喜於有為之人也。宋氏亦
臣曰玩解上六又義明解時者必藏器而待時也夫準
者警害之象所當去也。弓矢者解隼之器所當備也執

弓矢以射隼者則在人而射又不可无時君子解時
之器素藏於身以待時之可為而動則動中機會何不
利之有是也何也器者動之具時者動之機既有其器
有其時則動无括礙矣是以出而動也。必時而動
者上六所云正括上六以成器而動也。必時而動
不利也。漢按此段字有精義即訓括亦不可忽時
雖但解字而理亦可通然未得聖人立言之意首三句
便須無正意讀謂小人而稱之曰準則不仁不智无
元美已同於禽矣而居上位君子在位必去也射隼之
子先即去小人之才具故曰子矢者器也。以已之器
去居高位之小人亦謂乎其人之能不能何如耳故曰
射之者人也若解之去四為孔聖之訣少正則其具
人也明高拱欲通鴻儒而反為其所愚則以心通而
器未成也動而不括必一无阻礙小人方可去也。如
欲運籌謀慮如其時而難以難幾子家焉亦慮其思
則尚有括也如何能有獲語成器而動語字屬周公詳

周公此文蓋欲解時者必已之器十分成而後可動也所以深戒君子之輕動者以陳善寶武之賢尚連閣極其況李訓鄭注蓋小人之居高位去之甚難苟已之器未能若大舜孔子且時尚未可乘不能待時而動知待時周重而具未仍在已之惡故末復結之曰語成者人也句通相應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校陰胡李反下同

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九

童溪王氏曰仁義人性之所固有也初九人君之大權也亡其所同而至於必勸待而且懲者此其良心之民也是故既果之心不存則勸懲之術不得已而施焉施之於卑則噬嗑初九是也小人蒙福多矣若夫失是則此雖小人之罪而上之人亦不能无失焉。厚齊馮氏曰不以不仁為罪而後利而後勸於為仁不以不義為罪而後利而後懲於不義。荀子謂俞氏以此以下此先說論事物之理然後舉易曰以證之與前不列。康海蔡氏曰小懲而大誡言所懲雖小而其所試者如以其止惡於初也不然始之不試至於惡積而不可掩則其罪大而滅身處。宋氏本臣曰玩噬嗑初九爻義明治民者當懲小以誠也知恥不仁之人自勸于仁而小人不之恥知不義之人自知懲而不威不懲也。愚彼所看惟利不利不勸也其所懲必威不威不懲也。故所懲雖若甚小而易曰正小懲大誡之福之謂也。正小人之福也易曰正小懲大誡之福之謂也。

小懲大誡此釋校滅趾小人之福也。說又按潘文來謂懲俱屬小人說亦子亦曰懲懲於前重在上懲之誠之也小人之福便是王為民造福也。竊謂上一懲字對勸字自然當貼小人自懲說小懲大誡不妨貼王者說也上初九不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二十

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江都董氏曰積善在易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易猶天之銷膏而人不見也。南軒張氏曰善之於惡也然不積亦未至於滅身奈何小人之小善未足成善而不為以小惡未足以滅身而不去於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王陽明曰初九之善非小人之福也。說之初之善校滅趾使之不行者豈非小人之福乎。愚彼所看惟利不利不勸也其所懲必威不威不懲也。故所懲雖若甚小而易曰正小懲大誡之福之謂也。正小人之福也易曰正小懲大誡之福之謂也。

以屋舉孔聖之事記之則亦行說矣又按又辭只曰
是聖人之通稱故特頭說一神字以貫之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復陰扶又反祗陸氏曰韓
音折文反王與輔嗣音支

殆危也殆殆字有四義危也迫也將也又與意同此
而危義似不甚穩不知解作將字為穩蓋近義與庶幾
則猶未幾乎道有不善而即復此釋復初九又義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二七

節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元大
過。伊川程子曰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無幾乃
无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永不能而中
所改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
不知既知未嘗不速改故不至於悔也乃不遠復也易說
祗與底同使底至也无不於悔也乃不遠復也易說
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者只是微有差失終
失便能知也知之便更不萌作顏子大率與聖人皆同
只這便有分別若無則便是聖人曾子三處只是聖
求顏子便能三月之久到這地位工夫尤難只是峻
絕又大段着力不得馮氏拾遺口朱子語其殆庶幾乎
殆是幾字也義又曰是近義又殆是危殆者足爭必子
底意思又曰或幾為因上文幾字而高但左傳與孟子
庶幾兩字都只微近字說以學要錄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聖知清之水誠非必
是聖人而後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示

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
足難處今人亦有知道得這箇道理又事到面前又
知不知。東坡蘇氏曰其心至靜而清明故不善觸之
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知之而復行者非真知也
世所以不食鳥喙者以此知之密也如使知不善如鳥
喙則世皆類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而後知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白雲郭氏曰顏子至聖之道未
則過故論語稱不貳過夫能无過失故中庸言得一其
言其殆庶幾乎易說。節漢上朱氏曰夫智周萬物者
或問於自知推入九事或憚於改過克己為難也顏
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孰謂小善為无益而可以弗為小惡為无傷
而可以弗去亦復者則反動之卦也善者天地之性而
人得之性之本也不善非性也習也不遠而復者情為
之功也。劉氏曰有不善未嘗不知自見之智也知之
未嘗復行克己之仁也。石門梁氏曰有不善未嘗不
知其知過之明也知之未嘗復行其改過之速也。陸
齊蔡氏曰不遠復之意只主在未嘗復行上而見。陸
未嘗不知者改過必由於知過故也。曰顏氏之子其
稱顏子不同者稱顏氏之子者父兄之辭也稱顏子則
子弟之辭也。有不善未嘗不知至明以察其幾也知之
未嘗復行至健以致其決也。陸氏庸成曰誠則明者
知幾之神由介石來也明則誠者不遠之復由真知得
也。節以崖林氏曰以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祗於悔則
之則有不善初未見之往故不祗悔若已見之往則已
祗於悔矣是愈慮一差隨即覺悟不復行也。梁氏未
臣以現復初九又義而心體貴常覺也道者靜無至
甚聖人一之賢者復之若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從克復功深於愈慮之幾微有不善即明以察其幾而

未嘗不知其不美則健以致其決而未嘗復於人
之早故復不遠知無元善體也。決按殆字有得字義
如殆不可復殆於不可之類而本義則以危字釋之危
字之義先儒又謂其無不義惟朱子小註有險此子之
意蓋其近之甚也然不義意者復之物正為危也
交與故曰人心之危無幾於通而去之矣下有不善云
云正道心之微者若而人心之危者安也遵本義作危
字解與人心惟危
參危字義看前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

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絪縕陸氏本又作氤氲上音因下舒云反吳氏曰說文
作壹壹不得池也說之按壹壹義文編細古文義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元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絪縕交密之狀來註謂絪縕交密也絪縕交密也絪縕交密也

而凝也言氣化者也如草木雖有種亦足得化生言形

化者也形化是物已有種陰陽之氣交感而生此釋

損六三爻義

伊川程子曰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
萬物之化絪縕謂濃厚厚簡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感則
化生萬物惟精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
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
且大者莫過於此也易傳道元無對有陰必南陽有善必
有惡有是必有非无一亦无三故易曰三人損則損一

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絪縕謂濃厚厚簡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感則化生萬物惟精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於此也易傳道元無對有陰必南陽有善必有惡有是必有非无一亦无三故易曰三人損則損一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元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其絪縕而不解而萬物之氣化也莫不形氣充而
絪縕而不滿焉男女以精施受彼此交暢相為構精而元
所問而萬物之形化也莫不形質完而生意不窮焉
蓋以絪縕而合者以絪縕而合者以絪縕而合者以絪縕而合者
言去彼而合者以絪縕而合者以絪縕而合者以絪縕而合者
者氣之交構精者形之合與友道相合以二者其理以
皆言具以一合一故能致一而不一也。決按化絪縕
動物植物化生單說物男女已禽之雄雌與之牝牡
下連構精之義有勉之物無不在內單言男女者舉人
以已物重人也從之兩相與則象三則故天與地
與文皆以二
為專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
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

易其之易
陸以默反

此釋益上九爻義

右第五章。

戴註夫處已存誠則衆之所不逆也。聖以有求則物所不欲也。朱子語夫子示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卷劉耳上下學辯說即許多文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與此聖人說來却不淺遠。有合焉。所以分在上下繫也。別无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邪說。說無益。其交非立心有恒者不能然。立心有恒。往周家缺一險。彼則易有險。險則懼。以義相與為交。克以利相真。為无交。動而與語。而應求而與者。物我一心而无間之者。也。小人及无。獨言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以益之上。凡專利自益。故也。賈湖胡氏曰。夫子於繫辭上。傳既學七卦。又辭以發明易道。今於此第五章。又復舉十卦。十一爻之辭。以論之。看來亦只是隨一時意之所欲言者。則舉之連又各自有意義。皆是為學者取法。未必先立主意。却以卦實之也。或盡分配上精義。致用說竊恐未然也。雲峰胡氏曰。上章七爻。下章十一爻。皆象傳之文言也。學易者可觸類而通其餘矣。平菴項氏曰。无以動。則民不與。與與之與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與與之與也。以易對懼。則義可見矣。直者其語易。曲者其語懼。乾之所以易者。以其直也。坎虞珠氏曰。順理則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五

和從欲惟危安其身者順理而巳安其身而後動則動
惟厥時而不致悔取羞矣故民與之與之者歸順之也
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解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
言易其心者心氣和平也如此則言有序而元傷易傷
頌之矣英故民應之應之者聽信之也太上德其政
施報必有施然後可以望其報無主平之交欲求之以
所欲之事故其我與也難矣然必以道理定交於先然
後求之以欲為之事則人感其情而與之與與之者不
却其所求也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言動而民與語
而民應求而民與也言元一不協也危以動則動失
其道故民不與失道者寡助也懼以語則言之无序而
民不聽德故不應无交而求則无施而難望其報故民
不與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皆
立心有恒者危以動懼以語无交而求皆主心勿恒者
危以動心知非理自覺惶恐為懼以語思非素結信非
素孚為无交而求。宋氏亦臣似玩疏上九爻義而知
感必貴有恒心也君子形諸故事而有動必平日情身
循理而安然後動為見諸親令而有執必平日心和氣
平而易然後言為征於閭里而有求必平日上下交孚
而克然後求為君子惜此三者之道則立心之有恒可
知故動而民與語而民應求而民與益之道全而无失
也若不妄其見從欲惟危為危以動誰其與之而不
易其心言必險險為懼以語誰其奉而應之不定其交
思不素孚為无交而求誰其輸而與之皆莫之與則得
之而擊我者至矣此立心勿恒所致也易曰云云至此
謂也。郭旗辭曰三而後言言君子不遠求人而先求
已也。決哉懼以語只是嚴其說以威民之意與易字
未嘗不對針也又按安易定皆非一時所能者此便是
恒范亦贊謂先論君子之立心有恒者人莫不長以著
不恒者之取咎也上段引起下文情此三爻言情之于
平日也又按自咸九四爻以下十一先能是一則其長

想雖不同。然不通各欲暢發易之旨。斥有以下十文。承
或九四來者。非也。又一節有一節。正義若互相承而糾
纏。況不則易之美。晦矣。故凡聽
為承誤者。皆非易之本旨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

子

周易集解增釋卷六十九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朱子未義

樸李後學楊森集仁決集解增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
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邪于通反下
同撰仕勉反

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

決撰伏義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兩儀之一奇
一偶。即天地之象。故可稱乾坤。至陰陽合德。便是門以
之上。各加一陽一陰。而或四象。又復各加一陽一陰。而
成八卦。由是八卦相錯。而成六十四卦。與乾之乾坤相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十

兩儀之奇。稱陰陽。亦指每畫之奇。稱至剛。至柔。則指八卦
及六十四卦之奇。稱矣。天地之撰。雷風山澤等是也。神
明之德。動入止撰猶事也。

舊氏慈明曰。陰陽相易。出於乾坤。故曰門。陽物天陰
物地也。朱子語。問乾坤其易之門。即所謂門者是。六
十四卦皆由是而出。如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故曰門
為是。取其闢闢之義。即曰只是取其闢闢之義。六十四
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開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
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是見他只是這
兩箇。陰陽合德。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是這
便是乾坤。乾坤便是見他。兩儀門相似。一箇開便是一箇
閉。只是一箇陰陽。陰陽底。如開戶。謂之坤。開戶。謂之乾。
淵。每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氣。坤形而上者。理。
進天。終以體天地之撰。撰是所為。吳必大。終天地之撰。
撰是。即說他做處。是撰。撰是所為。吳必大。終天地之撰。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二

畫為坤門猶圖戶開戶之義一闔一闢為易之門其變
 元氣三物也陰陽合德謂二物交錯而相得有合則
 有形可擬故曰體天地之撰言聖人作易皆以體法
 造化之事而效其至著者也神明之德陰陽健順之性
 也有理可推故曰通神明之德言易言既作又以通
 知造化之理而極於至微者也凌氏曰乾坤物於陰
 陽而由陰陽以開闢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雲峰
 胡氏曰其初也陰陽分而為兩儀陰陽之合則為四象
 八卦而對柔於是乎有體若而天地之撰微而神明之
 德皆是乾開其始而坤成其終故曰乾坤易之門。泉
 峰龍氏曰震天也而坤成其終故曰乾坤易之門。泉
 至微之理寓焉非二事也。虞齋蔡氏曰門者物之所
 從出者也乾坤指兩儀此陰陽二畫為六十四卦三百
 八十四爻之所由出是易之門也。陰陽合德只是奇
 耦相交也正易之所由成也。乾坤二畫是有箇實了

既有箇實便成箇物故曰乾是陽物坤是陰物言乾以
 象陽坤以象陰也。陽物陰物言其判然不相混也故
 二者交合然後成易。陰陽指兩儀之奇耦到六
 十四卦中之奇耦謂之合德蓋陰陽之分為兩儀必具
 合德而後為八卦為六十四卦矣。天地之撰如雷動
 風散之類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類天地之撰即
 萬物之情但雷風山澤為物雷動風散則其事也。乾謂
 形而出來通謂發越出來。此條言伏羲畫卦之事下
 條言文王周公繫辭之外。此條言伏羲畫卦之事下
 條言此言門戶一也以流行言門二也以對待言。乾坤
 只當奇耦二字。船以乾坤所已蓄取義門以諸卦所生
 出取義。蓋山刻穴曰一而一易者皆從乾坤兩畫而
 乾坤分陰陽不通兩物也。而妙在合處分則為物而
 不化合則為德。德妙一原由其合者以為分而物乃
 各各有定體。德即是天地之體德即是天地之德。因
 體而體之而為德之妙不徒顯其具抑又冥通其理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三

此聖人作易之大綱也。與氏本臣曰先天之易初
 只乾坤兩畫而已。乾坤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
 從出之門也。蓋乾體一而實性動而健。陰體二而實
 性靜而順。畫以象陰陽物也。二物若
 也。坤體二而實性靜而順。畫以象陰陽物也。二物若
 各一其德而實性靜而順。畫以象陰陽物也。二物若
 則相摩而為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而到柔順之
 體。無不可見。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由是著而天地
 之撰。陰陽變化之理。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由是著而天地
 如健順動止有即。可推測。柔有體而實性靜而順。畫以象陰陽物也。二物若
 天並象以畫意也。由是著而天地之撰。陰陽變化之理。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由是著而天地
 所以為易之門也。由是著而天地之撰。陰陽變化之理。此乾坤所以為易之門也。由是著而天地
 坤父母名目也。蓋卦皆從一奇一耦生也。稱陽。陰陽
 之稱也。耦則柔指卦畫一體實言也。自形而上者言
 之。先陰而後陽。自形而下者言之。故先利而後害。就
 決按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蓋六十四卦說

八卦言如雷風山澤等。天地之撰也。健順動止。神明
 之德也。就六十四卦言。如乾之為長。震之為萬。坤之
 撰也。其若師之進。則神也。德也。非之。則神也。德也。非之。
 天地之撰也。其若師之進。則神也。德也。非之。則神也。德也。非之。
 照如乾初九象潛龍。坤初六象潛龍。坤初六象潛龍。坤初六象潛龍。
 潛龍而勿用。因堅冰而致。陽明之德也。又按陰陽合
 德二句。一直接下。來以體天地之撰二句。板對。是承上
 二句。來有泥德體。而三句。而以體天地之撰。承上
 以通神明之德。承上。而三句。而以體天地之撰。承上
 陰陽合德。非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衷世之意耶。
 萬物雖多。无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
 不差。誤。文王之聖。卦龍周公之聖。其稱名義。如
 乾曰元亨利貞。坤曰利牝馬之貞。以至六十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四卦皆然。乾初爻曰潛龍。坤初爻則曰堅冰。以至三百八十四爻皆然。可謂幽矣。然卦爻之義雖雜出。而各有定體。无少差謬。故曰不越。謂不越乎義理也。萬萬物雖多。无非陰陽之變。文王則公則因其卦爻陰陽之變。而取夫萬物陰陽之象。何差謬而越乎。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故以為哀世之意。漢按上古指即伏羲時。雖伏羲卦爻已憐。則是後之聖人獨指先聖。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陰陽之變。虞說得詳明也。按本義。單說文王。即或問諸儒亦單說文王意。方文王因於美聖。故可稱聖世。周公在成王時。不得稱聖世。即然。本義卦爻義說。而語類又引箕子之明夷。入於五中。聖光則知衆文王以詰周公矣。蓋周公之繫爻辭。原是繼述文王而終其未竟之業也。況周公居東。動風且列於變風。則亦可稱聖世矣。

九家易曰陰陽雜也。名謂卦名陰陽雜錯。而卦象各有次第。不相踰越。郭侯氏果行凶稽考也。易家考其事。雖但以吉凶得失為主。則非淳古之時也。故云變世之意。聖言仰示。抗不欲切指也。韓注有憂遷而後作易。世衰則得失猶彰。文辭之辭。所以明失得。故知變世之意。邪稽備考也。朱子詰問其稱名也。雖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高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林孝蒙疑其來世之意。邪伏義書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之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時岷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於左。復明夷之心。于出門見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同上。雲峯胡氏由伏羲三畫卦名。自乾一至坤八。有自然之度。因而重之亦然。至文王衍卦之名。則雖而非復伏羲之序矣。然其稱名雖雜。而於伏羲之易。未嘗差遠。稽類考此世之者也。義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有不得不然者矣。試齊楊氏曰乾之所名或為龍或為馬或為玉金玉所稱雖龍而不越乎陽物也坤之所名或為牛或為虎或為龍或為龜或為玉金玉所稱雖龍而不越乎陰物也。進齋徐氏曰上古之世俗模民淳迷於吉凶之塗而莫知所起故伏羲畫卦以教之占而吉凶以明斯民由之而无疑也故乾陽坤陰剛柔交感而天地之撰微而通神明之德然剛勝則吉柔勝則凶亦未嘗費辭也中古以來人心變詐逞諂愈甚文王周公於是繫卦爻之辭經名辨物稽類方占以開示陰陽之義易之道雖无餘蘊而聖人憂患後世之意蓋亦有不得已焉矣故下文又申言之。即石湖俞氏曰名不特謂卦名凡卦爻所稱事物之名皆是也其稱雖雜龍不一然不越乾陽坤陰二物而已於此而稽考其事物之類則非一言而盡與淳古不侔矣哉曰具象世之意也。虛齋蔡氏曰一卦有一卦之稱名一爻有一爻之稱名小註以四卦名者未定之說也文王周公之繫辭其指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開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則憐矣。

聞陸氏曰昌善反明也斯
陸丁胤反夫音扶常去聲

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朱子語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宋
山溪問錄問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
是已定底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
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林孝期微顯開闢無
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而弄出這
不可見底教人知同上微顯開闢便是顯道神德行德
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顯開闢是將這萬來事
上看言即箇雖是粗底然皆出於道美之極微顯所以
開闢無開闢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義尤惛惛又曰將這
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既明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

道理是微顯闡幽。董氏附錄。雲峰胡氏曰。辨物正名。新辭。後天之易也。規先天則為脩矣。節臨川吳氏曰。彭往即載往也。謂明於天之道而彰明已往之理。蔡來即知來也。謂察於民之故而察知未來之事。微顯即神德行也。謂以人事之顯本之於天道。所與微其顯。闡者。闡而顯之也。闡幽即顯道也。謂以天道之幽而用之於人事。所以闡其幽。石門梁氏曰。易之為書也。彰其既往而察於造化之大。无不該。察其未來而於吉凶之幾。无所昧於事物之顯者。則微其辭使人究乎理。於義理之幽者。則闡其意使人驗於事。且其間而散之。則名之必當。貴賤尊卑有不得而紊。物之必埽。大小猜加莫不有其理。明正其言。則是非得失未嘗有隱。斷決其辭。則吉凶悔吝无不明。蓋以是觀之。易之廣大悉備者。豈非聖人之精蘊。皆見於此乎。盧齋張氏曰。夫易既有卦爻辭。於是易書之中无所不備。陰陽消息之位者。卦爻之家。豈有以彰之。吉凶悔吝之來者。卦爻之占辭。有以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之。人。事。之。顯。人。不。知。其。根。於。理。教。也。易。則。明。其。必。根。於。理。教。而。微。之。義。理。之。然。人。固。有。日。用。而。不。知。者。易。則。就。事。為。之。問。發。以。示。人。而。易。之。君。臣。上。下。之。位。有。當。通。者。否。之。倫。是。各。當。其。名。也。如。潛。見。之。龍。窮。通。也。如。雷。奮。方。大。屯。之。二。三。蒙。之。初。二。之。類。賢。否。也。易。未。嘗。不。辨。其。名。實。當。名。者。名。必。稱。其。實。也。乾。曰。馬。而。坤。則。曰。牛。離。曰。火。而。坎。則。曰。水。以。刺。之。上。九。為。碩。果。夫。之。六。五。為。黃。陸。其。取。象。於。陰。陽。无。定。各。有。所。當。是。辨。物。也。乾。卦。之。終。則。曰。元。亨。利。貞。初。九。之。終。則。曰。潛。龍。勿。用。皆。正。其。言。以。示。人。也。或。曰。吉。或。曰。凶。或。曰。利。或。曰。不。利。皆。斷。其。辭。以。告。人。也。夫。如。是。則。無。一。之。不。恰。矣。正。義。辭。也。斷。能。占。也。宋。氏。本。臣。曰。伏。養。本。陰。陽。而。畫。卦。文。周。本。陰。陽。以。繫。辭。而。易。之。為。言。无。有。不。恰。是。故。天。道。已。然。曰。徒。陰。陽。之。故。也。易。則。貼。其。消。息。盈。虛。之。數。而。往。者。乾。人。事。未。然。曰。來。陰。陽。之。幾。也。易。則。示。其。吉。凶。得。失。之。兆。而。來。者。察。民。生。日。用。事。為。之。著。曰。顯。陰。陽。之。進。也。易。則。即。其。膚。

行之顯而推其根於理教而顯者微之義理終日由之
而不不知者曰為陰陽之理也易則即其性命之出而著
其理於事為而為者則天地之間各有所物各有
難易於尊卑貴賤之名則因陰陽上下之分而辨之無
一不當其理於動植器用之物則因陰陽生成之成而
判之元一不從其類至論道理則是非可否皆本陰陽
與常之道正言之而無偏曲四互也至論占決則從違
趨避皆本陰陽得失之此判新之而不汚兩可也天地
之撰神明之德昭元一之不悖矣。決我從來分天人
我而用字連下是從天道說到人事也微顯闡為其理
板對致中開不用而字其用在上者是從形往察乘通
說到微顯闡為其理板對致中開不用而字其用在上
名稱物正言新為而易之道協與難一直接其理一
切於一節全在三箇而字分出層次又接其理是此
又與卦爻之辭當其居而觀象理則見為新非有他也
言當其動而觀象理則見為新非有他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
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中陰丁仲反貳陸氏曰音二鄭
鄭云當為貳貳氏曰按貳古文

肆陳也貳疑也

右第六章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放此

進齊徐氏曰往謂陰陽消長則未變化卦爻所載者
皆著而明之故曰朝往來謂言未定事之方來也
蓋中所著可以前知故曰察來顯者微之使或真
曰微顯無方謂之使見其端故曰開闢當名謂文子
臣之今貴賤上下之等各當其位也辨物謂乾馬坤牛
離火坎水頤果兌陰之觀也辨其似也正言謂元亨利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九

貞直方大之能正其言以曉人也新靜謂利涉大川不
利涉大川可小事不可大事之說有以決其疑也貞
利來事名之小者也字練象物名之小者也新靜
小而其所以取之類皆未於陰陽非稱名也小者以
乎陰陽道性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理凡
地陰陽道性之理文謂經緯錯綜也極天下之理凡
錯綜皆有自然之文非其旨遠其辭文也曲而不中
幸曲其文者未必皆中乎理易則言難曲而無不中
其理未嘗不從也陳其事者元有德而不彰易則事
其理未嘗不從也陳其事者元有德而不彰易則事
處也因其之疑貳以決其疑以濟其疑也失得之報
吉山之應也。漢胡胡氏曰此一節上六句皆以明著
說易言所載名雖小而類則大言難遠而辭則文
曲而理則中事雖肆而理則隱正典言直而溫寬而
等語同意凡此者元非因民心之疑貳而欲濟其所
以易而明示其得失之報故然也遠深遠文辭也曲
曲也朱子釋中庸致曲亦謂偏曲失得謂言也此章專
論乾坤為易之門六十四卦之所從出乃易之關鍵也
其先則元非以新民親明吉山之報耳。雲峰胡氏曰
其稱名雖小而取類於陰陽已甚大不可以淺遠耳
也其旨難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高遠其言易也
其言難遠而其文經緯可見不可高遠其言易也
陳而實未於至德易豈淺近之書哉上古之曉惟有
易言以明失得之報而民元既至於此豈得不因民
之疑而明之以辭哉。石洞俞氏曰易之理也
人因民心之疑貳無以決遂作易以濟其所行之
如濟水疑則不敷決其疑則濟也故為占辭以明其
失得之報應示之以行有失得則報有吉凶也。石門
梁氏曰凡易所言事類之名固多微小然其非取法於
陰陽是其稱名雖小而取類則大也所言性命之理固
若高遠然其不棄然而有章是其旨難遠而其辭則文
也言之曲詳直疑於附會然其旨難遠而其辭則文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於理馬事之難然肆陳於後漢其難陳者未嘗
元隱微之意焉蓋易之為辭也因人之心之疑以決之
以濟斯民之行而明得失之微應萬世之空言而
無益於實用耶。程氏敬承曰理貞夫一而民戴之有
失得哉哉也明矣得之報則天下曉然端在理之一而
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之危而指之安吉之地此其
所以為哀世之意耶。唐齊泰氏曰舊說易固無所不
備而於無所不備之中且又極其周密要以開物成務
而巳易中所稱卦名又義如北馬北牛陳繞遺音之義
卦之稱名者小也如來馬需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名小者也中則有事名之小者亦有物名之小者然稱
名小者但取其類類皆曰陰陽之變而來是其取類則
大也。即次處林氏曰其類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因
易辭中所稱有微細類細者恐人忽不以為事故從
而張大之。大凡義理之文難工易之所謂言遠者皆
道德性命之理有難於文而聖人筆辭獨不然故夫子
因而發揚之也。來氏亦曰然至極之中有至精者
存焉元非所以前民用也易書折旋如負來往來之事
最難推求之物其名小矣然皆取類於陰陽之義而天
地萬物於此乎形客一何大也易書所示如天地消息
之幾道德性命之義其旨遠矣然皆發揮乎陰陽之義
而本末終始如此乎詳明一何文也其言隨時而遷因
事而發曲矣然一言寓一陰陽之理而無旁合附會之
病言雖曲而元不中也其事大小精粗未嘗不具身矣
然一事寓一陰陽之理而有好道精義之存事雖肆而
理則隱也易書之妙其用豈有他哉誠以吉凶災祥人
心有疑而趨避莫決聖人因民之心而欲以濟其行作
易教人而明其理理為得報以吉逆理為失失報以
凶則哉疑間而民行濟易誠開物成物之言也。石芝
劉氏曰前六句皆是抑揚其辭以贊易之妙末二句乃
指言易之所以妙也。因指曰首節言代義蓋卦先天下
之易次即言周大繫辭後天之易三節承上言易之理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於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
興。漢按三陳九卦說明憂患之道故繫拘於羑里句
見文王自處於憂患便念天下萬世之人或不知
憂患之道故悲形之彖辭所謂以已及人仁者之心
也。易本興於伏羲之書卦故以文王之繫辭為復興
孔疏其於中古乎者謂易之文卦之辭起於中古若易
之文卦之象則在上方伏羲之時但其時理尚質嘉聖
道凝寂直觀其象足以垂教與至中古之時事漸流澤
非象可以為教又須繫以文辭示其變動吉凶故又卦
之辭起於中古則連山起於神農伏羲起於黃帝周易
起於文王及周公也此之所論則周易也作易者其有
憂患乎者若元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故
知有憂患也身既憂患須盡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
事故繫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其作易憂患已
於初泰卦之也。伊川程子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
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
憂字一箇患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元之則元永乎
焉。石門梁氏曰易始作於伏羲之世猶上古也及其
大興於文王之世則為中古矣然文王以處憂患而作
易故其辭亦多教人處憂患之事也言此以起下文九
卦之意。唐齊泰氏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以時言
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以人言也蓋當中古之時世
怨日新之風而作易者又身居才憂患之事其操心也
危慮患也深而其所以反身自脩德者自元所不用其
耳故今易卦之中多是憂患之事。於此猶足見
思二字以憂患天下言乃言此同意也思慮未通而水
成聖人切切然為天下憂患之於是作易故易皆憂

是之謂易。唐來氏曰：易之與指，同易所著之辭，乃易之文。王若始有象辭，教人以反身修德之道，則易者之著明而興起者，自文王始也。因受美里之難，身經乎患難，故所作之易，元非虛應難之道。下文九卦，則人所以免患難之道也。鄭何氏指此章論聖人以九卦備德，上經三下經六，係經文之序，而象之難以虛應難者，其實聖學美倫于此。中古謂文王時，文王拘美里而作易，故於虛應難之道，曲而為文王之易，出而為義，元窮之精義，始著其辭，皆前所未有，故不云述而曰作。九德之序，三節言九德之德，四節言九德之用，一用之字，一用而字，一用以字，三節意旨，其見於此，其易始作於伏羲，是盛於上古也。自夏商周，山商首歸，龍旨非不坊，而九卦於民，行易道所以中微，自文王演易於美里，則天道聖民，故而易道復振，豈不與於中古乎？聖人方虛

憂患而難易以憂患之心，擊憂患之辭，故元不可用。以高麗憂患之道，要不外乎情德反身而已。聖人衆天知命，而先憂患，憂患處天下之故，而我德不足，以應之。同患之思也。此章首節提綱，下三陳九卦，第一段說九卦之德，皆看九德之字。第二段說九德之效，皆看九德而字。第三段說九德之用，皆看九德之字。當看之境，故本義填拘於美里四字，但聖人因憂患而作易，則所言自可為天。世萬里虛應難之道，所謂困心作易，以已及人也。乃公氏竟指憂患天下言，雖非未指，亦可。指美里，則以六十四卦之名，為文王所定，則未是神農時已有，蓋與世則其為伏羲所定可知矣。又按陳子真謂九卦亦可以虛應難，而古者憂患之道，大抵得於此九卦矣。故以己之心，上體文王之心，而有是論耳。此說看易經通貫，知九卦不僅可以虛應難，即亦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元一不可以虛應難，如絕之人所遇之境，當貴實，賤造次顛沛，卦與爻俱可，亦視人之得才何如耳。又此章說卦之大意，自欲當指文王著象，但周公居東，亦遭憂患，故以文王為主，後指言周公而孔穎達亦謂此章當以文王為主，後指言周公而孔穎達又仁者不憂，而仍有憂患，勇者不懼，而亦有懼，此章之意，祇會於此。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劑也。

初陸氏病反辨陸氏曰：如字王肅卜龜反。

履禮也。上天下澤，定分不易。漢按本義即照象情，此字即上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漢按立字，定分不易，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即立於禮之立，漢重看。蓋禮是孝者，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則即履九卦從履視起。謙者自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漢按公孫子謂謙者禮之實也。謙義與謙同，是亦禮之實也。故本義從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虛應難之事也。而有履到謙，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虛應難之事也。而有序焉。漢按有序二字，重看本義，雖僅於履謙共三卦說，出有序意，其中間六卦皆平對說去，然有序之義，學者須自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漢按恆字，漢常久二義，蓋序與與非久與善義，所中者常道。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六

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因德之稱也升以養人利物為義
 有為者常順時則宜不順時則宜者一也夫然可以為
 成德之事也順時則宜非隨俗合流如為類類子是已
 故曰其德之制也。進齊徐氏曰：履踐也。基猶基址禮
 早如地人之踐履一循乎禮是也。實地也。立乎步，皆
 實則德有其基自下積累而上故曰德之基得為反若
 之義人非聖人不能不流於惡能於念慮之萌人所不
 知已所獨知之慮審其要而復於善焉是德有具本也
 人履國窮出處語默之間取子辭受之辭最可觀德當
 美則為君子道理則為小人明辨於斯所以自曉其
 守也。雲峰胡氏曰：夫子偶於上經取三卦下經取六
 卦言文王以憂患之心作易而文王處憂患自元非易
 也履之象上天下深定分不易履之象以一陰處於
 三陽之下此履之所以為禮也。謙之象地中有山不見
 其高謙之象以一陽而退處於三陰之下此謙之所以

制禮也。復則一陽生於五陰之下天地之心可見本義
 所謂心不外而善端存者指仁而言也。如墻之基所以
 立也。如器之柄所以執也。文王之禮也。如木之根所以
 生也。文王之仁也。恒德之固。文王之德也。如木之根所以
 時而非仁也。損以慈惠。宜欲盡以還善。故通困以知今
 而取舍有據。升以定性而動靜不貳。其於其順於理
 以制事。變文王為元道而非易也。石門渠氏曰：上文
 既言文王為憂患而作易矣。於是歷陳九卦以言反身
 情德之意。蓋憂患為莫先於自情也。人之踐履由
 於禮則身有實地。故履為德之基也。人能踐履以下
 於人則可以常執事。故謙者德之柄也。能自反於其
 不至於過。則進德有漸。故復者德之本也。能立心而
 實而不遷。則所守益堅。故恆者德之固也。能每事
 抑揚則怨怒窒欲而不辱。其息故損者德之損也。能
 於日進則進善改過而內美充。故益者德之益也。能
 處困而亨則身之善否有以自曉。故困者德之辨也。能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七

如升之不動而用同於人則應受不邪。故升者德之
 也。能其順於義理而心與事相入則有以焉。辭故其
 德人則也。紫華陳氏曰：德之基就緒行上說。德之
 就心裏說。要當有辨德之固是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德
 之此則全體不窮。莫亦要有操。第次虛林氏曰：此因
 上言作易者之經憂患皆用九德也。而其行事之昭合則有
 非文王之憂患皆用九德也。而其行事之昭合則有
 之矣。君之子進情之功惟禮最為切要。蓋有尊卑上
 下貴賤親疎之等其間又有許多節文。聖人立進退升降之類
 可施法則可休據。觀此禮所記坐立進退升降之類。雖
 極細微亦有許多節文。度數中故心即款不得而天理
 靜語默存存規矩準繩之中故心即款不得而天理
 常存由小積之以至於高大矣。故曰德之基猶端有基
 而端由之起。理盡有基而理盡由之起也。善端復於
 凡而足。是擴而充之則如天之始然。東之始道可以復
 滿。猶木有根而水有源。而後發所由生也。故曰復德之

端復於內。最善所由生而為德之本。然其能保其不失
 也。故必執持之堅。然後善本不夫。而可以擴充。故德之
 以德德德之固也。善端雖守而勿失。然未幾必入欲
 之害。去欲德之以損損者德之傷。德愈益者欲。雖所以情
 子進情之道也。故曰德之操。德愈益者欲。雖所以情
 無求必善之能長益也。故德之操。德愈益者欲。雖所以情
 善之曰長也。故曰德之操。德愈益者欲。雖所以情
 之進若固而不亨。其為德也。未與德之進也。不與
 故曰德之操。德愈益者欲。雖所以情
 故升為德之地。高則能寬則物欲不能動。如地之下不動
 矣。故曰德之地。高則能寬則物欲不能動。如地之下不動
 則義於理不能深入而能制事者寡矣。故曰德之制。乃能
 廣矣。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精累
 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若德端而以順理為主。汪氏欲之曰：人到得處困不

龍易他胸中涵養已定無私無得動靜常凝可與立也
故曰地地與天不同同是就所而守之猶是地地
是自得而居之安乃成德境用由此而此也
基之不同基小而地大也。結於此而終於此
於於補方踐迹而終於變化神明也卦周以德序言。
王氏伯倫曰要見存意履謀以實踐言復性以存養言
損益以脩治言固升以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
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

降。厥陸於豐反易陸以鼓反
長陸丁丈反稱陸又證反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此如書之九德。而字通下此亦句句用而字。禮非強
世。然事皆至極。字則下俱用卦名。非強世。稱如字。從
一。轉也。以下八卦可類推。故俱照本文用而字。謀以
自卑而尊且光。人而能謙則居尊者愈光。居卑者亦不
可。此尊字與光字一例。俱以事言。觀且字可見。復陽
微而不亂於群陰。意則以陰微。指人心善端之萌。以群
之。即人事恒處雜而常德不厭。立不易方之美。雜字補
在恒字前。謂即處應剛順之損欲先難。習孰則易。按

德之空欲即克己功夫。故曰。益但克長而不造作。不造
不致困。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決決及物。井則

人事言不動。即不為事物異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決
稱養及物。謂功化及物也。異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決
稱物之宜。便是時中潛隱不露。雖

伊川程子曰。益長裕而不說。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克長
之。說。是揆造也。揆造則為偶也。周行已。雖。朱子語。井
居其所而遷。又云。升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
也。德之地。是即不動之地。頭。來。易。說。履之為卦。井
臣上下。各履其位。而得其和。若也。和。則。於。平。易。而。非
極。至。之。義。然。各。得。其。所。而。不。能。是。乃。所。以。為。至。也。又。曰
履和而至。以下皆是反說謙尊而光。若素人尊居卑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則謙尊而不光。故謙則尊而又光。復是一陽生於群陰
之下。如無暗。中一點白。便是白。而明也。復陽。生。於。陰
而與眾陰。却。不相。龍。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衆。惡。却
運。他。不。得。其。善。端。無。指。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其
子。須。是。捨。身。入。衆。面。去。如。博。寇。方。得。之。若。輕。可。地。說
傳。不。濟。事。黃。龍。子。益。長。裕。而。不。說。長。裕。只。是。一。事。但
元。水。自。家。物。象。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
困。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其。取。用
而。能。說。也。井。居。其。所。而。遷。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
流行。出。去。利。物。說。網。解。而。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
如。性。未。嘗。動。也。事。雖。解。而。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其。其
二。陽。在。上。陰。在。下。自。是。當。德。伏。底。物。象。蓋。其。一。陰。在。下
後。見。如。事。到。而。前。日。家。使。有。一。道。理。在。上。不。待。顯。而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二十

露出矣又曰稱而隱是與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
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至密形迹皆非與之
間也其德之制也其以行權都是此意沈阿陳才知
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為用亦猶是也同上。通齊條大
曰說苑義也自然充長不待施為以求其益也益之道
當俟其涵養從容自然有得不可前欲速助長之心也
謂有所安排排布置要何如也。此齊條大曰履和而至
先王因人情而制禮禮本非強世之制若非其至
然一得天理之節制人事之儀則加之端緒則大過
之患髮則不及折謂知易而實難也故曰和而至於
中庸章句所謂天分所當與精微之極致者。尊為人
所尊則已亦自然尊矣此尊字與先字一類皆指我而
言此尊而先與象傳不同象傳是對下句卑而不可論
而人自尊之謀本自晦而德自光顯所以與象傳不同
復小而辨於物善端之發雖微然終非象印所籠蔽
本義云復陽微而不亂於陰陰是就陰陽上說其意亦
如上帝上天天下定分不易外。惟陰陽而不藏雖是
揚之地而常德如一也。損先難而後易德之空說
所謂先已最難者但猛有一着則漸而後安之矣
益長裕而不說蓋着力處都在損之先難時至於益
只是據我所自有為而益加充長不用他求而外求矣
所謂不說也。困窮而通窮者其見通者其道也。外
居其所而德俱要說德至其德安然不動而其澤自
以及乎物。與稱而隱其稱物之宜然義由中出其
以裁制酌量之妙有非人之所能窺者矣不亦微乎
隱不露只是善入則如是。潛居則曰心之不能
可自寬故謂之小如道小惟微之微也此意
此心何物不稱夫子曰見小曰明即此意
履以和行謀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

與利因以寡怨并以辨義異以行權

反遠去聲

寡怨謂少所怨尤。決按本義以少所怨尤釋怨字則怨

不尤。辨義謂安而能慮。決按安字貼非字。即所謂

人也。辨義謂安而能慮。居其所也。能慮貼辨義。

石第七章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決按九聖

患之道以示天下萬世之當憂患。若非必謂文王約略此九卦也。

立不易方從一而終故一德者也。明道程子曰其以

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未公技同李拾遺。朱子

語禮主卑下履也。可。是踐履處所行告不由履自是乖

先所以曰履以和行謀又更卑下所以制乎禮又曰

禮是自家德地卑下謀自應物而古林亭家林因以家

思是得其處因之道故元所怨於元元所尤於人若

得其德則有所怨尤矣。與。同。非。以。特。義。謂。安。而。能。慮。

蓋守得自家心先定。才能辦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

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耶。同上。問。升。以。辨。義。是。大。小

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而。遠。是。否。曰。然。其。大。小

雖。以。行。權。見。而。其。代。權。是。德。然。微。底。物。事。若。顯。然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三

其有入之義。莫如風。風之入。物。只為其能入。義理之中。元細不入。陳文蔚錄。象山陸氏曰。履以知行。行而不和。以不由禮。故也。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而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和。自克。乃能復。善也。人元與焉。性以一德。不常則二。三常則一。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損以遠害。如德欲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害德而已。能損其害德。則我身之害。國有可達之德。將君子不取必於此也。益以興利。有益於已者。為利。天下之有益於已者。莫如君子觀益之象。而達善。故曰。與利能達善。則福慶之利。固有自益之理。在君子元加損。則有不足言者。因以寡怨。君子於國。既之時。必推其命。吾遂吾之志。何怨之有。推同之義。不此窮。既惡難及。已也。凡道有所不可。皆因也。君子於此。必自反。而己。未嘗有所怨也。升以輔義。君子之義。在於濟物。於升之義。人可以有明。君子之義。莫以行。推其理。如推之於物。隨輕重而變。則動靜稱宜。不一。以定而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三

。西山真氏曰。九卦之義。又當各就全卦反復觀之。以求其所謂處憂患者。庶乎得之。又此章之下。云。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云。又明於憂患。與哉。則易之為書。元非明於憂患。又不可。特九卦為然也。雲峰胡氏曰。此章三陳九卦。雖夫子偶即九卦言之。然上經自乾至履。九卦下經自恒至損。益亦九卦。上經履至謙。五卦下經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經謙至復。又九卦。下經井至巽。又九卦。上經復而後。八卦而為下經之始。下經自巽而為亦八卦。復為上經之終。上下經對峙。又似非偶然。若成於此。可見文王之心。為對峙。凡十卦。置乾不為君。也。文王常存事君之心。而不知其有君民之大德者。也。九卦上下體元。雖文王臨其明者。也。然有五體難在焉。實未嘗不明也。虛齋蔡氏曰。履以知禮。亦以自已而行。便元所舉。處以行已言也。謙以制禮。亦以自已之持身言。是見於處物之周。友制節。禮度不敢。觀逸。禮有貴賤。上下之分。謙則卑以自牧。而禮由我。行矣。蓋

蘇虞齋字仍就害身謀陰象山就害德益德兼非到
害身益身請義俱通至陰陽代謂害天下利天下
則與虞憂患之義不合矣又按胡雲季謂九卦不害乾
見文王但有事君小心而忘君民之大德第(然)一卦之
上卦是乾仍首重其道也九卦上下十八體中雖无龍
而履困井三卦皆互龍則固明之至矣又按胡淵堂氏
所錄朱子語李西庵
下疑成出如風二字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

吉

易書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朱子本義

胡李俊學楊壽張仁

朱子集解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遠。猶忘也。決按本義以忘字釋遠。

字則遠字當貼人心說。周流六虛。謂陰陽流

行於卦之六位。四六為陰之位。當其未遷。陰陽

時已有此虛位。故曰六虛。至謂後或以陽居陰位。故曰陰陽流行於卦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之六位言无

可執者也

辭位。周流六虛。言陰陽周通。流動於六位之虛。六

位言虛者。位本无體。同天始見。故稱虛也。剛柔相易

不可為典要者。言陰陽六爻。兩相交易。或以陰居陽位。或

以陽居陰位。或在初位。或在二位。相易六虛。錯綜上下

所易皆不同。是不可與常會也。唯變所適。言劉泰

相易之說。既无定準。唯隨應變之時。所適也。侯氏

行果曰。居則觀象。動則觀占。故不可遠也。即子曰。易

元贊也。曰。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不可為典要。既有典常。則是有體也。然遠以有體。故曰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
 他排定三百五十四爻當三百五十四爻當夜重底
 吉夜底之申又自分無凶之中又自分無重底
 却不無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
 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他只有應而吉底
 多變所以如此此非大傳說上下元常唯變所適便
 見得易人不可不非是死法難道是二五變而吉底
 有得二五而不言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
 若楊雄太玄排卦(定)第幾爻吉第幾爻凶此便是死
 法難賀孫錄。白雲郭氏曰人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
 故於易不可遠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易之為
 道教遠而變動未嘗止周流六氣或以下而升也或由
 上而降也以下而升也易之為道也易哉。郭氏曰卦難
 所遠而此之謂易之道也易哉。郭氏曰卦難
 六位而則柔爻當位來如寧非實有也故以虛言排難
 求卦易之變動初元定體而周流乎六虛之位或自上
 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元常也柔來而文卦分則上而
 而柔則柔相易也。誠齋楊氏曰乾初居坤上於是
 為到坤上思居乾初於是為乾此變之上下元常者乾
 初陽與坤初陰相易而震生坤初陰與乾初陽相易而
 巽生此變之到柔相易者。石門梁氏曰易之所談者
 皆造化之大人事之要故不可遠也然其道也屢遷或
 奇偶之靈變動而常周流於六虛之位或上或下
 本元常履一則一柔爻相變易以及義觀之有當位而
 吉者亦有當位而凶者亦有應而吉者亦有應而凶者
 者豈豈可以為典要乎亦唯其變之所適而已矣自變
 動以下皆言厚遠之事。次崖林氏曰到柔相易承上
 元常說但上下元常是說兩位上說到柔相易承上
 位上說如三一一位也既以居之故曰到柔相易承上
 也既以柔居之又以到居之故曰到柔相易承上
 左兩相交易而靡定也。谷氏曰三章論進精不同不
 俱一意但此章論變次章論卦三章論進精不同不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此章雖有變有辭然辭亦是變中之辭不可執然分為
 兩樣在臨父母處截上是易切於人下是人妙乎易也
 有定也。梁氏曰木臣曰易之為書有書有辭皆天地自
 然之理人生日用之不可須臾離者庸可違乎以易之
 變言之其為道也屢遷屢還何如易中不通九六之
 六也變動而元一定之居周流於每卦六爻之虛位以
 二體言或到上而柔下或到下而柔上以變爻言或到
 易手或到柔手或到元常相易皆不可為典要惟其變
 之所趨而巳變之所居即道之所宜隨其卦之而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唐可遠也。上下元常以交易也
 到柔相易以變易言也。決按變動不居二外統全卦
 能上下二句分內外兩體說到柔句又分爻爻說不可
 為典要二句從承承爻爻要引以定則釋也又易下更如
 為書二字便兼卦爻辭三句雖似說卦爻之書然有
 重則必有辭矣曰為書又曰為道者言以書與辭為道
 則書與辭中之義也又有較者道字如民之為道也
 道者亦可但未有道不實行與以道字相與則道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此句未詳疑有脫誤。決按先儒解出入內外不同有以
 兩卦者又有指人事言出入為文之變外內為卦之內外
 外入則在內者後說稍總但朱子既曰未詳又曰疑有
 脫誤是先賢釋經慎處而春秋穀梁傳所謂考
 以傳義類以傳疑之義也持經者固疑為是
 難註明出入之度使初知內外之戒也出入猶行禁外
 內猶隱顯以遠時為言曹以出隱致出漸以高顯為
 美明夷以處昧利為戒此外內之戒也。朱子語使知懼
 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

元有師保。易即師保也。故敬之若父母。師保專說尊一
又按上節言。使易使之也。此節明字指讀易之人。說
字方順。又有與使字一例。看謂易明之以示人。若然。易
明示之。必讀易者。明其義。接下二句。方順。憂患與故。同
有憂患與故。二層義。即卦文象中。亦包此二義。解不送
發明象義。即又上節使知。懼足。懼同。說此節。非說古
一又字。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按陸氏曰。莫與反度也。
方陸氏曰。馬云。方道也。

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致神而明。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六

之則存乎其人也。

右第八章。此章首句。為綱。為道。屢遷以下三節。言易
宋子語。既有典常。是一定。占得他道。又了。吉。凶。自定。
這便是有典常。是謂難。胡氏曰。方道也。人能以。率。其。辭。
大易之辭。則可以揆度。夫大易之道。凌氏曰。率。其。辭。
之所指。而揆其方之所向。則其道雖不可為典常。而其
書則有典可據。有常可指。者也。然非得其人。亦何以行
之哉。是時。鄭氏曰。此章既曰。不可為典常。又曰。既有
典。不。可。為。典。常。豈。以。到。素。之。變。易。元。常。者。言。也。既。有
典。常。豈。以。卦。文。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則。在。變。易。之
元。常。所以。卦。文。之。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嘗。不
行。於。則。在。變。易。之。中。以。易。雖。不。可。為。典。常。而。亦。有。典。常。
者。存。也。學。易。者。要。當。於。不。為。典。常。之。中。而。識。其。典。常。
則。得。矣。石。門。梁。氏。曰。其。始。率。其。辭。而。揆。度。其。道。則。

吉以言。此山以山。此國有典常。然苟非其人。則吉亦
凶。是其人。則凶亦吉。易之為道。豈虛行乎。故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也。虛齋蔡氏曰。不可為典常。豈通六十
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古也。其曰。既有典常。豈折各卦各
爻。而。言。也。不。必。謂。何。也。元。典。常。而。今。方。有。典。常。耶。蔡
氏曰。以典常。載事。名。無。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
故。又。到。為。常。今。典。常。為。常。法。只是。上。文。典。字。同。要。則。其
要。約。也。下。一。字。是。異。次。應。林。氏。曰。上。文。易。之。為。常。也。
不可。違。其。為。道。也。準。遂。連。卦。與。辭。俱。在。其。中。此。則。數。人
沿。辭。以。求。卦。文。之。義。蓋。示。用。易。者。簡。易。法。也。言。易。之。為
道。屢。遷。不。可。為。典。常。豈。要。惟。變。所。適。蔡。氏。元。可。擬。說。以。不。得
其。常。理。所。在。矣。然。求。之。有。要。辭。為。而。已。蓋。辭。者。聖。人。於
卦。觀。象。繫。之。以。明。吉。凶。者。也。用。易。者。當。通。變。極。數。之。餘。
成。文。定。象。之。後。惟。率。卦。文。之。辭。而。求。其。事。理。之。所。向。則
一。卦。有。一。卦。之。理。一。爻。有。一。爻。之。理。而。見。其。有。定。矣。然
必。有。然。而。成。之。不。言。而。信。之。人。然。後。能。因。辭。求。理。而。見。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七

其行。事。之。間。苟。非。如。是。之。人。是。卦。文。之。理。亦。不。能。自。行
也。此。與。上。篇。末。章。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而。有。之。不。言
而。信。存。乎。德。行。同。意。變。著。于。詞。一。由。辭。以。揆。其。理。
所。示。之。變。所。著。之。故。確。有。常。理。不。可。移。易。矣。然。其。為。具
用。也。其。能。不。遠。矣。則。在。行。道。如。夫。子。從。心。不。踰。矩。即。心
即。是。非。實。有。德。行。之。人。不。能。以。道。字。與。為。道。屢。遷。道。字
緊。相。應。決。於。初。字。與。既。有。字。對。稱。始。探。畢。也。曰。初。曰
既。有。見。所。得。卦。文。之。辭。須。反。覆。觀。玩。然。後。可。得。其。理。不
前。到。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玩。既。即。按。也。又。按。宋。子。以。不
可。為。典。常。豈。有。典。常。為。疑。觀。蔡。氏。之。言。似。亦。可。以。元
授。與。豈。不。可。為。典。常。是。未。定。之。卦。文。也。既。有。典。常。是。得
得。之。卦。文。也。雖。曰。既。有。典。常。古。凶。之。理。已。定。然。然。是。活
活。非。執。執。物。事。如。黃。裳。元。吉。南。則。得。之。則。凶。若。彼。指。若
武。庚。郭。洽。陽。王。等。執。得。之。則。吉。然。故。又。須。神。明。然。成
之。人。方。能。得。其。變。通。之。理。不。可。謂。既。有。典。常。人。人。能。得
易。之。妙。也。中。庸。見。乎。著。龜。亦。唯。至。誠。能。先。知。之。非。謂。既

虞氏仲翔曰陰陽錯居稱雜時陽則陽時陰則陰故惟其時物乾陽物坤陰物。韓莊覽體也卦兼終始之義也。又各有乎其時物事也。鄭孔誦覽體也言易之為言原窮其事物之初始乾初九潛龍勿用是原始也要會其事之終末若上九亢龍有悔是要終也言易以原始要終以為體質也。物事也。一卦之中六爻交相雜錯唯各會其時惟各主其事若屯卦初九盤桓利居夏居貞之時有居貞之事六二遷如遷如是乘陽遷之時是有遷遷之事也。羣象一文餘爻微此也。錢氏藩曰六爻相雜唯其時之不同而其事物亦異如乾之取龍一物也或潛或見或躍或飛之不同者時也如漸之鴻散亦一物也而于干于蟹于陸于水之不同者亦時也。進齋徐氏曰此總言聖人作易所以卦生爻之義下文又逐爻分說而申明之也實謂卦體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原其事之始要其事之終以為一卦之體實卦有六爻則象錯雜隨其時辨其物

言卦雖有全體而爻亦无定用也。雲峰胡氏曰卦有定體故曰覽爻无定用故曰時。石門梁氏曰易之為書原其初爻之始要其上爻之終自始至終六爻皆具然後成一卦之體質也。然六爻之中則柔剛難未嘗有定何哉亦隨其時與物而已矣。時謂六位之時物謂陰陽二物也。虞翻蔡氏曰始終即初上也。此言始終至下文方言初上者蓋未成質之時只得謂之始終及既成卦之後則就卦言謂之初上矣。次崖林氏曰源始要終以為覽言必六爻備然後成卦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言六爻之相雜則唯各之物耳蓋隨其所居之位而其義各不同非若卦之合六爻而成體也。始終終指上爻初言爻以該六爻耳時是六位時成之時物是乾陽物坤陰物之物如乾之六爻其為龍一也初則乾二則見三則惕四則躍五則飛上則亢亦各隨其時取漸之為鴻一也初則于二則震三則險四則未五則陵上則造亦各隨其時龍六十四卦二百八十四爻其易集解增釋卷之十

進退時也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隨其所居之位而
義各不同也此章首句提起原始二句言卦六爻二
句是卦辭所指之約六爻之問又以中四爻為主故末
專以中四爻言之。漢世物即指陰陽時即指爻位但
有陽居陽位陰居陰位而得時者又有陽居陰位陰
居陽位而不得其時者
唯其无完故曰時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易陰以

致反

此言初上二爻。
候氏行果曰本末初上也初則事微故難知上則事彰
故易知。干氏今升曰初擬議之故難知。卒終成之故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十

易如本末然也。難知夫事始於微而後成於著初
者卦之始擬議其端故難知也上者卦之終事皆成著
故易知也。鄭氏疏其初難知者謂卦之初始起於微
細始擬議其端終事未顯著故難知也其上易知者其
上謂卦之上爻事已終極成敗已見故易知也本末也
者其初難知是本也其上易知是末也初辭擬之者初
以事末故易知我云本末也初辭擬之者初辭擬之者
知也以初時以辭擬議其始故難知也卒成之終者
釋其上易知也言上是事之卒了而成終意也易知
也。朱子語其初難知至中爻不協若解也硬解了便
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曉字都不成文章不
知其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妙
但不利遠者也曉不曉非學難。鄭氏疏曰初爻
者卦之始也本則其質未明故難知上爻者卦之終也
其實已著故易知難知則所望之辭必擬議而後得易
知但卒其卦之辭而成其卦之終也。宋時胡氏曰此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十一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繫初之辭必擬議當假何象當何何上不敢於中爻
繫上之辭不通因初至五之象占要其終而成之
決按潘文來謂卒如卒業之卒謂究竟也卒成之終謂
因初之所擬而究竟其義以成上爻之辭也如乾之初
九曰潛龍必擬議而後見乾有龍之象至上之亢龍不
過卒潛龍之義如漸初曰漸于陸渚必擬議而後見漸
之象至上之漸陸渚不過卒漸于之義又難知易知者
多指言言決以爲宜指辭言蓋聖人雖有辭者讀初
爻之辭不解其何故取此象何故斷此占至頤會初爻
辭之意以漸請去至上便易知矣必如此則方與下二
句相應蓋初之所以難知者以周公繫初爻之辭亦擬
議而成周公既費經意後人亦必竭力研求而後知也
上之所以易知者以周公繫之上辭不過卒初
之義周公繫辭既易則後人讀之亦易也

此謂卦中四爻

朱子語問雜物撰德辨是非與非則非其中爻不係先生

云這樣處曉不得了嘗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五

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問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

地自三至五則為天故曰非其中爻不係五體之說漢

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慶亦舉得合明者

來此說亦不可廢林孝廉問易中互體之說或以為

雜物撰德辨是非則非其中爻不係此說互體曰

今人言互體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慶如顯大過

之類是也王輔嗣又言初甲飛化尤更難理此等不必

深泥第八問非。雲峰胡氏曰此永上又六爻相雜而

言也六爻本自相雜二三四五於六爻之中又雜物撰

德者如屯下震物為德為動上坎物為德為險下

五地則雜物為德為動上坎物為德為險下

五地則雜物為德為動上坎物為德為險下

五地則雜物為德為動上坎物為德為險下

五地則雜物為德為動上坎物為德為險下

五地則雜物為德為動上坎物為德為險下

五地則雜物為德為動上坎物為德為險下

五地則雜物為德為動上坎物為德為險下

五地則雜物為德為動上坎物為德為險下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十三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十三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

矣。噫陸氏曰於其及王肅於方及靜也馬同

知者陸者智象陸也賈思隱思更反

象統論一卦六爻之體論一卦六爻之體見象辭本已

舉六爻之義故知者觀其象

辭則於六爻之義思過半也

括著象氏曰居可知矣言元

則思過半無言元得於爻也

其用事之元故觀其象則其

開封狀氏曰雜物撰德辨是

存七吉凶之要在觀象辭而已

分初上二爻及中四爻此又從六爻言之存亡者陰陽
之消息也者事情之得失居猶坐也其存亡者山
之消息則六爻之義也而可知矣又謂知者能見事於
未形難不觀各爻之義但觀卦首之義則所見事於
得十分之五六矣蓋家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
變相易之義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蓋首第一
句言家第二句言六爻此又從卦首之義而復歸
重於中四爻也。蓋家辭六爻始於下爻則又從
者而巳此家辭存亡如何曰存亡就天道陰陽之消息言
言凶就人事之得失言則思通早與不曰足矣而只
曰通早與是聖人辭氣之從容然道理亦只到此故復
世雖有聖人者此亦不能獨觀觀而全不觀爻辭也
。以應林氏曰此承上論六爻而論一卦六爻雖物
損德則居然可知矣以其惟據此以求其吉凶存亡
之理則居然可知矣以其惟據此以求其吉凶存亡
象辭則六爻之義為存亡之義也蓋其為存亡之義亦
思通早與不待通求之六爻之辭也蓋哲人即始而
見於中人事而論事最詳執論一卦之理雖未及於
六爻然六爻之理已具於一卦之中要在人推之爾故
即卦可以知矣不待通求於六爻之內也。朱氏本臣
曰六爻既稱則存亡之義無不備矣惟據此
六爻以成之而天道消息之存亡人事得失之吉凶此
理新然可知矣然此特象人之事耳在知者但觀象辭
而六爻之義已具於全體之中言存亡已得其六
七矣天下不皆知此六爻所以不可不備也。漢按
存亡吉凶吳臨川蔡虛齋來本臣俱以存亡屬天道吉
凶屬人事然論語假年學易章註曰學易則明乎吉凶
消長之理通達有七之義真西山又以吉凶消長屬天
道通達有七屬人事決謂以存亡貼天道覺其長短
上九文言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
亡知得而不知喪通達得其一而不知其八不應以天

失在中間莫若不分為總蓋天道亦終之人
事人事必本於天道原不必截斷分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
為道不利遠者其要元咎其用柔中也
此以下論中爻按此句同功謂皆陰位按按功字當作
勝焉曰公乃自以為功蔡傳曰功事也美同在
陰位則亦同柔順之事與非以位字釋功字也
遠近不同按按遠近俱就五論蓋五為君位卦
故多懼決按只釋四之多懼而二
柔以其柔中也按按柔中謂柔位之中
辭註同陰功也 有內外也 二處下和故多譽也
位通於君故多懼也 四之多懼以近君也柔之困
須後而濟故有不逮遠者二之能元咎柔而處下也
崔氏標曰此言二四皆陰位陰之為道近比承陽故不
利遠與 言二陰遠陽則不利其要元咎有元咎者
以二柔居中與於四也。朱子語問其要元咎其用柔
中也近君則當柔而遠去則當有強義則正之象始得
此二之所以不利也而居中所以元咎曰也是地
其要元咎若作去聲只是要約之義若作平聲只是要
其端之意又曰要去聲見要地要平聲是遠取即要
意思又曰其要只欲元咎未易也。東坡蘇氏曰近
於五也有善之居而近於君則懼矣故二之善宜處四
之善宜隱 柔者有依而後能立二遠元依而四
者中也。許氏曰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難得正猶有不
中之象況不得其正者乎二雖不正猶有得中之象况
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象又

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舉四之所以多懼也。節辭義氏
 曰二四俱柔故曰同功遠近不同故曰異位。一卦六爻
 以五為主立則四近而二遠也。柔利近而四近而位
 不中故多懼二雖遠而多舉者以柔居中之位也。此
 隨程氏曰易以六居五以九居二為卦十有六難為時
 其臣亦以剛中應之也。節臨川吳氏曰五者一卦之
 尊位故遠近皆自五而為二。應為遠四與五比為
 近以位之遠近有異而其善亦不同遠者意氣舒展而
 多舉近者意氣收斂而多懼四之所以懼不能如二之
 舉者蓋近尊位不得自安故也。柔之為道以下得二
 於五而其端得以元咎者有所依恃遠者宜若不利二遠
 相遠故為同功而異位也。然雖同為大區而所處之為
 則四不如二蓋二應於五則為五所懼也。四應於五則為
 五所疑此所以二多舉而四多懼也。夫二與四皆柔位
 也柔之為道本不利於遠而二之多舉元咎者以其用
 之柔而得中也。然此亦大要言之耳若方之諸卦則二
 亦有凶四亦有吉不可執一也。下言三五者亦然。陰
 齊泰氏曰二多舉四多懼則所謂其善不同其善不
 不同二多舉四多懼者近則也。然柔非依剛則亦不立
 固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而元咎而多舉者蓋不但
 以其遠也以其用之柔中也。若徒柔而不中雖遠亦不
 能致舉用者德之用也。柔中之德行之於柔而指之事
 為即謂之用也。四多懼者以其近君而有所畏也。此
 嫌也。然而柔之為道非得陽以為之依恃則元以自
 亦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得元咎而有舉者以位柔
 而中故也。此柔字不可主六也。通此一條者皆不可
 出六字只據二四之位言若九二九四亦如此論三三
 亦如此其末乃云其柔克其剛勝邪言以柔居之則克

惟剛則能勝之可見上文全據位而言也。澤齋德氏
 曰多舉多懼者亦不必盡然之辭近就五言。宋氏
 沐臣曰復以中四爻論之二四同陰位皆能柔順功則
 同矣而二居下體四居上體位則異矣。聖人繫辭之善
 亦有不同二未必皆舉而多舉四未必皆懼而多懼者
 以四近君有借道之機所以多懼也。和四之多懼由
 於近則知二之多舉猶於遠則知二之多舉也。此二柔
 本不利於遠五要其所以元咎而多舉者以居下之中
 柔而得中非同於柔體無新義知二之舉以柔中則知
 四之懼以不中故。決擇其善其柔指二四言謂二有
 善而多舉四有善而多懼以其位之遠近不同也。至
 若利四之利以柔體四之柔如其柔之遠近不同也。可
 言矣。惟懼亦是好字。既故上文提提善字以見四
 之多懼固乎境而不同乎已也。所謂不同謂其效不同
 也。功字作事字解蓋陰陽可稱物而剛柔亦可稱事矣
 事即物。即事也。但前陰陽以文言稱物為切此則亦
 以位言只好稱功而皆同功功字與五多功
 功字不同蓋一作事字解一作功字解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克
 其剛勝邪

其剛勝邪

三與五同功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惟剛則能
 勝之。決擇此二節本義中陰陽字俱
 指位言惟此節則指爻言

右第九章

節義大行夏曰三三陽位陰柔居之則多危。此則止居
 之則勝其凶言卦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

矣。違筭物是。那到貴賤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如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若相雜。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有陽爻。相雜。則為文。若有陽元陰。有陰元陽。如何得有文。林李象辭。東坡蘇氏曰。等類也。凡乾之類。必陽物。坤之類。必陰物。之不雜。物之情也。故吉凶虛實之所不能免也。逆齊徐氏曰。卦之全體。三才之道也。道則變動。不居如潛見躍飛之類。皆道之變動。而謂之文也。文者。故天下一動也。或剛或柔。而大小有等。故謂之物。物即陰陽二物也。一不獨立。二則為文。陰陽兩物。交相錯雜。故謂之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當也。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不當也。吉凶由是而生。則可以觀變現占。而見其文之著矣。渭朔胡氏曰。此章論易不徒文畫有天地人之道。具馬惟是有是道。所以變動不居。即其為道也。屢遷之義。使徒有是文。而非有道。寓於其間。則亦何變動之有。若物相雜。固是因六爻中陰陽二物。自相雜居。而成文。以生

吉凶而為人事得失之象耳。雲峰胡氏曰前章始以
質言此章末以文言卦必舉始終而成體故曰愷又必
雜剛柔以為用故曰文。平章項氏曰爻有等者初二
三四五上也物相雜者初三五與二四上陰陽相同也
文不當者九居陰位六居陽位也此即說卦所言分陰
分陽迭用柔剛也。汪氏成池曰文既相雜豈能皆宜
故有以剛居柔以柔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柔
為吉或時當以正而不當者為凶言不當不可定物也
是道之變歟此言凶就在文不當中未指辭義以單論
文書不論文辭也。虛齋蔡氏曰文不當有以剛居剛
而得者如屯初九有以剛居剛而失者如大壯初九有
以柔居柔而得者如坤六二有以柔居柔而失者如
人六二不可謂當便吉不當便凶朱子亦有明註在前
。次虛林氏曰此條即易中所有之名稱而解其義言
易中有元何以謂之元夫六爻皆三才六畫所花道之
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同人於宗是不當也。當則吉不當則凶。是言凶自此生也。故鄭氏曰：以時義之得為當時義之失為不當。不以位論。何氏指曰：不當者非字指陽居陰位。陽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當為無卦情若思反以當位為凶。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濟齋德氏曰：變易為一飛躍之類。等者則柔大小遠近之類。物謂陰陽兩物一不獨立兩則成。陰陽兩物交相錯雜。猶青黃之相聚。故曰：天不當者非專指陽居陰位。陰居陽位也。卦情若思反以當位為凶。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文不當者天地間陰陽為侶。陽亦然。今或陽居陰居。陽故曰不當。若陰陽有不可純任時節則不當可生。若陰陽有宜於純任時利下當可生也。漢按前傳八章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則爻字是周公繫辭後始有此名。周公前止稱畫而不稱爻也。下傳三章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謂周之公爻辭效天下之動。猶文王之象辭明一卦之辭。能之伏義時止有卦之動。猶文王之象辭明一卦之辭。能之伏義時止有卦之象。象未有象爻之名也。陸氏續孔疏：承上說來與故曰爻句不合。李蒙齋以為六畫效天下之動則亦快解。故天下之動為伏羲未子以潛見飛躍解變動。然仍的指易中之畫之道有變動也。如初陽在下則繫潛龍是以效之陽變動而在九二則繫見龍以效之又變動而在三四五上則繫惕飛龍以效之必如此解方見爻字義方見聖人效天下之動蓋此句與上傳八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即同義。但兩動字有別。故以天下之事物在此則指卦中之畫也。又按位不當。唯項平菴纂屋齋與朱子本義合。須知聖人只說得一平故不當已。當字在即位不當有言有位當亦有言有位不當。不穩也。若汪咸池林氏慶吳敬齋何氏瑞鼎與本義不合。說理亦圓。故主錄之。又聖人所以不兼說當不當者恐學者誤解為當則吉不當則凶也。故但曰位不當則吉。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吉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二十

凶生焉而位當之
 吉凶生不待言矣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朱子本義

楊李後學楊齊張仁決集解增釋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

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對陸直又及易者陸以
默反邪于應反要平聲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韓註文王以盛德蒙難而能守其道故稱文王之德以
明易之道也文王與紂之事危其辭也易慢易也

其治者能不忘危者安懼以終始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
由文象之大體也朱子語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

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為於萬
物之理无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理无咎是物之

義若作平聲則是其辭之危又曰其辭危是物之
學家錄之南軒義氏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

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其理之無咎而禍遠矣
道也易也。然其理之無咎而禍遠矣

非盛德則易道元自而傳也末世則情偽不如是之滋
之事也文王心憂天下後世故其辭危懼此因文王

克難而論易道能使如此易之理而有所恐懼可畏
安乎心不由其道而有所慢易必至傾覆也故曰危者

使平易者使傾危然非有使之也天之生物必因材而篤

其性哉我者培之傾者覆之亦自然之理也始蘇潘氏

曰易之興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聖人危天下而具辭多危知

危而戒懼者則平安不知危而慢易者則傾危其道其

天事事物物皆不可廢人能戒懼以終始則其終而

元咎矣。雲漢曰文王以憂懼之心作易其辭危而

危懼故得平安慢易故傾覆易之道雖廣大德極不通

使人懼以終始而巳懼以始者易懼以終而始者難

乾第一卦而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懼以

終始其要无咎之說也。誠齋楊氏曰前言易興於中

古作於憂患夫子之意已屬之文王矣以爲未足也此

章明易興於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

而名之曰當文王與紂之事則元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

千載之屈有當文王與紂之事則元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

公文王元德於紂而有道於夫子其千載之屈有當文王與紂之事則元德猶以爲未足也又指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為盛德紂之名而不諱稱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

一家之私沒天下之公與夫文王之王而不抑其不以

之公與。漢胡氏曰夫子作易之作明指於易

之典明指於文王曰蓋卦圖重解危可謂萬世之日月同

少一言以及則公之文辭卒不免後世紛之疑難惜

哉。石門梁氏曰文王漁易於美里乃危懼之時也故

其辭亦危懼易之為道也人能危懼則使之安平若

其辭亦危懼易之為道也人能危懼則使之安平若

始言不能外乎此元有危而不平易而不慎者慎以終
 慢易之心也其要歸使人去欲循理去危就安而不敢有
 每悔此則危者使平之意故曰此之謂易之道也。景
 遠高氏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
 懼以終始元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善有慶吉无
 言曰危者使平二句即是前危使平之不可說易使也
 也易之道與其道字正相應。馬氏常伯曰二道字
 相應平慎事也所以平慎由於危易以精蘊處此之謂
 易之道也。鄭氏代排侯曰末世則變故多憂德則思
 慮審當文正與卦又是處憂思之聖人憂世憂民之
 情恐人慢易自蹈凶機是故其辭多危寓警成震動之
 意焉一章重此句危者使平是意即下懼字下正是辭
 之危處危者使平易難就易辭之具言爻指到人心處。

蘇門孫氏曰文之至德平其身以平天下不通危使平
 而已豈有他哉道之不善慎其身以傾天下不通危
 使傾而已亦豈有他道哉此千聖傳心之要聖人身經
 憂患等之於書以垂後世其懼以終始之心也起。江
 氏伯倫曰道以傳人而無易之復興也其時當戒之末
 世周之盛德即其事當文王與紂之事耶蓋非末世則
 民偽不泯非盛德則易道不傳唯以文王之盛德而封
 因之於美里易道於是復興與夫聖人以處憂患而演
 易故其辭繁之辭皆危懼之辭也蓋卦辭所發莫非人
 事王理凡諸事而懼者謂之危危則懼之以示如亨利
 吉无咎皆是一事易要行方謂之易易則懼之以示如
 凶吝悔吝皆是蓋出於理勢之自然若以使之也然如
 是危平易慎之道善大凡天下百事平者必主於危
 者必主於易固无待致之福亦无待免之禍能廢之
 其道之大若此果何為哉只是教人危懼存心終始其
 始大要使人平而无悔端於无咎耶此之謂與民同志

易之道也。鄭氏文項曰危者使平如震之震來虩
 虩則笑言嗟嗟夫之字預有勸利有收往是也易者
 使慎并如之危至而羸瓶則未有功未濟之沅濟而濡
 尾則不續終是也蓋皆舉其理也人心危懼則神以惕
 若有以使之而實非使之也。人心危懼則神以惕而
 明謀以懼而周此危之心即所以致平人心得馬則
 以得象跡以取此危之心即所以致平人心得馬則
 。此與第七章同但第七章不明點文玉可補出則公
 之情與第七章同但第七章不明點文玉可補出則公
 此章已明說文玉則專說文王為總又按平字說得
 凡易中利吉无咎皆在內後又曰其要无咎從利
 吉无咎中提出一項來說聖人示人自可著力用功處
 蓋吉吉利難亦就義理說然必竟帶利字亦在其
 是說義理難之入則於元咎則利吉亦在其
 或元咎而凶者則出於事勢之變而非理之常若夫
 之上六是也此則致命遂志之時君子不計吉凶矣

此等俱聖人安聖為人處學者宜服膺又按要字朱子
 有平聲去聲二義以九章其要无咎証之則讀平聲更
 總又按要引謂其辭危无咎字不問蓋以上危
 字已下危平易慎二項也易中所言善者固欲使人懼
 以承之易中所言不善者亦欲使人懼以承之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天下之至順
 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行險下孟反易險以
 政反阻險莊呂反
 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无煩故簡。按簡
 說聖人即中庸配天地之義只作一箇聖人說說其至
 健便是乾若文王之伐密伐崇是也說其至順便是坤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五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木

少壯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七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八

人由下策以知吉凶然上段引起下段非平對也末節則以人之言發明上文吉凶以情達之語。決按乾坤總是一箇聖人聖人未有健而不順者亦未有順而不健者但三句說他的健三句說他的順猶中庸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一般又如盡性章說仁前知章說知無意章說義亦總是一箇至誠也條虛齋以下諸家俱分作兩項聖人似未穩也總之健順易簡在天地一定刻所至聖人則參天地而成位乎中斷不可刻分作兩等人品也性心研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

者

說陰者說諸侯之慮是氏曰王昭素云利侯之二字必是王輔嗣以復韓康伯以前錯溫公曰王輔嗣累例曰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九

能研諸慮則侯之五字衍也說之按廣制亦作諸侯則其誤已久矣蓋賈陸氏曰亡傳及鄭云誤誤也二節云勉也一決按廣仲翔作諸侯之慮則其錯已久王輔嗣已經訂正故畧例曰能研諸慮乃韓康伯為輔嗣門人仍前人之誤而註之竟不遵師說孔氏又詳疏之亦猶朱子已訂正周易而今仍用漢儒之說本也安漢李氏曰諸為侯之合音想因古經旁註字切而誤增也此說得之

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

理因慮審坤之事也決按此二理字即古凶之理也順理則必吉所謂應吉作善降之百祥也逆理則必凶所謂從逆凶作不善降之百殃也此乾坤字即朱子所謂事之未定者屬乾事之已定者說諸心故有以定屬坤之義與上節水文乾坤不同

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亶亶決按說諸心指平日說凡

必謂之不險阻必趨之故貼成亶亶亦臨事時也

朱子語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然自

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

乾也成亶亶坤也事之未定者屬陽定吉凶所以為

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亶亶者所以為坤大抵言語

兩端廣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

致知力作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

之可見因致知能說諸心能研諸慮諸方始能定天下之

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見事是得通達自是定天下之

又曰研是更去研磨他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

間相雜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研窮到底似則安而能慮直是子細了這箇屬陰

卦且以做事言之言凶未定時人自意思頗散不肯做

去吉凶定了他日勉勉微將去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

清底物事之無清底屬陽陰是重濁底物事之重濁底

屬陰同上雲峰胡氏曰理悟而心說乾之事也故有以成亶亶此言

以定吉凶事來而慮研坤之事也故有以成亶亶此言

理與心會也能研諸慮却又於事上更加研審故一屬

乾一屬坤此乾坤與上文乾坤二字大不相同語錄自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十一

心則自故樂之而不厭如所謂不亦說乎義理之說我
 心是也故曰說諸心平時此理既說於心及至臨事又
 將此理再研審焉要得傳當意而無纖髮之差謬故
 曰研諸慮說諸心此萬事而言研諸慮者就一事而言
 蓋其所臨之事此理既說諸心則若何而吉若何而
 凶皆判然於胸中矣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既研諸慮則
 於吉而趨之於凶而避之皆欲強鼓壽夭而志倦矣則
 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聖人而已矣聖人言能說心研
 聖人獨能之也成天下之亹亹者聖人言能說心研
 定天下之亹亹者聖人言能說心研
 所以知險阻者聖人自能之也蓋聖人於未事
 時易簡所理自融治是說諸心矣非心說易簡也
 有事時易簡所理自融治是說諸心矣非心說易簡也
 簡也唯說心是以吉凶之理皆我心所慮險阻與否
 元不先知之而吉凶之理皆我心所慮險阻與否
 我心所慮險阻與否元不先知之而吉凶之理皆我心
 人曰說諸心必有一物說諸心者必有一物說諸心者
 物研諸慮者也其物惟何而理已矣聖人平日於慮
 從速之理看其明故能定吉凶又按此節劉石芝說
 是則起之非則避之故賁：不巳又按此節劉石芝說
 得甚明白其言曰定吉凶即上文知險阻成賁：即
 上文不陷不困又曰說心則知順理者吉逆理者凶故
 能定吉凶定字即大學慮事精詳之慮蓋此節重說心
 研諸慮二句定字即大學慮事精詳之慮蓋此節重說心
 遠不然而意言一不事不定之成之也又按此節重
 會者字宜作一句讀下蓋者字即指上節乾坤之聖人
 言聖人既以使順而知險阻此固能說諸心也
 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聖人也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十二

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
 來決其未義雖如此分承然非板對也蓋從變化云
 朱子語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生云上兩句只說理如月兩句是人事就理上知得在
 陰陽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
 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
 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來也又問器字則見於有
 形之實事者皆為器否先生云易中器字是地說又
 曰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無象事知器是人事
 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占事知來是他
 方有箇補祥見手筮象之類吉事有凶事亦知來是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為又吉事有祥有休祥
 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大易說。雲峰胡氏曰在天道為變化在人事為云為

人事與天道相符則吉事有祥與此言易之理如此也
 如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其已形之器於吉事有祥則
 占之而知其未形之來此言人於易之理可以知其如
 此也。虞翻釋曰云言也為動也所談應知又此祥
 字不可兼休發為上有吉字從此談破例看可也
 化云為聖人即此以象事則其理之一定者可以知
 矣所以知以儀往也吉事有祥聖人即此以占事則其
 事應之未至者可以應矣所謂神以知來也如因其
 津而知秋之必旱因礎潤而知雨之必至歲星所
 國有福太白金經天其應有兵其可知也孔子以之
 皆以變化象之而知器也存人象之三復白圭而知
 室而知三桓之必微以商家之小才而知其必死見
 而免於難孟子以成或格之小才而知其必死見
 欲以祥之說溢却通而知其心之蔽隔難窮之類此
 云為象之而知器也如周人以山崩川竭而知宗廟
 之必滅此以變化之祥而知來也子貢以枕玉高卑而

知二君之將亡此以云為之祥而和來也
有吉有凶知之所以起吉而避凶也即上文陰阻之義
蓋險阻亦有一度之勢者亦有從時地生者大抵象
事知器一句特以起下文之占事知來而如樂則行之
不則運之之例占事知來即所謂存亡吉凶則居可知
矣凡事物已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當然之迹一定而
不易者器也而莫然之吉凶者來也知來是於其幾
之時然者得之何氏指曰是故在天道則有變化在
人事則有云云云語也為行事也凡人事之與吉逢
若其先必有祥兆天人和感志壹之動氣也聖人作易
正以迎人於吉故獨以占事言之與吉之理同矣
汪氏伯倫曰此其自來之知豈待卜筮哉是故天道寒
暑晝夜即有變化人事語默動靜即有云云此理之顯
者也天道人事有吉事必有祥應如變化有吉則祥先
見於無象云為有吉則祥先動於四體是理之微者也
夫變化云為各有一定之理所謂器也聖人此擬其事
於已往稽述觀變而已然之理周知而不惑矣吉事有
祥原有先見之理所謂來也聖人推其理於將然察
微洞幽而未然之理變知而不惑矣所謂知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
言聖人之畫卦繫於是人謀鬼謀決按上二句說伏羲
繇必從天地說起於是人謀鬼謀文周之作易此句以
下說後人之用易以為人謀謂先謀之於人也鬼謀謂
謀之於卜筮也此句兼聖賢俱在其中故三下句用一
字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

朱子語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使聖人
成其功人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
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不然百姓與
能即須同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洪範之謀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相類是謂之謀乃
能他元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林李蒙蘇
雲峰胡氏曰天地有此理不能以告人聖人作易卜筮
之書明則謀諸人幽則謀諸鬼百姓亦得以與其能此
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聖人成天地之能所以成之能
百姓得以與其能聖人已成之能虛齋蔡氏曰周此六說
聖人作易功何故聖人謀言曰人謀是帶說凡卜筮
問易者亦須先謀諸人然後可以問易雖聖人亦然故
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然後曰謀及卜筮又曰
志先定詢謀僉同然後鬼神其後從是也
虞林氏曰天地設位凡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
已在於其間但不能以告人也聖人於是作易明其吉

西以告人是天地之所不能者聖人有以成之矣聖人
既成天地之能天下之人將以有為焉將以有行也既
之人看其事之可行與否然後謀諸鬼以決之則吉
起而凶知也難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矣蓋事知器
占事知來聖人獨擅其能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亦與其能也國時典範於民因將七繫於神故聖人
人用易必先謀諸人而後謀諸鬼曰朕志先定詢謀僉
同然後鬼神其後從是也江氏楚餘曰此
人作易使人亦得以知險阻也從天地講起若天地
易之原也所謂易知簡能也聖人元卜筮而知吉凶何
清用易但求百姓與能則易不可不作耳聖人成天地
所不能成之能百姓得以與其能聖人已成之能而
百姓與能則人皆能趨吉避凶就易簡之理而天下不
能事畢也蓋山劉氏曰百姓與能此之謂易簡而天下
得之於人也聖人乃作易以成之不足者有言以效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其置而百姓亦得以與聖人之能非徒與節亦與知此易簡之知是也。安漢李氏曰此乃正言聖人作易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象謂卦畫爻象謂卦爻辭。漢按易之理最靈活又最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二

六

繁辭而略象爻以言故曰爻象以情言也。六爻則系

本

人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不相得謂相惡也。言相惡以乞偶相感舉其重者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漢按末三句本已上三句義以相惡為主故直提曰凶義偏字義故改用一式字末文直字即遠近之近

易集解增補卷之十一
六

要能害自家。若與之為鄰。近則有害矣。又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不能為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為害。云云。是這一樣意思。朱氏易其。節平恭項氏曰。愛惡相兼以下。皆言吉凶以情遷之事。而以六爻之情與特明之吉凶悔吝利害之三辭分出於相攻相取相所之三情。而總屬於相近之一情。由是觀之。禍莫多於相近。人莫難於相近也。此四相者。又之情也。下六辭者。命之辭也。命辭之法。必各象其文之情。故觀其辭。可以知其情。利害者。商畧其事。宜有利。有不利也。悔吝則有遠矣。吉凶則其成也。故疑而名之曰吉凶。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事凶。枉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受惡情偶。始就淺深言之。若錯而綜之。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偶。其情皆有愛惡也。故未疑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偶相感。而害生矣。不以近相取。而悔

所依以立者也。人必知之明而後事方有所依以立。亦有木之幹爲枝葉所依以立也。

程傳。它卦象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過。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程子曰。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並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朱子語。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之德也。曰。它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書。與文王之書。各自不同。伏羲書自是伏羲書。文王書自是文王書。孔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子焉自是孔子易。黃義剛錄致遠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收未成底。貞是已成底。譬如春冬秋冬。冬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春秋便是過接處。林格錄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黃義剛錄先生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為化之機。此理循環不窮。臨合元問。不貞則無以為元也。黃義剛錄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南西北。黃義剛錄生底意思。是仁發底意思。是義發見會。是禮收藏不測是智。用上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虛。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兼要底。黃義剛問仁如何包四者。答曰。看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者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者智無仁。則元矣。何處更討義。此智。卷同上。趙師要問。

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渚時舉錄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无一物不得其美。故曰嘉之會也。只以大錄問亨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凡以準本言之。發生到要時。好度來湊會。嘉只是好度會。明會也。朱氏易說：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金去偽錄以理言之。義是箇斷制底氣。數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然實則和。蓋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却是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於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却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時。你得你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侵相奪。便是不義。不義便不和矣。書有罔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正
 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哉。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
 後。萬物各至其所。却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无不和。
 和則无不利矣。義是耶裏。而生出來底。凡事要制得
 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是義便兼得和。若
 只理會和。却是從中半截做下去。違了上面一截。義底
 小人。只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朱氏言。貞固是
 固得恰好。如瓦生之信。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智是自然。遇事到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幹。正字
 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達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如孟子所
 謂知斯二者。勿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幹問
 又有所謂不可者。又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
 為正。而固守之。俱語類。○沈氏曰。義與利。自人心言之。
 則義為天理。利為人欲。自天理言之。則利者。義之宜。義
 者。利之理。非二物也。公天下之利。則與天下萬物各正
 其性命矣。○雙峯饒氏曰。大哉乾元。一統是說天下之

四德。此則就人道而言。即所稟受者也。下面體仁利物。嘉會貞固。是用力量。格達熊氏曰。元善之長。此善字。即繼王者善之善也。利者義之和。所謂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其為利也。孰大於是。平菴項氏曰。善也。嘉也。義也。皆善之異名也。任事之初。為善之衆。或為善。或得其宜。為善之成。立為事。此一理而四名也。故分而為四。則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比而為二。則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混而為一。則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義之和。和謂能順之也。事之幹。幹謂能立之也。虞齋蔡氏曰。蓋元亨利貞。此四字。在文王只為占筮。至孔子變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元乎不

蒙傳之意。謂元亨利貞。有道德之自然。有人性之本然。德之在人。有所謂元者。乃我性中慈愛之理。得之最先。統之最先。生理根於我心之中。衆善由此而生。而為善之長也。德之在人。有所謂亨者。乃我性中恭敬之理。經以三百曲。以三千樂。然文物之盛。由此而總會其全。而為嘉之會也。德之在人。有所謂利者。乃我性中裁制之理。心得其制。事得其宜。尊卑上下。分極其嚴。而實順乎人心。无所乖戾。而為義之和。德之在人。有所謂貞者。定事知宜。變事知權。乃我性中明覺之理。為事為德。皆有定主。而事依以立。悉堅確端正。而為事之幹。四德之在人如此。此一節凡三取首取言人之四德。中段言君子行此四德。末段言君子所以能行四德者。惟使也。

狂也。又見乾字所讀者廣也。春夏秋冬四字當不得
 元亨利貞。本義只是將來配屬他。其所以當不得元亨
 利貞者。蓋盡文合之間。無如無虞。無此四段。于通大運
 有大運之元亨利貞。一年有一年之元亨利貞。一月有
 一月之元亨利貞。雖至微之物。其一年一歲。皆自分此
 四段。于若拘於四時。則物亦有春夏秋冬。便結果者。是元利
 貞矣。似乎不通。利者義之和也。則利即義矣。聖人之
 意。以爲利與義相反者也。今義乃爲人之利。何然。故爲
 之說曰。利者非他。即義之和也。若曰利者義也。猶爲未
 盡也。必義之和。然後見義非徒蔽也。即仁之制也。此
 節第一段言元也者。統四德該百行。是乃衆善之長也。
 亨也者。在卑約。右規矩。是乃衆善之會也。利也者。上下
 彼此各得其分。義之和也。貞也者。正而且固。而事以立。
 事之幹也。會通此元亨利貞。當仁義禮智者。但不可
 添出仁義禮智字。但就人性本體說。不可涉下節用功
 意。朱氏本臣曰。象傳以天道明乾義。此以人道中乾

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決按此段
 須重看體字體字即中庸註惟君子爲能體之之體嘉其所會則元不合禮。決按此段
 須重看嘉字與上前嘉之會也不同蓋上前嘉是元字會是活字此節會是元字嘉是活字也。使物各
 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決按此段須重看利字上前謂義之和廉即是利此節謂惟利
 以和義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
 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決按上前節論理故曰事之幹幹
 重既教功哉經文貞字本兼正而固二義此節既有固
 字則貞字止作正字看蓋因上文體仁嘉會利物俱兩
 字此句若曰貞足以幹重則文章
 不工矣故華說一固字以成文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七

程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乃為君長之
 道。是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此而效之謂之體。嘉會足
 以合禮。得會通之義。乃合於禮也。不合於禮則非禮。豈得
 為嘉。非理安有亨乎。利物足以和義。和於義乃能利物。
 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足以幹事。貞固所
 以能幹事也。君子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何氏安曰。
 此明聖人則天。合五帝也。仁為草木主。義為禮儀主。禮為
 德之節。君子體行故有長人之義也。禮是交接會通
 之道。故以配通。五禮有吉凶賓客嘉會。故以嘉會於禮也。
 利者裁成也。君子體此利以利物。足以合於五帝之
 義。節季氏窮神曰。元為善長。故能體仁。仁主春生。東
 方木也。亨為嘉會。足以合於禮。禮主養耆。南方火也。利為
 智。主冬藏。北方水也。不言信者。信主土。土居中宮。分
 王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載。朱子語體仁。不若仁
 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是仁也。體仁本義云。以仁

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是仁。又云。本義說
 以仁為體。似不甚分明。然也只得他地說。呂輝錄同文
 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
 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
 只是善之長。為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皆行。皆統於此。
 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
 不明。嘉美也。食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
 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嘉
 嘉士生育。至此乃元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
 事。事物物大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
 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周子通學作中。利者義之
 和。為物主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元不得宜。故於時為
 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為物主此。故於時為
 冬。元不的。正故於時為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
 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八

用上而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
 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
 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
 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
 有節文。无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
 足以和義者。使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物各得其
 宜。不相妨礙。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
 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修終而不和。不可徒
 義。須着些利。則初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
 物。恐人嫌。須着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
 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无不和。非和
 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存。固守而
 不去。故足以為事之幹。幹言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
 能固。為物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聖至明。是非非
 然。不可移。最不可欺。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根葉之
 有根。幹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俗謂之度。文亦

無此則不可築。換曰。橫直四幹。元是求之心。非知也。知
 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
 謂之正也。蓋錄錄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
 圖以義為利。却成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
 禮智。猶東南西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此一箇是
 對說。一箇是從一連說。林靈素錄義美也。會是齊集底
 意思。許多嘉美。一齊開演。到此故謂之嘉會。嘉其所會
 便動容周旋无不中禮。利物使萬物各得其利。乃美
 義之和。義自和。不是義外別有和。義歸于利。利物
 足以和義。此句最難看。老蘇論此。以為修政為義。必以利
 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足以得天下之心。
 必兼財。兼財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則利在義之外。
 分載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為義。只是一箇宜。其初則甚
 嚴。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若
 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大小。義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
 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此。至於天地萬

物元不得其所亦只是利之和耳此只是就義中便有
 一簡和既曰利者義之和却利物足以和義蓋不如
 此不足以和其義也。因謀貞貞固足以幹事幹如木之
 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
 節骨子所以為事之幹欲為事而非貞固便植立不起
 自然倒了。同上為人保貞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
 之文似不同曰前日已說了屬北方者便看用兩字方
 能盡之。又此大錄。陸山李氏曰元者仁也。果木之實
 其中有生性者皆謂之仁此造化之本而生物之元也
 雙湖胡氏曰在乾為元亨利貞在君子為仁義禮智
 雖不言智而貞固者智之事也。非知及安能貞固此仁
 智交接即貞下起元之義也。進齋徐氏曰嘉會謂嘉
 其所會致美於動容周旋之際而三千三百之儀不一
 不中於理故足以合禮。雙亭饒氏曰說仁說貞說指
 用而高說利說利即體而高體仁貞固則言長人幹事
 即體而言用也。嘉會利物則言合禮和義即指體而
 也。亦互換言之。問仁智是活底故用而言利義是定
 則了故指體而言曰是如此。指違然氏曰愚案在天
 道言之則曰元亨利貞在人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此
 言仁禮義而不及智者何也蓋貞以馬事之幹則智在
 中矣上而元亨利貞而出一義字則知為仁義禮智
 可知下而元亨利貞而出一貞字則知為元亨利貞可
 知元亨利貞以天德言仁義禮智以人性言故曰元亨
 利貞天德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雲峯胡氏曰元
 亨利貞釋要分而二之一陰一陽之謂道又言分而四
 之四時五行之謂也。前四句程傳從人事上說本義
 天人說蓋前四句天德之自然而未嘗不在於人後四
 句人事之當然乃人之所以全其天又可體仁有以存
 諸中嘉會則美見乎外利物有以方乎外而貞固有以
 守於中前四句言以理言而嘉會則言用義以理言而
 幹事則為用禮者仁之著智義之藏也後四句體仁
 長人貞固幹事由理以及用嘉會合禮利物和義則由

用以及理也。即陽臺氏曰愚按朱子謂此方者使著
 用兩字方能盡之。初時關先君子之言曰此方天象之
 終始有分別之義故此字蒙文兩人相背至於四端五
 職四獸屬北方者皆而東南西南三方者各一四時為冬
 亦與春為交接四德為貞亦貞下起元十二辰為亥子
 六十四卦為坤復。虛齋蔡氏曰君子體仁是以與人
 則善之長在我矣嘉會足以合禮則嘉之會我得其矣
 利物足以和義則利之和我得其矣貞固足以幹事則
 事之幹在我矣此條意是如此。第二段言君子內
 心之所存者无一念之非仁外而身之所行者无一事
 之非仁則仁自我而出而我其仁之體也此之謂體仁
 夫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體仁則无一物不在所
 愛之中自足以長人矣。嘉其所會則无一不合禮蓋會
 者兼理之所聚嘉非難嘉其所會為難如得其一不得
 其二非嘉會也得於此不得於彼非嘉會也得者十可
 不得者猶二三非嘉會也必其自一動一靜一語一
 之微以至於過之事父違之事君許多嘉美一時備
 得未如此乃合乎禮也何者禮者天理節文人事儀則
 經礼三百曲礼三千其道理至為纖悉具備故人必嘉
 所會乃合禮。王伯厚云貞者元之本周公曰冬月之
 謂冰也不固則嘉美之長草木也不茂見其非解光可
 以發明貞固之說。慶氏訓實曰君子之視人己皆物
 也。元仁也。貞禮也。利義也。貞非智乎。不正不可以
 言智。次慶林氏曰聖人以利與義於相反也故曰
 利者義之和明利即義也。又以義疑於不和也故曰利
 物足以和義則義本元不和也。利者義之和之利乃在
 人天然之利利乃足以及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
 之利也。義之和之利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及和義之和
 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
 用愛字是界在仁與長人中問故本義特用此愛字以
 連合上下。此節言君子性以合天有知夫下節特
 指言其能盡性耳君子聖人之通稱四足以是論其理

如此非言效也與中庸足以有臨諸足以同。決按上
節嘉字指衆美言是元字此節嘉字是君子做到嘉處
是活字又按四德惟體仁澤潤統統蓋以仁為嘉之
長故也其餘三者則皆零碎說嘉會是事事要合利物
人也利物如在朝則君令臣恭則君利而臣亦利也
在家則父父子子則父利而子亦利也以至誠意之
專亦必以義制之方和而利至於貞固亦元論事之大
小總欲正而固也又按劉巽山謂物字數人已亦通
如以君子而為君則自盡其君之義以使臣各盡其義
以君子而為臣則自盡其臣之義以使君而便君亦
盡其義推而至於為父為子為兄弟為夫婦為
如此則元在朝在野元不和矣利莫大焉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至健元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決按至健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字蓋本文乾字即指君子而君子之行以當得此乾字
者以其至健也即象傳所謂自強不息是也行字自
心○此第一節申象傳之意決按上三與春秋傳所
載穆姜之言不異
公九年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
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
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決按大傳七章本義解之
應自若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既一疑字疑而自
故文古傳解子曰又推之傳者又似孔聖手口如此說
而傳者集其成如大學十傳者之意而門人記之一
概朱子蓋兩存之以後後學參考云○朱子謂問乾元
亨利貞獨言性仁義禮智曰此語蓋後書又曰乾元亨
利貞他地乾字當君子○東萊呂氏曰君子行此四德

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行此四德即是乾也非止體乾
也○陸山李氏曰乾道變化又曰君子行此四
德者曰道者統而言之也曰德者分而言之也故有
要其性則一也○雙峯饒氏曰上面只說四德元乾
字到此方說君子行此四德者君子對乾四德對元亨
利貞者字對人而言謂君子乃行此四德之人猶乾則
能元亨利貞也○雲峯胡氏曰天行健天之乾也君子
行此四德君子之乾也○石澗俞氏曰人通與天通一
也君子行此仁義禮智即行此元亨利貞也君子即乾
也仁義禮智即元亨利貞也自然至此乃第一節中家
傳之意○虛齋蔡氏曰至健者能勝乎人欲也故勝乎
人欲然後能全乎天理故曰非君子之至健元以行此
不然而至健與行四德意相重矣○次虛非氏曰此
章三節自前三段意第一段言人之四德第二段言人
之行四德第三段言人之所以行四德○決按此字指
乾道者字指君子乾字即指君子之貞元亨利貞即指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君子之德上節已行此四德此節只重一乾字經文
本謂之德元亨利貞此則謂君子惟乾故元亨利貞也
故存疑同於元亨利貞而繫之乾見四得之行本於君
子之德索引亦云此節以君子乾字不是以經文証君子
亨利貞又謂以君子証經文不是以經文証君子蓋聖
人只是釋經非空贊君子也又按以乾元亨利貞五字
是文王經文故用故曰二字如引古體但義則非文王
本意也此亦如孟子中此之謂大者大者二字本中庸
意故曰此之謂而義亦非中庸本意也又按本義謂
元者善之長云云古有此語謂如八索連三歸藏凡言
卦之言所有也然竊玩春秋傳文義竟似出於穆姜之
辭蓋古者婦人女子亦多讀書明理者也其四有四德
者而元者皆無之豈隨也哉其得占卦之法君子
行此四德者一節亦似係穆姜後平段之語謂惟君
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苟非君子雖得乾元
亦當不得元亨利貞四字也但穆姜是釋隨象聖人却

形未釋乾象者蓋隨之卦義然而
四德之通大非乾不足以當之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遯陸徒頃反問陸門遯反樂陸者洛確陸氏曰若
學反鄭云堅高之貌援陸氏曰八反鄭云移也

龍德聖人之德也按聖人神明不測之貌龍亦神明
不測之物故知龍德為聖人之德

下故潛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

明之此句使見以聖人必乾六爻不遇有隱顯而无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淺深也

程傳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機龍
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
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退其守
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何氏要曰夫子假設疑問也
後五爻皆倣此也此直言聖人有隱顯之能今
居初九窮下之地隱而不見故云勿用矣崔氏懼曰
遯雖不行遯理致无悶世人雖不已是而已知在己
遯道致无悶不為乎世王註不為世俗所移易也
明道釋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已
之私也劉向通法所錄朱子語潛龍勿用何謂也以
下大際各就他爻說處便說不必言專說人事天道
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遯遁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
為而已其守元白而可守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
蓋洲集問文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

但九三一爻又似說學者有聖人亦有待於學聖人
謂志信進德備詳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

亦是如此進德備詳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

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如

周言之信周行之誠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德之至

誠信存誠是裏面功夫无遠志信進德備詳居賢是外

面事微有遠在聖人分上皆做得自利至終終身平

游氏曰聖德而隱故不為乎世世世而止中故曰君子

而不代不為乎世世用舍在我故遯世无悶不成乎名者

非聖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矣聖伯夷柳下惠之徒

何足以與此若孔子則聖人之時不專於物用也其若

世之志未嘗一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不與易也

九。蓋曰呂氏曰不易乎世與孔子所謂天下有道不與

易也之易同孟子云夷子思以易天下亦不與易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手名與博學而无所成名同。進齊徐氏曰遯世无悶

者安土樂天也樂行憂違蓋執出潛龍意思初九係聖

人之德從容无礙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苟順

違與物无忤則不私其有廣同於人陽之舒也此樂則

-11 489 33 843" data-label="Text">

行之之意也少有拂違我心不悅則超然順適不失於

已險之禽如此憂則違之意也樂行有違不離澤
於物而所以立己者蓋確乎其不可拔非守道之固者
能之乎此其所以為潛龍也。問既是潛如何又說樂
則行之說氏曰若只說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
不見是而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則全然是簡隱者樂則
行之憂則違之便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之意其所以
潛者不得行而違之也。梅道然氏曰愚案易无所不
通也故夫子特取乾龍辭從君德上去而在下之君子
亦可以是不見是出處矣不易乎世在己不成乎名在時
世在己不見是在時行之違之在己憂樂在時則士君
子之出處時焉而已能守其志而順其時確乎其不可拔

聖終潛藏也哉。雲峯胡氏曰。樂行安進。即所謂用舍。元與於已行。安於所遇。聖人之下也。韓氏仁叔曰。行通而時者。聖人之本心。故曰樂則行之。不用而德。進者。非聖人所願。欲也。故曰憂則違之。雖然。其進其退。莫不求至理之所在。未嘗枉道以徇人也。故曰唯乎其不可。前汴水趙氏曰。句微以子曰。為卜商所加。武。何也。陽卦奇。陰卦偶。此夫子自說。答問之辭。若自答。而。以子曰。聖人決不為是。子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萬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之效。大。子講焉。於乾坤最詳。庶幾蔡氏曰。不為乎世。此。句。皆見得是。龍德之隱者。非尋常之隱者而已。此。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不為乎世。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論初九之心。則非固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樂行。一句。特以起憂違一句。而兩節則字見得是用舍。無。於已行。安於所遇之意。如孔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淵亦何嘗有用行時。但。道就在我。以合而藏者。用之必能行。以用而行者。舍之。必能藏。兩。遊世無間。而。元。至。手。世。一。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遊世無間二句。此三句。則其元。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張氏彥陵曰。憂無。則。又。有。辨。為。自。家。身。上。起。念。便。是。因。為。萬。物。一。體。起。念。則。為。憂。案。朱。徐。氏。曰。按。確。即。的。確。之。確。全。以。理。論。合。行。違。兩。道。其。間。轉。不。滯。處。雖。見。其。確。確。見。其。不。可。提。若。只。守。定。隱。道。這。便。是。一。偏。之。見。便。不。的。確。確。有。間。而。可。入。若。龍。唐。未。氏。曰。此。夫。子。假。設。疑。問。乃。大。章。問。答。之。詞。若。石。芝。引。氏。曰。龍。德。而。隱。句。一。節。之。綱。未。滿。龍。也。句。又。打。轉。又。詳。未。氏。曰。臣。曰。於。是。取。釋。而。凡。陽。在。下。之。意。而。中。之。初。九。云。子。曰。龍。以。言。德。滿。以。言。已。正。謂。其。有。神。明。之。德。而。隱。於。下。位。也。何。以。見。其。龍。德。而。隱。凡。人。有。所。守。焉。為。世。所。貴。乃。守。此。龍。德。於。已。不。隨。世。而。變。易。凡。人。有。一。能。使。彼。藉。以。立。名。乃。藏。此。龍。德。於。時。不。

龍德以未成乎名。雖不易乎世。勢必至於遷世。乃以為龍德在我。若此。雖有損。則元。所。謂。為。未。成。乎。名。人。亦。不。以。為。是。乃。以。為。龍。德。在。我。不。以。人。之。不。見。是。而。有。損。累。元。所。謂。為。是。豈。以。隱。忘。世。哉。蓋。見。行。藏。之。具。在。我。用。舍。之。權。在。人。以。為。道。與。時。行。而。可。樂。樂。則。未。嘗。不。行。以。善。其。身。初。正。憂。違。之。時。也。故。見。得。真。守。得。定。雖。手。非。富。貴。貧。賤。所。能。者。有。其。時。潛。而。潛。而。占。之。勿。用。亦。明。矣。此。按。此。節。本。重。憂。則。違。之。句。龍。之。所。以。潛。在。此。然。必。補。樂。則。行。之。句。者。方。見。初。之。潛。有。隱。居。求。志。行。藏。道。分。變。而。不。同。象。石。者。流。又。按。確。手。其。不。可。放。句。徐。進。齋。又。樂。行。二。句。蔡。虛。齋。年。承。憂。則。違。之。義。俱。通。龍。未。子。小。註。則。進。齋。更。詳。龍。德。而。隱。者。也。句。則。起。中。間。七。句。而。以。潛。龍。也。句。收。住。通。前。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

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和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

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行陸下五反邪

陸似嗟反下同

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

見此正中以位言非以德言

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

決按庸言庸行二

庸所謂庸德庸言俱顯子臣弟友說言行之大者也此

則指言行之最小而無關於輕重者說善言善行之常

者亦指信則大者可知故曰盛德之至

王振華公惡德而曰克勤小物即此意

閑和存其誠

元數亦保之意

復禮同看故引大正之元數亦保以解

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也

大人之為九二見此大人準指本爻

程傳以龍德而應正中者也

和即既開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

宋氏曰開防也防其邪而存其誠也

之信庸行之謹者庸常也從始至末常言之信實常行

善世而不伐者謂為善於世而不自伐也功德博而化

君德者以其異於諸爻故特稱焉曰九龍在田未是君

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

主一矣能主一則不消言開防

功夫如何主一者无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使一則

簡所以說簡君德也而意皆如此說龍德正中以天下

言庸行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德德猶自開防存誠使

上既康无過之地則惟開防存誠而已

立誠相似焉曰地也位也則開防存誠不大以用

周易集解釋卷七十三

居位之中既與物接不致忽也

至於海博而龍化乎人雖未登君位而居天下之德

不為中位而為中德大言兩稱君德則非君位也

五為中陰陽當位為正稱正中者一事也但取其正得

中德非以當位言也

樂行憂違雖乎其不可援而已至於九二則出潛離隱

而猶開防以存其誠猶恐有不信不謹者也

子進德脩業不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而進

變則同一矣

而上下同手焉故曰君德

之誠自我有故存之

一則誠坤意即治國平天下之事

為氏曰當謂大易一書為世人主聖學之用而乾一

者又易學之宗也

言誠出於此

一分人欲則存得一分天理

以防閑其邪而存其誠也

而不為中位而為中德

五為中陰陽當位為正

中德非以當位言也

樂行憂違雖乎其不可援而已

而猶開防以存其誠

子曰止中者以下卦言初居下三居上二正當其中也
 適正於中中寓於庸庸者常也乎元奇之名言必有物
 元苟高也惟其信誠也天德也亦實焉爾也。昔者殷
 周氏曰德而曰誠則出神入聖似別有神奇不測之道
 而歸於庸則奇耶已熟其純獨漢豈樓有耶可謂其曰
 閑邪存其誠者以見聖心常惺惺之意耳善世不傳不
 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指其誠之純粹而
 言則曰善指其善之被及而高則曰德曰不伐。宋氏
 是庸常的道理故如此初非作意於其間故耳。宋氏
 本臣曰取釋九二德世善之意而中之九二蓋以對使
 中正之龍德而處不濟未躍之中是時位之正中者也
 何以見龍德而正中此尋常不打緊的言語必信而有
 實元聖言也尋常不打緊的所行必謹而有常元聖言
 也細微不忽乃主誠無怠也信謹誠也不信不謹耶

也如是則已元初可謂誠不待存而自存矣猶思或流
 於未信未謹而不忘閑邪以存其誠也即言亦可謂行
 皆可法善足以蓋世亦且信謹自勉若不知存誠為已
 主而不代為此之謂聖德也而正當消躍之中但見德
 所放者極其廣博而物被其德者无不阜而華心以底
 於化此皆大人之事雖非君侯之德也此所謂大人
 而為人所利見也。善世不伐以上就一身說見龍德
 意即本義所謂剛健中正也德博而化就物上說見正
 中意即本義所謂出潛離隱澤及於物也君德一句當
 於言信行謹閑邪存誠善世化人上見通節通盤出利
 見意。龍德而正中言以龍德而正當消躍之中也言
 信行謹閑邪之義則和存誠之功善世不伐之心也言
 博而化誠之化也。夫按閑邪存誠象存德承言行時諸
 多從之然其誠亦可蓋言行都在外閑邪存誠似說內
 也閑邪存誠有似克己復禮而高下則別當說克己字
 字樣字存字蓋克則有已而克之則本元初而後閑

之也獲則既失而復之存則本元失也克復是學用
 力字既閑存則不假用力是聖人分量也謹信就小處
 說已元誠惡之累矣何邪之有只是德地存養耳即
 我所本元故曰閑邪其外也誠為我所本有故曰存
 於內也誠即中庸誠者天之道也之誠其字即指己之
 本心也存其誠謂存已所本天之誠非於天命之性有
 毫末之加也不過
 存存而不失耳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
 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
 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
 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乾九三曰既依反
 理初始微名義

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見於事者无一
 言之不實也。夫按立誠即在脩辭脩字中故本義曰將
 之意。雖有忠信之心然非脩辭立誠則无以居之。上六
 句照本文忠信脩辭對讀此三句又美朱子釋義見德
 象一事未有不忠信而能脩辭者故朱子小註云立
 誠之誠即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按
 忠信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按
 大忠信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按
 曰進德之事居業之事則進德知夫也。所以終日乾乾
 而夕惕惕若者以此故也。九句是釋乾惕意居上不驕

二句是釋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以无咎也

而巳內精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爲志所以居業也知
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在先致知可與
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致知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
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
下之道而元陽不離而知微在危地而无咎也
卦之時而惕之謂也處事之極矣則處則無咎則無
者謂居下體之上位而不驕也在下位而不憂者處上
卦之下致稱下信明道程子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
子細理會言能脩辭者言辭便是立誠若只是脩辭言
辭爲心只是爲飾也若脩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乃
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道之清淨何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處下手唯立誠才有可居之度有可居之度則可以脩
業也終日乾乾夫小大者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
下手處脩辭立其誠爲實脩業處事則誠。朱子語進
德脩業這四箇字無不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
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就處有
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朱子問忠信是就
無虧則誠先生曰忠信未得只是實心有實心則進德自
上求吾心知得是非誠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
心以爲實然從此做去則是進德脩業誠立誠又是進
德事。朱子問忠信是實心之誠。朱子問誠又是進
至如惡惡臭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无私累。朱子問
忠信進德誠立誠。朱子問誠又是進德。朱子問誠又是
此一句是一句的確方立得誠居業如人住屋。朱子曰
如此王過。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脩辭何也

曰人之不誠處多就言語上說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
說得非舉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虛言是耶實
實虛人多是將言語作沒緊要容易說出若一實
實這工夫自是大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易之文官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其所謂忠信
所以進德者欲我之心實明是理而與好惡之若其好
好色而思思也所謂脩辭立其誠以居業者欲我之謹
其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
曰脩辭立其誠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辭居
固未知其所謂然若盡如文官之本言則猶事當不
忠信進德之後而猶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
咏歎則恐其與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若
其言則子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
業也知至至之可與義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面
忠信與脩辭立其誠未是功夫到下面方是功夫是否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功夫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其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
有實了方會進如此大抵以忠信爲本忠信只是實若元
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朱子問實有種子下在泥中
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裏面如何會發生即是
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從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朱子
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孝弟之德一
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弟之德一日進一日
若不實却是无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德地去明日
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
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誠誠信是上面忠信脩辭是
下面忠信當得到那裏面亦須照得居業是實如
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自是
見得意思一日強似一日一日強似一日不是外面
業是自然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
而箇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

易學

一、

-213

如忠信者誠之於心使為善之念無少懈怠所以進其
德也。倫辭以立誠者誠之於言使言之與行不相背馳
所以居其業也。進德者進而不已之意居業者守而不
去之意也。知至者知之為進德之事知終者知其居業之
事。蓋知至者見其所當至之者心至於其處故云可
與終者先知其精微之辨也。知終者見其至之極而
終之者行至於其極故云可與存者存者凡義理皆
存而不失也。君子之乾乾者如此則無所處而不為居
於上則則樂善忘勢而不驕在於下則則樂天而無
不憂其無咎宜矣。蔣氏仁叔曰乾乾固其時而慎時
字正辭又詳於日之義見聖人省察之心無少間斷也
○虞齋蔡氏曰德業無難分別中庸章句反諸身不誠
謂反求諸身而其所存所發有未實也。所存之實即主
忠信也。所發之實即倫辭也。其誠也內外動靜體用俱
矣。合進德脩業總是中庸之誠身大學之誠意正心脩
身。夫豈不同條而共貫也哉。閑邪之外不無存誠功

夫故取之曰存其誠脩辭之外不無立誠功夫故取之
曰立其誠誠即忠信也存於心而今則見於言而誠
有立矣。此雖以進德脩業之故言不拘於倫但九三
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則九三為在下位矣亦有
位在下者則九三又為居上位矣若於初二必不兼言
居上位者於九三必不兼言在下位此亦當知。居上
位而不驕忘其尊也居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進德
脩業者能之。謂終日乾乾然至夕若可少息矣然
時猶當惕也故又因其時之當惕而惕焉。汪氏會通
曰此中反覆道之意君子一句是綱忠信四句是進脩
條件知至四句是進脩實功居上位以下是進脩效驗
○鄭氏義如曰不可所以脩而曰所以居業蓋脩辭立
誠即是脩矣。既脩則有可居矣猶之屋然脩者方在營
築既成則可居也。取釋九三又反覆其道而中之蓋
言大臣處危疑之地非德業之進脩無以勝之。幾何由
進進以忘信之心而已。果何由脩脩以脩辭立其誠

之心而已何也德之極至為至而至之機妙曰德本忠
信之心知至而求所以至之則至中機妙之理無不洞
徹而能可與矣。業之歸宿為終而終之條理為義本立
誠之心知終而求所以終之則終內條理之精無不完
具而義可與存矣。進脩如此德業已盛安往不宜故居
上臨下自能持盈而不驕居下事上自能勝任而不憂
故終日乾乾之精神全固居上下之時而無時不備則
不疑不忌雖危何咎。須知德業非二重進脩無二功
至之理即終之理矣。之妙即義之妙二知字最重乾惕
精神全憑此知透露。○決按脩業就字作說居業就體
說脩業在前居業在後三在下卦之上曰居上位則
初二而居上在上卦之下曰居下位對九五而言也。然
見三居大臣之位。又按幾字有作幾及者有作知幾
者。知幾說確與字有讀幾者有讀子音讀子音是而與
字來子謂就旁人說。即可與共學之與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
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上陸氏曰如字王肅
時字反離陸力智反

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 按取上爻進德脩業功
夫在上爻此已无功夫

時位 進德脩業九三係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按發
時位

九四自欲蓋九四即是

九三作一簡聖人看

程傳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為邪
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則躍就所安淵在深
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就淵隨時而未可必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七

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即子曰九則
進四則退。朱子語凡四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乎九
五之位亦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
言又以非為和也。等語釋之。答方十。問上下無常進
退先無非為和也。非離羣類則其心之所處果安在哉。
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脩業之日也。蓋
錄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子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為
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楊賜錄問內
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說文言六陽蓋雖言
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此是子曰
以下分說其後却銷難說了。又曰文言多歸聖人上說
非學當難問時與位。右易元之自孔子以來方說出此
義。曰易雖設時與位亦有元時位可說者。張氏曰上
與進德脩業下與退居在明義元常無恒釋或為非為
和。非離羣釋元常義。白雲郭氏曰上下進退皆皆有
常而不變而此元常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六

是有欲上欲進之心欲上則欲及時而行之也。又曰此
又是進退隨時之意。周公只平說夫子專主進退是致
時之意而坤之六三亦主用說。西山真氏曰乾卦皆
聖人而九三九四皆以進德脩業為言蓋德不進則
退業不脩則墮故乾乾統統齊業業周公全以待品孔子
終日不食凡以此也。然則學者奈何其不自力哉。而
手藝項氏曰三陽在下則自脩而已四已卑而上故兼
有自誠之象焉。進退上下不敵自必相時而動。或謂在
淵所謂自誠也。大抵上下之交皆見疑之地故三陽而
四疑之。雲峯胡氏曰三四皆以進德脩業言者重到
不中皆見疑之時也。自昔聖賢處此惟有進德脩業而
已。況二爻在上下進退之間乾通變化之際於進退而
識其幾知時者也。於變化而見其始知通者也。所謂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也。進退之要孰大乎此。虛齋蔡氏
曰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聖人下字
不重疊。四之上下無常以進言似乎有求進之意者
不幾於為和乎。然其實則非為和也。志欲及時也。恐失
可為之機會也。四之進退無時猶似乎獨離其羣者後
初安於潛二安於見三安於惕而四獨欲進焉。不曰離
羣而曰其幾則非離羣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為之機
會也。本文大意如此。汪氏會通曰此中進退無字之
通節重欲及時三字。上下六句總是原其心而字與
彼字相應。經曰君子德業連天何動非其何與非時
時甚靡常徐起而赴之。吳因之曰及字最有味。時是
機會一日也。先不待一日也。後不得先一日也。使易
後一日使易固薄及者不先不後恰好正中機宜之意
重在不後一連是欲進欲上本旨。清齋德氏曰上
下進退俱以進言。諸好天位曰為和進退本位曰離羣
非者自其心之無他故者明其志之有存。在曰者安於
下在天者安於上。有常也。進而為羣退而為見。有恒也。
。按本義謂內外卦以德學言。然亦包時位在内。但重
在德學耳。外卦以時位言。以德學言。在內卦已做就也。故

九地四德德備只是取上說來元功夫也
一時字便是時中蓋當其可立謂時其中雖有隱急之
不同總是時中故此時字當與泰時義非可失泰時
彼則急於赴時若候者便似貪尚也蓋就謂之時只在
須臾之頃若稍遲便不及而非時中也故曰不可失此
則與於進微及時謂時至則進耳此神進以禮之義若
稍遲便失之過而非時中矣此等道理只在毫忽之間
又按聖人聖字下得奇蓋聖字指一於隱者說見得
一於隱便是聖字之聲若許由楊朱之徒是也
聖人以一於隱為聖其惡與亂倫也如此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
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陸蘇早先克二切

應去聲親上讀

作起也謂興起在物猶人也義同親釋利見之義也親

見也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本乎天者為動物本乎地

者為植物動物者食飲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

故興起於上則人皆見之按本文同聲相應六句以

各從其類意本乎天者親上三句

又廣言之以足上文七句之意也

程傳人之於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德人之類莫不

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

求也水流濕火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

皆親上既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類謂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三

在天也萬物親則利見大人也陳上敬事也名本明於

此是有識感有識也此亦同類相感應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

者親下者在上則陳感應應唯明數事而已此則庸解天

地之間共相感應之義此云天地網羅和合二氣共

生萬物無萬物之體有感於天感偏多有感於地氣

偏多者故周禮大宗伯有天地之大司從云動物植

物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含靈之

物亦運動是親附於上也本受氣於地者是植物無識

之屬地體靜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於下也則各從

其類者言天地之間共相感應各從其氣類此類同聖

人感萬物以同類故以同類言之其造化之性同類之

焉非取同類相感亦有異類相感者若磁石引針琥珀

拾芥懸吐絲而南強絕銅山前而洛鐘應其類類多難

一一言之也在氏懷曰訂動物親乎天之類類多難

地之類也伊川程子或問考天之經何也可本乎天者

不處九五帝王之位故元氏也夫此
既非王位則民不隸屬也。張子曰
龍元氣以位蓋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元之有止
象。朱子語問王弼謂初上无陰陽定位如何先生云
伊川說陰陽奇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
不當位乃爵祿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其學案雖
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抵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
言專言人事天道程傳言乾之用第三節言乾之時第
四節言乾之義難分別到了時似用似義又用似義同
程易以文言中三爻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乾之用乾
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先生曰若說乾之德耳如潛龍
勿用下也便是第三段陽氣消藏便是上段龍德而隱
者也聖人反復贊咏發明以示人耳蓋錄錄間乾文言
聖人所以重疊四節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難出許
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示以明白大意只是怕人
曉不得故重疊說在這裏大略一機如云陽在下也
又云下也之類其言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
只是端緒說將去其理。進齋徐氏曰又辭但言有
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言凶悔吝生乎動也。建安邱
氏曰陽為貴上為高陽雖居上而无位元氏賁雖在下
而非已之歸以此而動則有悔也。前石洞俞氏曰卦
有六爻又各有位是故象傳謂六位時成龍卦謂六位
而咸章則上九豈得无位今曰无位者九五為乾之居
居乾九五之正位而尊无二上也上九亢極而過中貴
極而失正其位雖在九五之上而无九五之正位故曰
貴而无位。應氏即非曰九五當為宜動上九不當為
不宜動夫吉凶悔吝各生乎動上九宜靜而動故有悔若
順時不動焉能有悔又辭但曰有悔孔子申之曰動而
有悔言上九非決有悔錄妄動則悔三聖人處此使无
悔只是不動按貴而无位三句一
无位者惟元傳故元氏无輔也。下二句皆根
此曰三无字

從元而出无上自无也貴高皆以位
九五以下也。石芝劉氏曰无輔以
通承上三句以釋有悔也。取盈不可
蓋位元之時必當有以善處之上九則時當元而無之
供元是貴為天子而不能慎於有位是自无其位為高
出庶物而不能俯體下民是自无其民為賢人在巖穴
不能虛己以用是自无其輔矣所以動而有悔易測
云動不作妄動如動輒得咎之類三者既无即不妄動
豈能久乎況以上九之亢又不免於妄動也。漢按前
本義云大抵乾卦六爻又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應顯
而无淺深也但上九一爻新難說是聖人况求義又明
下過焉志滿四字此當玩大抵二字大抵猶云大約也
唯上九非聖人故不說從
總之唯下九爻是聖人

程傳隨時自用也。厚齊馮氏曰試如書試可乃已之
 試又曰四但近焉未遠有焉姑試其可。石氏曰審其
 可進而進以自試也。汗水趙氏曰凡飛者必先鳴所
 以作其飛之聲令鳥雜習飛必跳躍於巢以自試其
 羽翰四之躍亦猶是也。此以試釋鳴。石潤俞氏曰試
 釋鳴字與中庸日者月試之試同。君子謹失時之戒而
 自試其所學蓋欲自知其淺深也。虛齋蔡氏曰九四
 所謂試躍在淵者且自試其可焉而未幾自試也。此所
 謂自試者試其時非試其才也。故曰進德修業。凡三條
 矣。其在聖人則以語取訟獄之未歸天意人心之畢集
 則可遂躍而為五之飛矣。汪氏會通曰聖人則進止
 之義蓋不諱可否而試其特以神受事大姑試其可耳
 進退意是試其可焉非不為也。洪覺山曰自試自審也
 上下進退之寫存乎吾心非他人能與故曰自試也。
 谷氏批侯曰自試者進退上下之義人見者淺自見者
 深必自審試之而後可決也。何以猶曰進退五條不

飛龍在天治也

故果決而進徘徊問心遲疑不決故曰自試也。四之
 德業已備欲及時矣雖未欲進也然進之可焉唯自心
 最明非他人所能與也故反之獨知而自審其可焉。
 決按先儒講自試謂自試其學恭肅齋則謂試其時非
 試其才其論更精蓋乾又俱是聖人但所值之時在不
 同耳既是聖人豈尚有未信處而又自試其學故時謙
 俱從虛齋之說而曰自試其時之可進與否也若武王
 之使天休命是也但古人重於進雖材全德備常進時
 又必自考若舜之讓於德禹之服德則克是也故諸儒
 之說俱是宜參用之。又按九二九四俱是大臣但九
 二是伊周之倚若九四則舜之相堯而之相舜也故一
 曰在田一曰在淵龍在田則不能變化龍在淵則易於
 變化矣湯武之為諸侯也亦然。

居上以治下

程傳得位而治見上就位說。治就政教說。
 言下五言上蓋相發也。伊川程子曰上治以天德天
 德治所從出。虛齋蔡氏曰九五所謂飛龍在天者言
 大人得上位以治下也。克齋沈氏曰在龍則雲行雨
 施在聖人則垂裳恭己居上以治下也。五之聖作物
 裁正言其居上位而以剛健中正之德治下也。在當其
 政教之先也。法按程傳曰上之治而不曰治之上治
 字亦似可謂平聲前明大全誤解程傳而音義更反非
 也。又按上字是解在天治字則從龍德生出現聖人
 作而為物觀必有其故曰大人造也曰上治也曰位乎
 天德皆其故也蓋既曰飛龍在天則必有作為如治以
 厚生之政則有井田治以正德之政則有學校必非徒
 治高位也故凡以上
 治為政治者非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程傳窮極而災至也。汗水趙氏曰卦至上而窮窮則
 有災。應川吳氏曰窮謂亢災謂有悔亢而有悔者時
 至於窮而有災也。漢上朱氏曰亢龍有悔陽窮於九
 陰窮於六位窮於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上九窮不
 知變窮之災也。天受曰災故極時也。朱氏本臣曰上
 動而有悔時值其窮而不知變災所以不免也。法按
 漢上朱氏曰人事講窮是上九所處之時值非其罪也然
 在聖人必有變通之道而不至於悔矣上九不知變通
 其過也其不曰咎而曰
 災亦有悔其不幸之意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治直
 史反

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

按朱子前解經用九謂

聖人於用九上特加乾元二字見惟此乾皆老則到而

能柔故天下治其餘百八十六爻之用九非皆能天下

治也故曰與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按到而

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按到而

到而用柔也蓋君道以剛為本而用九以治天下則不任

故特以君此第三節再申前意按前字仍指釋文

通明之○此第三節再申前意按前字仍指釋文

爻傳之義此再申之

下第四節前字同義

程傳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子語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句九是天德健中便是有

順用之則天下治如下文乃見天德便是天德與上文

見尊龍元首又別作一様看劉砥錄○陸山李氏曰四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五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六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程傳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

隱未可用也厚齋馮氏曰孔子釋潛曰隱曰下曰藏

潛事制焉元不可也厚齋蔡氏曰潛龍勿用陽氣

潛藏者即初陽在下也陽氣潛藏乾道乃卑俱就

位上就但潛龍或謂則皆指聖人也此特著其所處耳

聖人以乾文之義博而元窮故從中潛龍勿用非獨以其在下也賢人出處開手氣運初當文明之氣運未開氣潛故與俱潛。決按陽氣潛藏既曰潛則是潛天通說蓋乾之初即復之初於時為冬至先王用之有開而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之令君子法之亦當潛也夫子潛之下復加一歲字藏即舍之則藏之藏於人為切可見潛藏二字於天道中說人事也前七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臣之位也本文明則天下風俗既惟九二之化故天下文明也雖不在上位意本時舍也亦是又中前意舉一以例其餘也

周易集解增補卷七十四

孔子而已矣。東坡蘇氏可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厚齋馮氏曰文明物之鮮明則謂化之光顯。汴水趙氏曰神龍在潛天下未覩大人之德猶之時常蒙夜及大人居正中之位猶日之方升雖未中天而天下已均被照臨之光二之庸言出於身而加乎民庸行發乎潛而見乎遠法度彰彰著燦然文治灼灼乎光明此舜相克之時。平巷項氏曰凡文皆稱明蓋天地人物皆燦然而有文故火為禮離為文。石澗俞氏曰天下文明以見字言之。唐齊梁氏曰言天下之人欲大人之化流滿者變而為淳厚都尊者化而為敦實語其意則父子兄弟兄弟之明也此所謂百姓昭明也所謂民德歸新也文明一類字猶潛藏二字亦一類。天下文明謂天下被其德化而文明之俗也若曰天下被其文明之化則文明為大人而不屬天下矣此亦當辨。會通文明是雍熙太和景象德地者已德及於天下文明者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天下被其德普之德。齊氏某曰按德施普也其功也時舍也明其位也。天下文明被其化也。在田龍日時舍未得大君之位而過化存神之妙天下被其化者莫不至變而成文明之俗如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而成功有雍熙大和之治是天下文明也不可以臣位而少之。決按本義曰天下已被其化謂被其化而文明也文明則天下已見其文明而化之文

周易集解增補卷七十四

時當然也。三虞危地時常

程傳隨時而進也。韓詩與天時俱不息。龜山楊氏曰无則則與時偕行。節汴水趙氏曰乾乾行有非徒動也三健而又健正蹈仁由義者進退自勉之時力行无怠與時偕也。汪氏伯倫曰无時不謹者君子不息之心而隨時加謹者君子處危之道。九三終日乾乾而行事者正以居下之上乃危疑之地時常乾乾故乾乾行事以柔勝任與時而偕行也。決按前曰行事也重乾乾此曰與時偕行重終日講行即行事之行亦即天行健之行。自朝至暮只管行去便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決按下謂下卦上謂上卦卦上而前是從下卦變革而入上卦也

經 46—223

周易以爻為所處之人位為所達之時以九居三而三陽方成故與時偕行九三蓋得時者也以九居上而六陽已窮故與時偕極上九蓋失時者也。虛齋蔡氏曰元龍有悔蓋其時既極不知自退之道乃與時而偕極所以悔也。元龍有悔為窮之災蓋元時已極與之偕極而不知退悔能免乎與之偕極只釋一亢字有悔意自在言中。決按乾卦六爻最重時字但下五爻皆以順時為合時上爻則以能反乎時為合時若克辭豈非亦虛亢極之時然克則先泰舟則溫肅必不與之偕極也然則本義所謂皆以聖人明之者謂聖人處此必有以處之非謂元龍亦是聖人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能柔柔之法也

此句安頓在乃見天則之上是蓋本天則字所由所肅殺之德繼以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溫知此天之剛而能柔天之法也故聖人學易○此第四節又

申前意

只管體出許多意思說者尤得之

程傳用九之道天之剛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武周乾之六為皆聖人之事乎曰蓋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言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東坡蘇氏曰天以元首為則。東谷鄭氏曰此言用九以合天道改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九為聖人之成德大而能化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有其位而無其德非乾之大人也。東萊呂氏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政任元片處已五探程注水趙氏曰則限也天為則德能化元片用之有以見天之限則不過於則也。夫子釋象凡三釋又凡五反復離合源流專導於伏羲象外之意文王周公言外之意發揮殆盡學者觸類以玩索諸卦則思過半矣。臨川吳氏曰劉宗遠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按最傳品物流形已是說亨則始則必亨理勢然也此始字只是其中生意發物至句箇中折便是流行之亨也勢以氣言本義曰理勢然也蓋兼理氣言程傳又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石門梁氏曰此申明元亨之義見元之與亨非有二道既有其始則必至於亨乃理勢之自然而有不窮於已者矣。虛齋蔡氏曰主乾而言不主物而言四德焉乾不屬物此是教人於物之始而亨處認乾元於物之性情處認乾之利貞然即此取觀云亦就見得下文所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天則也而惟乾元之用九則然此可見朱子解經之精細處不然幾何不以用九為準說乾耶但周公所繫見

有有限而無通无不及者也。虛齋蔡氏曰風雲之陰陽為陰陽之機繼以發育此天之剛而能柔也而聖人之剛而能柔有柔以濟其剛者象之。決虛林氏曰天之剛而能柔君道則而能柔可見聖人之所為即天也故曰乃見天則。朱氏考校曰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統六爻而歸之元統乾而用其九不名一龍不勝一犧也九元而用柔正由貞之極而歸於元元之所謂終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見乾道變化之則。郭何氏稽曰乾道主元事事皆有元理故言用六永貞。決按不曰天德而曰天德則者酌乎剛柔之中則字為切也見天則者謂天之剛而能柔聖人之乾元用九而見也見字就他人說又按本義解爻辭用九而云不九十二陽爻之通創者是從此而條乾元用九體出焉乾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對而便有他卦之用九矣但他卦難亦用九而非天下治見

幸

利貞者。性情也。

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周書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市

利貞者性情也。乾元不問此義。乃以性情作情性。誤矣。
。虛齋蔡氏曰。乾元者。利貞者是。提處而用。下句以實
之。亦解經之創。方元字時。要非無性情也。但生意未足
實理未完。故必至於欲歸。欲乃見性情之實耳。本義
但云。欲歸。欲。便知是以物言。利貞則屬乾。依。歸。歸。歸。
是乾之性情。若先其指。曰。德性利貞。可謂之性情。以
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之疏。未必皆朱子之定說也。
。易則云。性是生之理。情即性中生生之意。情性是
性。性動是情。非有二也。性情始於元。通於亨。至此是性
情結。衷。衷。衷。呼。出。決。按。乾。元。者。利。貞。者。仍。是。乾。之
四德。始而亨。性情也。方說利物。蔡虛齋謂。教人於物之
始。而亨。虛認乾元。於物之性情。實認乾之利貞。是明
利。石。芝。亦。曰。即。象。傳。實。
始。沈。形。各。正。保。合。之。說。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李

乾

始者元而亨也。

始本說元。乾者乾元。乾元者始而亨。利天

下者利也。

利即生生不已之意。不言所利者貞也。

則萬物歸根復會造化生物。

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

矣。

此乃是一說。故以或曰別之。蓋本義本謂乾貞不言

言坤言利。乾則言貞。貞則非牝馬之貞。

李則指卦辭

使不利。乾則言貞。貞則非牝馬之貞。

李則指卦辭

程傳。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

所利者。蓋無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曰。大

矣哉。明道。程子曰。亨者。化育皆利。不可其功。而

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朱

子曰。詩。不。言。所。利。是。乾。不。似。坤。利。牝。馬。之。貞。但。乾。利。貞

利貞者。性情也。乾元不問此義。乃以性情作情性。誤矣。
。虛齋蔡氏曰。乾元者。利貞者是。提處而用。下句以實
之。亦解經之創。方元字時。要非無性情也。但生意未足
實理未完。故必至於欲歸。欲乃見性情之實耳。本義
但云。欲歸。欲。便知是以物言。利貞則屬乾。依。歸。歸。歸。
是乾之性情。若先其指。曰。德性利貞。可謂之性情。以
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之疏。未必皆朱子之定說也。
。易則云。性是生之理。情即性中生生之意。情性是
性。性動是情。非有二也。性情始於元。通於亨。至此是性
情結。衷。衷。衷。呼。出。決。按。乾。元。者。利。貞。者。仍。是。乾。之
四德。始而亨。性情也。方說利物。蔡虛齋謂。教人於物之
始。而亨。虛認乾元。於物之性情。實認乾之利貞。是明
利。石。芝。亦。曰。即。象。傳。實。
始。沈。形。各。正。保。合。之。說。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李

利天下也。然利在於物。物自以為利耳。天何言哉。其不

言所利而萬物無不利。此其利之所以大也。非周曰天

地有大美而不言信矣哉。虛齋蔡氏曰。不言所利者

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欲神功寂若無。然使貞貞意。或曰

神利牝馬。則言所利矣。此又是割一說。與上說不同。故

以或曰。陽之本義。乾始不自言所利也。我曰。之說。言

指卦辭。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

貞也。本義何以分析。四德。牛。馬。天。牛。馬。物。即。曰。乾。始。之

時。乾。所。謂。乾。道。道。道。化。也。乾。道。道。化。是。健。善。時。變。故。為。元

亨。其。所。以。利。天。下。而。不。可。名。方。其。利。者。其。實。乃。健。善

之。所。成。就。也。是。成。性。時。變。故。為。利。貞。通。言。大。義。乾。元

氏性分四德也。次產林氏曰：上乾即物之生長狀，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於乾，始而贊其大，即象傳統天。乾始也，謂乾雖四德之流行，要亦一元之所統耳。萬何？神功於內，不言其利，是皆乾始之所為也。不其大，終不言利者，乾也。乾如何？不言天下之物，既蒙其利，形可見，有似於不言也。蓋萬物歸根，復命之時，造化之物，功不復可見，似不言也。韓琦詩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實通於四德之中，而無所間斷。此元之所以大也。上二篇分言四德，動靜之機，此一節獨言一元流行之妙。而四之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分元亨利貞而二之，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合元亨利貞而一之，未氏本臣曰：分之雖四德之流行，而合之實一元之統貫。吾知乾元故資始之為，斯流行之化，不止於始也。且乾元所始者，而因物達全之理，有由焉。氣有由焉，是以嘉美之利，利天下之物。且即其所利，有結果成實，然美則其成性成形之迹，而不籠名焉。其利乾元之有與成始終如此。決按俞石潤以美字點乾元，亦可通。故林氏次產亦曰：但本義不主此說。然本義曰：始者元而亨也，下解利字，但曰利天下者，而不帶美利二字，亦或以美利二字位字字中，但不明說耳。故俞氏之說，雖似與本義不合，仍存之以俟。按不言所利，程傳即本義中或曰：一乾利即朱子語錄亦有同於或曰：一乾利者，蓋乾本自不言利，或曰：則謂但曰利貞，而不曰利，更便涉利之端。而義雖異，固可立存也。凡利而可見之於有，則其利有迹，而非貞，不言所利，謂利之所以無虞人不能見也。帝德元名，王民歸德，俱是如此。或曰：一乾利所字，應如乾等，是言所利也。是也。卦曰：利其萬所利者，發此也。空

七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空曰：利則元不利矣。故於大字亦合得上。而於利則不合矣。故程傳雖能顯出所字，終不如本義之穩。又按朱子就物解元亨利貞，必說春夏秋冬，是大概說。物中一歲終始者，如物之以百年生死者，即以百年分元亨利貞。物之以一年生死者，即以一年分元亨利貞。物之以一月生死者，即以一月分元亨利貞。善死者，即以朝暮分元亨利貞。固未可拘定春夏秋冬之說也。

剛以體言健兼用言

是體兼用言。天行健之健，亦中者其行，充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

行充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

是體兼用言。天行健之健，亦中者其行，充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

乾之德也

是體兼用言。天行健之健，亦中者其行，充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

七

此四德在剛健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此者，之極精者，中正之德，四陰柔則知其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決按通節終是贊乾德之。乾元亨利貞四德而已。則使中焉是贊乾之元亨利貞，此粹又從剛使中正極言以贊之。精又從剛使中正之純粹而極言以贊之。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行而施說天此則說聖人乘六龍以御天之思深如天之雲行而施也但象傳之雲行而施說天之亨此則津

復甲首章之意按首章指文官傳之甘章元者善之

中象傳之意已在信中蓋文官一

乾通稱謂六者之精純以六爻發排旁通書其情義

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而施

利貞屬之乾而文官以屬之君子乾之德固在君子躬

行中也象傳言雲行而施屬之乾而文官則以屬之聖

人九之功固在聖人發用內也。汴水趙氏曰此章

象時乘六龍一語而益一也字其義即殊前章謂乘六

龍以御天乘六龍在象龍此章謂乘龍者將以御天也

在御天雲行而施天本元心於生物而品物自然流行

聖人仁覆天下非每人而悅之無拱元馬而泰和時

功故大學格致之致止於天下平此聖人固乾以發

卦玩之則中。中。張氏曰象言雲行而施而以品物

流行之則雲雨為乾之要而此言雲行而施而以品物

下平施之則聖人之功即乾而雲雨為聖人之德澤也

。石門梁氏曰易於天道陽矣而聖人體天道以治天

下非取諸易乎故乾之六龍者潛見飛見各以其時而

德周公言六龍孔子言時一也。乾之性既旁通於六
是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聖人即以此措之於治
於是乘此六龍之時以行天道張其變化而政洽澤流
與天之雲行而施同其化將見被其化者莫不遂生復
性各得其利而平寧也此聖人
之元亨利貞總不外乎易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
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為行陰下孟反下
同見陸賁通反
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見因阻於時位之
窮非德不足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程傳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
九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成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朱子語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
其中矣初九爻辭曰潛見龍勿用行而未成切和曰只是事未成
又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
竟莫是如此否曰雖是聖人必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
只論事業不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
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陳大猷曰東萊呂氏曰君子
以成德為行此亦難聞所以不仕哉已王謙曰復
胡氏曰意謂德行以在自身者而言見之行以在事而言
初九德成行立固自可以見之行事矣但其時位方當
潛隱故其德行雖可見之行而時位未成其行也
是以爻辭以勿用言之。試觀楊氏曰龍於身者為德
形於事者為行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德
不厚焉者初九雖潛而龍德具矣潛者位而德
之成。石門梁氏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所謂行者在身

惕雖危无咎矣

反 豐 陸 直 龍
下 同

重剛謂陽爻陽位

程傳三垂則：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藏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氣，乾：兢惕以防。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二七

危故難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競惕所以能泰也。
虞氏仲翔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也。
何氏去曰上不及五故云不在天下已過二故云不在
四慮以之時實為危也危虞氏懼之地而能乾據
屬至夕猶惕乃得无咎矣。荀孔說上之初九九二皆
據陳其德於上不發首云初九九二此九三九四則發
首先言九三九四其九五全不引易大上九則發首云
亢之為言也上下不為例者夫子意在釋經義便則言
以潛見須言其始故據張本於上三四俱言重剛不中
恐其義同故並先云爻位并重剛不中之事九五前章
已極故不復引易但云大上也上九亦前章情類故此
直言亢之為言也上不在天謂非五位下不在四謂非
二位也故憚乾國其時而惕雖危无咎者居危之地以
乾夕惕戒懼不怠得无咎也。白雲郭氏曰在天為
君在田為臣皆中正也三乘重剛而過中故為危懼之
地焉說。荀齊蘇氏曰天五也四二也上未至于五下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二八

則質性遇則不中則用則未當雖義亦可通終不若注
伯倫叙得總又按虞氏仲翔吳氏臨川謂重到與木
義不合然九三重到自應遵本義陽爻陽位之說以九
四之重到養也則虞氏吳氏之說亦似可悟一說蓋以
九四重到重字朱子亦疑
之而不敢主張去之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四非重刻重字疑衍

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時釋之見或之一字
正是九四時中意

之辭

天大人者其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

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

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夫陸者皆先陸德
篇反後陸胡豆反

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

可以當之

決按雖重在德然必德位兼舉者別於九二也

人與天地鬼神本元

二理

決按言天地鬼神兼日月四時在內要而言之鬼神亦天地之功附而地又統於天故下只以先天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三

後天之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格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

人无私以道為體

決按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統是道大以道為體故无不含无私又是以

道為體

會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

決按彼此是皆天地合德四句先後又其

到先天後

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

天二句

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於先天說道後天

回統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

說理可互見也

一大人而遠其占蓋與此合

未及乎夫子之所論

然其至公元我亦可謂當時之大

人矣

程傳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

於天而能順天者造化之通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彼

臨也實無私同天地之覆載也恩威遠被若日月之照

德元所不介廣言所合之事與天地合其德者此論大人之

謂履我與日月合其明者謂臨也與四時合其吉者

若福善禍淫也先天而天弗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

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後天而奉天時者若在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三

人之德言尊而達者且不違況小而近者可有違乎況

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明道程子曰至誠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伊川程子曰

遠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伊川程子曰

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其功則天言其主宰則

天且弗違況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則天言其主宰則

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同說人常云如雞

雞時寒時為兒童日候其雞之出見他母初未嘗啼者

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為時事難問程易言天專言

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耶先生曰伊川此亦未敢道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三

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布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我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天時如天既有時而後有禮之類雖天之所能為而我亦未嘗不行之耳蓋大人無私以道為體此一部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皆天對日月四時鬼神只是指形而下者言蓋欲顯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天時蓋聖人與天無間譬如朋友形跡之際或我在前而後隨之或我在後而前隨之並無形迹之別或我在前而後隨之或我在後而前隨之並無形迹之別何謂之先天如謂之先天則胡氏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以形氣言之也而其所以為德明序者此皆以道言之也夫大人之與合亦合其道而己。問此一節本義言以道為體釋德言合乎道體此曰程傳合乎道之說已詳而亦義體道之說更詳謂大人非屑於合此合彼但合乎道則無往而不合以道為體則聖人

渾是一箇天蓋天亦以道為體而已。若汗水趙氏曰此極陳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之德博博無外與天地合天人之明元為不壞與日月合其明利政之序並行不悖與四時合其利見也先天後天弗違而泰時以見大人與天下之所利見也先天後天弗違而泰時以見大人與天為一。雲峰胡氏曰九二九五亦常合九五利見之大九二即九二之大人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其工夫正在九二上至於天地合其德以下是釋大人之德乃學聚明辨之功也九二大人於道不為不用力至此則與道為體元所容力矣。若石洞俞氏曰二五又結皆言大人孔子贊九二但稱君子贊九五則釋大人尊九五也九五蓋乾之主也又見九二止有大人之德而無大人之位九位則德位兼隆也。若石門梁氏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形氣也而其為德為明為序為吉凶則所謂道也大人之與合亦合其道耳。若此化之道合則凡所舉動或先於天而天不能違以吾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三四

心即天地之心也。或後於天而奉天時以天之心即吾心也。鄭臨川吳氏曰九二九五皆大人前釋九二之德言其德九五則不言其德但言人之利見至此再釋乃言九五大人之德與前所釋互相備也。虞翻蔡氏曰此節總是言大人之德只是以道為體以道為體只是無私如天之无私覆地無私載日月无私照四時之无私鬼神如天之吉凶无私皆道也大人亦无私則道在我而皆之天地而合贊之日月而合贊之四時鬼神是理行不得耳天何心哉然既行不得即是天違之矣所謂天命不祐行其德也。如禮既行不得即是天違之矣之於天而天受之此先天而天弗違也又如始設網罟則未報作書契之觀皆先天而天弗違也又如始設網罟非先王之成法非經常之所存而於理无悖者先天而天弗違也況於人乎不必說人自利見之為下句況於鬼神乎說不得了此與贊卦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一問元可見其非為利見字設也況於人乎遠之則有遠之則不見其非為利見字設也況於鬼神其德也。五猶大人而為天下利見者非獨以高明合其德也特載履歷德莫大於天地而大人之博厚知周萬物合其明也四時以道而遠大人德禮刑政先後緩急各有次第合其序也鬼神以道福善禍淫大人實善罰惡思以彰德威以行誅合其吉凶也信乎天地合德也故先天以創古今所未亦則天本有是理又何遠乎大人後天而順性合其明也則天固有是理大人亦奉天之時而已夫先天則天自我出而弗違後天則天自我順而勿違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遠之則利見又何疑耶天地合德四句言道无彼此之問先天弗違二句言道

亢之為言已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
陸
思

所以動而有悔也

節孔說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
者言此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正孫此三事若能三事
備知雖居上位不至於亢也此說誠難莊氏云進退初
心存亡操身得喪操也。曰雲郭氏曰孔子可任則仕
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孟子稱為聖之時大哉
隨時之義也一失其正而為亢則於進退存亡得喪之
際尚不能周知況天下國家乎聖人釋文至於四五九
蓋其道難以一義盡也易說。雲峰胡氏曰初九曰潛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三五

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二句釋一潛字而言
子者亦必見於人而後能安於潛也上九曰亢之為言
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失三句
釋一亢字而言聖人者亦必聖人而後不至於亢也
。次應林氏曰上九亢龍有悔何也蓋亢之為言也時
有進退徒知進而不知退位有存亡徒知存而不知亡
物有得喪徒知得而不知失與時俱充矣此所以動而
有悔也。進退三者相因理會必然亦所易明。為欲
進欲存欲得之心勝了故只見得一邊馮厚齋以進退
為見存亡為位得喪易說較勝孔說石芝劉氏曰物有
得喪如土地
皆時之類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決按履之以道即當貴

意之則不至於有悔固非計私以避害者也決按上理
李本義進退存亡得喪又結曰非計私以避害者也決按上理
以避害者也似偏著退亡喪一遠矣再言其唯聖人
身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節

三第四節之意決按本義但曰申第二節第三節四節

聖人者已詳而文傳者四以象傳之釋
程傳極之甚為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
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子
夏傳進退存亡時之然於我何有焉因內外之分明則
保其終而无悔聖人之道也。節孔說不云得喪若得
喪輕於存亡事重略輕也。朱子語乾卦有內簡其性
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作惡人此必其自改德地龍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四

三六

道如中庸小人之中庸王肅作小人凡中庸連却又改
得是象實錄錄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
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非非是就聖賢地位說道理
也故乾六五有天子以至於庶人自聖人以至於不
肖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陽之德則健之至若以義
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
之進退故文王因潛見飛躍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進
退明其義位有高下而德元深淺也本義人惟聖人
。節孔說曰乾卦不充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進者也
人惟能知也故龍不充者不知喪亡之幾而不進者也
是也曰其唯聖人乎必中言之充所以深養聖人之能
知充也猶孔子稱賢哉回也亦充後中言也。雲峰胡
氏曰天教中於玉陽極則則乾上則充中不可得也知
其時得進乎中而處之不失其正其唯聖人乎自當正
也乾元之用所歸而端於正其意深矣。節漢上宋氏曰充者
人之體乾而端於正其意深矣。節漢上宋氏曰充者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復明順承天之義。漢書曰明順承天則明元義可知矣。此以上申象傳。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丰
楊清

之意 決擇乾文言中象傳者二。中又新者四義。案故分
六部。坤文言中象傳又傳各一義。簡故皆曰此以

上而不合第一節第二節

程傳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中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

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之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

之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朱子語未有乾行而

物便是動。若不是他健後如何配乾。只是健得來順。胡

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祈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

紀馬之貞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義之所主在
貞也。漢胡氏曰此文象傳之吉曰柔順曰德曰含

光承天旨是。誠齋楊氏曰臣道一於順乎曰有臣道

有臣節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靜不順則為莽卓曰萬
病於順故欲剛欲一方順則為張禹胡廣坤何以動而對
曰發生必遠。柔巽張氏曰天以誠運地以誠應天地
合德萬物以生因時而行動不違道然則坤所謂順
於道非順於事也。節石潤俞氏曰所謂至柔而動也
於中德合元理之義至靜而德立釋義後得主而有
常後順得常之謂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品物咸
亨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乃順承天之謂。
虛齋蔡氏曰承天而時行謂不自為也故為順。以虛
林氏曰此中象傳順承天之義是直說下言坤道其順
矣乎承天之施而以時行之天義未至不先時而有為
天氣既至不後時而不為時至而即應天運而即從可

乃贊之也。家傳言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元。此言

坤道之順承天之施國四時而行也乾之統天乃統天德之終始坤之順天亦順天德之始終此意貫四時皆

易集解增補卷七十五

有故屬於元北申坤元義。倡乎時者非使則屈隨舟
將方非順則悖正天地之合一處。決按胡雲峰之說

最明白李臨山張中溪俱譚說四德而不分明尚未是
神道謂坤元之道也坤元之道雖亦貫始終然仍當指

萬物資生之時以亨
利貞各有一候也

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

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

此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古字頂與通用安比當作眞言當辨之今故也

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

度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真大至於誠

早慎之於微即有不忠不孝之臣子亦可早折之而社
其執逆之萌矣又按履霜堅冰至又本說小人易長
防之宜早此却通家國論之而防小人之意亦在焉中
又按慎字程傳作順長說謂慎字有下手功夫夫豈可
朱子作慎字解胡雲修謂作慎字有下手功夫夫豈可
謂深和未子之心矣然更有說焉夫坤之德在順字若
作順長以養成臣民之福則作蒙昧優柔解矣不義
說坤卦全體之德乎故漢書謂惟朱子能知聖人之
心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學言之也按按節陽董氏雲必胡氏梅遠然氏之
皆刻此以學而言之也諸時講俱從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九

惟復胡氏天台董氏本則无而字因周易折中從胡
復胡本故亦從之又解純以德言此則敬義就工夫
時說故謂以學言正謂本體義謂裁制須看兩箇謂字
之敬義即學也本體當正裁制當義云正是言其本體
之正義是言其裁制之當義也本體之心敬則本體之
守也按按敬是守此本體者先儒謂直內方外程傳備
矣按解謂不孤言天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
於習明本則不疑其所行傳曰直言真正也方言其
義也按此二句先釋字義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
以方其外按按加主守字則敬義愈敬立而內直義

形而外方說敬立二句成就敬說義形於外非在外也
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有自大矣无所用而不周

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

明道程子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而
已矣便是約而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則人之
學惟言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則敬立而德不孤至
人亦止如是更无別途品典教義見解敬以直其內義
方外合外內之道也釋氏內外之道不備者也則純
則敬義矣按直上達天德自此奉顧解觀古之曉耳之
子樂日之於禮左右起居皆盡凡此有銘有戒動息皆
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禮義之養心耳但有此涵養意
入則自熟矣敬以直其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
之心生矣同上伊川程子曰敬以直其內有主於內則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十

虛自然無邪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焉須把
敬來做件事義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者功夫為此語
難近似常人所謂無持之久必到神氣者在志養志
者在直內知要之直則外必如直如直如直如直如直
有專務敬以直其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
外唯恐不直內而直則外必如直如直如直如直如直
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為
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却非無事也且如欲
為孝不是只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
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
六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持事上或合義也則元
承子如敬以直其內義以方其外與德不孤一也為善者以
顯應有朋自遠方來克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
方大不習无不利文直胡氏按直字解直字解字解方字
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即解大字也敬而无義則做事

出采必錯下只義而無敬則元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
 須是敬義立方不孤以之事名則忠於君以之事親則
 悅於親以之交朋友則信於朋友自然不習無不利也
 方外之義不可動若圓物則可轉也矣必大無敬以直內
 是持守功夫義是直上直下皆中無纖毫委曲方說以直
 義以方外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是立
 已之義以方外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是立
 內義以方外是處事截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是立
 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更用敬上敬
 功夫曰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更用敬上敬
 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
 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無誠則不為誠便是誠以敬亦
 只不誠便不是誠而物極道夫無誠則不為誠便是誠以敬亦
 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達義便謂之仁曰會到私欲淨去
 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傳學為志切問近思能如
 是則便可謂仁如克己復禮亦是仁出門如見大賓使
 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
 從那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徐賓錄先生問理會敬字
 不對云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違之謂一曰單竟如
 何見得這敬字若曰端莊肅然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
 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格致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
 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由義由義便居仁仁心仁義
 說問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元一毫私
 意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
 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相
 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答云此說是也若程子說有
 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說只德地說須自去下功
 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胸中洞然
 徹上徹下未東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德

地不是處決定不德地能然方止一須創便將去
 功夫聖門學問一命聖人答出一句便須將去
 是要行得如今說得信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去講
 學所以異於利祿之尤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這地說
 些依舊不濟事若實是犯做功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蓋程子說敬以直內是
 緊切工夫同上游定夫編明道語錄言釋氏有敬以直
 內無義以方外呂與輔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
 則與直內底也不異又曰敬以直內所以易中所謂
 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楊甘節鮮德不孤易中所謂
 論語不同德盛道隆者易之說也善以類應者論語之
 說也各指所之不可兼言此善以類應者論語之所
 說也德不孤不此但言易中所謂德不孤者論語之
 必有易中却是說敬業既立則內外兼修則其德盛
 而不孤也若曾祖道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
 其應事却顛倒又專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
 却於根本上全無功夫須是徹上徹下兼理會如敬
 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敬以直內又曰敬義
 功夫不可偏廢從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其病
 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分其公義私義得之所而決
 知就日間問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義私義得之所而決
 取舍之義焉則不免有隨義而遷而所謂敬者有非其
 矣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新事底心術於內外
 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便是心術新事底心術於內外
 言行而方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志心
 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內而中有主事則知義
 以方外而外有主。勉齋黃氏曰乾言德言德言敬義
 雖若不同而實相為經緯也敬進或之德必本之以
 之敬欲修乾之業必制之以坤之義非敬則內不立
 何由而進非義則外不修乃用力於敬義之間而力
 修夫德豈可以至於大而所謂大者乃德之新而業之

他人不疑已也。程傳執為疑字。孰字亦指。事言猶言何事為已之所疑。非指人言也。

陰雖有美舍之以從主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程傳為下之道不居其功。舍其章美。以從主事。代上。

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宋氏東曰。臣子雖有才美。

舍藏以從其上。不敢有所成名也。地得終天功。臣得終

君事。婦得終夫業。故曰。而代有終也。明道程子曰。天

地日月一氣。月受日光而不為之虧。月之光乃日之

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

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劉

向師訓曰。白雲郭氏曰。陰能含美。則能從主。蓋坤之德

含弘為先也。地道妻道。臣道。皆坤之道也。无成而代有終

美。侯用而已。易說。開卦大曰。弗敢者。分有所不敢。非

其才有所不能也。沙隨程氏曰。自陽始生。而至於乾

陰。輔陽而行。弗敢成也。及陽靜而陰。陰乃代陽。終其

。節。蘇氏曰。代天終物。而成功。主於天者。地道也。三

下卦之位。故有有終。象以數言。天數終九。不足於終。代

其終者。地十也。陰山李氏曰。三五皆以陰居。陽故三

有五。正位居體。故美在其中。而後於事。象。問天子又

一。意。全真又象之意。不。是。為。萬。世。臣。子。五。則。饒。氏。又。是

是。是。說。臣。子。之。道。又。曰。不。是。先。生。如。此。分。出。則。人。可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五

坤。蓋。當。代。天。代。夫。代。君。以。終。其。事。若。夫。成。功。則。時。之

天。時。之。夫。歸。之。居。而。不。敢。居。此。天。地。夫。婦。君。臣。之。常。經

。聖。人。於。坤。明。之。他。卦。之。泰。錯。互。陳。者。其。綱。領。在。是

。英。故。曰。乾。坤。易。之。門。節。曰。洞。俞。氏。曰。下。之。事。上。備。陰

之。從。陽。便。觀。地。之。承。天。可。見。乃。若。身。之。從。夫。臣。之。從。君

。皆。此。道。也。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不。言。子。道。臣。道

。子。一。也。夫。天。氣。降。而。至。於。地。中。生。物。者。皆。天。之。氣。也

。地。唯。順。而。承。之。不。敢。居。其。成。功。是。謂。地。道。无。成。而。代。有

。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何。也。曰。天。數。止。乎。九。是。无。終。也

。其。終。而。終。之。則。有。終。矣。是。故。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能

。也。坤。不。有。其。成。而。有。其。終。故。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代。也。從。王。事。弗。敢。成。也。即。是。含。章。之。道。引。於。從。王。事。之

。道。而。從。王。事。弗。敢。成。也。即。是。含。章。之。道。引。於。從。王。事。之

。也。六。三。又。主。妻。道。臣。道。而。本。於。地。道。也。引。於。從。王。事。之

。最。要。認。成。字。與。終。字。分。別。處。成。者。成。子。始。而。無。終。也

。事。為。句。又。言。无。成。此。言。弗。敢。成。蓋。原。其。含。之。心。也。取

。字。當。現。據。乾。卦。溫。之。惡。皆。一。散。心。成。之。耶。又。言。有。終。此

。言。代。有。終。則。併。其。終。亦。非。坤。之。所。散。成。耶。而。何。氏。指

。曰。天。地。而。地。主。地。順。承。天。者。也。然。乾。能。始。萬。物。而。已。必

。有。終。於。地。成。之。故。曰。代。有。終。正。對。乾。之。始。而。言。地。道

。有。終。於。地。成。之。故。曰。代。有。終。正。對。乾。之。始。而。言。地。道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五

先大之意而申之陰雅有美德宜含之而勿露至從王
事則順從而不專成者非其才之不兄乃其心安於分
有所不致也試以分而類觀之凡分之在何所皆道之所
在三之分應陰則其道為地為妻而為臣矣夫地之道
元專成惟承天代終而已地道如此妻道可知而況於
臣道乎所謂弗敢成者以此也。漢按字之是或錄之字
即指美謂雖有美才亦須含之而不可露以字亦謂以
此美也。荀悅時常富為之時以此美從王事亦當存弗
敢專成之心蓋曰從即從政之從便是君為主而臣從
之也弗敢二字最重從臣所以元所不至者由乎心之
元忌憚聖人下弗敢二字以表純臣兢兢業業之小心極而
至於天王之明聖皆此弗敢一念也。宋又賢地道以故
發人之心既或從王事句則此弗敢明臣道也。然道理
須說得周匝故併要道言之至於地道不通為臣為妻
之準耶。又按程傳舍之連下句據然于弗敢成也。句
不甚順故項平菴非之但以舍之連上陰雅有美作一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十七

句諫則之字又元着落宜陰雅有美作一句舍之作一
句為安又按潘文來謂陰指六三作一箇人亦本言臣
道妻則推說地道則其源也。又按元或又本說六三
始知實有元成又言則曰弗敢成此又本意深一層
教始于一而終于十天教五止於九故漢地之十以代
其終亦猶地教五起於二故必須天之二以開其始陽
為坤陰曰見君龍元有即坤元始之義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元咎元譽蓋

言謹也

善陰代
表反
程傳四居上進君而無相得之義故為陽乾之象天地
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

既則萬物不遠君臣道絕賢者隱逃四於閉陽之時括
囊晦藏則雖元金臺可得元咎言當謹自守也。鄭孔
說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生蕃萬物故草木蕃也。天地
閉賢人隱者謂二氣不相交通天地否閉賢人潛隱天
地不通則草木蕃明天地閉則草木不蕃天地閉賢人
明天地閉則賢人出而相通此乃括囊元咎故賢人
屬天地閉也蓋言謹者謹謂謹慎蓋言賢人君子於此
之時須謹慎也。朱子語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吳仁
祥鮮仁又問程子曰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
廣不去則天地閉賢人隱此意如何曰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只當充廣將去則萬物只當各得其所若充之於
一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鄉則一鄉得其所充之
於天下則天下得其所充如何不天地變化草木蕃充
廣不去則門便得其所充如何不天地變化草木蕃充
廣去則物我實通自有箇生生元窮底意思便有天地
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物我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十六

隔絕欲利往已不利於人欲已之富欲人之富欲已之
壽欲人之壽似這氣象全然閉塞隔絕了便是天地閉
賢人隱存焉。東坡蘇氏曰言其變化雖草木猶蕃
及其閉也雖賢人亦隱。白雲郭氏曰天地交感則賢
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遠此日
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為然也。君臣之道不
則為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為隱矣括囊蓋欲其自謹
之不易說。東萊呂氏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
人隱人與天地萬物同是一氣春則見否則隱猶春主
秋落氣至則應閉不容見初不待思慮計較也若謂相
時而動則已作兩事春所以獨稱賢人隱者蓋眾人而
自隔絕故與天地之氣不相通氣至而旁者獨賢人而
已也。東坡蘇氏曰坤六四以陰居陰乃天地閉塞
之時賢者於此只合隱遁易曰括囊曰言慎密而不出
也上文所舉天地變化草木蕃非此又有此義蓋言天
地之通塞人物之顯晦各有其時人當順以處之耳。

此也

雖在尊位而居下體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虞齊蔡氏曰正位居體此體字是禮體之體如所謂人
 君之體大臣之體為政之體之類。彙字之義全在居
 體二字上正位只帶說言在尊位而能居下體也。然若
 非在尊位則其居下體亦未足貴矣。此正位二字與
 王居元咎正位也之正位同正字活看謂當尊也。正位
 居體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自居用上敬下也。次
 虞林氏曰言正乎五位而居下體是居尊而能處下也。
 履帝位之尊能屈乎臣民之下。虞皇極之上能執乎謙
 讓之道不以崇高自恃不以富貴自驕此五之正位居
 體也。張氏秀陵曰正位多不能居體以勢分在此馬
 生驕亢也。五惟具黃中之德則於高倍大之意。自不
 形於動履之間為上之體宜如此也。有此中德自能以
 此為居此正帝王執中之道。朱氏木臣曰又取象於
 震者君子雖正位於南面之上却能不能不以尊貴自居而
 謙恭以下士平易以道民發見於外者皆順德之用也。
 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為震方可擬矣。漢張六五文

蘇本義發明中順之德中即執中過理順即正位居體也居者止而不遷之意居下體便是自卑而尊人氣象總在順字內看出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本文美之至也。句總上三句。

程傳黃中文在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失為下之體。五尊位。狂坤則惟取中正之義。美循於中而暢通于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朱子論二在下方是就功夫。廣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他成就。廣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天地之間萬物莫然而陳。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
 位三則曰陰雖有美而五則曰美其在中然三方逆而
 位不中者也故陰雖有美而尚舍之五正位而居體者
 也故美在其中而接於事業人臣事業之著於世固旬
 有時殆不可換才能而讓退以取三五同功嫌迫之禍
 也蓋姜氏會通。荀爽蔡氏曰黃中通理釋黃義正位
 居體釋業義黃中中德在內通理大元不通言柔順之
 德應于內也正位居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倦言
 柔順之德形于外也美其在中黃中通理也暢於四支
 發於事業正位居體也二五皆中二內卦之中其發見
 於外者不疑其所行而已五外卦之中其施于外有事
 業之可觀坤道之美至此極矣故曰美之至也。蒙養
 胡氏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
 外之君子即黃中通理之君子也朱子嘗謂敬以直內
 是持守功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功夫大抵敬以直內則
 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即是所以為黃中義以

中

方外則人事之來義以處之无不合理是即所以為通
理五之黃中通理未於直內方外故其正位也雖居乎
是內外夾持而致其加剋五之黃中通理則內外通
无所容其力矣。虞齋蔡氏曰黃裳二字分而言之則
黃為中實為順合而言之則唯中故順存於中為中形
於外為順理一而已雖小異不害其為同也天下无有
形於外而不本乎中者惟有黃中之德故能以下體自
居。美在其中美字即黃字中字即前本義所謂先諸
內之內字非中德之中也而暢於四支者即其在中之
美之所暢也。暢于四支復釋居體此本義不及發于
事業者舉此以該彼也。暢於四支者中德之暢而為
順也發於事業者亦中德之發而為順也夫六五德之
積于中而形于外者如此美之至也。其次虛心以
文言既分釋黃裳下又恐人認為二物不知歸重處故
發美在其中一條見得其所謂順乃本於中與象文

易集辭增釋卷七十五

三

在其中也及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意思一般。紫氏謂
體曰美曰至此坤德之至合乾之大矣。來氏本臣曰
合言之黃中通理人之美德也君子有是美德積在其
中由是以在中者形諸躬動作謀猷不流於充以在中
者形諸政治體渾厚不流於刻夫積而不溢誠而不形
必積誠之永至也六五美積外而發外非美之至不能
也故贊之曰美之至也。凡德未窮先不謂之美充實
而不足以發外非美之至惟中德由中發外故為美之
至。漢按此三節提重黃字故結之曰美之至也見案
之本於黃也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曰美
之至則美已進於大矣。又按本義復釋居體但言暢
於四支恭虛齋謂舉此以該統是省文義國總然更
有說焉蓋暢於四支於居體為切發於事業又推廣言
之見暢於四支而順則發於事業亦順矣。又按文辭
本義云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則中順皆兼內外
而言則以中為體而在內順為用而在外北聖與周公

陰躁於陽必戰為其嫌於元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

也故稱血爲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為陸干偽反嫌陸力
謀反嫌陸力智反

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

大之蓋善言
其均敵也
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
決指龍戰在立
冬之末小雪之

初其時上六一支中尚有萬分中一分之陽一戰之後

交冬至則全初九一爻而咸復無終
之陽不在上即在下肅未嘗无也 血陰屬蓋氣陽而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二四

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

象傳之意

枉傳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打
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陽恐疑無陽無陽故稱龍
見其與陽戰也子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
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
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雖陽不能無傷故其血玄黃
玄黃者天地之色謂受傷也。荀氏慈明曰實太坤卦
故曰未離其類也血以喻陰也。王氏觀沖以陰陽交
戰故血玄黃。韓註稱之不早疑盛乃知故必與
與陽戰而相傷或稱血。孔疏上六陰盛似陽為嫌純
陰非陽故稱龍以明之。朱子說或問坤卦純陰不為
無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月為坤十一月為復然自小
雪後其下面一畫便便有三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

方足得一之成耳故十月謂之陽月蓋媒於元陽也目
 始至坤亦曰則則陽必竟有孟時曰則孟于上則復
 生於下其間不意謂坤六二雖有重陰大聚安是持
 守收歛畏謹底意蓋六二有重陰大聚安是持
 惟坤至順者惟地所以後所以健乾是陰所以順至健者
 惟天至剛者惟日所以後所以健乾是陰所以順至健者
 便永不失其剛也又曰乾道尊貴而坤道卑賤而坤道
 說坤乾坤陽陰以位相對言而坤道卑賤而坤道
 尊卑而坤陽陰以位相對言而坤道卑賤而坤道
 皆尊然坤陽陰以位相對言而坤道卑賤而坤道
 通。節漢上宋氏曰月節則掩也臣強則疏君陰於
 陽必戰十月純陰用事而稍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元
 陽亦未嘗一日而元陽用事而稍龍者天地未嘗一日而元
 龍馬六段陽未離陰類故稱血馬。初蘇氏曰四子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二五

月為純坤之月六爻皆陰然生之理元傾刻而息一
 陽雖生于子而實始于亥十月之陽特未成又耳聖人
 為其純陰而或嫌于元陽也故稱龍以明之古人謂十
 月為陽月者蓋出此。雲峰胡氏曰上六亦當與六三
 並氣故皆揭以陰之一字三曰陰雖有美舍之猶知有
 陽也上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為均敵而元小大之
 差矣天道不可一。元陽故稱龍于陰盛之時存陽也
 戰而俱傷在臣子難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禍也蓋
 龍辨之於初則知六五之貴索元吉積善之慶有餘也
 不能辨之初則知上六之其血元黃積不善之殃有餘
 也。鄭臨川吳氏曰疑如禮記於君疑於臣疑於臣疑於
 天子之疑謂與之並也。節石湖俞氏曰方者天之色
 黃者地之色也血言主戰則天地雖親而陰陽元別矣故
 曰夫方黃者天地之雜也陰陽相戰雖至于天地之雜
 能然而天地定位于上下其大分終不可易故其終又
 分而言之曰天至而地乾。剝乾名聞敵戰也者合陰

陽而為言也陰戰陽為剝之極陽陰為復之初。唐
 一。章氏曰乾者似也故本義為均敵與孟子所惡執
 同。鄭氏曰乾者似也故本義為均敵與孟子所惡執
 龍戰者是時陰虛其盛也。元陽與交戰也交戰而陽曰
 曰陰犯順而龍戰之云耳以討陰之義與陽不許陰為
 敵也當其雜也才黃似乎莫辨而不知即雜之中少者
 是。天黃者是地。不可混淆定分原是如此。會通
 戰者陰元而陽與之戰也為字嫌實皆從周公說稱龍
 則存陽之名以扶其氣稱血則彰陰之類以抑其盛方
 黃雜明陰之元利於元陽主貴分見陰陽之終不可得
 而易。陰疑於陽道其是乎終而乾之又始於陽則不疑
 有不變者在蓋陰於是乎終而乾之又始於陽則不疑
 在初曰辨之不早在上曰陰疑於陽則不疑。則不
 辨也。戰山劉氏曰坤於初上特著陰陽消長之說
 天子復作文言像以明之。張氏一是曰坤卦于初六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三

陰之始。言履霜堅冰至示君道父道文道宜防微杜
 漸辨之于早大言更補積善一條而卦義乃備上六於
 陰之極盛言陰疑於陽故稱龍戰至於方黃之雜者
 氣也而必正名定分曰天方而地黃所以警懼龍戰
 子以女抗大者至深切矣夫筆竊如莽操女禍如武后
 謀逆如楊廣史策所載罪惡難逃故夫子曰其道窮也
 春秋微義皆可於坤卦見之。取上六其道窮之意中
 之夫陽大陰小陰本不敢抗陽分也勢均則與陽戰日
 中已無陽矣周公為嫌於元陽故稱龍以存陽而扶其
 免難疑於陽而類來難陰故稱血以明陰而抑其盛至
 於玄黃並稱者蓋論勢則陽或受傷而於陰而論理則
 陰必受傷於陽天地之色雜而元辨矣明陰亦元利子
 戰也然雜者其變耳要其定分必竟於陽戰而地乾而終
 不可雜也終不可雜陰終不能疑於陽戰亦何利哉。
 決按坤卦六陰三居即卦之上上居外卦之上皆陰之
 盛而上元為盛也故于三止俱揭一陰字而義則不同

三之陰指人言之也上之陰指氣化而巳人在內也且
 三指一陰字義陰德之美在從陽動之也上指一陰字
 著陰德之機在抗陽戒之也天主而地故句諸儒就
 尊卑名分上講蓋謂陰雖機而天尊地卑君令臣恭夫
 儒婦隨之各分其職而不可紊也道理固正矣然只講得
 天主地黃四字其於而字之精義則未醒也聖人立言
 神氣全在一而字蓋從天地之始算來天開于子又一
 萬八百年而地始闢其子至丑半一萬八百年地尚
 柔孰因天之運行晝夜不息而地始堅實惟其先有天
 而後有地故聖人曰邇西儀初判之時必先主而後
 地黃庸可戰乎其臣以君為天子以父為天妻以夫為
 天是一理也上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尚就則害
 上說天方而地始闢則就正理說也又按其血主黃難
 就陰陽而傷其類然也意多一血字則陰陽為甚此改
 測云猶未離其類然也意多一血字則陰陽為甚此改
 取敗之理懼陰也其說甚足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

二七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五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朱子林義

撰李後學楊齋張仁淡集解增釋

說卦傳

節孔說說卦者陳說八卦之德業變化及法象所為也
 孔子以伏羲畫八卦後聖為六十四卦而引之觸類而長
 卦之於前繫辭中畧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
 之天下之能事畢矣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
 重之又在其外矣又曰六十四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
 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
 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而成六之意猶是承明觀俯
 舉遠近身遠物之象亦為未見說孔子於此更極說卦
 之妙及八卦所為之象故謂之說卦焉。朱子語說卦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得
 易每恨不得古人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
 他即箇治法却須更看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且
 如筮得之卦見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他到這
 裏又須到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致死底筮是
 用干支相配合處或是因他物象推著還是占筮只是
 後人巧去棄而見箇小道理尋門曲還正理不如此
 此是淵源。漢上宋氏曰易之有說卦猶詩之有註
 也。漢胡氏曰說卦首論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立卦
 次及伏羲文王卦位不同次論八卦之象其義多
 是夫子所自說不盡同於先聖漢儒以象千五百餘年
 未能動破此義以為夫子只是括前聖所取之象或
 之於說又不同是以言象多牽合附會而不得其說
 會謂教聖人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言象求之于說不
 宜合為夫子自取之象為多不必盡同于先聖蓋分文
 正周公之易各自求之坦然明白矣此說自足以祛古

今之惑又未漢上云秦漢之間易七說卦字宣時河內
 女子發方屋得說卦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
 三十有一果漢呂氏論元陽經籍志序云秦後惟失說
 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說卦乃止一篇而
 以出序卦雜卦意謂陽志疑是蓋費直所傳不及說卦
 者惟載卦位卦德卦象之說蓋自昔有吳氏曰說卦
 之以為傳耳首章次章則夫子絕說聖人作易大意以
 為說卦傳之發端也其餘十一章以下語頗難其義
 不可盡通於經亦不盡合或是夫子贊易以前如八索
 之書所載有若此者而夫子筆削之以其元大害於理
 者姑存之也。決按說卦傳天抵重伏義蓋卦說如第
 一第二第三第四四章俱說先天之易至第五章以
 下方說後天之易第六第七章本說後天而帶說先天故首
 二章聖人宜舉指伏羲何氏謂謂義文周公尚友
 是也又此篇多說八卦惟第三章八卦相錯句說到六
 十四卦亦止說小圓圖說到六圓圖耳而小橫圖之相
 錯而為大橫圖大方圖亦可類推矣而文周繫辭尚在
 所見惟八章九章十一章取象則文周繫辭中亦明有
 之因不得謂與文周繫辭絕不相干也但請卦位
 卦象者多故曰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著陰陽

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漢按本義不通引中庸贊化育
 故曰贊化育蓋人性靈物性凡禮樂刑政之顯然於天地
 合者謂之贊若聖人之至德淵微自有以默字乎天地
 而人不及知者則曰幽贊故贊之而蓋人可見者則天
 地以兩陽時若應之贊之而人不知及者則天地之神

明以生著應之故凡聖人皆贊化育而為贊則更
 有一種微妙之理人不知而聖人亦不自知也
 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諸儒以生著生字與下文生又生字一字一例看謂聖人之
 用著米子以生著生字與生字又生字一字不同故特引史記
 以証之
 節孔疏據今而稱上世謂之昔者也聰明暗知謂之聖
 人此聖人即伏羲也。不言伏羲而言聖人者明以聖知
 創制作也且下繫已云包犧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
 卦今言作易言是伏羲非文王等凡言作老皆原其事
 之所由故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朱子語只是贊
 孔育之贊不解便說到贊命於神明這只是說道為神
 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與與人致卦是謂贊為神
 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贊於神明為神
 明所贊也聖人用於乎德地用不然只當說為贊神明
 此說却是說見助於神明用上能贊化育和氣充塞所
 以生出這物或曰生著本義引龜策傳生著滿百莖
 為証果謂生著只當與下而立卦生字又生字同例
 象所謂生著者猶言立著而用之耳曰卦爻是人所立
 著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果以立著而用之為生
 著亦不成文理蓋凡而註。秀義李氏曰補少孫補
 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著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儒之說如此今據為郡田野間生此著第一本百莖純
 無餘走思親觀之但長可二尺餘不盡如先儒之說
 又曰淮南子云上有發蓬下有伏兔指少孫云著滿
 百莖者下必有神是守之上常有青雲覆之洪范五行
 傳云著百莖一本生百莖許叔重說文云萬莖生千莖
 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
 尺王仲仕論衡云七十歲生一莖七歲生十莖神
 之物故生蓬也陸機毛詩草木疏云以須莖者心計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本華著生少室山石。圖經云。今蔡州上蔡縣曰。邑祠其
 生。如蒿作。高止六尺。一本一二十莖。多者三五十
 莖。生便條。所以與於衆。萬也。愚所見者。嘉定府有之。
 以如蒿。屬蘭。諸士人云。其生亦如常。但一本百莖。此
 為異也。若如說文。所云。則三尺之莖。掛布。其已自不
 易。况九尺乎。雲。齊蔡氏曰。此章大抵主著言。故首之
 以生。著而下文。節。皆承此說去。易。唯卦與著二者
 而已。耳。非卦則著之體不立。非著則卦之用不行。二者
 實相須。而不可相无也。大傳。說卦。既濟。而未有詳
 及於著者。此章。著。幅焉。若无此章。亦皆易之缺事也。
 皆著。聖人之作。易也。一句。大緊。說。起。下。文。也。以
 產。林氏曰。此即中庸。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事。聖
 人之德。配。合。神。明。有。而。以。贊。助。之。其。萬。物。之。事。聖
 非人之所及。知者。故曰。此章。專言。著。易。非。著。不
 行。此言著之所由生也。福。粹。易。之。為。書。也。有。卦。之。說
 理。有。又。之。分。析。要。必。因。著。而。始。有。祈。禱。然。著。何。由。生

四

惟著元種。必聖人之志。與天地之氣相感。而後生。所謂
 志。之。動。氣。也。故。向。生。於。文。王。墓。今。止。生。於。孔。聖。墓。我
 聖祖。仁。皇帝。取。二。千。年。來。擇。此。之。易。而。鑒。止。之。其。有。功
 於。義。文。周。孔。四。大。聖。人。亦。大。矣。故。開
 景。陵。亦。產。著。豈。偶。然。也。又。按。本。義。解。出。神。明。曰。猶。言
 贊。化。育。言。是。聖。人。去。贊。神。明。也。小。註。又。曰。一。於。著。聖
 人。為。神。明。所。贊。雖。義。亦。可。通。要。當。以。本。義。為。至。
 正。恐。語。錄。或。記。者。有。悞。也。亦。姑。錄。之。以。備。參。

參天兩地而倚數

參陸七兩。反倚陸氏曰。於綺反。
 馬云。依也。王肅其綺反立也。

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為三方。
 者一而圓四。四合十偶。故兩地而為十。數皆倚此而起。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五

按此字。即指天之三地之二。數指地著所得七八九六
 之數。也。現本義曰。數皆倚此而起。則本文倚數。是倒裝
 文法。謂數。故據著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
 偶則三二而六。決按奇謂五與四也。三奇。謂初。據餘五
 偶。謂初。據餘九。再。據三。據餘四也。偶。謂九與八也。三
 偶。謂二。據餘八也。兩。二。一。三。則為七。兩。三。一。二。則為八。
 三。一。二。者。或一。五。一。四。一。八。或一。九。二。四。也。決之。五。與
 四。為三。九。
 與八。為二。
 詳註參奇也。兩耦也。七九陽數。六八陰數。孔疏。傳立
 也。既用著求卦。其據著所得。奇數。於天。耦數。於地。而
 立。七八九六之數。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也。朱子。論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

六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吳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
用而言之則謂之命令者造化之謂也程得即說所
於窮理者非道須窮盡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知道是窮
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張子曰二
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余謂亦
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第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
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須并萬物之性
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然有事豈有常
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案今言知
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使謂之至也蘇州所
引須知自誠而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具
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
先從學問理以推達于天性也卦與。朱子拾問觀書
於陰陽而立卦觀爻是就著數上觀至先生云恐只是
於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朱子問觀書於陰
陽而立卦揲筮於剝泰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有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卦而後言元何也曰自作易而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
 此却以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是
 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之陽剛陰柔一也而別言之何
 也曰觀變於陰陽道於造化而言發擲剛柔近於人事
 而言且如泰卦以泰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消
 而理之意更顯便有人上計是就易上說先生云是說
 又明和順是聖人和順而元是易言和順道也而
 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論之謂是易言和順道也而
 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常以學家之謂也而順
 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深言之凡卦中所說底上一句以
 即道德不悖了也理於義是細分他處字上各有前義
 今時採了却添幾字都不妨是順字改移不得不似
 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達教字和順於道德是
 與本原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皆有理通一
 此推之自不重視不必如前所說者卦性之知
 天言學者通達之事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
 各何處有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行字上說言能通其
 理也至於範圍天地至是言言與造化一般言能通其
 理盡性以至孟子言性知天之說雖與此是一事不
 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著功夫有得理時性與命在其
 中矣然性之說未嘗用此北周有得理時性與命在其
 蓋盡性是做到言處如能事必然後能言仁之性此亦
 焉然後盡性之性今周明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
 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是即易化說即言山
 悔吝處要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
 本是說易之義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此底然這上
 也有這意思好是自漢至宋陳淳龜山楊氏曰六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經不言元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盡心尊德
 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也理
 於義則未也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在天也天下之人皆知義命則聖人之易不作矣惟夫
 不知義者甘心于自暴自棄不知命者奔走於利欲夫
 先此聖人不待已而生者待教立卦立爻凡以為天下
 之不知義命者設也此漢陳氏曰理與性對說理乃
 是在物之理性乃是我之理在我之理在物底便是天地萬物
 公共底道理在我底乃是我之理在我底便是天地萬物
 同易故示人以同善求卦之法无非欲使人安於義命
 之天而也聖人作易指代義然文王周公繫易初不出
 義命之教亦在其中矣進修徐氏曰如乾為天通易
 之元亨利貞則其德文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以一卦統
 言之所謂和順也就六文言之所謂理也善觀易者推
 推其義以窮其理體卦德以盡其性窮理盡性則進
 存七之道可知而天命在我矣泉峰蔡氏曰和順於
 道德而理於義是與下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相反對
 此道是天道之自然對下命字說德是人性之所得對
 性上句是理而後能理於義必窮理盡性而後能至於命
 也是對上文生著得義立卦生爻而言也梅遠無氏曰
 思按此言聖人作易之功也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
 揮聖人作易之功也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言易
 之書大則順於道德而小則曲盡事宜窮理盡性以至
 於天命者言易之書可以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
 於天道上言聖人作易之功也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者
 章又曰聖人之作易也於以順性命之理雲岫胡氏
 曰著本自神明聖人無著之而巳天圓地方之象自具
 一之數聖人不通來之而巳其為教也自具其理而
 陽之變具焉也自成剝泰之文聖人不通觀其文而

發擇之爾著卦之德則和順之而一元所逆於六爻之
義則條理之而各有其序窮天地之理盡人物之性聖
人作易之功至是與天命為一矣天命自自然然聖人
之易亦非心思智慮之所為也。中卷盧氏曰立卦生
先在聖人極易上若若作者教之責說却是用易子未
子謂未用說到若教者若教之責說却是用易子未
而立乾坤等卦故曰觀其於陰陽而立卦既觀其於
又說卦中則柔兩畫或上或下微細開發出象而生變
動之如故曰後擇於剛柔而生文。盧齋蔡氏曰窮理
盡性至命難矣姑即一卦言之乾元亨利貞者在乾之
理當然也數人如此故去者盡人物之性也。此則與
乾道之大通而至正者合矣至命也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名俱當以此法看。次盧氏曰道者事物當然
之理德者人心之所得乎天之理義者處物之宜道
德方就人心說理即事物之理性也人得此理以有
命則理性之所從出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言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之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漢源言之也。言消長之
理進退存亡之道易則皆有以樸寓之故曰和順言元
所求進也其中何者為吉何者為凶和順者為存何者
亡何者為退何者為進隨在各有條理而不相泥是理
於義也問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何以謂之道德曰道元
定名德為價值道有仁不仁德有吉有凶然非有二也
只據一理而順逆之耳蓋道而一已順之則仁是之則
不仁順之則吉是之則凶進退存亡亦就故曰吉以方
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方也時當進則進當退則
退亦唯理而已順理則存逆理則亡是存亡亦以理也
消長是陰陽於德似不貼要亦大緊言之無元氣得
恰恰相貼。與泉徐氏曰共由謂道同得謂德稱名謂
義壞然條理謂理稟受有定謂性流行不已謂命隨在
而異名。谷氏批換曰從前只說著之神數之故卦爻
之變化不曾著所以生數所以定卦爻所以值此章一
一詳究之直完到道德性命之真元不具焉故下章道

云聖人之作易也所以順性命之理。節何氏曰最
既形矣卦斯立焉卦既立矣又斯生焉和順於道德而
理於義從合而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從分而合道也
德已義也理也性也命也同出而異名理義非二也程
子所謂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性命與道德非三也
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窮理所以盡性
性之性者理之理則達其原則達其原故窮理所以盡性
命者性之原性盡則達其原則達其原故窮理所以盡性
示之故下遂言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中卷
本臣曰象起而有折值之卦十有八變之後聖人終觀
全體之變化陰畫幾何陽畫幾何而後或就或離之卦
卦立必有當動之爻則柔定實之爻則剛或就或離之卦
變與不變何者為太剛太柔何者為少剛少柔一變
擇得明即坐而或動或動之爻凡此皆聖人作易之事
也其功用何如哉凡此皆由曰道而得曰德而道德之散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殊曰義易則一一與之和順而元所求存於進退存
之道則柔健順之德和順之中又條理不紊而理於
然之義且是道德與義也散於天下為理稟於人物為
性而自天賦予為命易則于事物之理研窮元不到健
順仁義之性體會而元氣且即理性之自來而為天命
之於得不已者有與體合而元問焉此聖人作易之功
所以為極也。和順云云皆就易說窮也蓋也至也乃
卦爻內自窮自盡自至非以用占言也與上文和順理
同義陰陽者對柔之未定則柔者陰陽之已成立卦
六十四卦抽出折過之一卦言生元就六爻中抽出
動之一爻言。漢按朱子曰和順二句太易前見上
上句以離合言之下句以淺深言之蒙引暢發其
引張氏之言曰易言之作也其規模之大者以貫三才
之道而元所求者易之理也其所以和順乎道德也其
之義有以辨事物之宜而元所求者道德之理也
美也蓋道德者義之體義者道德之發用乃離合言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逆陸田
節反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六

右第二章

天曰陰陽。地曰剛柔。或有在形而言陰陽者。本云此也。

来

周

七

三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六

44

6-261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七

帝之為神亦不可得而見萬物終始萬物非長
得身之故曰言云。虞翻曰：後天之易乃文王
先天而後天，更置之。以八卦之位當一歲之運，起震終
艮為造化流行之序也。此節主帝言下節主萬物之隨
帝言蓋連萬物之生成必有所以生之成之者，所以生
之成之者帝也。帝者天之主宰也。究竟帝之出入於萬
物之出入而見之耳。觀下六數簡故曰字可見。後天乾
坤乃偏言之。乾坤與六子同創者也。乾以帝與帝主
造化之極而始出乎東方之震，震與坤之兌相見
明盛乎南方之離，離與震乎西方之兌相見
交戰乎西北之乾，乾與離乎北方之震相見
此後天八卦方位之意也。此亦解國意，其起震終艮者
一歲之周也。而循環之妙在其中矣。又曰：以方言之
則有周游之意，以時言之則有迭王之理。以五行言之
則得相生之次，又自震至坤為元亨，誠之通自震至艮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七

文王圓圖帝者陽也。陽為君，故稱帝。乾以君之乃其証
也。且言帝則有主宰之意，故不言陽而言帝。二言字則
為陽所蓋，至陽明泰，故曰出致者委也。坤乃順承天故
者，非與乾戰也。陽與陰戰乎乾之方也。伏羲圖之乾
以天地之乾言，文王圓圖之乾以五行乾言之。乾至
坎則以肅殺相戰之後，值乎懸降休息之期，陽生於
子，故曰陽至艮而止。陽已生矣，所以既成其終，又成其始
。帝居門孫氏曰：此文王圓圖以帝字為主，上節乾主
分五北，揭帝者乾統坤也。或問乾與帝一物也。帝乾主
出入之帝，全體之天也。西北之乾一節之天也。如天子
之邦，戰與列國分治而天子威令則豈隱於邦哉乎。此
章首章即行夏之時，運化之妙，最不易言。自出至成，創
設虛象，形容實化，隨意寄隱，寄意真切，說方位見時令
既時令見物化，就物化見真象，出也，齊也，相見也，致使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七

又曰不可露卦之方位非也此明明說卦之方位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坤坤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卦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九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七

十

可也故又曰物言萬物無物不行物元氣不生然氣之生也漸不能遽獨乎物自帝出震至成言乎艮一氣流行之漸生或之功也震其離乾坎艮皆以方言之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修三者之義也言之耳是雖有三又足以見其未嘗相離之義也。咸陽楊氏曰坤於帝言致役而萬物皆致養何則蓋坤位也帝居之而巳致役謂以萬物為萬物役若果其力而元所新也至於地也致役謂以萬物為萬物役若果其力而元所陽微之時陰微於陽也然坤之上六何以言龍戰於野。沙隨程氏曰言見正秋則四時可推言坎正北方則四方可推言坎者永也坤者地也則八物可推言西南地之用不止於西南也乾者天也則八物可推言在物者心聖人於離有所取則他卦可以通其類焉。故離大焉而坎水居北也乾動也物生之初也坎居

治陰許竟反
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決按本義此二句說可見上言帝不必露出萬物也出自震至坤四卦也入自兌至艮四卦也
右第五章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 決按此章所已釋之卦蓋失但朱子尚未
程子曰艮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此艮終萬物之終亦至一陽生知須年寒正謂如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載然下相接所從便是道理天地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義為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而頭通箇理豈只閉然。柴氏與之曰此言八卦見於一歲之造化。而辭義大曰帝之出入不見可而為物者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七

先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北四方者正位也
 木其亦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居東南
 也兌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也故居西南
 東北者所以均旺乎四時也此四方分居四隅也後天
 八卦以震其離坤兌乾此四者為四象也震為木兌為
 我離火之離火生土故坤兌之土生金故兌為金兌為
 金生水故坎火之水非土不生以土生金故兌為金兌
 土又生木故坎火之水非土不生以土生金故兌為金兌
 所以為造化流行之序也。平極項氏曰後天之序據
 太極既分之後播五行於四時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
 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離在南次之坤乾二
 金主秋故兌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坎在北
 之卦土主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為西南方之卦艮
 土在冬春之交為東北方之卦陰土故在陰地居陽地
 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居陽地

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其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
 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其序喜明而世之
 言從天者或承之思也。鄭東坡蘇氏曰上節古有是
 說也此節孔子從而釋之也。漢胡氏曰上節古有是
 兩段屬之文王八卦意其本之文王卦辭卦辭亦南得
 謂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八卦之位也震解卦辭亦南得
 萬物出乎震以下皆是解說或如朱子論天一地二氣
 未可知也。梅遠無氏曰萬物出乎震者言造化一
 元之氣由春而夏而秋而冬也萬物出乎震者言造化一
 至春而發生也言震東方者春可知矣艮為萬物之所
 成於則元之貞也而所成始則貞下又起元矣。雲峰
 胡氏曰離明以兌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
 八卦之象不可推兌言八卦之時不可推坤地坎水以象
 坤於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止於西南也蓋萬
 木要為大夏而伏火兌金者也大金之交有坤土焉則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七

火生土土生金金者又順以相生故屬金冬屬火冬而
 者又逆以相生也水木之交有艮土所以為坎之元氣
 以相克所以為震之土也生克變化元氣之道也
 曰帝是也。宋漆鄭氏曰乾居西北兌居西南者
 震巽之氣盛於西北西南者萬物之所成也乾居西北
 萬物長養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於乾者乾居西南
 萬物長養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於乾者乾居西南
 陰氣盛於西北西南者萬物之所成也乾居西北
 乾位馬戰勝則陽氣起矣。鄭石洞俞氏曰艮止也
 言止而為成蓋止則生意絕矣成終而復成始則生意
 周流故曰艮言乎艮。虞翻蔡氏曰此言萬物隨帝以
 出入而上下文所云者其義協於此蓋以相發也隨帝以
 八卦或言位或言象或言德或言時震巽二木主春
 坤坎言象兌言時離獨言德錯互不一然離言德八卦
 之德可推矣坤坎言象八卦之象可推矣兌言時八卦
 之時可推矣震巽言德八卦之德可推矣兌言時八卦
 見矣猶乾言圖而坤不言方之類所以互見致養乎
 坤此養字固全於出齊相見及說等字蓋元物非坤
 所養養字固全於出齊相見及說等字蓋元物非坤
 成水氣壯氣物元由而生惟土氣最為中和故火金之
 交有坤土永承之交有艮土而為萬物之所由出入者
 也養身養民治天下皆要中和。又虞林氏曰此節言
 萬物隨帝以出入只是明帝出乎震一節意觀本文故
 曰致役乎坤故曰說言乎兌諸句可見萬物出乎震
 蓋震於方為東南於時為春夏故萬物於是而出也
 其於方為東南於時為春夏故萬物於是而出也
 謂明矣萬物皆相見也離者何也蓋離南方之卦於時
 為正夏故萬物皆相見也離者何也蓋離南方之卦於時
 治後取諸此也此句輕重不喜重坤也者地也於時為

陽春

市

若欲明秋冬之交陰陽相薄只好說西此不得言天也
 若言天則東四時八方而无不與先言正秋而不言
 西者惟秋萬寶告成方切說字西不可以言說也況言
 正秋則正西亦見于言中矣此聖人立言之妙可為萬
 世修辭之準也又按象引謂說方位是說時極是
 蓋此章本以四時陰陽之流轉明卦位也然時止一見
 于此此見聖人垂成物之意只言見為正秋而震為正
 春離為正夏坎為正冬皆可推矣而凡四隅之卦值春
 夏秋冬之交者亦可見矣從之四正卦屬分至四隅
 卦屬啟閉也又按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三句雖是審
 此三句也正南面之位以聽天下取諸卦位而治
 網紀慈張明見萬里取諸卦位而治
 聖人而為萬物之宰也故夫子凡說天地道理即
 到君道如大傳上十一章從天地直說到著龜中間却
 就崇高莫大乎富貴亦是說位極物制用立成器以為

天下利莫大乎聖人亦是說德但彼則德位分說此則
 德位合說耳龍字尚空說治字則實說矣又按胡瑗
 峰謂坤土居止則東南西北之說精矣然更有說焉蓋
 河圖左轉相出而土之五居中則南與西反相克矣故
 以坤土輔于西南而相生之序始備以艮土輔於東北
 而相克之序始備又萬物須聚動植說方完足蓋動
 物于氣機所至亦是如此但其理精微人不能細察植
 物則易見耳又按先天圖圓三女從父三男從母老
 後天圖圓三男從父三女從母老
 為索士以從母為同帝也所錄經子第二既係重代而
 鉅疑有誤字元他
 本可較對故仍之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

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
 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
 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按呼嗒反燥陸氏曰王肅呼但反火氣也晁氏曰說文
 作燥乾也連音代一音大計反悖陸氏曰必內反是也

此云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不測之謂神之
 神上章言帝此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

上章只重說位而以位形容時字
 此章則言功用而重卦位上

右第六章以先天證後天之義故未幾只說後半段則

周氏集解曰謂春分之時雷動則草木滋生蟄蟲起所
 動萬物莫急於此也言風能鼓萬物春則發散草木
 木枝葉欲則摧殘草木枝條莫急於風者也言火能
 乾燥萬物不至潤濕於陽物之中莫過乎火燥亦燥也
 言水能潤萬物莫過乎澤而成就之也言澤潤萬物
 以水而潤之也言大寒立春之際艮之方位萬物以之
 始而為今歲首以之終而為去歲末此則叶萬物正之義
 莫盛於艮也此言六卦之神用而不言乾坤者以乾坤
 而發天地之元氣而無不為能成風雷等為之神也
 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說燥潤功是風雷水火至
 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言卦而餘皆言物各取
 便而論也此章新義也韓註於此言神意明八卦運
 動推其有使之神者神則無物妙萬物而不為言也
 則當風行火炎水潤莫不自然相與為變化故能萬
 物既成也孔疏神也者生成就萬物也此一節則明八
 卦生成之用八卦運動萬物變化應時不失元氣不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

為羊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七

二五

狗陸音苟雄音
峙上聲无去聲

遠取諸物如此物是言伏羲畫卦時如此取此則米子
借來明夫子此二章亦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

右第八章

孔疏此一節說八卦畜養之義。巽明遠取諸物也。乾象天行德故為馬也。坤為牛。坤象地任重而腹故為牛也。震為龍。震動象龍動也。故為龍也。其為難。其主號令難能知時故為難也。坎為豕。坎主水滑。豕處污濕故為豕也。離為雉。離為文明。雉有文章故為雉也。艮為狗。艮為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為狗也。兌為羊。兌說也。王虞云羊者順之義。故為羊也。宋子語說象。羊合不得如坤為牛。通求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七

来

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卦求之多所不通。亦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故可李韓駒象也。須有北理。但德地索零碎碎去。合附會得衆不濟。事須是見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併教皆貫在裏面。方是實與子難。即子曰馬牛皆陰類。相分之下。馬為陽而牛為陰。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索已重補之下。有動物者。豈非龍乎。生親物外第。臨川王氏曰。此只以一物象一卦。至廣八卦則天地間物可以取象。以此悟聖人所元。謂卦畫有先天之問。皆屬寓言。新蔡六曰。馬善行而德牛能載。而順龍變而動難知。時而伏。又內則難外文明。均外則內氣。羊內根外說。此以八卦取諸物也。平蔡項氏曰。造化雖與云乾陽物也。馬收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臥陰。病則臥陰。病則臥陰。病則臥陰。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新漢明胡氏曰。當要論大子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七。

之身而出聲於天氣重陽之內是為難也坎外素內
則家外污濁而內則潔象之離外則赤而內則黑
內素外黑之象也外則止而內則動者約也艮以一陽
止於二陰之上象之外柔說而內剛狠者羊也兌以一
陰說於二陽之外象之外似之。漢按大傳下篇二章曰古
者已據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自此以下章章
之象皆伏義胸中所存而包括於卦畫之中但以下章
畫元元雖有其象而未有說出耳至後聖漸就出竊以
為如連山歸藏亦如必言象如春林盡取雄狀之類
之八卦之象所該甚廣即說卦亦不能盡故本義復引
荀九家而春秋傳曰車從馬則震又為車而坤為馬又
曰純離為牛又曰於人為言則離又為牛而艮又為言
矣至於上章天地山澤等象則春秋傳言之詳矣故
漢書以為卦所取象皆人多言之而夫子嘗存一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七 二七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
為口

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七章

子夏傳乾為首尊在上也坤為腹元不藏也震為足動
在(下)巽為股巽在下而隨足也坎為耳陽明在其內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七

二六

也離為目陽明照於外也艮為手外則而能執止也兌
為口外柔而能說人也。孔疏此一節說八卦人身之
象里明近取諸身也乾尊而在上故為首也坤為腹
能已藏含容故為腹也震為足足能動用故為足也
為股股隨於足則其順之謂故為股也坎為耳坎為
之卦主聽故為耳也離為目南方之卦主視故為目
艮為手艮既為止手亦能止持其物故為手也兌為
先西方之卦主言言說故為口也。朱子語楊至問艮何
以為手先曰(生)手去捉定那物便是思又問捉物乃手
之所不見取象正意先生曰只是大鼎器地際安
所說麻衣以艮為象先生曰問麻衣以艮為象已如
此說他亦各有取象安物又問麻衣以艮為象已如
此說麻衣非是為麻衣先生曰麻衣以艮為象已如
是麻衣易黃義則艮。白雲郭氏曰乾元首之象也坤
利之利離明利視艮具動靜而下無兌為口古而上
也易說。括蒼葉氏曰其外圓諸陽之所聚者首也其
中實諸陰之所藏者腹也足則在下而善動股則隨上
而善隨耳則內陽而聰目則外陽而明在上而止者手
也在外而說者口也此近取諸身也萬物皆出於一
雖大小不同而皆具道之形客有一身而具八卦者人
是也有一物而具八卦者亦以元物而非道也。虞翻
遠近取象後作八卦者亦以元物而非道也。虞翻
氏曰夫子於此章取象坤為腹與明夷六四同艮為
與成九三五體同兌為口與震陽動於下為足艮陽
自取。建安邱氏曰震陽動於下為足艮陽止於上為
手手上而足下也其陰兩開於下為足艮陽止於上
為口上而足下也。雲峰胡氏曰八卦近取諸身如
此要之一身之中元非易也又豈待此八卦為然哉
蒙齋李氏曰乾為首圓而在上也坤為腹虛而有容
也震為足陽動于下也艮為耳陽明在其內也
坎為耳陽動于下也艮為耳陽明在其內也

火外景有目外明之象 艮為手外割而能執止也
 兌為口出言以說人獸食以說體也 此近取諸身也
 應火調寅曰鳴咻聖人之列此象也 豈其文已哉示人
 以踐形之實也奈何莫之思也 決按孔疏講坎離據
 後天圖以北方主聽南方主視主說南方尚易解北
 方主聽之說覺難解不若據先天圖圖離東坎西則視
 方金指家講象聲括蒼李震齋更明白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八

朱子本義

撰李俊學楊齊張仁澤集解增釋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
 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
 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
 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陰氏曰色白及同下馬云教也王肅云求也長陰丁
 火及中陰丁仲反少陰詩照反三字下並同。決按中
 音仲於義同總矣然先儒有稱之者蓋易於天下之理
 无所不包若音仲則家必三男而後可若索則難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八

一

其義為悔
 索次也謂謀身以成爻也 此句乃朱子未改定之說
 錄為正索即指乾坤相 艮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交而
 決按得男得女男女字只作陰陽看謂坤一索於乾
 而得乾之初陽則謂之長男乾一索於坤而得坤之
 初陰則謂之長女餘微此

右第十章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八

孔頭此一節說乾坤六子明父子之道王氏曰求索也
 以乾坤為父母而求其子也得父氣者為男得母氣者
 為女坤初求得乾氣為震故曰長男坤二求得乾氣為
 坎故曰中男坤三求得乾氣為艮故曰少男乾初求得
 坤氣為巽故曰長女乾二求得坤氣為離故曰中女乾
 三求得坤氣為兌故曰少女。邵子曰母孕長男而為
 復父生長女而為姤。示子語震一索而得男云一
 既看來不當專作揲著看祇著有不依這樣序時便說
 不通大槩只是乾求于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
 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韓愈子孫一
 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父曰非震一索而得男
 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乃是震者一索而得男故
 謂之長男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是就坤上求得一
 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著求卦求得一陽後而二
 陰便是震卦求得一陰後而二陽便是巽卦此皆從性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辭未喻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
 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八
 二
 這自是文王底各有這道理。黃闢錫於離乾乾之所
 索乎坤者震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揲著之說恐
 不須他地如此一索再索之說初問畫卦時也不是
 他地只是畫成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朱子大開
 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
 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
 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索而得坤之六二
 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
 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
 曰三索而得女故索。節曰雲雷曰乾坤天地父母
 皆一道也。此論父母男女之象故乾坤主父母而言六
 子之象自下為先索自坤變而得陽畫於初其自乾變
 而得陰畫於初故皆曰索而為長男長女也。故曰坤變
 而得陽畫於中離曰乾變而得陰畫於中故皆曰再索
 而為中男中女也。艮曰坤變而得陽畫於上見自乾變
 而得陰畫於上故皆曰三索而為少男少女也。一二三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八

易集解增釋卷之十八

三

交於坤求取坤之初畫中畫上畫而得長中少三女一索謂交初再索謂交中三索謂交上以索之先後為長中少之次也此以人家之八屬擬八卦也。鄭石潤俞氏曰索者陰陽之相求也今曰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稱者尊之之辭謂者卑之之辭伏羲卦位則以體相配故女從父於東南男從母於西北文王卦位則以氣相依故男從父於東北女從母於西南不可概觀也。虞齋蔡氏曰蓋從前有為父為母為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之稱此則解其所以稱名之美也。鄭次崖林氏曰此是文王後天八卦圖解蓋易卦繫辭中有男下女二女同居諸說故明也。鄭麗唐朱氏曰三男本坤體各得坤之一陰而成男陽根於陰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之一陰而成女陰根於陽也此文王有父母六子之說故孔子發明之亦猶帝出乎震孔子解之也。鄭何氏指曰此推明乾坤生六子之說而指男女長少之序以別之與他章取象異故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八

九

周易集解增補卷之十八

十四

周易集解增補卷之十八

者以其承父之正傳主嗣之重器非故其二男此也陽
 繪曰震為長男代父之任故位於生陽之地也子也陽
 東宮蓋取諸此也 為蒼蒼竹為蒼蒼謂竹與蒼蒼
 皆根固而葉生上虛而盤固陽在下之象也。來氏本
 臣曰震一陽奮於二陰之下為雷由此廣之以動奮之
 身而靜息於地勢重陰之下為龍乾坤始交震天地之
 色為主與陽氣始生為陽上進而前陰兩兩為大德
 一索得男為長子震一陽生下而上進決陰為決決震
 居東方蒼蒼東方之色蒼蒼竹之色也下陽實而上陰
 開口為善鳴一陽下而為馬也一陽在內為繫二陽在上為
 陽動而德為馬之四足騰躍而作震也的白也此也
 色也顯在上二陰在上為的陽陽動於下於乾為反也
 前卦自下而上反句向上也陽長必終於乾其故究為
 健至於乾則品物咸亨草木繁滋鮮美為蒼鮮。決決
 蒼鮮作兩項蒼蒼言多鮮言美也此雖指變為乾說其

實仍不脫震也蓋雷出地奮而在天上則草木皆蕃
 矣兼現及始生兩項說 決又振凡曰其於某也則其
 物尚多而卦止象其或一物或二物三物皆齊謂反生
 尚未明白蓋植物發與仁之夫者則不反生固者則反
 生如桃梅之類將生時種中必透出一條一向下為根
 一向為上莖而原種久則脫去如豆之類則將生時種
 中只透出一條向下作根其種子即從土中頂出其種
 漸青軟而大而葉遂成始生兩葉故凡物始生兩葉圓
 及後則夫若其圓葉即前藏之種所反生也震一陽在
 下作根漸進陰作陽有反生之象五穀花木皆分此
 二項
 生法

共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
 為不果為臭其為人也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

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其陸氏曰昌又反
 近陰音附近之近

周易集解增補卷之十八

十五

周易集解增補卷之十八

荀九家有為楊為鵠虞齋蔡氏曰楊上茂而下虛鵠高
 之象也 荀氏則謂為鵠初陰之象也
 陰則鳴為鵠初陰之象也
 荀氏慈明曰為鵠長桑在初 為工以繩木故為一
 實為繩木此卦是艮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繩木而繩
 繩此蓋言其反為震震為決決故為繩木亦不單大綱
 繩繩元得功夫去檢點他這般處若這地連段理會來
 也元意思是淵淵。節辭蔡氏曰下入而上卦故為木
 一陰為二陽所得故為風二陽上為故為繩為長為
 為陰卦故其色為白一陰盤旋于二陽之下故為進退

為不果陰氣迴旋而不散故為臭陰也陽盛於上故
 於人為寡髮陽在上故為廣顙三爻皆變故為震又其
 反亦為震震為決決故其究為躁卦不白眼近利市
 三倍皆未詳。融堂錢氏曰為木者艮陽為根陰也為
 長者風行也為高者木性也震發者陰血不壯而弱
 陽氣上發也。梅邊熊氏曰是震震其皆為木而獨言
 其為木者其木之義重也故大震木上有也地中生木
 木上有水皆取其不之義焉。震湖胡氏曰夫子於其
 稱木未新六四餘皆自取。泉時蔡氏曰先儒謂陽在
 陰內而不得出則奮發而為震陽在陰外而不得入則
 周旋不已而為風此震陽內陰外則為雷其陰內陽外
 則為風。節平蔡氏曰為進退為不果皆其性
 也人乘則多疑則多決故其性而震決。節唐商蔡
 氏曰進退曰疑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融堂曰為木
 者艮陽而根陰也今當會其意曰陽氣上北盛為枝葉
 而根代入於地下也 為風進退曰氣之善入者莫如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八

十六

風惡按於下本義云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
 能與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此說盡矣 為長女
 一陰得女故謂之長女 為純直為工息齋曰純制木
 之曲而取其直者工引之直而制木者巽德之制九能制
 為純直為工一說為工不拘是木工巽德之制九能制
 器者皆工也 雲峰曰有一卦之中相因取象者其為
 純直因而為工坎為德伏因而為盜艮為門闕因而為
 閨寺 為白進齋曰其少陰故於色為白巽所以為少
 陰者蓋坤為大陰其體長如視坤則為少陰矣坤為地
 北方色黑與少陰西方色白為長厥堂曰長者風行
 也 為高進齋曰天下入而上卦融堂曰木性也 為
 進退為不果進齋曰陰性多疑故為進退為不果 為
 曰一陰盤旋於二陽之下也 愚謂進退有以行言不果
 有以言為言 為具進齋曰陰伏於下氣靜不致故為
 具 具於人也 為寡髮陽氣上盛陰血不升也 為
 類以類言陽體勝音額廣陰體勝音額 為多白 為
 臨川曰眼白者為陽黑者為陰離日上下白而黑者居
 中黑白相間而停息巽目上中而黑者在上下白者居
 黑也 為近利市三倍陰主於內而善其以入之象能
 得利故為近利而市三倍也 其完為巽進齋曰巽
 為次路巽三爻皆變則為震故其完為巽進齋曰巽
 為次路巽三爻皆變則為震故其完為巽進齋曰巽
 成巽其之中上二畫變則成坤於震不變其初畫之陽
 而但變其之中上二畫故其完為巽而不為震於巽先變
 其初畫之陰而變其之中上三畫故其完為巽而不為
 為坤蓋喜陰卦為陽卦陽卦為乾而三畫故其完為巽
 陰卦陰卦為純陰卦也 決按巽卦小註說乾卦卦類有
 為巽市三倍進時講多從之俞石湖則引春秋昭公十
 六年左傳云爾有市而賈三倍之息也俞說似優若照
 字不宜無謂近利市而賈三倍之息也俞說似優若照
 虛實則市字是活字謂賈賣也若照石湖則市字是死

字謂市
升也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輳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
 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
 下首為薄蹄為雙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
 木也為堅多心

矯輳記表反輳陸氏曰如九反宋王康作矯輳云
 曲者直為矯直者曲為輳京作柔果氏曰柔柔古文
 篆文殊俗文存陸氏亦反輳陸氏力反薄旁
 博反蹄陸氏依反雙陸氏以制反管陸氏生頓反
 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蕪蕪為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八

七

桎梏 陸氏曰桎為宮者陽居陰中陰虛陽實宮室中
 為律者上下皆虛而中實以震二陰也為叢棘者下皆通
 也為狐者畫伏而內陰也為蕪者亦叢棘之義
 為輳者直者更曲為輳水流通曲直故為輳輳者直
 輳為輳之象也 陸氏仲剛曰以陽開坎水性流通故
 為輳輳之象也 陽藏陰中故為隱伏也 青取也坤為大
 車坎折坤體故為車多眚也 水流通故通 坤為大
 以坎陽充坎故為月也 陽剛在中坎堅多心 坎為
 也 坎既此一節應明坎為水坎為水坎為水坎為水
 為溝瀆取其水行元所不通也為隱伏取其水藏地中
 也為矯輳取其使曲者直為矯輳直者曲為矯輳水助
 直故為矯輳也為弓輪者激矢取如水激射也輪者

未

十九

九四前臨二陰則曰過升九三臨坤則曰升成也夫此
月也者水之精蓋從其類取象也為進也為陽也
陰中故為進其於木也為堅多心進者曰剛在中故
於木也為堅多心堅而又不屑於約曲者亦有據直從時而稍
時有矯枉守直而不屑於約曲者亦有據直從時而稍
得為婉曲者矯枉之謂也。來氏水臣曰坎陽陷陰中
內明外暗水內明外暗而能陷故為水由北而南之小水
由洪大水而流坎流而不為溝流陽陷陰中而能陷
為溝流伏矯曲使直。直使曲坎在陽陰中而能陷
為溝流子履掌輪體皆矯枉之所成為子履掌輪體皆
中不穿為如憂心履則重耳虛則輕坎中實為心病為
耳痛血行於人見猶水流行於天地間為血卦得乾中
之至素為首之下而不昂下素為瑞之端為什為且為心
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八

三

力而東坎為險陷在與為多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
稱焉通又為月隱伏而能陷物為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
到在中在木為堅而多心也。坎按為溝流取小如
以已中為溝源廣各四人在四間僅大於運而巳溝源
於通源而天下大小之水蓋該之矣陽有先陰則隱而
不見陽能動陰則伏而不動亦是兩義提之陽陷陰中
之象血卦謂曰卦之象血者也但八段中惟九二象中
卦字亦舉一隅之意與其為木句同見一百一十二象中
句句有一卦字在內也與之行也最忌水故獨於此言
畫以見其險木每一枝條只有一心元多心之理只是
謂枝條多故多心耳其枝條之大小相連處則有一心
枝則有一心故凡木之多枝者則多而堅直起者元
節而鬆故松性堅而紫莖性鬆也又按美齊至心雖
同指中一畫陽而義異美齊以坎之性言也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

腹為乾卦為鬻為蟹為歲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言陰直又反電陰平列反蟹陰少實反歲陰力承反蚌

文公易說者干

首九家有為牝牛之陰為主是內順之至者也故其兌

皆不得為牝牛

是也中素也

明曰陽外光也取陽卦在外象火之外照也。為日為火為

電動火成曰火大明也久明似日也。其於木也為

乾卦庚火仲期曰火大明也久明似日也。其於木也為

也為科上槁宋氏仲子曰陰在內則空。木中空則上

也為科上槁宋氏仲子曰陰在內則空。木中空則上

也為科上槁宋氏仲子曰陰在內則空。木中空則上

也為科上槁宋氏仲子曰陰在內則空。木中空則上

也為科上槁宋氏仲子曰陰在內則空。木中空則上

也為科上槁宋氏仲子曰陰在內則空。木中空則上

也為科上槁宋氏仲子曰陰在內則空。木中空則上

沙隱程氏曰：為方女

七尺之軀戴天履地視食渴飲與造化日夜運轉消息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八

三十一

國亦離火居南坎水居北震巽木居東乾兌金居西坤
 土居土於西南東北斜對則亦中也又按先天小
 一 定在小圖國之前大換圖一定在大圖國之前大
 國在最後也至於後天圖國一定在乾父坤母國前蓋
 國國是說天地間陰陽五行道理若乾父坤母國則定
 人倫也故聖人亦先言五六兩章明國自本章以下
 其先後之序悉照乾父坤母國但十章則明此國之義
 七章八章九章十一章則照此國次序而另講到義也
 今本或有列乾父坤母國於圓圖之前非也圓圖是形
 容五行之理四時之序天地之體用見矣乾父坤母
 是明父子夫婦兄弟之名
 位等組人道之大經義矣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八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朱子本義

攜李後學楊齋張仁決舉解增輝

序卦傳

辭記象以明義蓋不虛矣。印子曰乾坤天地之各坎離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未濟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恒為下經之首。皆言乎共用也。乾坤坎離為上篇之用。兌艮震巽為下篇之用也。頤中孚大過小過為二篇之正也。易之首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水火之交。不交皆至理也。夫親而外篇。張子曰序卦相交。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序卦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經。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要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有編知。審知是大匠定以一斧可知。我亦以之。朱子語序卦有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用成。恆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哲人分天道。人可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於下經便當用兌艮震巽為始。於夏洵歸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書。某以為訂之非易之。猶則可謂非易之。蘇則不可。周子分精與微。字若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微。事多失雜。抑有在裏而問何謂易之精。曰。易有火極是生而復。而復中四象。以象生八卦。

卦道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亦
做是精不傳。曰此正是事。事失於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亦
是自有一箇生出。未以至於元窮。便是精。精是夫。夫是問。
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如六十四卦。不皆乾卦。但
何也。曰夫精之道。即乾也。問。恐亦如上。極不言乾。但
言天地。則乾坤之理。可先言。曰。然。同上。問。易上極。三十卦。下
經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對。有反對。乾坤
坎離。順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五對。不反對。故反復
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復故
反復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而
為三十六卦。其在上下經者。不變卦。九卦。乾坤坎離。順大
過。是也。自乾蒙以下。二十四卦。反對也。九卦。乾坤坎離。順大
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上下經者。不變卦。九卦。乾坤坎離。順大
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對也。九卦。乾坤坎離。順大
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數。則乾蒙不為。以序卦觀之。二篇
頂上曰。易之精。上下經者。未有不考也。以序卦觀之。二篇

其內三才。坎離最為切用。日月不運。寒暑不咸。民非
水火。不生。活矣。心火炎。而子降。腎火潤。而不升。百
病侵。侵矣。故上下經。皆以坎離為終焉。○虞翻蔡氏曰。
序卦傳。所云。流行之易也。雖卦所云。對。之易也。故二
傳之作。重人所不察。故也。○虞翻。宋。曰。序卦。者。孔子
同文。王。之序卦。就此一端。之理。以序之也。一。端。之理。在
所。理。孔子。分明。後。儒。端。緒。大。王。之。序。卦。故。借。此。一。端。
之。理。以。序。之。其。實。本。意。專。為。難。說。其。卦。也。如。大。過。以
下。使。非。孔子。序。卦。可。証。則。後。又。難。說。矣。蔡。氏。改。正。印。以
猶。以。為。不。當。借。改。經。大。王。之。序。卦。不。為。人。之。舊。又。說。非。有。功。於。易
宋。儒。不。知。象。就。說。序。卦。非。聖。人。之。舊。又。說。非。有。功。於。易
非。聖。人。之。精。神。不。知。序。卦。非。聖。人。之。舊。又。說。非。有。功。於。易
非。聖。人。之。精。神。不。知。序。卦。非。聖。人。之。舊。又。說。非。有。功。於。易
何。自。而。來。也。自。孔子。設。歷。蔡。便。至。今。日。無。經。者。皆。因。不
知。序。卦。之。理。也。以。此。觀。之。謂。序。卦。為。聖。人。之。舊。精。神。可。也。
○伏義。先天。之。易。有。圓。圖。始。於。乾。而。終。於。坤。有。圓。圖。在
方。自。復。以。至。乾。右。方。則。自。坤。以。至。坤。圖。皆。自。然。之
次第。也。歷。夏。而。商。皆。更。置。之。或。首。長。而。名。連。山。或。首。坤
而。名。歸。藏。是。固。各。有。意。義。矣。至。大。王。漢。易。於。美。里。又。別
為。更。置。而。分。為。上下。二。篇。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下。經
首。咸。恒。而。終。既。濟。朱。潛。天。子。即。其。前。復。相。承。之。義。詳。則。大
以。為。傳。也。○漢。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
彖。象。說。卦。大。意。則。止。八。篇。耳。元。序。卦。雜。卦。名。目。故。理
沙。隨。道。以。序。卦。雜。卦。為。偶。然。此。二。篇。亦。皆。微。廣。大。新。非
秦。漢。以。後。之。人。所。能。偶。然。又。謂。序。卦。三。篇。亦。皆。微。廣。大。新。非
下。篇。之。書。得。存。惟。史。記。三。篇。後。河。內。士。子。得。之。漢。說
此。二。篇。之。書。得。存。惟。史。記。三。篇。後。河。內。士。子。得。之。漢。說
三。篇。之。書。得。存。惟。史。記。三。篇。後。河。內。士。子。得。之。漢。說
則。序。卦。雜。卦。尚。在。說。卦。三。篇。者。即。指。今。說。卦。傳。序。卦。傳。雜
傳。總。當。以。韓。玄。虛。伯。托。象。以。明。義。之。說。為。主。大。王。序。卦
反對。每。兩。卦。一。聯。孔。聖。則。卦。卦。錯。接。未。必。皆。大。王。序。卦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۱۵۲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蓋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

花。花者。盛也。花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釋陸直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一

五

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為飲食之道所以坎蒙也易得○蒙坡義或曰莫有不盡於名者履為種蓋為亨臨為大卦為便之類是也其曰蒙者蒙也比者比也剝者剝也皆義通於名者也○白雲郭氏曰三寸之序先天地而後萬物萬物居天地之間人居萬物之中聖人之道周萬物而濟天下則萬物復附於聖人故聖人與天地相似是以萬物居天地聖人之道亦居天地物盡則聖人之道盡孟子所謂塞乎天地之間者也易對三才也乾坤為天地惟人事不齊故自屯以徃皆為人道然便可配乾坤以見乾坤之大非謂卦比也屯為人亨之始故坎於坤物之始也屯之始也共究則至也卦畫有一陽或二三義宜於此者或取其一或二三五取之不凶皆周易說上蒙卦也下蒙物之蒙也物以稱而蒙也物稱不可不齊故天地付聖人以成能養人為可也飲食欲也欲為論大指易從○節漢上朱

常棣

✱

6-296

衛氏康成曰。論。循事也。言飲食之志。恒多爭也。九家
 易曰。坤為衆物。坎為衆水。上下皆衆。故曰。師也。凡制軍
 為有。二千五百人為軍。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
 小國一軍。軍有將。皆命卿也。二千五百人為師。師皆
 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也。崔氏慄曰。因
 爭凶起相攻。故受之以師也。韓慧夫有生則有寶。有
 寶則爭。賤也。伊川程子曰。人之所需者。飲食。既下所
 需。爭所由起也。訟所以次焉也。師之將。曰有。言一師
 以次訟也。易傳曰。需。南無疆。比曰。夫飲食。人之大欲。不
 得其欲。則必致訟。故受之以訟。易說曰。需。漢上朱氏曰。
 飲食所以養也。飲食必有餘。乾餼以得。豕酒生禍。有血
 氣者。必有爭心。故次之以訟。虞翻蔡氏曰。人之有訟。
 凶各有明。黨彼以朋黨而死者。非一人也。此以朋黨而
 者。亦非一人。是有衆起也。皆理勢必然也。一說是。因獄
 致大之極。非謂訟以用衆也。次。虞林氏曰。以需為飲
 食。是本書卦需了。酒食及君子以飲食思樂。意飲食以

爭訟者美民生有殺有飲必爭飲食人之大欲也故訓
由之起微訟皆因田土其為飲食類然矣松必齊建
人多不止一人故曰必有衆起○汪氏江氏會通曰飲
食生之道也人飲之說自此始衆欲之不遂則爭小事
以言大事以衆故受訟受師受師有五明察之事以
聽之奪受師有用大兵以平之意以衆起還以衆定
也○朱氏木匠曰衆飲食人之大欲有欲必爭強或使
弱智或詐愚爭則必訟故次以訟訟則類聚相磨則
相傾必有衆起故次以師師者衆之義也此上見相
相判之義○天下之事無天下之欲緊利隨酒看欲
客方可杜爭端此重人序訟微意也○決排師卦義本
取用兵說即所謂二千五百人為師也此則單取衆事
无用兵意也即數十人亦足衆也至下衆必有所比則
說得廣濶矣如諸侯為一國所比則以萬民為衆天子
為天下所比則以兆民為衆故天子所都曰京師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序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此陸氏王及畜陸殺六反欲受之以履范氏曰案王
副略創所引下有履者禮也一句誤入註中如張之象
○決按今註疏履者禮也四字已在註中
是王補詞本尚在本文至韓康伯始誤也
晁氏云卽
无而泰二字也今註疏已有而泰二字
姚文德祐曰要上諸氏莫善於禮有禮然後泰泰非
安也○鄭註衆起而不比則爭无由息必相親比而使
得寧也履者禮之禮所以達用也故既審則宜用有
用則慎禮也○伊川程子曰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

情然復能安故既有象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物相比。猶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
 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又物之聚。則有大小。
 別高下之著。美惡之分。是物畜聚。度有禮。履所以相畜
 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履得其所以行。泰。泰則安
 矣。泰所以次履也。止乃得。東坡蘇氏曰。大畜小畜皆
 反於畜而已。大通小通皆取於通而已。不復論其大小
 也。故序卦之論。易武王取其畜而不取其卦者多矣。君
 臣師。師章。然才可以一理求也。節。漢上宋氏曰。衆不
 能以治寡。治衆者寡也。衆之所以比。衆一以御之。則
 衆治矣。故次之以比。比相親比也。故東比。我必畜之。
 故次之以小畜。物畜聚。然後有上下尊卑之著。上下
 尊卑。所行禮也。故次之以履。履者。履而行之者也。所
 履者。君子大道。則其心泰然。而安。故次之以泰。雙湖
 胡氏曰。需。需之義。坤遇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
 震艮各一坎。獨六用者。亦見天地間水為最多。猶人一

士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一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福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
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
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
者。合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延股腰已向於大寒 天下皆山也惟泰山可觀天下
 皆水也惟東海可觀況於人手惟物大然後可觀好上
 人者人之情也以喜隨人必有所喜區事居子事父婦
 事次第子事師非樂於所事者其肯隨乎故次之以燕
 燕者事壞而後有事者也精康伯曰司大之掌由事以
 生臨者以大臨小也故次之以臨易說曰漢上朱氏曰
 觀者自下觀上物大然後可觀是以玉尚大故次之以
 觀在上而元可觀則在下者引而去矣非可觀其能
 有合乎故次之以噬嗑○白雲郭氏曰凡合在觀之後
 未有无所見而合者不獨大觀而後有合也易說○復
 測胡氏曰謀豫後震兌與艮會長男少女長士少男成
 隨震若元預乾坤其實乾坤三陰三陽無居履自否初
 爻上變震自泰初爻上變謂非由於乾坤可乎 隨
 之後坤與兌與相遇而為臨觀亦為長少女二女之後母
 也○荀平著預乾曰蓋不到亨蓋者壞也物壞則為亨
 也矣亨因壞而起故以蓋為亨之元 臨不到大臨者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錯陳氏曰七各反徐七

畜

平上候用戴坤坎

義

之。分。與。並。於。有。君。

周易集解增補卷七十九

臣則上下之分不得不嚴所謂男女夫婦父子其尊卑
高下而有自然之分也知自別於萬物之中者以其有
上下而禮為之節又為之設舒而禮義有所歸故也
易說。平者順也。曰男女配而有夫婦夫婦化生而
有父子父子家則有主有屬故有君臣君臣本則人治
有父。子。父。子。家。則。有。主。有。屬。故。有。君。臣。君。臣。本。則。人。治。
有。理。是。以。謂。之。義。然。則。禮。義。者。非。能。制。人。倫。也。有。人。
倫。而。後。禮。義。行。於。其。間。爾。故。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皆。謂。之。有。禮。義。謂。之。有。間。爾。故。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便。謂。之。有。禮。義。謂。之。有。間。爾。故。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民。先。震。之。會。通。曰。既。之。三。白。既。未。源。外。卦。皆。
之。首。也。夫。婦。謂。成。卦。先。言。天。地。萬。物。夫。女。者。有。夫。婦。之。
所。由。也。後。言。父。子。君。臣。上。下。者。有。夫。婦。之。所。致。也。有。夫。
婦。則。其。所。生。為。父。子。由。家。而。國。非。父。子。而。君。臣。臣。早。
周易集解增補卷七十九

周易集解增補卷七十九

至有君臣。故曰有父子。無君臣。則父子。則身。若父。
子。無。故。曰。有。父。子。無。君。臣。則。身。若。父。子。無。故。曰。有。父。子。無。君。臣。則。身。若。父。
之。分。也。此。之。謂。也。上。下。統。言。不。止。君。臣。自。天。子。至。於。
庶。人。而。在。皆。有。簡。上。下。下。統。言。不。止。君。臣。自。天。子。至。於。
宮。室。車。馬。之。制。與。行。之。必。有。禮。義。之。必。有。義。故。曰。禮。義。
有。所。行。也。各。女。統。行。之。必。有。禮。義。之。必。有。義。故。曰。禮。義。
。廟。世。亦。不。遠。是。此。儒。隨。一。道。所。流。播。者。豈。不。是。儒。也。
。可。見。其。不。遠。是。此。儒。隨。一。道。所。流。播。者。豈。不。是。儒。也。
。是。謂。之。有。禮。義。謂。之。有。間。爾。故。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有。太。極。而。有。儀。而。有。天。地。由。是。陰。陽。配。合。而。有。夫。婦。由。是。
。是。分。陰。分。陽。而。有。男。女。由。是。陰。陽。配。合。而。有。夫。婦。由。是。
。有。君。臣。由。是。一。切。尊。卑。貴。賤。之。分。明。而。有。上。下。由。是。天。
地。自。然。之。理。義。有。所。安。預。而。設。施。起。則。天。地。者。天。地。之。
周易集解增補卷七十九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遠也。物不可以終遷。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之十九

天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
家。故受之以家人。

崔氏曰：不可以終壯於陽，或自取觸落，宜乘進而上行，受益錫焉。虞氏仲翔曰：晉時在外，家人在內，致反家人。解無夫婦之道，以恒為貴，而物之所居，不可以恒。望與世升降，有時而遇也。遇君子以遠小人，遇而復亨，何可終斯？則小人遠，君子日消也。陽與陰消，君子道衰。晉以柔而進也。艱以柔而進，要足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傷於外，反脣譖內。伊川程子曰：遇為遺去之屬，壯為遺盛之屬，遇者陰長而遇也。大壯陽之壯盛也，柔則必消，消息相預，故既濟則壯，大壯所以收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衰，晉所以收大壯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遏，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收晉也。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

人所以次明矣也。傷易傳。○張子曰。傷於外者必反於
寒。萬物之理自然。易說。○朱子語。問物不可以於此故
受之以暑。壯熱者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
一步也。楊通夫語。○東坡蘇文。曰。人察則反本。疾傷則
吟父。母故傷則反於家。○閻氏彥引曰。知進而已不知
消息。盈虛與時偕行。則傷之者至矣。故受之以明寒。
以利合者。近窮而惡。害相乘也。以天屬者。迫窮而惡。
相故也。明寒之傷。豈得不反於家人乎。○雙湖胡氏曰。
此又借性之名。說輪物。蓋若夫婦之道。豈可以不久若
其所者乎。○咸恆而復。已實通於而為通也。亦為父之
臨二男也。○遁壯而復。高晉明矣。由離坤而成。為母之
姪中吉。雖元震與民氣。庶有互艮互震。亦猶上經屯蒙
雖元氣坤正。辭而實未嘗不互坤也。○升卷頤。大胃壯
與運相反。過於為止。則大壯似於進矣。然而大壯不
得為道。而離卦又曰。大壯則止。何也。蓋大壯之義。似進
而未進。似止而未非。止當行。得養養稅精力。以止為進者。

周易集解增補卷七十九

三

也。故厚卦不訓。其難以字訓。而可以意曉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大壯之事乎。石門集云。曰。勝之理。未有壯而不進者。亦未有不壯而能進者。故大壯之理。以晉也。○次震卦。次曰。物不可久居。其所是金上。文夫特流。論物理。范質云。爵位難久居。即其理也。聖人知道。遇辱亡而不失其正者。以此。遇災遇害。哀極則盛。故受之以大壯。既壯。必求進。無終於此而已。故受之以晉。晉。業既成。必求進於重。晉。治道既立。必求進於帝。王人之處家處事者然。○虞翻案云。曰。物不可以於壯。謂不止壯而已。壯則必進。如人壯。體元壯。進而有所。所謂君子進德脩業。敬及時也。此亦其一端。進必有所。傷此進字。是知進而不知退之理。晉。豈亦承壯威而求耶。傷於外者。必反其家。見傷於外者。必反於家。以就安。○會通。此以君子出處。有自進至晉。因君子之退。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子產政其出而東善也

家道窮必乘故受之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

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

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子產政其出而東善也

家道窮必乘故受之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

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

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解者緩也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子

上陸時

字反
皆氏標曰。冥升在上。以消不當。則窮。故言升而下。已必
困也。困極於乾。乾則反下。以求安。故言困乎上。必反
下。○釋註以正決。即必有喜。遇。○伊川程子曰。決。列也。
物之決。列。則有遇合。不合。則何遇。始所以決。次也。○物
相會。遇。則成羣。羣所以次。始也。○物之積聚。而益高。大
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羣也。○升者。自下而上。自
下而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多欲升之。復愛之。以困也。
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不
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譬如井。所以次困也。○益。高倍。
南軒張氏曰。善惡不兩立。即正不是。行有所問。則君子

先相遇之理。故決者小人則君子交而遇也。故受之以
 始而始者。天地交也。凡物相遇。無復聚。如羊豕不同。
 圖。鳳鸞不同林。此不相通。故不聚也。惟同聲相應。同氣
 相求。此遇也。故為萃也。言其合聚而不散也。天下之
 物。聚之則小。合而聚之。則積小以成其高大。故取而上
 者。謂升也。升於德。則聖。故曰。晉若夫。實升則有所遇。
 而困矣。故受之以困。凡人間於功名富貴。然後可從於
 儉約。故困於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易說。○白雲
 郭氏曰。人之於陸。決去其惡而德可通。其在困也。決者
 小人則君子可遇。相遇則道合而聚。不合者。散矣。故
 初見大人者。聚而上進於道。則日升。升。不知止。則遇
 困。而後反下。其常理如此。至易說。○雙湖胡氏曰。損益
 而後兌。與遇乾而咸。夫始亦為父之臨。二女也。乾體止
 於此。夫始而後兌。與遇坤而咸。萃。打亦為母之臨。二
 女也。坤體止於此。萃。打而後兌。與遇坎而咸。困。井。
 平。萃。項氏曰。決者。相分別也。遇者。相會合也。物有分必

有合故曰決必有過。物相遇而聚者然此之情交相會也。故謂之策。以衆言之也。此而有折蓄者係而止之也。故謂之蓄。自我言之也。蓄有止而聚之義。聚者不必止也。折玉陽上而言。從上不足以擬之。故曰聚而上者謂之升。如雲之升。煙之升。說氣之升。皆聚而上者也。若衆大。地中生木。火之升階。則但以上爲升。爾此序卦之所以爲有功於發明也。○康齊泰以曰升而不已。以謂亦是知進而不知退之謂。同身上者必反。下前既不得進。其進勢必退却也。似師左敗之類。○會道此以君子道通言。其道也以小人既沈也。其道也以衆道先已也。○鴻漸於陸。曰陸。婦牛云。升高不知回。竟作結。變始升而不已。必固。此可喻也。○國井以坎水上下取義。井以離火上下取義。從漢書禮儀志引古禮云。立秋浚井。取水。冬至鑽冰。改火。改水則井道之革也。○寒泉徐女曰。君子既聚其勢。自然上進。乃聚不謂升。必聚而上乃謂之升。所謂升也。道於大就足也。乃知君子之升不

在身逐其遠而在濟世安民所以善其聚然諸君子有
競逐一舍則互相排擠之禍起矣故國即經文。○朱氏
本註曰小人既去則君子之朋必至而相遇故改以施
始考逆之義也君子相遇則同道為朋而君子聚於朋
故改以華萃考聚之義也既聚於上則多賢聚衆自升
治道於大哉故改以升打而不已不克推仰之志如進
而不知退取因必矣故改以固身既固身則必退抑於
下故改以井升者在下之物也此段以君子進退言。
決擇大者決也以上決字本相象傳謂決之為王決以
有所適則仍然非義君子決小人解上下取義不同也
始升義本謂衆遇則王小人既此則謂君子相逆之下
取義亦不同謂之升指世道說升而不已又指人之升
於位說兩升字亦不同又強說疏文謂上之升下之升
第指人既與下升字元無義亦實有疑可互參

豐。豐者大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周旦

五

騷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濟。

說陰音
悅下同
伊川程子曰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又所以以說
也說則舒常也人之氣要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
衆義然所以起死也生易傳○俱上朱子曰學者虛入
於陽之下也天之澤萬物釋氣之去人皆不入則不氣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故次之以先覺者說見於外也。說之而後取之則說
道不勞无所不說。故次之以微。○無稽謬妄曰入而微。
說之不深入則不能得其意而致誤。○南軒張氏曾以
於道故有見而說故辭而受之以先。惟說於遠於推
以及合說而後微故受之以微。○朱氏本此曰然未入
業學問不能沉潛體會不知禮義之說四著虛心懸忘
以入之則深達有得自有涵默專說之情故次以先覺
間不能取洽於心不能左右逢原苟說在心而肆自發
散於外則天機洋溢自有辟而益皆之微故次以微此
段王學問說○張氏一是曰精微之地微心淳善一毫
用不着蓋違推通學者後賢子得來心入於理而後
理義說說可既說者心則再通詳微而天機洋溢有
深造自得之境所謂說在心者至極微正外。連括渙
字兩家多指一已之時而言若說南軒則曰推以天下
汪伯倫湯友顧則是以二事所說雖云四時若上言實
行道理俱通衆議更完全蓋成已成物總是學問中事

也。又按上與者入也。可我在上可我在下俱通。至於
漁者。雖也。與膏。我在下矣。若我在上。於理雖通也。蓋
字是好字。規離字。
是不好字眼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若下篇

釋語。夫事有其常則物之所同守而不惑也。事信也既已有其常則宜信以守之。守其信者則失貞而不敢之道而以信為過哉。曰小過也。行過乎恭履過乎儉可以矯世屈俗有所濟也。有為而不能濟者以己窮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物者也。物窮則變，功極則亂，其可濟乎？故受之以未濟也。○伊川程子曰：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收斂也。節者，義之制。節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經中孚也。前過於物，必可以導致小過之虞，受之以既濟也。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元不已之理易為變易而不可窮也。坎起濟水復發之，以未濟終焉。未濟則人易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若傷心更成蘇化。伊君子之信也，物信之而已，不有故時行時止未嘗必也有其信而必行之，則過矣。○南軒張氏曰：渙者乃萬民離散不安其居，故高麗也。九物之離者必有時，而今故受之以安其居之道。○而節者順其人心，說以行旅。苟天下以其節之道而民信之，此出於中心之誠信，非勉強也。故受之以中孚。人紀有其信，雖變節之即行多，此有其信而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能高於人而過之然後可以濟天下。

周易集解增釋卷七十九

墨

周易象辭增釋卷七十九

所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終坎離下往艮兌震巽而終坎離楊至之亦下往又
對凡十八卦下往亦不對十八卦序卦離卦重人者
說得極精處重玄會通。雙湖故氏曰離卦自乾至周
非但當上往三十卦。離下往十二卦於其中成至大
不離必有主理又當觀離卦以乾為首不終於中離中
而此終之以大者蓋夫以五陽一陰決去一陰則復
為乾乾者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張子曰易為君
子謀大哉言矣。急商余氏曰離卦一篇乃序卦之變
通也序卦自乾坤而下三十咸恒而下三十四離卦亦
大過坎離在上篇中象小過在下篇故二篇反對而成
十八卦離卦但以上篇中象小過在下篇故二篇反對而成
以下不復反對此其所思也。龍氏觀復曰序卦自乾
釋離卦所謂九圓比入坤者震之義以一字之義
往往古書多有之離卦此類是也夫子存之為經羽
翼非創作也。節臨川吳氏曰此篇仍其反對之偶而
不列其先後之序故曰離。石湖俞氏曰離卦者孔子
釋六十四卦名義而有後離探不依上下往來之序
皆然充坤居奇而咸恒亦居三十卦之後則離之中人
有不離者存焉蓋離恒居三十卦之後則離之中人
得存也夫說卦三篇從河內十子得之今解重而註不
以說卦三篇分出序卦離卦則序卦離卦之名義始於
原伯又案史記云孔子此而書易序卦繫象說卦大言
而不及序卦離卦則離初猶以序卦離卦之名義始於
卦也宋漢上曰三易之卦其次第各異者蓋連山也首
坤者坤藏也首乾者周易也首人者中庸也首艮也首
兌者兌於離卦一屬離象象卦錯離其義以示更易之
元窮以惡觀之先天圖始乾而終坤此伏羲氏之易也
周易始乾而終未濟此大王之易也離卦始乾而終大
哉非孔子之易也夫夫之易卦五陽而一陰此乾之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只爭一畫若決者在上一陰即為乾乾今置失於離卦
大於要人之意可見矣蓋易道貴乎變通變通則不窮
夫而又乾列生意周流不息是乾離卦不終於一也
而必終之以大也始而乾終而大亦猶六十四卦始於
乾終於未濟皆此意也離卦之作大觀而兩相對而其
義則各相反如乾則剛極而先坤柔比察則師象卦不
至大過則有不然者此則先坤柔比察則師象卦不
以爲當改萊蒞得又然之今依蔡氏序之二篇而曰
序卦序言大也離卦錯言大也離卦之中復錯其反
對者序言大也離卦錯言大也離卦之中復錯其反
也孔子將序卦一說者特借其一端之理以序之也
恐後學以序卦爲定理不知其中有一端之理在彼又
恐後學以序卦爲定理不知其中有一端之理在彼又
恐後學以序卦爲定理不知其中有一端之理在彼又
有錯者據者下釋其意如乾則坤象此亦師而序之
非有此錯則象必失其傳矣。漢按序卦傳每卦後
單行故蒙引以爲是流行之易離卦傳何兩卦合句故
蒙引以爲是齊詩之易頤和序卦傳照文王之次序而
義則非盡出於大易離卦傳照文王之次序而序人不
連文至此皆孔子假卦之序卦之對以發天地間人倫
日用之理不拘拘於先後之序此篇所寄聖人之意固
發也。又按吳臨川謂此篇仍其反對之偶而不列其
先後之序故曰離解離字甚明白而未詳其所以然者
有四蓋焉有通即離之者如乾坤之序不終於一而
能以比即咸恒之後不終於一而能以比即咸恒之後
有以二篇相附者如以上往來之否泰大有同人坎
離革漸大過頤十二卦離於下往來之否泰大有同人
而對卦中互相移轉以離大者如師比之離而爲兌
元象大畜大離而爲大畜元象大離而爲兌象而爲兌

律亦殊

乾坤壽世藥師愛

此集後上
忘反下音洛
韓註此則樂動求則憂朱子語劉蒙雖若各有所偏
此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劉元劉當
柔而柔則不得相錯而不害其為全柔其失位之无通
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得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

五

陽居變化而太極之妙無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則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象及二五之爻皆有不通者若虞大中者○東坡蘇氏曰有乾則無動象則柔○白雲郭氏曰六子之剛柔皆於乾坤六十四卦之剛柔便於八卦故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以獨氣卦為剛柔○以二五之剛柔為剛柔○以陰陽為剛柔是天下可久比而不可久師也故比有永貞吉而師无之○曰○漢上朱氏曰乾坤易大門口○劉宗周曰九氣皆坤也○劉宗周曰成謂卦故曰乾剛坤柔比得位而眾比之故樂師祀難而衆從之故憂憂樂以天下也○息齋余氏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重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衆也○病窮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觀師之憂也○紫巖張氏曰聖人无憂樂與天下同其憂樂夫行師以除天下之害而不憂者耶○鳴呼捨夫而後有師師非先王得已也○平陽薛增輝卷八十

六

周易集解增補卷八十一

陳子昂

震起也。艮止也。損盛衰之始也。

藏家陸氏曰
鄭虞作寒威

廣氏仲剛曰。震陽動行。坎起。艮陽作止。故此。○括蒼葉氏曰。起者生於陽。在下也。止者止於靜。陽在上也。損之終必益。則損者乃益之始。益之終必損。則益者乃損之始。損益者其漸也。既乘者其成也。○紫雲龍氏曰。

周易集註卷八十

十

陽起於下而止於上。萬物隨之。進齊徐氏曰。陽在
之物。其動在二陰之下。故起。民陽在二陰之上。故止。
極則返。故為盛之始。蓋極則損。故必衰之始。○
上朱氏曰。陽起於坤而出震。則靜者為陽。止於艮而入
坤。則動者靜。故起。艮如震。止。艮如艮也。○
上由泰而損。始衰者也。益以九四。是初由否而益。始盛
者也。故損益盛衰之始也。○白雲郭氏曰。陽動起于
初。止于民。終。蓋震為一索之始。艮為三索之終也。○
卷項氏曰。損益盛衰之始也。此句發明損益之美。最觀
切。泰之交為損。損未還。泰也。無損而不已。自是衰矣。否
之交為益。益未還。盛也。無益而不已。自是盛矣。為人者
能使至日衰。善曰。盛其為重。賢也。艱。衆謂為國者。能使
至日衰。利曰。盛其為泰和也。無艱者。○石洞翁氏曰。陽
起於下而止於上。震之陽在下。起也。艮之陽在上。止也。
三畫卦無重卦皆然。天道差起於東方而止於東北也。
損上以益下。此乃盛之始。皆損下以益上。此乃衰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土

辯震之起者當發有為於其始畏之者安靜不觀於
 其終畏之上爻即震之初六蓋自下而起者稱上而此
 既當此始終之意言之損則警建於震而約已格物則
 感之始也益則警建於感而好大喜功則震之始也且
 損而不已凶益益而不已凶決敗震之所以陷環相如
 也必由物物分貼始以聲滿言此聖人經教之學也
 ○決按然卦義損自無應貼震益自無應貼感來漢上
 項平菴俞石潤梁石門以及明儒之說是也然若除
 此傳張南軒郭白雲反以損為感之始益為震之始同
 亦文曰感震而不曰震感且照序卦傳損而不已必益
 益而不已必決故也蓋亦可通故輿錄之說亦存之
 又按否泰以造化言損益以人事言上經首乾坤歷十
 卦終之終也而繼以否否見造化之循環也下經首咸
 恒歷十卦終之終也而繼以損益見人事之反覆也損
 益即泰否之實今雜卦傳反以損長益短乾坤之終以否
 泰終咸恒之終又以見造化人事之一理也 以人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卅

疏者蓋道之行與衆將也亦天也在君子則常不為此
 升國之所以必禪也而我道之為道為密可以得其相
 反之
 義矣

咸速也。恒久也。

咸速恒久。夫朱子釋程先生元注例疑必傳寫之訛如損

六五泰其兩目為朋。誤為兩龜為朋之類。然考之胡雙湖。蓋即陽胡靈峯。蓋天台。熊梅邊。亦俱刻成。遠恆久。又

疑似
可不
也。類
、附

虞大仲綱曰。相感不行。而是欲速也。日月久然。四時久
 感。然久也。舞。舞。舞。之相感。莫速乎感。而舞。舞。舞。曰。
 武之元曰。狀應之也。速恒者。久于其道。故恒者。冬不可
 欲速也。易曰。但。重。郭氏曰。感為天下至速。起。速。所。謂。

不疾而速者也易說。漢上朱氏以劉下蒙其感必
速故曰成速也。劉上蒙下可以持久之故曰恆也。前
蘇秦曰。自有感則應故速。不失其常故久。應之謂萬
日感而速通故不疾而速。萬物不貳故不怠則久。產
蘇秦曰。成非利速也。天下之事无速於感通者。故成
速也。久速相及。穀長批侯曰。成者元心之感一感
而天下和平。王道之速效。恆者不易方。而天下化
王道之久成。會通。此以王道言感道隨時變通故曰
速。常道萬世不易故曰久。安漢李氏曰。感人在於快
順之間。久道成身必世之後。顏輝和早之感人心可
一日而通。大化之成王道須百年乃洽。此成久所以心
速恆之所以速久也。成者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無
求於斯。智何速如之。恆者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所以仁厚以易何久如之。蓋始感欲其速既感欲其久
王道初外之義一達一久亦反對也。決按速不創感
推感故速也。蓋感之元心者為成无論以勢。把持天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主

天下下屬於勢。勢。難。為。之。用。而。心。不。應。也。即。以。喜。政。威。之。而。有。心。感。人。則。應。之。亦。不。違。惟。以。无。心。相。感。則。應。之。違。矣。四。古。風。動。無。民。下。求。亦。何。違。也。久。非。訓。恒。惟。恒。故。久。皆。是。霸。制。之。離。康。利。名。之。權。詐。亦。或。能。服。天。下。然。必。不。能。久。无。自。之。道。不。過。者。博。文。武。之。政。不。外。尊。嚴。平。常。之。道。為。世。无。變。存。殷。謂。恒。卒。到。久。理。亦。可。通。終。不。若。泰。節。辭。不。失。其。常。故。凡。之。規。精。確。並。恒。殆。不。有。久。美。此。處。與。咸。違。一。例。看。則。惟。咸。故。違。惟。恒。故。久。方。相。對。

其類也。

解使音響。雖陰乃曰反。虞氏仲翔曰。漢家故學節制。裁度故止。天成百故。反其類。終日乾乾。天覆之道。百及成。泰泰朝臣相疏外。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不可逆。故大壯則止也。二陰長而剛致有害。君子之理
我陽當退。乃見。○白圭郭氏曰。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
○道齋徐氏曰。雖言止者。三長止也。謂陽外於止。止
而不違。天之道也。當止也。謂有所限節。而適止之。人之
道也。大壯則止。謂四陽方壯。止而不進。亦天道也。○
邊無氏曰。大壯正以四陽次二陰。如天之類。而曰止何
也。五居位。居位不可過也。大壯則止。所以為四陽盛長
之戒。○避則陰與新至於否。而君子所當退也。○底齋
氏曰。大壯則當止。而不進。則不惟不進。又當引退也。
大壯四陽進而消陰。進二陰進而消陽。應陽之所其壯
而不失防。陰之所其微。微其止。應陰之進其進而肆。陽之
引退。又欲陽之退。會通一揆。止於方盛。一揆之進
於方衰。元非為君子謀耳。○趙氏玉泉曰。大壯則壯。壯
為必用壯。為應。微陽之知所止也。○應氏嗣寅曰。聖人不教
君子。為利微陽之知所處也。○應氏嗣寅曰。聖人不教
君子。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對亦無。文王序卦。選在大壯之前。孔聖則先大壯於
選者。亦補解之。先於蹇。蓋君子當極盛之時。便當豫料
有選之一役。唐王五反。五。大壯矣。而不虞。或三思。是家
選。奇。初元祐之初。諸君子聚於朝。大壯矣。不知章蔡之
徒。除伺其機。國是。至紹聖而大變也。聖人逆知。欲其之
所伏。故不惟以止。選二字警之。且舉蹇與大壯。雖而為
大壯。選也。

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

也。豐多故。親寡依也。

去險。蹇。至。天豐多故。今泰有也。字陸氏
曰。衆家以此。絕句。是氏曰。苟。亦元也。字

既明且勤。其故多矣。

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三

背太陽之光從水中射到手背而熱痛難當則如吳火
之水不能充矣故人間不特有所處也惟離尊於坎此坎離
之所以必離而為離坎也離坎之不以中男中女為序
亦猶兌巽之不以長女少女為序也須知兩聖人之序
異兌坎離互相顛倒各有精義至理人當各會其意也

畜以一柔畜三剛故寡履所以行而進故不履○節庄
 齊藥氏曰小畜以一陰而畜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
 止寡故也履以和說而獨剛強大德欲自道而進其道
 進則不履也亦有反對義○谷氏拙便曰小畜以一陰
 畜五陽寡不敵衆欲止而不能止者也履以五柔履三
 剛和說則寡欲進而得遂其進者也○小畜以一陰畜
 衆陽勢孤力寡小人欲制君子而不能也履以五說
 衆剛是小人服衆君子能制剛柔而不見阻也○初
 小畜與履而兩為君子者也○決接履虎尾謂在虎尾
 之後而踐其所行之迹非謂竟履虎之尾也虎行於前
 人在尾後履之此便是和說存以王介甫之堅執履虎
 未嘗不敢明道先告此得履不虞之義又按寡無不處
 義不善對林次庵以進不進立說始從之又按先儒
 以一柔畜三剛以一柔畜三剛立說是矣○漢張外無
 又說如小畜以六四一柔畜五陽一義也以三陰畜乾
 陽又一義也以履以六三一柔畜五陽一義也以三陰

陽乾陽又一義也。寒亦謂柔之力寒。對註則以不能炎
 容立註。郭曰。雲李蒙。亦不與。義亦可通。政錄之以備參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大過顛也。始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毒

萬壽無疆

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

非誤未詳何義。決按大過以下八卦自姤東坡改舊蔡前齊朱漢上吳臨川俞石湖又各任意

改之明人多從蘇節齋然亦而程子養又自改之可謂
元惡憚矣朱子曰未詳何善不過闕疑然曰或疑曰又

似非誤則固謂不可改矣以決觀之聖人自有精意並非好簡他書錯簡長則數十字短亦不下二三十字此

則卦卦錯離不應一簡止錢四五字決
於離卦傳下已明之其大義復詳於末

聲無大過不棄弱也
 所女從男也
 嗚呼士終於出

通乎於朝故曰太。朱子語小行而所以為

得大感都隱者兄張欽之說伊川之在洛也一日獲易

本卷十人

故伊川記冬不知此語文珠林上已有是伊川未嘗看

雜書所以被他說焉。曰：同主雖升以乾為首，不終之以坤而凶終之。以夫者，蓋失以五陽決一陰，決去一陰。

劉復為阮氏語錄。惜蒼集氏曰。女始於算。終於律。

求也故曰男之窮也。劉長乃終而幾於乾也。○有定

歸之道。水火相濟。君臣相得。而天下大治。物性一定。

曰中之四。蜀大難之家。皆有犬難而卒末弱。故顏

行樂皆是。以言。養其正。所以去其非。正謂昭。齊則

失位則以順居尊劉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之

通夫世於之通也聖人貴於行道每與吾於君子
小人之際哉此是於之難對前皆二二相偶至大遇之

易集解卷八十一 圭

莫可推究豈雖非從變而言其序有不同然易說。而

一陰之生為遁言出其不意也一陽之生為復言反其

此卦先天養不正。則是養其心者。以字其心者。

此其所以爲終也。何世无君乎。何世无

今彼有君子而无小人。是彼有陽而无陰也。使小人之
道有所憂危而不安者。亦為足矣。○早登項氏曰。於此

窮不同終者事之成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不可以復進也窮者時之災事窮無極君子之不幸也始夫昏主

陰而言陰以遭遇為喜故以防決而憂遇者有喜之辭也自成恒至此三十四卦正與下往之數相當又節

平聲總說大過之象。亨。柔俱弱。而在離卦之終。重人作。易示天下以无訟。窮之理。教人以振氣。反正之法。是也。

經 46—332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

王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

幸

此等第而卦名之屬則在雜卦傳雖最傳亦間釋卦名而
 不能備故於此篇卦卦釋之且於釋卦名中隱含人
 文言傳說卦傳相繼此十篇所以終於雜卦傳以嚴大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終

周易集解增釋卷八十終

周易集解增釋八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仁浹撰仁浹秀水人是書前有乾隆戊辰自
 序首八卷載諸儒傳授及王氏畧例朱子啓蒙九
 卷以後始釋經文其說惟以朱子本義為主故本
 義與經文一例大書而稌取前儒諸說合於本義
 者著於下如程傳之類與朱子異義者偶附一二
 不以爲例蓋名爲釋經實則釋本義也其首列引
 用姓氏特升朱子於漢儒之前題曰先賢以示尊
 崇之意然所列先賢三人一曰卜子實則張瓚之
 易一曰左氏考丘明於易未有成書亦不知其何
 以特列至周程張邵五子則濂於先儒之中以時
 代爲序考邵子爲易外別傳張子於二程亦尚爲
 友教至於朱學本程程學本周源流燦然抑周程
 而獨尊朱似非朱子所樂受又謂張瓚優於周程
 恐亦非周程所甘矣

周易曉義不分卷

〔清〕唐一麟撰

中央黨校圖書館藏稿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曉義

九卷》提要

周易曉義不分卷

此書一麟撰一麟宜其人
洗心圖暗世誤導其言
出為大布曰麟之福也
朱子云此書不若其
養湖銘
子雲字
時已且遠

守其申道之字似屬直字無承道天道之義中可提顯本當獨露現
皆指一時下一般而論多由中而外以清儒授之而皆可以深中焉

論風書之五者說其快然此則但就卦象立義而以卦象立義也此中以外卦
未則當風之可名蓋何風書古者多言風書而後論所以卦象合卦象
之更者則然不如下焉

朱筆注之雖六三應改作難字想原係筆誤

而二畫也可用 可用者三字橫上句可換去

蓋 註第六行 二畫字似俱可省
蓋 註第八行

自以為損 以為二字改作致其何如

而自以為損 以為二字未穩

一神而化意是繫詞辭虛似不必說得深

格物二字似宜酌換



周易疏義

桐城張鶴梅夫子鑒定
司邑任鈞堃先生

陽羨唐一麟纂



昔神農曰連山氏故其易亦名連山。黃帝曰歸藏氏故其易亦名歸藏。周岐陽地名詩曰周原無譴是也。文王在紂時周德未興故言周以別于殷並取代號為書名也。伏羲既畫八卦復以八互乘重之為六十四卦而名以命之。至文王居美里而係彖詞以繫全卦之義。周公又係爻詞分論六爻之義。以乾坤至坎離三十卦為上經以咸恒至既未濟三十四卦為下經分二卷傳世。至孔子為十翼上彖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分十

卷通謂之傳故易經古今共十二卷漢費直始以孔子彖象文言分辭文周彖象分係之名卦象爻之下其渾言易總及圖象義者仍以繫詞說卦序卦雜卦名為而附于後而古今遂亡然初學之士以傳悟經義之分卷尋味為便

乾三三

乾下。乾以九五為卦主。美乾者天道而五則天之象也。乾者居道而五則君之位也。入剛健中正四

者其德得天地之純故為卦主也。觀彖傳所謂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者皆主君道而言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凡物之健者皆可謂乾。乾陽也。凡物之陽者皆可謂乾。天積諸陽之氣而成其運行至健故天亦為乾。此卦六畫皆奇下上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卦何以不名天而名乾

也蓋天之形非人所及而健之理于人可通聖人不強人法天之形而欲入學天之健故曰乾文王統觀卦畫斷之曰元亨利貞此為彖詞彖山林之象其齒堅利物觸即斷開口見喉蓋取明斷之義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乾之道大進而至正居以乾而綱維臣以乾而寅恭著凡士農工賈亦以乾而成本業故健則無不大通但必以正道行之故又曰利貞易中多言利貞不言利不貞蓋易為君子謀也文王彖詞凡七百二十字皆據六畫以言理而斷全卦之吉凶元亨利貞本筮者之占詞孔子之言分屬四德此孔子玩易之法耳學者不必執此泥經也

象曰文王卦下之詞名彖而孔子於此復發明之是彖之傳也彖曰者言彖之意若曰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首節次節四節專以天道明四德三節五節言聖人之法乾以明四德也據以見乾元之大耳大者一元之氣充滿宇宙不可限量也乾者一氣流行生生化化絕無倦怠也元者生天生地之太極而天得之以生物者也亨利貞屬之元而元又屬之乾言乾元而亨利貞統之矣統括也天地間理與氣不相離物之生以氣而理自具焉故元之理不可見見之始物而已生理一動而萬物之始其性者資之秀頑靈蠢無物不有其始亦無物不始于元這不是元要去始物元氣自流而物自隨之而始是物資元以始也元貫徹乎四時五行終

始萬物者也物之通物之遂物之成皆天也皆元所統故曰統天乃字指點意言人只曉元是元耳不知亨利貞乃元之氣所統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雲行句氣之亨品物句形之亨上言萬物以元為氣稟之始未可區別故統謂之萬至于亨之時則物皆流動形見而共纖高下各有區別故特謂之品蓋元之氣上升而雲以行元之氣下降而雨以施由是資始之氣昭著而品物流露其形矣此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大明默契也終貞也始元也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貞下起元尋環無窮之意六位六爻之位也乘憑據也陽有變化故曰龍六龍六畫之陽也御運用也上言統天統攬綱領也此言御天分治條目也御天者行天之道也夫是元亨也不獨造化有之聖人亦有之蓋天道終而復始不外一時聖人默契終始迷運之妙而知天以時成化易即以時成位故全乾之卦位固有六而時亦屢遷所謂六位時乘也聖人一身時中變化乘龍御天者只是時中也如當虛之時則位在潛而乘潛龍當見之時則位在田而乘見龍當飛之時則位在躍而乘飛龍當有悔之時則位在亢而乘亢龍當使之勿亢三之位四之位雖不言龍而乘其時而揚其時而躍六龍之妙皆在聖人運用之中乘六龍便是御天然或謂之位或謂之

龍何也。折其六爻。時有各當。不得纖毫出入。故謂之位。提其六爻。時當變易。不得纖毫膠滯。故謂之執。位者一定不可移之名。龍者萬變不可擬之物。執其至一者以貞位。執其不一者以應時。是之謂乘龍。是之謂御天。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乾道。即乾元。變化消天之乾元。由變而化。以成終也。以漸推行而有迹曰變。修改消滅而不見曰化。各各自也。正不偏也。自物之所具言曰性。自天之賦予言曰命。保者存而不虧。合者聚而不散。太和。兩間絪縕之氣。即乾元。資始之氣也。就各正厥言。則曰性命。雖言理而不離乎氣。就保合虛言。則曰太和。雖言氣而理在其中。其寔非二物。各正是利。保合是貞。乃

字指點之意。若謂人不知乾元之利貞萬物乎。各正保合者。乃即其利貞也。夫物當元始亨通時。尚未利貞也。惟乾道默運無為。由通以起復。斯時也。變脆為堅。欽華為寔。雖然各足。而性命以正焉。就此各正中。元氣會合。形色充滿。太和于是保全而散合矣。變化各正。只是。一個物。如穀種是元。發出為苗。為華。是亨。由花而果。為利。由果而堅寔。是貞。物種既堅寔。其中含著生意。又可播種。這便是貞下起元。一事一物。皆有這箇意。此朱子意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為首。五居天位。首出象。諸天庶物象。亦萬國象。天清地寧。諸又各得其位。咸寧象。夫天以元利貞乎萬物。聖人亦體元以

象曰

利貞乎萬民。當乘龍御天時。民未遂生。首為之制田里。民未復性。首為之立學校。利貞之治化。既已成矣。至此惟乾剛獨握端拱。無為如乾道之變化。但見萬國平成。民安物阜。如各正保合而咸寧矣。御天者。聖人行道之始。所以開咸寧之端。咸寧者。聖人行道之終。所以收御天之效。

愚按。韓子曰。象。南方之大獸。中國僅有。獨屬者。故借訓為也。周公六爻。有象。有占。有占中之象。有占在象中。要之一爻之義。可括盡人事。營謀之休咎。而不可執一也。則亦無非象也。夫子于久詞之下。繼周公而發議者。謂之小象。于彖傳之外。從內外兩象生義者。為大象。伏羲設卦。只指出陰陽健順之妙。自夫子作大象。而知卦畫皆人事之用矣。前時經世之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典則稱先王。因時經世之用。則稱后。德位兼隆。措施各當。則稱大人。或用之身心。或用之庶務。皆稱君子。以者用也。只就現成說。蓋后王大人君子。原與易為一體者也。並非取法意。

昔夫子觀重乾之象。而示人以用易之方也。蓋天日行一周。晝夜今古。從無間斷。天惟健。故不息也。人心之乾。即人心之天也。私欲勝則天理不行。君子于是主敬存誠。以自強。方其寂而此心卓然精明。即大道之靜而專也。當其感而此心隨物順應。即大道之動而直也。其運六龍于一心也。可潛可見。可躍可飛。其行四德于一身也。可元可亨。可利可貞。惟自強故不至于息。惟不息故益見其強。君子心體之同。天如此。彼

堯舜之惟精惟一，文王之緝熙敬止，孔子之學而不厭，此心就是天德，都從健微成，蓋山澤風雷水火一切世間事物，莫非天也。聖人開口說天命也，性也，理也，德也，則位也，爵也，祿也，職也，以及天秩天叙，天討八吏，而知天事，天樂天畏天敬，天法天乃真見夫學本諸天，實落落，抱盡于六十四卦，大象之說也。蓋天行健者，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為大，自強不息者，純亦不已，聖人之所以同天，故曰聖人以天自足。

初九潛龍勿用

此以潛之理，示有德而無時者。天地之氣，自下而上，故升泉先溫，鼓灰先動，天地之形，亦自卑而高，人以漸長，未以漸升，故易書卦從下畫起，于操著之策數，一二三四五，生數也，六

七八九十，成數也。七與九皆陽，而九為老，故陽爻謂之九，六與八皆陰，而六為老，故陰爻謂之六，少不變而老變，著者變爻，故以九六分爻位。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萬事萬物，合此卦之義者，皆可以爻位分看始終，但論作文及推言世道，則五為君位，二應五為臣，三為近臣，四為近臣上，為事外而乾卦六爻，獨皆以君道言，坤卦六爻皆以臣道言，初九二字，卦中爻位也。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著者操著初九一爻，便是潛龍之象，凡事皆當養晦而勿用，潛即初字，意在爻位上，取龍即九字，意是爻德上，取勿用從潛上看，出初在地之下，故曰潛，九為陽之極，故曰龍，陽性柔躁，恐其欲用而不能潛也，故勉之曰勿用，非無才德而不可用也，只待時耳，只守分耳，固不可干進，亦

不是終遯也。龍之物，伏地千餘年，而始奮，即當其飛，亦以不見為神，而潛者自在，凡事皆當從潛養中出，潛字最妙，蓋天地間動者用，而不動者主，所以圖書五十五爻，順逆皆生于二，而一常居所不動，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根于乾初，而初乃勿用而潛，易貴返初，是以聖人重焉。

象曰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此孔子所著爻下之詞，謂之小象，因周公之象占，而更發其蘊也。乾卦六爻，則專以聖人發明之，陽謂九，以德言，下謂潛，以位言，以在下釋勿用之故，言居初之時，宜與時俱隱。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龍，爻德，從九取，見爻位，從二取，不義剛健指九，中正指二，以九居二，中而不正，此因純陽之卦，與他卦不同，故朱子亦以正視之，此特例也。凡德位俱全者為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已備，故亦稱大人，本義言爻與占者相為賓主，自為一例，蓋以剛健中正之德，常人未易當之，若無其德，則利見九二，德望兼隆在下之大人，若自有九二之德，則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非若他卦之爻占者得之，便以自當之也。故另為一例，乾坤純體不分剛柔，應而以同德應初與二俱為地爻，二在初上，為田，九龍象也，二田象也，此爻出乎潛，而已美顯乎德，而在田矣，其來如此，故占得此爻，訟者獲伸，塞者獲濟，困者獲伸，通升者獲進，隨其所卜，皆足以濟事，若匪類而欲隱避，則又險也。

象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九二之大人以德大非位大也雖不如九五之御天施澤而德化及物聞風興起無非德之施此正己而物正者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君子修省之切也於德施普之後而猶乾惕則終身乾惕矣德位兼隆曰大人變化張弛曰龍三非五位而方加省勵故曰君子爻位皆陽則質之過重剛也非二非五則用之偏不中也居下之上則任之重九三兼之故本義曰危地正所以乾惕也此君子指占者言陽為日二為下卦之終終日象上下皆乾乾象終日即夕象乾惕是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意惕者聖學終始之要魯子之戰兢中庸之戒慎惟之而朽索六馬視民如傷皆此義也惕若二字宜玩君子精神凝注處時時提醒與常人事敗悔悟者別乾乾內便包惕意既惕若亦自乾乾言日復言夕君子體天自強不息也三過剛不中本宜有咎君子以乾惕處之故得无咎此爻純是占而終日惕厲兩句又是占中之象九三位居危地既當存乾惕之心而性體剛健又有能乾惕之象凡占得此爻之君子終日至于下乾終而上乾終通于晝夜之道而成性存存無不戰兢惕厲如此則謀无不效動无不戒而无過剛自滿之咎矣

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言履道可以從苟反

二爻言德三爻言道德為體道為用漸漸做出事業來朱子只解反復二字故曰重復踐行程傳只解道字故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世儒以朱子不解道字便謂道字輕誤矣反復者功无間斷即自強不息道以理言兼聖學相業說重學一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此子四以審時之善也九陽動故為躍曰陰虛故為淵或是再三審量非狐疑也躍習飛也暫起之勢就田與淵言則淵下于田就躍與見言則躍高于見謂之見則其勢已定謂之躍則其勢方興本義隨時進退言四非必進非必退只在審時然重進一邊四不言龍而淵者龍所潛之地五之飛自淵

象曰或躍在淵道无咎也

而飛也不遽躍言中意必當躍言外意可以躍而急于躍終于疑而不躍兩者皆然能不心慎審如四則无躁進失時之咎矣人事之得莫大于无咎而吉次之全乾陽則純粹故吉與凶兩不涉焉此爻九陽欲進四陰未至于進居上欲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于進且初雖下體而入上體改革之際皆進退未定也如龍之在淵欲躍而升又未必遽躍者然在人占得此爻以能疑之虞居可疑之地故遲回審顧安其身而後動宜无躁進與失時之咎矣

離乎淵元可進者故夫子加一進字以見如此詳審便進亦得无咎而不能或躍在淵則進而有咎意亦在言外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以乘時得位之聖人言也今義剛健就九字取以文德言中就五字取以文位言兼九五二字取九龍陽為龍當其見能飛而不可飛也當其飛可躍而不必躍也龍者陽之純本不專主聖人然聖人非龍不足以象之孔子文言以龍專主聖人周公六爻該聖人言之耳五為天位故象在天田與淵皆寔地可以稱在天乃太虛空虛何以稱在龍之乘雲御氣飛處即其在虛也但曰在人不敢東西南北方隅以此聖人在位只要制作因時利澤及民不拘因革損益之見飛龍在

天是象象在文位文德中萃寫出來利見大人是占占又在象上看出而其所以言山之故亦在文位文德上見蒙其澤曰利尊仰瞻望曰見此大人今指九五利見說在下者利見九五之大人也上句聖人作下句萬物觀按來知德言利見大人如堯之見舜禹宗之見傳說是也下此如沛公之見張良昭烈之見孔明然此只說一兩若非危高宗沛公昭烈而占得此爻者當如王昭廟對宋太祖之說推之伊尹就湯太公就文王亦是利見推之商賈工技而為誠實中正之人亦必有利見之益○朱子語類以太祖一日問王昭廟曰乾九五常人何可占得昭廟曰何碍若臣等占得則陛下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此說得最好

象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造往早反叶泰上聲

本義造作也謂起而在位非制作也時說創興功業政治日新此非造字聲義但大人既興起在位則以其時位展其龍德必有民物各正萬國咸和氣象

上九亢龍有悔

三爻為內卦之上上爻為外卦之上三本有咎以惕厲而得无咎上為龍德之全本可無悔恐其過亢而有悔然則不自亢原不致悔也本義過于上而不能下是言所以有悔之故又云陽極于上動必有悔蓋天下之理靜吉動凶不動猶可一動安能有無悔乎結云象占如此言象如此占亦如此也

按先儒言悔猶天心之復物不可亢故受之以悔悔則自其亢之變處言之若以不好災悔意解之則失之矣同有曰此爻只就乾終發出純陽之極道理來元乃時位之本然聖人不與時俱亢也末觀亦言其惟聖人以見惟聖人善處之耳如堯若舜揖伊尹復辟周公不以寵利居成功皆善處亢者乾六爻以純陽處之原無時位不亢之理更無不善處亢之理文言于六爻皆指聖人以明之聖人有窮達無優劣也處亢亦不必定是消縮退避一邊只在當潛而居當見而見當惕而惕當躍而躍四者而已

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此與他爻不同文言于他爻逐層抽出意味此爻純陽之極

只有時位人事分說元意此節先申時位一層至下文貴而無位始著人身言之盈即元不可故悔曰有悔曰不可是危詞常人不善處元聖人持盈以惕此非經文正意只于言外我出盈以時言不可以理言物極則變勢盈則傾天地人物其理皆然元則盈矣如何可久是以元龍有悔也時位元而我如其元則動必有悔時位元而不與之俱元自不致悔盈與不盈只爭一念之間三之惕恐自萌盈意也

用九見羣龍元首吉

揲著過七八常多過九六常少多則以少為主故常用九用六本文明九只以乾之六爻皆變言著法六爻皆變乾坤則占上用餘卦則占之卦之象調若過乾六爻皆不變若當觀

乾象詞過乾而一爻變者當觀所變之詞占二用者乾六爻皆變即以見羣龍元首為占驗也坤做此伏義作易因理得數孔子係易因理窮數後人如王輔嗣程伊川輩專言理京房焦氏輩專言數子謂理致不相離理為體數為用故于六爻之後括出用九用六以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分九六皆皆是用也見識得透也羣龍潛見惕躍飛亢之龍也六龍提是天德都從乾元中來六龍只是一個龍不過因時而分為六體乾者若專執其一便有首失元首者渾然天德無間斷無終始當潛而不一于潛當飛而不一于飛推之見惕躍亢皆提不執者一龍以為首見字從用字來用之則必見之羣龍即是九龍者變化動極之物即一龍尚莫測其首況羣龍乎既曰羣龍則元首可知但恐人不見耳周公

提起一見字為用九者法也吉德業成而言也

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舉用九二字以括全爻也天德即乾元不可為首如環之無端首是開端尾是結尾有尾則有首試看玉環何來分得首尾是即渾然純然絕少絲毫間斷意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既不可為物先便非純粹之天德矣勿從按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无始即不可為首之義如所謂不可端倪不可方物也

總論

玩易者須知有不易之體有變易之用有三才之位有敵應之爻即如乾初必潛二必見三必惕四必躍五必飛上必亢此不易之體也當其潛有見之妙當其見有惕之機當其惕

有躍之理當其躍有飛之勢當其飛有亢之道此變易之用也論三才之位初為地下故潛二為地上乃見三為人位故惕四為人上乃躍居天位可飛上居天上自亢論敵應之爻初應四潛則不躍躍則不潛二應五見即飛之體飛即見之道三應上居下卦之極故以惕而見答不惕宜有咎也居上卦之終以亢而致悔能不亢悔可無也提之六位之理可以六人六事分處之亦可以一人一事達處之并可以萬人萬事交處之固人以論位固位以審時故曰時乘六龍易之時大矣哉此玩全乾之法也亦通玩六十四卦之一則也

文言曰 文言孔子十翼之一與係繫中十八卦同義乾坤文言中十八爻不附卦者皆係偶舉一爻未成卦也卦爻之詞

皆謂之文。而卦畫亦謂之文。文言者。依文以言其理也。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此節說天德之自然。要切性體上摹寫。勿涉事為上說。逐句之字也。字要醒出。本義春夏秋冬。亦只是一陽之說。其寔元亨利貞四字。無時不有。無物不貫。無事不該。無人不合。蓋亨利貞皆善也。而皆統于元。故元為善之長。元始也。於時為春。於心為仁。只是一點生意。先儒以桃仁杏仁形之。最妙。世間多少忠孝節義事。皆從此生意中流出。亨通也。氣機達達。綱成無礙。於時為夏。於心為禮。三千三百。秩然聚會于德微。衆美之聚集也。利遂也。各遂其性而得宜。於時為秋。于心為義。越分凌躐則不和。和生于循分合宜。當其利而和之。合于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

幹事

此言君子能盡性以全其本然也。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嘉美也會齊集也。蓋彞倫懿美聚于吾心。無少欠缺也。此處重嘉字。與上重會字不同。利物言君子就物處物。伏尊卑取舍之間。物各得裁制之宜也。貞固知

正之所在。固守而勿去也。三極之說。體在乾元。人心之乾

元為仁。君子即仁即體。而存發皆仁。則愛從仁出。是能愛之分量也。故足以長人。一體仁而禮義貞無不體矣。嘉而會乎元。使衆美齊集于一身。則動皆天則。而品節自合。故足以合禮。義主于執中。于不和而因物付物。各得其所。則物之調于意。即義之愜于心。故足以和義。事以有幹而成。而分內之事。一頭萬緒。不離一貞。無一事有游移之誤。而應變無窮。故足以幹事。此節已包至健意。各句都重上二字。長入合禮和義幹事之故。俱藏蓄在上兩字中。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即乾也。必君子之至健。方能勝私欲。全天理。而行此仁

義禮智之德。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曰乾者。此也。亦以見屯隨諸卦之元亨利貞可比也。上三段文言之首章。申彖傳之意也。左傳襄公九年。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已有元善體仁等語。其後二十二年。而孔子始生。上距穆姜十有四年。已有此語。故下文以子曰二字。表孔子之詞。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

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

可拔。潛龍也。

此釋潛龍二字以申陽在下之義也初其龍德故能曲直陽道也不曰聖德而曰龍德言神明不測也六爻皆是龍德故但分時位之隱顯而德無淺深歷山之舜即登庸之舜居東之公即輔成之公前後非有不同窮通亦無二致此爻以陽居陽才德本有可為而時當其隱位居其下无易世之責故世雖亂而不與易死可見之行故德雖盛而不自成其名安心于遯世安于人不知何問乎心以為可樂也已則行之心以為可憂也已則違之然身雖逐物推移而心惟守道不變蓋一陽初動在人為性真乍見正君子所以立天下之本處深之愈深固而又固無論榮名利祿不擾于心即一切垂世立教匡濟安民之業皆無足以動其中而拔之者此惟龍德之能安於潛也是字要重看此初一心獨得之理子

謂顯淵日用之則行此是也舍之則藏藏此是也不可拔正此理之深根底固處異時之為見為飛皆不道發抒此是耳樂行樂字要知是潛中之樂勿涉世道功業凡爻之係皆為占者設不分貴賤人人可用周公非以乾六爻專屬聖人孔子亦非專屬隱訖六爻專是聖人用也但此純陽之卦若就人品論則為聖人之象故闢其義如此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釋見龍以申德施普之義也不曰正位而曰正中乾以五為主二雖下卦之中而非陽位故但取其正得中不取其當位也龍德從九上取正中從二上取而字一拆言有龍德而又正當下卦之中所以明見之義也言行只就子臣弟友出入起居上出庸平常無奇也庸從中字來惟中故庸信者言其所行不涉誇誕謹者行其可言不為詭異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程子以為造次必于是也二安得有邪或一念之稍不誠即邪也閑之所以道欲二本無不誠誠即其無邪之念也存之所以存理其誠其字不可忽初九亦有誠初之誠潛之體也二之誠見之體也閑邪存誠亦望道未見之意善世善被一世二之德澤及人也不伐二不有其善也德即正中之德信謹之德從閑存中來者博言其該括之廣化言其感孚

之神此後應求作觀舉此措之耳庸言二句盡已性也善世二句盡人物之性也曰君德明非君位也結正中之意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此釋乾惕以申反復道之意也君子乾惕之目有二道得于心曰得德德欲其進于高明道見于身曰業業欲其修而廣

大使居心稍有不實則天德滿矣惟忠信而存諸中者無一念之不寔則善心充茂而德進不已矣使筆舌清涉于浮誇則學業謬矣惟于修辭而務立其誠則吐詞為經樞機在我而日用之業可以居之安矣此忠信立誠為進修之本也而何以寔用其功哉蓋德之極致曰至而幾者即至之微妙知得忠信以至之即忠信以求其至則知非應想之知而神化性命之幾與吾心之至俱融而德斯進矣業之究竟曰終而義也者即終之故殊知得修辭立誠所以終之即竭修辭立誠以求其終則知非無實之知而泛應曲當與吾身之終而俱存則存義而業斯修矣進修如是上下咸宜始也德業固聞乾乾因時而惕既也矯憂盡釋雖處危而先咎矣德業是一貫事但有始終內外之辨以為卦言三居上位合外

卦言三居下位不驕不憂都從乾乾久惕上見先時在二而惕則失之躁後時在四而惕則失之遯三之惕因時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

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此釋躍淵以伸進无咎之意也或隨時而未可必也邪名利也羣羣類也在田者安于下在天者安于上有常也進而為飛退而為見有恒也全乾皆居也九四不終為臣而又未成乎居若以上為常則借道為邪今四進退无恒非離羣也以進為恒則離下之羣為德孤今四進退无恒非離羣也以一身付之得喪窮通之外以一心貞之於可否疑似之間惟及

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此其所以无咎也上下以位言進退以時言羣以下三陽言二四皆失位不免有邪故二則曰閑邪四則曰非為邪雖龍德不敢怠也无常无恒正釋或字進德修業今九三言言同之德已進已修矣及度量意答無兩意躁進固咎把危亦咎及時則无咎之此時節重一个時字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乎天者親

上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應去聲燥上聲覩上聲

此釋飛龍在天以申大人造之意而先以物理之感應况之也同聲二句是言水火雲風四句是實觀出聖作物覩不三句推所以作觀之故此節重作觀句作字即造字同義言起而在位也物臣民也凡物聲同必此唱彼和而相應氣同必此施彼受而相求水性潤下濕者先濡火性炎上燥者先燃龍水畜也雲水氣也故龍吟則雲騰虎山獸也風山類也故虎嘯而風烈物類之感應正然况九五以龍德而居天位者乎夫聖人者三才之才主而萬物聲氣之宗也既已作矣有不仰其德沐其光者乎吾益觀之物理矣日月星辰今乎天者也凡得天之氣而生者皆首皆向上是陽與陽類親上也嘉穀草木本乎地者也凡得地之氣而生者根皆向下是陰與陰類親下也聖人之于民亦類故興起于上而萬物覩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釋亢字以申益不可久之義也貴高賢下便見得益无位无民无輔便見得不可久若不以為貴不自以為高不自以為賢雖處亢而可无悔矣今上九出五之上則貴且高然天位不在矣則无位物觀不及矣則无民二陽在下與上不相應求則无輔俱以亢致之也其能動而不悔乎上九陽剛故為賢人非五位則為在下亢從上字取龍從九字取惟亢故動其動也自以為貴且高且賢也惟龍故能悔根氣深則轉闊捷悔者悔其過亢而欲返而潛也此易窮則變之義而亦聖人處亢之道也此文之第二章申象傳之意以交德言也

潛龍勿用下也

此申陽在下之意下者居下卦之下即有才德亦非有為之時所以宜隱

見龍在田時舍也

此申德施普之意言德施所以但普于下而不見功業于朝廷者時舍也非終于舍但用之有待

終日乾乾行事也

此反申反復道之義行進修之事言非徒然憂惕也心惕則虛事行則實三之所以體用原備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此申進无咎之義四之位離下而上漸漸要發出作用求試考驗也自試不敢自欺欺在二時已見田在三尚惕躍人已信之矣故他人不待試之而自試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此申大人進之意五之位出治之位也故不曰上位而曰上治言位該不得治言治却該得位言五之政教所及無非雲雨之施以聖德而又居上位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此申盈不可久之意窮盡也位至上而盡不能存上位當其窮故有災非龍之災位之災也窮字釋亢也字災釋悔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以天下治申不可為首之意也治道未有偏剛偏柔者乾元作君道二字看用九作剛而能柔四字看凡也字與者字呼應皆釋上之意此也字作矣字結局口氣故本義言君道剛而能柔天下無不治矣蓋天以元始萬物故雷震而有雨露之濟人主以元君萬民故精明而有渾厚之能人君體天之元用天之九嚴毅之中至聖流為則張弛有則寬猛得

宜不剛不柔政教敷而天下治矣 此上是文言之第三章
亦申象傳之意言六位時成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藏明行一韻明叶忙行叶杭草德則一韻

按程傳以此下言乾之義乾初九即復之初九復之象言開
關安靜以養微陽此言陽氣本自潛藏而乘初之潛龍者當
收飲其才華而不泄也 愚意前三章各支分看此章宜一
串貫通看方見六龍之神妙乾道之變化以潛藏申前下
也二字之義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此申時舍之意也言當時舍而天下已被其文明則當時之

不舍而作觀更可知也二爻變則為離有文明象文明之德
雖在九二而文明之化已在天下程傳蘊載說成九二文明
未合九二雖在下位而乘一之見龍則以其否世不伐之道
胥天下而開其晦塞故天下無不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體
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此申行事之義也進修無盡境時健行無安歇處乘三之惕
則因時之行惕亦與之偕行時當乾乾而乾乾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此以上下卦之交申自試意也今爻離下體而入上體乘四

之躍者則因卦之革而道亦與之俱革蓋六位皆道所在位
革而道革此革之最善者也乾道乃革者惟其為乾道乃能
革也若非乾道則不可革矣 革便是試處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此申上治意也言五居天位而上治以有天德也不曰位乎
天位而曰位乎天德言位非徒隨虛躍也必有以稱乎其位
者則德重焉故乘五之飛龍若非係其天位也乃位乎天德
也龍德即天德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此釋亢字申窮之災意也三以惕故時行而行上以亢故時
極而極有悔意在言外 按存疑以為是知進而不知退者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申天下治之意也用九者變而元常則者準而不返天道
惟變換故春夏秋冬迭為運用天道惟有準故春夏秋冬各
安其令聖人惟變換故仁義禮智通施而曲當聖人惟有準
故仁義禮智分用而咸宜於變而元常見天變易之則於準
而不過見天不易之則於天之則不可見而乾元之用九可
見見乾元之用九乃見天則矣 此文言之第四章復申象
傳之意言時乘六龍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此復申乾元統天之意也前四節是贊乾元之妙後二節言聖人體乾之化天道治道提歸之元始信乎乾元之大也蓋乾有四德而元統之統于始也一始則自無而有自有而著而亨隨之既已出震則齊乎巽見離相因焉是始者元也亨之者亦元也而字宜玩看得四德中界限清又受神理貫

此與上始亨俱著植物說程子以為乾之性情本義亦不用其說出向入為性人含出為情性即各正意此百物具足之理也情即保合意百物出入之機也蓋物方始亨時春作夏長非無性情猶生意未完則性情之寔猶未見也至于利貞時節秋冬之氣序推殘似無復始亨性情矣然乾道由變而

化生意各各充足有者既向于無是為物之性而其中已含生機即情也今歲之冬即為來歲之始物之情即性而動也物之性情即乾元之性情則利貞未始不為元也

乾始能以美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上二節說元統四德意已完此即時蒙承贊嘆也乾始即乾元能以二字貫下只言始不言利貞正見合一之妙美利亨也亨乃聚美之會也利天下者利也利遂也天下指萬物言不言所利者貞也物有利有不利便可以言利了貞時收歛歸藏全無形迹不事矜張無可言處若未有化育之歲功者韓琦詩所謂歛却神功工寂若無是也於統貫處見乾始之大故曰大矣哉按來知德曰何以知元始即亨而利貞

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之即為性情乎惟自其乾元之所能者則可見矣蓋百物生于春非亨利貞之所能也惟元為生物之始以美利天下者則乾元之能也乾元所能之德業而可以分而言之便可歸其功于四德矣今不言所利則是四德渾然一理故謂亨乃元之始亨可也謂利貞乃元之性情可也乾元之道不其大哉

承上三想四德之妙而贊乾之大也蓋天包四德故乾元乾始皆乾之大也大哉乾元以言其體當元必元當亨必亨當利貞必利貞止道不住是本質之專一不挽也何其剛以言其用則自元而亨自亨而利而貞貞下又起元更無間斷是

發運之常運不息也何其健言乎交接之期如春之時方盡而即繼以夏夏之後繼以秋秋之後繼以冬四時之即序適均其行無過不及也何其言乎定分之位如春氣溫夏氣暑秋氣肅冬氣寒一氣之職司不侵其位不偏也何其正止剛健之極不混雜于陰柔四時之氣皆純一用事是剛健不足以盡之也于此想其純中正之極不混雜于邪惡四時之氣皆粹美無瑕是中正不足以盡之也於此想其粹至乎純粹之極而所謂始者性情者化不可測矣一元之神者神不可知矣起于形色而非名言之所能盡則精也此四德之妙也而皆統于乾則信乎乾元之大也本義一氣流行而分動靜此語最精陽健而動陰順而靜非判然二物也太極中只是一氣絪縕乾坤雖分兩卦而釋其義定于一氣中指其動處為乾

靜處為坤耳然動極而靜靜極復動陰陽原是互根越善譽說乾只是剛一邊坤只是柔一邊朱子非之良是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只輕叙以起下文語乾元之太至純粹以精幾難闡發矣唯周公以六爻發揮之蓋上文統言卦此斷言爻也發之而微者顯者出伏者隱者明揮之而滯者而聖者決閑者而利者散情即乾之情微言之曰精顯言之曰情象言大通而利正固直通之也爻言潛見顯亢旁通之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曲盡乾義者在六爻而全條乾德者在九五爻此節言九

五體乾之用亦以形容乾道之大也蓋乾之性情既旁通乎六爻矣六爻即六龍也六龍一時也聖人法天而治時止時行即御天也由是政流化洽澤及民物雲自行也雨自施也天下之受其養者遂生被其教者復性而天下平矣象言雲雨乾之施此言雲雨五之澤孔子言四德周公係六爻提不外一時之用此上六節文言之第五章再申象傳之意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

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釋勿用之義也君子隨時變化之君子初九而謂之龍德則德已成矣德為行之本以成德而見之行必且日有可見

之行矣何以謂之潛也不知初之所以言潛乃隱其可見之行而不使之見行其已成之德而不見其成以生知安行之至聖示下學進修之始功明其未可以用是以君子弗用不待勿之而自弗矣此朱子擬卷公意也隱而未見時位行而未成功業或曰未句指占者法初九之潛而亦勿用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釋利見之義也蓋人所以利見九二之大人者非見其業之蓋世見其德之完具而有以及物也夫理極廣博散見于詩書倫物非學則不聚于心理極精微易消于疑似非向先

知先覺之人質証剖晰則不明寬者不迫促不狹隘居者疏蓄其所得也仁者無私當理凡應事接物純乎天理不以一毫私欲間斷也聚之辨之居之凡以為行之也此二立誠之功也雖未有君位而已全君德所謂利見者此也寬非單指宏廣無勿忘勿助意仁非指慈愛要在天理流行生意貫徹處體認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矣

此釋厲无咎之意也本節重時字重剛謂陽爻陽位五為上卦之中二為下卦之中不中非二非五也不在天非五位不

在田又非二位斯時也能無惕乎三惟因時而惕位雖危地而心之所居與身之所投可无過剛之咎矣因其時三字妙非其時不必惕過其時亦可不惕只因時二字已伏乘龍御天之用惕字從心從易其心因時而易故德日進業日修而咎之所以无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也疑之也故无咎

此言四之所以无咎也今義言四非重剛疑重字為衍无儒吳澄及凝菴公以兩乾相承為重剛自三爻看上乾欲來而下乾未去自四爻看下乾方終而上乾已始重剛重是剛

也非二非五故不中不在天非五位也不在田非二位也三與四本入爻而四出乎人上當改革之時故云不在人或九四自或之也或便是疑疑便是隨時進退而未受疑者只要求其心之所安故疑使得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釋所以利見之意也大人謂陽德純全體乾之大人非以位太以道大也天地有覆載之德天地之道也大人以易簡

合其體生成合其用與天地之無私覆無私載合也日月之明日月之道也大人精明之體光被之用與日月照臨之明合也四時之序四時之道也大人奉諸身而推行變化措諸政而因革宜民與四時運之序合也鬼神之言山鬼神之言山鬼神之福善而吉禍淫而凶合也夫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名雖異而道則同大人道備於一身故或先乎天而制未報作書契開天之所未有而天弗違是天合大人也或後乎天而敷五典肅五禮順天之所已成而能奉若是大人合天也天與大人一而已矣夫尊而達者不違況卑而近者乎利見又何疑乎此即東龍御天之妙而萬國咸寧之本也天地以陰陽造化者言下先天後天天字以主宰之理言聖心

即天故不違奉若如此胡雲峰曰此節正是學聚問辨之極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此釋有悔之意也進退者身存亡者道得喪者物消長之理不可偏廢陽性躁上則躁之甚者故只見一面而不見一面致悔在此

其惟聖人乎知道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此言聖人之善處亢也聖人誠而明圓而神樂天知命通達消息之機者不失其正四字要玩蓋有與端曠達而道非聖人者此又不可謂善處亢者也兩言其唯聖人有嘆想無窮

之意亦見處元之難也。他卦他爻，古便言出便入，不說兩樣。人來此爻上，卻說言人往中元之理，以見常人處之其致。悔如此，此即又言聖人之善于處元，可悟三百八十四爻占法，皆當以人之德為論，定勿泥爻象爻詞也。夫子特於首卦之末發明之，若占二五之爻，而無乾德，當知原不能合其占也。

三三坤上。此以六二為卦主，蓋坤者地道，而二則地之象也。坤者臣道，而二則臣之位也。入彖順中正，四者具備，得坤道之純，故為卦主也。觀彖辭所謂先迷後得主，及得朋喪朋，皆主臣道言。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北頻見反上聲喪見浪反

太極未分之初，原只一氣，其氣之清者為陽，陽則必剛必健，必先必為主，其氣之濁者為陰，陰則必柔必順，必後必為配。物必先受氣于陽，而後受形于陰，乾而非坤，則有始無成，坤而非乾，則無始何承，彼其健順先後之故，皆出自然，坤順也。

凡物之順者，皆得稱坤，而地為順之主，物無有順于地者，故以地屬坤。說六畫皆偶之卦，下坤上坤，至順而無夾雜，故名坤。蓋坤配乾者也，乾有元亨利貞，坤亦有元亨利貞，乾以能始為元，坤以能生為元，乾以氣之陽達為亨，坤以形之弘大為亨，其利貞則在順以承乾而已，乾為馬，坤配乾故稱牝馬。北地馬群，以十牝隨一牡，而必不能群，物莫貞于牝馬，故言終始從乾之義，則曰利牝馬之貞，貞正而固也。到底不易，即也只此七字，已盡全坤之義。君子攸往，下自體坤者言之，體坤之君子，臣道也，要道也，尤有作為，而或先于君，不令何共，或先于夫，不唱何隨，是以先則迷，若待君之令而後共，待夫之唱而後隨，則不惑于所向，不奪于所守，是以居後而得主，宜後不宜先，亦利牝馬之貞之意也。後天卦位西北為乾。

正北為坎，東北為艮，東為震，四陽所位，陽方也。東南為巽，南為離，西南為坤，正西為兌，四陰所位，陰方也。故體坤之君子，利於往西南而得三陰之朋，舉類以從陽，若往東北，又利於入三陽之黨，而絕類以從陽，故曰利西南而得朋，東北喪朋。以其一于從乾而不惑也，曰貞以其從乾，非出于勉強也，曰安貞，由是以資生代終，而古可知矣。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章以地道明坤義，而先言元也。至到也，極也。言坤效法乾之大，而至其極也。贊乾曰大哉，口氣急，贊坤曰至哉，語意稍緩。萬物生成，非有而元從其氣之所施，曰乾元，而受其所施者曰坤元。然乾之元主健，坤之元主靜順，同是元，而又非無。

別也。夫物既資乾以始，而物不自生也。由是資坤之理以為性，資坤之氣以為用，將見胎于中，萌芽于外，入但知萬物資坤以生，而不知非坤之能專主自健也。乃順承天也。蓋乾與之以理，而坤即承其理以施于物，乾與之以氣，而坤即承其氣以施于物，止即生其所始，坤元之至以此。資始時即是資生，並非兩儀乾與坤形氣雖分，而事功都是合做，但一施一受，各尸其功，氣之始為乾之元，形之生即坤之元也。陽實陰虛，實故能施，虛故能受，天將一團元氣付于地，地承受了，便造就出許多物來，順承者，順則能承，健即不能承也。無成有終之義，已可見矣。

坤厚載物德合元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體居艮反下同

上二句言坤之法乾，下二句即化機之流形以明坤之事也。元，罷之薄者，不足以託物，坤能載物，坤之厚為之也。上下重坤曰厚，此是豎說，彼為明在上，無不覆載，此乾之元，強也。而坤順之德，元不持載，較之乾，絕無長短，廣狹之差，是坤之德合乾之元，體也。合配也。言坤處：外：能與乾相配也。此是橫說。地之合德乎乾如此，而亨物之功何如？吾見其合無不包也。其能容也，吾見其弘無不有也。其寬裕也，吾見其光無不著也。其昭明也，吾見其大無不被也。其周遍也，其靜也，舍故舍弘焉。其動也，聞故光大焉。弘者，舍之弘，生意之藏于中也。而亨物之體已豫，大者光之大，生意之著于外也。而亨物之用以彰，但見品物之迎其機者，形形色色，潔齊相見，各隨厚德而暢茂矣。故曰咸亨，萬物言其數之多，品物言其族之

異，含弘光大，即是流形，即在雲行雨施之時，見得這便是亨。○同有曰，含弘光大，地道之亨也。品物咸亨，指物之隨地道而亨也。此中上二句，德厚配天之意也。惟其含弘，所以光大，重含弘二字，含弘，正坤之厚處。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此釋象詞利牝馬之貞也。牝，陰物，馬行地之物，以其性之順也。故曰地類，此句言利，由是任之重而致遠，行于地又无疆。此句言貞，柔順兩字，作坤字看。言牝馬行地者，坤之利貞也。明乎與乾之利貞不同，講家以柔順二字頂上句，以利貞二字頂次句，嫌于四德之中，失一利字。坤卦詞元亨利貞四字，與乾同，特于貞字上加牝馬之三字，以見坤道難于有終，因

指此馬作樣講家以利此馬連讀故不將利字拆看。踈也。柔順即文言至柔至靜利貞即文言動則德方上兩節言坤之元亨以動則時說。馬則行地龍則飛天于此見健順之別。按語類君子攸行句不連下面緣地趁押韵行故說在此。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此釋坤之占也上節君子攸行句是此節引端君子有見于地道即人道也于是凡有所行皆法地之功而一以柔順利貞者處之柔順利貞者陰之道陰之常陰之類也陽以居先為道坤居先則迷而失道陰以居後為常坤居後則順而得其常此攸行者所以必居後乎西南陰方與坤類也以柔從柔同寅協恭從乾出治其能得朋也乃與類行矣東北陽方非坤類也不以坤陰附三陽絕類離岸代乾終事其喪朋也。不有慶乎彼其初尚未成功未見其慶也乃至終則有慶矣臣道至于喪朋是精白一心始終勿二者矣則不特一身之慶而天下之慶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言君子之合德于地也夫君子何以應地哉地道不外于順健君子而有地之順則已安矣君子而有地之健則已貞矣君子而得常得朋則已吉矣其德之順于分而安也與地之至柔至靜者應其德之健于守而貞也與地之動剛德方者應天道无疆而地配之德无疆而君子配之其于此馬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之貞終始如一坤德不在地而在君子矣所謂攸行者如此地勢坤猶言坤勢順也西北高東南下坤之勢本順下卦坤重之又得坤積六爻而高下相似地之厚可見地之所以能載者亦可見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莫故曰地勢厚德不可以仁育義正言全要見柔順意善乎易或曰騶虞虎兕並育芝蘭荆棘並生封山洛川者不以為德壑山堙谷者不以為怨地之厚德也君子有見于坤而不屑于賢愚貴賤之間不認總于取舍異同之辨即罰之刑之以至于命師征伐皆所以教誨之作新之而無戕賊意此君子之厚德也由是澤之所被者無窮而物之托命者無暨君子之善法地也夫

德是德澤厚德從自強中來載物亦從不息中做出乾大象體諸己者天德坤大象達諸人者王道也須知體用一原勿看成兩極

初六履霜堅冰至

此擬初陰之必盛見君子當預防也六陰爻之名霜本是露一陰始生則凝而為霜陰之盛則又結而為冰初在下為足為地有履象故曰履霜此久絕是象而占在言外初以一陰生于下是猶小入用事之始也其象為履霜此象權結黨至于漸肆陰謀其象為堅冰至而謹微之意亦可知矣造化之理陽得陰以共成歲功猶宇宙為君子得小人分勞百職然陽宜統陰不宜縱陰陰宜從陽不宜亢陽陰之氣肅敬

陰之性暗滯故以陰而司令則物不生以陰而當事則政紊亂自古君子當推常有容小人之時若小人得志必不與君子共事者其性然也聖人以扶陽抑陰之意見于卦爻之詞然亦止防害正傾賢之陰邪耳若小人而聽命君子則是助陽成功之陰也何必抑之坤卦詞言利牝馬之貞是陰之助陽者也諸爻皆當以陰之好者言之即上爻之戰亦是時位使然而非坤之背陽也故周公不言山即初爻之文言夫子亦無積善積不善說謂當辭之早非謂遇着陰便凶也讀易者當明抑陰之說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春夏未嘗無陰從乎陽則不凝矣本義言觀志作初六履霜

當從之曰始凝言始便知有終焉之謂良者為馴馴致者狎順因循優柔善進也不覺其至而自至不意其至而竟至故曰至堅冰有危悚意有太息意又曰堅冰至凝之者至之象曰至堅冰馴之者至之文危小人象責君子馴致致字全是儆惕君子防微意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此言聖學盛德自然之妙也初陰微上陰極三不中正四不中五不正六二承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柔順從六上取謂之文德中正從二上取謂之文位周公爻詞都從德位上生發坤本真六二之主于中者直而无私坤本方六二之見于事者方而无遷移坤本太六二能滿其直方之量而大大者念

念皆直事事皆方也何言不習无不利也蓋其所為直方大者不操而真不矩而方不恢而大思而無思為而無為順其自然聖學雖不廢習而其功則較從容也上句德之成下句德之妙直即方之所涵方即直之所發無外之謂大即直之所涵直方大就是利无不利是直方大之自然左右逢源處乾五爻皆取象九三獨取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六二獨取性體柔順者言之合六爻看二得坤道之說故以二為主本久不取象亦不以占言但以德言而占者有其德則應之德以平日之所能言占以今日問事所值之爻言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此夫子極贊二道之妙也陽主動陰主靜六二靜之靜者得坤之純巽于不動矣夫子特加一動字以見順中有健意坤主順直者順之極也二當寂然不動之始其德亦無由而見惟動于念慮而存之既私則為直動于事為而發之當理則為方玩以字可見方從直處出眾既在且方而大不外是矣是道也地道也二以所守之正合乎地之直以所處之宜合乎地之方以直方之全德合乎坤之大不待矜持勉強而心體自妙于流露大行自裕于顯耀二雖非地而二之道地道也此其所以光昭美盛而合德于地也地道以人事言不說地又按易書多言利字合宜之利利在義中便利之利利在義外此爻利字是順字意非便利亦非合宜意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元初有終

此示三以藏用之道也六陰三陽陰為虛為閑塞含之意也陽為明為章美章之義也故曰含章大臣韜晦自藏无技可見者也止可貞固以守未便遽出而有為然位居下卦之上責任難辭不終含藏也故其象或時出而從王事其始雖不敢專成而後必固乾以終其功此即先迷後得之意含者有而不露之義天地藏諸用聖人止靜君子藏器于身藏則不耗外復故一發必中有終即在含處見得乾初居下之下曰潛坤三居下之上曰含皆聖賢蓄藏其用處此章只重含章意无成即含有終即章含章即是可貞或者時至而動不敢自決之詞從者不敢作始之意或從二句取純臣不敢專成之義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發叶發知音夫子慎人之守文而不違義也又從而明之以臣下之道不當自負才德故宋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人非以韜晦而生規避也是有時也含與發相反不知善含乃以善其發其發亦非任陰端以倖成也智為之也二于從王之義原頭透徹見得明而光且得道而大也非光大不足以為智其智從含處養成學識既有學識愈能含入之所不能含可貞是含字之義如不欲發者而既當其時又不得不發有王事可從即其時也或者王事之來非有期額惟其智光大所以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此周公示人以謹密之道也无底曰囊坤為庫陰中虛有囊象重陰上下俱閉有括囊括兩頭袋口俱結也亦義重陰不中重陰以性慎言不中以時位言四居三上重陰有能慎之質不中又在宜慎之地凡遇事一于以飲而不飲為如囊之括自無妄動之咎心不求名亦不及出乎利害之途而咎譽不加括之妙如此不義或事加謹密通上下言也是正意或時當隱避專指一節言也是條意文言專就隱避一節言譽與咎相反可舉即可咎惟其咎不歸則譽亦不屬此推言括之妙處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官叶暇想反夫子提出一慎字以表所以能括之故凡人之官皆從咎與譽而來欲加之罪何患无詞咎以致官也名之所歸物之所忌譽以致害也夫八而有譽有咎則其處心積慮之不慎可知況四當多惧之地才華足以貴禍惟慎乃不害也乾之三以惕而无咎坤之四以括而无咎至于括則心之惕可知六五黃裳元吉

此表五有居中處下之道也不義言六五陰居尊公侯伯卿大夫皆尊也但不指天子說與乾之五位不同全乾皆指君德說故二亦為中君全坤皆指臣說故五亦為臣又云黃中

色裳下飾黃是土之色上居中央故以象中德裳下垂者凡物上則逆下則順故以象順德也又云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中象黃從五字取順象裳從六字取中順以順為主順而得中也黃裳以裳為主裳之色黃也中順皆以見諸外者言充諸內三字今又重黃裳二字皆以治理之見于外者言指其溫恭接下處說中順之德具于身曰黃中中順之德見乎外曰黃裳次言以中內順外分詳此處合看皆主在外說六五居上之十八位天子出宣德化實畏德和中順不失其象為黃裳占者如其德則能輔乾五以成功將見大順之治彰于外而大吉矣。坤無居位應久在乾九五與他卦內外自相配應例不同又乾為衣坤為裳五雖尊配乾而為下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以黃裳而得元吉至治光昭于外矣然豈外襲哉由其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馬八尺為龍戰懼也坤上為龍馬恐不能承順乾而戰懼也于野即行地无疆之意血玄黃馬力竭而病也此乾臣死王事之象向來講家皆誤只因錯認龍字為乾之龍耳不知坤馬之良亦得稱龍也此又純是象而占在其中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所以龍戰于野者以坤之位處其極也坤于上為純陰勢疑

乾純坤之妙用也哉况履霜之初既已知辨寧肯復為龍戰乎五六爻純陰疑于无陽乃其從陽之貞則頃刻不迷隱然

用六利永貞

此言凡筮得六爻皆老陰者不必更有所變之乾卦即當占此利永貞之詞蓋陰柔者大概不能固守六陰變而為陽是

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陽為大陰為小六爻皆陰其始本小至此陰極則變而為陽是始雖小而終變為大故曰以大終也占若能永守此正固之道利可知矣及言安貞此言永貞惟安故永亦惟永並見其安也乾用九只是善用其剛在不失之道則坤用六只是善用其柔在不失之道柔乾德先剛健中正到底坤提是柔順中正到底玩中正二字便可挽回亢戰

總論

唐一麟曰乾初之潛坤初之霜陰陽之始也乾上之亢坤上之血陰陽之終也乾五為卦主陽德之居坤二為卦主順德之臣也乾二德被于世坤五德窮于身也乾三之惕恐

體之不立坤三之含恐用之或露也乾四之躍在未設施之前坤四之括在既代終之後此合而卦對看法也再乾玩分玩交互玩應此玩則陰陽之義居臣之道聖學之全概可識矣麟又按亢悔方黃之義曰乾為天太虛無物可憑龍乘氣以遊凡天之所覆皆龍之所能飛也然天之氣愈高則愈助愈疾而物愈不能焉所以雲低則濃高則淡再高則化矣龍雖陽道高能安于天乎所以亢則有悔也坤為地寒廓無垠馬以服馭而行凡地之所載皆馬之所能行也然地之勢愈遠則愈阻愈危而物愈不能履所以康莊愈易馳而幽險難越自初至上猶自近而極于廣漠邊陲所以至上則戰而至于玄黃也此馬雖健順能勿病乎詩曰我馬玄黃言病極而變色也不以戰而得玄黃也此馬雖健順八尺為龍然駒

亦謂之驚龍然則龍戰者坤馬之自反危惧而恐失職也于野其血玄黃者此馬之安貞至死不變也隨乾之不息以為不息能勿玄黃乎此周公所以表純臣之結局也說者奈何以為抗乾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剛至静而德方

按何楷曰乾剛坤柔之體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翕受而發生之氣機一動不可止遏屈抗此又柔中之剛矣乾動坤靜之體也坤固至静矣及其承乾之施陶治萬類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方又靜中之方矣愚謂此下四節以坤之資生言之動字以歸根復命時非動剛之動也柔順靜剛方乃一時事非兩層也勿分柔靜為體剛方為用折中

曰上句釋元亨下句釋利貞而今義以貞利亨亨元分屬此與下四節此屬坤德說不著到物

後得主而有常

此釋先迷後得主也地以柔靜之道居陽于先而自居于後以守分從陽而得主焉由是代人生後使物各正亘古不易而有常矣程傳朱子皆以此節為釋利字項汝楫以為釋先迷後得余甚舒亦以為本節與承傳後得常意一律折中從之

含萬物而化光

此釋西南得朋也坤得離兄之助而物皆相見致悅也蓋在

天之施為陽氣在地之生為萬物天以元始之氣絪于坤而坤受之是地合資始之氣即合萬物也化生萬物之化育光顯也不言弘不言大而弘大在其中於家傳合弘光大平看此處著一而字便覺重合字意多非合無以為化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至柔至靜居後得主合物化光無非地之順為之也坤道其順乎以一元之理而生物地非能自生也承天生生之理而行也以一元之氣而生物地非能自生也承天生生之氣而行也坤之于乾一施一受不敢先時而起亦不敢後時而不應惟知有乾而已震坎艮之陽皆非坤之所知也此喪朋之意也乾為君六子共事一君故三陽亦得稱朋此上四節

文言所以中象詞也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

履霜堅冰至言順也履叶韻羊反

此夫子以早辨教人防陰之道也惟積故餘積即馴字意眾人信于事後故于虞與決之日方見之聖人獨于事前故不待試禍之且而知其由來者漸也。善不善幾起下單言不善之積正見陰性于不善易一路易入故中微之漸字承弑君父來其實包積慶在內不義順作慎胡雲峰宗之程傳順

作馴呂祖謙宗之予謂二說俱與初六爻義無碍順只就不位言之慎字凌凌一而得防陰意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

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文詞純以德言此則就敬義做工夫時說也且言此心本體之純一即其正也方言此心妙用之合宜即其義也君子已成之德若此然有所以成之者不敬則不肅之正失私意生于中而內不直矣君子戒慎于不睹恐惧于不聞靜此敬動此敬則懼惕中自無邪曲而直內自直焉不義則應事之方失權度泰于事而外不方矣君子則知言以審其端而邪正

之辨明集義以貞于一而是非之衡確一事各一義萬事提一義則裁斷中自妙成宜而外自方焉敬而無義則事不當理義無敬則無本不行皆孤也敬存則內直而旁引不得義形則外方而移動无由則敬義相持而立矣敬義即是德由是從心所欲左右逢原矣忠德之孤乎直為方之體方為直之用欲直便直欲方即方內無所疑于心外無所疑于事而何碍于所行乎二以字不着力不是把敬義去直之方之心辭中原有敬義敬義中之警惕義即敬也條理不孤在立上見得行其所立即六二之動動字動無內外說此即雖是說工夫然不得涉勉強一邊

陰雖有美舍之或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

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申言陰無專制之義也。三雖有章美之德而含晦不露至以從王事亦惟代上終之平而不敢專成何也。地之于天妻之于夫臣之于君道固然也以地道言之方乾元之氣未至坤固退居于後而无所創始及乾元之氣既施坤即承乾之施而有代終之能地之无成有終且然而人道可知矣不言子道者子雖卑有時為父非終于陰者妻代夫之終臣代君之終地代天之終分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係詞曰坤作成物即代終之意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元咎元譽蓋言謹

也

此專以時運中不害之意也。人與天地萬物一氣春則見否則隱猶春生秋落氣至即應聞不密發若謂相時而動已屬兩事天地變化而獨言草木蕃者草木得氣之先蓋三時者先通其意應也。天地閉而獨言賢人隱者賢人見機而作蓋有識者預觀其微也。象言慎不害云者以四當閉塞之時宜謹密不出而隱其美也。蓋乾初之隱隱于元位是在是非得失之外其不易不成也。易坤四之潛潛于有位是在是非得失之中其无咎元譽也。雖非其戒慎之心時刻操持極其謹密何以能之。按變化猶通泰四句不必分賓主輕重但言時運之不可拘君子亦與時俱括而已。過此未必不通而理也。

君子黃中通理

此以中德之妙釋黃字也。君子有治道之責者黃作中德二字看中作在內內字看五何取乎黃黃中之色也。君子粹然中德也涵于內自其內而統觀之衆善皆備隨處貫徹何其通也。自其內而析言之則條析分明井然不亂又何理也。通理只是黃中處通而理同一德也在親則如何在尊賢則如何所謂黃中者在此而通理者亦即在此。文言于五爻两个中字作內字看俱非中德之中周公黃取象孔子黃即中

正位居體

此以順德之見于外者釋黃字也。正位二字帶說重居體意以黨字之義全在居下體取也。然非在尊位即居下體亦未足貴矣。夫子以為君子有黃中之德故雖正南面之位于上而常執下體而不驕謙恭以待下平易以近民順德之治如此故象黨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上二節既分釋黨字夫子恐人認為二物此故合而贊之以明坤五之順本于中也。美在其中謂中德在內也暢達也發見也至者中之無以復加也言君子中德之妙通而且理乃美德也存于內為中形于外即為順由是一身之順中德之生色而達于四支也事功之順中德之流光于事業也四支

事業之美皆吾心之美美而至是美不足以盡之也五真金于坤德乎元吉又何疑焉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元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

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去聲夫音扶

此申上六道窮之意也陰謂坤陽謂乾上為天位龍之所至而馬至為疑並于陽矣能勿戰乎坤之材力如此則天無為而化虞以臣而代君事而君無事于措置勤勞是有陰而若可無陽也故稱龍焉坤上畫變則為全乾既變之後則離乎陰類矣便可稱氣氣陽而血陰也而當變之時猶未離陰故猶稱血以別于陽夫混沌之初天地未判玄黃固混雜者

也至兩儀分四象立八卦成而乾坤位矣天地昭矣故天玄而地黃



震下。以初九九五為卦主蓋卦惟兩陽初九在下候坎上。也能安民增也九五在上能建侯以安民者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難也乾坤始闢而未竟明也屯難也雷在水中有互艮以止之鬱滯不舒也屯為也互坤為眾天地初開萬物盈滿也其字畫象中穿地始出而未伸也下震上坎之卦雷伏雲中未施雨澤有屯之義故名屯也蓋人事未有滯而不通物理未有生而不遂世道未有亂而不治氣運未有晦而不明者而九五陽剛中正又有振振有為之才故當得大亨然不守正以俸成功非所以亨屯也又必度其理之可安審其時之所便而利貞焉然躁進而喜功亦非所以亨屯也又必無

欲遠無計功勿用有攸往焉然孤立無助亦非所以亨屯也初九陽居陰下足能以賢下人得民心而可以為君者也占者得若人而建之侯則亂有所定治有所統而不終于屯矣屯與否不同否之患成于人事屯之患成于天造亦與塞不同塞之世行而有難屯之世塞而未行。卦詞通論一卦所謂建侯者初以己為侯也。勿用是利貞中之勿用言雖守正道而不可躁進喜功也難而句相承而各有意義至夫子彖傳方以一意提釋之勿以彖傳若勿用句而于彖詞中竟不講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
卦名屯者以雲雷二象言之乾坤定位之後一索得震為始

交再索得坎為難生斯時造化之生物未通即世道之生紛亂而未平矣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震動于下處險而能動見其才之有餘乃雖動而未能出險見其時之難濟此所謂屯也

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

象所謂大亨而貞者何也蓋有雷而無雨澤是陰陽始交艱屯未暢也及其和洽則成雷雨至滿盈而物生乃遂亨之所以大也然非貞不足以致此雲雷久而不解便是貞便得雨入處屯時能守正道而不變亦必大亨而出也。利字包亨字中勿用句包貞字內故夫子不另釋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上文言天地生物之義此以時事言也天造世運也草亂而無序昧昧而不明世運如此則綱常無統百族艱難非一人之力所能治也必得陽剛幹濟之才建之為侯而分治以成濟屯之功又必憂惕勤慎毋敢怠慢而不寧天子于建侯之下添而不寧三字揭出聖人千古聖人匡世之心而警戒之意亦見矣震動坎勞不寧象也愚按程傳以文王象詞分段落故以屯字作一層而剛柔動陰屬之以大亨貞作一層而雷雨之動句屬之以利建侯作一層而以天造草昧推其建之故以不寧原其建之心朱子本義以伏羲卦畫卦德卦象分設落故以剛柔為一截動陰為一截雷雨為一截剛柔書

也動陰德也雷雨象也而人意有分主而義皆可通也。天造草昧者天所造但草昧耳若文明之運則賴人開也震為蕃鮮草象互坤為暗昧象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雲雷屯三字連讀坎為雲震為雷不言雨者未通之意雲結而未開雷靜而未發屯之象也蓋治屯猶治絲無以分之則緒不清故以經為之分野經天以九州經地以親疎貴賤經倫理以尊卑上下經治統所謂理其緒而分之也無以合之則統不一故以倫之為辨四序之生成而天得其倫則九壤之物產而地得其倫則親疎貴賤之情而人乾得其倫則九壤早上下之義而朝野得其倫所謂比其類而合之也世道之

撥亂反治轉于一代經綸之手此君子所以善濟屯乎同有曰經綸為亨屯之功此從濟屯言之勿云體屯之象經綸與雲雷無干大衆另有此例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震初陽為動之主若欲躁進者但位居在下未可有為又上應四爻陰柔才弱不足傍助故當退守而不躁進以圖功乃盤桓即多勿用攸往也當此時惟退守而不躁進以圖功乃為利也利居貞即象之利貞也世道未清寧民物未安寧欲立功濟世者必有靜鎮堅守之操初能居貞則衆心所歸利建之為侯以叔亨屯之功也此文為成卦之主周公故以全象之詞予之而文王象詞中多有專重之文亦可見矣。凡

建功立業定難扶危多以輕躁取敗未得盤桓之義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下退嫁反聲

行字對居字看惟心之居者貞故志之行也正盤桓似不行矣然不行者其跡而行正者其志也惟志行正故所以審時度勢不苟于動而盤桓也下賤從志行求上四陰皆賤而初下之不但得民力而并得民心故曰大得民或曰下非卑下之下是加意窮民為民造命意貴以位言從侯字求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屯運欲行不行之象乘馬欲行班如又不行震為馬故欲行互艮為止故不行而班如坎為盜有寇象二五相應婚媾象

二陰為女子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二與初陽相近疑于不貞然一意待五則貞也十投之終言教窮理盡則正應必遇也陽以求陰陰不可以求陽六二陰柔中正抱道守貞不輕身躁進屯如遭如五為屯膏之主雖不急于求二而乘馬班如者匪寇婚媾也夫以初而逼二寇也而五為正應匪寇也而實婚媾也初在下逼之切五在下求之緩二之處此難矣而能自重靜守不奪于初此女子守貞而不字者乎于此見非分固不可妄求而正應終當自合也占者能如文德則為六二之守貞不如文德則亦以貞勉之而已乘馬二句見五之求二者緩女子二句見二之自守者堅乘馬二句是所以屯運之故女子二句舉寓屯運二字屯運由二之中正得來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難去聲

六二柔順中正與六九五陽剛中正相應又何難乎惟居也之時而乘初陽之上初為侯恃其貴以偏之是二之難在乘剛也二五相應常道也反復也至十年矣而二之志不變為能復其常道也

六三即鹿元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虞叶胡公切音紅

三象妄行取困而公以知幾戒之也震初為鹿鹿善走險逐即奔林有陷不得出意即就也元虞虞人先設驅逐之車使禽來就我無虞人則禽不即我我反從禽故曰即鹿六三陰柔則分劣居下則位卑不中不正則無德上无正應則無輔

本非濟屯之才乃不自量力動極而躁進不能居貞而志在攸往非時不能亨也而自蹈險難故為逐鹿無虞人而蹈入于林莽深險之象此由不見幾之故也占者而為君子必能于未即鹿之時先知有入林取困之幾以為不如舍之而勿逐此利貞勿用攸往意也若貪速執利而往能無吝乎无虞即鹿便有林中之幾幾不非難見只因貪故迷耳周公以吝字微省之惟字妙但見在林中忙碌一番而莫所得也象曰即鹿元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窮叶舍窮互叶

鹿走最捷非可即之物若有虞人自能使鹿來就我今乃即鹿焉是以自拘物而從禽也從字妙見鹿不見身豈出貪迷之象彼君子見幾而舍之者明知往無所得徒然取羞而致

困窮也。此為動于利祿，不由道而漫往者做也。公但言即鹿夫子則曰從禽，是不但即鹿也。公但言吝，夫子則曰窮，則不但吝也都深一層說。坎五為禽，易稱有禽無禽，皆于坎取象。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元不利

乘馬班如，欲進不果，自知才弱也。求婚媾，四與初應，下初之陽剛以共濟也。往，往從五也。向外為往，向內為來。本義以為往從初，是以求婚媾往吉元不利作一意看。愚玩小象，一個而字分明將求與往作兩義看。既下求賢，又上致君，合兩層看。明字之義更透，言以人事君，輔五濟屯而吉。此因四才不足而以求賢之益教之也。四濟屯近君有濟屯之貴者。

自知才弱，不敢輕躁辦事，而為乘馬班如之象，以初九陽剛為正應，而下求之，則同心協力，共濟時艱，有婚媾象，由是得賢才而往，輔五以亨屯，則相資相助而吉也。難可平而元不利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內度己之才，外度時之勢，不失人不失己，非明于理者不能。四必求初而後往，以匡時者明也。愚按傳義，以四往求初，將求字往字俱屬初說，胡瑗俞琰謂五求四而四往從之，又將求往專屬五說，愚以求屬初往屬五一應一比為兩義俱見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坎為膏，互艮為止，屯膏象。小貞程傳以為漸正之而為之不暴者是也。大貞程傳以為欲驟正之求凶之道。梁寅所謂為于不可為之時，則凶也。愚按九五正陷二陰之中，故欲施澤而不能，欲振作而不遂，若并不小正則坐視時艱不可也。若竟欲翻然自大正，則乾坤初闢，百務未修，徒爾紛更，無當于治也。蓋繼乾坤之後而有屯，此卦當作三皇巢燧時，皆所制作，不過草草便民而已。若欲大正頓開文明之治，豈不致凶乎？九五之屯膏，亦時勢使然，咎不在九五也。以其為九五故曰其膏，以時方草昧，又不得不屯。曰大貞凶，為剛銳而欲妄作者戒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王者德施澤入于人心，謳歌溢于中外，所謂光也。既屯其膏而無惠澤矣，凡所施皆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此周公教人以處屯極之道也。上居屯之極，便安其危利其菑，則終于屯而已矣。屯上變則為益，屯之極，益之机也。故乘馬班如者，陰柔無援，不敢妄動也。泣血漣如者，求解屯難，困心衡慮也。處屯之終而能如此，正是經綸之用，而屯之可以亨也。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周公言泣血運如明止不安于屯之意夫子言何可長欲上

急圖振頓之意

總論象詞勿用有攸往一句這便是此卦六爻之骨子初之盤桓居貞二之屯運不字三之幾不如舍勿用也四上之乘馬班如五之大貞山當勿用也得勿用之說而六爻之義可通所謂觀其象詞則思過半者此也然亦不拘蓋屯時世道草昧使躁動妄作使躁動妄作是欲以利民而適以病民欲以圖治而適以敗亂故文王慎之曰勿用而周公于六爻中發明之也然玩初之建侯二之乃字四之求婚則樹人下賢守正欲濟屯者入焉可少哉

蒙三三 坎下。蒙以九二六五為主蓋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六五應之九二在下師也能教人者也六五在上能尊師以教人者也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昧也。擇也。我二也。發人之蒙者也。童蒙五也。匪我句重師道也。求我見好問願學之誠。初筮三句。占中之象。蒙之法疑于師。猶筮之決疑于神。勿認據著者。初筮謂積誠一意以求求也。再三謂情懷疑貳而不誠也。然亦須活看。如求者心專志篤。初至亦再三也。提是誠則告。不誠則不告。下坎為瀆。瀆者眾水所歸。煩雜混淆之意。初再三指蒙說告不告。指九二說為卦下坎上艮。艮止而坎險。未知避險不能出險。蒙昧之象。知識未開。向往未定。蒙昧之義。故名蒙。蓋蒙者天性未離。荀得九二剛中者以教之。良知以啓。而愚者明。良能以換而柔者強。而蒙有亨道矣。然師道自重。既待其來。又當觀其誠。未求之時。匪我求童蒙也。必童蒙自生其悔悟之心。自作其鼓舞之氣。而求我為既來之後。人必觀其誠與不誠。如和望者之誠。則告之。如或不誠。懷再三之意。混淆而瀆。則不告矣。且教者之養蒙。又宜以正語以當知當行。使耳目心思習服于格言善行。而利貞焉。此蒙之所由亨也。本義筮者明筮者暗。此兩筮者指學生說。但卦詞明說匪我求童蒙矣。何必更添出我當求人乎。舉義我當求人。意指告者說不免枝節。匪我求童蒙二句。是未求之前。不枉教。初筮三句。是既求之後。不枉教。利貞。不異術以教。此即只一亨字。已盡發蒙

之道下都是是亨字之義。貞又所以亨也。不告，不屑之教。則君師之道開，君以養師以教，故王道以教養為先。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山下有險，卦象也。險而止，卦德也。上險以水言，下險以不安言。孟象言蒙者，坎在艮下，有蒙之象。上固峻絕，下復深昧，地之不通明者，此天地自設之蒙險而止。若言內既危疑而外又窒碍，資之不通明者，此人身中本來之蒙。蒙者，晦昧而不通明之意。故曰：蒙卦象分上下，卦德分內外。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

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詳釋蒙之亨，以見九二之善教也。瀆，亂也。孟蒙曰亨者，以卦體九二剛中，先知先覺，以可亨之道行，發人之蒙而寬厥疾，徐又得其時之中也。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乃應乎五，不枉道以求。蒙，五有篤志之誠，以感乎二，而二乃應乎五也。曰：初筮告，九一剛而得中，則則公而且明，中則不先不後，因時而傳，告而有德，視乎蒙之誠而告也。曰：再三瀆，教人之道，慎始，慎終，其誠至也。再三則蒙無聽受之誠，而我諄諄然告之，非發之是，瀆亂之也。何益哉？曰：利貞者，蒙原有良知良能之善，養之使不失其本來之正，蒙心即聖心，則作聖之功，即在養正之中矣。信乎蒙之亨，非偶然也。上

亨字指蒙下亨字指二，時中兩字合看乃妙。特即中之變化中，即時之節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出泉見泉之不竭，如蒙之天真為蘊，君子非無行之患，行之不果，非失德之患。德之不畜，德之見諸身者，曰行見義必為，聞過必改，以聖功為分內之事。君子之果行也，行之得於心者，曰德。德游厥猷，徐俟其化，君子之育德也。大亨之道與卦義發人之蒙不同，果育只承蒙字，不必硬從山水生發。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此言發蒙之貴乎剛中也。初六以陰居下，蒙之甚者，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發之道貴嚴然，亦須畧用寬以濟之。彼自逞其蒙，釋之氣也。當用刑人以痛懲之，然亦當俟其變化之機也。須暫說其桎梏，若一于嚴以徃，則在我，不勝其督責在彼，不免于扞格。非時中而吝矣。是桎曰桎，坎為穿木，加之震足艮手，故為桎。桎象互震有發象，亦有說象。一說以發初學之蒙，言說桎梏為去其拘蔽之私，而程傳皆言發小民之蒙，本義渾言之耳。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法聖人教化之法，如孝弟忠信禮樂刑政皆是，不但三尺法也。正，整勅也。發蒙之初，聖功伊始，而法不正，則蒙易玩而教

不行法正則入自不犯法故非以刑人為利也利其借用刑以正法也。以字不作用字者要得推原意。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包二包之蒙四陰也言其量之有容也二中而不遇故能包納三納之婦五也言其志之相得也二以陽受陰故象納婦柔暗為蒙陰順為婦以陰陽言之則五居陰為婦以分位言之則九居二為子此爻言大臣能盡司教之道者上九剛而不中故不任上而任二九二陽剛得中為統治羣蒙之主隨才造就賢否並收其象為包蒙則羣蒙樂育教化入行而吉又二以陽受陰于所包之中雖昏昧而有相得順從者尤為之啓其心而發其教其象為納婦則同志相成聖功有屬而吉夫大君以天下為家二為大臣故有子道包蒙而大公之教以普納婦而不倦之教以行如子之克振家聲也上二句言吉此句不言吉而吉可知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接如晝日三接之接言禮意相先情誼交洽也二剛也五柔也不曰君臣而曰剛柔見柔之下剛使五委任不專情文不備二雖有善教之方何所施其包納哉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元攸利

女謂三也金夫謂上也勿取三勿取也三與上雖正應然以卦情言之舍上此三為得擇師之道上九剛而不中純任剛

故曰金上為陽三為陰故三以上為夫二之于蒙既無不包且納矣于三而勿用取女何哉蓋三柔暗而謙無擇師之明見上九之陽剛誤以為位高而望重而舍二之剛中失身從之此女之見金夫而不有躬者也輕信誤從无所往而利矣此陳相悅許行之象君臣朋友夫婦皆以義合故其意可相此類也折中曰易例陰爻居下體而有求于上位者皆凶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行音同章指品行行說男以禮先下女而女從之曰順擇師而事之曰順六三陰躁妄從失言勿用取女者以三之行不順理也臨時作事曰行音同章平昔所為曰行音全行章又言六三之金夫以一時言也象決六三之不順以生耳言

也

六四困蒙吝

初與三比二之陽五比上之陽初三五皆陽位而三五又皆與陽應陰之蒙必待陽發之而六四所比所應所居皆陰前無無師友之助困于蒙者也心不開明學無成就故吝可羞可鄙之甚也昔龜山已舉進士聞河南二程之學即自關陝步往從其亦有成于困蒙歟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象傳皆叶聲韻此卦六爻除二爻傳下句第三字皆去聲本義一用古易故論韻今易象傳數入各卦各爻遂不可以韻

讀。速勿泥。言。苟相求。千里非遠也。自彙有道。雖觀面亦遠也。提出一冠字。以取之。何諸蒙之不如也。實指九二之剛中陽為實陰為虛也。

六五童蒙吉

陰實蒙。始曰蒙。五艮體為少男。口童。卦詞童蒙。單指蒙昧。此久童蒙。嘉其柔中之善。純一之心也。故雖位尊。能專任九二之賢。無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無再三之責。其吉宜矣。宋李榕曰。易以九居五。六居二。為當位。而詞多艱。以六居五。九居二。為不當位。而詞多吉。蓋君以剛健居。處中。為用臣。以柔順為休。而剛中。為用君。誠以虛中而行其剛健。臣誠以剛中守其柔順。則上下交。而其志同矣。此易文之通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以柔言。舍己從人也。巽以志應言。降志下求也。巽自順來。故曰順以巽。爻象俱重順字。久言童蒙之吉者。以五有順德在中。六亦子之性。用以虛心。一志而聽受于九二也。萃程傳胡一桂也。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二剛中。故于蒙能包之。納之上。過剛。故用擊。二之蒙。泛指四陰。上之蒙。專指三。三陰柔不中正。亦有寇意。禦寇者。指止其悖道之心。為寇者。責其僭過。嚴之意。三既不中正。而為寇。故不言蒙之發不發。而但言利不利而已。而成上九過剛之

之意亦可見矣。程傳以用兵言。亦因冠字發議耳。勿泥。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上九在上。六三在下。上以剛而禦三之寇。得治人之道。上之順也。使上因三之剛而克去己私之冠。得自新之道。下之順也。初知識未開。無冠之意。四昏愚獨處。無冠之才。五柔順下從。必不為寇。故冠只好指三。說混指不得。又言利禦寇上之順也。象添出下字。以陽有制陰之道。剛有剋柔之理。故其幸三之一悟。而上之化。一行也。聖人不絕人改悔之心。如此。總論。同有曰。蒙初用法。防冠于早也。蒙上用擊。持法于終也。蒙卦六爻。二陽四陰。故以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上九過中。失時。故惟二為發蒙之主。其上下四陰。皆因二

以處義者。五應二。則重而吉。初承二。則發而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為困而吝。然初四五皆言蒙。惟三承二。不順者也。聖人不以蒙待之。蓋六三天性愚而義理畔。與純一無識之蒙不同。故三久獨不言蒙。

需三 坎上。以九五為主。蓋凡事皆當需而王道尤當以久乾下。而成衣傳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者也。指五而言之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耐也。凡陰柔暗昧者多謙安而壯為陽剛明決者多沉毅而有守。卦以乾剛遇坎險。能從容待而不遽進。曰需。下卦三陽中。是有孚象。互離為火。為通。光亨象。貞戒詞。吉以待之。而得遂其進。為吉坎險。大川象。為乾剛健。有可進之才。有能進之實。只因前遇坎險。不能遽進。而為欲進而有待之象。故曰需。蓋需之道。貴實貴正。凡人無所懷抱。難待時淹滯。亦終無濟耳。是無孚于中者。不亨也。今需五以剛健中正之需。

德居尊位。抱實心實德而待時。是有孚也。如此則心逸日休。胸襟洒落。而無滯礙。不亦光明遠乎。然使心安于需。而事或未出于正。則將來亦未必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于正。而無行險僥倖之為。則功深而効得。時至而事成。向之所需。至此而就緒矣。故吉。此道也。雖涉大川之險。尚可以濟。況事之小者乎。蓋需之道。貴實亦貴虛也。愚按。孚則必貞。又須孚。見說云。孚純王之心也。貞純王之事也。人未有中心計較。而所為能持重者。亦未有中無邪心。而外有安行者。此孚則必貞之說也。蒙引。人固有中孚。而事或紛更。妄動者。故貴貞。此孚又貴須貞之說也。又按。涉川。復承孚貞來。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以德不安進。釋卦名也。卦名需。為須需待之義。于何取之。蓋坎險而居上。是危險在前。時當需也。乾德健以臨險。是沉毅有守。而審察乎事幾。從容鎮重。而生德觀乎事變。不冒險。以陷于險。是德能需者。以義揆之。自然不至于困窮矣。同有曰。末句不重。非贅詞也。義不困窮。即在不陷內者。出先儒曰。論做事須奮精神。以向往。論處事須耐。心志以待時。皆哉言矣。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以善需之效。釋卦詞也。詞曰。有孚光亨貞吉者。以卦體九五居天位。據得為之勢。似不能需者。然陽居陽得正。處九五得中。五有中正之德者。正則規模弘遠。時當無為。不以為為。擾之中。則思慮安靜。時當無心。不以為心。累之九五一陽得乾中辭。惟位乎天位。而正中。內外一純王之道。此所以孚貞也。有不光亨而吉乎。又謂利涉大川者。蓋由卦象。以乾健而臨坎水。是涉水遇風波。而能寧耐者也。處需者。有是剛健之德。而盡其孚貞之道。以剛正而往。必有行險以速禍。以剛中而往。必不欲速。以犯難。而濟險之功。可以必矣。此所以為利也。正中。所以善其剛健。是一事。事不可以剛健中正分兩項者。正中二字。勿以時分貼乎貞。蓋孚貞王道也。正中。天德也。正中。是孚貞之由。而亨利吉。俱從此得。按程傳。有功。從卦辭九五正中說來。朱子云。利涉是乾大川。是坎往有功。是乾有功。愚謂。說一卦言。則功歸于乾。外以內為重也。析六爻言。則功歸于五。下以上為主也。程朱兩說。可參用。涉川句。另

釋可見是復項字貞意來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上時字反

坎為雲乾為天坎上乾下為雲上于天不曰天上有雲而曰雲上于天玩上字有薰蒸騰鬱之意故為欲雨之象方其上猶然雲也既上而待之則雨矣事有既施功而效可待者如君子學道王者布治必善其所為于前方可徐俟其成于後也君子觀雲上于天需而為之象故飲食以養其氣休宴樂以和其心志此用需之道也飲食則素其仁而宴樂則不願乎外宴者身安而無所營作樂者心恬而無所謀慮聖人非教人宴樂也亦明其元所作為耳象以飲食宴樂者特借以狀其舒徐自得之意。坎為水互離為火水上火下烹飪

象互兌為口飲食象又兌為悅宴樂象。同有曰坎上為雲在乾之上是陰陽初交其氣成雲及交而雨則自成雨有需之象君子休之如為學勿忘勿助為治必世後仁以至百為事務經營已安盡而成就未臻者固不過于自娛亦未嘗急于自擾惟德遊安靜守吾心之貞以俟亨利之自至君子居易俟命之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此言地遠于險所守又正而能善其需者初遠于坎故稱坎恒寧耐到底也利用者言初九不能如是而戒占者亦當如是也初之位去險最遠時雖危亂而不入不居然于利害之外為需郊之象九德陽剛又沉毅能守有能恒于其所之

象占者安常守靜而寧耐以終則身不陷險而无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難去聲

坎為險難明知險難在前不能需以待之而前往而進是為犯難而行若初之需于郊為能不犯難行也常恒道也即飲食宴樂也當險在前以安靜為常故犯難之咎利用恒无咎者言君子需時安靜自守恬然若將終身焉而未失常也未失對三爻致寇致字致則失常矣不犯難而行便是常不失常便是恒德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此擬近險者能需之善也二去坎漸近水近則有沙互兌為

口有言象二有志濟險者險難在前而身漸近此時避世者營其觀望而不退用世者議其遲回而不勇銳非若初之慎身遠郊外而訕訕不及者此也為需于沙小有言之象然幸其剛中剛則有沉毅之守中則有處置之宜惟寧耐以需時終可成涉川之功而吉矣周公以九二有志濟險而能待時觀變故以言與之不止無犯難之咎已也同有曰此爻如狄仁傑事偽周求俊臣以叛誣之然能寧耐俟時終反周為唐而得吉也小有言指別人有言與訟初指自己言語之傷者不同

象曰需于沙行在中也雖小有言以言終也

此以德能遠害者申言之衍寬綽也中心胸也沙雖近險九

二能以剛處柔，為果斷而外寬裕，內沉毅而外不急迫，是心中寬綽而不躁迫也。人但見其寬裕而不知其果斷，人但見其不急迫而不知其沉毅，雖小有言而其究也，卒能涉川濟險，以言終也。同有剛行在中二字，是所以能需，所以得吉之故。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此言陷于險者，由其元德所致也。坎為水，近水為泥，坎為盜，有寇象。泥善陷，三需于此，去險愈近，為需于泥之象。然遇險者時也，知其險而善處之，各人也。九三過剛不中，過剛則用壯而無恬退之守，不中則時而無觀變之明，性躁妄動，冒險取禍，寇害之大，皆其自取，故又為致寇至之象。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此為致險者勉之，而復以頤防之道示之。坎險為災，外謂坎為外卦也。敬，小心不玩忽也。慎，即敬之微，家處驕兵，不敢應兵，可不敬禦寇，或多不收，致寇則有敗之理矣。能敬慎自不致寇，不致寇則不收，於九三需于泥者，蓋其災在外，耳卦與內相隣，而三當其衝，以爭一線危之基也。又曰：致寇至者，蓋禍患之來，由三之過剛不中所致。若能敬慎而不適任其剛，庶不取敗也。聖人以自我惕其志，而以敬慎開其悟，此占外意也。寇既至，即有收之機，故成之曰：敬慎不敗。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五正中而有功者也。四近五，陰居陰位，不好剛不躁進，惟順理以聽命乎五，故終得出險，順以聽，是所以能需血之故。亦

即所以出穴之故。蓋陽剛守耐者固需，而柔正順聽者亦需也。血，殺傷之地，人所不敢需，不能需者，六四安處不遷，臨危不惧，以需為所為，順以聽也。五雖有順象，坎為耳，聽則其本德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言人君久道化成之需也。九五當需之時，而居尊位，是于治功之當為，皆已為之，非以逸樂自娛，亦無容更為自擾。惟有從容以待之一法，而無計較，其間為需于酒食之象。此君道之貞也。占者能如九五之貞，則我元為而民自化，我元事而民自安，蓋不與伯者爭一時之功，而天下終享和平之福矣。不亦吉乎。坎為酒食，以離火熬之以兌口承之，但恐

此言四之德能入險而出險也。坎為水，離色紅，需四離之中爻，坎之下爻，水紅有血象。五陽橫覆于上，四陰拆斷于下，有穴象。互兌為毀折，有出象。六陰暗而滯弱，是君子身當患難，不能奮去，而將頤周旋其間，為需于血之象。四柔正而靜鎮，是君子孚貞自守，不剛躁自用，而定頃扶危于後，可為出自穴之象。占者有其德，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需武子保身濟君，張子房從沛公，安鴻門，此久似之。朱子以穴為險陷之所，程傳以穴為物之所安，當從朱子。

未能辨辭故必少需而不急雖不食也便是貞吉。象言貞吉此爻為卦主故亦以貞吉予之。此無賓未有一至而即迎組者或敘謝或言德少待而乃具美泰故需于酒食此需之出于自然者九五後安安靜以為需就是有孚而得正處貞吉二字不必與他爻或詞一例看并勿泥時解以酒食為娛樂需于酒食言需之易不待遠久也以治道言

象曰需于酒食以中正也

此以君子之終由久長陽剛故能需中正又能需所當需五之酒食貞吉者以其德能推中正蓋不中正則有求治太急之患中則心無偏而所存者不計功謀利正則行無邪而所發者不好大喜功中正即乎貞是推原所以能需之故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坎下畫斷故六四有穴象穴在下而陽上極是險在前而為危險之穴也以急出為幸坎上畫斷故上六亦有穴象然穴在上而險反在下是可安處之穴也即暫入無妨上六居坎之上既出乎險將未盡離乎險有入穴之象互離為客離本位三上六與九三正應三不欲來而上與之為應故不必速之而亦來客非速帖不至不速而來以正應故也上六陰柔時昧非能敬客者故成以敬之也終吉者上三以出險而終得吉也。上六元消險之才但入穴苟安旦夕而已幸其下應九三伏人之才亦足以濟而性體柔順能推心置腹致敬於非意之來則因人為功而終得吉矣。三以敬處已

上以敬處人朱子程傳俱指乾三陽思謂離見則坎自滅五與三共成離則上之險始平故三人當以三四五三爻言不速者出于互卦非正體所有也侯質玩占之君子。坎為盜故三視上為寇離為文明故上視三為客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去聲

上非需主故曰不當位蓋九五得位固宜招致賢才以濟險上非有天位者而三人自來宜有失然以不速而自來則上既無延攬窮權之失亦無簡賢拒士之嫌于此資其力以出險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訟三三 乾上。訟以九五為主蓋諸爻皆訟者也九五聽訟者也。訟以九五為主蓋諸爻皆訟者也九五聽訟者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者辨曲直于公庭之名。惕剛中窒為孚指九二言。窒不通也。理直而見屈也。惕懼也。坎為加憂惕象中二之剛中也。位居中即是德之中。故處事能得中。元道元不當訟而訟當止而止。不好訟不結訟也。吉者既有孚又能惕能中則可以元訟而吉。上九過剛訟必欲終故凶。凡人一終凶訟無論理屈者凶。即理直而成功致怨是亦凶也。凶在終處見大人指九五大川坎為險故也。互巽為木。有涉川象乾乘純剛而乘

坎險不惕不中而健于訟。有不利涉之象。此卦上剛下險以一人言則內險而外健。以兩人言則已險而彼健。皆爭辨之道。故名為訟。文王以為訟非得已也。必情真受誣。理直見枉。有信寔而不通。為有孚而窒焉。斯不得不訟矣。然不可自謂理勝也。必憂懼戒于心而惕焉。又不可結怨不休也。必情稍伸。便知止而中焉。惟能惕能中則窒者通矣。故訟可解而獲吉。如自恃其孚。若上九過剛不中。屈而必欲終此訟焉。凶豈待問哉。然訟者或有孚而能訟者不能明新以服物。不能止忠恕以平情。不可訟也。必見九五之大人。明新而忘怨。則是非辨曲直。昭而利矣。訟者理寔則詞直。若駕虛詞以欺上。則冒險難濟。理伸則怨不必結。若任剛強以求勝。則貽禍必深。此皆涉大川而不利也。惕中以下。俱根有孚窒來惕。隱然

有內自訟意

象曰訟上剛下險而健訟

此以卦德釋訟字之義也。而見訟之所由成也。乾剛在上是上以剛制下也。坎險在下是下以險伺上也。以彼此言之。既兩不堪。且坎內險乾外健。則心既忌于害物而力又足濟其奸。以一人言亦患不可遏。求好訟之性。挾能訟之才。當必訟之勢。故曰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
為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此以不貴訟之意。釋卦詞也。剛來謂九二剛寔也。所謂以寔理而為寔詞也。釋有孚意。中知禍而止不可求勝也。釋惕中意。剛來而得中意。亦相承言其理雖直而心未嘗不知是也。象言有孚窒惕中吉。蓋卦變剛來居二而位在中故能有寔理。無虛詞。知危懼不求勝而得中也。成非結局之謂。全勝曰成。不可成者。以理言之。揚人惡。責上聽。損己德。增依。偷承言終凶者。蓋以不可全勝。亦不可務結局。而致長久也。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中正無私。中則心無偏主。正則事元道當。訟者得若人而見之。則爭者以達。窒者以伸。故利也。象言不利涉大川者。卦象以剛遇險。則是冒險以求勝。駕詞以欺人。終陷于罪。而不出。如入于淵也。夫均一訟也。既曰惕中吉矣。而即以終訟之凶戒之。既曰見大人利矣。而即以涉大川之不利

利夫微之聖人貴無訟之意見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左旋水東流其行相違猶人之情相乖也君子以為訟爭于已違之後不若預消于未萌之先故平心和氣揆理度情凡有作事必謀其始無是已非人之念無計利貪功之心交結必慎其入勿以濫交而後致于相濫交易必明其券勿以欺忽而後致于相怨如此則可以元訟矣推之養身者防病于未然養德者防欲于未動治天下者杜亂于未形謀始之義固不專為訟發也同有曰訟始于飲食卒于兵戈小之室家角大之水堅龍戰訟之闕于世教大矣地天之戰為其疑也君子觀之以慎終天水之訟為其違也君子觀之以

慎始天水違行者卦之所以成訟作事謀始者君子所以弭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此言初之能惕而不終訟也終訟者必有才有勢初六才弱既無剛愎之過而勢卑又無好勝之心能以惕而不求勝于人者故為不永所事然不能與人相忘于元言畧辨其是非自白其曲折直故為小有言但初既不求勝于人亦不與初爭勝室者伸而終占矣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之不永所事者初自知訟非美事久訟則凶故可止而止

也不可長不可二字以理言初之心上者得如此蓋不勝則負屈雖小有言其是非曲直之辨易明也長作上聲解亦通但釋永字之意故作平聲讀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此言二之能惕能中也二五不以君臣言二與五應君臣元訟只是一貴一賤勢不相敵者再九二剛柔而得中也上之欲訟是其剛也處其歸逋不與五訟是得中處亦非屈于力也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性躁謀深今欲訟者然居柔得中既能裁之于理而上遇九五又能屈服于勢故其為不求訟而歸逋以避邑三所居之邑若既寃而據險固則跡涉嫌疑猶未免三百戶邑之小者既已退伏又能自贖早約故無犯

分之眚項安世俞以為一人涉訟則必牽連及于隣里三百戶無眚言安者之衆正見二歸逋之妙

象曰不克訟歸而逋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二若好訟五豈畏二哉而不克訟者以二之歸逋寃也蓋禍机之來多由自取五在上而二在下使二開其端而自下以訟乎上則必義乘勢屈非禍之迫我而我之自掇拾而自取之也通策正是二之能惕能中處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此勉三以安分守正之善而以坤三之无成例之坎本坤体因乾再索而成坎之德險也而其舊德在坤則順也食舊

德謂當守舊自安也亦不乖順而若欲訟者位在三也又以
近二剛而自恃應止九而得援以欲有訟者然坤三之含章
無成即訟之舊德也三能食之而貞其示此時必自克其好
勝之意豈不危厲在心五乎然柔能制剛自不能至起訟必
終得安分守正之吉或從王事者或居官而君與敵國相爭
或居家而尊長與鄉隣相辨為三者皆不得構繫于其間是
為無成是即貞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古也

坤三本以從王為義又言食舊德者蓋言從人則吉也七指
凡主事之人不專指君與坤三專指從王不問六三才弱不
能有為一于順從上者庶几因人成事而得吉也蓋陰道

先速後得若不從上而自專則敗矣 天在上水在下天水
相遠則訟知遠者訟則知從者元訟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此予四善反之妙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四剛不中是事
拂乎理而心恃乎正有能訟之象幸其居柔則不純任乎剛
卦互巽故有退讓者在為能以義自制而不克訟焉且不特
不訟也復于所行爭競之事轉就正理而即命焉又不特外
之守理也且其心亦變而安處于正而渝安貞焉如是則過
而能改有自新之善何吉如之 貞即命之所在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也不克訟而至于順理而守正則不
惟元紛爭之事并無紛爭之心而其行其心皆不失天理之
本然矣。二屈于勢不敢訟也四返于理不忍訟也故二不
過元肯而已四則能不失其天命本然之理也此爻是由勉
而安不克訟勉也至即命安貞則安矣

九五訟元吉

九五以剛明之德居尊而又中正象詞所謂大人也用其中
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遇正則不邪由是以治率爭之訟有理
者獲伸無理者悔悟吉孰大焉此嘉聽訟之善不專指人君
而人君乃聽訟之善大者如虞芮質成盜牛守劍皆是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此推利見者元吉之所由訟何以元吉以九五有中正之德
也中則聽于未斷之先察情偽于微而心無偏主正則聽
于已斷之後折曲直于毫釐而事元適當故訟者獲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互離為腹為鞶帶象或者非理所當得錫者因上九能訟
而聽訟者斷之使勝如錫之也鞶帶之飾常人以訟勝為榮
故云三褫言急于褫非既服而錫之三褫之三也錫言或而
褫言三以見錫者倖獲而褫為定理也此爻是設詞以為終
訟者戒也有孚見室方可成訟能俱得中方可獲吉以刑居

上有健訟之象有終訟之意志其宜也設或誣偽為其飾曲為直俾使取勝自以為榮其象如錫之擊帝為然始雖有偶然倖勝之事終必有上朝敗辱之理言即使取勝終必見敗況未必勝乎錫帶似榮而三師則辱終訟者可見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周公以三就敬健訟者是言其出在後見夫子以受服愧健訟者是從其前已見出夫人若以德以功而受命後斯足敬耳乃以訟而受服夫子婉言以訟嘆之曰即無有師亦不足敬也愧之甚鄙之甚矣。初不言訟杜其始也上不吉訟忘其終也

師三三 坎下。以九二六五為主九二在下丈人也六五在上坤上。能用丈人者也

師貞丈人吉 元咎 丈人上聲 元去聲

師者治兵命將之義下坎上坤之卦其德伏險于順有寓兵于農之象其體九二陽剛居下卦之中六五居上而任之有命將出師之象故名師大帥貴有名須是順天應人則為貞尤貴擇將必老成練達方是丈人吉元咎連者吉謂其事好本該做也要做得的當方元過咎若做得不妥雖好事也有咎吉以事言元咎以功言元覆敗之咎也兼承貞與丈人兩層說用兵須兼此四義或師雖有名而所任非人則貞而不得丈人或其事本吉而不獲成功則吉而不能無咎故王

者重之言從貞字上來元咎從丈人上來

象曰師眾也貞正也能以眾正可以王矣

九二一陽眾陰皆為所以是為將者能以節制之兵行吊伐之正道而命將之居也九二為丈人為丈人將也六五命將之君也九二為丈人為丈人將也象詞貞字單指奉天討罪重在興師之義夫子象傳內正字兼訓練精強令嚴部伍整實器明說舊說象詞指六五說夫子象傳指九二說其實說致到六五任行之君也說不得丈人說到九二之將亦離不得六五任將之君分屬不妄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以卦体言九二剛中而六五應之是為將者威而有惠勇而有謀而君以闔外寄之事權委之也以卦德言坎險坤順是兵凶戰危而行險道也然又有節制而不擾害為能順民之心焉惟其剛中所以有應雖是行險實為剛中之順以此丈德之丈人行師其勞民傷財如毒藥之攻病然而望切來蘇民心順從故有戰勝之吉又何窮賁之咎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出于地而藏于地之中兵出于民而藏于民之中是兵當如水之行于地中而人不知也此師之善也君子知吾民即吾兵故于平時制田里以厚其生焉明禮義以作其氣焉則將來有勇知方之衆容之即所以畜之也矣今日此閭族克

之民即他日伍兩卒旅之衆容之即所以畜之也先儒曰周禮司馬掌兵而言掌邦政即貞之謂也九伐之法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兵為毒故未嘗明示民以用武也軍藏于六卿弗謂君軍將藏于六卿弗謂將以軍伍而會于教官之師司徒以軍禮而掌于禮官之大宗伯以軍禁而拘于刑官之士師此正寓兵于農之意況四時有凶則教兵不為不先六卿皆將則畜將不為不早故于師得古人井田之義而夫子象傳實與周官注度相表裏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字先儒多作不古文不字讀否音律師令節制也否臧失律也師出師之初出也出字鄭立之詞師六久不取承此之義以八卦則九二獨為將以各久

言則皆為將帥之事師出二字作句以律勉之之詞否臧戒之之詞凶將來必有喪師辱國之凶律不言言胡氏論之矣柔則才弱陰則暗惑故以否臧戒之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失律出二字解否臧此爻只是凶不作象說若曰師出貴以律初若失律宜其凶也周張夫也兵細柳而文帝按轡徐行得以律之義矣河上之道遠棘門之見戲其否臧乎

九二在師中言无咎王三錫命

在師中猶言此人而在師中也言无咎直言有功而无敗命生者懷德萬邦之命慰其勤勞勉其招撫勛其相幾九二剛

而得中故能需思乎威以仁行義其在軍中也不動聲色三軍畏服自有制勝萬全之吉而无債兵失律之咎然非五倍任之專亦何以成功而五則三錫之命矣夫錫命雖由于五而非二之剛而得中亦未足以膺寵命也在師中據本爻言三錫命以應久言即象傳剛中而應也上二句以將累言末一句以將權言師以二久為主周公故以詞予之曰吉无咎

象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寵叶平聲邦叶通功反

承見二之可以担當重任懷見五之志在莫安海內在師中便是天寵不曰威而曰懷見兵出于不得已九二在師中而有成功之吉者以其足以承天之寵任也王三錫命非私恩

也惟在于懷德萬邦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

或指六三尸主也詩云誰其尸之言作主腦也輿衆也六三以陰居陽在二之上陰陽自用若日無九二者或意所不料也三亦在五陰之列三可主兵則其餘衆兵陰亦可主兵矣故曰或輿尸非大義以為才弱志剛犯非其分此或輿尸之意也以為或知非大義非長子夫故有師徒抗敗之凶今義又言輿尸而歸若以既敗而輿尸以歸者未受九二以三錫命而在師中六三未有錫命而欲尸其事故曰或

象曰師或輿尸大元功也

六三識淺才弱以陰居陽而欲用事若自負為必有功者夫子曰大元功所以折其陰驕自用之氣而任將者亦可知所擇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不輕進之意六四以陰居陰自知陰柔安于才弱和難而退可无覆敗之咎師之所令曰次古之讓而避者必左互震在東有左象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軍事尚右常也四以靜守待時而左次若失其常矣然因時制宜相機而進亦兵家之常未為失也夫子恐人以次為怯

故曰未失常以明其臨事靜鎮之意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五與師任將之主也田有三句言師以義舉是師貞意長子三句言將貴得人是丈人意禽言禾稼以此發夷寇賊害百姓聲罪致討曰執言无咎元帥武之欲長子九二也自衆尊之曰丈人自君稱之曰長子弟子三四也蓋禽在山林無事于獵取也今入于田而為害禾稼明其罪而執之何咎之有此言六五柔順而中不剛兵端但以應敵而動非無名之師故得无咎然而命將尤不可不慎也當知九二有剛中之才德此為長子可專任之帥師以成執言之功三四陰柔暗弱此為弟子若使之分主兵推雖有執言之正而亦不免于凶矣

凶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行叶杭當去聲叶平聲

以用也使任也此歸重六五任將不可苟之意言長子所以帥師者五以之也二以剛中之道行師恩威兼著二之帥師惟五之能用人也若三四而致輿尸使亦不獨在弟子也有使之者也執謂命將而可不當哉若字似授劍曹兵樹得長子帥師之義若庸庸宗以魚朝恩奉郭子儀非弟子輿尸乎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上師之終大君六五也命爵賞之命開國功大者封之為諸侯承家功小者以為卿大夫也此二句言師之成功象傳所

謂以衆正而可以王者此也末句小人勿用即師初任丈人不任弟子意言師之所以成功者由六五任用之得人而小人有國家而為政此用而不封之說也朱子云漢光武自定天下後一例論功行封而自師而命賞復教人外皆不得在左右此封而不封之說也師初任丈人不能謹于師始而用行師者皆得其人及其開國承家自不至于用小人矣其初用小人立功不得不一例賞及賞以爵邑又恐搖惑于衆不若行師之初不用之為愈也折中不取程朱兩說而取胡與林之說而久道一解以為慮他日之亂今此聖人之所以獨處而非淺人所及也與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者証也考証之意亦稱也國功之大小行賞之厚薄必決詞蓋小人而用其初必忌人之成功而用詐以傾人其後必扶已之有功而犯上忌非可必也此所以行師之始勿用之也

比三三 坤下。以九五為主卦惟一陽居尊位為上下所比附也

比言原筮元永貞元咎不寧方來後夫五

比親附也原筮也古元咎山皆占詞先言吉上下相比之占就言也元咎為人所比者之占山比人者之占分言也筮自審決度非謂以筮龜也元謂有君臣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以此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為卦下地上水物之相比親切莫若水之與地入衆又皆陰五獨以一陽統衆而衆亦樂為之近上下相親之主也兼此兩義故名比蓋當比之時天下歸心情孚勢合其吉可知但人之比我比以德也人主必再自觀察必元善之德足以長人此

不以間斷而永不以姑息而貞德以與位稱何咎之有斯時在下四陰居水火而思祿席因身心之不寧方及以求比而來矣夫者陽剛才德之稱上為陰不非夫也自謂居五之上若欲偏據一隅而不比五者大主以為當此顯比之時不速歸求比而居後雖大亦山之陰柔小獨者乎此謂德威亡無援於五之大一統也大故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相持相待莫先也然則欲比五者可緩矣

象曰比吉也三三比輔也下順從也

按語類云比吉也三字義文下下比輔也句即解上比字下順從句即解上吉字兩相親輔故為比萬國傾心向化而順從故吉從而曰順不淮出于分之不可逆而且切于情之不

容已。下順從指下四陰求辭上下應指四陰中之上下至
于上爻所謂元首凶者不在順從之列。象引以為兼眾陰于
卦長不台。

原筮元永貞元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
窮也。

剛中。在心上。詳說元永貞。就治上分說。九五當此之時。而
度已之元永貞。而得元咎者。以其會天德之全。而剛以立心。
以其秉天德之純。而中以内主也。好生之德。即是元。此剛中
之涵也。行此好生之心。健而不息。便是永。此剛中之運也。推
此好生之德。正固不偏。便是貞。此剛中之純也。九五有剛中

之德。雖于中。所有元永貞之治。法見于外。其元咎宜也。永貞
即元之純。元兩義。有所輔則寧。不寧而方來者。以九五為顯
比之主。而上下順從而應也。應字妙。蓋元者。人所同得。九五
握之以為倡。而來者皆其應也。後夫凶者。上既有剛中之君。
而猶恃頑負固。以理言。自為聖世所不容。于主德。奚病焉。此
非時之窮。而後夫之道。自取窮也。順從則不窮。應則不窮。不
應不從。此其道所以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之附地。毫無間隔。于夏傳曰：水為土妃。比象以一人比天
下。猶以天下比天下。易曰：建萬國。而設巡狩之典。聘
問。往來之禮。以親諸侯。使諸侯承宣德意。各親其民。象意人

來比。我以我之德言之。此取我往此人。以我之治言之也。凡
立法定制。則稱先王。親字妙。一親諸侯。則下之情得達于上。
而上之情得行于下。建處即是親處。

初六有孚。比之元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初六比之始也。孚誠信也。之指四。四陰柔。不能助初。亦不來
制初。元偏光之咎。盈充滿也。缶質素之器也。它指五。初不與
五合。然孚誠可以信友。亦即可以得君。始元咎而終吉。此誠
信積中之妙。蓋比道貴先。不貴後。即如盛仕之始。能精白一
心。而有孚。自然外不負友。內不負學。而元咎果其微。始終
誠信。充實如物之盈滿于缶中。其究也。必有意外之吉。十朋
之錫。必有非所望而至者。上有孚二句。據其理許之下有

孚二句。因其能進之。就本爻看。以孚信而獲吉。就六四看。又
以初為柔暗而棄之。以比五。易不可為典要。多如此。

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爻重孚字。象重初字。比之而能在初。不觀望不遲疑。此其所
以有他吉也。初作先字看。知初之比而吉。則後之亦已可知。
矣。蓋初爻與上爻對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內內之所有也。二以柔中之德比五。一本所養以事君。非內
舍所學而外以拘人者。故道不枉而有火行之吉。自內即是
貞。貞從柔順中正而生。程傳曰：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

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于已故曰自內愚按程傳以貞吉為戒詞從六字看出則以貞吉為此爻之本善從二字看出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降志辱身急于求進從自失乎中正自守以待五之求乃不自失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三聘三顧然後出也

六三比之匪人

比之二字見非人之比我而我者有以比之也三元知人擇主之識范增不事漢高而事項羽則不事昭烈而事曹操似

之六陰暗三線進故有此笑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喪名節致殘辱曰傷不亦傷乎四字哀憫之極欲令六三深省悔悟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卦言之下卦為內上卦為外以地言之四為內五又為外以性言之陰為內陽為外曰不應初而比五故曰外比之四陰性易惑恐其既比五而又欲應初故勉之以貞若曰致其身于剛明中正之主既得以道事君之正而自有克贊顯比之吉也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上叶平聲

不曰比五而曰比賢見四擇主之知不曰從五而曰從上見四分之明以為君上臣下從上為君臣安分不得以私應初也此卦以五爻為主四以陰陽相得而比之故言致以九居四而卦名非比未必相得而吉於故玩易者先須認卦名及主爻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此若王者大元我之化三驅失禽狀九五陽平之心邑人不誠狀王民熙皞之氣象顯者暗之反凡用智術以要結者非顯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元永貞之德觀此天下生養教誨

以盡吾父母斯民之道而不強天下以從我而天下亦感其化而效其德焉此道之顯何如也三驅者周禮夏官司馬中冬大閑立四表而三作三坐以致禽之法也按語類曰田獵之禮置旂以為門刈草以為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言來則取之去則勿追以譬不強民從我之意邑者居邑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不著意警備而司常之則焉何吉如之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

中也舍音捨
禽叶郭

三駭失禽邑人不說都在顯比中象故括其意而統言之曰顯比之吉易有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凡言中正者其處正得中也此與隨是也此以不偏為善故云正中言五處正中之位行正中之道也正則施為當理不違道于譽中則存主不偏不謀利計功其象為失前禽逆迎也向我曰逆王者之德凡禽獸向我前來而求生出園者則逆之故曰舍逆凡禽獸背我飛奔而于園內闕捷者則殺之我逐彼馳曰順故曰取順任禽之向背而我無必得之心故曰失前禽若論取便則向我前來者易獲也而反失之所以見王者之大邑人指私屬而凡被王化者皆可稱邑人不誠謂元得失之心而不以捨取求獲為意此邑人之中也而非五以以大公之道處之不至此故曰上使中

上六比之元首吉

上六非獨立而不與人比者爻曰比之亦欲比下曰陰也王者首出庶物曰首五首也上始不比五元首也至顯比之後自度元歸又不能獨立而乃欲比五彼固有元君之心亦元首也五則天下一家上則親離眾叛無凶乎卦詞曰後夫凶此也

象曰比之元首元所終也

凡割據偏隅奸雄草寇未有不敗于終者蓋聖人親撫四海初不暇及後夫之及其終則後夫亦自敗矣提出一終字以傲上正欲其比之于先也亦警誡之意亦開示之意

小畜三

乾下。以六四為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與上。蓋六四以一陰畜陽故象傳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九五與之合志以成其畜故象傳曰剛中而志行

小畜亨。雲不雨自我西郊。畜致六反大畜卦同郊讀上

畜止也易以陽為大陰為小上陽為大女陰也互兌為少女陰也下乾為陽兩陰合畜一陽而陽止而不濟此柔能制剛之道也卦惟六四一陰而上之陽不下濟下之陽不上升皆為其所止也又畜聚也民為少陽大也以民之空山而包容乾象故為大畜此以巽之陰而畜乾故為小畜止與聚雖兩義然惟止而不散故能聚也下卦為上卦所止而不前者也上卦畜下卦使不前者也然上下皆聚畜聚之義大聚

小畜

進則無功不止則不聚故畜有亨道焉為學而難進則自暴而不深醇為治而難進則急遽而罔功故以止而亨為學而無容納則空疎而不實為治而無業功則政薄而效衰故以聚為亨吾狀其小畜之象如雲雲不雨區區畜其雨勢而自我西郊焉蓋雲宜則宜雨而自西郊則不雨夫東與北為陽方而與南為陰方以陽感陰而陰應則陰陽和而雨澤降以陰感陽而陽不應則陰陽不和而不再雲雲而起自西郊即陰欲感陽而陽不應也其能雨乎如文王積忠誠以感紂而紂不應也合卦象言之是陽不應陰而雨澤不降也以上卦之陰言之是小小人之勢難張而未能富君子也以下卦之陽言之是君子志存宗廟未能得時行道也同有曰此卦占詞猶大畜卦皆各自為說上下不必相蒙但卦名只靠夫子

彖意當以一陰畜五陽為義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柔謂六四此成卦之主也四比五初為正應而何以言上下五陽皆應于蓋巽為入無微不入巽為風無物不感故曰上下應得位謂陰居陰而入近君也按釋傳卑名卦惟罕有曰字卦名兩字者皆有曰字亦文然也按易卦畫多則以少為主卦惟一陰故上下皆應也胡瑗以六四一陰得位無二陰以分其陰應而上下五陽皆應之是小者能畜大此畜聚之義也下三陽並進四以一陰獨當其路是小有所畜也此畜止之義也義也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此言卦才也合德與體者而卦之才見矣乃者難之之詞卦德內健外巽是在我者心體依于剛毅而處事又自從容順理有其德矣卦體二五剛德居中而用事是同類者方正列于要津而志猶得以展布有其勢矣時當小畜而尚可亨者以此。同有曰卦惟一陰五陽則一陰為主矣而人曰健巽剛中彖多言卦才此皆孔子論易另為一義之例

寂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雲寂而下垂則雨矣四陰為雲上而往從五合力以畜乾故不成雨也由西而東以陰感陽而陽應之則亦可雨曰自我

西郊者止于西郊而不行于東雖未見得終不行但在西郊時其施未行也按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尚往也慕濟以為此句全就雲說不然用不得氣字釋傳言陽尚往而上夫陰既聚于上矣而陽尚往則宜雨何以曰不雨乎宜從本義。巽雖東南互兌則西矣且乾位西北故曰西郊我五自謂也以五為主卦之主故云

象曰風行天下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此取蠱畜之義也天積氣也以山畜之則氣止以風畜之氣亦止但山之積其畜大風之力導其畜小君子以此道也即不能多識以為道德經綸之畜亦當蠱之為文章德藝之美故曰懿文德蓋取巽之申命為文乾之立誠為德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四以畜乾為義不與初應也故初亦抱陽剛之德自止而不前復增反于今位也初不欲進因四止之若得則後受制于四而取咎矣乾初為潛不進而止自道也欲進而返曰復近而自守其正何咎而之咎乎吉安靜自守之吉四雖陰似非初敵但初在下無位四近君得位初之不進不特操于理亦度于勢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他爻之吉或以教言此爻之吉夫子獨斷以義蓋陰陽相得者情也剛柔相濟者理也乃時當止而不前者義也初之復

自道其義言也義即進止之義當止而止即初之義也

九二牽復吉

二與四互成兌以畜而為悅似難復者但九二中正以初與三之復而亦相濟以復止而不敢守其中而吉初之吉宜有咎而吉也二之吉不然而吉也初在下陽居陽位其吉在無咎上二陰居陰位其吉從得中處取也吉同而所以吉者不同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二與五同德若以同德而銳進有不自失者乎而二能固初與三相牽以後正以二之有中德也故曰牽復在中天造剛

銳則自失二能牽復在中則亦不自失也初之義言初不自失者夫二之牽復以在中則亦不自失也自守宜玩又云牽復似二之復權在人矣夫子曰二之復在中也非其自主之乎其不失者不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

輻輳三十根輪內撐支者也輻脫則車壞矣輻即輳也輳貫乎輻之內輳貫乎輪之中使轉運者也車止則輻脫所以輻輳也車壞而輻脫則不可用矣乾為車互兌為輻折脫輻輳象三陽四陰夫妻象互離為目輿為白眼反目象九三過剛不中一于進而不能前至車壞輻脫而方止是躁進而無以守已也欲制陰而無德以至妻不遜夫而反目是情剛而

而無以制人也然則當畜之時剛果可恃乎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與四本非正應特以其陰陽相近故曰夫妻四上比五位尊不敢反目也四乘三三居下四故敢與反目且三之所處又不中不正無德以為剛子之介不能正室也此言九三近邪既不能近邪相勝又不能化導徒恃剛而無益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

惕憂也血傷也一陽陰畜五陽力微才弱能不以見傷為憂乎血與惕所不免也五亢為說說以從五而五孚之是四有孚于君也得君之心不但可以得畜諸陽之剛暴而并能畜君之欲也曰去曰出則四之畏傷害而懷危懼者久矣言至此而始能血去惕出也蓋四以陰而畜陽本有咎者无咎言善其畜而无咎也按折中獨取程傳以爲惟此爻與象意合以其為卦主也故載程傳于上諸陽不可以力畜故重有孚若不有孚則血惕交至矣自四五言之則下三爻又為剛暴之徒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謂五九五陽剛中正上之志本以誠實接下者也四以有孚而惕出者合乎上之志也不曰合上志而曰上合志極見君臣同德之妙同有曰文重四之孚象重上之孚

九五有孚擊如富以其鄰

巽為繼擊如象巽為利市三倍富象以理言則富即乎誠之
滿于中也擊如即乎之固結于中也鄰指四以本義云猶春
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陰以虛為孚陽以實為孚故
四五皆曰有孚四與初應而乃上比五疑于不孚五以陽剛
得位疑似才與勢而不孚故公特並舉之曰有孚上句誠結
于內下句誠感乎物按傳義以巽三爻同力奮乾為義是以
畜止言也折中言五積誠之滿至于能用其鄰是以畜聚言
也今推折中之義蓋九五陽剛中正有能畜之才居能畜之
勢乃不以才勢誠實下交而有孚焉且乎誠之至而擊如焉
夫以才勢驅其鄰孰敢不應而五則以積誠之富而感四之

鄰是四之小為五畜也四以巽入而畜諸陽而五以積誠畜
四陰陽相說則向之密雲且暢而為雨矣故上言既雨也

象曰有孚擊如不獨富也富叶方

九五居尊勢力亦云富矣又詞先之以有孚擊如于此見五
以誠感而諸爻皆以誠應者不獨以富也 不獨兩字正見
有字之重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三陽在下陰上畜所以不雨也今四五相孚陽上陰下則
陰陽和向之不雨者既雨矣一陽欲進而不能一陰欲止而
力竭所以不得安處也今陰陽和則向之尚往者既處矣象

之所謂亨于此見之載成也德即四五相孚之德也四尚五
之孚而五亦以孚尚之而畜道成焉故曰尚德載末三句周
公分處之法也婦貞厲二句言陰不可道君子征凶言陽不
可亢若陰以上之既雨謂無妨于畜陽而婦以畜為貞守之
而不變則危厲可知是月與日相望而為敵也若君子因既
雨謂陰提不能畜陽無如我何猶尚往而征焉則陽亢而凶
四為成卦之主五為主卦之主故畜道之成主四五言也
月滿則虧幾望戒陰也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載叶音祭

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君子征凶是知一意向前而
不明乎制陰之道是有所疑也或曰疑宜碍也

履三三 乾上

以六三為成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象也蓋

履也居尊位尤當常以危懼存心故九五之辭曰貞厲而象

傳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履虎尾不咥人亨

上天下澤定分森然曰禮履不訓禮履踐也藉也人之所踐而藉以行者莫大于禮故訓履為禮朱子云以陰攝陽隨後踏他脚跡相似履又躡也以上下言之有踐與藉之義以前後言之有躡踏之義卦無此義故名履乾至健虎象乾上爻為虎頭四居下為虎尾兌居其後是也虎性猛當其前必為所噬兌以和悅而處後不懼虎之兇故不咥人如遇健險

之人而我曲承順則人雖險可以消其暴戾事雖艱可以保于萬全故亨卦危其遇辭善其德此文王事紂之占也要知一切危險處皆當作虎尾看皆當以早遜和悅應之然非阿容接媚也亦只是剛中柔外恭順而不失正耳

象曰履柔履剛也

柔兌也剛乾也兌躡乾以進曰柔履剛此就卦体說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不是乾應說要如是說應乾信他險從剛暴我只以和順接之虎雖猛其能咥乎莊周曰虎捕蒼己者順也柔順自有能亨之理此即就卦德說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以卦体再釋亨義言九五居尊有為之君也非文王本意而孔子別取之中正以德言帝位以位言不疚雙承德位說以見上不愆天祖之鑒臨下不負臣民之瞻仰光明言治道顯著而功用發越非心休之光明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安民志

天高地下澤又下之下者禮主卑下履踐行也人所踐行當以卑下自居故取履為禮辨分別精詳也民不尚主庶民兼公卿士庶在內天澤之象便是禮君子知隨處皆有上下如度德授官官有上下也因能任事有上下也名以命之器

以別之下不僭上如天澤之不易則禮之用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者無文之謂初未交于物以質為本此賢者安貧賤而不躁進之象占者能率其素位而往則不負所學而無貪嗔驕溢之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上句即素位而行下句即不願乎外此程傳李心傳說也按素履是象往无咎是占在夫子象詞中不必拘拘分說只講始進者不妄

塞之意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道路也從理而行如走大路故于理亦曰道此履道復閑說人于路上由中則平坦從旁則崎嶇九二以剛居中元位无應未為時用是履道而得其平坦者也順理恬淡故為幽人貞吉按九二即幽人也履道便是貞坦坦便是吉考繫辭門得此爻之義矣程傳以九為陽志上進故幽人貞三字作戒詞然二有中德何憂躁進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不自亂不以利欲自亂也中作心字看心若躁動豈能安其

履履之所以安裕者由其心之恬正而不亂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互離為目互巽為股皆為足所毀折以目則眇以足則跛矣三履虎之尾此何以言咥蓋上旋而首應之故咥耳象之不咥人自全卦言也爻之咥人自咥也三互巽為武人互離為甲冑戈兵為于大君為大君而有事効力也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

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明叶芒行叶抗當去聲叶平聲

陰柔之人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位又不當三與上應事違

其咥故為位不當也如此則安于元才可矣而又敢于躁安者志為之也位處陽故志剛以六三陰躁之人而權其用凡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貞吉

在三則以外乾為虎在四則以五爻為虎九四近五履虎尾也本居多惧之地又近君而不相得故愬愬然而恐惧焉然以陽居陰能兢慎畏懼而終得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太剛則折三之志剛所以取凶本卦為履行禮用不着剛四

能畏懼其志所以行也志是履尾不咥之志即平日得君行道之志也

九五夬履貞厲

夬決也貞守而不變也厲危也五以剛中正履帝位本純德之君自無夬履之事若或恃其有為之才可為之勢凡事之行自裁獨斷而夬履焉則不免過剛之弊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当也

位字作威字看正以德言剛中正也當以位言履帝位也又之貞厲者也以五挾能為之才擅可為之勢處德位之盛而

傷于所持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履句。兼言山在內其旋句。專就吉說。祥朕兆也。旋至也。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視之于始。則誠偽未可見。惟視之于終。然後見也。故視其所履。以考其禍福之朕兆。若其所行。周至至無虧。則其吉大矣。此動容周旋中禮。而為威德之至。與其旋句。正見考祥之實。祥與履如何相考。蓋吾身之貌言視聽。思即與天道之五行相感召。則一念一事。孰非天心降鑒者。欲知考祥之美。當証天人相與之理。也能建極。則五福協。至其考祥之意。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上履之終也。在上是解所以元吉。大有慶是正解元吉。太即元慶。即吉文。以人而進。驗乎天象。由天而推本于人之行。貴乎有終。元吉在乎履之終。是惟德動天非常之福。自天申之。不僅有慶。而大有慶也。本義若得二字。不其旋意。未嘗衛武公老。期不忘儆戒。召公告老。而猶敬德。蓋官怠于官成。節移于歲晚。政戒于後德。聖人考祥于視履之終。而歸于其旋之吉。人之厥終。可無慎乎。

泰三三下。以九二六五為主。是泰者上下交而志同也。二龍西交。皆成卦之主。亦皆主卦之主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本言貞元會合。千古一時氣運之交。非通一歲中之和暢也。而此卦以人事配之。是世道通而人事亦通也。乾下坤上。是天氣下降。地氣上升。非有交通之義。小往大來。以小人之往。成君子之來也。吉者進無不遂。以理言也。亨者其道大行。以事言也。蓋貞元會合。和氣充塞之候。非尋常天地之交。也。故曰泰運化人事。相為表裏。當此景運。開朝。延清明之際。邪兇遠斥。正類乘時。小自往而大自來。一如通衢大器。

任人往來。君子當此。非特動無不善。而吾道亦得以通達無碍。吉而且亨。又何疑乎。○小陰也。在人則為小人也。太陽也。在人則為君子也。天地之陰陽交感。相洽而成。歲功。此陰之不可無者也。然小而或見化於君子。則即為君子。而不得以陰類斥之矣。當泰運之時。人事隨乎天道。斯時而有小人。亦必見化於君子。他若其辭之沉。而有不可化者。則亦斥逐之。而無不往矣。

象曰泰小往大來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也 長丁亥反否卦同

此就卦體釋之以見造化人事之泰全係於君德也夫子以為此卦乾下坤上乾內坤外則是在造化為天下濟地上行以氣交而萬物通暢也在人事為君下求臣上應以心交而保邦致治之志同也當此氣運人事交集而所以保泰者其機全係於君德之從違而今日內陽而外陰矣是君心以天理為主而私欲退聽也內健而外順矣是君身剛設用柔而柔靡屏黜也內君子而外小人矣是群小斥逐而正人當軸也惟內君子則禍國庇民之道自長惟外小人則露國害民之道自消也理欲則柔之辭在君德而邪正黜陟之分在世道此泰之享有自來也故○則是二字是就其大義而推演

之與他處釋法稍異語氣兼有欣幸贊揚意意同俞弗可否兼說外順字與他卦作和順者不同此順字在造化為開塞在人為柔靡事作不好字面看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成同相式亮反左右並去聲

此言聖人開泰之道天泰之氣運在天地而發其泰者則在元后彼天地之氣化自然之體曰道聖人裁而成之如治曆明時畫野分疆以及五典之倫無不感在天地本無過若恐其易過而節制之天地時勢當然之事曰宜聖人輔而相之如春耕秋歛高黍下穰以及五常之教無不至在天地本無不及若因天地之不及致若而補助之所以然者何哉蓋元

元后之左提右挈為造化詠寔為生民計也開泰之功如此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此虞君子之同升也拔五拔之也以初以之也茹根也彙類也征行也指法進說初九陽剛當泰之時是上拔賢才士于草莽而初則唱之二三陽則和之連類而進如茅維不同本而拔之則旁根相連而起以是而進而輔泰之功成矣征吉之占也本文只就入說而占亦如此○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即此意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外叶音位

此夫子表同升之志外謂天下國家不指二三兩陽志在外

明非植黨所以征行而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乎中行 馮音平

此示大臣治泰用中之道須提過文義純就占者言尚配也即尚公主之尚以本文為主而占者配合之故曰得尚包荒一頓用字直貫下三爻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應六五故能主泰而得中道所謂中行者也而君子何以尚之必思泰寧之世教之則尚和平之德故凡待人處事必包容荒穢以為寬量焉然玩之又生頹廢之端故樂必革罪必誅英明果決必用馮河以振包荒之俗而又非遺亡也必思利害于隱微懷賢才于側陋慮周萬里之外計及百世之遠而不遐遺以擴包之仁又非有所私比也思則所親法行自近蓋純乎

狎昵偏黨而朋亡以示色荒之云如是則溫厚有以養天下之和平精明又有以作天下之情玩剛柔各當四者各具一中剛柔交濟四者共成一中則九二中行之道我得而配合之故曰得尚乎中行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大叶音地

又言保泰之道象推保泰之心行者保泰之道心者行中之本惟心之光所以知剛知柔舉動亦如此其光明惟心之大所以能剛能柔施為亦如此其廣大尚中行者以此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音成

此示君子以盡人回天之道九三下卦之上泰將極矣世道

无平而不陂者否欲來矣陰類无往而不復者此天運之必然所謂平也能無憂乎恤憂也然氣運在天而人事在我艱難其思慮而存思慮預防之心正固其施為而盡持盈守滿之道艱貞之如此則我人事已為无咎自是而天運默司而循環之字可不必恤自可享常泰之福矣○矣他處作實心辭此亦必然辭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括一際字以見下可艱貞不之意三居下之極乃天地氣化否泰交乘之際治而將亂此時轉亂而治亦此時此際一斷不可復續保泰者艱貞必矣天地以氣運言繼上卦地卦下卦天而意不重此際字宜玩言當陰陽消息之交須及時挽則

遲沿不得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此言四之下賢以輔泰也翩翩降以相從之貌陽實陰虛故以陰文為不富以四以之也鄰五上也五上不須戒戒也四為大臣有休之度故能同五上翩翩下集雖不富而能以其鄰夫上三陰其有求陽之意者也故不待四之戒戒而能以之下半平陽也本義言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勿泥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實叶上文願叶下支

此申虛中下賢之意也陽為是陰為不富惟不富故失實惟三陰不富失實故皆有陽自助 翩翩不富者上三陰

在外而失實也願陰後實陽之願即上下交而志同之志也泰之時上下不相疑忌故不待期約而相孚者各出于其中心之所願欲也又言不富象言失實總是不以富貴驕人意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祉音恥俗作止音誤

此言五之下恃尊而虛懷折節也五為泰主而下于九二中行之賢者志勢下交如帝乙之妹下歸不嫌于自屈則賢才輔而氣運昌以是而遷泰祉乃天下之福非一身一家之福元吉○以謂以此致之也祉元吉不必分想保泰之效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此原人主任賢致泰之由于中德者也中者純心之謂五德

虛中則聲色諛邪皆不足以亂之而下賢之願以此得行也故以社元吉○曰中曰願是定下賢非貌恭容飾者比和唐明皇初仕張九齡及入李林甫之諂而見疏宋真宗初日寇準及入丁謂之諂而遂貶亦由二君中德有虧故不能行其下賢之願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吉命貞吝後為六又下同

此言泰之終貴有反己自治之也隍城外池也治道積累以成泰也如掘隍積土以成城隍治而復亂之象上當泰終反復為否十年積累終于一旦其象土崩時勢已去安可用師而力爭但當反身自治修其政令以使天運庶可漸圖恢復然命之不行自近者始故告命自邑可焉若既不能預防于未然而猶欲收功于既壞而守常道而用師亦止取圖之既晚之羞而已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即當謂乎泰之命泰之復否雖曰天命實由所命亂致君命亂于上上命下得乎亂于上聖人重責人事之失以見命之當治也保泰者當思所以杜亂原故

否三三坤下○以六二九五為主蓋否者上下不交六二否者乾上○欽德辟難者也九五休否亦否為泰者也然則六二或卦之主而九五則主卦之主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而不交通也天上地下陽動於上而不下陰靜于下而不上交上下不通陰陽不交否之象也故為否否時之匪人乘時之否而行悖道者不利于君子之守正道者然邪不勝正天之常也太特性暫耳小亦暫來耳一歲之序寒凝水而溫舒多終古之運寒凝水而平治多也曰往來便見得大不常在外小不專在內也然既往則大自失權既來則小且得志君子當思善處否矣不利君子貞非欲君子改其貞否

也欲君子審時度勢而善守其貞也不曰不利君子而曰不利君子貞蓋為自持守道而不知變通者微也○本義以為七月之卦正與泰反又云之匪人三字衍文傳不特解其義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

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極言否時閉塞之道也萬物感天地之氣以為氣天地既不交則萬物自不通矣陰陽相感曰交有無相易曰通不交不通此氣運之否也上施政以治民上交乎下矣民戴君以

從命下交乎上矣。今君民睽隔上下不交。是天下无治邦也。此世道之否也。內外兩字。須填斷了。看言有內之者。有外之者。三而字。轉下口吻。見出望外意。陰不宜內。陽不宜外。今乃內陽而外陰。柔不宜內。剛不宜外。今乃內柔而外剛。是小小人不宜內。君子不宜外。今乃內小人而外君子。是內之者重之也。外之者疎之也。此小人所以道長。君子道消也。此人心之否也。小人道長。宜有以遏之。君子道消。宜有以惜之。休否之大人。可勿思變計哉。○玩則是兩字。可見下九句。都從大往小來中看出。大往小來四字。釋否之所以然。不利君子貞。釋否字之所當然。○內陰外陽二句。是以卦意義。引起下內君子山句。來泰傳從氣運說到世道。從卦意推出人心。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難去聲。

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閉塞之象。此所為否也。君子觀于天地之否。閉塞而用以收斂其德。不喜功。不炫才。蓋否之時。世難方興之時也。君子非畏禍之人。豈有。心辟難之意。而能儉德則辟難矣。不可榮以祿。有二義。自君子言之。不可以祿為榮。邦無道。殺不可也。自人言之。亦不得祿以榮君子。君子志不貪祿也。不可二字。換之理勢。而自見也。○坤吝。當為陰。而巽以行權。為避難。乾之飛躍。為食祿。互艮止。為不可榮。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此以守正勉切也。重貞字。三陰同類。有茅茹之象。拔四引之。

五用之也。以四互艮。艮為手。有拔象。以初以之。其彙指二三兩陰。言謂免禍。言謂伸進也。初居下位。六陰又無免厄之才。未成其為小人也。五欲休否。急于用人。而後茅茹為彙類也。初六引二三同類之陰俱進。古來大奸元惡。多因當貴易操。其始進。未嘗無忠義之心也。初六陰柔。無剛毅不易之守。故勉之曰貞。言固守其始進之志。則吉。庶可與四共進。與五同休。而言矣。○茅茹。生坤為艸。手植物有茅茹。故大過初亦曰白茅茹。根也。○吉亨。兩字虛。言貞則吉亨。不言貞。原不言亨也。意見言外。○愚按本義。則變而為君子矣。則字矣。字太現。成了程傳。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此以貞字屬上。作一句也。貞字言初六自守。或可勉能。若說與二三同類。恐初無此感化之力也。程朱義精。後學何得妄議。然字句間。亦宛守不

得泰之征。吉時可行而行。以行道為吉。否之貞吉。言可守而中。以守正為吉也。

象曰拔茅茹。貞吉志在君也。

臣道以忘身。致身為正。故不貞。則志在身。家貞則志在君。貞從心上見。故言志在君。○按否。初本義指小人。說程傳及諸家作君子守道說。然可互通。非兩背也。蓋朱子據初之爻位。言程傳及諸家。以處此爻位者。當自守正道。言也。愚以初六看柔位下。當以未成小人。而可變為君子者言也。○初在下。未作及為。故曰志貞正。而固初陰。易入於邪。故宜正。陰柔易失所守。故宜于固。能貞則始終不改。其志而在君矣。○又按王弼以志在于君。故下肯進。釋貞字。胡瑗以引退守正。不

奇務進釋貞字王引得以此身以伸道釋貞字皆以下三陰
同隱不仕為子正之義思以為與後字未協至于釋傳否時
隔絕不取應義之說愚謂時之否正在濫用小人也上以休
否為心而下以利祿為念便與隔絕不應便是上下不交便
是元邦若下陰能守道則在下皆君子矣豈上三陽反為小
人乎否之所以為否正在內三陰耳諸說只可用為處否之
道未便作本文正解也使賢高明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內之所含者曰包外之所順從曰承六二應五能不露其陰
陰柔順之性而承順行令以贊休否之功占者如六之陰柔
而為小人則亦可致奉順之言占者得二之中正而為大人

則守其否不仕無道之時則身屈道伸而亨矣○大人以道
大非以位大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當否之時小人競進志圖利祿苟非特操未肯不入其羣者
若大人處此則身否而道亨雖處小人之群而不亂也其不
徒為包羞承也明矣

六三包羞

陽亢於上陰誦于下可羞者一也居下之上尸保素餐可羞
者二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忌恥病位是心之病也羞
羞也不言吉凶未見施為也二有安分之意故曰包承三有

枚求之心故曰包羞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當叶平聲

三下卦之尊位也以六居三而不中正是其可羞者以位之
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畴離祉

互巽為命有者四之心有之也即天威不遠觸咫尺之意從
借通之機也畴類也謂上三陽也離麗也即受意祉福也振
否之福也否過乎中天心已轉而大君應變之命屬下九
四以剛健之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
使當濟否之時而自尊擢任取咎必矣四乃安於臣節而懷

濟乎有以東維皇之命為是以才雖大而无恃才之大咎位
雖高而無權運之咎蓋下三陰有其象而上三陽亦有其象
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心共濟而並受福祉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常懷有志者四之志也欲待君之聲靈以濟否者四之志也
能有命无咎則五之信任愈專而四振否之志可行矣曰志
行以見功之尚未成也至休且順焉則事成而功顯矣豈獨
志行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休息也否運至此而息也夫入以德言位不待言也言外見

有位無德未足以息否也。巽為大有，桑象苞苴正者，坤下為眾，有苞象。天道無性，不從九五有陽剛中正之德，而當否運微息之時，否固將息矣，而能休否焉？曰休否，以見否不自休，有休其否者。雖曰天運亦由人事，故繼之曰大人吉。大人是以道亨吉之大人，言以振作幹旋言，再言其亡是恐懼修省時，戒謹之意，桑象繫物鞶帶，繫于苞桑，言國家堅固不拔也。大人能安不忘危，志不忘亂，常有亡其亡之心，所以冀國家于苞桑之固，而不可動搖也。其亡苞桑兩句，一氣讀正所以休否之本原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爻言大人吉，公之所重在道，蓋為已居九五者言也。象言位正

當，夫子之所重在位，蓋為有位而無德者言也。若非大人而位不當，其能休否乎？夫子當春秋之否，而不能休，有以也夫。○五為天位，陽居陽曰正，居中而無過不及曰當，有其位而又正當此否之所休而吉乎。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盡也。稍留一線之否，便不成泰。傾倒也。否之倒轉即便為泰。當上九之時，世運已泰矣，然不曰泰而傾否，以見否終不否也。不曰否傾而曰傾否，見上九能傾之也。重人事也。斯時但有喜耳，而公則追言之曰先否，結言之曰後喜。先中中包多，以憂危幹濟在，必言後喜為欲振否而畏縮于無成者勉也。○當其未傾及即為先否，其即既傾然後喜。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無以傾之則否必長矣。是以否雖終而不能自傾也。則必有以傾之，何可不傾而使之長也。○玩何可二字，夫子為上九徹始徹終想出來，以見先欲傾而不能，否方至不可遏也。後欲不傾而不可恃，否運雖退不可苟安也。



三

同人 離下。○ 以六二九五為主。蓋六二以一陰能同衆陽。而九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為卦乾上離下。天在上。火性炎上。與天同也。五為乾主。二為
離主。而又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也。又卦惟一陰。五陽俱歛
同之。兼此三義。故名同人。蓋訂交者。地貴廣遠。情貴無私。此
于野也。同德則相親。若衆同心。則隔海者。多自無不亨。其濟
險。其艱。于涉大川。與人同。而能于野。則極大艱險。可濟。故利
涉大川。然同人而有私。係是。即不貞。此小人之所以朋比。而非君
子之大同矣。同人之所以致亨者。又利君子貞也。○ 利涉大
川。從九五陽利中止。得位得應。上取義。利君子貞。圖六二陰

柔以戒之。○ 于野。要合貞字看。相接以道。是雖一二人。不異
千萬人。雖家庭骨肉。不異四海英豪。即是于野。相接可非道
義。雖交滿天下。只是此中。算不得于野。○ 接與所著。與世睽
絕。不知于野。涉川以義。御惡之徒。與世睽絕。不知君子貞之
義。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柔謂六二得位。其大有得尊位不同。陰居陰。為得位也。居下
卦之中。得中也。乾折中。以為此陽爻之通稱。通指五陽。說程
傳本義。則以為專指九五。蓋同德相應。故曰同人。

同人曰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柔弱者。必弗能濟險。同人之于野而亨。且利涉大川者。何也。
蓋以此卦上乾健也。凡其果斷勝私。乾之行也。且卦德內
離外乾。為文明以健。既有以燭理。而析大同之義。卦體二五
中正而應。又能亢已而益大同之道。以中正之身。應中正之
類。方為君子正也。君子二字。當義理二字看。如中庸君子之
道。費而隱。君子不著人說。天下人同此志。同此理。理之正。即
志之道。此貞之所以利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曰大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與即相與之意。從
同人上求。天無私覆。無私生。成。準此為同。是大公至正之同。
也。故其象為同人。象以無所不同。為同。于野乃見同也。象以
有所不同。為同。象以無所不同。為同。心者。子以治天下者。欲以人
言。親疎貴賤。長幼尊卑之別。物以器制。官室車馬。所與。與
眼之珠。也。族有其類。因而類之。視品之賢愚。列位之尊卑。物
有其辨。因而辨之。視位之尊卑。則器之隆殺。人物之貴賤。物

初九同人于門元咎

初與四不應。九陽剛元松。以元松應之道同人。此不于室而于門之象。人在室則女子兄弟之同而已。不先有係惡快臨之咎。于門則所將者。元松應此既之人。故能非應是親。雖較之于野。尚為狹隘。而較之于崇。則無偏黨。故得元咎。同人與隨皆易涉于私。故兩卦初爻皆謹于出門之始。門在外之象。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象曰一個出字。以解元咎意。出字對入字。若入室同人。私應此應。則必取咎。出門以同人。何等光明。蓋與同者。國戚之不與同者。亦諒之。又言在我無不公不正之咎。最言人亦不得以不公不正咎我。又離二字。見人心之間。都如此。同人二字。卦名。勿連象占讀。下全。

六二同人于宗吝

近而私親者曰宗。若與五應。則非宗也。亦何致吝。但以初與三俱為內卦。一乘一比。近而私親。有宗象焉。二又陰柔。未免係此。而應五稍遠。吝之道也。應接傳義折中。俱以宗指五。解謂五為君位。二應之宜也。何得致吝。程傳于五爻。又言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試看竟之任。齊之任。尚濫之任。尹高宗之任。傳說亦只是私一人。豈得言非。

君道。難以初與二相近而親。雖為宗。周公止有應二應五之意。言吝。應二之比初與三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以此義斷之。見于崇。非大同之正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卦惟三四不言同人。以有爭奪之象也。九三剛而不中。上九正應。孤立無助。故同于二。而非其正。故內伏陰謀。以俟五之要。而伏戎于莽。外起觀望。以窺二之動。而升其高陵。然五為君位。名分之嚴。肅于外。二五正應。理義之見。動于中。是以難伏戎。而三歲不敢出。言終不敢出也。外謀詐。及豈能勝理哉。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五剛且正。三之伏戎。將欲敵之也。言敵剛。則非比二可知。畏憚伏藏。立于三歲不興。其終豈能行乎。故折中以敵子作應。又者。則則當指上九說。五五為君位。非三可敵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垣之高者。初在下。四在上。有墉象。則不與陽應。故欲攻初。然初之于門。元松也。攻之元名。故弗克。悔誤改過。改吉。本義。

以為攻三。程傳以為仇五。勿從。

象曰永其孺義弗克也其吉則國而反則也

初子門得同人之道四以不相應而攻之非義也故永孺而弗克攻者非孺弗克義弗克也四所以得吉者由其同苦制私而後反于法則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二與五剛柔相應而皆中正此義理之同也而為三四所隔兩心齟齬固憤懣而號咷但邪不勝正故終得會其合倍親

則為後笑然三四皆強非五以剛止克之其能相遇乎蓋大師之克克吾心之三四也私意一起于中君子隔九則故師莫大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于私意而敵國為小同人之歸乾行者此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先之所以號咷者二五相應中正理直不勝忿切而然也以大師而二五始相應見三四之強又曰相遇象曰相克言三同亦若欲克五者此難之之詞以理制私者可悟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咎

郊荒僻无人之地本是獨立无同同人二字只因卦名帶說上九居外无任无應无交靜而不通一物可无激與之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乃為志于郊是荷耆之說不能廣交天下士也故曰志未得

大有三

離上○以六五為主蓋六五以虛中居尊能有柔陽

大有元亨

陽為大陰為小此卦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柔之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然大非陰柔所能有也必冲虛不自滿者能有之今六五明體而虛中所以為大有所以為元亨若認以為富有盛大則失其義矣

象曰大有柔得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同人六五有一柔五剛均也但一陰在下勢不足以有柔但曰得位但曰得中但曰應乾是我同于彼之剛也故曰同人今

以一陰而在上人同于我為我所有一得位曰大中曰上下應我其大之詞也故名曰大有曰柔得六得位大中指五上下應五陽應一陰也蓋五以謙居尊不自滿故有也故有所皆得賢九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推帝位惟帝時舉之義或謂小畜亦五陽一陰之卦彼主與之一陰則曰小此主離之一陰則曰大何也蓋與之一陰在四故曰上下五陽其勢連而難離之一陰在五而有上下五陽其勢順而易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以卦德言之內乾為剛健外離為文明以外體言六五柔順而明應乎九二之剛中二乾之主也德應于大則行不失時

矣故曰應乎天而時行文王所謂元亨以此同人六五皆以離之中爻為主而以乾為應者也同人離在下以應為主故曰應乎乾者應其德也大有離在上以應為主故曰應乎天者應其命也履九在下曰應乎乾大有艮在上曰應乎天亦卦例也諸卦其元亨利貞者皆釋為大亨何也恐與乾坤同也然則利貞則釋為元亨蓋元義也九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益升鼎也惟升之象誤隨他卦作大亨諸卦之九與乾不同也何蓋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物之義他卦不能有此義為大為善而已曰元為大可矣其為善何也蓋元者物之先也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與而後有棄棄因後于與也物之先是有不善者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遠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明之至也大有者繁盛之義已容之象君子觀大有之象知天命吉不命惡故惡則抑之八討有罪者此也善則舉之天命有德者此也吾何與焉蓋有善無惡者天之休命也道之揚之者順天之休命也同人離在下而體不致亨故止于稱而辨大有離在上而體肉已出故極于通而揚也

初九元交害匪咎艱則元咎

當大有之時自滿則致害九居初處卑無與未至於盛故元交害未涉于害也何咎之有匪咎言無驕盈之咎也然因

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則
无咎大有初九終皆當如此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无交害者以九居初初心未變无交故无害也若遇此而有
交則有害矣安得不慎然如始而一以艱虛之也大有无艱
于初之心而後有天祐于終故初曰大有初九上曰大有上
言獨本末見大有為保終之道慎于厥始信哉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陽剛居二為五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
過其才如此所以勝大有之任如大車體皆堅巨雖載重遠
行而无踏敗之咎也言九二任重而不危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道積于中无所往而不利如壯大之車重積載于中而不損
敗也積字中字可味只就大車說而大臣之能任實見言外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亨厚同

三居下體之上公侯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
尊者皆天子之率諸平臣在下者何敢專其利凡土地人民皆
天子之有也為錫命為職貢皆曰亨大享獻者大臣之常義
若小人履此居下之上必自滿自私而忘奉上之義故曰小

人弗克也古艾無專字亨厚同通用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養其衆以為天子屏翰殖
其財以待天子徵賦夫公國當用亨于天子者也若小人則
自恃其衆自擅其強自和其富忘奉上之義必作不順而為
害也又言小人弗克傳言小人害弗克則必害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盛貌詩載駉云行人彭彭惟大明云駉駉彭彭皆盛意四
居大有之時已通乎中而有之極盛者也盛滿則損九今四以
剛處柔是龍謙以居盛而慎以戒慎故曰匪其彭則得明哲
保身之義而九陽盈備偏之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哲也

哲音制

賢知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盛之將至故能損抑不
致至于滿極也此格傳也惟明能辨惟辨故哲明從離上來
哲從辨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
而以孚信接于下則下亦盡其誠信以事于上夫上下孚信

相交也。然人君專尚柔順，則下之陵慢者生，故必又有威嚴以自重。而人畏之，則剛柔得宜，善處有方也。吉可知矣。按交如威如，固有分用處，須要合併看。若一味分說，使涉權衡作用，此如君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道理相似。陰柔自有孚信之德，明燭自有英斷之姿，故前交威並至。小象分釋只緣辭義耳，非謂兩開者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無備也。

下之從上，猶鸞之應聲，上以孚信接于下，下以誠信事其上，是上之信，有以發下之志也。易而無備，言所以威如者，公明在我，不私一物，惟行簡易，無所防備，而物自畏之也。

上九自天祐之言无不利

此言五之德，有以得天而獲福也。說者者，失在泥文以求義，故以履信思順尚賢為上九之事，不知五之厥孚交如，即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為賢，而五以身下之尚賢也。六五之君當此，而其詞則係之于上，又方可也。五為成卦之主，上其終也。言五之德，宜獲是福，于終可驗也。福之自天，言无不利，謂大有至此，愈有隆而無替也。然則當大有之極，莫大于得大，而所以得大，又莫大于尚賢也。又據小畜，上九畜之終也。其占曰：厲曰：山，水六四言也。言六四之蓄，厲至上而為自厲之嫌，幾望之月也。若指上九言，則上九陽也不得為自，此大有上九有之終也。其占言无不利，承六五言也。小畜一

陰畜衆陽，故其終也如彼。大有一陰有衆陽，故其終也如此。此胡炳文意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天之寵養，莫甚于賢。君之大有，祐于尚賢。大有至上而吉，於明事間全卦，非止上九也。五能得大，而天祐之，其吉有自而來也。豈俾欽哉。此猶歸之上六，歸師之事，至此而終，其言大終，庶指六五以上六為大君，則與此同。

謙三三 艮下。以九三為主。蓋卦惟一陽得位。而居下體。謙之
坤上。○象也。故其爻詞與卦同。傳曰。三多山。而惟此入

謙身君子有終

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
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處卑之下。謙之義也。此卦有其
德而不居。能以謙自處。何往不亨。君子志存謙。遠避剛。樂
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復乎謙。終身不吝。惟君子
為能有終。若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勉于謙。亦不
能安行。固守而終謙也。蓋一陽五陰之卦。其言象也。一陽在
上下者。為刺復。象陽氣之消也。在中者。為師比。象眾之所
歸也。至于三四在二體上下之交。故以自內而奮出乎外者
為謙。以自上而進處于下者為謙。此觀畫立象之本指也。

象曰謙亨天道下際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此以卦體釋卦詞也。九三乾也。降在下卦。是下海而光明也。
坤。地道。虛勢至卑。而升在上卦。是卑而上行也。下海與卑。皆
釋謙字。光明與上行。皆釋亨字。艮之象曰其道光明。謂陽土
乎上。陰不得而掩之。故曰光明。凡卦以一陽為主者。象陽皆
以剛言。復曰剝反。據曰剝應。師比曰剝中。剝曰變剝。謙主九
三。而象不言剝者。謙無用于剝也。三惟有剝而不用。所以能
終身其謙也。

天道虧盈而益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極言謙之必有福。贊之天地神人之心。以明有終之義也。彼
日浚而升。中而昃。月晦而盈。盈而缺。天道非有意虧之益之也。
而謙者自益矣。彼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地道非有意變之流
之也。而謙者自流矣。彼朱門之家。鬼闕其空。泰極非榮。明德
惟馨。鬼神非有意于害之福之也。而謙者自福矣。彼于奪道
退。是非廢貶。滿者招損。謙者受益。人道非有意于惡之好之
也。而謙者自好矣。謙之足以獲福如此。故以謙之道而居尊
位。則體下。而名譽益隆。故光。以謙道而居卑。則辭體遜。順
而志行。則止。雖我自屈抑。而謙德愈高。故不可踰。此謙于
謙。自性固守者能之乎。故曰君子之終也。尊對卑。說伊川以
謙對卑。非是。問謙之為義。不知天地神人所故。皆好尚之曰。
太極中本無一物。觀天地生物。而不言所利。可見矣。若謙事
業功名。以為我有。便與天地不相似。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裒。猶聚也。益。猶
取也。謙字。言山至高。乃處而止于地之下。居山說。謂高而能
下也。此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雖其崇
高。謂內充而外微也。象減損也。凡人之情。自高之心常多。下
人之心常寡。則自處太高。處人太卑。而物我之間。不得其平。
故抑其輕世傲物之心。而多者象之。增其謙卑遜順之意。而

寡者蓋之夫多者不使之多則自視不見其有餘寡者不使之寡則視人不見其不足則物我稱而施得其平矣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處下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初與四應互坎為川故曰涉川涉川者于審重不貴于急進用謙之道以涉川只是謙退居後而不爭先自然萬無一失故曰用者用謙道以濟險也涉川只喻濟險耳謙之道險難可濟況乎君子謙主九三三在下卦之上在上之君子也初居下卦之下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以為君子之修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言以謙卑自養其德也牧牛為養要使之馴服以謙德自養者亦必克去驕矜自然恬退歸于馴服方可言謙又詞謙謙二字為一句傳乃以君子謙于謙謙之下謂謙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謙謙也蓋謙卑德也初卑位也養德之地未有不基于至卑之所所養既至則愈卑而愈不卑矣此自養之方也

六二鳴謙貞吉

二以柔順居中是謙德先積于內而發見于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為貞且

吉者有為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此程傳也按本義言以謙有聞鳴聲屬外人說程傳言見于聲音顏色鳴字屬自家說蘇東坡言易以陰陽倡和為鳴九三陽能以謙作鳴上爻為應爻二其隣也故皆曰鳴三說各有意義而蘇氏之說涉纖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之聲聞在外而謙之惇悅在中貞者固守其謙非心得于大地神人之理而能之乎勿謂二之鳴為謙而九三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三以陽剛之德居下之上謙之成卦在此一爻故卦之德曰

君子有終而九三賢當之是上為君所任下為眾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君子夫樂為喜勝人之常情若矜負之心不怠則不能常久故其有終不可得也惟君子上冰下接卑抑退讓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也言即在光處不可踰虛見文王卦詞曰謙亨君子有終周公子三之爻詞以言字代亨字謙之上加一勞字蓋謙非難勞而能謙為難乾之三稱君子坤之三言有終謙之三無乾坤之占詞蓋勞即乾乾之意而謙即含章意也諸儒皆以君子有終為句者象傳當以勞謙君子為句即據初爻謙謙君子亦當以上四字為一句然句連難分而意須貫串下請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又詞本以勞謀二字作句。傳又以君子二字屬之。言勞而能謀。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如是也。萬民服。謂有終而吉也。民服是有終之故。勞謀是民服之故。

六四无不利撝謙

程傳曰。四居上體。相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衆所宗。而巳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獎以謙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于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心施其謙。蓋居多決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語類云。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違分事。

六五不審以其隣利用侵伐无不利

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故然不有其崇。為富貴之象。是不富也。此外卦謙德之盛也。推不富之心。則其臣鄰翕然。以共鄰者。衆心歸服。聽其在右。主意人君有此謙德。文教自足。威孚何用侵伐哉。利用侵伐。舉其夫者耳。而馬往不利哉。此揚萬里意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遇此謙德之正。文教廣敷。恩德流溢。而猶有不服。故不得不征。是不不得已而征。討非討武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上六以柔居陰位。處謙之極。發于聲音。見于詞色。無非謙也。故曰鳴謙。邑國。私于己者也。征。正也。征邑國。自治也。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也。大抵用兵之道。多是這一步法。故謙五上兩爻。皆言利用侵伐利用行師。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征伐征邑國也

上雖有聲譽于外。而其心則欲然。猶以其謙為未足。志未得。正是謙處。如益替于焉。滿招損。謙受益之意。六二鳴謙。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鳴謙。象以志解之。謙之極。初鳴謙。象以志解之。然則凡言鳴謙者皆志也。

豫三三 坤下 震上 ○ 以九四為主卦惟一陽而居上位卦之所以以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下坤上震之卦。順在動先。人心協應。其體有和樂。應上之義。其德有致其和樂之由。故名豫。蓋天下事。以得人心為本。人心和樂。何事不濟。而事莫大乎建侯行師。故順民心以建侯。而百姓樂為推戴。順民心以行師。而三軍爭為用命。此兩事最大。且无不利。况其小者乎。也有震无坤。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雖有坤无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魚之。固有曰建侯建侯他人為侯。建侯行師。只項和樂說。不必再項順動。蓋順理而動是和樂之由。只於卦名內及之者。像象自見。本義九四一陽上下應自又而吉。曰年下。自卦言。但以九四為主。上下俱為民。即所謂由豫也。

象曰豫則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此言致豫之由。卦名豫者。蓋起于人心之和。而實由于德之盛也。九四一剛而上下應之。通體其得眾之志矣。而何以致此。自其動于一身言之。喜起衆樂。皆本之履中。蹈和。自其動于天下言之。禮樂刑政。皆出于大公。至正所順。動也。蓋順動者。則應志行之本。既以一身乎天下之豫。又以一身致天下之豫。此所以名豫歟。
此言致豫之由。蓋動于志。居九四。志與九四為應。而志行順以動。此言致豫之由。蓋動于志。居九四。志與九四為應。而志行順以動。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此以卦德釋卦詞也。言大人一理而已。主豫者既順以動。則一理所動。上下協應。天地亦如我之順動而不違矣。而況建侯。不遠順天地之命。行師。不遠順天地之討。人心有不從者乎。信乎順動所係之大也。如之。只與天地合德。意順動主君道言。以平日大概說。建侯行師。在人事為大。以天地觀之。則又小矣。同有曰二句。事該所以致豫之由。全重順動上志行。屬九四。必上下應之。而九四之志得行。人不同而此心之理同。既順理而動。則動合乎人心。故人心和樂以應之。則字當九四字。應字重。指別人志行。輕帶說。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遁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

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後詳言順動之道也。天地之化。根于太極。運于二氣。是天地以順動也。由是日月順其度。而不遁焉。四時順其序。而不忒焉。孰非天地之順為之乎。聖人之治。合乎天理。當乎人心。是聖人以順動也。由是五刑之輕有故。而刑清。五刑之起不用。而刑清。而民歸極。而服焉。蓋順動者。豫之時義也。天地以之成化。聖人以之成治。不亦大矣哉。豫乎動不可不順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天地間。有元氣。亦有元聲。方雷在澤中時。聲震而木奮也。生雷出于地。則陰陽相薄之聲。一發而太和在乎百間矣。豫象

也。先王法其聲，以為樂之聲，法其和，以為樂之和，由是以文得之者，作爲舞，以武得之者，作爲舞，而事功之隆，因樂以顯。心性之運，因樂以彰，樂一作而德自發，德出而樂之崇，德盛也。其用樂之盛，何如？冬生為氣之始，故祀帝于圓丘，而配之以祖，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也。季秋為成物之終，故祀帝于明堂，而配之以考，物成形于帝，人成形于父也。然則樂一作而吾心之和，以彰神人之和，以洽此先王之樂，所以同天地之和歟。

初六鳴豫凶

鳴者，心聲之發也。初陰應四，是小人欲踰權門，而志得意滿，以夸耀于人，豫而有鳴者也。四為豫主，豫在四而鳴，在初，微人之勢，以為故，安得不凶。震主聲，說主震，豫主震，故應之者皆鳴。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驕肆之極也。趙汝楫曰：位方在初，時勢未窮，而耽躁如此，是志已先窮，自取其凶者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凡人于違豫之事，不宜係戀，故豫卦諸爻，以无所係應者為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此四，皆有係應者也，是以為凶。悔為疾，惟六二陰靜而中止，又無係應，特立于衆陰之中，斯為知幾之君子，其視衆豫之事，如將洗已，方其靜也，則識之明，而

確然自守，為介于石，及其動也，則去之速，而見幾而作，為不俟終日，蓋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不失其正，吉可知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中正，即介石意。又言履豫之道，在辨心早去之速。象推明所以能履豫，不終日，而貞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二字，指心體勿分，與觀卦居外治說不同，蓋豫卦以性情言，觀卦以德業言，故也。

六三行豫悔遲有悔

此即附勢者而動以悔心也。時，張目而望也。小人依附權勢，仰面看人，故曰時。豫像之道，貴能如二之中正，自五三乃優游無斷，睚眦上視而悅之，非介于石者也。遲疑而有悔，非不終日者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之意，翻然改悔，而悔之速可也。若留戀趨避，而悔之遲，則禍不旋踵，而又必有悔矣。此爻見附勢者宜早自避去，故提出遲字，醒之。六三已為小人，而望人猶冀其速悔，其欲人改過，蓋倦也。

象曰行豫有悔位不當也

凡爻象言位者，皆以德言之。蓋爻之正，配之人事，即象德。二之中正者，位當也。三處不中不正，位之不當也。三近四何傷，特以德非介石，故行豫而悔，可見豫非能溺人，人自為豫所溺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此嘉大君致豫之功而示以誠心任賢之善。即升服之卦也。鑒鐵論神而治水。遠簪不顧。厚用以聚。後者也。卦名和樂。然卦詞為衆樂和豫之義。又詞惟九四與卦同。其餘皆為自樂。違豫之義。故有吉山之異。四為大出。處近君之地。則而能柔。衆陰附順。天下和平。上下君民之豫皆由九四一人所達也。豈不大有得。但恐功業成就。則猜忌者生。人既樂從。四當開誠心。布公道。勿外親而內疑。則我不疑人。人亦不疑我。用類之未。有如髮之聚于唇。而不散也。而豫可保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由已而致天下于樂豫。故為大有得。志大行也。志。四以陽剛為尊陰所應。合用類以保豫。四之志。故得大行也。又言四之由豫者。以事象推四之有得者。以志。

六五貞疾恒不死

貞常也。六五居尊處豫。毒于沉溺。必致耽畏。常如疾病在身。乃得恒而不死。所謂生于憂患也。本義言六五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危勢。故為貞疾之象。王宗傳云。六五之得九四。所謂法家獨士也。乘九四之剛。恃以輔弼于已。而不得縱其所樂。故得恒不死也。折中取王說。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二與五皆不言豫。二靜晦不為豫也。五乘剛不敢豫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弼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獨士者也。左右救止之。故以正為疾。五雖陰柔不正。而位得中。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則不死于安樂矣。故常不死。夫以五之中。僅得不死。然則初之鳴。三之射。上之冥。其不中者。皆非正道矣。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豫。昏冥沉溺于豫。成習與性成之成。渝變也。在豫之終。為震之上。有變之義。聖人禁此。所以廣遷善之門。故不言冥之凶。而專言渝之无咎。上六陰柔。恣情縱欲。而冥于豫方也。樂其所以止。而不自覺豫之事已成。然身居動體。覺性未泯。苟能知違豫之可漸。而舉已成之轍。幡然一改。去知昏冥者。不變為昭昭乎。善補過者。又何咎之有。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此夫子象。與醒上。撥轉之詞。豫至于上。亦已極矣。極則不可以久。速渝可也。不然。能免冥豫之咎乎。

隨三三

震下○以初九九五為三三卦之所以為隨者則能下
先上○柔也初五而久皆則居柔下故為卦主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初九九五陽下于陰是陽之從陰也陽既下陰陰有
不順者乎是亦陰之從陽也此以卦主言也震動于下先說
于上女男少女相得隨之義也又互巽為入互艮為止入而
止之隨之道也陽隨于陰則為坎陽從于陰則為隨隨則陰
難出隨則可成功也大上地下定位也而否見焉地上天下
非分也而泰見焉隨之陽從陰而亨者當以泰之意推也蓋
天下事未有可以獨立而成功者未有不同心而相助者故
隨之道貴為馬為學而得所從則聖學明為師而得所從則王

道布其古當得大亨然相隨以理勝不以情勝以義勝不以
氣勝而利在正固焉則无妄隨之符當隨而隨則以隨為
貞不當隨而隨則以不隨為貞也俗解以隨卦不主君說
甚隨朝夕納誨以輔台德高宗之所以興也受責得如流秦
穆之所以霸也且帝從四岳之錫而試舜禹從益替而班師
若德之大莫盛于隨但利貞二字尤當審耳

象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此釋卦名也說一卦觀之震剛也兌柔也外卦曰往內卦曰
來震來于內而下于兌猶聖賢君子以剛德導位貴勢接于
臣民是剛來而下柔也震動而兌說既能下人動無不說夫
賞罰雖令出于上臣民皆悅而隨于下也析六畫觀之初之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剛下于二三之柔四五之剛下于上之柔則未來自來消息
之理然也下柔自下柔非柔之抑剛也陽動而陰說則陰亦
隨陽也故曰隨上句已隨人下句人隨已未有已不隨人而
人隨已者先言動次言說蓋卦自下上也凡象傳言卦德皆
自下而上止辭曰此柔從吉相與亦可勿祐者君民附記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隨通可以大通人能守正而得无咎則不但彼此相隨已也
雖天下之大萬民之衆人心可以自離而合風俗可以自異
而同盡天下無不隨之物無不隨之心矣蓋正者天下之公
理隨者天下之公心九五足以轉移時運故曰隨時正而
時之而時字于震可通不必改經也

隨之時義大矣哉

義從貞出我之隨人非剛也人之隨我非私也皆義也蓋惟
正可以通天下之志隨之義由一時可無千古由一紀可破
四隅由一人可推百族豈不大矣哉易卦兼言時義者四
據遊始終也言時用者三以除蹇也專言時者四明大過解
革也專言義者一隨是也有一卦則有一卦之時隨時者當
隨卦之時也震隨之時而不蕃于義不幾比匪乎時用時義
則義用與時對立然義與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不曰雷在澤中而曰澤中有雷在則暫在有則常有矣雷本

動物卦象凡下震下是雷隨時藏伏也蓋雷大之陽動動氣時當發有則出而在天時當收歟則入而伏澤天地消息之機也君子亦與時消息而已若當驚睡則入宴息此亦當如雷之伏澤中焉要知不驚睡原不入息意此君子固時之妙也此身不擾自在要聞者宴也萬緣好寂一念不生者息也宴息從洗心藏家得來彼地然倦睡魂夢百忙者不為宴息推而言之舍之則藏亦是此理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主也指初渝變也互艮有門象交與二相隨也此爻重貞字貞吉不貞則不吉也蓋隨之六爻專取相比不取相應初九成震之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隨之時不可但守常而不知變也越時從權不專自主故曰官有渝然所貴乎變者或改過遷善或有非求是或去利從義象所謂利貞也不貞則不吉所從者正則吉也爻言出門交有功何也門內親暱之言雖有所從或出私情故必出門則交不以私動無偏主見善而隨履渝之功矣不言隨而言交初為內主主不可以隨人也有功有從善之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二陰柔中止所謂正也初陽本為陰之官主乃變而從二者從二之正故吉也設二非中止而從之豈能吉乎以陽而從陰宜有失矣然非門內之私而為門外之人交之而有功能不白失其陽剛之德也惟從正故不失謂內不失已外不失

人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以初九較之九五則初為小子矣丈夫謂九五也六二與九五本屬正應而人之相與得此則失彼二以近比初九而係之則無意于從九五矣故曰失丈夫不曰隨而曰係明二之昵于初而情不解也陰性滯故從之則係之曰小子又曰丈夫則二之當從五明矣但五遠而二近陰性躁急以初近而係之以五遠而失之也此不知象所言利貞之義者也理相從謂之隨情相屬謂之係故初四五皆陽則不言係二三上皆陰則言係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夫子非歟六二之患與也言弗兼與正所以微二若曰有素何失丈夫乎既係小子則弗兼與也為六二者亦悔所與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四也小子初也隨不取應而三又本無應則四在上而隨之可也不曰隨丈夫而曰係丈夫見三之情昵乎四也情不兩屬故失小子以此相隨則情合志乖有求皆得有求三求乎四也曰得則四亦隨三矣居貞身與心言居貞勉三也三既不中不正四亦不中正故三四雖相係而設于不貞若能以理自守而不流于媚悅以義相親而不入于依阿乃所

貴乎隨也故曰利貞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不曰舍初而曰舍下明乎四在上三以陰從陽係所當係時舍而舍也志守從係守來係丈夫則志在丈夫矣夫小子則心不屬小子而舍之矣是志舍下也止齋曰在二則因係以明其數在三則言舍以堅其所係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三言得得乎四也四言獲獲乎三也九四以剛居上卦之下與五同德而六三從之是時當隨而有獲于下也曰隨有獲者以見三四非止應只是以近比相隨若不隨則不獲也夫以六三而上從陽理之正也以九四下為陰從此時之為耳若固守則凶必所孚信在於道焉以明吾心之所處不係于私情何咎之有乃知下隨而孚不足以及明則凶咎不免耳三之隨有求得其四而得隨也四之隨有獲三自隨四而四獲之也有孚誠存乎心也在道事合乎理也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論臣子之分義不當指履人心乃九四竟有獲焉人心歸附彼此相隨其事似吉也而不知其義則凶也九四當此何以自處哉有孚在道者代四而隨隨之道也心惟孚誠而處事不失乎臣節則可明其以人事君之功也而凶免矣

九五孚于嘉吉

孚誠也嘉善也九五以陽剛居亢之中為一卦說隨之主此聖君至誠樂從天下之吉者也吉孰大焉此楊萬里說也愚按不曰孚于上而曰孚于嘉五胸中不見所比之私但見理之公而已言不分久近善者皆其所孚此舍己從人之意也折中嘉指五曰說指應二

象曰孚于嘉位正中也

九五剛健中正以德言則先中後正以位言則先正後中易理中重于正此言位故曰中正正中即嘉也五有其嘉而五之孚者皆嘉蓋非位之正中不足以致此也正中雖就位上說而德在內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孚于西山

二之係初三之係四之係陽也獨上之係為陰陰陰之孚與互巽為純有係維象王指五用言又王用上六誠悅之人以代祭也國主山川岐中將以一小言西山凡山之在西而載祀典者也先往西方互艮為山有西山象上往道高品經元微五恐其不隨也故于上六既拘係之留其身使勿去又從而維繫之固其心使勿忘夫上六處中誠敬盡然五之維之者有以用之也國之鎮山祀事宜隆而可以代王致可者惟上故用以孚于西山隨至此極矣夫不以私情比昵而隨而有功明功用孚信于隨之利貞也按本義居隨之極

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如此。朱子不分五係上上係五何也。蓋一面之情何足以言係。既曰係則兩相隨之意深矣。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窮極也。二與初隨之始也。三與四隨之中也。俱未至于極故其隨也但係之而已。今五上隨之極也不特曰係而曰拘係。極形相隨之至誠感應同結而不可解者以其在上而隨之道已極也。

蠱三三

艮下。○以六五為主。蓋猶父皆有子。幹蠱者至此而功始成。故諸父皆有戒辭。而五獨曰用譽。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壞極而有事。為蠱。為卦下艮上巽。長女下少男。女惑男。情亂而致壞。為蠱。少男求長女。微陽遇壯陰而致敗。為蠱。又互震互兌。躁動多言。嘉事而致敗壞。為蠱。故名蠱。蓋蠱亂微也。亦治机也。天運循環。亂極開治。當得元亨。然挽回天道者在人。事故治蠱之君臣。皆當慨然憤發。奮遷河之勇以求濟。有利涉大川象。故必及時而更新于前。先甲云者。取辛之音。為更新也。辛在甲之先。成亦必能古勝而業保于後。所謂後甲三日也。後甲云者。取丁之音。為叮咛也。丁在甲後三位也。此節只重治蠱。在以人。四先天中後甲。提是善放于方蠱之時。善防于治蠱之後意。

象曰蠱剝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此言致蠱之由。卦體艮剝居上。亢不下交。巽柔居下。弱不能振。又卦德下巽。則無奮迅之志。上艮則無健行之志。是臣諛君情。事事因循。而致此蠱也。故名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終則有始天行也

此言治蠱之道。在盡人事以善承天意也。蠱元亨而天下治。

者言盡之時，須必是大善耳通，而後天下治也。諸卦皆言性有功，盡獨曰往有事，性字最有力。要治盡者，打起精神，向前幹事，不可因循苟且，以無事視之也。此涉大川意也。先中者，盡未治，當更新以善其始，後中者，盡方治，宜優善以勉其終。蓋亂之終，即治之始，天運固然，人當勉人事以助天行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無所阻。故曰行，蠱之風在山之下，而不能條達，故不曰行而曰有。風過山而回，物皆擾亂，是為有事之象。君子之飭蠱也，用以振起民心，如巽風之發為號令，養育民德，如艮山之培植群材，二者皆作新之事，居我居之，育育人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臣之代君，如子之代父，故幹蠱以父子言。幹如物之幹，幹物既蠱，則無幹矣。蠱非一日而蠱，言積之有漸，故曰父之蠱。父而蠱，宜有改者，初為之幹，子能蓋前人之愆，而其方无咎矣。在蠱之初，事若易辦，然初以陰在下，所應又柔，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必兢兢戒惧，而以厲心處之，庶可以終飭蠱之任而吉。

象曰幹父之蠱，以承考也。

蠱者父之業，幹者子之行。父既蠱而子幹之，必有大反前人者。然在父或迫于時位之使然，未必甘心蠱也。其意豈不屬

之子乎？子果能幹，則事雖反于前人，而意則承考也。使考不終蠱，而考无咎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陽剛居巽體，而得中，上承六五之陰柔，五為君位，何以言母？晉六二稱王母，小過六二稱過其姑，皆謂六五為母者，陰尊之稱也。極誠盡慎，卑柔舉降，致之治安，斯為幹母之蠱。但以剛應柔，以陽事陰，易專斷而失于承順，故又戒以不可貞。二本巽體，而又得中，宜無過剛之用，而又戒之，則幹之之意深矣。論右法，凡以柔居尊，性暗而難開者，皆母蠱之象，而此爻則言言之也，不可貞，非貞不可也，但不可固執以為正也。乃善用其貞處，爻以上言，毋以五言，上居民之極，止而不前，五居上之下，順其止之意，如父母一生怠惰廢事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酌乎因革緩急之宜，曰中道。從不可貞三字看出，爻言不可貞，以九言也。象言得中道，以二言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三以陽剛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承從前積弊，而更張之，故為幹父蠱之象。但以陽居內卦之上，道剛則更張無漸，不中則措置乖方，故有小悔。悔者理自內出，即其規畫不差，而或失之於振揮奮，則亦不免于悔。然在巽體，雖剛而實順，故于人情事體，猶未大乖，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侍陽剛之才，輒趾前導，其初若暴惡父而有吝者，至于既幹父之蠱矣，而知其終无咎也。桐友曰：此全是予之異體而得正，似更張而能得當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六四為艮之體，以陰居陰，柔暗不前，本非能治蠱者，而近君位，責任歸之，故有裕父之蠱。象裕，寬緩怠慢也。振蠱者，當如救火追逃，以急治為妙。乃父有蠱而視之裕如，使自知才疏謝事不往，吝亦不難共見矣。而又冒昧以往，勢迫情疎，事危意懶，四不自羞，人見其羞耳，吝羞也。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此言四之怠事而無功也。打起精神，以幹蠱，往乃有得。四以寬緩懈弛而往，故未得也。未得，非必不可保持，以怠慢而為得耳。德四之裕也，得者，得防蠱之致。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以得賢輔治，以振先業，皆繼世之君也。二五正應，主臣一心，相與振興廢明，以幹前人之蠱也。至于振興而利物，釐剔而風清，則善繼善述之譽，洋溢乎中外矣，故曰用譽。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用譽者五，而五非能自致其譽也。在二之承之也。五以柔中任二，而二以剛中之德承之，則則能幹中，則善其兩幹，史新之譽，所自來也。人主同在任賢哉。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下五久皆治蠱者，子不得謝父責也。上不言蠱是臣不過君，處事外而可潔身也。上有陽剛之德，不當治蠱之任，其象為不以王侯之事為事，唯居仁由義而高尚其事，能以志節挽人心之蠱，以不事為事也。其事二字當玩，見上非遺世不事之人，自有一段矯矯出俗，不重功名，而重德性，照挽世道人心之蠱，意思在。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蠱之時，不患無事功之人，事恐人苟且赴功名，耳上九為潔自守，志足以起與雖風，故可則也。若遇時得王而矯情抗俗，又冒貴乎？夫論其事，象原其志，而聖人將上九一人，內外推勘出意義來，而象史進一著也。蠱之終，獨指出志字，以見蠱之時，固要幹事業之蠱，尤要幹人心之蠱也。若上九者，志可則矣。

臨三三 坤上 ○ 以初九九二為主 象傳所謂剝浸而長是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坤為地 兌為澤 澤上之地 岸也 天下之物 聚近相臨者 莫若地與水 故地上有水 則為比 澤上有地 則為臨也 臨民臨事 皆謂之臨 在卦取臨民之義 二陽漸長 以過于陰 亦為臨通之義 陽為君子 陰為小人 又君子進退 小人之義 蓋陽既漸盛 道可大行 當得元亨 然我疎彼密 而偶有不正 即非所以為臨也 必內外守正 无隙可求 故利貞 蓋陰陽迭為消長 時運之常 今陽長之時 固亨矣 自此之後 由臨初至遯二 凡八爻 八于數為陰 於象為月 八月陰長 當有凶矣 夫長者消之幾 來者去之幾 天下之勢 惟最盛為最可危 臨元亨 又言利貞 慎始慎終之意 見矣 元亨以豫章之利貞 以理雖之八月有凶 以消長之時 惕之貞字最重 不曰必凶 而曰有凶 只爭貞不貞耳 幸其已然 勉其未然 惕其所然

象曰臨剝浸而長

自復一陽生 積而至臨 則二陽長矣 故曰剝浸而長 進者臨之反也 臨象曰剝浸而長 進象 不曰柔浸而反 而止曰不利貞 浸而長 者不為小人謀也

說而順剝中而應

折中曰 剝浸而長 說而順 剝中而應 皆釋卦名也 蓋剝浸而

長 則陽道方亨 有說順之德 則人心和附 剝中得應 則上下交而志同 此所以德澤及天下 而足以有臨也 此亦如泰卦魚交泰 與消長兩意 見正道之盛大 故夫子序卦曰 臨者大也 若但以臨為陵逼 小人之義 則于卦爻之辭 多有難通者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此釋元亨利貞 曰天之道 本剝止和順 所以成化育之功 而不息 臨所以大亨而得正者 以九之和坤之順 而九二之剛 又有六五之應 助是合乎天道之剝止和順也 此程傳意也 自按 天者理而已矣 夫不徒以君子之長 臨小人之消 而常以君子之正 臨小人之邪 故大亨必利正 以臨之道 即天之道也 天以主筆言 不以形氣言 天之道 與天之命同 陽氣日進 勢必至乾 故夫子以乾象與之 然不以四德折言 所由與乾異與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自臨至遯 歷時尚久 聖人于其方長而惕 以將消之運 其數君子以正而預為防矣 本長 天運之當然 以氣言 天地間惟理可久 氣運無有不循環者 八月陰入長 而陽又消 消豈持久 但能以理自勝 消又轉而長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元疆

按舊說 教以復性其意思 如兌澤之深 養以遂生其已答如

坤土之大

初九咸臨貞吉

咸感也。山上有澤為咸。今澤上有地。而初二兩爻亦謂之咸者。陰陽之氣相感也。四應于初。陽長之時。咸陽四故曰咸。此他卦相應尤重。四應若位。初得正位。是初以正道為當位者。所信任。臨進也。相感而進。得行其志。獲乎上。而正道可行。故吉。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為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為重。凡言貞吉。有既止且言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自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以九居陽。又應四之正。其志正矣。又所謂貞吉者。九之志在行。止也。行正與守正不同也。初亦然。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按傳。九二方陽長而漸盛。感而于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致吉也。无不利者。將然。于所施為。无不利也。初以剛正而吉。二以剛中而吉。不吉者。中无不正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六五柔中居尊。二以剛濟之。未順命。不一于柔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三為兌主。陰居陽位。徒以口舌說人。故曰甘臨。在上而以甘悅臨初與二。信不由中。失德之甚。无攸利也。然陽方上進。三以陰柔之。使自知危懼。而至誠守正。能憂而改之。又何柔悅之咎乎。象惟到臨柔爻。則初二外皆上臨下。即九五以中正為甘。則吉。此以不中不正為甘。故无攸利。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三以陰柔不中不正居下之上。而乘二陽。是不當位也。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勉強自改。而雖有咎。而既憂之後。則其咎可去。而不可改也。

六四至臨无咎

四與下卦相比。切近之至。故曰至臨。臨猶親也。四以柔止之。大臣應初。利止之。賢士情文懇到。相親之至。相直。而休。有容。何咎之有。本義為占者說。故近指人所相與。而理當親察者言。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陰居陰。為柔止之德。位當指德言。凡臨下。不宜切至。切至相臨。宜有咎矣。而得无咎者。以四應初。能下賢。四比五。能得主。而又陰居陰位。為當位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教思以獲民性容保以遂民生。這便是臨民之道。何以云知臨人。主自用則昧。用人則知。六五以柔中之德。任九二剛中之賢。不自用其知。而與衆知為知。故為知臨。任賢即是知臨。知臨即是知大君之宜。相承看。吉者。賢才賴而國運昌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之位。在二五。中之美。隨象出。如蒙五。則以此一未發。以施於人為中。此處以用人為中行。中即在知臨處見。行中。即立賢無方。意信之岳牧之師錫固中。拔之耕鈞版築之間。亦中。不隨資格。不拘門第。故曰行中。

上六敦臨吉无咎

敦與立不同。立者內外相符敦者始終无間。教思容保臨也。无窮无驢即教也。德厚而物無不載。道久而化無不成。故吉而无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折中曰。此志在内。當與泰初志在外。反觀。同是天下國家也。自初言之。則為外。自上言之。則為内。伊尹躬耕。而自任以天下之重。可為志在外。克舜克明。而念不忘民。可謂志在内矣。

觀三三 坤下 巽上 〇 以九五上九為主。彖傳所謂大觀在上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凡視物為觀。音同官。為下所觀瞻。則為觀。如樓觀之觀。音同貫。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觀為平聲。陰德行政。為民瞻仰。則觀為去聲。風行地上。編觸萬物。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到居奇。為下所觀仰。此觀之義也。盥。謂洗去酌爵金。香酒于地。以求神。此祭之始也。薦。謂獻酢。飲之。時盥者始事。精誠初聚也。薦者方事。禮賢辦即人心頗散矣。既盥未有不薦者。曰盥而不薦。特以明王敬不懈之意。謂中庸所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聖人何嘗不言動。只是敬信常存。

耳。有孚顒若。言孚信之念存于中。而顯若之容表于外。蓋祭祀者。致其誠敬。而不散懈。則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君子為觀之遠。當如此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為八月之卦。而名卦係詞。不取陰盛。聖人扶陽抑陰之意。見美蓋陽之右卦。以陽為主。在陽長之卦。周主于陽。在陰長之卦。亦主于陽。此四陰之卦。不曰小壯。而曰觀也。四陽之卦。有曰大過。四陰之卦。有曰小過。若何陰可以言過。而不可以言壯也。然大過之四陽過而居中。三三小過之四陰過而居外。三三亦乘陽抑陰之意也。此卦。象以觀示為義。爻以觀瞻為義。文王周公義不相襲多如此。若外詞多指義說。不必皆有此事。如履虎尾。原無有履者。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大焉也陽盛于下曰大壯陽盛于中曰大畜九五以陽居陽故曰大觀此釋卦名義也卦體九五在上四陰仰之從其德焉矣卦德內順外巽德人統攝矣由是近而一身動作威儀之則遠而一世政令文章之宜皆從中表正以觀示天下矣順以宅心克齊之監恭克讓又王之徽柔懿恭是也巽以制事通人情酌物理隨物付物因時制宜者也五居尊位以陽剛中正之德為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順順而巽也中正德位言之訟蒙中正分心與事即无私心而當理之謂此處以王道之在外者言也且內順外巽已分心與事惟九五在外可以觀示故曰以觀天下

觀遠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祭之初迎尸入廟天子洗手而後酌酒既酌之盥酌而獻尸尸得之在地而祭謂之裸之後三獻而薦腥五獻而薦熟謂之薦盥者未裸之時精誠專一不薦謂不使誠敬少散乎信也顯威容也詩曰嘏嘏且印如圭如璫若德之祭見也下觀而化必釋卦詞也謂人主容止可觀此是度則下之臣民觀其德而化于道也雖屬在下者說而所以使下化者仍在上之中止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極言觀之道也運于自然妙不可測曰神天之四時不言而信不更而移不忒不惑便是天之神道聖人之設教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利之不庸殺之不怨天下服虔即是聖人之神道神道即從盛而不薦履見得猶不踰焉恭而天下平意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田歷周覽之象先省方之體揀萬國之聲詩察民情之好尚由是設為政教否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為民觀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為義是九五為人觀也久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

五也初暫陰柔地遠于五五以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一時制作之隆道德之盛近者可見遠者不見初遠于五所觀者淺如童稚登場了無瞻望故曰童觀小人无咎也所見皆淺不能識天子之高深猶不足為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羞孰甚焉重激勵君子一邊五以大觀在上童觀但見其小不見其大闕觀者但見其似不見其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卑下而無遠見在凡民之道固然言非君子所宜也初以暗昧而不見遠故以小人勵之二則但見端倪而不見全體故以女子激之

六二觀觀利女貞

闕門隱視也初陽位故為重二陰位故為女二應五闕觀五也二陰柔暗弱之質五雖有陽剛中止之道二不能見其全體故曰闕觀然女子以順為止雖見之不甚明而能順從九五乃為利也占曰利女貞則利丈夫之利可知矣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六居二本非丈夫本義言丈夫此象外之意又既曰女貞夫子又曰亦可醜言闕觀本非光明之事也雖在女貞亦覺可醜况不自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三居下卦之上凡有可進之時人居上卦之下復有可退之地進則不為重觀退則本為觀明進足以有為則退無可行之道則退隨時進退求不失道蓋九五以陽剛中止觀示天下則時不待觀也五觀我生所行之道而已他卦三不中多不善二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為義故初二皆未善諸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決于進三在上下之間惟在進觀而已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未字作不字者道即進退之道量而後入則不失進退之道

矣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國之政教君身之道施為之也故不曰觀君身而曰觀國光道德之光非但制作之光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于王朝則謂之賓本義言朝覲仕進兼已仕未仕言然朝覲有常期不得擇君而往宜尊主仕進說聖明在上凡懷才抱德者所願輔戴以成匡濟之功四以異體居正切近于五既見五之德化光華盛美所宜入而效其智加利而利之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尚五尚之也禮傳以為志尚諸家以為四則輕進矣勿從楊簡曰言其國崇尚賓賢也止見四之作賓非輕進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五陽剛中正華居位以觀天下其下四陰所仰而觀瞻者也為五者當自觀我所行必果能建中表正立身于無過之地而會有君子之德則不愧大觀之至而无咎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我生我之所行也己不自見則民可見觀流可以探源觀影可以識本則觀民俗之有涵美惡不可以知我政之得失乎故觀民即所以觀我也周公于觀五說本諸身夫子係象

說微諸民，然本身微亦只是一事。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陽剛之德處于上，為下所觀者也。德業行惠若君子，則无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德業行惠若君子，有治平之道者。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民之善惡，由我德化。志未平者，憂民之未化也。此陸希聲說也。此節不參程傳，程傳主作師說。舊說以五又作君，上又作師，折中以上又亦指君說，蓋謂五上兩爻都是反已自觀之學，五上又益加密耳。五言我，上言其，自觀地心，公之強矣。此如楚王失弓之說，一層進一層也。

總論：同有曰六又惟五為觀之主，下四各皆觀瞻乎九五焉。蓋丈夫之觀，在四方，故重觀者各闢觀者視，彼見小者不足言也。必如三之觀我生，以審進退，四之觀光作賓王家，乃見下觀而化，上二又為人觀者，大人之觀，獨能返觀化原，非觀我生，何以作君，非觀其生，何以作師，君子之心，故忘自忘哉。

噬嗑三三 震下。以六五為主，象傳所謂柔得中上行是也。

噬嗑亨利用獄

噬嗑也。噬合也。初上兩爻有口象，四陽中橫，是物之闕于中者也。推之治道，如教化行而或為頑梗，推之倫理及廢事，凡彼彼附屬，而居中有間之者，皆是也。必除其所間之物，而後可合。然非剴斷以盡之，則不合也。故為噬嗑。大使有物在甲而無以盡之，則凡事皆為阻碍，用離火之明以燭其奸，用震雷之迅以擊其桎，則噬之而噬，然後治化行而人事順，有亨道焉。此卦之才，在明與威，凡立大事，斷大疑，皆可口用，而尤利在獄焉。獄者未定之案，察情責有火之明，折頑責有雷之威也。同有曰利用獄，所以去間，克之與刑，周之司寇，皆噬嗑之所事事者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頤本虛而合，以其中有物，則不合矣。故必齧而化之，歸于無物，則不合者又合也。曰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中有物，則闕于中而不手矣。惟噬而噬之，而乃亨焉。以六畫之卦，離言之三畫陽，三畫陰，此為利柔分而各當，則則

有執法之義，柔則有矜恤之仁，以內外之卦德言之，震雷動于下，則威足以斷，離電明于上，則識足以察，以卦象言之，動者為雷，明者為電，明合動而明益顯，動合明而威益神，以卦主言之，六五柔得中，有治獄之德，而上行于五位，既不主剛，而動，又不主柔，而容奸，夫六五以陰居陽，不當位也，然他卦，五皆剛中，獨此卦，五皆柔中，蓋柔中則有仁慈之德，而無刻覈深文也，此獄之利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蔡邕石經本作電雷，電為離，在上故也，程傳以為互文明者，如電之明，察之慎也，物者如雷之威，斷之勇也，刑罰二字並用，而刑重于罰，曰明罰，則刑之明不待言矣，法度二字並用，而度本于法，曰勅法，而度之勅不待言矣，豈曰折獄致刑，以用法者言曰君子，此曰明罰勅法，以立法者言曰先王，色厲陰聲，厲陽陰難而有光，為電陽動而有聲，為雷陽歎薄陰，歎歎陽之而和，亦以噬而後噬也，故離震為噬嗑。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按程傳，初上無位，為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為用刑之人，按之爻義，有未離處，惡謂內卦以初為用刑之人，動之主也，外卦以五為用刑之人，明之主也，初為治獄之官，蓋欲治人，當先自治，其躁動之性，治獄而躁，則負冤者多，而咎隨之矣，必如着板不見其趾，則无行物之咎，此正意也，若小民而有初犯法者，亦當以輕刑治之，此餘意也，再推其久，象震為足，初

趾象校足械，周官掌囚，下罪械，是也，履校，言以板為屨，而着于足也，滅，非削去也，隱藏于校也，校，厚大而不可見，趾，故曰滅趾，初九，陽剛躁動，本宜有咎，乃為互艮所止，滅其動性，如人得小過，而即懲創，戒之于始，止之于微，則不進，如惡而先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案此初九行乃所當之校，厚大而掩覆其趾，則禁之行有至矣，故不但止目前一事之刑，雖而將來亦知其不妄行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此言獄之易治也，以爻象言之，二互艮為鼻，初治二，二就獄于初，則不成，及而鼻滅，其滅，掩沒也，六二柔順中正，能不以口辨強爭，一遇初九折斷，如噬膚之易，而滅其鼻，由此改過，无大咎也，滅鼻，形初九急于噬之狀，二柔為膚，將有五，魚豕羊脂膚，皆象腹之下，無骨之內，另實一鼻曰膚，鼻言獄之易治，滅鼻，則刑之不弛，滅鼻，非剝也，但從末端耳。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二順柔，而用獄者，有噬膚之易，則亦可以輕釋矣，而又滅鼻者，以所求者剛也，則指初九，則字對六五之柔說，若以二而遇初九，則初九之人，豈至滅鼻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肉，從六取義，腊肉，從三取義，噬，初未噬三也，毒，指腊，不如膚

之秀噬故小吝然初之剝足以勝柔終不能逃其噬故无咎
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者中正不中正之分也按本義積謂
獸脂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毒謂肉中之碎骨也
不全是毒故曰過

象曰過毒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曰位不當毒初秋之意此非六之本性以處三故
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噬五噬之也上卦五為治獄之主肺肉之有肺骨者與哉同
乾肉而肺骨至堅難噬者也離為乾卦四則有骨象互艮互
坎皆四所為故有乾肺難噬之象金鈞金三十斤鐵也六未
失五十失也失其真金正其寔則禮大司寇以兩造禁民
訟以束矢鈞金三日然後聽之直者還之不直者沒之九四
則而不中其理難正而氣暫偏此乾肺也五之噬之也四
若欲恃理而傲上者而五以虛中聽之能得其情故曰得金
矢金矢四之誠實正而虛也然為九四者亦當自勉矣四為
互坎為盜為隱伏且陽陷陰中陽居陰位親于不貞過虛
中之主必利于艱守其貞而乃得吉也四之九兩處即其
好處好處亦即病處惟九故為金矢故言惟九而居四故為
乾肺故利艱貞論上卦四聽治于五而論下卦則下卦又
聽治于四也而兩聽者但二三不能治初耳若以九四治
人者則乾肺失金又為初說相應故也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四互坎為心病為加憂為隱伏為掩捕都是所以未光者四
之心未光即四之道未光也不艱即不能貞不能貞即不能
吉公言利艱貞吉者以四之道未光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天下聽治于君諸父聽治于五離明為原則其識居尊得中
則其斷甚公故有噬乾肉之象黃金五之中德也中和為黃
靜正為金曰得黃金也然天下事不可以慢易受之五以陰
恐其不能守正五以柔恐其不能勦陽故戒貞厲為咎柔暗
之咎言能貞厲乃得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象不當以位言此得當言用刑之得其道也蓋六五居中也
用九四之剛其所為者得其當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負也校所以械其首如今之枷也滅耳校虐而掩其耳也
凶言至上而無以改過者愈近聖王而不能沾化猶犯法律
治自微過罰為凶德也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坎為耳宜聽離為目宜明聖王之世既明罰則彰矣既校
故為耳宜聽離為目宜明聖王之世既明罰則彰矣既校

法則法亦著矣而上情頑梗化聰與明而夫之矣聰不明倒
句法也實云不聰明也必原其致罪之故

賁三

離下。以女二上九為主。象傳所謂柔來而下
艮上。而文柔是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者。物相雜而文以飾之也。卦詞只大觀說。不是柔尚文底
意。亦不主世道又廟言。又則又在人身上取象。四為卦。離下
艮上。山者草木百物之叢生。下有大。則皆被其光彩。有賁飾
之象。故名賁。蓋徒賁不可行也。而離德文明莫揜。元徑情朴
陋之弊。賁中有文。故有亨道焉。如朝是賁之以儀制而亨。省
主賁之以禮貌而亨。家人賁之以倫序而亨。官所賁之以教
令而亨。蓋賁則自可亨也。然又勝又恐滅賁也。而艮德能止
而不通。有不盡飾之象。故用文者。不可致飾以戕其本。其但
可少有所飾。故曰小利有攸往。攸往。而文飾也。小利。器用
少如也。

象曰賁亨。亨字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剛為賁。柔為文。柔來文剛者。是當賁勝之餘。而以文濟之。是
本先立而文行也。故亨。此句以內卦言。剛上又柔者。是當文
勝之後。而以賁救之。非以剛為文也。分剛畫居上。而柔始得
成其文。不然。元賁之文。非文已。故小利有攸往者。為其初文
本勝也。此以外卦言。提之二者。皆以賁為主。按朱子卦變
之說。竊嘗疑之。及閱程傳。東坡論柔來剛上。快其九得我心。

韓氏曰：向來學者以為泰交為奇，不知一卦可變為三十六，使知泰之為奇，又為知奇之不為泰乎？凡易中所謂剛柔往來相易者，皆本諸乾坤也。乾施一陽于坤，以化其一陰，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剛柔者，明此本坤也。而乾來化之，坤施一陰于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來者，明此本乾也。而坤來化之，程傳曰：卦之變，皆自乾坤。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此卦離在內，故云柔來；艮為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外卦而來也。如易中凡言剛上柔下，揭上蓋下，此據現成卦畫之上下言，非謂卦中之升降也。如訟元安之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上行，蓋柔本宜居下也。而得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此兩條甚了當。

天文也

蓋天道有自然之天，卦象之剛柔交錯，是即天之陰陽晦明，日月升沉之為，章于上者，有之；又出于自然，一天之文出于自然也。按序說曰：天文，人又句，不在卦內，從卦名內發出，文明以止，人文也。

人道有當然之文，卦德內離明而外艮止，是即人之親疎貴賤，情文相接之為，章于身者，有之；又用于當然，即人之文之用于當然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可以也。時變，即四時寒暑之變化，謂舊者化而新成，謂久而成俗，卦象之剛柔交錯，即在易之大文也。聖人觀之，而即以察歲功之時變，為用育之利，及于柔，可辨其為陽之卦，而為春為夏也；因育之柔，交乎剛，可辨其為陰之卦，而為秋為冬也。敬授人時，不外是矣。卦德之文明以止，即在易之人文也。聖人觀之，而即可以成治化，為日用之文明，以辨情，使天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昭然有禮以相接，而不至相離也。因育之止，以定分，使天下皆秩然有分以相守，而不生相害也。與倫攸叙，不外是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離為文，艮為止，不過用其文，所謂育也。君子觀山火之象，以離之明燭庶政，凡均賦役，平物價，治爭鬭，事之小者，无不當以艮之止，慎明獄，如決死生，定官辟，判流宥，事之大者，无敢專，雖為文而欲貴得情實，雖錄曰无敢，弄法曰舞文，獄之冤，未有不起于文者，故育之時，君子无敢折獄焉。凡人有敬之心，即無忌憚也，無收謹慎之意，卦德明止，所以无敢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趾在下而行者，四互艮為輪，有車象，乃初互坎而不，及舍車象，初九則能明體，道本有足重者，以時未我，用而自舒，即義以育于下也。舍車者，不以身外之富貴為榮也。徒者，以安于貧賤為樂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非乘也

初九利而明者得義是功故義當舍即舍而不乘若義可取初亦不膠執而不乘也壯初利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育初利居剛而明體故育于趾能安在下之分者也

六二育其須

須待也賴也此就比文上求義二以陰柔居中止三以陽剛而得正其德既同且皆元應與勢可相依故二附三以助其智力以有為是借人力之助以成其育而少為期待者也程傳主猶朱震蘇憐生何楷皆以須為賴其說曰須陰血之形在頤曰頤二附三而動猶須附頤而動也

象曰育其須與上興也

上三在二之上也與上興言二與三興起而有為也此陰從陽之意

九三育如濡如永貞吉

濡光形潤澤也互坎有濡義亦有陽義既未得濡有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自也然處二四兩陰之間時處為陰所溺而有文勝質之患故戒以永貞則二陰于我為潤澤之濡我于彼不為陷溺之濡矣此明順文義也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侮也陽為陰溺陰即陵之官長于休役人主于臣僚丈夫于妻妾皆然三改有永貞之戒言以全其守言終字兩坑蓋念及于終故終心永終莫之陵者言永順于始亦永順于終也此永貞之所以吉也

六四育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為皤皤如指四崇朴之實心馬白為翰白馬指初而育之象志四處上卦之初當育道之變又近于質下求于初所謂育如皤如也而初亦急于應四翰如而來三雖陽剛比而非應如皤于皤若初則為正應求也且初陽四陰兩相資助故有婚媾之象

象曰六四當位親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初之尚虛共信者也四當濡如之上而有尚育之心恐初未諒其志所當之位可親也然彼此既無尤不相反而相合匪寇婚媾也使初尚而四不與初合志則必有尤既與初相合而婚媾終无尤也

六五育于丘園束帛篋吝終吉

丘居中履奪下无應與而比上九又柔之剛得止之義以成育之道丘園止上猶言受育于丘園也五在艮山之半丘象五震林木園象不育于市鎮而育于丘園教本也束帛篋

尚寬也此如衡又公布衣常則漢文帝身衣是雖相似難有
狹小之否却得反卦還得之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倉廩則可愛存本則可喜非自喜也為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賁之美內卦因天下之賁而始歸之以文外卦因天下之文
而終歸于賁上九以陽剛為成卦之主居艮止之極而賁素
而不失其本真故白賁者非以白為賁之說乃賁者復于白
之謂也自元以華漢寔之答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居事外无轉移天下之權而寬有其心五既有丘園之賁
則上自可以白賁矣反卦之志不已得乎得志有通獲我心
復得自得意

剥三三 坤下 以上九為主陰雖剥陽而陽終不可剥也故為
艮上 卦主

剥不利有攸往

剥說文云裂也木義云落也愚謂又缺也陰蝕陽而陽見消
之象五陰進而長一陽退而消九月之卦也自其上下言之
曰落自其內外言之曰裂自其漸侵漸耗言之曰蝕三義皆
可相通揆之人事為小人盛而君子衰故為剥蓋君子之道
與時消息當此陰盛陽衰之會欲直吾道則不行將枉吾道
又不可惟其言晦迹而用藏器不任意而往可以見小人之
害此非不欲有攸往也不利有攸往也

剥

象曰剥剥也柔變剛也

卦名剥者即剥之意也小人之剥君子將以受君子也剥本
不阿小人潛移之勢脅之使君子亦入小之黨也如朱俊臣
使獄吏脅使仁傑誣引楊執素又如張昌宗以美官賂張說
使證魏元忠是小人欲害君子也受難之之詞戒陰也亦
危之之詞惕陽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
行也

表言不利有攸往者何哉天地以陽為發生陰為歛藏九月

之時天地亦不攸往而發育矣陰氣盛也故世道當利君子亦不獲建立非常以圖幹濟蓋為小人長而忌功者多必無成也然則君子何以處利哉惟法坤之順而不立異以求伸觀坤象可見法艮之止而不躁進以樹功觀艮象可見此處利之道也然非君子畏禍而不敢也天為之也使君子不貪德于天常其復則喜而躁當其利其激而憂從自苦耳豈能挽大行之常道哉蓋消者必息方一陽未復之後陰固消也而今則陰之息焉盈者必虛陽未嘗不有盈時也而今則當其虛焉君子亦惟尚之而已尚之則安之體其消息體其盈虛此所為樂天知命也君子于利復皆曰天行可見君子之心亦一于理而已寧以已意與其間乎豈不能逃于一定之理也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附字與剝字意不相貫事雖是剝無當也只據卦象剝名說為是艮上坤下是山附于地也此為剝卦凡為上者以此象之義者來便當厚下安宅地為山之宅地厚故山安故能永鎮于地而千古常峙民為邦之本本固則邦寧故人主厚錫于民則四海莫安而君常附于民也

初六剝牀以足幾貞凶

幾滅也又剝也言牀之足在下而剝滅之也陰之消陽自下而上以牀為象者所身之所安也此爻剝雖在下未及于身若初六固守其利而不變則剝膚之禍可立待也故曰貞凶

○剝牀二字一追以足幾為句貞凶二字句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上句以字作先字自字看下句以字作已字看已現在之意又言剝牀以足此非將來之詞非科度之詞其狀足之剝現在可見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幾貞凶

辨即牀柱是四匡之幹也不先剝身而先剝足剝辨言小人之稱君子由遠而近自外而內自輕而重陰性愈則誠愈熾愈熾則愈毒也二言剝牀雖尚是牀然以辨辨去矣二而固守此剝以為貞能勿凶乎初與二兩言凶固可以害君子而小人亦惡積而不可解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三與上則有與二无應則无與二本陰柔直不肆橫于剝而亦與初相繼剝牀以辨者惜未有與也言二可善可惡之小人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二字妙小人之性本在剝陽也但以往應上則不暇自剝入而初與二亦不助其利矣故但曰剝之而已不見其所剝之物而惡不著也无咎无利使君子之咎也小人都有勢利之心獨陽在上三之附之者發于情動于勢也與婦識

順命者不同

象曰利之无咎失上下也

既應上又失則上與四五兩陰不共事下與初二亦不相洽
矣三居利之上而元利陽之咎者失上下也程傳以為如求
漢之呂強

六四利牀以膚凶

膚身之安于牀者牀坐指非卧指也孔明見龐德公獨拜牀
下是也古人相見卑幼者分席旁坐長者獨坐牀利牀者不
安其身則凶可知初與二言貞凶設小人將意回心而不來
猶可不凶也當既利膚則不必言貞矣初二之利牀尚未
盡利也此言利牀則牀已去而及膚矣四與初合同力共
濟故利更深也

象曰利牀以膚切近災也

非所得而得之曰災前言貞凶以見不貞尚不至凶君子猶
可挽回制禦也災而切近則智凡所施計勇凡所用力矣切
近災也傷之詞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元不利

貫統率也魚陰物以指稱謂六五以之也五居衆陰之上故
能衆宮人各盡婦職以媚于上也衆陰成聚說不利于陽也
而以進寵故无不利爻為門閭羣陰居之宮人象此爻得順

止之義

象曰宮人以寵終无尤也

不能以道自守而有進寵之心宜有尤矣已自悟曰悔人咎
我曰尤五能率衆從陽如人誰復尤之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利歷

艮為果蓏九在上如果在上樹杪碩果象坤為大輿一陽在上
金坤互坤在下如乘輿然君子一陽也艮為門閭衆陰之盛
也不利則不獲不止則不止艮陽在上有成始成終之義自
古無不朽之根株而有可種之果核果不碩則核不堅而種
不息碩果不食既碩果自不食也如農家留種一歲此上九

之象也占得此爻者而君子欲則東棄陰之上而為得與小
人欲并欲利此一陽是自利其虛也又爻所托既乎天下
只是君子說小人小人倚率于君子此理勢之必然然小人
無不傾君子是陰之利陽者亦常也至陽利盡則陰亦無遺
類矣故象言不利彼征吉小人害君子而君子不利也又言
利廣利牀辨利牀是其凶亦就本爻說見小人以利君子而
亦見凶也爻之受小人之利凶在前而禍小利君子之小人
凶在後而禍大故利君子者以牀小人之自利者在虛矣可
戒哉程子曰易大論體則利之上九例下即為獲之
初九故曰碩果不食即泰否之復陰傾否例也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利歷終不可用也

總論六爻都是不利彼性之意剥林足剥休辨剥膚固不利性
 也三止无咎上中不食五貫魚以從陽俱非彼性之義
 則君子當剝之時或在朝或在野皆當以訪小人爲念不
 以杜其念爻辭嚴以純其富蘇庚小人不至免我法坤之
 以順時法艮之止以飲飭斯為苦處剥至

震下 ○ 以初九為主。家傳所謂剛反者是也。

復亨出入无疵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十月陰盛，則陽消盡矣。冬至一陽復生於地下，此以天道言也。故為復陽之畫，則君子道消，陽之萌，則君子之道消極而長，為反善之義，亦為復。此以人事言也。蓋陽氣盛而生育之功漸開，陽道啟而旋轉之功漸奏，是有亨道焉。氣有阻遏曰疾，事有差忒曰咎。剝之既久，萬物吁嗟陽氣之復，出入元疾，謂微陽初長，无阻遏之者也。出入，陽氣往來之机。子內曰：「入于外曰出，朋來陽也。」一陽始生，生微，固不能勝羣陽而反生物之功。子丑寅三陽之朋，同類並至，能協力以濟，而无咎也。

吾為計反復之程陽之去來也。某年時七日乃七者陽數
日者陽物不以月計而以日計幸其陽復之速也以此陽之
德而往在天道則歲功成在人事故業成何所往而不利
哉天地間陰陽之氣升降上下凡六層故卦用六爻一復
卦象以天道言爻以心學言上言以共國君又言反君道立
心為天君用行師克已也終有大敗理不勝敵也以其國君
拘斂喪心也十年不克征終老不復也即言人事爻亦可類
推

剝即陽也不曰陽反而曰剝反于反處見其剝若柔靡則不能反矣陽不反則氣機不動何由得亨故復言亨者以剝反

也此言剝反者于反復之初原其始也下言剝長者于既過後要其終也此以一陽始生言之下以衆陽之終言之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動陽初動也順一平陽剝之理也剝之順而止時不可為不與時爭也復之順行道亨不違時而晦也出入二小人已咸宜意動順以卦德言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此節以卦氣言自始至復為七日曰七日者陰氣平陽月既平日亦以明陽之為主也天行布天運消息之自然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此以卦體言也剝言不利攸往以小人之道不可長也此言利有攸往以君子之道當長也考為君子謀也上曰剝反言剝之一剝最上反下而為復也此曰剝長言復之一陽自下進上由此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皆以漸而長也以其既去而未反也故言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推之人事而君子並起何往不利乎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天地以生為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生物之心无乎不在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

體未發時不足以見天地之心若動而通則為已發之用已發時亦不足以見天地之心惟剝反為復之時靜極動初微陽始生化機始動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地于此見生不已之心未嘗一日息也王陽明濟源就利貞上說復字是主靜也而伊川就元字上說之義復是主動也以二說較之伊川猶近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靜之無動之始也聖人九一事不順天時故陽氣尚微養之則固於冬至之日閉其關商旅不行若后不出關以省四方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日也縣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此亦養化育之一道也本義微陽二字宜

玩蓋一陽初動其力尚微故宜靜養如此者方是陽動之雷不是收聲之雷于此見聖人與天地同復

初九不遠復元祗悔元吉

吉山悔吝生乎動初居震體有動之理然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方動即復是不遠而復之最先者也所謂念起即覺念覺即消也決不至有悔過方寸之悔由是而欲淨理全復入聖域非大苦而吉之道乎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此求仁之學以治心言也如顏子不遠仁地仁言心復于善則正心乃以修身

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既有純粹之象而近于初九人復陶鑄之益故復于善而心力不勞以從容休暇而復者也從此德業廣吉可知矣本義能下之三字或露象意休心逸日休之休勿以本義美字混之美字在復字意義中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指初九下二下初也按張氏曰陽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蓋有深旨復已幾亡為仁二去初未遠上無係應能從初九而復所以為下仁也下者俯首抑心惟仁是師事意如子賤親師取友求志相似見二之虛心故能得仁之助也至四但言從道而不謂之仁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為主切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三以陰躁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頻失則危厲不安屢復故備可无咎聖人開進善之道危其除失而仍與其復危在去而不復也此是日月在地但求長陰不中正與他卦地指不善者不同蓋復字最妙故周公包其頻過先以厲警之聞其頻復又以无咎勸之聖人開進善之門切矣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能惕厲則從善勇而義可无咎聖人以是乎之法真其能復也

六四中行獨復

本義羣陰之中一字作間字者勿混入中行上中行即中立不倚意各久不與初應四獨與初應故曰獨復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凶然理所當為吉凶可勿論也與利之六三相似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陽道之正指初言從道則不從衆矣初陽四陰本相得而和從曰從道明乎不以私意相從也

六五敦復元悔

敦固也厚也復主初陽相應相比者復之者二與四是也連而弗應者復之難五雖不與初應而處位得中能自厚于復者也與初應本當有悔以其能復是以无悔不速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不速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乎

象曰敦復元悔中以自考也

考成也謂成其中順之德也二四待初而後故曰下仁曰從道五元所待而後故曰自考能以中道自成就元悔也此言于所地位如武湯反之望亦然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則遠而无遷善之機。極而有難。聞之較柔終而无改過之勇。終遠而不知復。其凶可知。災天災自外至。眚自內作。既迷不復。在已則物皆過。去災禍亦自外而至。行師以下。皆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驅策。動。狗物必至。喪天君也。迷復之道。无施而可用也。行師即克已也。大敗以君即敗度。敗礼不能精。而失天君也。征行也。十年不克征。則終迷而不能復礼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心為天君。人而迷于復。則不能從天下之善。而遂非長惡。與天君主宰百體之道相反也。

元安三三震下○以初九九五為主。蓋初九陽動之始。如人誠息也。故彖傳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指初也。又曰。剛中而應。指五也。

元安。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元安。誠也。誠天之實理也。安者。人為之使然。元安者。天理之自然。為下震上陽。其體動而不安之義。故名元安。蓋天化育萬物。生而不窮。各正性命。天之元安也。聖人只循其實理之自然。而與天地合其德。是聖人之元安也。元安之理。猶輪宇宙。無往不通。君子行元安之道。則大亨矣。然必有所存。所發一循正理。而利貞焉。夫在天本無不正之理。而在人容有不正

之心。是匪正也。或當動而不動。或當動而誤動。是有眚也。夫元安者。元望也。有攸往。則有望矣。有望則有安矣。故君子法天道之元安。不利有攸往也。言卦體而卦德在其中。

象曰元安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

下卦為內。上卦為外。震初一剛。即乾之初畫。而元安之外體。又乾也。初九之剛。實自乾來。故曰剛自外來。震以初九為主。其在元安。則內體也。故曰為主于內。剛天德也。天之所賦。我固有也。剛自外來。寄象耳。

動而健剛中而應

天德之剛。不外馳。而為一心之主。則中渾然。所動自健。動

以天而不挽于物，欲美以乾之五應震之二，以上之則中應下之柔中，彼此皆無私係，則應以天而不挽于物，隨美。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命，即道也。正，即貞也。上言卦之三善，皆元安之美也。蓋天命流行，本无不正，苟吾心之元安，一如卦之所具，其占當得大亨矣。夫大亨而正，以非律致也，合乎天之道而已。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元安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人能合乎天，則天祐之矣。其有不正，則非自然有主之乘而有所，則不利有攸往。既元安而又欲往，則何之矣。人必天祐之，而始可有行。匪正，是天命不佑也。尚將何所行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元安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之下而雷行于其間，震動發生，陽氣四佈，洪纖而下，各正性命，物與元安者，一物與他一物，元安之理也。天有是時，先王未能先役之也，對而備之，對有欽若意，蓋藏之在我者不茂，則時不可得而對，時者有為主于內者也。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資而成之，外資，魚遂生，復性吉，蓋生德之在我者不流，則物不可得而資，物者有因物付物者也。此盡人物之性，而參贊之功也。聖人與天同一元安而已矣。

初九元安往吉

此爻足發元安全卦，震陽初動，誠一未分，為卦之主，是謂元

蓋以此而往，事誠立，物以誠感，動與天合，往豈有不吉哉。卦詞言不利有攸往，謂既元安，不可復有往也。又言往吉，謂以元安之道而行，則吉也。

象曰元安之往得志也

得志，謂反之心而懷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此言無所期望而有得者，然亦假象耳。非謂占者已能如此也。與獲上九，其旋元吉同例。一歲之農，始於春耕，終於秋穫，三歲之田，始於舊墾，終於畲熟。人之有安，皆期望之心致之耳。六二柔順中正，柔順則能因時，中正則能順理，為所當為。

蓋其在我，至於利害得失，付之意外，故不于方耕而望其有獲，不于方墾而望其成金，蓋自始至終，都一營為計較，學者之除妄心，而必有事焉，當如此矣。故心純功集，而利有攸往也。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未獲非也，富，謂利也。不于方耕之際，遂有豐獲之心，此仁人不計功謀利，而天德之所全也。其行自元不利，於此豐實初說也。

六三元安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有安而災，固其所也。人自致之也。元安而災，乃所謂災也。天

寔為之也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三之時三之位所處不同則无妄而有災者也如行人牽羊以去而居人反遭詰捕之援者運數適然也首句是占下三句占中之象邑人謂六三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邑人災謂无妄被誣反已无作也君子求其无妄而巳禍福隨之于天蓋置度外也此豐廣和說也也字啞啞不平之詞天下有不在已者安之而已聖人恐人无妄往言之說稍過逆境使生怨尤故發此以足之

九四可貞无咎

此言有才識而孤立者故以順時而止之理示也陽剛乾體非有妄者但下无應與人不協心惟宜確守其无妄之理而不輕有為勿恃誠能動物而取躁動之咎也此純以又言而占意在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正者人之性也無所則有欲矣又言正固守之而无咎者謂當固守而不失也本義曰有補苴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則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君臣道合无妄之至也其或變起不虞為无妄之疾矣此不必艱于攻治但安靜以

鎮之而至誠所格反側自平勿藥而有喜也更有此象而占亦如之夫九五非必有疾者若四如五而有疾始可為无妄之疾云尔所以深明其无妄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試暫用也少嘗也庸醫不能能症每以藥試之因試而病乃成矣无妄之疾非疾也何用試之藥哉又之勿藥者不必用藥為靜鎮者慰也象言不可決其不宜用藥為多事者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言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剛居上在卦之極膠固而不知變通所行不无過焉是豈所謂行有言者則亦不可行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行宜无災矣但虛時之窮則有德其而无其時故有災也无妄之行如象傳所謂无妄之往上九乾之窮與乾九龍義同故小象義同以其意于行故曰肯以其時使然故曰災

大畜三

乾下。以六五上九為主。家傳所謂剛上而尚賢者。是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為卦乾下艮上。天在山中之象。則為應。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物必止而後有積。故止為蓄義。凡所蓄聚皆是在人。為學術道德之積於內也。人之應畜。宜得正道。若異端偏學。所聚至多。何益於身。世故曰利貞。所畜既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賢者不畜於家。而畜於朝。故不家食。即是施為見于天下。則不獨一身之吉。而天下之吉也。所畜既大。畜極而通。即任天下之難險。何往不濟。故曰利涉大川。○家傳曰。大畜者。畜其德也。○家傳曰。利涉大川。○家傳曰。利涉大川。○家傳曰。利涉大川。

大畜

象曰大畜剛健萬寶輝光日新其德

程傳。此言卦之才德也。乾體剛健。貞。家人之才德。剛健。則所畜能大。光。寶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上九陽剛。即賢也。居五之上。剛上也。五以陰柔而尊上之。尚賢也。內乾外艮。止居乾上。是乾健而艮止之也。此與健而止不同。要見得艮未止。是乾意。剛上者正。而賢則尚者正。止健則止者正。此皆事之正大者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亦取六五尚賢之義。自剛上而言。則謂之尚賢。所以盡其礼也。自不家食而言。則謂之養賢。所以重其禮也。此原君子之所以見用。益見畜之不可不大。必求其意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六五君也。天乾二也。六五內應乎乾。為應乎天。蓋應者深厚義理融貫。凡百施為。隨時幹濟。不先時而有為。不後時而阻滯。應天如此。乃濟險之具也。故利涉大川。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內。即風雷雷雨之氣。皆天也。天在山中。畜其氣也。君子用以畜其理。而德在我。齊魯古以成古人之心。考跡以求古人之用。君子之多識。豈徒資聞見哉。蓋古人之言行。即古人之德。識之多。止以自畜其德也。小畜言懿文德。畜之小者。此言畜德畜之大者。

初九有厲利已

內乾三爻。為外艮所止。能自止其惡。故內三爻。為利健之君子。初以陽剛君子。健而欲進。而六四得位于上。而欲止之。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此戒詞也。若九二處中。自能不退。則以其所能言也。曰與脫輟。在他卦初陽四陰。當為正應。而相援。在大畜。則惟相阻。故阻三與上皆陽。在他卦不相應。在此卦。則為兩陽合志。而不能止。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厲即災也。已故不犯。大子提出災字。所以微初四居上位。四欲止之。而初冒進。是犯之也。曰不犯。止見必不可犯也。

九二與說輟

輟車上伏免也。車不御則脫。以息車也。輟輟不同。輟車輪中之輟也。凡三十根。輪敗則輟脫。九二剛而得中。志雖欲進。五居上而止之。度其勢不可行。而自止。如車之不行。而自脫其輟。以暫休也。

象曰與說輟中元尤也

此爻是言二之見幾而能止也。中元尤者。有中德而元安動之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與衛利有攸往

乾為馬。良馬指三。上為天衢。與上合。故可逐。三乾體居止。故能貞。與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三本為上所畜。然以陽到同途。故同志同升。而不相害。其進之速也。如良馬之馳逐。然不可恃三之才與上合。而忘備。與慎也。故又戒以艱難。守止。必也日習。待重防禦之道。進不忘危。斯所行無阻。而利有攸往矣。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此卦陰陽相應。為得。此卦相應。則相畜止阻抑。他卦陰陽敵為不相應。此卦陽與陽。以同志而相合。提起上字。止見三之能進。由於上也。攸往者。凡向前作為皆是。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此卦外三爻。又取止人之意。為養。則內卦又為強暴之小人。童牛。指初。牯。指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四畜初者也。而初惡未形。即有以防之。制礼而約束之。早。明刑而警戒之。豫。禁於未發。為力則者。猶施橫木於牛角之牛。而防其觸也。故上不勞而下不傷。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喜其民不傷。而政教遠

六五續豕之牙吉

豕。指九二也。壯豕曰豨。豕性躁。其牙足以害物。攻其特而去之。曰續。豕止而性馴。則其牙雖存。不能為害。也。妙用固如此也。彼二陽已進。而五畜之。不若止初之者。然五以柔中居尊。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不知政。而又迫于飢寒。若使用教。其能止乎。聖人知之。道不在刑威也。教之礼義。使知應。以格其心。予之田里。得之養育。以安其業。雖當之不竊矣。不廢刑于彼。而修政教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制其勢也。但禁在已發。政雖言而

不言元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喜在一爻，慶及天下。四止初步，五止二累，艱時不同也。四止初，所止者小；五止二，所止者大，位不同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天衢，雲路也。謂太虛空間，坦步無碍之處。聚極而散，散極而通之象。何作荷，猶所云何天之休，何天之龍意也。上九以陽德為五所尚，皆路大通，策策亨斯如長才久屈，一旦得君遇主，身致通顯，經濟可施，功業可建，毫無阻滯，以此象推之，學問如從前物，格致未得貫串，至用力既久，豁然四達，徹底會通，而也多識，今只一貫從前蓄之極，到此通之極，觀者極而通之象，則如君子進屈之未至，耳不恙其不伸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脩於身之謂德，達於世之謂道。上九當大畜之終，已獨居上五，以柔尚之畜盛德而處上止，衆賢而聚王庭，推賢進能，使天下無家食之賢才，故道行者得所行道之謂也。

總論

同有曰：又取高止之義，內外是受畜者，以自止為義，則以下三爻為君子，外卦是畜人者，以能止為義。又以下三爻為強暴之小人，夫君子而見畜於小人，當防其禍，初政利已二，宜脫獲君子而欲止畜於小人，當善其施，四故用牯，五故用續，獨三居內卦之極，上居外卦之極，三可進而不可為所止。

上已通而不獲用止，三上不相應亦不相畜。

頤三三震下○以六五上九為主。求傳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下震上艮之卦。上下二陽。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定而中虛。有頤之象。口旁為頤。故養之義。為馬。蓋養得其正。則心身皆善而吉。然正與不正。其介甚微。是在獨知審省而已。貞吉。統言所養皆正。觀頤二句。是析言養德養身要正。合而言之。養德由內也。然未有德止而身不正者。養身由外也。然未有身正而德不正者。其義以養氣。寡慾以養性。是為養德之正。不以飢渴害心。不以臭味溺情。是為養身之正。觀頤者。觀此而已。自求者。求此而已。頤。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觀頤者。當於所養觀之。自求者。又當於所養中。自養虛觀之。此谷宗意也。愚按。朱子以觀頤句為養德。自求句為養身。二句皆實說。陸氏李氏谷氏。則以觀頤句虛籠說。自求句。方切養德之善。養身之善。皆說。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以造化石化。而養養之大也。天地為萬物之父母。則盡物而養之者。其道也。故有四時之位。以即其候。有五行之吏。以

宜其氣。而物無不養者。天地之養之正也。聖人為萬民父母。則盡人而養之者。其心也。故養大賢於輔弼之地。以調燮陰陽。養小賢於庶司之列。以承宣教養。而民各得其養者。聖人之養之正也。天地之養與聖人之養同功。頤之時大矣哉。萬物之生養時為大故云時。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雷在山下。元氣鼓動。萬物舒其根莖。發其萌芽。為養之象。君子體此。有自養之道。為雷之聲。為言語。法雷之動。以慎言語。勿傷於易。勿傷於煩。先此言語之類。則凡歸令政教。平中十。言者時所當慎。而不可恃出。山之蒸為飲食。法山之止以節飲食。不時不食。不義不食。先此飲食之類。則凡資財賦稅。平。个。十。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恃入。答述曰。語言有言曰言。飲食有食。養陰。養德養身之事。非一。獨取言語飲食者。從頤之義也。

初九舍命靈龜觀我朵頤凶

此為失養正之義者戒也。龜以咽氣為食。而自養靈明不求養于外也。爾謂初我謂四。朵頤謂頤食而朵動。朵動也。初九陽剛在下。虛靈自養。能于仁義正四之所求。以養人者。但以初居震動之始。恐其應之易。出之輕。故設為四語初之詞曰。尔性中萬理皆備。原能靜以自養者。乃垂涎于富貴利達。棄人爵而慕人爵。猶舍尔以氣自養之靈龜。觀我而朵頤。飲食也。占者迷欲受即。山何如哉。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陰不能自養而求養于陽本不足貴若初九者陽剛之德與上九同宜其能自養而足貴矣乃是欲則如舍此通彼亦不足貴也是惜之也亦以激之也

六二頤頤拂經于丘願征凶

此為才弱無應而求養于人者惜也例置曰頤降而下曰頤拂也逆也悖也艮山在上有丘象故曰于丘言攀躋勢位也六二陰柔既無才德五非陽剛之應又无知爻援引若下而求養于初是與卑賤者共食也非頤頤乎若外而求養于上是趨附于不相識之貴顯先達而非貧士守經之道也非拂

經于丘願乎士處貧賤而不知守進退時序故其占為征凶頤頤必受小人之慢易拂經于丘願必遭貴顯之斥逐故振承之曰征凶征行也以此而行必存凶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二與初上非類也情分不投離其與之所以征凶行失類也行字釋征字失類釋凶字止應而行求則必得失類以行有不山乎行字對守字者以六二之陰柔才弱而勉強冒昧以行故失類使堅自守之節何失之有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元攸利

三應于上若得所養而凶莫甚于三何也蓋養正宜靜而三

居動極所以求養于人者必無不立故曰拂頤大禮始諸飲食非不正也故曰貞然以飲食之故而縱欲敗度傷生戕性可不謂凶乎十者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動而示自以及之理二以處貧賤而不知守者言三以處遠來而不知即者言頤之內卦本動而戒之以止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所以終不可用者養道大悖也蓋三與上為正應上則養人三則求人養上則陽剛能以養道自任三則陰躁而不能自養故曰大悖

六四頤頤言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四為大陰居陰得正有虛受之象應初又正有可用之賢是賢賢以養民者夫以四而求養于初于頤似頤然能求賢共濟則能使天下各得其養而吾可知彼虎之視常眈四自下于初宜如虎視之眈眈一而不化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道矣大虎之欲無狀四求益于初宜如虎欲之逐逐眈眈而不歇苟求益之心不繼則然有所得而遂自足矣四之禮賢能專能繼則以賢養民而致養于不窮矣四答之有

象曰頤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指五、臣無施、即君之施、四為君求賢、養民、初九之養而施于天下、德澤所及、昭然光顯也、此四之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君以養民為經、五雖居尊、而陰柔則元才、不正則寡德、不能養人、而反賴上九之賢以養之、揆之于經、則拂矣、然用賢養民、亦人主之正道、所謂貞也、人主能居守此貞、而為于委任、則萬民自得所養而吉、若不任上九之賢、而私心自用、則終不能獨勝、養民之事、是為冒險而涉大川也、其不可也、必矣、此決言五之當信用上九也、始終專任上九、便是貞、不任上九而自施養道、便是涉大川、不可涉、正為五之陰柔不正也。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信任勿疑、始終勿二、曰貞、五以柔順而從上九之賢、勿疑勿二、賴之以養天下、真聖人養賢及民之事也、順從上、釋居貞吉、是順從之效。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主天下之養者六五也、代六五之養者上九也、上九體六五之心、以養萬民、是天下皆由之以得所養也、故曰由頤、斯時之上九、任大責重、其心能自安乎、必已飢已溺、惟恐上負所托、下辜民望、而危厲以審之、乃能處置得宜、勝其養人之任、而吉、況陽到有可濟之才、又在上、有可濟之勢、豈可以小補

塞奇、所當竭其才、久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而利涉大川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經濟從教畏中出、上九任大心危如是、此天下萬民之慶、不徒一身一家之福已也。

大過三三 巽下 〇 以九二九四為主 九二則中而不道者也 九四棟而不橈者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 本義所謂四陽居中而過盛也 故名大過 此其象如棟然 陽為堅實 陰為朽壞 中四陽壯大 首尾俱陰而腐敗 能勿橈乎 巽為木 故取棟 兌為毀折 故取橈 此以象言也 若論卦才 則二五居中 同德相助 然二五俱近陰爻 有枯象 三過剛 不中 惟四以陽居陰 剛而不過 可以任大而有為 以此前進 則可以當大事 任艱虞 功成而道亨矣 義理只是一定 豈可過耶 乃不常見之事 君子亦不待以若心處之 故有大過小過之分 朱子云 處小過之時 則當為小過之事 處大過之時 則當為大過之事 在事雖過 然適當其時 合當如此作 便是合義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卦名大過 蓋言大者之過也 卦內上下二陰 原本嘗有所過 時大者自過 乃在人事 則過言大者 皆是過虛

棟橈本末弱也

本謂初末 謂上陰故弱 故橈 以其四陽故曰棟 以其二陰故曰橈 棟橈 極言事變之不可支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 言人當大過之時也 聖賢功業固時而起 立非常之大事 成不世之大功 建絕俗之大德 非有大過人之才 不足以濟 故替之曰大矣哉 言當濟過之人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元閔

木者行水也 至水上而滅木 則大過之象也 君子觀大過之象 以自勵 守不可不堅 見得道理雖舉世排之 而我之卓然自立 肯不懼 養不可不裕 看得義命遠舉世棄之 而我之堅貞自得者 元閔 上句信理 下句崇大 人世之順逆 君子不計也 木者行水者理也 滅木者時也 時有過然 理終有定 君子之不懼元閔 以此

初六藉用白茅元咎

此言濟過者當慎于始也 巽木之柔 茅象巽為白 初在下 藉象當大過之時 而初以陰居下 宜有咎者 初則元位 六則無才 而慎之又慎 亦能無咎 藉指諸地也 凡物置之焉 則危置之也 則安 既指諸地 可謂慎矣 而又用白茅以包之 慎之至也 故可以立天下之大功 扶天下之傾壞 而元咎 泰初曰拔茅 是用士以保泰也 大過曰藉茅 是資士以濟過也 吉在下而多曰茅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有安靜之義 下有卑牧之義 此中初能慎之德也 然亦是

救挽之法，揀之機，於初上之陰，今初本救挽者，而藉以白茅，則以謹慎而元挽之也。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元不利。

楊，近水易生之木，梯，根也。他木枯則不生，惟楊得濕氣，則發生，故雖枯楊而生梯也。夫老，互乾也。女妻，巽也。元，不利。言水木相資，夫妻並育，可以收小效于大通之時，而元不利也。二五俱近陰，七肅殺，故易枯。巽為人，故生在下為根。梯，元為說，故生在上為華。然根則可久，華則不久，物理如此，人事與之，亦可見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老過少，則愛心勝。少過老，則殺心勝。故相與之情，過乎常也。或曰：二陽上承，初陰下承，陰陽之分定，是以相與也。

九三棟桡凶。

桡，三自桡也。象曰：剛過而中，此不中矣。所以凶也。此言過剛者之必敗也。三居下卦之上，擔當國家重任，棟象也。然過剛之才，任事機之重，動拂衆心，剛而必折，不勝太過之極。以致屋宇傾壞，凶何如乎？四應初而吉，三應上而凶，初上同一陰柔，初慎而上不慎也。故應之者，吉凶亦判焉。然三自凶，四自吉，應只是一端，勿泥。

象曰：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居中任重，而衆材輔之以成室。其桡者，以太剛而折也。卦以四陽而稱太過，二五居中，雖近陰，而各供元也。三居四下，尤為任重，四居陰，如人不審才能，輒聘之象，亦可以致吉。惟三陽居陽，而不中不正，所以六爻之凶，獨見於三。而上猶得元咎，凡人才弱事敗，猶可以輔，惟過剛而敗，不可以輔。曰有輔，非元輔也。但欲輔之而不可也。夫十隊過剛者，生矣。

九四棟隆吉，有宅畀。

隆，不桡不枯也。宅，指初有宅，謂應和也。此嘉四之不恃剛，而戒其杜累也。四本陽剛，而居陰位，有才而不黨，有經濟而不自矜，蒙國以此人為棟，得所任而棟隆也。田是振衆起廢，莫女民社，其言可知。然不可以用人參之也。雖與初為應，而初陰柔才弱，何補于四之輔過乎？若四而有宅，則陽為陰累，則以柔累，必有歛退而不前，能任而不任者，非取咎吝之道乎？

象曰：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下應初，則為陰柔所係，而桡矣。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夫于替四之不係初也，陽不為陰法，故隆。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元咎，元譽。

先為銳折，故枯。先為澤木，近水故生華。老婦指上，夫士指五。九五，乾也。本非士夫，而以上六居陰極者比之，則九五為士。

大矣若以少陽而遇老陰則咎隨之矣惟其為九焉則可元
損陽剝之咎而亦不能相與成功以致泰也故不元泰推之
人事是貌合而不相濟者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已非可久之道况復生華是違之枯也蓋本質元極者
終無成功也既老婦矣雖士夫何益非偶而相合非正而相
干醜貌甚焉亦可者離之詞二五皆以比而相與初以
陰居陽而陰木過故梯而從柔上以陰居陰而遇柔故華而
速朽同一陰陽相與位異而占分如此

上六過涉滅頂凶元咎

過涉滅頂即澤滅木之意夫以時位言之大過也極此過涉
滅頂之時也其凶可知此從上取滅也若以先之虞時但者
言之率循其和說之性安于素履不違俗不徇俗不趨時但
待時原可无咎此從六字取此時當過而不涉君子
所以有不懼之操不但沒而且滅頂君子所以有元闕之譽
凡事勢艱危之大者當作此爻者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當過涉之時竟不幸而凶亦當諒其心而不可咎也 爻言
元咎周公為上六設虞時位之法象言不可咎夫子為上六
設虞過之心此更進一意言雖凶本不可咎况又能无咎乎

坎三三

坎下○ 二五兩陽為主而五元為其水之精清者行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也上下皆坎也習常也兩坎相離不洩不竭也此以坎
象言也習猶也試也安也情試乎陰中習而安之不驚懼也
此以處坎言也陽實陰虛卦之兩陽為孚也有孚從陰中者
出陽未入之耳目官骸皆外而心在內此卦陽陷陰中而陽
為陰之心也一誠可開金石以孚感人無不通者故曰維心
亨五為止五震為行陰不可以常處故能行則有尚而即
功字處此卦內外皆坎其體有重陰之象故名習坎是坎之
中實有孚也占此卦者身在陰中可謂至省心耳誠能習心
寧耐最合自勉則外面陰阻不足驚疑此心自有元亨境界
是為卦體中實雖有孚斯心亨之象以是有孚心亨而行自
可靜觀時變以有為而成出陰之功故為行有尚 八純卦
中獨坎上加一習字聖人重處陰寓警醒之意或曰水所藏
曰坎非水也惟水習于坎 當習坎而有孚心亨所謂類
神必于是也

象曰習坎重陰也

重兩層也夫子以重字解習字就六畫之體上說並不重猶
未足為陰下又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守萬里危阻之意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以水流証有孚之義文王何以言有孚哉蓋水之性動改常流轉于坎中而不至盈溢四出得時止而止之義坎爲險水則如臨常習故而行之不難是行險也過通曲折潮汐有期閣下有定雖行險而不失其信得時行則行之義止處有孚行處亦有孚通即統以水之有孚言而人之有孚處在言外同有曰免止水也坎流水也免險故止坎陽改流離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此言履險以應之妙離心亨者以二五剛而在中則道心為主天德常存故利害變故不能搖亂而心之自亨乃以此也行有尚者惟剛中而心亨自能靜觀時變妙達机宜故往有出險之功也是險不行則不能出矣此上二節明履險之道而下文乃示用險之方也剛中指二五即心也是所以亨之故以往字釋行以有功釋尚坎以行為功也若止則不能出險矣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此極三才之險而替其大也夫險不可處而未嘗不可用也天地有自然之險故險在上則不可升險在下則難以越王公觀天地之險以設險城取其堅池取其深閭津取其塞本無險而設爲險蓋險則有險之時險有險之用其所關于家國天下大矣哉按叔氏止齋曰天險地險人險三乎者末

句提項三項以見用險之理極其大焉說從或公句勿從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洊而不息之貌君子以治已治人皆不可間斷故德行最其常教事欲其習行之由德而發者德行也理得于心而行諸身不可以不習常字習字即從洊字上求洊洊乎已如教化洽不可以不習常字習字即從洊字上求洊洊乎已如教萬乎已能使理熟于身心此常德行也普未離以巨直輔翼從而振德使民熟于聞見此習教事也人已交修有不怠之功亦洊至之意同有曰二事止人主无形之險若濯德不先刻鍊不預待險難而語幹濟晚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坎坑中小穴傍入曰窞象曰習坎與此係之于初者以其連在重險之下也使以剛而居此猶如振故以出險初陰未暗昧明知坎而安習之入者如流水入穴順而趨下以底于坎習占者處重險之下而无自免之虞凶可知矣此節初九出險之才也

象曰習坎入坎決道凶也

此節初九致其險卦象有辭心亨此處險之道惟記到者能之初六陰柔習乎坎而入乎坎失有孚心亨之道其凶也非但時位之難致之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處重險之中時事多艱而則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止所謂有孚心耳者雖未能出險而大有為然在下卦之中有象出于穴人得而求之象故占得此爻者亦能不為險困而小可自濟也小得未至于盛且平也二五為心求小得求之于心而小得從動應中得天理是艱險自試而學進者與初之失道者異矣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中、應二義以坎象言之二雖列而陷於險未能出坎險之中也以處坎之德言君子之不為險困者非能外乎險外也但以二有中德心安于險中得素位之意也程傳以象言許開至以德言余兼採之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內卦為未外卦為往之往也坎言重坎也來之坎者往來皆坎也在前為險在後為枕耳作東寄意不但前有險而後史枕險上卦為坎下卦為窞故曰坎窞六三居上卦之下下卦之上在重險之間有入于坎窞之象占得此爻者惟安于險柔自知才弱勿以輕躁自用則處六三之道也蓋時勢不可為惟而靜以觀變不可強有所為也坎之凶尤在三上而爻此爻上三句只是起下勿用兩字且字作更字又氣使繁王氏申子將且字作卿尔之詞者語氣似疑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來字之字可以三陰陰柔也許而有此象在三陰欲圖出險之功或時而來或時而往而不知時勢至此則宜靜以俟之終无功也以終无功釋勿用之義

六四樽酒簋二用納約自牖終无咎

坎水酒象五震為行器有簋象本爻陰坤土並象全艮則為門半艮為牖或謂也礼有酌樽謂樽中酒不滿則酌酌樽之酒以蓋之也即樽也八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不得以隆礼相遇而四能虛心秉誠得用明時故有簋以樽酒酌以蓋其器用五而進結于君者自牖以通其誠之象占者如是始雖在險而艱阻終得遇五而九也先儒以樽酒簋為卦或用五為句而象詞以樽酒簋載四字相連當從求諸用五二字為句義原通也肅者君心所明約理之明肅者約臣納之于君也程傳言漢高欲易太子其心欲于席也而其所謂省四時之賢是其端也即括四時以為納約之法啟君心者大抵如是

象曰樽酒簋二用納約自牖終无咎

在險之時四柔五剛而心相順故不事煩文而可約結也際濟合也同有曰又重四以柔入象重五以剛來接柔大抵人情共安則猜疑之隙易生共艱難則倚毗之情自切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元咎

九五陽到中止以居尊位不盈既平象五之中止水驟集則盈孟子言海濤皆盈是也坎者有源之水混混而米盈科而進故不驟盈也象所謂水流而不盈也祇適也猶言恰好也水之性就其淺就其深要歸于平而止不能薄起此水之信也象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也此二句止是着手心手之義自元時倒陷險之咎矣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坎以陽爻為主中字即釋坎字未大釋不盈凡物盈則大未于云盈者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只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蓋五有中德故不侈然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爻動則為巽為繩故象二股之徽三股之纆坎于未為堅多心有棘象古者同寇聽囚于棘木之下又土圍桎梏奇以棘茨繩垣上使罪人不得踰也周禮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不能改而出土圍者三歲不得言罪大惡極久不悔悟也刑獄所以陷罪人之坑坎也上出乎陰而未離乎險故以不為陰亦邪類而階刑獄以言之周公觀坎上之象以才弱無能性陰不馴而居上卦雖聖王不即刑之而係之微纆以約束其心寘叢棘以徐俟其悟至于三歲之久而猶不改悔焉則終于懲陷而不出矣凶何如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失道二字解爻詞所以係所以寘之故失道失有爭出險之道凶者不能者過自改而凶也使未至三歲則凶之期猶未至其凶者以三歲而因限止也同有曰提出上六二字以見上則無可出之時六則無能出之未所以三歲不得而凶也

離三三離上○以二五兩陰為主而二九為主火之方發者明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陽在陰中則為陽謂為陰所附也故一陽入二陰之中而坎名焉陰在陽中則為陰謂為陽所附也故一陰入二陽之中而離名焉離也附也才弱而須要有依附之人離明也照也日為陽光四日相繼而離能燭遠也此卦體陰用陽附者其體照者其用故離之象不畜馬凡依附人者皆正與順兩端不止則易合而難久止則審擇所處不為所容苟合終以有所倚賴而事成故曰利貞亨不順則到躁用事難有附而事敗故曰畜牝牛而養習以成其順德而動靜語默一毫不差其端亢之氣斯為畜牝牛者其順之至而行無不得則可保其終而吉牝牛順之順者離西陽去一陰陰從陽則到暴故以順戒之而使之終守正也利貞亦以陰柔易於不正故戒之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

化成天下

此舉天地人之麗以明名卦之象伏義名卦為離者蓋取附麗之義也宇宙間未有無所附麗而能成功者大以氣運而日月以氣相附麗為凡晝夜之代明不息者皆天之附麗之也而麗道達于上矣地以形運而百穀草木以形相附麗焉

凡品彙之化止不窮者皆中厚之德為之也而麗道達于下矣若君臣位天地之中各以常明之德麗乎正位者也若臣同德而政教可行礼樂可興天下化之而成文明之治矣三才各有所麗如此離之所由名也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此以二五所麗之善言之但君道不肯自見其明當合是臣之耳目為耳目此明四目達四聰之意且二之柔中而無止五之柔中而未止首句中正當指六二言柔指五言五之柔以中德而麗乎二之中止同德相濟故事無不通而亨矣柔也畜牝牛養其柔順中正之德而後吉也上句言五附二下句言二五皆當畜牝牛程傳五以陰居陽似非正而五為正位六麗乎正位故亦曰中正存養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作起也火炎上故曰作兩繼也水曰汭而火曰炎而炎不食晝夜也明曰兩作日復一日繼續無間也以德則聖人以位則王者合之則曰大人大人具本明之體解照無間日新又新使德輝宣著舉凡奸雄民瘼皆在洞悉中則光明自照于四方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元咎

九居下處萬物相見之初履事物錯之時使中無所主則咎必隨之能敬則心有主宰履則不亂自免于咎矣蓋初為

日出之晨在人事則夙興之候而日用動靜之始也于此持敬則德業皆自此基矣何答乎此示初以敬慎之道也外之事愈紛錯內之教愈要持守履錯從久位上求敬從九德上取敬之元答蓋言不敬則有咎也向有曰敬是心體上徹始終工夫元答即在敬上看出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凡人當履錯則肅然而不能敬初有陽德故有履錯之敬詳如迴避之避于此持敬則咎自遠矣

六二黃離元吉

卦言黃離牛養順德也二為卦主順德已備已成雷之震而不見其功蓋已之職而不露其迹居中正之位極文明之盛故曰黃離可佐維明之立而大吉矣聞之叔止齋曰黃取中義東中德以事一人此便是人臣之正道所以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也

以內卦言之二為日中則三為下卦之虛而日昃矣以陽居陽不中不正情則情明不安分位不可一世喜怒哀樂未失正前明將盡雖明復來君子以學養靜侯之樂天知命未必不可輔明德之立也乃任其性情忽歎忽嗟斯人也終身憂辱而已能無山乎此情明太過盛極而將衰者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敬與嗟皆從一念之氣上來日昃即昏也敬象但舉此一動以該全爻之詞何可久釋山字大象言雖明是可久之進日昃矣何可久手雖明是輝然無息意仁則任性中而致隨之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水潤下故坎之三為來言上坎之水又來也火炎上故離之四亦曰來言上卦之火初焚而下卦之火又來也災者意外之詞上火發而下伏來故曰焚如四合三五為互兌有變折之象四合三二為互巽有入之象火入而毀折有不死且當者乎此言四之剛明太過燥暴熾然而卒歸於無成也四居上卦之下火迫重明此時止泊常存敬畏從容觀變乃忽而史張忽而動作窺其心有惟我所為者其病全從一災字生出東者源不竭今日突出一事明日又突出一事其災之故又從又重九上取也

象曰突如其來無所容也

要統一个所字若有用得着突如其來之象便是容得之所天下事無一處一件可以恃則情明而突如其來無所容不但人不相容自家問心亦容不得已三象言何可久目前尚可暫行回象言無所容當下使去不得

六五出涕蛇若威嗟若吉

此示五恐慎以致福也。五當重明之世，政教廢然，九四未陽，德而畏抑，通明主而寅寅，五出涕于居尊貴，乃知陰柔，若不足以惠照萬民者，畏俱之深，而出涕為憂危之至，而威嗟為所謂憂或危明之主也。不所其明，則明無不照而吉。聞之故止齋曰：涕嗟非空，徒憂供也。當行有一番振刷，自艾自微虛。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才弱而涕嗟，有何吉處？但卑賤者之涕嗟不足重，未有處王公之貴，而涕嗟者，今六五之吉，正以離王公也。有危其貴，有危其明，幾于古聖之親，業、矣，所以吉也。言王公，則于天子也。五多言尊位，勿皆以五為天位。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元咎

此極言剽與明之用，而即出征一事擬之也。九以陽剽居離體之上，剽明及遠，如用此出征，則奉天伐暴，有嘉美之功。惟剽及遠，則折，取有乳之人，而威自震。惟明及遠，則獲彼乳之匪類，而刑不遠折首，死致之，獲醜生致之，既不失之姑息，又不流于寡恩，何咎之有。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此言上之明照，而判斷不用之於頸肩，而用之以正邦，以見

明所當明，斷所當斷也。夫王用此久，以出征者，豈好觀兵哉？蓋冠賊奸宄，斷我邦家，則出征以正之，所以但誅首惡，不及無辜，志在正邦而已。大人繼明之用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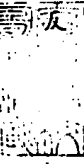
咸 三

艮下 九四當心位。心者感之居。則四卦主也。然九五

五九卦主也。

咸亨利貞取女吉

取七



咸感也。山氣上騰。澤氣下降。相感之象也。止而為實。則感之專。兌悅可親。則應之至。相感之情也。故為咸。並无私心而交感。有感必通。凡在倫物之間。皆有亨道焉。君臣相感。則上下交而志通。父子相感。則志孝盡而心通。友朋兄弟相感。則信義篤而意通。而相感之事。又利在於貞。如君臣之感。不以正則媚悅而非明。朋友之感。不以正則黨同而非道義。故咸貴正也。取女者。以行媒六禮相感。之最正者也。凡亨之咸。

如取女之正。則吉可知。○亨以目下通達言。言以做事結果。咸言。○亨利貞。泛言感道也。取女吉。即取女一事言也。以此卦有柔上剛下。有男下女之義。也不取女者。占得此卦。只以感之正不正決之。

象曰咸感也

此卦卦名義也。不本德體象。而主理言。咸皆也。咸字加心。則為感。然一有心。則所感者私。即不能皆感。去心則為咸。无心又不知所感。惟有心而无私心。然後无所不感。此卦之所以為咸。以此卦五當剛意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

女吉也

此卦卦辭也。剛上柔下。定分也。然各安其位。則不相感矣。今卦體剛下柔上。陽降陰升。則柔二氣交相感應。以相與矣。故咸之不專。則應之不至。今卦德艮止。則為實而不他。兌悅。則樂從而不遂。故女先乎男。則婚姻之道不成矣。今卦象艮之少男。下於兌之少女。男先乎女。配合以時矣。三者皆感應之正。而亨言之本也。○此節句。有亨言貞意。勿泥分配。○咸應便是相與。象造化人物言。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感通之理也。天地萬物。雖異位。則氣則一。天地以氣感萬物。而萬物之同受是氣者。或資之以始。或資之以生。聖人德配天地。其誠則一。聖人以躬行之善感天下。而天下之同有是心者。自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夫天地聖人之感者。咸也。而化生和平。則通矣。凡自其所感而觀之。陽施而陰受。可以見天地之情。止此感通也。聲應而氣求。可以見萬物之情。止此感通也。故程子曰。天地間。惟感應兩端而已。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山以虛而受澤之潤矣。人心一以私。則先入者為主。而感應之機塞。君子中無私主。則无感不通。或以言。

感虛其心以酌是非而納其言。或以事感虛其心以裁當否。而承其事。與山之虛而受洞。何以異。○卦義久矣。皆主感。人此獨主受人之感。說。○虛中者。无我也。不着情識。不任意見。先儒云。咸艮二卦。心學之要。艮元心。故能不一於止。咸元心。故能不後於感。

初六咸其拇

拇音畝

咸字從卦名得來。六爻皆以人身取象。拇足大指也。初履微末。不能虛受。而有意感。人為感以其拇之象。咸之尚淺。故不言吉凶。蓋以陰居下。靜而未行。故心雖感而跡未應也。此卦雖主於感。然宜靜而不宜動。六爻皆感之不得其善者也。周子所謂主靜。朱子所謂鑑空衡平。蓋言無心之感。虛受之義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初與四應。四為外卦。曰外。志者感之主。初本宜靜。而急於感物。其志已馳于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此爻如人之性氣急躁。而心猶知義理者。二與五應。若不守道。以待上之求。而躁妄自失。則凶。若安分自守。不妄動以求五。則得進退之道而吉。泰程傳意也。○一或一勉。分兩層看。即動凶。靜吉意。腓足肚也。較之拇。則所感畧進矣。腓足將行。

而先動。為六陰躁之象也。遲時妄動。宜招尤而凶矣。猶幸二之位中正。為能善反而不妄動。居靜也。靜則有虛受之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又言居吉矣。夫子恐人泥於靜也。故申之曰。陽主乎感。陰主乎應。二雖不可先感乎五。若五先來感二。而二守道以順應之。亦不至有躁妄之害也。○順謂靜以順時。而不妄動。提出順字。正為惡動而求靜者發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在足之上。身之下。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為象。九三以陽居陽。志切於感。股為下體之上。三為下卦之上。故為

咸其股之象。然以過剛之才。不能為主於內。而其所執者在於隨物而動焉。則躁動而失正矣。占者以是而往。羞孰甚焉。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處上声

二之腓。四之懷。同皆不處而動也。三象股而不能自守。寧靜亦不處也。大艮三陽剛。為止之極矣。而亦隨人者。志使然也。凡人之所執。皆本乎志。三之志在隨人。故所執下也。此其所以害也。○本義以三為隨下。二陰程傳以為隨上。又折中以爲隨四之心。心為一身之宰。則隨心之說為精。而但以上下身體論。則一動而皆隨者也。今此爻但以股言。則為隨下陰。隨上應。就物取義耳。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為心位。而不言感其心者。感乃心也。寂然不動者。感之體。感而遂通者。感之用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九四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曰占設戒。以為能正而固。則所感無不通。故吉。而悔亡。貞者。虛中順應之謂。憧憧。與貞反。是一個忙迫的意思。人之朋友。此往彼來。茫無有定。九四不能寂守。而此心之出入。無時而憧憧。往來焉。心無定。思亦無定。故為朋從。爾思之象。朋從。朋類。引相從也。狀私欲之坐集。此即不貞之故。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大川代

四以陽居陰。宜有私感。而害者。惟能守正。故吉。而悔亡。是以未感害也。曰未。非決詞。明乎有感害者在也。此心廓然大公。有何不光明正大。憧憧往來。非公虛之體矣。是以未光大也。曰未光大。明乎有光大者在也。只在去其憧憧。耳。下繫五章。暢發九四貞吉之美。而以日月寒暑往來之自然者。破憧憧之疑也。當細玩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音枚又音美

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非若心之能感物者。脢既不能感物。而爻曰咸其脢者何。蓋咸字。是卦名。帶說來。不重。猶同上九又言于鄰。明无所同也。却帶着同人兩字。與此一創。九五剛介絕物。一无所感。其脢之象。故可无和感之悔也。四以動

而致悔。五雖靜而不能復吉。何也。蓋動靜宜出於自然。諸爻偏於動。五偏於靜。皆非心之正也。但以无私係而曰无悔。非深取之也。○五乃陽剛中正者。本義獨不從者。以象傳內夫子說之也。○他卦取二五相應。此不取應二。蓋卦名交感。無所不通。若但以二五相應言之。是私感而非交感。天下以私情感者。動不如靜之言。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無也。本義言志末。謂不能感物。此以求字作無字解也。謂陽剛獨立。由其交感之志絕无也。聖人因其不能感物而深病之。與爻僅與之意。又異矣。○先儒李鼎祚朱震王宗傳何絳皆以求為上爻。係詞曰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卦以初為本。上為末。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口也。與牙相依。在內曰輔。在外曰頰。免為口。故有此象。舌動則輔應。而頰隨之。皆所以言者。上六以陰居說之極。處咸之終。以言感人。而無其實。不言凶咎。而出咎可知。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騰通揚也。四以思感。心體已狹。上以口感。則徒費詞矣。諸爻取象。只一字。上獨取三字。公曲摹擬古之人。以示警也。夫于一騰字。画出張口驕辭之狀。二聖之惡妄言也同。

總論 上經多言造化世運，故乾坤首，狀離終。下經多言人道事功，故咸恒始。既未濟終，婚姻之道，男先乎女，故咸為取女之吉，家室之道，女下乎男，故恒為倫理之常。

恒 巽下 三三 恒者常也。中則常矣。卦惟二五居中，而六五之柔震上 三三 中，尤不如九二之剛中，則六三主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久也。有不已之義。恒常也。有不易之義。惟不易故不已。下巽上震之卦，雷風相與，造化之恆。女下於男，家道之恆。故其卦名恒。人能立心有恒，則功深而自得身焉。且一得不得，失而元咎焉。雖然，君子恒於善，可也。小人恒於惡，亦可乎。故因占設戒，又必利乎正道焉。夫恒，揆乎道而可久者也。非偏泥一定，而死守偏見也。故利有攸往。○卦名兼造化人事物理言。卦辭以人事言，作學問事業說亦通。恒亨无咎，已包貞字義在內。下特指出貞字，以戒占者耳。○亨，以心之道言，與

咸卦亨以事之濟言不同。亨指目前利往是做別事，或言利往即亨，非是。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此即卦辭以釋恒字之意。蓋恒之所以久者，其義有四焉。一曰卦體：震剛在上，巽柔在下，上尊下卑，此名分之常也。二曰卦象：震雷巽風，雷動則風發，此造化之常也。三曰卦德：巽順震動，順理而動作，此天下之常行也。四曰二體：上下六爻，陰陽皆應，相資而助者，此天下之常情也。卦之所以名恒者，以此。

恒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恒固能亨，且无咎矣。而曰利貞，謂久必于其道也。非道則不正，非正則不恒。不觀之天地乎？天地所以長久者，皆正。蓋道超形氣而存，只此一正，時行物生，恒久而不已也。天地之恆不外乎正，而況於人乎？恆之必利于貞也如是。○道即即是正，天地之正惟道故可久，不可久便非道。惟道自不已，有可已即非道。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往之端始也。未往之前終也。終不徒終，則有始也。蓋終者靜也。始者動也。一靜一動實相為終始。此人事循環之理。然必以靜為主，靜體而動用也。夫子恐人之泥於常也，故以隨時變易之理言之。只是後，使其終始相尋，此人所以法天地之恒也。○上言利貞，而曰久于其道，體常也。此言利往，而曰終則有始，盡變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因上文未盡之意，而推言恒道之大也。日月四時，聖人，不外一恒。天地萬物之情，見謂覆載生育皆有恒也。上三句只重久字，變化陰陽化也。成，歲功也。久道，兼用人行法，道之所在，即貞之所在。化成，化其苦心而美俗成。所恒所字，即貞也。觀其所恒，緊跟上文三項來。下文又推言之，萬物飛走之屬亦在內。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道之不可易者，為方。立而不易，即大學止于是而不遷之謂。君子體恒，時運而道固不變也。方無定，立有定，正與膠固者不同。

初六浚恒，貞凶，元攸利

恒之為道，貴久不貴暫。宜漸不宜迫。初為其體，性善入，六為陰躁性急促，故有浚恒之象。浚，如浚井之浚，急鑿而欲深入也。在初之所求者，雖是正道，然過於躁迫，使應之者厭憤，受之者難堪，為之者太苦，能無凶乎？以此而往，必無所利。為學而浚恒，是甫入學而期周孔也。為政而浚恒，是甫出今而期雍動也。夫為治而欲其底績，為學而欲其有造，固所當然。望之太深，責之太速，非急暴而不能恒，則必苟且而不可恒矣。取凶之道也。何所利哉？凡交友事居作事，皆可推論。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為學問，為事功，或交友，皆當求深。夫子非教人不求深也，但當以漸而入，病在一始字。其始便急促如此，則後之不繼可知。山不在於求深，也在始求深耳。○初宜振而反浚，上可浚而反振，不知隨時處位，故皆凶。

九二悔亡

九以陽爻而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二有中德以應于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德之勝也，是以亡其悔矣。此程傳也。○凡卦爻中重于正者，蓋以正有不中，中元不正也。九二以剛中應五，故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中，即未發之中，恒不息，即為久中。能字，有修省工夫，宜重者中之理。本人：同具二能，久而不失，所以悔亡也。○按存疑久字，從卦上來，當依程傳，所以悔亡者，由其能久，恒於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九三以陽居陽，位得其正，本有德者，故曰其德，但過剛不中。

意與上應，所養未純，見外誘而易節，是本有其德，而不能恒守也。執德不堅，自反多愧，觸處皆羞，或者無一定之詞，事可以致羞，人人亦得而羞之也。道雖貞而亦吝，貞從德，德上求如為學致力於詩書禮樂，是貞也，紛然相進，迄於无成，非吝乎，如為治致力於興利剔弊，是貞也，一務未集，一務又生，歸於无濟，能无吝乎。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程傳謂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愚按所字有味，自有德而自喪，不特世无所容于己，即清夜自思，亦覺無所容于天地間矣。

九四田无禽

田者，聚共合圍，搜山探莽，未有无禽者。此言田无禽，象四之勢而无成也。按程傳曰：九四以陽居陰，處非其位，雖常何美，人之所為，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無益。今九之居四，雖使恒久，亦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無成功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此言不當恒而恒者也。故以安得二字醒之，使當久之位，即正道之所在也。久非其位，則無貴于久，蓋以有順之用，心用

之無用之地，於身世何裨乎。○此其當有象上者，而以正意久非其道，找之如云山林者，田禽之位，舍山林而視蕞澤，雖久何益。禽安從得乎。彼溺于異端而求道，驚于維伯而求治，何以異乎。凡作大吏，在象題須用此比體，但四情意忘，象便非。○又言田无禽，象言所以无禽者，非其位也。○其位二字，宜玩于臣弟友，出處去就，位各不同，居其位而久其道，則功成，非其位而久其道，則無益。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其德陰從陽，柔從剛，順從健之德，恒者守而不易，貞恒德之固也。婦人本陰也，柔也，順也，從陽從剛從健也。此坤之后得

主也其吉可知若夫子則陽也剛也健也乃无主斷而亦以婦人之順從為恒其凶可知夫子二字從言之而人君之凶可想矣。六五從九二他卦多以下賢許五如泰臨大有升皆以六五柔中居柔而下從九五陽剛之賢而得吉而此獨言凶何也人主之獨斷者萬世之權人主之從賢者一時之美此卦名恒君固不可恒從人也故此又不粘君道謀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愚按正解曰陽主通變大道也陰主安貞婦道也在婦人則從一在夫子則制義制字與從字反義者隨時變化之用象傳是就婦人夫子而論其理如此不拘爻意三不恒或之也五恒矣而又執一不通夫子謂為從婦亦無取焉與咸卦二

五兩爻相似易貴知時識變如此

上六振恒凶

振者動之極也上六居恒之極廢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皆就上字取義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此又兼上六二字取義言震極在上馳驟之意多而涵濡之意少有更張無已以震動為恒之象而其占既不足以養成德性又不足以建立事功也凶可知矣此又泰皇漢武逆之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總論

至上而振其振晚矣夫子故提出在上二字以見恒非不可振但不可當在上之時耳上六躁動之性其振也志在有功又既曰凶明其理之失也象復曰大无功明其事之罔也蓋立功之道以敬靜為本此微上而深危之詞

正富固曰恒中道也中則能恒不中則不恒矣恒卦六爻無上下相應之義惟以二體而取中為則恒之義見矣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于恒者故汲常而不知變是以初後恒四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已過乎恒者故好變而不知常是以三不恒四振恒也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知恒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為恒故不能制義而但為婦人之吉二位柔爻剛以剛中為恒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蓋易言哉。李舜臣曰咸恒二卦其象柔善而六爻鮮有全吉者蓋以爻而配六位則陰陽得失承乘逆順之理又各不同也

遯三三

艮下 遯之為遯以二陰則初二成卦之主也然處之乾上 畫善者惟九五則九五又主卦之主也故彖傳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遯亨小利貞

遯退也遯也去之之謂也莫高乎山過天而失其高而遯退於下此以下卦言也二陰起而方進四陽上而漸退陰盛陽衰陽當退遯此以上卦言也卦中具此二義故為遯君子居遯之時當與時俱退在朝則危行言孫在野則獨善其身有亨道焉夫五陰則為剝三陰則為否皆小人之勢已成而處於害君子者也此下二陰變猶未成君子于此善處之雖不可大為振作奮志立功而小事扶持寬緩濟俗用機象便利物利民故曰小利貞○本義以為小人利守正程傳以為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此從程傳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此釋遯所以得亨通之義時遯之時行也是行其遯所謂遯亨者言君子之進退視乎時當遯之時不遯則必不亨惟與時俱遯而亨也卦體九五以陽剛而居尊位是剛當位也而下與六二相應是君子有自守之德而小人万承順無害正之心而應與也謹微君子用晦含章及時而行不降不辱即此是亨

小利貞浸而長也

使小人之勢已成而為害為利則小亦不利矣今雖不利於大有為而小處置小謀畫猶可就者以二陰在下又上應有權其氣則以漸而長也先儒以為居小官幹小事其害未甚我志猶行蓋遯非疾世避俗長往不反之謂也去留遯退惟時而已非不志乎居不離乎群消息盈虛循天而行者豈能盡遯之時義○先儒以下泰來震說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此大字以開係之重言時從外遇蓋自中裁然有其時即存其義非其時不必遯後其時不及遯大矣哉極鄭重微醒之意蓋為四陽輕視二陰而發也若曰二陰已浸長矣莫為此時可不遯也云爾蓋君子之遯惟其時能審機義能析決行於當位而應之可也否則皆論必蒙戮辱必違其所係豈小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於天之下而有山之高峻極矣山非絕人自高也人自不得而攀之遠非有意疎遠也品超流俗自遠出小人之上嚴非猛厲遠也○自守以敬動容中禮也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戴記師嚴而道尊嚴字皆作敬字看君子觀於山而知所以自處矣天下陰多陽少君子安能絕類離羣而不與小人互然有遠之道焉不必與之惡也嚴峻自守使小人不待

凌我不得抑我焉能免我哉此處避之進也。○小人德是近不得的然不能自守以致便為小人所近一近之即忽我而敢於為禍矣宋冠準不遠丁謂便為丁謂所竄是也。○小人亦是急不得的張儉沒侯覽之家掘侯覽之墓惡之而致東漢黨錮之禍是也。○夫子遠小人而不急而處一語可味哉。○玩天下有三字可見大義不將天山對說也故即以君子點山說此亦變例。○同有曰來子以天遠山高為避楊氏以山峻而不遠物為避蓋來子從天山而象發說楊氏從下有二字生情也惡者有形之峻厲遠者無迹之剛方不惡而嚴既不聞假借之門亦不致繁端之激嚴即在不惡中。

初六避尾厲勿用有攸往

古人云就利欲避避禍宜速時當避故以向先急避者為无不利上九是也。○各爻皆先行往避初乘在下性緩而行避為避之尾焉宜有危厲也。○占者得此爻惟勿用有攸往而已。○按勿用攸往句有二說本義以晦處靜候不振動作為為解程傳以為既不能在前先進則不如不往之无災蓋避難當在前而在後其往也反與災難會合矣故勿用往也二說皆可從。○卦詞以初二而爻為小人皆六爻皆以君子之避言之。

象曰避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災引音資

避必有所當避之地如亂世之朝廷必有當避之事會如寇盜之充斥及變故之猝發此君子無可挽回之時不得已而

行避或以身避而無然世外如管寧避亂而居遼或以心避而不與物忤如狄梁公忍恥辱而待時皆能免災皆得往避之義不往謂晦藏也。○樓折中言來子欲動能言占得此爻而止麟謂此事不足法君子立朝當審義之所在我居言責雖遲遲可托何況權責我無言責而分當疎遠亦可備分自守若身為社稷重臣自有定操何必欲行而止欲進而退乃似清名而快禍者之為乎紫陽此舉於是為失措矣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乎如其疑疑稿可勿成也如不疑而既創疏策矣又何卜。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說音悅

二畜中象黃牛中色也。○六陰順象牛牛順物黃牛順之順者也。○互巽為繩故曰執之。○巽又為入束縛而深入故曰莫之勝。○脫時雖當避而君臣之義不以時會緣也。○蓋五以陽剛中正之德下賢二以中順自守之心上應其相過之剛始如束物而用黃牛之革者然蓋黃牛之皮軟貼故縛物無差差膠結而莫之勝脫矣。○此表六二純臣之心履避而不失其守也可悟世雖識忠臣之意。○此爻在末任者如閻子之解費宰既任者如寧武子之從衛成皆有些執之意。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志引平

周公又義從外而說夫子推本於心也蓋執用黃牛非貌合也其用在志也。○固不作虛字解其堅確不移者志為之也。

九三係避有疾屬畜臣妾吉

三為艮主有止而不避之象。又互巽為入有係戀不能避之意。係二也。以三比二陰而言。但女子小人近之不係。遠之則怨。不係與怨是有疾也。時而抑侮我矣。時而忿我矣。危屬可知。屬即于係。廢見九三何以處此乎。必持己以敬。不傲之以色。而不必過為凌折。不屬之以情。而不必多為寬恤。惟嚴以杜其抑侮之奸。而不惡以柔其忿戾之氣。用畜臣妾之法。以畜小人。庶可以免乎屬而吉矣。○係則情渾之。畜則法制之。九三溺於情。公導之以法。○同有曰。此心放不下。曰係。三言係者。以見非二陰之從三。三自溺於陰也。蓋三居下卦之上。本當才然遠避。如有不可棄之臣妾。亦只可不惡而嚴以畜之。不宜係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周公既言厲矣。夫子加一憊字。甚之也。以見當遯而係於陰之不可也。周公既言吉矣。夫子以不可大事明之。微之也。以見居上位者。不得但以畜臣妾為功業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者不敬昂慷慨。只是從容謝事。九四見小人勢盛。時事難違。所以見機而去。不與人爭忤。所謂好遯也。好遯非偏於遯。

之意。七君子何以能言。蓋君子不遯。小人必有以陰中之九四好遯。則能完節全名。引身而出。豈非君子之吉乎。然則無君子。則紀綱壞而棟宇傾。小人而使為國家。未有不覆壓長敗者。小人所以否也。此周公微小人之意。然則小人之排擠君子。亦何益哉。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又重君子一邊。謂以好遯成見。幾之哲也。象重小人一邊。謂致遯亦所以自敗也。君子非忘世者也。乃若不念居。不顧民。脫冕而去。則君子則得矣。小人其能安處哉。小人否也。象不言。蓋遯原非君子。致時之本意也。夫獨言吉。謂猶念於不及遯而罹患者也。

九五嘉遯貞吉

以九五陽剛中正。下應六二。有才有位。有德有輔。以此當遯之時。必非膠於遯者。凡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遯中推行變化之妙。皆繫會於五之一爻。所謂嘉也。貞。即在嘉處見。只與時偕行。便是貞。則不殆不辱。身名而全。所謂於身世最大。故曰吉。○先儒以卦名之不美者。其五爻多不居。居說此見近遯。春秋當災異。大往進民艱。有志臣居者。正要以天變為戒。或人事為憂。以消人阻。好大驕侈之心。況易理無分貴賤。凡皆可活著。即如此爻。引身而去。固是遯。功業退讓亦是遯。

不炫已長，盡人材力，亦是避。事業做到恰好，便善。而或亦是避，即功業做不盡，留與後人，使後人有所措手，而自家不至亢悔，亦是避。有身避，有才避，有心避，不一而足。隨時量事，而審度曰：嘉，聖人原有處亢之時，何獨無遇避之時乎？該易者，勿迂拘可也。

象曰：嘉避貞吉，以正志也。

此推避之嘉，由於志。尼者志之溺，係者志之私。九五嘉避貞吉者，由其陽剛中正，以道自重，能正其志，而不矯亢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肥者，進退解有餘裕之意。上九陽剛有賢德也。若外無責任也，无應，无係好也，故胸中洒洒落落，不掛一塵，不牽一累，得意遠去，无往不利。之泰則身之利，是能先幾而避者，初以避之尼而屬，故上以避之始而无不利矣。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係於二，以比而得疑，四五牽于初二，以應而得疑，疑沾滯而不前也。上无應，无比，係戀盡損，超然絕俗，高世遠舉，故曰无所疑。

總論

安世曰：下三爻，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遯。上

三爻，也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也，得觀其玩詞。

大壯三三

乾下

大壯之為壯，以四陽而九四當四陽之上，則震上四卦主也。

門人鄭志昌校錄

大壯利貞

太陽也，壯盛也。凡陰陽之理，彼贏則此壯，彼壯則此贏。下乾上震之卦，其體四陽盛長，二月之卦也。有君子壯盛之義，故名大壯。蓋此時君子勢盛，其占之吉亨，不待言也。但智可乘而不可恃，故必以道義為立身之規，以持重為辦事之本。而善取群小，利守此正焉。則大壯可長保矣。○觀卦四陰盛長，聖人名卦係詞，不取小者之壯，而以二陽在上為觀。大壯則以四陽為大者之壯，而猶恐大者失正，小者得以乘之也。或以利貞，其慤慤為君子謀，主失。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釋卦名義卦體陽長過中，正入畢集。大壯者也。此論其壯之實也。卦德內剛外動，本天德之剛，以為勅履，所以壯也。此原其致壯之由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詞曰利貞者，言大人處壯，豈足以有為，而大者其持身接物，行合於正，不恃壯而要為者也。正以

理言之，大而陽自正也。惟正則大，由正大極言之，即天地亦不外一正。天地之情，無私覆載生成，故無不覆載生成。一正以成其大而大者之利貞，何疑乎。○上大字，指陽下正大，說理正大二字，且虛說。蓋言惟正則大也。情以發用言，天下之理，私者必小，正則公。輔者必隨，正則純。天地之情，情字內有正大實義在。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天上，何等威嚴震動。百物莫不悚惕攝伏。是陽以勝陰也。是以君子之克己，亦必以震動悚惕行之。古人云：自勝之謂強，非禮之私，最難自勝者，必以志帥氣，以義制命。能弗履焉，則自勝其私而壯矣。此非則以動之君子，其孰能之。○弗履，兼身心言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能進者，初九居下，分卑據輕，然以陽剛而當壯時，欲要進以決小人，壯自下用，有壯于趾之象。如是而往，取禍必矣。孚信也。必然之意。○本義曰：居下而壯于進，進非任進也。凡向前作為皆是。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居下用壯，任剛決行，可必信其窮而凶也。

九二貞吉

此自守而不進者以陽居陰凡事待時而動故戒其必守正道不可躁激以開據險之端則動有成績乃得吉也本義固中求正留象謀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二居下體之中心无偏私故事無過舉此所以能不失其正而得吉也○提出中字正是重貞字也蓋中以心言正以事言中重于正亦以中則必正故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羊觸藩羸其角

九三處下卦之上以陽居陽是極壯之時也小人乘此剛強而陵犯于人足皆壯而用壯也夫小人以氣勝人而君子以理自勝故惟君子能壯而不矜大而不伐是用罔也罔無也不也，不以壯為用也倘恃壯為用雖貞亦厲九三陽剛舉動未必不出於理故曰貞然設施太銳躁動無端能無厲乎其象如羝羊觸藩而羸其角者三五兌有羊象震行蓄有藩象恭胡瑗說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四貞吉悔亡落次不羸壯于大與之輓

小人君子他卦又亦多並言而義每相反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好遯小人否也皆是此卦本以四陽壯盛而得名九三又以陽居陽而過剛用壯如此是小人之所為而非君子之道故彖傳之曰小人故用壯而君子則罔也孔子恐後世疑爻詞有兩用字以為小人之用與君子罔故特言其一曰君子罔言君子則自無此壯矣此項安世與蔡元頤說也

以全體言之居四陽之終其壯易過以上卦言之又剛位柔不極其壯故曰貞吉悔亡兌為附次兌見震震為輓震之竹華俱為所次有落次象蓋係也落既次則角不羸矣乾為輓在陽輓大四以震下一陽橫在前有輓象以此大輓之輓行此大落之途更復何阻蓋落次不羸者其道通也壯于大與之輓者其行健也三以九四之剛在前如落輓之障而不能進故觸而受羸四以六五之柔在前如落輓而無俟于輓故不羸詞不及羊者承九三來也

象曰落次不羸尚往也

恃剛躁進者其進必折四不極其剛而一以貞處則不忤于人情不拂于時勢可以上進而无阻矣夫子恐人疑四之居柔不進故特拈出尚往二字以明之落不次往或有阻落既次矣尚往何疑乎尚即上也申大輓句以而蒙同意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易音亦作驢場之場語類云場田畔也驢驢場翼三又邊境也坤上為子野則坤五為子場可知克為羊以全體觀之有克象以五爻觀之亦克象故為羊羊性躁而喜觸今五以柔居上不恃四陽之統進所謂喪羊於場也此爻以位則正以德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群陽雖壯而不用也恃壯之悔可亡矣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當去声

陽居陽陰居陰為當位陽居陰陰居陽為不當位就言之當位者吉不當位者不吉此隨繫之五皆言位正中履否克中孚之五皆言位正當此皆當位而言者也履三之凶否三之凶蓋據三之悔隨三之甘噬嗑三之毒睽三之與兌震三之蘇元三之來未濟三之凶此皆言位之不當凶者也而爻則以位不當而得无悔設以陽居五而當位則必適用其剛能無悔乎位不當是所以喪羊之故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元攸利艱則吉

五以一爻視之不成為羊也上以六爻合觀之則羝羊也三前有四故為觸藩四前遇陰故為藩決上六前無藩礙而亦言觸藩者處一卦之窮也壯終動極志有餘而力不足惟志有餘則好進而不安有觸藩而不能退之象惟才不足則喜事而不成又為不能遂其進之象後據四陰前無可進將何往乎然猶幸其不剛能艱以處之而內審事理外度時

勢則終得退其進而言矣此用公同其進之不利而示以進之道也○艱則吉是不敢求進之意此為非壯而善用其壯○固有曰五克為羊上六為藩占至上是羝羊已觸于藩也為藩所竊故不能退上為卦終前無所進故不能遂何所為而利乎惟艱以處之則不至羝用而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人之處事以為易則不詳當以為艱則詳當上之不能退不能遂者恃壯而不審于進也艱則吉者能詳審而不輕舉則不詳之咎不長也

總論

項氏安世曰有以事理精中為正者有以陰陽當位而正者則以柔濟之柔以剛濟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剛處剛以柔處柔各當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壯之時義其所謂利貞者利守事理之正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當位而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當位而皆不利又于九二九四爻謂明言貞吉於初九九三爻謂明言征凶貞屬聖人猶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釋之於九二則曰九二貞吉以中也明二之吉以中不以位也於六五則曰位不當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易之時義屢遷如此

晉三三 坤下 晉以明出地上成卦六五為離之主當中天之位則五為卦主也故象傳曰柔進而上行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為卦上離下坤有君明臣順東時遇主而上進之義蓋人臣立功格之者時本之者德而成之者君君子本是三者而上進則功在王室澤被生民此真安國之候也周是而受君之寵也養子之重錫之馬矣且蕃庶為寵遇相見接之勤晝日三為禮隆情厚以非常之功受非常之寵占者有其時有其德遇其君則亦當有是寵也口康侯不必皆治亂持危但以恭順之德使天下有文明之治而

樹久安之勢

者皆是也

彖曰晉進也

進明進而盛如日之升釋卦名也此君子備經濟之本由誠而升廓廟時可進而為之象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宇宙清明實利元私錄功有典有其時也順而麗乎大明勢而能謙恭順而昭察無違有其德也謙中自守進

居崇高有其過也時與德與遇兼隆此康侯所以物備禮隆而達達極盛也○按五中子曰六十四卦離上者八專取六五一爻以為成卦之主者二晉大有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晉則曰柔進而上行是專以康侯當一卦之義矣又項安世曰三女之卦獨離柔在上為得尊位大中而行之故謂之上行其在六四何謂之上合上同元存上六例謂之上窮皆不得為上行也

彖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日也出地上則愈進愈明進象也明德固有之德也自字重即自強自明自守意按胡炳文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

自強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此以貞與裕戒始進者也初六陰居下欲攀援上進所應九四又妨賢病國故其進也若抑之而摧如焉然不可因沮抑而變其操寧摧抑在彼而守正在吾勿苟苟合之心而貞焉則得遂其進而吉字信也罔无也在下始進豈能孚信於上哉裕寬裕也不急于求上之心也罔孚在人而寬裕在我故不汲汲以失守亦不俾俾以傷義又何咎焉○晉如摧如象也貞吉言下二句又是解上之詞罔孚即摧如也裕即貞意无咎即吉意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此申貞與裕之故。君子處世。枉己易合。直道難容。所以見摧者。以獨行正也。然豈可因推而失正哉。若有官守。而寬裕忘緩。以失職。不可也。初之裕。而无咎者。以初始進。未嘗職任而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此言人臣進不枉道之善。六二中正自守。上无應援。若將進而愁其道之不得行者。然小人愁則生于進之心。君子愁則堅待時之操。故以愁而信于己。則為貞。以貞而受知于君。則為福。貞吉者。守正而終遂其進也。介大也。王母。指六五陰中之主尊也。即俗言祖母。二與五應。故受福。此又。極言而極言之。五予而二受。言受則自受耳。非出於二之求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此原受福之由。蓋福者德之基。福者德之致。二有中正之德。六五建中表正之治。賴此而成。故二不求福。而自受介福。非幸獲也。口中正。以久言。則為位。以占者言。即指德也。

六三衆允悔亡

此著三信及履上之道也。允信也。衆指初與二言。以六居三。處不中正。其德業不足。宜不得遂其進而悔者。然當明出。

地上之時。三在順體之上。與初二而陰。合志上進。是以道同心孚。信于下而順于上。而摧如愁如之悔。可亡也。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行叶音杭

此申三之志。先與衆合也。衆所以信三者。以三之志。欲上進。大明。以行其道。初二之志。遂與之同。而心自孚也。

九四進如鼫鼠貞利

此狀竊位之象。而以心之危善之萌。子鼠與鼫。五技而窮。能飛而不能過屋。能緣而不能窮木。能進而不能渡谷。能穴而不能掩身。能走而不能先人。斯鼠成引詩作碩鼠。非是。鼫鼠貪而畏人。夜行晝伏。非能進避。九四。不中則德虧。不正則行邪。雖竊高位。畏大明之忌。欲進而不敢進。故象之。貞厲者。四之位。錫于公朝。不為不正。然德虧於內。行邪於外。位即長據。心自不安。故雖貞亦厲。口極本義。不曰危地。而曰危道。厲指心上畏懼。不寧說。四居明體。而自知德不足故也。晉道用柔。四不極剛。故聖人亦不言凶咎。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當叶平声

此原四之德。不稱位也。大明之世。位必稱德。鼫鼠貞厲者。以其德非中正。雖據高位。而心竊畏人之議其後也。位。又之位。非爵位之位也。當稱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此示人君當以純心而行王道也以陰居陽本體不正治道未純宜有悔矣但晉道用柔六五柔德宅尊為難明主則有英明之資而獲多助之益而悔可亡恤慶也陰性多私使計其失慮其得徒恤而已故又戒以失得勿恤不計功不謀利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道如是而往則大順之化充于宇宙雖不求其吉利而言无不利矣凡爻中言吉无不利者皆一意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此言王心純而王化溥也言在一發慶在天下言五能去其計功謀利之心而失得勿恤以是而往則澤及天下而萬方有慶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元咎貞吝

此著進極之象角剛銳而居聚體之上者上九剛極則強猛而不能濟以寬厚進極則躁妄而不養以舒徐是此任乎剛者也為晉其角之象若此者何所用之維用之伐邑而已討四方者治外也伐私邑者治內也謂內自治其過之私也人之自治則極則好道愈周進極則遠善愈遠雖傷於嚴厲亦可吉而無咎外此而固守其晉角之象是知進而不知退取

蓋必於○吉无咎亦是僅可之詞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居晉之上而使能自昭明德則大光矣乃用伐邑而但自治其私有功不得為大有業不得為顯其自治之道未光也晉以柔進為主尤用剛故又象交鄰之

總論

丘富國曰晉進也柔進而上行也故卦專主柔進為義六爻四柔二剛六五一柔自四而升已進者也故往吉无不利下

坤三柔皆欲進者而九四以剛間之故有胞寃之象○趙汝騰曰下三柔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吉三悔亡○以陽不當位故厲且吝惟五以柔明居尊位故往吉无不利也○彖曰晉卦諸爻皆以進為義初二三五柔之進四與上剛之進也四陰二陽陰多吉而陽多厲者晉以柔順為主剛強則強矣故彖傳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之得名其亦以柔為主與

明夷三三

離下 以日入地中成卦而上六積土之虞夷人之

而見夷者也主卦之主也故彖傳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

明夷利艱貞

明夷明者見傷也天下之物莫明於日莫暗於地以日入而地掩其光明安得不夷夷傷也晉之晝日出地上也明之夷日入地下也君子之道陽剛顯之則明德自昭陰邪閉之則輝照者暗下離上坤之卦日入地中有明而見傷之象故明夷蓋本體之明自不可息所謂貞也艱者以時當暗主欲去則不忍棄欲比則不敢徇欲直遂其正而大用其明則必艱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福所以艱者也此時復何利哉不可以時之艱而忘其真不可以志之貞而忘其艱也故曰利艱貞他卦曰利貞為不貞者勉也此曰利艱貞為欲自見其明者勉也○貞字隨卦取義如隨之貞擇人之貞也臨之貞防陰之威而以理自守也大畜之貞言學術之正也順之貞言所養之正也雖只訓正固而義因卦取故此卦貞字兼不失其明不露其明二意

非夷明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此釋明夷之一義而借文王以証之卦德內離為文明是唐知中法也外坤為柔順是中順外見也蒙受之被也如物之蒙垢蒙其外不能入其內也當明夷之時蒙世之大難其德雖明而不敢自用其明文王有為蓋違討之亂而合明夷之象所謂用是道以處明夷也下節方是處明夷之道○固有曰輝照致主內文明也以服事殷外柔順也○因於義里蒙大難也文王運射而為是委曲之舉正有得於王明夷之義今釋篇曰大難以天下言內離以一家言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論處明夷者而借箕子以明之晦其明釋艱字正其志釋貞字時當明夷不可直遂其明當委曲以蹈晦長言利艱貞者晦其明也卦體六五迫柔暗之君此時正道不能行矣而志則操之在我也委曲倚常禍成宗社所謂內難也不棄居而行遜不徇君而居焉惟有可對先王可告天下萬世之一心耳是龍正其志也昔箕子為紂親戚而徃狂為奴是箕子亦嘗用此道矣○內文明外柔順即寓艱貞意內難正志即寓文明柔順意但上節統言全卦此節專就六五一爻說文王箕子亦只是介樣子勿泥著二人也○晦其明明雖晦而明不熄也正志即莊嚴見坎為盜離為戈兵甲冑有難之象

五在外坎離在下為內故曰內難正其志以互震恐悞情省中看出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不曰明在地中而曰明入者此就初入之時言也日初入地餘明尚存然不似方中時灼然顯著故晦但本明之體尚在地下此明夷之象君子之蒞衆也觀其外之作則晦焉而其體之明固在也○晦而明晦度有明在居說晦其明則明全不露矣○固有曰晦字重明字尤重用晦者體本明而用則晦也若不能用晦便是不善用明晦只是不察耳

初九明夷于飛重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擬初微有所傷而即當決于去也雖為難有飛象難以二為主初與三其兩翼也二三互坎則一翼而此一翼重矣君子指初于行應四也坎為酒食初下互坎是不食也自初至四隔三爻故曰三日四比五初往四以從五故曰有攸往五為卦主主人也坤為言又互震為笑言故曰有言下三爻皆明而當晦者上二句是象下四句是占于飛見幾而作也重翼有避禍之意而不欲翔也君子占此則其于行也義不當食雖三日而不食蓋此時可以不食而不可以不行寧樂飢而不去耳夫未傷先避庸者託其迂諒者施其拘主人有言無足怪者此句正見君子知幾之識素定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此提出義字以明初之所以急于去未及傷而先行君子不苟養介利而食矣然非矯激也義不當食也

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此言二之傷而未切猶可以救上之暗也初又不明夷未傷也此爻先提出明夷二字言已傷也初自視為二之初為股陰右也陽左也手足皆以左為股初陽爻故為左股二互坎不及比初有免于左股象若以手言則右手之才長於左故免左而不免右為傷未甚也三合四五為互震震為馬三去五震則坤之暗故曰用拯馬壯六二以柔順中正處明夷之時不炫能不矜才故但免于左股此雖夷而尚可用以救上之暗也二與五應故合以拯上馬壯急救之意吉為謂

轉危為安程傳所謂吉者得免于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于斯世也愚謂程傳所謂免傷害免昏暗之傷害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則正道之法則也二以用拯為急此正二之順處若以順而逢君便非吉順而拯上之象是順以則也吉何疑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此言除害之當審也雖為戈兵禍害而位于南南狩象也初二為足三四為身五上為首故曰大首三應上故得三之馬壯者救難在速也此不可疾者除暴宜慎也九三以剛明之德居下卦之上上六以柔暗之極處勢位之尊而相敵應明

之所以見傷也。當此而除害一舉而元屯後首有子而得而得其大首之象。然必詳審于天人之際。不可以去時為正道而躁進妄動也。故曰不可疾貞。周公先曰得大首者示在上者不道之戒。雖曰不可疾貞者。最在下者不軌之防。其首微矣。此爻凡以明除暗之美也。如湯之放桀。文王之伐崇。武王之伐紂。老武之誅王莽皆是。大首以元亮言。不以君臣言。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志。去暗除暴之志也。乃慎詞。三之而得大首者。豈以化分高利哉。蓋有成湯而得之志。不得已應天順人。乃能成撥亂濟世之功而大得也。

六四入手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坤為大腹。互震為五。左腹象。二居下卦之中。心象。二三四爻半艮。為門庭象。四互震。震動故能出。下卦為內。上卦為外。四居外卦。故曰出門庭。六四去離入坤。自艸晦之時。有入于左腹之象。以柔弱而度暗地。似不能如內三爻之藏身善用矣。然離二為明夷之心。四入下互坎。為能獲明夷之心。是四雖處暗地。而心尚明。猶能識途而按去就也。故有于出門庭之象。四與初應。初之君子。既不至而行。故四雖入腹。而亦出門庭矣。四居坤下。雖暗未深。獲明夷之心。莫離二之明也。或曰此又一氣直下。六四為坤之下爻。雖入於左腹矣。以其互坎。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之後也。言其居暗而不

息也

象曰入手左腹獲心意也

靜則為心。動則為意。以離二居中。不動言曰心。以四互震而動言曰意。心意去暗全明之心意也。和不下互坎。上互震。則全乎其為坤。而傷明實甚矣。惟四互坎震。故雖入于左腹。猶能獲去暗全明之心意也。幸之之善詞。獲心意。即又詞獲明夷之心句化出。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金坤俱借直道說。他卦之坤而居五。亦多主居。此以箕子當之。何也。人主宜周天下之明。不宜傷天下之明也。故以明而見傷者當之。箕子祥狂為奴。以明若暗。是為箕子明夷之象。以又德陰柔。故以利貞戒之。蓋推之明。惟全坤足以傷之。六五互震。則不得為全坤。是明雖見傷。而明尚在也。又震為坤。恐損。箕子當困危居暗之時。有就于心者。此箕子之明夷。周公從互震取出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日之明。有時而晦。無時而息。其晦者坤掩之也。其不息者。本體則明。自不可息也。遇暗居。履此圖如箕子者。可謂知矣。雖

倖狂罔奴而志操不改其明也即其貞也不可署則明之體純臣之心千古自不可磨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於地

四五而爻非全坤故明雖夷而明尚存也至上六為純坤直將日光掩蓋無復餘明矣故曰不明晦內卦三爻具本明之體而見掩于坤是內明而外晦者也四五而爻雖坤體而與下卦互是處晦而內明者也上六既非英明之質又為陰蔽之甚是不能自明其德而終晦矣五上為天坤上為地初以位觀之則為登于天宜其有居臨之德矣後以坤上觀之則為入于地而全體無離照之明也此爻得全卦之義惟不明晦所以為明夷也上本不明所以以下卦之明遇之而傷也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以位觀之以為上登于天而能盡離明之用則可以光照四國也後乃入于地而夷人之明使天下之明者皆反于晦失君道之則也則者人主向明而治之理也上六明夷也下五失皆處明夷之道也

家人三三

離下以九五六二為主故象傳曰女正位乎內男

家人利女貞

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自內而出者也由家而及于外之象內明外巽二陰正于內五陽正于外處家之道也故為家人蓋一家之離正者莫甚于婦女蓋家之隆恒起于婦女故正家者利在女貞也言外有正身以刑于意在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此釋利女貞也補出男正是前一層意正位乎內謂六二正位乎外謂九五柔順女之正剛健男之正位乎內位乎外以見各有定位不相參越方得治家之道女之位內其位也男之位外其位也男女一小天地男之剛健天道也女之柔順地道也一家之男女正此即天地之大義也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申正位之義而以二五之主乎家者言之嚴者尊無二上嚴字不專指嚴嚴之義兼尊嚴意家字通上下言小民之家固是家王者天下為家亦是家父母上自王者國母下及庶民之父母總宜以嚴道正家居者主也父主外母主內皆為

之居。今日之父母。即昔日之男女也。昔為男女而正。則今日為父母亦嚴矣。父道嚴。故陽教宣。母道嚴。故坤範立。此節已包下文正。家之意。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承嚴君之教說。通六爻之位。而推言正家之理也。上父。初子。尊卑之位秩。而父子各盡其道矣。五兄三弟。長幼之分定。而兄弟各盡其道矣。五三夫四二婦。內外之別嚴。而夫婦各盡其道矣。一家者。天下之規也。人人皆盡其父子兄弟夫婦之倫。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定矣。夫正家之道。通于天地。而化達于天下。而要以正乎內者。先之此家人之責。

利女貞欬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離為火。心象。風如風。象風範意。一身舉動。外本于內。猶一家教化。皆本于身也。君子知風之自。於是齊家以修身為本。而修身以言行為先。物外之。而耳目手足內之。忠孝友義。皆物也。本此以為言。則不誣不妄。而可以為教家之言矣。恒。常也。平也。即措之于耳目手足。以及于兄弟友者。不求異也。本此以為行。則思誦明倫理正。而可以為化家之行矣。言行在外。而所以有物有恒。在內。外為風。內為火。二有字。見得自火出之意。

初九。閑有家。悔亡。

不曰正。而曰閑。何也。既治曰正。未治而防其邪。曰閑。閑者。以法度閑之也。初。家道之始也。顏之推曰。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初之時。當閑。九之剛能閑。長女中女。群居。宜有恒。以能閑。故亡。閑。公以為正家之道。當謹其始。始不閑。則相資相傷。終必亂矣。初。處有家之始。具陽剛之才。聯以情。而閑其疎。肅以義。而閑其亂。便之家。就條理焉。則傷恩。義。倫理之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家人之志。妻者。藩。侯。驕。暴之念。家人之志。既變。而治之。則傷于恩。而害于義矣。閑有家者。閑之于預。禮法以肅其心。勸

誠以閑其意。治于志未變之時。所謂絕意于未萌。而起教于微渺也。

六二。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必欲從己之志。曰攸遂。无攸遂者。不敢專主。順從九五也。在。即。離。玉衡之在。察也。在中饋。但自治其分內之事。不干預外也。貞者。守此不變。則閑教得。婦道彰。離為互坎。所到。无攸遂。坎為飲食。離火。烹爨水。為烹飪。中饋。象。周公以為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婦道以柔順為常。無所必遂。其職主。在家。中饋。供養而已。得婦人之正。故其象占如此。此爻與九五相應。正。發。明。利。士。貞。之意。月。礼。奉。家。司。尊。養。註。言。祭。禮。凡。四。節。曰。朝。曰。饔。曰。饋。食。曰。醕。在中饋。即饋。

食之
意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巽者婦道之正而順之不足者每以驕亢失之六二以柔居
柔有順德而巽以從夫乃得正內之吉

九三家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嗃者驚惧不寧之意嗃嗃者笑樂無節之貌九三以剛居
剛故過剛而有嗃嗃之象又二四皆陰比昵易溺或因不中
而有嗃之象然正家之道與其和易而無節其漸必至于
淪倫不若過嚴而有制其究不傷于倫紀也故當其嗃嗃則

雖有不近人情之悔厲然人心肅則家道正振猶為正家之
吉也若反是而嘻嘻則恩誼似洽而家教已弛能无吝乎
按嗃嗃以義勝情嘻嘻以情勝義皆非正家之中道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宜寬嚴相濟九三任剛而嗃嗃則其家必尊卑長幼肅
然內外大小整理特少家庭之樂然未失正家之道也若以
不中之故而致嗃嗃則尊卑無序內外懈弛似乎家庭之樂
而家之節制法度已失矣何以正家乎五于始則為閑制
于中則為節為婦

六四富家大吉

陰又當位陰主利既有善于營利之資四近五又挾能致富
之勢是能富其家也衣食既足禮義可興故不曰吉而大吉
○在中饋一事之吉富家終身之吉○王者天下為家大臣
理財是即富家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以六居四陰居陰而得位也禮運曰父子為兄弟睦夫婦和
家之肥也然則四豈止以多財為吉哉在以巽順為正能滿
而不能溢以保其
家而守其富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此爻純以占吉假與格同詩秦格無言昭假列祖又言身格
于文祖皆成格之意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為有家之主
身範既端故能感格其家各得其所然王者家太人衆其心
不一即間有未格者可勿用憂恤蓋正家則天下自定而得
吉也初之閑有家是以法度防閑之五之假有家是以躬行
感格之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相愛重在德上即五二德與順之中應王之所以能格有家
者九五愛二之內助而順以化乎內六二應五之刑于而健

以純乎外而交相愛也。○傳義指夫婦之相愛說。折中載其
換一條。言一家之父子兄弟夫婦長幼莫不相愛。非特夫婦
而已也。愚按九五六二夫婦相愛是正意。其餘家之夫婦必
待王者假之而後相愛。此是餘意。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下五未及正身之義。此爻特為補出。上卦之終。家之成也。周
公指出治家之本。以為非誠不足以格偽。歸之情。貴有孚焉。
有孚則上下不至相欺。而恩義洽。非嚴不足以消惰慢之氣。
責威如焉。威立則禮法不至凌辱。而恭順生。曰終吉者。齊家
當思流弊。不孚而以術相欺。與不威而以情相押。其始未必
立敗。其後必至潰倫傷化而不吉。上以有孚而又威如。此無

弊之道也。故曰終吉。初之開。正其始也。上之威。要其終也。參
威即大傳言物行恆意。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夫子恐人之徒尚威怒。而過于囁嚅也。故特提出反身二字。
以明齊家之本在身。蓋自治者正。自能使家之人不怒而威。

總論

吳曰。慎曰。家人之道。男以剛嚴為正。女以柔順為正。初曰閑
三曰厲。上曰威。男子之道。二四象傳皆曰順。婦人之道也。五
剛而中。非不履也。履而泰也。

睽三三 見下 以六五九二為主。故彖傳曰柔進而上行。得中
離上 而應乎剛。

睽小事吉

不相合而重異曰睽。外離而火炎上。內兌而澤潤下。性不相
合也。中女志在坎之中男。少女志在艮之少男。各有所係。皆
不相合也。又離為父中。兌為毀折。至坎為輪據。皆重異之象。
故名睽。蓋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于異。當睽之時。无一可為
美。故彖睽者。用剛明之道。則事備而凶。用柔順之道。則事而
吉。○睽卦名。一字一運。事吉一句。陽曰大。陰曰小。小柔順和
易之意。不作知事解。當睽時。人心既離。而一任剛明果銳。其
敗必矣。惟以小而柔順不拂。和易不棄。而事吉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火之靜也不炎。水之靜也不流。而字宜現。以見火動不
動而上也。澤本不下。動而下也。然則火澤之睽。靜處不見動
時乃見耳。離為中女。兌為少女。合成一卦。是曰同居。而意各
有屬。故居則同。而行不同也。曰志不同。行者不待行之時見
其不同。當其居之時。而志已不同矣。然則二女之睽。不待行
之時始見。居之時先已見矣。卦象如此。睽之所由名也。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此就卦中兩陰爻。以明事吉之義也。兌之所以說。在三之柔。
而上附乎離明。則通于事理而不苟說。是有濟睽之德也。五

三皆柔本宜居下也乃三則進而居下卦之上五則進而居上卦之中是上行也以謙順之人而操事權之極紐是有濟睽之勢也六五得中下應九二之剛虛心下賢而賢人樂助是有濟睽之輔也說也柔進也得中也皆小人之妙用也三若如是是以度之時而事吉也○小者陰也明而非說則心不和平或以中而或睽上進非柔則心不卑抑或以亢而成睽剛而不以中應則心不虛公或以偏執而成睽惟說惟柔惟下應始終完得一个小字則以小而待事之吉矣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此以睽而合者推廣贊嘆之天下之理不睽無以為合其在造化天高地下睽矣而一施一生相合而成化育則其事同也其在人物男剛女柔睽矣而一唱一和相求而成配偶則其志通也其在品庶異形殊質睽矣而衆陰衆陽成形成器則其事類也睽之時合睽之用睽中有合合在睽中當睽之時則有睽之用豈不大哉○事同志通事類皆以交相為用者言之故曰睽之時用益顯睽用合睽正所以善其合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同一卦而上下之性分所為睽也君子本有大同之志要不可失之混也故以同而異焉○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同非同

俗異非立異以同而異異字要從同中看出言其子大同之中而有不于一子同者在北節就處睽言重異一邊卦名睽字本不好字而此則言性不苟同乃睽之善者坎言言事同志通事類異而同也此則言同而異兩義合前而睽之妙用可得矣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初以澤而應四之離水火不投宜有悔者同四互坎而不應初而悔亡矣坎為馬為隱伏四互坎則不與初應是初之喪馬也本不相濟初豈逐而求之哉喪馬勿逐擇悔亡之故也自復思見惡人此假設之詞彼四既以互坎而喪而初又不

逐之則四何由而復哉如其自復言不互坎而應初則四雖惡人初亦不妨見也蓋兩陽相敵四無以加于初而初亦不為之用故雖見而得无咎○悔亡喪馬勿逐一層自復見惡人无咎一層○見惡人以見為避如孔子之陽貨遇而勿絕也何咎之有蓋當睽時君子之同德者固當親而小人之乖異者亦不可拒此所以免中傷之咎也

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既曰惡人初豈樂見哉蓋小人而絕之太甚則其陰毒必有以中傷我而答隨之初之見之也嚴以持已淡以周旋非初之本心也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卷元答

卷取坎為遇之意。泰昭王出。范剛待之。永卷是遇卷也。六二與六五為正應。六五主也。蓋明之世。君下賢。古守道。古人三聘後車。重乎其出處也。未有遇卷者。然世道方晦。不得拘此矣。故遇卷宜有答也。而睽二之遇卷。可元自炫自媒之咎。卷者。委曲之途。遇者。會合之意。當睽之時。附黨以結主知。忠臣所不屑。然使負婚之。而元益于君。即名高也不幹事。故遇卷是濟睽之苦心。致主之妙用。然非二剛中之才。而時造治平。則不可藉口於遇卷也。遇有急而相求意。外相合二義。

象曰遇主于卷未失道也

遇卷本非道。因二五正應。人當睽時。卷迹原心。志在濟睽。故曰未失道。

六三見與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元初有終

此言三之與上。始睽終合也。坎為輿為曳。離日為見。互離為牛。兌為毀折。是牛掣也。其牛謂二與三。互為牛。三本有牛也。天胡援以為當作而。占天字。作而形。與而字相似。故援天。漢注。謂見為而。則劓鼻也。坎為利。有而則象其人。指上九。與曳牛掣。三不得前而應上。其人而劓。上不得下應三也。三與上之睽如此。所謂元初也。蓋三爻在卦中。故有互象。及至上

爻。則離自為離。兌自為兌。而三上之正應見矣。故曰有終。見字。貫下三句。三之所見如此。故元初。而具有終者。理勢之必然也。此爻。若六三之陰躁多疑也。詞通是矣。占其在中。

象曰見與曳位不當也元初有終遇剛也

單舉見與曳。包下二句而言。六三陰躁多疑。所見偏而惑。愈甚者。以其不中不正故也。陽居陽。陰居陰。為當位。三以陰居陽。故不當。便六三陰而上。又亦陰柔。安能有終。爻言元初有終者。以三之所遇剛也。剛指上九。不期而合。曰遇。三見與曳。牛掣而則。三以為終於睽矣。而終與上合為。此實出于意外。故曰遇。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元咎

四之所處。上下皆陰。本不取比之意。而以為孤。何也。度睽之時。近而不合。是睽而孤矣。然四有可應之元夫。為遇之。交孚是睽之中。尚有合也。睽者。杜設防閑。危厲以虞。然後可以保其孚。而元咎。元咎分項上兩層。睽孤則元咎。比植黨之咎。交孚則無難類絕物之咎。元夫。作好人兩字看。與惡人二字對。非夫婦之大也。初以四為惡人者。以四互坎為盜。四以初為元夫者。睽初陽剛自立。才可濟睽也。孤以初絕下卦。而問分有見。

象曰交孚元咎志行也

欲濟陰而功未遂者，勢也。欲濟陰而心不改者，志也。四與初，上與三，應而相濟，同德，協力濟陰，其志可行也。當時未至，功未立，君子亦取其志而已。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濟陰以才，六五無陽剛之才，太宜有悔，而得悔亡者，非無故也。五，柔二以爲輔，而宗之二亦願致主濟陰者，故其相合，如噬膚之易焉。以是而往以濟陰，又何難哉。陰陽之咎乎。二以五爲主，尊之也。五以二爲宗，親之也。二五應，三四間之膚，指三四也。○上離離也，下互離亦離也。若人之同類一脈者，然故稱宗。○旋巷曰：陰與噬噬震兌不同，四之互坎同也。噬

噬二爲陰，有五坎，又有互艮，故噬之難，陰二爲陽，惟一互坎故合之易。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慶，利音尾。言臣遇合，往以濟陰，在朝廷則爲職業，在天下則爲福慶。言有慶，則不但元咎已。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

往遇雨則吉

上與三應，本不孤也，但以三爲二四兩陽所比，若無意應上者，而上乃孤矣。且上九明極，則過察而多疑，剛極則陰暴而

拂戾，彼三本不汚于二四也，乃疑其受汚，而見豕負塗，爲三本欲以柔順悅上也，乃疑其幽昧作祟，以元爲有，而載鬼一車焉，一滿也。由是積疑忿躁，先欲張弧以射之，然以明而見疑，亦以明而信矣。後乃脫弧不射，止知三非我之寇，實乃我之親，由是往而從三，厚疑盡釋，如陰陽之和合而遇雨，則其睽不孤而結。九上之與六三，先睽後合，其象如此。○凡物之情，信然後合，合則愈信，疑然後睽，則愈疑，而不信，則終于睽而凶矣。故周公極舉睽上九，與六三之情狀，以爲疑人者之戒，非獨居臣然也。○離爲目，故見坎爲豕，負塗者，兩陰夾一陽，以坤二而得坎水，爲塗泥也。坎爲隱伏，鬼也。坎脫脫，車也。坎爲弓輪，張弧也。遇兌之殺折，而孤脫矣。兌之澤在下，坎之水在上，而象。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陰陽和而成雨，上往來三，以陽而下從陰，是遇雨也。不相和而情睽，則疑，既相和而情合，則羣疑俱亡矣。豕負塗，疑三之汚於兩陽也。鬼一車，疑三之合二陽爲祟，而害己也。此皆睽則生疑之故，而蓋所論于遇雨之後乎。

總論

同有曰：濟陰以陽剛爲尚，初曰見惡人，二曰遇主，三曰遇剛，四曰遇元夫，五曰往何咎，六曰往遇雨，蓋睽生于疑，若既相疑，而再靜靜遠避，如何合得。○按卦名睽，而六爻皆取合義，此爻之吉于卦者，初言見惡人，四言遇元夫，是初與四不睽。

也。二過來五咥膚。是二與五不咥也。三有終上遇而。是三與上不咥也。時雖咥而六爻未有終於咥者。然初之喪馬。四之咥孤。三之與曳牛。制上之負金。載惡。幾不合矣。惟二五而又不無咥意。但六爻之相合。都有委曲周旋意。此衆所謂以小而事吉也。

蹇三三

艮下 以九五為主。故彖傳曰。往得中也。蓋彖詞所謂次上。大人者。即指五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艱也。高而難越曰阻。艮之山是也。深而難涉者曰險。坎之水是也。下艮上坎之卦。前險而後阻。外險而內阻。上險而下阻。又互離為戈。兵甲冑。互坎為盜。為隱伏。是患難艱虞叢集之時也。故名蹇。當蹇之時。尚何利哉。然觀其所不利。則所利可知矣。蓋蹇之所以為蹇者。以北方之坎。合東北之艮。而成蹇。則欲避此蹇。以求安靖。其在西南乎。蓋東與北皆陽方。陽動則山而與而皆陰方。陰靜宜吉。故占得此卦者。利西南。貴退步。求安靜也。不利東北。言有所舉動。向往而求進。則

不可也。然天道消息之理。既有險難。則必生濟險難之人。若九五之大人。有陽剛中正之德。而又得位得時。有權以達其才。畧有德以救合羣災。此濟險之大人也。凡在蹇者。當利見之。貞者。動心忍性。守正不移。則蹇可濟而吉。○大人固指九五。然亦勿拘。若庶民占之。則又為泰民利見。深高。居五位者。占之。則為元宗利見。李泌。昭烈利見孔明。○卦彖中。但有不。利東北。一。利西南。二字。文上從對面看出。此聖人前民用之意。○彖詞。合內外卦。說今蹇。至大十。彖傳。方以艮止為履蹇之道。夫子作傳。每另尋出一義。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艮下

此釋卦名。而先賢遇蹇之說也。卦名蹇。蹇以坎之當為難也。夫既入于難中。當思出險。而此之險。則在前也。險在前。便當退步。然見險而不止者。識暗于幾先。貪求而踈進。不知之故也。今坎險在前。而退止在後。是見險而能止也。豈不智矣哉。○互難為目。故能見。○上三句以坎言。下二句以艮言。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此歷舉濟蹇之妙。而往字不同。上往字。作去字。作棄字。看。下往字。作應字。作進字。看。當艱難之時。苟而不知變。何以濟蹇。故利西南。而害東北之本位。而往就西南。為得中道也。不利東北者。東北為蹇之極也。道即蹇道。窮極也。大人。德位兼隆。才畧暗練之人。蹇者往而應之。則有暢濟莫安之功。故利見也。三五陽陽位。二四上。陰居陰位。皆當位也。初雖陰居陽。而在下不任事。故六爻皆為當位。當位即是貞。而能得吉。居位上下。各盡其職。各率其分。即所以正邦也。得中也有功也。正邦也。皆蹇之妙用也。當蹇之時。而妙用如此。其所係于蹇蹇者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本險峻難行。上復有水。則懷山襄陵之勢成。故為蹇。君子以為。山水之蹇在世途。而吾德不修。則此身之蹇也。於是內

而檢點于念慮之微。而去其此心之險。外而省察于躬行之際。而平其身之阻。則蹇蹇之道在哉。而世道之蹇亦可濟矣。○時當困。全不可行也。故惟致爭遂志。時當蹇。只走進步。艱危也。全要小心謹慎。故君子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來譽

初六往應四。也四為坎。是蹇也。往則就其蹇矣。况兩陰不能暢濟。能無蹇乎。來者安靜之意。守其素位。則得見險而止之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待則待奇反

向前則為蹇。安靜自守。即非蹇然則為初六亦居易以俟之而已。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二與五應。故稱王臣。蹇。蹇其蹇。而身心俱瘁也。言二以五之蹇為蹇也。匪躬之故。是同公表六二之勤勞。以見二有純臣之操也。以居事為身事。二真無愧臣道哉。

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

尤叶音尤

尤。罪自外土者。臣道少有不至。不特一時清議非之。且千古青史罪之。如二之為王臣。而能蹇。是終無尤也。○無尤不

論功論
心遠也

九三往蹇來反

三為艮之主爻，往于外，則互坎為蹇，來于內，則反而全艮之體。○反即反躬修德之反，既來，則有自盡其止之道。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謂內卦，指下二陰，喜其相連而安靜也。○內喜，是推廣說言，不將本爻得安靜而受其止之益者多矣。○以陽爻居陽位，來好動而躁進者，能反，寔出意外，故喜。

六四往蹇來連

連，牽引係屬也。四陰柔才弱，不能動五以成濟蹇之功，若向前而往，則後蹇耳，故必來于內，而牽引連屬九三之陽剛，合于五，而成互離之明，可以濟蹇也。○四與三陰陽相比，故連。又互離成卦，亦曰連。○四合三以動五，得以人事居之，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當，當也。

四以陰居陰，當位也，能連引九三以事五，斯相道得而為盡職之實也。

九五大蹇朋來

此言人君能得賢才以濟蹇也。天下莫大于君父之蹇，五為君位，而陷兩陰之中，故曰大蹇。又易例，陰為小，陽為大，五陽爻，故亦曰大蹇。二言臣明五之為君也，五以二為朋，猶小雅我有嘉賓之意，不以勢位自高，正以衆之所云中節也。四爻曰連，四連之也。此曰來，言五有以衆之也。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中，中節也。

當蹇之時，凡所作為，不得過節，故云節。中節，由陽剛中正，人主居蹇難，而修養自如，使群材喪氣，故大蹇朋來者，以九五剛中而能中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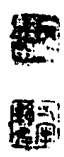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初與三兩爻皆言往蹇，是以向前為往也。此爻往字，只作去字解。蓋蹇至上而去矣。曰往蹇者，蹇去也。碩大也。濟蹇之大功也。來就五，以共成功也。諸爻皆不言吉，至上而始言吉者，以蹇難至此，而乃濟也。大八，指九五，利見，上爻利見之也。上爻本居事外，然不見大人，終身蹇難，今一見大人，則名重竹帛，功蓋生民，道可行而時可匡，何利如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貴也

上爻，身在事外者也。乃往其蹇，而來碩大之功，若何哉。蓋其志不忘居，非石隱一洗，而繫心家國之內也。貴指五，從即仲。

三或從王下之從此初五濟震之意以原上及利見之心
 言之上之利見音非自他也以從九五之貴也從則有不敵專
 成義。卦有四陰而上久為首上六從貴則下三陰之從可
 知也



解三三 坎下 以九二六五為主故震得此性得象也指五也
 震上 又曰乃得中也指二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 震上 又曰乃得中也指二

解散也震之倒卦物不可以終難故震之以解利西南者何

西南坤才主也平易也陰也安靜也上震為木得土為根

下坎為水得土而說故利西南即人事言之陽剛則多坎

陰靜則安寧也利西南言入主定亂之德當不事煩擾與民

休息也下求復與風皆中利西南之意下坎上震之卦其德

居險能動有出乎險而不陷乎險之象故名解雖未解利

用動難既解利用靜震難方出正當培養元氣利法西南之

平易凡事宜去煩苛行寬大蓋西南一也震得之為震布之

良方解得之為休養之妙用自內而外曰往二在內而得中

在內卦故為无所往二得中故能安全萬姓而求復其所蓋

復先王之澤而不生事以邀功也四居外卦曰往倘違尊而

尚存而有攸往則當早往早復安良民珍元氣不老師不勝

援而風吉也故雖有所往亦即無所往之心而一于安靜者

彖曰解險以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卦德釋難之解由于動也蓋動乎險中而不能出乎險
 外則為屯見險而知止則但為震震之道何能解哉夫所謂
 解者識足以觀變才足以定亂在險而能以動也動即震動
 有為之意然才弱志剛不能撥亂反正雖動而無以范乎

險矣。雖何由解哉。惟一動而即危。半險。故卦之名稱解為陰。下坎動上震也。○全矣。總言其妙在於用動。首節言動以出險。二節言靜以善動。末節言解之大。正欲王者法天行解。以得其善動之妙。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無咎。吉往有功也。

此詳慶解之善。在養之以靜也。西南者文王圖坤中坤方也。利西南言震雖方解當以安靜為道也。坤為衆四以動性而往于西南則其所振作者皆安輯之計。平易近民而民歸之也。二在內卦曰來當險難方解之時雖于來復而能復其升

疆復其宅里復其政教者乃以二既有中而位又處內卦之中也。四在外曰往風遠也。四有制勝之習雖小醜猶有未靖而一往可即有功也。二之中四之功皆從陽剛得來。聖人于患難方平之際不欲人紛擾以起釁故曰其來復吉。又不欲人姑息以養奸故曰有攸往無咎。得衆言在我者有以得乎衆不必執足是衆人來附也得中中孚濟濟者時當切為中風可也。時當靜為中復可也。有功非克敵之功但往以止亂所造福者大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此推言造化之解而贊其大也。降冬閉塞時未解也。至四陽發動二氣交通則天地解矣。由是氣之奮則壤而為雷氣之

和則蒸而為雨。是雷雨以天地之解而作矣。由是動之潤之而含生負氣之屬莫不申焉。而萬物萌其其中拆為而展達于外凡此者皆時也。天地未解雷雨果未不能先時而洩其蘊天地既解雷雨果未不能後時而抑其功。工解之時豈不大哉。蓋人居解民之難主乎靜。則民安之。天地解物之藏主乎動。則物宜之。此其休用而用其也。王者法天在善其解而已。利之碩果不食者藏天地生物之仁解之草木甲拆發天地生物之仁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陰陽宣暢雷雨交作而鬱蒸之氣解矣。君子用此道也以解斯民之難焉。得手無心者曰過赦之而不問犯于有意者曰罪

宥之而從輕在天地為威中之澤在君子為法中之仁。坎為刑獄五離為明上震為動明以燭動以斷而微解矣。

初六无咎

陰居下在險而不能振作有為宜有咎者。幸有四之剛以應之得四扶助引援之力初故能安靜休息而无咎。出險乎動初本柔靜无咎在應又土者出作又若說明應四無碍象意。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陰從陽往有咎提出義字以見初與四為正應也。陰交際也亦相為助之意。剛指四柔指初。遇剛則生事遇柔則廢

事惟初本柔而際之以剛
于義得元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此言二之去邪媚在中直也。六二為地二有田象。三離為戈兵。田之具也。三狐不兼初上說。專以三言之。坎陰伏。狐也。卦惟三陰。初應四。初已解矣。上附狐者也。所求前省。三又之陰耳。二與四五離。以離之戈兵網罟。施于二之田。是離見坎滅。而三狐乃獲矣。何言乎得黃矢也。黃者二之中。矢者陽之直。邪正不面立。貪吝除。則善良進。獲三狐。去小人也。得黃矢。進君子也。然必已正而後正人。占者必如九二之貞吉。守其中正。則難患解而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中道者。中庸能照。物无過形。以吾心之德言。不止言位。九二之所以貞吉者。不以嫉惡而邀變。亦不主容奸而養禍。而能得中道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此言小人依恃君子。而終致敗也。卦中二四兩陽。皆君子。三則上負四而下乘二。係附之以取高爵厚祿。宜乎可以安享矣。然肆其狐媚之術。罪著惡彰。致有討罪之寇。失其依附。君子可不謂貞乎。然設心險媚。則各為上視三為卑。三視上

為寇。夫子係詞。乃擬議之一法。推廣言之。是非必定。是此大正義也。要知三百八十四爻。皆可推廣擬議。皆云。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負且乘者。六三依附二四。以盜竊祿。德不稱位。亦可醜也。小以本無祿。故晚之以亦三正次而又五坎。此朝之得賊也。非大起兵。不足以殄之。我指三。云自我者。歐省之詞。小人惟不自反。而歸咎于人。至此罪惡愈著。無可推諉矣。故曰又誰咎。以三視上為寇為戎。見三之悖也。以上視三。為射為獲。見解之易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指初而汝也。即指四。周公以為當解之時。而欲成解之功。必去小人之累。而得君子之朋。乃克有濟。初陰在下。四為大位。不宜親狎小人也。故願四解而拇為二之陽剛。與四同德。所謂朋也。不應初而五二。則朋至矣。同德相濟。共成解難之功。而有不相孚者乎。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此言解拇之故。四六陽而居陰。德非中正。不能駕馭群陰。而此三應初。恐以進小人為相業之累。故言欲四解拇者。以未能當位也。蓋相往隨才器使。如當位固不妨兼收並用也。不言朋至。蓋既解而朋至也。未當位。然尚可反于當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子指六五，初三上皆陰，而五與同類則有累于主德，其必去三陰之小人，方能收二四之陽剛，以共成解難之功。開口頓君子，正見五有當解之分，有能解之權，特惠惠心于解耳。雖有獨斷之意，若斷然有解，則主德清明，政事修舉，何吉如之。孚，信也。必解去同類之人，乃可驗其能為君子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以小人易解，曉君子也。夫君子特無心于解，故小人不退耳。君子一有心于解小人，則小人無所獻媚，自回心革面而退也。

而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公指四，五柔主，故以剛德之臣輔之。互離為射，坎為弓輪，三在下卦之上，故曰高墉。用者，用上之時位，用上之權力，以除小人也。之，指擊。天下之難，皆起于小人，可乎者，五孚之當解者上射，无不利者，言朝廷之清明，君朝無惡，故去禍根，子孫黎民皆受解之福也。○獲之无不利，正見不尊則必不利也。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當解之時，五以中德而下賢，二四得陽剛而佐治，此時之小人，便當革面革心，若否則，亦當隱伏，若猶然無忌而據高墉之上，不已悖乎。理而遂大失，故擊之射，非隨武也。以解悖也。言悖，便見不待不除。

提論

據六爻取義，要不出象詞。初言允咎，陰柔居下而妄動，即象利而南之義也。九二貞吉，與四之朋孚，即東獲之義。五上有解射隼，即彼往風吉之義。三之來，即上之解。三之應，已有可射之罪，上獲之，乃於負東之先，此所謂風吉也。六爻雖各取象，要不外于象詞。故曰：智者觀其象詞，則思過半矣。

損三

兌下 損以損下卦上益，益上卦上益。為義則六三

之五為主。上九成卦之主也。然損下益上，所益者居也。故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以損下益上為義。有孚以下，即說論損所當損。而損中有
益也。本義利民。居此損字中之一義耳。未足以盡損道也。
為卦上山下澤，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
外也。小民以力給供，以財輸納。人臣過則歸己。善則歸君。皆
損之義也。一身之內，心為天君。官雖為僕。先古官後之私。以
復天理之公。亦是損下益上也。故名損。當損之時，而損所當

損。先貴存誠實之心。而有孚。又必操之于理。無或過。無或不
及。而元吉。又必度之于理。不害物。不損己。而無咎。一人之
心。可通千萬人之心。而以為當損。一時之宜。可垂百世之久。
而以為當損。而可貞。此損之道。而攸往。而家國入己。俱其
利矣。有孚以心言。元吉以理言。無咎以事言。可貞以子言。利
往以上四句。實有損之心。酌乎損之理。善其損之事。守其損
之道。如是而可行其損也。此上平說。下易之六句。方側重有
孚。

易之用二益可用享

此言損貴有孚。而即一端以明之。也。享。象祭享。無享。凡事皆
禮煩文。雖若當損時。而誠信。以損。不可勿相拘也。易之用說

為問詞。可者以理言。決之於誠也。此二句
歸重有孚之意。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此釋卦名也。取澤之土。以增山之高。蒸澤之氣。以潤山之色。
皆寓損下益上之義。韓子曰。臣者行君之政。令者也。民者出粟
米麻絲。作罷血。通貨財。事其上者也。此即損下益上之道也。
若非道。使不可行。既曰上行。正見損為在下之道。而非上之
故為奇刺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二益可用享二益

應有時損則益柔有時損益虛與時偕行

此以時字。釋損之義也。蓋非其時。不可損。當其時。尤在有孚。
以善其損。夫子于卦名下。加一而字。與易之用。作一氣呼應。
夫當損之時。而有孚元吉。可貞利。有攸往。易之用。米二益。
可用享也。夫享。原未有以二益者。而二益可用。者。應有時也。
先天之兌。從乾出。下卦本乾體也。今損其三爻。之剛。以為柔。
蓋剛不可過。其損下也。時也。先天之震。從坤出。上卦本坤體。
也。今益其上。爻之柔。以為剛。其益上也。時也。折中曰。剛為大。
喻乎誠。柔為本。喻後。喻言以半。誠之有餘。補後物之不足。亦
損之時也。按末二句。推開說。蓋損益者。人事。益虛者。天道。而
人事合乎天道。故所損者。損其盈。所益者。益其虛。而損益盈

虛、不以私意與其間也。與時偕行，復起一時字，正見損非矯強之意也。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損取戒損之義。山下有澤，若損澤中之土，以爲山之高者，故稱損。君子以爲損德之修也。所當損者，惟忿欲而已。不知則忿，君子以克之。和說而懲忿，不知止則欲流，君子以克之。知止而窒欲，止齋曰人欲不損，則天理不蓋，懲窒皆治心之學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人位雖當自損，以奉上，然各有職掌，若廢己之職事而往應，四咎莫大焉。故必已盡己之事而遄往，乃得無過損之咎。酌損者，酌乎已之分，酌乎已之才，而損其過損，故无咎也。此奉孔穎達之說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四進居，而才非陽剛，志在以人事居，初能盡己之事而後遄往，是上合回之志也。本義：尚上進。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論位則九二爲剛中，論克之德則二又以剛而果於說上，又互震爲動，以說爲動，恐或不貞，故戒以利貞。蓋在下固有自

損益之上義，而往進不可無守，已自重之謙，若以五爲正應而踰進以益上，則其征必凶。故九三者，守已自重而弗損，則可以振維風化，折世主之驕，即所以益之也。故曰弗損益也。○下三爻以損下益上爲義，而九二獨以弗損爲義，是易不可爲典要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居位之中，宜有中之德，初與三以損爲中，二以弗損爲中，中即貞也。貞即弗損也。中以爲志，言當安守其弗損之志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上二句以內卦言，下二句以本爻言。自內卦言之，乾三爻而損其三，重之陽以成兌，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自本爻言之，則六三應上九，是以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下二陽不與陰合，故本爻曰一人。○造化之理，無獨不有偶，故一人行，無不得友者。互震爲足，故曰行。○如家常日用之事，而人自合心者，三人則必恭與說。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行，行事也。又言得其友，要只言一人行，皆以兩人合心，還是一人也。三則疑，即俗三心兩意之說。夫子以爲天下事，惟獨斷專主，可以成功。故一人則行，若三則異議出，而疑端起也。○又象以人事明之，繫詞以化舊言。○子入行，一政神

也得其友、兩政化也。若三則徒致戮、而不足行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元咎

六四、遠君之大臣、而柔居陰位、是其疾也。與初為應、而初以陽剛之才、濟四之不及、是損其疾也。夫過性者初也、而使初之遄者四也、能使初往而從我、故有喜。有喜即在損疾也。元咎、無如賢族能之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言以去其

久之有喜、主六四說、象之可喜、屬初說、對面者也。言初九過而能損四之疾、則四固有喜、而初亦可喜也。其于懷一得之

善、而不獲見信于上者、異矣。此夫子補爻義之所未及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虛中居尊、能自貶損、以受天下之益、故或益之者、人道好謙之意。十朋之龜、弗克違者、鬼神福謙之意。言能謙抑自損、如六五者、則人與龜協從、是洪範之所謂大剛也大善而吉、又何疑乎。

象曰：元吉、自上祐也。記反

元、以理之純、條無虧言。惟六五元吉、所以自然能致上之祐也。上祐、即克享天心、而帝用寵綏之義。

上九弗損益之、元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此言弗損于下、而益于上也。上九有陽剛之才、欲而不貪、故損于人、而能以民止、萬室光輝之德、受益于已、故為弗損益之也。无咎者、無利下奉之咎。貞吉者、固守其弗損之義而吉。凡居損之極、而有所往、則能受益而無不利。且夫為上之出上之剛、自三而來、是上之家。一之家也。三以其陽剛者奉之于上、是三不有其家也。故為得臣无家。五上而文、相蒙為義。五既受人益龜益、而獲元吉、則象所謂有孚元吉者已備。故此爻但舉无咎可貞利攸往之詞、以見此而文、與卦義合也。程傳、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無有遠近內外之限、也可從存養。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損之終、即益之始。志、弗損下之志也。弗得、人而自有以益于已、上之志不大得乎。得臣、無家、由弗損之心致之、不求益而自益、故大得志。

程論

程傳論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于人也、行損道以損于人、人也。損己從人、從于義也。自損益人、及于物也。行損道以損于人、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兩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

折中曰卦名以損下益上為益卦則必論損所當損而損
中有益也六爻之詞其以上下體分損益則損乎卦名其損
所當損而損中有益則又根乎卦詞

深邑門人曹簡在校錄

益三三

震下 以損上卦下益下卦下益為益則六四初九
震上 成卦之主也然損上益下者君施之而臣受之
故九五六二
為主卦之主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下震上巽之外風雷相助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相助為
益此以象言也巽雷二卦皆由下變而成損上卦初九之陽
益下卦初九之陰損上益下以為益此以義言也而旁陸贊
范仲淹蔡清皆以損居以惠民為益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之意大臣進居立言宜如此也若論此卦之義不如從論風
雷之益凡人有為如風之行如雷之動有不可以圖大功而
利往者乎有不可以定大難而涉川者乎又卦體二五中正
為己為人一以中正行之則建康行師可也胡說仕進可也
享祀婚嫁可也往何不利又卦象震巽皆木具有涉川之用
即遇險難亦履之而無阻礙此卦者隨時占以驗可也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其道大光

釋卦名也卦體損上卦初九之陽益下卦初九之陰損之人
事是損君以益民也民說豈有盡哉蓋君恩自上而下於下
其益民之道誰能違乎四海輿政傳於史冊豈不大光乎此
卦所以名益也○自上下下張橫上益下句末其道大光張
民說无疆來下二
句申上二句意

此釋卦詞妄言利有攸往者何野體九五以中正而居道立
于上六二以中正而居道明于下君臣一體則言利蓋之事
天下受其福慶也象言利涉大川者卦象震為五行之水箕
為八卦木而木相承如兩舟相依輿賴澤大則極矣澤可涉
涉不曰震道其道而曰木道木土發生木性漸長以益下之
得漸生漸長不可夷而不行也

此節極言蓋道而贊之卦德。動主奮發。繫主沉潛。奮發而又沉潛。則學問有日進之益。卦體其之風。施于天。而物以潔齊。

雷震之當生於地。而帝以出物則造化有无穷之蓋。聖學也。造化也。皆時也。即此推之。而知凡蓋之道。如人事之翕而張。物理之虛而盈。時當未蓋。不可強也。時既當蓋。不可謝也。與時偕行而已。道之大光。以時。木道之行。以時。蓋之道。何其大哉。口凡字活看。就現成處指点。動巽施行俱要合時。時之所在即道。先時者躁。後時者需。惟消息進退。各當其宜。而不以己意與焉。蓋之道。即在此矣。

風烈則雷迅、雷迅則風起、交相助益、君子觀風雷之益、而思
為益於己之道、莫大於遠善改過、善我所未至者、遠之、過我

折已陷者改之見字有字須玩見則通善無虛見矣有則改
過無留孽矣兩則字見迅速振騰得風雷之意不猶豫不急
玩則字之義也○達善改過分字之見君子求道之道互言
之達善則過愈寡改過則善益純又有相益之功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陽剛有能為之才應四四以柔順而信從有可為之機且自上下下受上之益最厚又有當為之理故利用大作焉作依作興利除害也大作者以唐虞為可法三代為可師一切井田學校凡有益於家國者皆當自戒為之不徒猶分毫責也然初在下非指鍊之才九陽剛恐有躁妄之失則咎或隨之故必謀出萬全初甲机宜慎乎與情利及百世所作者

者大善無二此乃得无咎也然則初九固不可受益而不圖報亦不可不思所以善其報也凡初仕進而獲寵異者有此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序事國家大事，即大作意。下謂初居上位者方可任大事。今初九始仕而欲立功，此與守常繫政者異。爻言必元吉而始得无咎者，以初居下位，本不當任大事。任事不當，殊虞致敗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此言六二以虛中受蓋也。滿招損謙得益。六二中正而體柔順。虛中位下。有能受蓋之量。或告之以善道。或佐之以成。功。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本義曰。或者衆無定主之詞。愚按。若指定五說。便與或字不合。自外來者。非中心之所期。得于意外也。非我位之所素定。素於分外也。見二未有據上。求益之心。而合至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當益之時。諸父皆得益者。而三居下。居上者。膏動之。雖茂于高而危。端而溫矣。益之二字句。五益之也。用山事。蓋三龍遇休而惧。履盛而危。不自以爲益。而視若山事也。則無自高自滿之咎矣。有孚者。誠於體國而不欺。中行者。合于中道而不悖。主。通信之物。礼大夫執主。而體通信也。凡祭祀用主玉。亦以通達誠信。三有誠孚中道。辭使上信之。猶奉使告公。而用

主和誠信之必達也。○震三為震得元背行改圖也。此文因君上之益而激惕不安亦改圖之意。震象恐慎修省故能用以為凶事。若依時解五以凶事益之試之盤根錯節恐非忠心之主所以益下之道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有二字，明跟象外來說，下，朋黨用享，二意中原不念及此，故曰外來，警戒凶事，三意中自用省惕，故曰固有，三借此連善改過，而若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四為近君之位所廢不中，所應又不中，是不足以中行也。若得行，中道則為中行。夫四國主於益下，然非君位，不敢自尊，必告於公也。中行，則見從矣。遼國，事之重大者也。依君，遼國必有所依，如周之東連晉，鄭為依，如秦漢之都關中，依山河之險是也。利用，言九五用六四，而依以遼國之任也。此句証公從之實。○按存疑，告公從上之人信之利用句，下之人信之，此對面說也。不如切四說為要。中，於是而新故歸益下之故，遼國是凡四益下之實。凡四與五同德，以益下者，只重益下，不重下之信上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五本有益下之志故四告公而公從者以四有益下之志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九陽剛也五中也以九居五正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為益之主誠實愛民而惠出于心故曰有孚惠我德蓋問民之威而後施惠是計功謀利之私也五以純土之心行純正之政置威應於度外而勿問蓋由是所施者博所濟者衆而元吉可知矣在上固無感於下之心而在民亦無不知所感之理故民亦實心感五之德故上惠字慈愛也下惠字威戴也我即五也是係又者口氣也且有孚君之誠也下有孚民之交孚也惠心惠出于心也惠臨我德下感五之德也施之在上則為心愛之自下則為德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人主益民只在行吾心之所安既曰惠心勿問之矣之指民原不同民之威之不威也至于民自惠我德則九五益下之志亦無不遂矣按張振淵曰非以民之事我為辭為益也足以致民惠我為得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下三爻受上之益者上三爻能繼下者今上居事外無益人之權矣故曰莫益之其為本互居惠字有孚象其之廣象為

近利其究為躁以利而躁故曰或擊之或者出人意外益以益下為心上宜恒守此心也乃莫益而或擊是上之立心勿恆也其凶可知是必不能恆久恒必不能涉川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周公所言莫益或擊屬上說見之勿恆也夫子言莫益或擊屬下說從有孚惠我德翻轉看出也以見民之威應有常思怨有定耳偏詞者一偏之詞下曰上無以益我上曰下無以益我但各執其偏詞尚不為害也然專難成衆怨難犯而意外之擊所不免也

總論

同有曰卦主于上下通益：在下則上亦益矣下三爻皆受益者也上三爻皆當益下者也故初言利用大作所以報其益也二言利貞永所以保其益也三爻凶事之益而或以有孚中行所以成其益也四為大臣苟有益下之心難以連同可矣五為大君苟有益下之誠而民亦以誠應之矣上求益不已不能益下則无從无益而大搖擲而取凶此六爻之大指也

夬三三

乾下

以一陰居于上為陰剛上六成卦之主也然五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夫決也。以兌澤之水而于至為之虞。虞滿難豫。自當清決。以兌說之小人。而居于乾五之上。龜龍應。自宜觀。合。現之。德。見。一陰之不留也。故名。夫。蓋。忠。不。彰。則。罪。不。著。五。為。王庭。而。上。六。居。其。上。而。揚。揚。自。得。于。王。庭。為。則。小。人。當。位。之。罪。著。矣。為。九。五。者。必。以。孚。誠。而。呼。號。下。四。陽。使。善。類。咸。合。以。明小人之罪。當。決。然。慮。不。危。則。幾。不。察。故。決。小。人。者。必。憂。深。慮。患。有。厲。而。不。自。安。為。邑。私。邑。指。下。四。陽。告。五。告。之。也。告。自。邑自治之意。不。留。瑕。隙。使。小。人。窺。伺。也。當。夫。之。時。雖。五。陽。威。而一陰。乘。而。不。利。即。戎。者。君。子。不。以。威。武。加。小。人。也。往。而。決陰。也。象。孚。號。四。者。而。往。則。罪。著。而。人。服。誠。積。而。慮。深。自。治。而無。瑕。寬。恕。不。迫。而。又。何。不。利。焉。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

卦名夫者決去之義也卦體五剛而決一柔是象君子而去一小人名義深決之易也然非可輕於決也乾兌合德為乾健而說健故新如寔發既不續治以失其机悅故陽示寬容又不輕躁以激其亂以此而決則動中机宜其次也中節之和矣剛之能決柔者以此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終也

此明健說決和之妙。詞曰揚于王庭者。小人得志。以一柔而乘五剛。罪在當位。擅權也。詞曰孚號有厲。為小人陰謀不測。必操心危。慮患深。而後不為小人反噬也。其危。自虞以危。而決小人之道。乃光也。號也。厲也。此健與決之用也。詞曰告自邑。不利即戎。者。蓋服小人以理。不以勢。若所尚。在威武。則疾之已甚。乃反激其變。而自取困窮也。此說與和之用也。詞曰利有攸往。者。陽不長。則陰不消。剛不長。則柔不退。至剛長而六畫皆陽。是時除惡既盡。眾正滿朝。而天道乃終也。終成也。言天道之成也。

○三乃字且玩

彖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上天下澤為夬。澤而上于天。失大澤之分。其決宜矣。上于兩字。巽之。字。稜天祿也。施祿及下。自施者而言。見五之相位有定。而在上者分不可干也。居德則忌。自居其德而言。其功則非在下者所宜也。五位雖下于上。君也。上更難上于五。臣也。若以為有兌說日美之德。而自居。則失臣道之正也。此上六矜功怙寵之小人。所以宜決也。君子親依義之天象。而用之人事。則如此。口施祿。指上爻說。居德則忌。指上爻說。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九陽爻故曰壯。初在下故曰趾。壯大壯之初。曰壯于趾。未行也。此曰前趾。則是既動而前。後必矣。然無位之人。何能決居剛之志。又能越四五而反上。以此而往。不勝而往。可知。徒自為咎而已。咎之者。次小人出于公憤。人未竟。初自以為咎也。初九答在勢位不屬。不在理也。不勝。次詞言一定不勝也。京房欲去恭顯。卒困于恭顯。劉歆欲去宦官。皆前趾之壯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咎不在往。咎在明知不勝而往。不勝在權勢上見。得在陽剛上見。初九未諳事机。但知小人之當決。不知壯之小人。非無位者之所能決。又曰往不勝。于往後言其不勝。象言不勝而往。于未往而見其不勝。所以做初九者更切矣。

九二惕號莫夜有戒勿恤

九二以陽居陰。剛而得中。不以未事而安肆也。乃惕焉。不以才優而自恃也。乃號焉。則能防于未然。而所以俗小人者至矣。莫夜。幽暗不及禦之時。戎寇已之敵。警戒有戒。言非意之中傷也。恤。憂也。勿恤者。九二防之密。備之素。而自無憂也。○麟讀折中曰。九五近陰。主于臨事。則發揚于王庭。則有攸往之義。九二遠陰。主于平持。則發乎號告。已不利即戒之義。然其為中行中道。則一也。

象曰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決之時。以惕號為中。二之有戒勿恤者。以其能惕號。而臣其周容。善用其剛。而得中道也。自應得其道。故有悔而無咎。○或因小象。以有戒勿恤為句。遂以又詞惕號莫夜為句。謂九二惕號于莫夜。以警懼之有素。于理亦通。然小象多辭。又詞不得以此而過泥也。○二不與上應。上雖為戎。而可勿恤。以二之位在中。而得中道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夫獨行遇雨若濡有愆无咎

此言壯剛躁。而終收功素頄。而之頄骨也。九陽爻。三陽位。乾為首。三有頄象。壯于頄。言奮怒之氣。發于面也。有凶。淺露則必敗。故凶。此不知決而和之義者也。至于君子。何嘗不一于決哉。三為下卦之乾。而又互上卦之乾。惟其性乾。而又乾。故其象夫而文。若小人一日不去。而一日不已者。然夫小人不在此。迹之德。疾也。夫諸又不與上應。而三獨與上應。故有獨行而遇雨之象。陰陽相和而成雨。三以剛往。上以柔應。三以健威。上以說從。此遇雨也。本欲決上。而上反與之合。三之形迹。若沾濡其汚者。而不知非三之本心也。三固自強也。惕念怒意上來。說三而三含怒。則必決之意。可見。故能終去小人。而无悔。比邪倖之咎。○張師曰。兌澤在上。有而象。若濡。非真濡也。壯而曰頄。壯從外見。濡而曰有。愧自內生。○愚按。壯于頄。有凶。此言決小人者。遇則之。遇而若濡。所決而和也。本義以為濡。濡之于王。其事類此。按晉元明之間。王敦懷

逆志溫陽事之而容圖之故若滿而得无咎焉

象曰君子夫夫終无咎也

終對始言其始若滿宜有咎矣終久而去之故无咎也或曰次小人宜次而和始之壯順一于剛而非和所以有咎也終以遇而而次之故得无咎也亦通

九四臂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此以大臣之無才而欲去惡而教以靜制之道也三陽競進四為大臣迫于公議而不能欲手靜侯臂無膚者坐不安也

也然以陽居陰剛斷不足又念上為五所比欲進不前而不能以成功其行次且此行不果也九陽故欲進四陰故不果象羊性之疑而退也蓋次之權在五而四不必急求之也四當自制其退自抑其剛而牽制其性中之羊則安次之悔亡矣此靜以制惡之老謀特恐四聞言不信耳○上二句象第三句象外意第四句設為冀望之詞而反言以見牽羊之妙也牽制也羊以四之剛很度言○本意以羊為災陽方應祥以羊屬九四而折中取方說○宗之○三言順而四言臂此分二休而取象也克上為口則下為臂因四不能安坐而言耳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故泥屏逐仁人在上者之權位結五係四非五係四次且不前者以位之不當也不論道而論位所以微四者深矣牽羊之說便四塞過也而四聞之不以為然反回難聽是言而不明牽羊之妙用也

九五覽陸夫夫中行无咎

覽音現義名葉多而大種類繁高平曰陸覽而居陸此小人當高位之象五互乾而位剛中正夫夫者率諸陽而次意去小人也但五與上同為兌說之休而又比于上似不免于咎故必中行而得无咎也夫諸陽之欲決陰也久矣今五亦曰夫夫是有是非之明有好惡之公是中行也可无任奸之咎○克高口故三之夫夫者實銳意于夫也五之夫夫者只是口頭措辦也而卒與二應二能惕兌以成五之功耳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五既中行而得无咎者何也蓋小人以非道說居人主一為所惑則陽明且掩使德且急慮心不光明作事不克類是未光也九五本中未光故中行而但无咎也

上六无號終有山

此言次小人者當傲于終也夫言乎號終二則惕號矣故小人不待詳其委今至上志若自以為剛長而陰必退不自惕

屬不加微倫，而元號為則終為泰福而小人且復乘機而竊據矣。能無凶乎？按蔣懋生以為大至于上，一陰尚存，使君子而元號，則默然養福，終必致禍，豈易為君子謀也？此說本之錢戰楊簡，今宗之，舊說以為示人之凶，恐于聖人惠教之意未切。

象曰元號之凶終不長也

凡次小人者，事久而勢勝而弛，以小人為無能也而忽之矣。是以元號而有凶也。然則又言元號之凶者，正以陰陽不屬而立陰終不可使之長也。○則之終不可用，大之終不可長，此見聖人抑陰之意。

總論

折中曰：大之與壯前三爻全相類，是已。後三爻先儒未詳說，須知壯之當前皆四也，大之當前皆五也。故壯之四陽大即五之九，大若壯之六五，則壯已過而非用壯之時，大之九四則大未及而亦未可為果次之事。故壯五之九，大之九四，皆也。若壯之九四，則成之始，無不危懼而已。壯不如大之威，故猶曰不能遠，大則可以遠矣。然其危懼之心，固也。○徐幾曰：以成道之五剛次衰運之一柔，其勢若甚易而聖人不放易而忽之，故丁寧深切。○陽次一陰，其壯甚矣，聖人應明決之，故于爻皆致戒而以

陽居陽者為尤，是為君子之志，小人亦貴乎中而已矣。
門人尹思道校錄

姤三三

巽下

以一陰生于下為姤。姤六成卦之主也。然五陽皆有制陰之責。而惟一五以剛中之德。一則與之相切以制之。一則若尊此其上以制之。故九五九二為主卦之主。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古文作通上

姤遇也。一陰為成卦之主。曰姤。五陽皆有下從之義。所謂姤也。不期而會曰遇。男女自有正配。今卦名曰遇。則是有意外之遭逢。而非倫理之正也。女壯。象也。勿用取女。占也。勿。禁止詞。勿用為有欲用者。言也。文王以爲下其乾之卦。一陰而遇五陽。是以一小人而欲成衆君子。滅貞之机已伏。豎冰之漸已見。如女之壯而妄遇人者。君子當防其微。絕其端。毋使

小人乘間而入。故有勿用之戒。勿用二字一讀。取女二字一讀。取女反能取人也。以其為卦主故也。勿用。戒諸陽也。陰壯故反擇陽。我周雖微。必取我也。君子。體中其術。而誤用之。終成失身之禍。然君子豈能不過小人哉。所得自止者。惟勿用耳。陽貨意欲取孔子。而孔子不為之用者。勿取之義也。

彖曰姤遇也柔過剛也

意外相投曰遇。卦名姤者。遇也。雖之。謂柔過剛者。柔在下而上進。是則無意于柔。而柔自過也。玩柔遇到三字。已含女壯之意。故下不釋女壯。而意盡勿用取女。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巽本原有漸長之義。而陰性易舞。與消使也用之。是使之漸長。無故。故言勿用取女。者。不可使初陰漸長。而成豎冰之禍也。不可二字。有凜然界限。從義理上辨別出來。言即偶遇。須盡以制之。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上二節言情不可妄遇也。此下二節言理之當遇者也。蓋淑惠之陰陽。柔明剛柔。遇不可剛正。氣之陰陽。柔濟剛者。遇不可無。蓋卦以陰遇陽。是天當純陽用事。而綽然待地之微陰。以助之。是亦相遇也。而品物流形。自爾咸章矣。姤為五月之卦。老陽之餘。而濟以非陰。生物更遂。故歲功開于一陽。而咸于一陰也。此以造化言遇之善也。曰相遇。便與柔之微遇。到者異矣。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二五皆陽。剛中正。九五得剛中之應。九二得中正之應。二五皆以陽剛遇中正。政教洽而治化昌。天下大行也。豈得剛柔遇之不善。而遂謂天下之遇皆可廢哉。此以人事言遇之善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蓋遇不能無當可遇之時自有其遇之義若天地以遇而藏功帝王以遇而成治績其遇之時為所係豈不大矣哉將不可有女壯之遇也

象曰天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地上曰觀言行即有不及行之地如二月東進八月西進但以次相及耳此曰天下有風天無所不覆即風無所不動也自上達下曰施命除惠布和所包者廣如蠶之振繭井之初相凡所以宣上恩德扶世立法皆是施命上之遇乎下也誥四方下之遇乎上也后兼天子居公言凡有裁成輔相左右民之責者皆得稱后命誥施而天下之善類愈鼓舞天下之奸邪自革心此始之妙用也命誥取巽四方取乾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羸為長女壯陰也壯陰無主將無所不遇故必有繫之柅所以止車又為絡絲之柅皆本為之此曰金以乾為金也金柅為九二也初本與四應而卦名姤則與二先遇即繫之矣故不以應言也但往之事主女之從夫皆當從一而終初能終繫于二守正不他則為所遇而害若所繫不同而有攸往履前進而遇諸陽則可見其凶然初以陰居陽性不安靜本為羸豕而其心在就遠也羸弱也豕陰物乎心也詩有豕白蹄蹄也又牛跡為蹢合二字是蹢躅蓋閑意也羸金柅制陰

也攸往凶戒陰也羸豕司原陰之心使君子防陰也初為成卦之主周公重言之故爻辭三義俱見既制之又戒之更防之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此原所以繫之故也輪若轉而根止之則可以止物者莫如根也而繫物初必以金柅者何蓋柔之為道無定識無特操見異思遷善于牽引故以金柅止之所以制其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天包地外九二互乾白包魚陰物之美而可味者指初六也有喜之詞九陽德故能包二位中故能有二非正應此而包宜有咎者然在初為繫者在二則為包包寬以制之也非溺而愛之也故无咎賓者往來無定之客既包之既當終制之若任初陰躁動妄遇既來而去則于二為不利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二以陽德居中當化初陰轉而助陽斯為不愧乎包之義若但使初不往來為賓則非九二化初之道也又曰不利賓象曰不賓此進一步之說不利既賓而言不利也不及包之本不使賓也

九三臂元膚其行次且屬大咎

九三當始之時不能守勿用之義惟剛擊而不安靜為臂元
咎之象然與物非應非比欲求還而自和無益其行次且者
進而求也屬首心中燥烈憂危无大咎正以不遇而无安
合之咎也。或曰冬官果氏為重其臂一寸異為木為純直
又二四皆言包是能容物之量也无膚其底脫也初陰否拆
无象其行次且不使家用以包容物也故厲然正合勿用之
義故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未牽三不牽于初也不曰不牽而曰未牽猶恐陰長向前而
牽及之耳。行未牽是釋所以无咎之故正在其行次且也
巽陰善入一為所溺
即被其牽制

九四包元魚起凶

初陰為魚魚族多萬民之象初與四為正應四宜有魚也然
既比二則不應四為本宜有而無故曰无魚亦苦惜之詞四
以正乾而又互乾有陽剛之才而居近君之位而既包之責
又有包之才而乃无魚耶在上位而民不歸山自此起矣。
以初陰為小人則不必應以初陰為百姓則不可不應四居
相位初居卦下是民也故又不遇為凶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不曰民遠而曰遠民山在四也西自以高位才大而不撫
初陰以初陰為惟我正應無所歸身而不知比二而包之失
非四之遠民而何是微九四以起凶象推其故曰遠民使告
上而不恤民者可以悟乎。小人之勢位出我上者我得而
遠之然亦有見惡人之義小人之勢位出我下者我當比
之徒遠必凶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此言之下賢以得民也瓜指初陰謂民也杞指九二杞瓜部
從巽木取象包瓜二能播初也以嘉之也含章謂五含剛中
之德而致章美也九五本不與初應因與二合德能使二牽
初陰以來歸是以杞包瓜也五何以致此哉九五含陽剛中
正之德有修德回天積誠格下之章美此意外包瓜之遇所
以自天而降也四與初正應當遇而不遇故凶五與初本不
應因二之包不遇而遂遇故吉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就德言是所以能舍之故此幹旋造化之大樞紐也志
不舍命即在含章內看出以為陽消陰長委于氣運是舍命
也即力爭于形迹以為陽必勝陰亦非志不舍命也志不舍
者幽獨中自有潛移默轉在惟運命自我故有隕自天。又

言天象言命見天非管之天也。后有謂之命天有無言之命。天人參焉。而幹旋之權。全在此意。又詞以杞包瓜四象。即括在九五含章內。惟含章故能以杞。

上九姤其角吝

姤者相遇而匹配之詞。三陽二而不及姤。四連民而不姤。二包初則不可為姤。五包二即以包初故亦不稱姤。至于上在事外。權位不屬。无以制陰。居卦之中。數窮理極。又不能不遇。故曰姤。角而銳。似爭而相抗者。在上九欲逞其剛銳以治之。在初陰欲持其柔時以抗之。周公目中見此爻位。却有兩不相下之象。故曰其角。吝。國女之羞。亦上之羞也。既曰姤則

上不能守勿用之義者矣。上不與初應。而曰姤者。本來也。先儒有上與初應之說。想從此看出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元制陰之權。而姤角者。以上居事外。窮極也。盡也。卦之盡頭。理數究極。恐上無權而陰肆毒。故以吝戒上也。○提起一上字。見爻位之使然。不以爻德致也。九是爻德。

總論

卦名姤。而諸爻多不言姤。不與陰以遇也。至上始言姤。陽之盡而陰之時也。三與上遇則皆元制陰之權。故一屬一吝。四與初本正應。二包而四不及也。卦名姤。故以先遇者繫之。

而正應反不遇也。二五剛中。二制陰。五本不及制陰。但以同德而得九二之助。故得九二。即所以得初。此實出於意外。故隕曰自天。摠之制陰之道。達之則不能制。近而溺之亦不能制。權本在五。而許二之能包者。陰不可與長。當制之在先也。

門人宋安戶席珍臨宗氏校錄

萃二二二 坤下 以九五為主而九二次之卦惟二陽而居高位

兌上 為衆陰所萃也

萃園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卦名下亨字衍文王肅本有王假仍其誤孔子彖傳初不及此○按程傳亨字即在第二句之下此與濟不同濟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象彖詞甚明○假音格詩曰昭格烈祖是也萃聚也坤下兌上之卦澤上於地水之聚也不言澤在地而云澤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又兌說坤順五則中而得下之應未有下順上說相應而不聚者故名萃王者當萃之時合萬國之字誠攝一人之精意莫大於威格祖廟治成而思報本則孝子所以亨觀者此萃時也聖作則物觀九五

陽則中正以居尊位此君子利見之人也明良相會豈不大亨然必勿枉道趨時而利貞君子所以致主者此萃時也時降則物俗當兌說坤養之時百物皆成禮宜從厚故必用大牲而假廟之誠愈展矣時主而樂行二五相應言總計從其道可達其學可行或興利或除弊凡有所往何不利焉至於利有攸往而見大人之志愈矣萃之時固無所不萃然即此四義而萃之大可見矣占者各以其德驗之也○互艮為門闕有廟象坤為牛大牲象同有曰有廟之格大牲之用至者所以享親而享帝萃道之利於上也大人之見攸往之利君子所以事君而行道萃道之利於下也萃之時大矣哉利貞二字即於利見中看出非兩板也彖傳合解可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此釋卦名義也卦德坤順兌說民順以從君而居說以先民居與民聚矣卦體九五剛中而二應之是居誠心以下交而臣虛中以上應居與臣聚矣此萃之義所由取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此釋卦詞也致孝享言竭盡其孝以享也聚以正言大人守正而吾之聚者亦一以正也當萃之時而事必脩物往以建功者皆天命也安得不順之天命者天命理之自然惟其時而已矣時豐則從而豐而大牲可用時行則從而行而攸往皆利順時即是順理順理即是順天命○彖傳凡言天命皆主理言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聚其字虛承上而不必定指上說下雖言其理而實之與成恆同天地雖異位以氣而聚則陽唱陰和之情見矣萬物雖殊品以類而聚則聲應氣求之情見矣上通造化下盡人物萃之理不具大哉而要其所謂聚者不過一陰一陽之兩相求而已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本在地中今乃在地上有鍾聚盛滿意亦有潰決宜防意
君子以澤聚而不堤則潰民聚而不戒則亂故取澤之象以
畜戎器謂之除戎澤之潰以防不虞謂之戒言保萃之道當
於無事時修除戎器以預備不虞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與四正應也心本相孚但三陰下聚恐无守正之德舍四
而陰類是有孚不終也乃亂乃萃者上乃字轉語字下乃字
指初作汝字解據指初四言其四相孚而不終乃亂汝之所
萃者矣若舍孚之當終而呼號求四則一轉移之頃變號咷

而笑集矣一握為笑猶言仍是一團和悅也恤憂也憂四之
見棄也故戒之曰若能勿恤而一意往從四自無妄萃之咎
此程傳胡氏王宗傳姚舜牧意也若號一握數句是周公
開初六悔過轉圜之法使與正應終相孚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言初從四之志不定而自亂也揚出志字見非二龍或初乃
初自設主張要知初六之志柔而位不正原是舍正貪逸者若
如屯之六二則有不字之貞矣無庸號也周公開其反正
之術夫子原其妄聚之由凡入論交在終定志在始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君子之始進不可自嫌以希榮寵故必待引之而始出吉者
得君行道之吉六二柔順中正能時守而不變待引而往此
所以得吉而无咎也孚即誠也禴禴祭也夏祭為禴夏時百
物未成祭從薄也利用謂可用也此處禴非言祭貴乎薄將
孚字頓住以乃字轉下言誠信如此雖薄祭而可感格天神
也只是極言二之誠可格君耳按王家傳曰豐以用牲為吉
而六二以用禴為利何也物者王者所以隨其時有孚者
人臣所以通乎上此言引吉是澤卦初六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初象之志亂者亂于下為二三兩陰所感而失其守也二象
之中未變者未變于上不因五之引而變其操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往利往无咎小吝

六三以陰居陽志欲萃者故曰萃如也然初尚可號二有所
引三之與五非應非比當萃之時而不得見大人嘆息于不
得志故曰嗟如元攸利但五雖非應而得九四之陽以為比
亦可同時建立故曰往无咎往而比四也以其無正應而近
比于四所聚非正故有小吝也雖小亦吝難吝亦小二字有
二義一本義往字作從上六折中作往從九四今依之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兌為說三與四五互成巽有上說下入一氣相成之意三
往而无咎者上二陽巽順以待三也去不指上爻指四五

九四大吉无咎

比卦五陰比五之一陽耳。萃之四陰則萃于四五而陽故五爻曰萃有位。正見四之元君位也。无君位而衆心能无專民攬權之咎乎。故必匪躬盡瘁始終无玷而大吉乃得无咎也。有謂立大功以免咎者非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必大吉而得无咎者由其以陽居陰。虛位不當所得于君民者行事未能盡善如漢之王莽唐之李林甫有不正之萃也。○當字即作正字看。正當二字相連則又各取義矣。○虛位不當上卦多以作為未善言。下卦多以補力不足言。

九五萃有位元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當萃之時為萃之主莫大於有其位又有其德使非其位而萃咎之招也。而五有其位矣以此統一臣民何咎之有。雖然特持位以萃天下其能悅服乎。故曰匪孚者外歸順而猶履謙也。以為但有位耳。道未至也。故必又有元善恒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居長辟生光于四海而悔自亡也。志之未光心之未懷曰悔。○同有曰克當尚有二三豈九五必无咎乎。元永貞即陽剛中正其義已在九五二字內。不是匪孚后然後有元永貞之德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未光心未懷也。萬邦作孚志乃光矣。若萃天下而但有位則居五者之志必有未光也。雖不言元永貞而重元永貞之意見言外。以見徒有位者不足以萃人心。同有曰未光。是克辟猶病之心。但尸納薄之恥。此喪豈能坦然自釋。

齋咨涕洟。以兌口而發為嘆息。目出曰洟。鼻出曰涕。以兌澤而重為涕洟也。比上以從比而凶。萃上亦以萃然而涕洟。而凶與无咎異者何。蓋比上絕無求之意。而萃上實有求萃之心也。但上為說主。何以反憂。蓋五之休亦當萃道之窮矣。方應詳黃澤輝耀皆以此爻為孤孽之臣子。萃極將散而不得於君親者。齋咨涕洟四字。極言怨艾求萃之情。其說折中取之。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當萃之時以得所萃為安。陰柔處終孤立无與故操心危慮患深而不自安于上。曰未安。言誠惴惴求萃尚有得安之理也。

總論

擬卷曰卦體惟順以說無有不萃故六爻皆得无咎

升三三

翼下 以六五為主。象傳曰：柔以時升。六五升之最尊。則初六者，翼體之主，乃木之根也。故初六亦為成卦之主。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上升也。凡柔在下者不能升，翼下坤上之卦，木在地中，自下而上，自卑而高，有與時俱升之象，故名升。升之美莫大乎得君行道。君子有德而遇時，則其升當得元亨。蓋升之時，固有大亨之理也。占者用此以見大人，必且主位相得，上下無猜，勿用憂恤也。從此建業，向前有為，自能功遂名成而吉。見大人，得君也。南征，行道濟時也。南，離位，自翼而坤，中間歷位，故曰南征。卦名當依夫子大象解，卦詞雖無所不該，如訟者見之而獲伸，蹇者見之而獲濟，乾坤可為萬人用，升亦可為萬人用也。

象曰柔以時升

柔，指六五，以柔而居五位，便是升。柔亦不能當居五也。時為之耳。升之為義，自下升高，故就六五居尊，以釋名升之義。非謂卦變也。下剛中而應，亦謂二應五，並升與晉二卦皆以柔為主也。

翼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此推柔之所以時升也。卦德翼而順，內有沉潛審幾之哲，外有從容候時之用。順由翼來，正柔道也。卦體九二抱剛中之德，而應柔中之五，君能接引剛中之六，應由剛中來，正可升之時也。是以升而大亨。○翼順，承柔字來，則應承時字來。○翼順，以內外言，則中應以人已言。只就一人說，強毅而不遇，曰剛中，大亨，即含下文有慶志行意。○按程傳，大亨當作元亨，言卦中具元亨利貞之四德者，方稱大亨，不兼利貞則但釋為元亨，言能盡元之義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當升之時，慶莫大於得君。志莫切於行道。五以柔中之德而獲幹濟之臣，慶固在君，乃二抱陽剛之德才而獲遇求賢之主，則慶實在臣。有慶者，幸之。詞居位相得，何用憂恤乎。當升之時，有升之具，以此上輔輔明君，嚮明出治，致君澤民之志於是而行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地中生木，木自有生之性，地只順而長之。人自有累于天之德，君子亦以順而養之，使勿拘于氣累，使勿蔽于物欲，木不越高積之而高，木不越大積之而大。君子以養德之功，不嫌也。亦以積漸致之勿忘勿助，由一念而積之念，由一事而積之事，自無不峻極而高，無不溥徧而大矣。○只是積小自無高大，聖賢謹小慎微，正是順養德性之功也。高太從積

小中見得積小即
在順德內

初六允升大吉

初以柔居下成巽之主也巽初為木根根茂則實遂得于地
氣最厚此正是積小之時而將來高大可以豫信柔吉柔以
時升此正柔升之時始而大吉無疑矣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外三陰為上卦其卦以柔而升初之柔與上之柔俱以同升
為志曰上合志者不但初合上志而與上升上亦合其初之志
而引為同升也允信也其柔之德見信于上他爻以陰柔為
才不足升初獨取其柔巽而見信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此言至誠格居之道二以剛中上交五之柔中是誠以事君
而能孚者惟孚乃可用文飾而用權直以上交猶祭者心
既孚誠雖用禴而亦利也有剛中之才而又有誠望之德以
上信則無恃才之咎而亦無猜忌之咎矣萃六二中虛升九
二中實爻不同而其信于五則一也孚乃利不孚未有能格
居者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益稷謨曰股肱喜哉此亦言二有得居行道之喜也象之度
度在天下二之喜在一卦大畜四之象止惠於未形升
二之喜得居于望外

九三升虛邑

大舍黃氏以虛邑為禮讓之國无嫌賢傾能之風本義言坤
有國邑之象如黃氏說與虛邑之象不現如本義說又非坤
位虛邑二字姑闕之麟閣之叔氏曰三多凶升之三獨不言
凶何也蓋三之陽剛其才也正而巽者其德也進臨于坤者
其時也三以才德備具之士而又遇升之時是值明威而賢
路大闢前無阻望之人猶虛邑者可為吾道行也此專屬一

而說折中之意但言三
之進耳而不以為吉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无所疑者信得過可升之時也故不違迴不吝顧一意乘時
无所疑三字盡出陽剛銳進勇於自任之意○又按六爻有
純以占言者如乾三三是有純以爻言者如萃三三是有純
以象言者如升三三是有純以象言者如升三三是有純
而占即如之故本義
渾之曰象占如此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柔順之極，誠意貫通，與五同德，故四展其大升之辭，而五任以能升之用。岐山，周國內之靈山，此王所當自祭者，惟四之誠，可以代五之誠，故王用四以享岐山，誠意如是，宜其有亨通之吉，而无僭違之咎矣。○按本義以亨享古通用，程傳即作亨字解，言文王柔順謙恭，用之生業，用是而亨也，公依本義作享，而伯不得稱王，想周公係久在既進王之後也，豈居東而為此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六四誠意貫通，全乎坤順之德，王用之以享岐山者，蓋以其坤順之德事神也。

六五貞吉升階

乾五本義云，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是明以五為天子之位也。天子之位，無以復加，其餘侯伯子男及公卿大夫，則統之曰尊位，但說尊位，則位之中，便有上下升降尊卑之別，此又主天子說於道，臣中亦各亦相也，當升之極，不可無序，六五柔以時升者也，但中而未正，故戒以貞，貞者守其面征之志，積小之德，則道不枉，治日隆，而吉，天子之階九級，侯伯七級，治道與進身，歷一級而進一級，以漸而升，如賓主以損進而升也。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位高德重，治威化神，大德志，大得而極之志也，向也志行，今也志得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六昏昧而不知足，升已極矣，是死通而利者，不息，便是消，貶損之意也，貞，守貶損之意，勿變也，言若是以貪進不已之心，轉而自加貶損，不自威滿，乃為利順，周公蓋哀之，而復困之也。

象曰冥升在上不富也

富，盛滿之意，消自貶損也，提起在上兩字，見勢已極，無以復升，此如乾之亢，冥升，亦是知進而不知退者，消不富三字，此夫子教人處升上之道也，按胡瑗曰，上六既不進存亡之機，以至於上位，固當消虛自損，不為尊大，以自致於富盛也。

困三三

坎下兌上

以二五為主，蓋卦以剛為義，謂二五以剛中

皆主卦之主。

困亨貞大人吉元咎有言不信

信音紳

窮盡而不隸曰困，水不注於澤，而入於澤之下，又互離以兌水，是澤中之水，其也。德敗而不支，亦曰困。陽為陰制，以小人而束縛君子，而君子不能自振也。坎下兌上之卦，兼此二義。故名困。蓋悅豫可以亡身，困頓可以勵志。時雖困，能見大心，泰則身困而道自尊，故有亨道焉。若以不正之小人處此，則屈抑不能自展矣。惟守貞之大人，當此則精神以摧折而愈奮，經濟以阻危而愈深，樂天安命，吉可知也。自元遇窮，顛倒之勢，然所為亨者，以道自守，此心自喻耳。當困時，而以口舌動人，言經濟，言德義，必無人信之者，言元咎，即在身內。有言不伸者，不言而自有亨道也。此聖人戒處困者，時塞而意，口有言，從兌口取象。

未曰困剛揜也

以卦體釋卦名也。揜蔽也。剛則不可揜，惟以剛而兩揜，所以為困。是君子正直之氣，為陰柔所蔽，而不能自振也。二四五皆剛，而初三上之陰，揜之合，今卦象，坎剛在下，兌柔上揜，即下卦言之，坎之二陽，為初三兩陰所揜，以外卦言之，四五兩

陽，又為上陰所揜，雖陽剛而不得舒發，受制於陰，故名曰困。此本義意也。

陰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

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以卦德言，下陰而上說，是以陰而致說也。困所處之坎，其愈恬其養，困外境之拂鬱，蓋勵其操，而說心者，自此出矣。不失者，原有亨之理，具於胸中，不以困而失也。其所亨，即顯子不改其樂其字，自家心得之妙，如冷煖自知，非人之所亨也。此種學問，此種品概，令人嘆想。故曰：其惟君子乎。此上釋亨字也。詞言貞大人者，以卦德言之，二五剛中，剛則不屈，當摧折而不挽，中則不偏，雖避晦而無悶，所為吉而元咎者，以剛中也。如欲自適其亨貞，而以我之心，得者告人，則亦非人之所能知。蓋時當困，不能見之，絲綸匡濟，而但尚口，此乃所為窮也。徒有言，使是不信，徒尚口，便是窮。口信，依折中作伸字義解。

象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困窮也。與通對。澤有水，則流行轉動而通。無水，則不能流行，動達而困矣。上兌澤也，下坎水也。澤以蓄水，水宜在澤上也。而反下焉，此為無水而困。君子何以處困哉？我之不能為者，命也。我之可自主者，志也。致猶至也，達猶立也。世道之安危，一身之窮通，視之如晝夜寒暑之序，一安於命，而不屈其志，為所自許者，仁義仁可成，義可說，不以生死而易，即致命也。

所自望者德業富貴可不成貧賤可不去不以窮通而改操遂志也此君子處困而亨之道也

初六臂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此以困而不能亨者言之凡人行則臂在坐則臂在下困則坐而不可行故初曰臂六以其陰下折七坎為堅多難之木故曰株木又坎為當故曰幽谷坎為幽暗故曰不覿四爻互離得大而觀今初正陽三爻故曰三歲不覿未言則之見掄于柔而困而又言柔之困特甚此初三上之困所以不能亨也今初以陰柔居坤之下無才而值險阻既坐制于株木無識而不能觀變又自轉于幽谷三歲不覿言其久困于暗險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此重入字幽谷本暗不入猶可也既入矣則愈幽而愈不明也蓋言識暗者舉動時而險阻甚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九二句困字一句言此是九二之用也小人當此不以為困矣坎為酒食二上下皆陰在坎之中有困于酒食之象此言二天祿固足以肥家也互離為朱紱有朱紱象方來由外而來此言二命服亦足以榮身也具此酒食服此命服用以享祀而格帝天竭誠盡慎利在獲福此言二竭誠以報明之意也但時當其困不能有為達往圖功則有山矣然竭力

坎三之中德也九字似可省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二之心在濟困雖時不能有為即此一心已足受君之福慶也一說酒食宴樂之具當困之時全無怨尤而胸懷宴樂是慶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以柔遇剛而自困者兌剛南有石之象三性陰躁欲前進則阻于石坎為堅多心之木三柔暗欲靜度又倚于蒺藜是進退皆困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入宮宮即坎宮自他人視之為坎宮自三視之則為宮故曰其宮其為入故曰入于其宮坎為中男兌為少女有妻象而三與上兩陰不相應為不見其妻象三以陰而居內卦之內意欲據二之剛其凶如此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柔原不足以勝剛。三不度才德而東之。則其失所據者。東則也。既謂之妻而不見。則孤危無助可知。不祥也。乘剛是所以山之故。不祥。即凶也。係詞所謂死期將至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四應初而比三。初與三之困。四宜急濟也。乃若無意于濟。初三之兩爻。而來徐徐者。何哉。上兌為金。下坎為水。二也。以又言之。陰爻受困。以卦言之。陽爻受困。四欲中拯扶二五。故以金車之困為困。所謂困于金車也。然五即貞大人也。四與同德共事。豈有不足以濟困者。故一時雖吝。而終則能濟困也。○五與為不果。有徐徐象。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下謂初與三。來徐徐。四若無意于三之比。初之應者。而志則存下也。四以陽居陰。為不當位。似不當能身困。然進五之貞大人。能與五同力。濟困是有與也。

九五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卦之所為。貞大人也。以陽剛中正之德。治猶則中之柔。下則初。上則三。則則敗坎為法律也。互離為赤。互巽為紱。此天子朝祭之服。當困之時。臨治嚴嚴。衣冠瞻視尤肅。故為困于赤紱。此句以治下之困言。兌為說。互巽不與。此與則則二

字反。乃徐有說。從容徐裕。困而得亨也。以五之中正。剛誠致慎。以與下。何困不亨。利用祭祀者。謂祭祀之誠。比四應二。以治困也。本義以為占其象中。則困于赤紱。困也。乃徐有說。利用祭祀。亨也。未言困亨。貞大人也。即此爻也。○乃字從上二句轉下。言有赤紱之困。乃有祭祀之亨也。

象曰則則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治柔而剛。則之利。此貞大人濟困之志。所以未得也。徐有說者。五以中直之道。得二四以濟困。而有說也。乃字。與則則。言不用則則之利。以治柔。終無以致說也。利用祭祀。言求誠意以求賢。則能亨困而受福也。此舉用程傳之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五與為木為純。木而柔純。葛藟象上應三。而三才弱。不能振之。困上反以恃三為同類。而愈困。是困于葛藟也。卦是危殆不安。而有于臲臲之象。葛藟者。纏束而不得前。臲臲者。危險而不得安。此上之困而不亨也。當困之時。惟震動惕勵。可以免悔。上以才弱志昏。反曰動悔。而安處于困。則則有悔矣。知用之不可久處。而征則困者可亨。而吉不從。在五而在上。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居危。能口說而不能動。當者隨時順理之謂。上之困于葛藟者。陰柔才弱。無濟困之道。而未嘗也。動悔有悔。吉者。處困

總論

宜于震動不能以口舌爭而實行也此公與夫子間人反問而亨之通然小人豈能行哉則困亨之志必歸貞大入也

繫辭曰卦以柔濟剛而為困主乎陽而言也而論之困為尤甚柔濟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三則又之謂矣○唐同有曰援前卦蓋剛為柔濟折觀六爻則又柔為剛制也他卦亦多此例

井三三

巽下。以九五為主蓋井以水為功而九五坎體之主坎上也井以養民為義而九五養民之君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出

井者穴地出水之虛坎水也巽之象木也巽之義入也木罷入水下而水上之汲井之象也故名井蓋城邑之製或更有改而不同者獨井之製只是穴下出水終不改焉此即率由舊章政教大同之象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此言井之體也喪與得對井之酒為喪井之盈為得忽忽忽非井也必汲之不竭而无喪焉存之不盈而无得焉蓋王道貞恒仁澤悠久故曰无喪无得此井之德也往來井者人人得以取水王者澤周无外即井之用也汔幾也繙瓶繩也瓶下井取水之

罷也羸破敗也汲水者幾至乎井中繩索尚未及水而瓶已破是有濟物之資而未能及乎物也蓋井以濟用為功既羸而澤不能及物此所以凶也上三句言井之事下二句言未及于用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卦象巽木入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水氣聚木而井出于木上猶井水本在下瓶汲而上出之象也養而不窮其出有源其用不竭時地不得而限之若竟觀王道之養便非便非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

以出也

象言改邑不改井者何也卦體二剛居下卦之中五剛居上卦之中剛則不易而可大中則無變而可久也汜至者幾及水而未得水亦未濟井者與不與瓶到井一經井以濟物為功水以出升為用未出則何功也曰未有功而可力而成功至于巖其瓶則無所措手而終無及物之澤矣是以出也上二句寓守舊章之意下四句有慎圖終之意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上勞相

程傳以木上有水為木承水而上之乃泥汲水而出井之象是以木為汲器後面有瓶瓶是瓦器程說與象不實愚謂

象詞是說汲水故言瓶大衆說井水上行是就坎水上巽木取義不必牽纏泥汲水故語類曰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此說甚妙蓋木根有水氣一久便提到梢葉上去如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故言木上有水勞民者以君勞民如制田里教樹畜是也初相者使民相養如出入相友患難相扶是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為泉六陰柔質濁泥象井山以上出為功初居下無位不食象不食人自不取之也所以泥者何故舊井也舊井也非但人不食也禽鳥亦不取而下食夫禽之飲多不擇泉既无禽而人之不食愈見其下句足上句之意 振之人事

是人品汚下才弱無援也 按國語水潦積之川禽不必更說飛鳥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下時爻言陰濁故泥從六字生情象言居下故泥從初字生情舊井廢而无水禽鳥亦不飲飲舍字與用字對井固不改其形者修之則舊者可用而初之時尚在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甃敝漏

井谷即莊周所謂缺甃之崖也蓋井之未修者射鮒蟹蚌斗之屬以與魚取象甃即甃之甃也取離中虛象為瓦所甃故曰敝漏以井言則為井谷之泉僅下注于鮒未咸滿而不能

及物以汲井言則為敝壞之甃水反漏于下也谷故谷也井道以下汲上湖谿之谷水旁出而就下二為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九二剛中德足以濟物本有泉者乃下比初六而不免有所牽係上無援引功不上行僅能資于貧賤之交而無以偏及于世故其象如此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與言上無汲引之人也蓋有泉而無與與無泉而時棄者自不同也此象谷家泰說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費其德

渫渫也言三之陽德清虛我不指三行人自指為我也恻旁

人為之側也。下可用二句。皆側之詞。可用句旁觀者。實鑒三之才德也。王明句。旁觀者為之祈望也。並受者。君享其功。民蒙其澤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以有用之才。素于無用之地。故有不食使側。而可用以及之象。而其占。則聖主賢賢之事也。若升之九五。固明王也。何用側哉。但之與上。應之。又建坎上。水與火反。互離為明。三應上坎。為陰。陰柔不明。故側之。是三為上累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側也。求王明受福也。福叶福。

井不以不食為憂。賢者不以不遇而側。行側者。行道之人。憐三之不遇也。求王明。非三去求。旁人欲為三求。王之明者。用之也。然豈朋比以干祿哉。謂三既用。則人受福也。

六四井甃元咎

以磚砌井為甃。所以輔二之功。互離中虛。甃象六四陰柔。得正上承九五。能修井以瀦蓄九五之寒泉。不廢職業。而補成井養之功。可元咎也。四居君位。事自任。則嫌于撻切。猶謙又涉于謙。只易於有咎矣。曰只甃其井。而不矜其象。是不露才而韜光者。故得元咎。同有曰易久。以寓于正。而井二之中。不如六四之正者。井以上出為功。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為甃。甃以禦泥。而亦以別泉也。

象曰井甃元咎。修井也。井叶平聲。

使不修井。則五雖列。元從瀦蓄。此四之咎也。今四井甃而元

咎者。以四能修井。以待寒泉之蓄。是大臣佐五以成養道者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井潔也。寒泉清也。寒泉食。三字連讀。九陽剛中正之德。其澤既共。可以及人。如井既潔。而清冷之泉。可任人汲取也。尚在井中。未出而清。物故不言吉。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正叶平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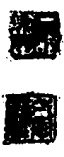
寒泉之可食者。以五之德。中而人正也。以中正論泉。則清潔而且甘美。以中正論食。則王心清而良法具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汲取也。幕蔽覆也。上居卦上。有上出之功。故為井收。適當坎口。有不掩之義。故為勿幕。上六雖非陽剛。而養道已成。有井為人汲取。而無覆蔽之象。聖人恐占者無是德。而又戒之曰。人必德與文相合。而有孚焉。則有本之治。物元不濟矣。故不惟吉。而且大吉。按井收勿幕。原地與人言。自微可以及海。偶自老幼以及鰥寡。孤獨無一不遂生。傷。為此。二爻皆屬君位。人或指上爻為代君養人。非是。他卦多終為極。為安。惟井鼎之卦。終乃成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井之用在上不在下初之泥為人所棄下也今上六之所以為元吉者以其在上也王者養道之成以萬物得所為極數上則水出乎井矣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



革三三

離下 以九五為主蓋居尊位則有改革之權到中正兌上 則能盡改革之善故其詞曰大人虎變

革已曰乃孚元亨利貞悔

革變易也澤上火下水火相滅曰革以物理言兌金離火火燦金鎔亦曰革以人事言兌少女居上離中女居下各反其施亦曰革卦之所以名革也蓋天下守常易而變通難故當未革庸懦安其故習特創一說曰革不信也故必革之已日而人心乃孚離為日其為入已日取日入象蓋事窮勢極如日將沉不得不革之時也乃者離難詞然必合人心宜土俗不傷財不害民利百害一謀出萬全而元亨又必一勞永逸講究契斟酌詳一或不毀而利貞然後紛更之悔可亡元

亨利貞戒詞不元亨不利貞悔即隨之古人所以不輕言革也以離難之明內灼義理于未革之先以兌之說外順時勢于方革之際然後大言可通得宜可久也蓋革以興利勿以小利而生大害革以除弊勿以小弊而滋大釁庶元事後之悔也○已日乃孚者勿以事前不孚而不革勿以果說必革而不問人之孚至革之已日而乃孚此革之善也至于我心无悔而人亦孚矣孚者問之人悔者反之已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息滅也坎之水動水也火不能息之故既濟亦水在火上而不曰相息澤之水止水也止水在上而火炎上火可息水也然火性雖炎上而水性能潤下水亦可息火也故曰相息燁

曰二女同居不同行者言婦人從夫各有所主但不同行而無相傾之意也此曰志不相得則志有所爭而情不合是有相勝之意矣故曰革同居謂同一卦也兌澤也不曰澤而曰水澤者水之聚也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上節釋卦名此節釋卦詞曰巳日乃孚者何也未革而驚疑者庸人之習既革而人心未洽者必經畧之歎此言巳日乃孚蓋既革而人信者也詞曰元亨利貞者何也卦德離為文明能察事理而不昧困革之宜兌為和悅是能順人心而不失緩急之序此謂大亨凡所更革皆可通行于天下而一歸天理人心之正是謂以正詞曰悔亡何也既革而不可

畜後或甫革而弊又生所以悔也惟所革者應天心協人理是革而當也尚何事後之悔乎○當以事言悔以心言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即造化世運之革以明乎與悔亡之意舉大以例小也寒暑者代禪之序也天地以陰陽之氣化生萬物而道在革陰極而陽故秋冬革而為春夏陽極而陰故春夏革而為秋冬四時成而人無不孚也治亂者世運之常也湯武以戡亂之烈拯救萬民而道在革天心不屬乎桀紂湯武應乎天而有放伐人心不歸乎桀紂應乎人而乃來茲而人無不孚也造化世運不能不革而革不外一時先時而革不能也後時而革不可也是以明者燭此時悅者順此時天地聖人皆具其

革之時大矣哉○獨言湯武者世變莫甚于夏商之季而人乎亦莫甚於時雨之師時義者因時制宜但言時則偶有之時也物不可屢革故不言義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火遇水無不滅澤中安得有火有火是火已勝水也蓋外卦為兌是退氣內卦為離是進氣有相代之象革代易也君子以天下之最變易者莫如四時最易變者亦莫如四時之革曆以時日變連而成故治歷即所以明時也有測候之法堯之歷象日月星辰是也有推算之法舜之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兌為秋離為夏歲功所重故于此言治曆明時之法○附考天有九重第一重最下而在內者為月輪天第二重

稍外為星水天第三重為金星天第四重為日輪天第五重為火星天第六重為木星天第七重為土星天第八重為列宿天即二十八宿之所附也極外最高第九重為宗動天座無星帶下八重轉運天之中心即地球也天如卵形層層包運而地在中周天三百六十度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厘周天一百七萬二千厘是周迴圓天之度數也以圓三徑一言之直徑五萬七千厘此二十八宿周迴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一萬五千厘是謂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厘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中之廣十九萬三千五百厘地在於中是地居天之數也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一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方合三百六十五度由此觀之

南北長東西短也。○洪範四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歷數以分至故制定一歲以晦朔弦望定一月以十支躔度定一日以經緯次舍定星名辰位歷數者占步之法後世有步天歌。○冬月日距地近而行疾夏月日距地遠而行遲。○天無度以二十八宿為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天行一晝夜過一度日之一晝夜則不及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日有奇而與天會是一歲月不及日十二度有奇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是一月日月一會而日加四十三刻有奇或四十七刻有奇計一月餘九十一刻有奇一年的餘十一日此閏法所由起也。○四時合三百六十日一歲之常數氣盈五日有奇朔虛五日有奇合氣盈朔虛而置閏則四時正而歲功成。○歲差者一歲之日差也古之定時日有百刻古之天度三百六十有奇今每一時分為八刻十二時定為九十六刻度分九十以三百六十為斷里差者天地之里也古者窮日月以東西之往來測二極以南北之高下今以地之經緯分節氣之先後以極之高卑分日出之時刻二者今古不同蓋故也。

初九羣用黃牛之革

初居下位雖有可革之幾而非可革之時九為躁動既無革之之權亦無剛練能之才占此者當靜守也所幸比二離為牛六二有中順之德為黃牛初則躁欲革六二包裹禁止之則持守堅而不妄革矣。○卦名革更改之義又中黃牛之革皮革之革字同意異也此爻以不革為義也凡別大槩不可

輕躁故革之初不驟革為得

象曰羣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非有中順之德當用中順之德以自守故曰羣用黃牛。○止齋曰當革時人皆喜于有為故聖人以理之不可斷之所以止其好動之心。○六爻小象皆一直看下為是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此深與二之慎于革也六二雖明之主也有中順之德而五以剛中應之權與時並集能慎之又慎而不妄革所謂已日也必動出萬全天人相應而乃革之征行也如是而行則有元亨利貞之吉而无以與易變之咎。○征吉即往吉非往而革之也。○同有曰初是不可革而不革二是不輕革而善其革故爻以征吉无咎鼓其進象以行有嘉獎其進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嘉美之功也即征吉无咎意已日詳慎也二字重凡革之道躁則寡謀而易敗慎則遠久而有功惟已日革之故行即有嘉也此言革必詳慎而後善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居下卦之上若任其躁獨有所革往則凶凶固守其貞以為時當革而使革則亦危厲不安卦以五為革之主兌為言惟以五所言當革之時與初審之與二再審之三復自

審之革言而三就者成也情無不協理無不宜也有孚人心悅服也此示三以革之當慎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爻以征凶貞厲戒三慎其躁暴也夫子以又何之勸三恐其失幾也又何之言沒廢去不必疑也總之有革言三就之孚然後可以行之不疑重革言三就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悔亡度之慎而在我不改後悔也此以在上者言有孚行之當而人心無不共信也此以在下者言廟堂商度者為言頒布中外者為命改命者向之為言者今改而為命吉革之當與去而利興不紛擾不驚疑而吉也下三爻革之初上三爻革之成故下卦爻詞皆有革字慎之意難之意也上三爻不言革是既孚而不待言也九四近臣王命所出入又上下卦之交故以全吉之詞予之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必有革之志而後有革之事信事則信在事後信志則信在事前志四之志信上下信之也四本有福國庇民之志今改命焉上信具有更化善俗之心下信具有通變宜民之意所以吉也○止齋曰信志者必先自信其志然後上下從而信之○凝菴曰象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則知四之悔亡乃一卦之悔亡四之有孚乃一卦之有孚也六二議之九五主之九

三又得告諭于其間四之改命則著為令甲矣改于革言三就之後衆心曉然知其當革其信為由中之信故曰信志安得不吉又曰二之革議定于上也四之改命布于下也三之有孚改衆之孚也四之有孚衆之相孚也互其命象在革改曰改命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大人更化善治之大人虎變則威生虎足以服物言大人不以照為仁卦言孚而此爻獨以虎明威者此亦有孚威如之意仁育必兼義正當革之時不徒以小信結民也未占有孚者三四之孚即五之孚也故五不言孚而自有孚矣○革之初不可改躁革之成不可懈弛有三之三就有四之改命不可無五之剛斷故曰虎變○同有曰虎變與豹變不同虎之文踞之著天下文明之象豹之文密而著君子德文德之象此爻就是湯武之事未占有孚者夏命未革四海已切來蘇之望牧野未望士女已懷見休之心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五與二應離之文明即五之文炳者虎之斑昭然著見如革道既成禮樂刑政事理明簡條目踞張使人一目了然既言虎而又言虎之文聖人不欲以威示人也○凝菴曰二三四共襄革事九五拱手受成而已虎之初生其文未著必變易其毛而文始著大人初受命天造草昧文亦未著既傳時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虎聲威震物故曰大人豹隱霧澤毛似有涵養故曰君子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義之德也。言革面兼革心說。

鼎元亨

卦是也

賢

曰享帝貴賢故曰烹養賢貴隆故曰大烹

翼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此卦詞也。卦象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是內而潛心入理，外而明目達聰。有其德矣。且五柔進居尊，是以巽柔之資，履崇高之位，有其位矣。卦體六中為中，而應九二之剛，是本虛中之德，任陽剛之位，有其輔矣。德位兼脩，而所應得人，是以所行皆善而元亨。○同有曰：此節三平者，不必專重得賢輔焉意。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用也。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象以鼎之象言，此以鼎之用言。鼎者神器，形端而正，體鎮而重。君子取其端正之象，以正其所居之位，使之久而愈安。取其鎮重之象，以凝其所受之命，使之久而愈固。羊以改命，鼎以定命。故革之後，受以鼎。歟。○正位二字，亦專指君位。按程傳曰：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皆是凝命。亦不專指王者之天命。按項安世曰：存神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在下，陰爻，趾象也。上應於四，則趾向于上為顛。鼎之趾向，上則腹中之物出矣。未烹飪，所出者從前積穢之否也。以鼎顛，似不利，顛而出否，則不利中之利，是因敗以為功之象。如管仲以因而得相桓，孟明以敗而成伯業也。九四互乾，有父道。巽非乾匹，故曰妾。初與四應，是四得妻矣。以用也。左右之也。言妻之子，才能可任也。得妻似有咎，以其子則无咎，是因賤

以致責，如舉韓信於行陣，授陳平於亡命也。此象中之象。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趾當承鼎而顛覆之悖也。然因覆以為取新之機，則未為悖也。妻主賤，不當貴也。以其子，故得貴焉。子貴，則母從而貴也。○凡取新之義，必捨舊而取善，捨賤而取貴，期合於義，初之應乎四，顛趾也。從貴也。柔而應乎上，必有此義乃可。

九五：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井以陽剛為泉，鼎以剛為寶。我二自謂也。兩言我者，朋二自主也。仇指初陰，陰與陽相匹，對曰仇。詩云：公侯好仇，與迷同。正也。疾害于義也。即近也。睚眦也。九二以剛居中，天德在我，鼎

有實之象也。惡逆初陰，易溺人。我若不自立主意，以一舍之私而與之為匹，則害于義而有疾矣。必也自守以正，純一其操，使初陰自不能近我，故曰不我能即。此遂惡于未采，則身不失于匪人而吉矣。○不我能即，周公好其已然，慎所之。夫子戒其將然，象釋文往：推出一層意。○比初，則不能應五矣。故以仇初為疾。○同有曰：初求二，二未當求初，此又之義。是有德君子，容比小人，而能謹其所守，不為所范之象。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無尤也。

按程傳曰：鼎有實，人之有才業者也。而長意上從六五之正，應便是慎所之。仇對已者，謂初也。初欲比已，而已不與之比，是初疾我也。能自守以正，使初不能溺我，所以終无過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雖膏不食方而虧悔終吉

三鼎腹以陽居之本有美實也故曰雖膏耳謂六五所以運其腹者三過剛失中越五應上故不能得居行道是耳革而行塞也由此膏澤不下於民雖有雖膏不為人食正三之悔也然以陽居陽而得正而五又聰明之主故五必求三三亦應五自得和合成兩而滅其失時長往之悔不久於屯膏而終吉矣耳革變壞也三不與五應故也行塞言耳壞則兩不可移動也雖膏居恩澤也因兩之柔任生情而雖亦有雖象方兩言五下求三三亦助五陰陽相資而和也耳革不行雖膏不食三本有悔也至於三五相與焉則向之悔至此而虧矣虧減少也與无悔悔亡有別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五為耳而三四五爻又互成兌為毀折故有革象而其意作異字解言三與五革異者失其相應之義也蓋三與五非應之故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二之實三之膏至四已盈而滿矣初雖顯而未折也至四互兌為毀折故有折足之象餗鼎實也五為君故四稱公形渥悅生於心而報赤于面也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五以大任界四而四所私應者初陰之小人身既不正而所應人其能勝任乎此知小不堪謀大力小不堪任重事敗而凶有

必然者○按王弼曰渥渥之貌既覆公餗體為渥渥知小謀大不堪其任受其至辱災及其身故曰其形渥凶也○又案曰渥渥之象汗流被面沾濡其體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信第四之自信五之信任兩義四不自信才李之高則不敢居輔鼎之位五不信四有巨鼎之力則不付以台鼎之責乃今既覆公餗矣則向之信之者何在也如何即無有之意○三言義四言信則大世事居之所重者可見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此以主鼎之君言也五於象為耳黃中色金堅剛之物鉉者

所以舉鼎之梁以上為之上又玉鉉是也此言金鉉鉉如尺木一般兩頭有索下重分係鼎之兩耳所以舉鼎則鼎自行其索以金為之索不屬于耳而屬于鉉故曰金鉉以梁言之為玉鉉以索言之為金鉉也今見古制提梁兩皆然意為亦然也黃取其耳取其色金鉉取其堅六五陰柔居尊位中以此上九而心之係屬於上者其志必堅是以享帝享賢之禮成而吉固不待言也但五雖陽而六本陰又陰性不能耐久周公故以利貞勉之虛中志剛一心比上即貞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陰為虛陽為實五得中以承上九之陽剛故曰中以為其實也君德能中則任賢勿二之心充積于中矣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此以輔鼎之相言也。鼎之象全于五，而上居鼎之上，則鉉也。鉉者舉鼎之物，玉之性溫潤而柔，柔為剛，如上九爻剛位柔相似，大占者處己之吉，无不利者與人之利。蓋居道貴則太柔則廢，而相道貴柔，太剛則震，上九以陽居陰，剛而能柔，故有玉鉉之象。鼎字帶卦名說來，大吉者相道得，无不利者治化成。或曰：金從上九取，玉兼爻與位取。按易後曰：鼎與井，其用在五，而其功皆在上，蓋養道至上而成也。又熊良輔曰：水以汲而出，升為用，食以烹而出，鼎為用，故兩卦並以上爻為吉。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提出在上二字，正見剛柔俱就上九一爻取義，或以六五為柔，上九為剛者非也。節者止而不通之義，上為陰，位柔也，九為陽，爻剛也，剛而節之以柔，溫潤之中，得嚴凝之意，君子所以比德於玉也。故不徒曰鉉，而曰玉鉉，則柔節釋所以大吉无不利之故。

震三三

震下 以二陽為主，然震陽動於下者也，故四不為主，震上 而初為主。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哑哑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者乾一索得之，坤陰方靜，乾初健動于其下，譬地一震，物之聚聚者解散也，舊者舒暢，安得不亨？當震之來時，未有不驚，然恐懼者，蓋凡事之來，皆當恐懼，其恐懼之心，即震來也。虩虩虎其性周旋顧慮而不寧，故以虩：狀震來之意，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哑哑，言笑和適之貌，震之聲，震動百里，人無不懼而自失，惟長子主事，推其誠敬，故當震驚之時，處之泰然，而不改其常，卦才無取，故但言震之通也。匕者，以棘木為之，似畢而無兩歧，所以舉鼎之器，而

升於俎也。鬯者，以鬱金香草，和酒，而灌地以降神，祭祀屬陳雖多，而匕與鬯，皆人居所自親也。故及之震來句，釋震字，笑言以下，釋亨字，虩虩以心言，不喪以事言。按余本曰：下震驚百里，只是足笑言哑哑一句意，謂人平時若能恐懼，則可以致福，雖特然禍害之來，亦無可畏也。

象曰震亨

此不釋卦名，又一例也。言人能震懼而不肆，則自有亨道，但以理決之。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則修省自嚴，以恐懼而反致福也。笑言哑哑：者，震

之泰然則謂出處有常度語默有常位雖位重故危難而亦不失一自之法度也。或曰下震為前上震為後至震上而亦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通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此言臨事有主而予其能勝任也震驚百里成之所及者遠而事之所發者狹也驚者猝然遇之而初手外慎者惕然畏之而盡于中當此之時長子之出而離體者獨能泰然無失而七也中不長馬出即說卦帝出乎震之出主即序卦主施者莫若長子之主若齊之烈風雷雨弗逆可以出而嗣位矣言能識數不失則出以守宗廟而能為宗廟之祭主出以守社稷而能為社稷之祭主也此震之必亨也程子曰通也下脫

不喪也中四字愚按孔子作小象凡兩意者分舉文詞若一意者則牛約其詞此節當一半謀震驚百里原是象不過形容震動惕恭之意驚遠懼通猶不泄不為之意凡人與事通者驚通者懼無玩息之心故可以為祭主而任重也驚懼在心乎宗社以外言之故曰出惟一半謀夫子單舉震驚百里便包不喪也中四字在內如小象例也後項海內巨儒又按震詞震亨下四句如文家一開一合例提是一句震一句亨也震屬心亨屬事俱就一人說

象曰海雷震君子以修恐懼修省

海重震也上下皆震相繼而動則威益烈君子觀震之象而恐懼作於心修省見於事修克治之功有審察之象按恐懼

修省四字分內外不分先後常人因海雷而惧省君子無時不恐懼修省也君子平時之功與常人因海雷之時一般若將大象一連說下竟似君子以海雷而始恐懼修省矣

初九震來覿覿後笑言啞啞吉

人心不疚不憂皆從疫惡中來不要不懼必從憂懼中出初九居震之始以人事言是能先事而震者又為成卦之主以文象言是能發全卦之震者蓋始于憂動終于遠舉者理固然也是以當震之初來而能覿然雖懼則其後必笑言啞啞然保其安寧而吉也此爻為卦主故詞與眾同後字與來字對觀覿即啞之是也口同有口據初九是慎始者終者在二爻者則初九又強暴之徒隨爻取義多如此

象曰震來覿覿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恐未便是福而福自此致蓋憂動則志氣自作而論情自道福由此進也聖賢只重主敬不重笑言然笑言發於泰豫之時則為修肆笑言發於重震之日又為法度矣使遇震而索索翼翼何以則乎故未震之先不見其則當震之來許笑言啞啞而後有則也有初自存之見以陽居陽德與位稱之故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柔弱之質而遇初九暴之過陵是當震驚之來而危局也以其居中得正故能以理勢自處自如不致敗壞其所有而喪貝馬不與爭而遠避以躋于九陵者二之居震先時

國度而臨事見幾如此。蓋其所遭雖不幸而所存自不亂。故不惟德然運引。足以剛服強梁之心。而因時制宜。終可坐獲國安之美。始雖以危急而喪失。終必以憂安而全獲也。事未至未著。而先謀國度之謂德。喪其去利也。具海介義。則如料料。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謂之臂具。而才用以節樂。又其具大可容數斗。又日而月。可為筒林。又其文如具。為月。此重用之物。亦常用之物也。言其具。則所喪者多矣。大旱曰陸。九陵。如重九天之意。言高舉遠引以避禍也。喪。二自喪之。蹠。二自蹠之。此正見幾明決。從德度中來者。常人慮患惜費。獨財者多敗事。苟安思舊。多貽禍。此六二所以為善。慮危難也。坎。口按程傳。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七日者。事既終。時既易也。時過事已。而自復其常。故曰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屬乘剛也

震雖來。亦何至屬震來而屬者。以二之所乘者剛也。居其上曰乘。雷性上發。而二乘之。能勿屬乎。惟震則故屬。明非德之不足也。言外要得不可不占利遠害意。

六三震蘇蘇震行元吉

蘇。精神失守。肢體不立之貌。行。改徙之義。皆通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平時無恐懼修省之功。一旦重被驚前。中無所主。惶惶失措。莫知所為。故有一震而即蘇。之狀。占者若能因其震而奮發激勵。改圖遷善。是震行也。則禍患悉杜。而元吉矣。是蘇。者。可易而為咄。也。周公因其失而開示之。謂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以陰居陽曰位不當。惟其德不足以禦災。是以憂愈甚。而至於蘇。也。苟非因震而改徙。則災肯必不免矣。

九四震遂泥

上下二陰。本是坤土。坎水淫之。泥象。泥滯溺之物。四為外卦之主。本欲離初之震而益震者。但初動于二陰之下。而四則滯于四陰之本間。故初亨而四泥也。四未嘗不震。而但泥于一震。執于一方。不能振振有為。而無復出險之能。故為遂泥之象。泥字。只重滯而不通。不重泥溺。九本陽剛。心能震動。而四為陰位。宜其以凝靜觀變而動者。乃不達時勢。一味固執。所動皆偏。而泥也。

象曰震遂泥承光也

一震而去舊更新。學業進於高明。治道臻于艱難。斯為震道之光。四凝滯于所震。故不奮而不能。欲大奮而不果。是震以遂泥而未光也。曰承光以見有可以大光者在。承光。位累之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二曰震來。言初之震始來也。以五視初。則既往矣。故曰震往。四為海震。初之震剛往。而四之震又來。疊疊事變。能勿屬乎。惟以柔中之德。靜鎮于危迫之時。於此德度事機。不躁率以

數變不妄靡以失守。元畏其宗廟社稷。虔恭齋肅。以有事而已。長子之足以正位凝命者。此也。○宗廟社稷。人主所有事者。元畏有事。言當恐懼修省。不致失守也。所以觀元畏。在屬億即在屬。屬見得二五之屬。即震之恐懼也。二五之德。即震之修省也。象言不喪已屯。傳言可以守宗廟社稷。即元畏有事之謂也。震之主爻在初。而元畏有事。乃歸之五。五乃震之君也。

象曰震往來屬危行也其事在中大元畏也

陰柔震。才不足以禦變。隨其所行。无通而不危。是犯危險而行也。其事。即恐懼修省之事。在中。其動靜處置皆合乎中也。人君以宗廟社稷為大。大對小言。其為小。二以象屬而畏。貝則五之往來皆屬。宜大有畏矣。惟六五能不失中道。雖涉危行。而宗廟社稷之大。不致失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上震字。危迫畏懼。屬臨事時說。下震字。戒謹恐懼。屬平時說。上六陰柔才弱。居下卦之上。當海震之終。故索索然。而鼠不充其視也。矍矍然。而神不困。中無所得。不能自安。以是而行。其志先亂。宜其凶也。所以然者。不能圖之於早也。切近曰。躬。未求曰鄰。蓋恐懼修省。迫於臨時。則惶惶無濟。若預做于無事。則靜鎮有基。不于其躬。而于其鄰。則無患。自元索。矍矍之咎。婚媾指厚陰。有言者。不以先事圖國。未免倣效焉。然也。蓋震于其鄰之義。豈常人之見所及乎。故婚媾有言者。

厚陰無識。必譏其畏首畏尾。而過於憂患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夫言震索索者。震震之極。位非虛中。志氣消索。中無所主也。雖凶而可以无咎者。敬畏於危患之未來也。按吳澄曰。畏鄰戒。謂因鄰之戒。而知畏也。

艮三三

艮下 以二陽為主然艮陽止于上者也故三不為主
艮上 而上為主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心不可運物亦不可絕物惟止於理而不違斯已矣此卦二體皆陽恒于上有安止之義又有互體有震而雷不發有坎而水不流為止之義故名艮天有四時冬不用地有四方北不用人有四體背不用皆止也人之交體惟背不動者來身世酬酢動則安不動則无妄故君子之主靜也艮其背為其靜也靜然大公內而忘己嗜欲不存利害不涉為不有其身其動也物來順應外而忘物機迷不計外境不擾為行其庭不見其人止必至是而後不失吾靜虛之體斯

无妄動之咎也。庭接人之地艮為門闕有庭象互震為足有行象互坎為隱伏有不見象艮以上爻為主故以三為人。凡杜意之內萌者即為身物交之外者即為人。背者不見之地庭者共見之地不見庭固止共見庭亦是止無非止也。按蘇軾漢曰大學言知止言言安止詩言敬止只是一個艮其背百體可見而背則不見耳目口鼻皆有欲而背則無欲不見可欲止之極也人之五臟皆繫於背體雖不動而實變動之所繫非離動以為靜也夫動靜豈可分哉仁敬孝慈何事非止何事非行富貴貧賤何事非行何事非止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也艮者言止於理而不違也然人知止之為止而

不知行之為止則失乎止之道矣行不能止非止也止不能行非止也止之妙惟其時耳時當止止而不殆則止也時當行行而不獲亦止也然止非枯寂之靜時之靜也行非煩擾之謂順時之動也一動一靜皆不失其時即不失其止之理也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生光明心猶水也水止則清清則可以燭鬚眉故易於艮每曰光明以其止也道即心體心體上終著些子使不光明心有常止則中无一物之蔽外無纖塵之翳本體瑩潔常光常明矣光如精金美玉無瑕累也明如青天白日无暗昧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釋卦詞也首句止字作背字看易背為止以明背即止也下句止字解艮字所字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方所也定所也書曰王敬作所凡理所當然者即其所背者無欲而靜之物故以借形常止之地卦體內外六爻陰陽各止本位不相感應言初四二五皆陰而不相感三上皆陽而不相感敵應者兩相匹而不應也此應字作對字看止其所則內不見己不相與則外不見人而无妄動之咎也是以不獲其身承首二句說行其庭二句承上下敵應二句說无咎據上占詞同有曰敵應二句只就心體上看有事順應至公至正各得其宜不相牽係意此就艮畫上說道理亦非文王本意孔子自看得有此象見得彼此上下不相牽係故為不相與而各得其止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位所也。即素位之位。不出止也。有隨時而止之時。時而止之。其字要玩。須知位無一定。與時俱易。故君子之不出。亦隨時安止。而雷而風。而水而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而山至立。不相往來。則有兼山之象。君子之心。亦止其理之所當止。不出者。非膠固而不出也。此心學之妙於止也。此節固是論止。却不好拋去思。但論止。○成感也。以運物為感。則客感矣。艮止也。以絕物為止。則坐馳矣。惟感之以理。則常感而常定焉。知感之未始不為艮也。止之以理。則常寂而常通焉。知艮之未始不為成也。此動靜合一之妙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艮止也。趾在下之物。初六陰柔居下。止而不動。陰性本靜。是一起念。即能隄防。遏欲而不使之行也。自无妄動之咎矣。然陰柔不足於守。故又戒以利永貞。○艮趾。即貞也。永貞者。時時道欲。防其陰躁。而不使之發也。○艮止无咎者。美其止於始。曰利永貞者。戒其止於終。○此又泛論行止。不必偏著任進聖學。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者。心之本體。而艮在趾。則未失時止之正道。按郭庸曰。其初象也。動莫先於趾。止於動之先。則義而止於既動之後。則

雖傳言未失正者。止於動之先。未有失正事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足肚也。即指二。六二居中得正。當止而止。故為艮其腓。九三為內艮之主。是二之所隨也。乃則而失中。不得乎止之宜。故教也。三有失而二致正之宜也。但三則三系。故二不能拯之。是不拯其隨也。雖二不任其咎。而豈其心之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故其心不快也。夫士處高位。則有拯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待而後隨。此程傳說也。○此制外而不能善中之象。艮其腓。對外也不拯其隨。是不能善其中而生馳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此皆三之志也。三在前。二在後。退。退後也。惟三自任其到。不退後從二。是謂未退聽也。言二未嘗不拯。特三未退聽耳。曰未聽。尚有冀之之意。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此爻是有意絕物。而反動其心者。蓋寂者心之體。固不可以狗物。感者心之用。如何可以絕物。事在天下。時行時止。不可膠固。猶限之或屈或伸。不可死僵也。以上下二體觀之。三乃交接之地。故曰限。限。腰膝也。列。絕也。作裂字解。夤。脊骨也。限與夤。部位分。而筋貫串。指駢別。而氣脉通。是靜中有動。

而歸靜者也。故屈伸俯仰無不如意，而心得以夷然居中。今三遇則不中，乃一於止，而上下分列，不相闕屬，是艮限列貴也。心能獨寧乎？故危厲之氣，薰心而不要也。此又艮字是不好字面，與卦名艮字不同。叔同友曰：屬而不言山，蓋止非所止，猶愈於妄動者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強制膠固意，不必泥上腰膝之說。夫子只承限字來，言止之理，當隨時而不膠固。若艮其限，則危懼刻苦之意，自薰灼於心也。較又詞語若寬緩，而意更緊一層，要得指點微端，意六四艮其身无咎。

人之體，統言謂之身，分言則腰足而上為身，六四出下體之上，在體之下，是身之象也。卦詞艮其背，兼動亦止，靜亦止，兩義。此又以陰居陰，但能一於止，而不能兼乎動，然較之艮限之危薰心者，遠矣。故其占无妄動之咎。按程傳，四為大臣，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陽剛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而无咎，在上位而僅善其身，何足取也。按此又若作止諸理者，或說得好了，只如事來可勿做，但退縮不做二等事。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又言身，象言躬，伸為身，屈為躬也。屈伸在我，不在物，故曰止諸躬。三一於止，固執而不通，故為列其夤，四時可止而止，亦

未能動靜合一，故但為止諸躬，言外見四之能靜而不能動，不如艮其背也。按王應麟曰：偃背為躬。朱文公詩云：反躬艮其背。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頰頤也。將言則輔先動，艮其輔，是不輕言也。有序，中乎義理當然之次第也。言輕發而浮躁，則无序而有悔。今六五柔而居中，不躁妄而鼓譟居吉，故為艮其輔，不支離而事理洞然，故有序。即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意，以陰居陽，似宜有悔，然言而寡尤，則悔自亡矣。先言艮其輔，次言言有序，止在言前也。以見五非緘默，時時發言也。即言之得所止，而行之得所止，可推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夫子推所以悔亡之故，言五之艮其輔者，以有中正德，故心定而言不妄也。本義云：正字美文，叶韻可見。愚按：約尊借小象上九敦艮吉。

敦富實也。昨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聚於後，皆不敦之故。尤以劉賓居上，又為成艮之主，在艮之終，久而不變，此敦厚於艮者也。德性本自堅厚凝，工夫又無間斷，其道光明，何吉如之。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摠論

止非難終為難。上以敦艮而吉者。非惟勿替於始。而益加厚於終也。厚終與初之永貞相應。書之欽止。大學之止至善。一以貫之矣。○按正解曰。文王卦位。起於震而止於艮。動發於始。故震陽在下者獨吉。止必至終。故艮陽在上者獨吉。

人身惟背為止。而五官百骸。莫非動物。卦以艮背言。是通全體而會其極也。又則各隨其所處以為艮。是一體之止也。故艮趾艮腓艮限艮身艮輔。皆圓於一體。而未能盡止之通。獨上九為成卦之主。於常止之地。而解止焉。是止于至善而不遠者也。故曰敦艮吉。○又按心在內為止。心向外為感。故咸以四為心。外卦也。艮以三為心。內卦也。

漸三三

艮下 以女歸為義。而諸爻惟六二應五。合乎女歸之義。上 象則六二卦主也。然漸又以進為義。而九五進居高位。有剛中之德。則九五亦卦主也。

漸女歸吉利貞

漸緩也。序也。本不訓進。繼艮之後。較之艮。則為進矣。君子立身處世。寧為後時。毋為競進。寧為恬退。毋為巧趨。下艮上巽之卦。止於下而巽於上。有不遽進之義。故名漸。凡事莫要於漸。而漸又不可不正。此卦之德。有女歸之象。女之歸也。由問名納采請期。以至親迎。其禮以漸而成。蓋自重者人亦重之。此不急遽而可有為。故吉也。卦體自二而三而四而五。皆陰陽各得其位而正。又必以正自守。不至失身。乃為利也。貞固守其漸也。若君子之仕進。及工商技術之營謀。皆不可急遽而失序。可知矣。○咸之取女。漸之女。雖卦象中國有此義。在文王系詞。只作虛象者。正意尚不止此。蓋咸自論感。漸自論進。不專一意也。○程傳以利貞釋吉字之義。作一申謀。亦可從。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世俗多失漸進之義。蓋漸之進。如女之歸。禮俗而順序。則吉也。○本文二句。一氣貫下。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得位。即是正位。只指爻位。上二句宜虛。下二句申上意。進

字，跟卦名漸字意，萬勿拘卦變之說，內卦六二陰得陰位，二之進得位也，外卦九五陽得陽位，五之進得位也，二五皆得位，則其往自足以有為而成功也，其所以得位而有功者何也，蓋二五皆得位，是臣進以正，而上格君，下善俗，君進以正，而紀綱肅，萬民正也，已正而物正，而邪無不正矣，明良合德，其有功何如，此利貞所由取也。

其位剛得中也

上節以中四爻言，此節專以九五言，君道以剛為主，而剛德以中為善，卦體九五剛而得中，中乃天德之粹精，君道之正也，則中二字，不平，重中一邊。

止而巽動不窮也

窮困也，易之理，靜吉動凶，動則有窮之道矣，此卦之德，止於下而巽於上，止者未進之先，恬靜無求，巽者將進之時，從容不迫，審時而動，動無推阻，而得其道矣，上節專論五爻，此節統論內外卦德，亦以釋漸之義。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本生于山，積歲月而長，其長有漸，木依于山，居積而上，其高有漸，君子就于漸之義，而用以居賢德善俗焉，居積也，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厚而後化，皆當以漸而進，內卦艮止，居德者止諸內也，外卦巽入，善俗者入於外也，體艮以居德，由

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是也，體巽以善俗，由期月而三年，由三年而必世，是也，居欲其存養勿失，善欲其變遷從新，此泰鴻漸可意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互離為鳥，鴻象，鴻隨陽鳥，喻女從夫，干水涯也，初六艮麓在互坎之下，干象，艮少男，小子象，艮為黔喙，有言象，初六居下無應，欲進而未得所安，故為鴻漸于干，蓋鴻雖水鳥，而水涯亦棲息之所也，始進之小子，當此時，不尤人而反己，能惕厲以存心，則一時雖有毀言，終不能阻其進，而无咎矣，○按何楷曰，六爻皆取鴻象，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於漸之義為切矣，昏禮用雁，取不再偶，比於女歸之義為切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在下無應，而欲進於位，宜有咎也，但能自厲，即能自治，而義可无咎也，義即厲也，厲處便是義。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艮為石，磐象，互離互坎，水火烹飪，飲食象，鴻食則呼氣，飲食衎衎，和鳴有應象，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上有九五之應，居位受祿，而從容自得，其象如鴻漸于磐，而飲食衎衎也，宜有正邦之功，而吉矣，初无應而厲，二有應而吉，時使然也。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文言二之應於上而安於位象言二之居其位而稱其職素白也不素飽即不素餐之意受祿以德非無德而冒濫者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三在艮山之上平高曰陸太三也艮為少男夫象四陰為婦本非正應以相逐而私比雖孕而無育之道五離為腹故稱孕鴻漸于陸是此爻之象夫征二句又是占中之象九三逼則不中而無應質性躁暴人莫與同不得所安其象為鴻漸于陸而其占為夫征不復三比四五離成卦故不復婦孕不育五坎滅火故不育其山如此吾於凶之中而推其利于禦寇猶可乎非理而至者為寇私欲自內發者亦為寇謂以重剛而制邪則亦可也此外何一可乎正

以戒三之深進也○因象言女歸故此又借言夫嫁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

征行也向外為征醜類也三比四故不復初二與三成艮止乎內卦為群醜今向外卦而比四離初二之羣醜也五離為孕三互坎水滅火不育也三與四非應所以致不育者三失其道也凡邪之備我者為寇利禦寇言三能順而守理不為四溺則三可保其剛健之才四亦可保其柔順之正動五以成正邦之功是順相保也○建世明此勢必負居三四相比五不孤立乎其何以相保私相比亦為寇利用禦寇者慎

以制私則可相保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元咎

四入巽為木漸木象然木在艮山之上鴻漸至此則愈高矣鴻連趾不能棲木漸木宜有咎其桷木之榱者詩曰松楸有廷視榱題為大方正可棲以陰居陰上從九五所漸既得其正故於不安之中而得其安五之正邦四亦與焉可無漸木之咎矣鴻漸於木者咎也或得其桷故无咎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逐君而亢取危之道也鴻而漸木位愈高矣乃能得桷而平安者由四之順而巽也其巽順正四柔靜也其處卑巽四永

五也順而巽何適不安乎

九五鴻漸於陸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陸高阜也巽為高陵象又巽為風鴻東風故漸高五居尊以臨下猶鴻之飛而過其陵也五以剛中應二為夫婦之正而三與二比四與五比為三四所隔是倚任之臣而為奸邪所間也不得相合以成治猶婦不遇夫不孕也曰三歲者自五反歷三四至二凡三爻三歲象然天道好還天下正理所在雖一時阻隔終必獲伸五二正應邪不勝正三四終莫能勝二五而使之不合也三言禦寇此言勝究可以正邦而言○故卷曰互離中虛有不孕象九三之不育者已孕而不育以合之不正也九五之不孕者未合而不孕以有待而合也

歸妹三三

震上

卦以女之自歸為義其德不善故彖傳曰元六五居尊下交則反變不吉而為善代凶而為吉是六五又二卦之主也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急合之義不當歸而歸固病當歸而意歸亦病也少女自歸于長男此卦畫之象占者當究其理也此卦與漸反漸之女歸六禮既成而歸合乎義者也妹之自歸禮未成而歸不合乎義者也凡事之躁進求合者似之蓋震動于上无意於下求也免悅於下有意外應也彼無意于我而我以一心之備私不勝公理不勝欲冒昧前行其凶可知凡人之相

求合者或為終身之托或為進身之媒乃不守義而自炫自耀如此何利乎故曰无攸利○下三爻女之歸人者上三爻為女所歸之人免為少女故稱妹免外陰而說內陽而果故為附從善附陽而性不一所以征凶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陽也剛也健也男也夫也皆天也陰也柔也順也女也婦也皆地也天地者兩間之大夫婦者一家之小天地俯察仰觀不脫陰陽總不離夫婦故曰天地之大義也使天不交乎地則獨陽不生使地不交乎天則獨陰不成而萬物何

由興乎天地尚相資以生成則男女之相知資可知乎已歸妹婦女托身之終而人道生育之始也歸妹之所係甚大者如此故卦曰歸妹○玩大義終始言外便有不可輕歸之意

說以動所歸妹也

咸卦男下女夫婦之始恒卦女下男夫婦之成女下男則竭其情而歸道得男下女則重其禮而婚道嚴今歸妹以兌之少女先下于震之長男夫婦之禮婚姻之道胥失之矣是為說以動導震之動者說也所歸二字一連妹也二字句言非震之取之所自歸者妹也此節已包下占詞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征行也凡事或可向前直行惟女之從夫必無可向前自行者彖言征凶者以中四爻位之不當也二四陽居陰位三五陰居陽位皆不當也位不當便是德不當無德之人便有輕身污賤之事非謂位當便可自行也人事之利莫大於剛統乎柔順乎剛彖言无攸利者以三五之柔乘二四之剛也以小人而駕乎君子以女子而運乎丈夫逆理溺情其敗立見曰柔乘剛罪案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有者不常有也雷無常則無以藏形澤氣成雲感乎雷而雷有也故曰澤上有雷澤氣所蒸有限雷不能常存不永可知君子觀于雷澤之象以為物必有終當思其永物無不敝識

貴先知，知其終而慎之于始，則永可永。知其敵而防之于先，則可不敵。如女從夫，為終身之托，不謹于始，則無以善其終。夫婦為人倫之重，不脩其禮，不擇其配，則情流而倫散，故視歸妹者，當思終與敵之戒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二為五配，此小君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從行者曰娣。歸妹二字，蒙卦名來，以娣者，二為正配，則初在下，即娣也。故曰以娣，初居下為足，不能以六禮正行，猶足跛者，雖不能正行，而尚能履也。兌為毀折，故取跛象。征吉，以娣而行者，猶可得吉也。若非娣，則不言矣。蓋妻勝可失禮，正配不可失禮也。此于征凶中，推出變例也。按見說，跛能履者，才力微，征吉者，職

分畫小星之夫人，能理衾綢于進御之所，仲氏之淑慎，能為莊姜以先君之思，足當初九之賢矣。同有曰：六爻皆歸，立就女歸上說，即就士之出處上說，亦得。又補正意在前，象代正意在後，此又如家臣之能盡職者。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娣，初也。以二以之也。夫人以娣而協事君子，而初亦安于為娣，而從以婦歸，見初之自守其常道也。跛言初之才力微，能履言初之盡職，其吉在與二相承合心以事五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二互離為目，故能視。兌為毀折，故難目而眇。夫婦以兩而成

家遂目以兩而盡明之用，曰眇，言二之失偶也。夫則婦柔，陰陽之正，今五以柔居外，二以剛居內，是二之不得其偶也。然二德剛中，又有互離之明，是能安命守貞，此不慕浮華，不逐勢利之幽人也。雖不得于五，而志不易，故曰幽人之貞。賢臣遇非其主，而抱道自堅者似之。止齋曰：此爻不取歸妹者，蓋歸妹卦名不好，此爻則女之剛中而賢者，程傳云：二之才宜于如此，是非不足而為之戒也。故不帶卦名說。跛以初之才力言，眇以二之識見言，貞，全從見得透來。四剛五坎為盜，五柔互坎為隱伏，五不以二為正應，而不求二，而四以比三而欲相凌，故于二言幽人之貞，利二利之也。二之所以利者，亦以陽剛之故。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從一而終，女子之貞，即女子之道。二守貞待五，未變其常道也。言不得以卦名歸妹累之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艮宮六三，居下之上，非須也。以其為悅之主，輕身自媒，同歸未以須焉。此三自輕而人亦輕也。然三與上不應，只得反歸從二，待二適五，而為從行之娣。陰躁悅人，而不自重，其象如此。初之娣，命之薄也。三之娣，德之衰也。士之躁進欲速，甘于升平，而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此。天官須女四星，為曉妾之稱，按程傳，以須字為待之意，折中取本義，須為曉女之

說今從折中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此釋反歸以婦之故。六三本欲應上，上陰爻而不應，本欲悅四，四又比而非應，然則三固無所歸者也。二配五，是以貴偶貴也。使三得配上，雖以賤偶，三亦甘心。故六三欲以類而往，而不為上應者，位未當也。能不反歸從二，而為坤主。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陽剛而居陰位，是有德而無時者。妹，少女之通稱。下三爻歸人者，上三爻為妹所歸者。九四歸妹愆期六字，作一句讀。蓋九四為妹所歸者，六三陰柔在下為妹，比四若欲急歸

而九四守陽剛之德，不敢妄合，故曰九四歸妹愆期愆，四自愆也。遲歸，遲其歸也。不使非道之配相干也。若是者，何哉？四非矯強也，蓋有待于時也。非其時不可歸，時在即道在，四之守道也。○以仕進言之，此藏器于身，待時而動者。○四與初不應比三，又非其偶，竟是其配者，遲歸有時。此只論其理耳。若非所歸而歸，不知無所歸也。况天下無物不有耦，但遲歸耳。自有時也。此周公所以愆九四為守道者勸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易為君子謀也。先儒多以此爻為女子，是為小人矣，辭不敢從。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此言四之志在待時也。事野滑濫，不肯輕出，有待而行也。

四五坎為隱伏，有待象。○常理擇配乎志，多從女子說。推此又當以九四為丈夫而守志說。蓋三無行悅人，若欲自歸，有忘之丈夫，所不顧合者。志，陽剛之志。行，行其婚禮也。有待即又之遲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幾望吉

此聖主得賢臣之意。而以君子得賢偶形之。卦中實有此象也。克為女，九二陽爻陰中之貴者也。故以九二為帝乙之妹。王姬下嫁之礼，制于帝乙。故曰帝乙歸妹，言歸其妹于六五。五也，震為長子，為侯，是以貴偶貴也。君，主也。指九二，坤從行，腰委也。指初三兩爻，袂，袂，袂之服，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言九二有淑德，不以容飾悅人，故不如其初與三之袂。服為

良也。六五震體在東，九二兌在西，相對而望也。月幾望，言六五有中順之德，而二之中德亦足相匹，又以德偶德也。吉，不先時不後時，當歸而歸，于礼不忒，于時不愆，于配不偏，具此三善而吉。○或曰：月充滿則為望，比女德之盛，亦通。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婦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此中言歸者，與所歸者之德也。惟其帝乙之歸妹，故能不如其婦之良袂也。蓋帝乙守礼好德之主，故其歸妹如此。言非帝乙不能也。而恭儉之化自此出，不曰柔中，不曰利中，而曰在中，蓋九二六五言也。其德二五之德也。中，中德也。在者，實有其德也。行，行其禮也。早遜也。九二不以貴而備，六五不以貴而元，是以貴而重其道也。而中德之明，自此行。○上二句。

即主詞而美其義下二句釋月幾望

上六女承筐无寔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震為蒼筤竹有宜象。无為羊互離為戈兵互坎為血有剝羊象就上卦言則既成震而坎成矣故无血上六與六三兩陰不相應故不曰大婦而曰士女女指六三士指上六下卦三為无女若宜承筐宜簋者然陰虛則无實是女不得其歸也上卦上為震男若舍卦則羊者然以陰柔而不誠是士不得所歸之妹也似此兩陰无應之象何所往而利乎○古者宗廟之礼居親割牲后躬采芣大婦共承禘祀今承筐无寔到羊无血是不成夫婦而無以承宗廟之礼也此言相感不誠不得其歸象此謂无攸利者此是也○釋儀以馬女歸之

无終亦最以馬納昏而不終辭更言之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此言罪上之无實德也廟見責之成婦而承記責于脩物承奉也乃上既无實德矣故女承宗廟而任以虛筐也上六不能修身故無利于之化

極論

純論一卦是女子急欲自歸不待礼而致凶者也分論六爻則下三為自歸之妹上三爻為妹既歸之人先儒以上三爻作女者此據卦義言之歸以上三爻作丈夫者此合震為長男兄為少女而言之觀其義詞而思通乎者約言之也易不

可為典要在卦則論卦在爻則論爻故析言之也象甚活理甚精玩占者知之

豐三三 離下 以六五為主，故其象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六五之位，則王之位也。而居中也，則日中之象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盛大也。震雷動于上，離日照于下，明以燭照，動以啟功，無得不盛大。故名豐。蓋豐成于舊作，而幾炳于光顯。古者值此有亨道焉。假，至也。王，指六五，以一人居尊位，而功運業成，常人不足以及之。惟王者得以此也。夫豐固難，而保豐尤難。蓋震成于上，離成于下，所以豐也。五四合三，五為亮，而動之體失矣。上三合四，五為其，而離之體失矣。不動不明，則虛豐而可憂也。然保豐而空守其憂，亦無濟也。宜正其難，使察

幾觀物之誠，常明常照，如日之方中，而豐可保矣。是離之體，不為互翼，則震之體，亦得全，而明動不息矣。○亨，王假之言，豐之盛大也。勿憂，宜日中，言保豐之道也。○動而不明，則事敗。明而後動，則業成。故此卦重明一變而素詞又保豐之道。在日中也。日未中不足為明，過中亦非明之極。至故曰：宜日中。○同有曰：日不常中，而治可常。威文王借此以振作之。欲其常如今日，而不主于衰也。人盡稱天理固常然，故曰：宜，心存無逸，事惟由舊，故曰：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豐，治功盛大也。與民物大有不同。君德莫先于明，則所見者大，亦莫要于動，則所為者成。然動而不明，未有不敗事。

者，故明尤貴焉。下離上震之比，明在光，動在是，是明以也。有燭几之說，而行其周圖事之象，與妄動无功者不同。故卦名豐。○彖詞中，以卦德釋卦名，有象舉者，用而字，如蠱之其而止，其止並重也。臨之說而順，說順並重也。有倫重者，用以字，如豫之順以動，之妙從順，廣見及此之明以動，惟明故得善其動，皆重一字也。此所中之意，而推言之如此。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上節釋卦名，此節釋卦詞。尚，崇也。大，信大也。卦詞王假之者，言六五極可為之貴，處得為之地，心志耳目日廣，舉動規模不覺漸次于信大尚大，非有意尚之，置之時，固然也。詞曰：勿憂，宜日中者，日最則光偏，日中則光遠，言王者之明，須常燭

無疆，幽微畢悉，此心常在天下，而不故自有威，如日之方中，乃為宜也。○見一身，而不照天下者，則喜功好大，聲色養而之事，照天下而不見一身者，則生民之休戚，政治之利病，自悉，而保豐不難矣。○以我之明及物，曰照，戊先自察，何以照乎？蓋有自明之功在。○尚大句，有敬懼意，照天下，得盛之道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

神乎？

此節再釋宜字之意，是所以要日中之故，以造化之理，不能元虛與消，為尚大者，微成也。日之明在中，而中即昃之幾也。

月之滿在盈而盈即食之幾也日月如是推之天也亦然天地之道盈與虛相尋無端者時也時當息日月與天地中而盈矣時當消日月與天地中而虛矣消息之理日月天地不能違而況人乎人可不思尚大之戒乎人可不磨此心維照之明乎人事且不違乎消息之理況乎鬼神乎極言息之必消以見王者當以人事而回天而日中之明不可失也

象曰雷電皆至聖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擊則物無不剝電彰則微無不照然未雷而電或既雷而電則光不耀未電而雷或既電而雷則威不迅惟同時並至則雷得電而益震電合雷而益明勢極威大故曰聖君子觀雷火之象以為獄之未折而積疑者明無以照也刑之未致

而滋滋者法未得中也于是以離之明照折獄而无情者不得盡詞以震之威斷致刑而於疑者无不平允幽微畢悉料罰得中此明之動效也○明動明所以善其執折獄致刑折獄所以致其刑○噬嗑之明罰罰法是善其法于未有獄之前豐之折獄致刑是其法于臨時刑獄之際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凡卦皆取陰陽相應此卦獨取明動相資配對也初九遇九四而陽相對內明外動合而成功故曰遇其配主十日曰旬數之滿也旬成滿意當豐之時而盛滿宜有咎然既難亦尚在旬也故无盈滿騰亢之咎往以明動交往也尚嘉尚也謂事可成業可就之意○不期而會曰遇陽與陽本不相應

不相應而相助以成豐故曰遇○卦惟初與五不言豐初居下未及豐五居中不自以為豐也

象曰雖旬无咎遇旬災也

爻言雖旬无咎者為未及旬外與適當其旬者言之而妄不可過也設遇威而自滿則災且隨之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

蔀草之蔀翳周匝處上震為木繁艸互翼又為木二雖日中而夜其重木之下故為豐其蔀二五而陰不應明動不合而明者暗矣震仰盂斗象日中見斗暗之甚也往而從五也互翼為不果象疑六二本明而投暗疑五疑二也因中有三

四而陽五故疑也而二德中正惟積誠以成五極具有孚則疑者信而發若矣發若發覆而開明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信二之誠志五之明爻言有孚發若亦五非能自發若也二之信有以發五之志也言五當豐時意氣盛大不可以言爭惟積誠斯有以感之承志字宜玩疑在志志不發則疑不解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此節言三无應而明失也沛幅幔也沬小星也五上坤上也二三應之以坤應離故得蔽暗上愈高則愈厚而掩光愈甚故二則雖但為草之蔀蔽至三則沛更為幅幔之封鎖矣凡

人謙則自下，而虛明之心，生則自滿，故修德而見理不明，其諒其諒，皆謂其名望字氣，日初落則見平，大星先見，五黃皆始見小星，此當日中而竟見沐，則暗更甚矣，故二之與五，猶可發落，至此不能發而終暗矣，其指三言，上與三相合，則相助，折其右肱，言三不得上，故外之助也，五為元首，則上亦有肱矣，元皆三之明，理自在也，元則龍光明之象。

象曰：豈其沛不可大市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當豐之時，蒙蔽若此，是跬步之外，无所見，而保豐之大事，不可為也，此非猶可小事之意，凡舉動，右肱多任勞，猶慮又多，得力也不可，不能用，以有為，言三惟有自守其明而已，終者，決言之，即上三歲不親之由也，二能發志，五故終收慶譽。

三無以用，故上言七人之凶。

九四其繇，日中見斗，遇其災，主吉。

二至四互震，而人為震初，故皆如草木叢聚而見蔽，其象用也，初在下卦之下，以下卦上四配，四居上卦之初，以上而同下曰夷，二平夷也，初為明之初，四為震之初，皆可以明之，德動得而有助，故曰夷主，初初與四，同德相資，此亦出日之意外也，故曰遇，言日以相助，震大之象，而志。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不明也，遇其災，主吉行也。

以之五，五陰柔，而陽剛，疑于居位強，而位不當也，以之六，下卦五陽，上卦或震，皆曰為之，而木相紐，故柔或而繁盛。

二之繇，四蔽之也，四之繇，自障之也，位使然也，故曰位不當，日光則則斗不見，斗見則晦而不明也，蓋日中為得人之意，幽不明，言不明保豐之道也，遇其災，主吉，言柔為動，依行而求初之明，則得吉也，若自以為是，越貴而不求初，則終于蔽而已，何吉乎。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離之文明為章，言也，即言下慶譽吉，是在天下，譽在一身，五與二應，五有以榮二也，以六二言，則為從，自六五言，則為來，蓋六五陰柔之主，定能自致，豈大能主中下賢，而六二以中正之才，德應之，所謂來章也，言臣司德，不以時之豐減而有喜功好大之心，故一取有慶，而美譽歸之，言榮得入善治，虛已保豐而當口六五正其居位，則內外卦不相互，而輕得全其明，震得全其功，故向之繇者，今轉而中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又言慶在居身，言言慶及天下，然又曰有慶譽，公以譽初六五也，象不曰譽，而小曰有慶，天子防人主之徒，為虛名也，兼天下之明，德天下之初，使由道當貴，何慶如之，口有言，事之之詞。

上六豐其蔀，蔀其家，闔其戶，無人，三歲不覿，凶。

此言上六，无才德而高居自危，絕意下賢，豐之極，時之極也，豐極而能自障，則豈可保，時極而能下賢，則時可明，乃上六

自高位置也。而豐其屋，自處不明也。而菲其家，為苦上有吐哺哺之勢，猶足以致天下之明也。乃閉門却客，獨享其豐，于時即有賢者就見，則其戶而寂，元一人接引，候其門，雖三歲而不得一面，醉生夢死，豈可知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明也。闢其戶，開其無人自蔽也。

天際明，言其屋之高，喻心之所蔽者廣也。自蔽，言三抱離明之後，本欲應上，而上六以為威大，而無庸乎人，故自蔽也。不言出，而山在言外。口上又天位，故曰天際。陽本動，而當豫三即應上，上自柔暗，不與接也。口自三言之則上為蔽人之明者，自上言之則為自蔽之甚者。又義變動不居，多如此。

逆論

豐卦比爻，每相反，初以能而有尚，二以能而得疑，相反也。初有才而二無才也。三以能而折騰，四以能而過，相反也。三上應而情，四下應而明也。五以能而致，上以不能而得，相反也。五下賢而自高也。聖人所以知處豐者，亦可見矣。

旅三三

見下 以六五為主，故未得曰未得中乎，又曰止而離上，應乎明五居外體，旅于外之象也。處中位，為離體之主，得中應明之象也。

旅小亨旅貞吉

旅，鳥也。止為門闕，止也。離為附麗，依傍也。依傍于家門之外，為鳥旅之象。又艮山止而不進，離火行而不居，應乎外而不處，涉旅人之象。故名旅。蓋鳥旅之人，則雖不遇，凡接人處事，能明燭幾微，柔和感物，則名業其可收。故曰小亨。小，謂陰柔也。非大小之小，亨，行無不利而通也。然一于柔而和，不能守正，亦非旅之通。故旅者又當自守以貞，不為情戚，不為欲動，不為利回，不為威惕，旅貞如是，則其獲名成業就而吉。

貞吉也

○時說小亨以馬小事之象，殊不知馬為事師，行軍使，凡在外皆有旅意，豈得為小事。○小事，即未傳之柔得中乎，外也。○互見為悅，恐或不貞，故成以旅貞。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柔，謂六五，外，外卦也。剛，四上二陽爻也。止，下艮也。明，上離也。應附也。止而麗乎明，故言一卦柔得中而順乎剛，柔得中乎外，可見未傳重明之意。柔，柔也。從明上柔，柔言小事者何也。小非大小之謂，得五之柔也。外，謂五柔而得中，順乎四上之二，則是處人不居不亢，而能附陽剛，以效其功也。且卦德，下艮止而上離明，是處已隨處安，靜而外又聰明現，象止得宜。

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而不番山止而不動有案時便過之意此所謂旅也君子觀
于旅而得農明之用焉以離之明用刑則是非辨而直昭
而刑順矣以離之明決獄則愆或公而判斷速而彼留矣○
君子以明一逼慎用刑不留獄俱項明字說上言有火正重
明一逼○山止之火因風遂草迅速即過君子以獄不可泥澤
故取象于此○待訊之因常寄之于土圈曰獄○者未定之
案刑者已定之禁未定者當不留勿泥澤寬民也已定者重
慎勿失入無事也○凡人去家繫外而最慘者莫如獄大象
故因旅而及之○旅卷曰入其火于內稱家人則止其火于
外為旅人矣又曰齊戒暴問惟明克允故易凡言刑獄之事
未有不取諸離者動而明明罰勅法之象也明以動折獄致
刑之象也明以止無致折獄之象也止而明○慎用刑之象也

象曰旅瑣：志窮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無尤也

貞字兼二義，蓋心盡力，誠實不欺，功勞不怠，此重僕之貞也。恩信撫高，公正自持，使下不叛，而求趨附，此得重僕者之貞也。主僕相欺詐，主僕不睦，皆尤也。即次安寧，懷資無害，曰无尤，到底不相背負，曰終无尤，與三之義者異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爻為門闕，三艮上，故言次，外卦為離火，焚進火也。二以初為童僕，而三又以二為童僕，欲以陽剛役陰柔也。而二不為三所役，而與五同德相濟，故曰喪其童僕，以三之純任陽剛言。惟貞故厲，者無從塞功，心勞而危厲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此深嘆旅之窮，而責三之任剛也。三遇剛，非旅中得童僕之義，旅中所共朝夕，亦惟童僕乃不為出入相依，而旅人親之。在三失其部下之義，下即童僕，夫子謂三又而嘆曰：當旅而焚其次，必所失于資斧者多，亦已傷矣。然此猶可語曰：氣數至于以旅人待其下，而使童僕心離，則在三部下之義亦傷也。美喪，不責童僕，而責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九四以陽居陰位，陰故于處，有陽德，故為斧。艮為門闕，近民有于處之象。雖為戈兵，在旅時，則有以資斧自衛之象。言有才而不見用也。旅于時處，是求仕而無行之机，得其資斧，是藏器而無見用之日。九四與初應，得資斧，對初之才弱無能。

者說言與無才者不同矣。離本為心象，不快者所處非少安之地，所應非可依之人，我指四。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在旅而欲有為，必須得位。九居四，未得位也。曰未得，自有得之時。此又為藏器于身，至五而射雉，則為得位時而動。此卦四不指相，五不指君，遂又皆作旅人所歷之地位說。凡人久客他鄉，必以功名事業為念，豈但為安處求，而無其位，只好安處。故四之旅于處者，未得位也。但得其資斧，故心未快也。未得位，即心未快之故。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離為雉，射取中合之意。一矢亡，言得之之易。此言君子其文明之才，合中正之德，凡所營謀，一發便中，故曰射雉一矢亡。舉者聲聞之廣，命者寵錫之榮。終對始而言，自懷資于處以來，旅邸蕭條，多少不快，至此而乃有榮成名遂之一日。故曰終，以致也。獲也。五上皆旅之終也。五以旅成，上以旅敗，相去天淵，何哉？五以文明柔順，而所依附，上下皆別，有才而輔，故其結局好。上又遇剛不中，自恃其明，而所輔柔弱，無德無能，徒然一生奔逐，碌碌無成，有以也。世之為旅者，觀五上可敬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遠也。

上高位也。遠，及也。五為高位，旅者及之，言以聲聞之隆，而致

高位也如元德升聞乃命以位者然。先舉而後命故君子立命亦不可忽也終以舉命者終以聞舉而致罷命此能及上位也又舉命對說象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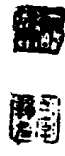
上九為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山

此丁旅之無成者在時則明而失柔順也雖為雖故言為飛往還有意巢以位在上而難又中虛有巢象也焚離大焚之也旅人于此當其未焚也自以高性才大驕矜自肆故先笑至既焚巢之後則不但喪重僕不但心不快而獨旅無依棲身無所而後號咷焉取五元為口又離為牛順德也易性不敬慎也。上九何以致此哉旅道貴柔上九過剛失其順德以輕忽而不敬慎也故曰喪牛于易山可知矣。

首句以象言次句以占言三句占中之象以爻德言推原所以焚巢之故也凶字本宜在首句之下而周公置之爻末則所以然所當然兩層俱見。九三在下卦之上曰必九在上卦之上曰巢三以進火而焚上以離火之炎上而焚而所以焚者兩爻皆恃剛也上九以極上而更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凡旅人不宜有自高之心上九以旅而自善其在旅上其義旅之義已焚矣所以喪其柔順者在輕忽不慎只因上九過高人不與之言旅道貴文明柔順之義而九終莫之聞也。莫之聞正見上九以過亢而不可與言終莫之聞之詞如旅所稱至元不悟也



巽下 巽雖主于二陰然陰卦以陰為主者惟離為然以其主卦之主者九五也申命行事非若尊位者不須收長傳曰則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五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何以釋之者曰入以互體觀之有離之明有兌之說明而說有不入人心者乎以二觀之陽求陰而陰從陽或求或從有不相從而入者乎于象為風無微不入故名巽小陰也陰從陽豈能通陰而抗陽則不通陰而順陽則自可通故其占為小事而內為來而外為往二三回上陽皆在外陰往而從之亦可以振束起廢鼓動作新故有攸往利見大人指五也

大人所斥惡者輕浮剛躁之人占者有巽之德則潛心懲刻上有命能為之申上有事能為之行才德可用故利見大人也若在五位者而占此亦當為利見九二則中在下之大人也。按趙汝楳曰一陰生于下二陽巽于上卦以剛爻得名陰生而陽巽之又按何楷曰巽之效亨陽為之也所謂申命乃陽事也有陽以巽之于上故小亨又蔡清曰順字解巽字不盡程傳只說順然孔子不曰順而每仍卦名曰巽是必巽與順字有辨矣大傳曰巽入也又曰巽德之制也又曰巽稱而隱未嘗只以順字當之也

象曰重巽以申命

風者天之號令命者君之號令重巽非兩番詔誥也只是一

事一詞而丁寧至再如盤庚上中下三篇各篇中俱有：甲說利害是非申者申命明所命之意。○甲重也命其也而卦外卦重異者而以申命也按朱子曰風之吹物無度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膚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

則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事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是以二字。據承重巽以下三句。重巽句。小亨也。剛巽句。利往也。柔順句。利見也。成卦之主。在初與四。陰始生而陽巽之。二五其最遠者也。二五剛也。惟巽乎中正。則不暴急以忤忤物。故命不下格。而志可行。而往无不利矣。初與四。柔也。各處卦下使不順乎陽。則初為坤之霜。四為坤之囊。何所自効乎。惟順承二五之陽。無有違逆。故得分教命之功。所謂利見者以此。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隨相隨也。風行相隨。无微不入。巽象也。君子以風者天之命也。命者君之風也。風不隨无以動萬物。命不申无以動萬民。故凡事開與利除害。不違行也。必先申其命令。叮嚀反覆。如商之盤庚。周之洛誥。諄諄言誥。惟慎不明。且盡使天下耳目一心。志齊曉然。知上之意。皆所在。然後行其所命之事。則民心既入。而順從者易。君子之于命。慎重如此。蓋申命者。申于未行之先。行事者。行于既申之後。必申命而後行事者。此君

子善入人心之政也。○同有印申字。不在文告之末。全本一設真心。苟無其心。而徒銷張乎命令之煩。則元朝之詔。不能回應。恥之風。建中之詔。不能載。強藩之獎。雖申命亦何益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進字一進。合進字為一句。言當進而欲退也。進從初之陽位上取。退從六之陰柔上取。柔者宜以剛濟之。故利武人。武人二字。作剛果二字看。貞正而固也。剛果矣而不折正道。亦未足以入也。故必武人之貞。蓋君子立身行己。固貴乎從容巽順。然必有堅忍果決之才。執狐疑之心。欲進而不敢。武斷不足也。惟以武人之貞處之。以奮發作其委靡。庶不安于退而事可濟也。此是重進一遠。○以卦言。則為柔皆順乎剛。初言利武人者。所以勉初。恐其退縮不能從順也。又按武人對文告言。巽為文告。徒言無益也。故利武人之貞者。既言之亦微始微終行之也。申命是進。若單申命而不能行事。是似進而寔退矣。故能如武人之貞。則初六之利也夫。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兩可不決之謂疑。一定不亂之謂治。治與疑對。志疑而不決。故進退靡定。志治而不亂。故決于行。初六之進退者。其志疑也。陰性多疑。勉其利武人之貞者。欲其志之修立而決于行也。萬事皆從心上做出。故須要心志剛武。又言武人之貞。只是初初一子進象言武人之貞。勉初之志宜剛。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九二以陽居中誠實而善用其具者也上應五而陽據於相敵故不敢當尊而獨巽于牀下牀如椅札古人席地而坐惟尊者則坐于牀孔明見龐德公獨卧牀下德公不答即巽在牀下意也考周礼春官有司巫及男巫女巫有大史及內史外史巫以通幽明事神也史以典法則治人也大史之職合胥徒共八十六人內史之職合胥徒八十七人外史合胥徒五十人男巫女巫巫不立員俱無職所謂史巫紛若也蓋巽在牀下者誠敬之至也用史巫紛若者幽明上下職無不盡也誠敬既伸而職盡是二之善用其具為吉也又何嫌于陽亢敵君之咎乎就卦論互離文明有史象互兌口舌為巫象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二之卑巽宜也至于紛若得毋使恃筆舌煩瑣而不吉乎而又言吉者蓋申命行事以紛若而得中也此原獲吉之由于心也

九三頻巽吝

此為巽而不恆者愧也頻數也連也此也又詩大雅不云自頻言急誠也又眉之交曰頻六書正譌別作頻顯並非按此爻頻字東此三義九三遇剛不中居下之上扶上人之勢任躁暴之性豈能巽順以入人即有時致歸于聲言笑貌勉強未幾故態忘露屢巽而屢失偶而不久守而不堅何吝如之

蓋吝不在其而在頻也恒三不恆其德而吝其三不恆其巽而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窮極也盡也自以為巽之極而不知其頻人以其頻而惡其巽之不善彼反以頻而自謂巽之無復以加其頻也由于志也初志疑猶可以治教之三志窮則惟有吝而已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柔媚奸邪曰狐則正幹濟曰品解曰獲三狐指初三上之陰爻言此曰三品指二四上之陽爻言凡田三義一為乾豆一為賓客充庖一為領徒御故曰田獲三品六四陰柔无應象

承皆剛似宜有悔而處退君之位在上而下是巽而上也以巽臨下是巽于下也故不特悔亡而且收善巽之功蓋巽之初初巽也故志猶疑巽之四則正所謂重巽矣是以能令二四上三陽剛正之士助五而成申命行事之功也按郭雍曰六四至柔而有功以順乎剛得之由是觀之則巽之道豈柔弱畏懦之謂哉沈氏曰田獲三品今行之效也田除害也獲禽也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將以興利除害也害去利獲今行而功著是為田獲三品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田之多獲及命之申行皆是功有功獲聞說巽于上下如田獲之多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古來相臣而忘功者便不

能成功。聖人以有功故動四也。以見能下賢。能任賢。則天下之功皆相之功也。媚嫉者可思矣。

九五貞吉悔亡。元不利。元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此爻正所謂剛正而志行者五為巽主。其性陽剛。宜有悔者。然陽剛而能居中得正。則災就。更命必合人情。宜土俗。撥天道。盡物理。得其正而元不吉焉。則用剛之悔可亡也。且陽剛而能中正。則不但悔亡也。合大小動作。因革損益。而元不利焉。當其未更。事始未善。元初也。及其既振。與革政新。事舉業成。有終也。元初是未貞而悔也。有終是吉而元不利也。庚更也。即命令也。先庚謂申命也。後庚謂出令之後而行事也。先庚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先更三日。丁也。所以丁寧于未更之前。後更三日。癸也。所以揆度于既變之後。故入于事後。理順于人心。盡權宜之利而吉也。上貞吉。九五之貞吉也。下吉字。言命令以為吉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陽居陽為正。五乃上卦之中。爻在卦畫則為爻位之正中。而占值此爻。則為其人德之正中。以九居五。位乎正中。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上在事外。當以高尚為事。乃以據五之上。而不能自安。而亦為牀下之象。是一於巽而失剛斷之具也。斧所以斬喪其斧。

過巽而不次也。上九具陽剛之德。本有斧斷之資。以居巽之極。而反失其資斧者也。雖施于當巽之地。亦值宜巽之時。而謂貞也。而失之過卑。則自輕名侮。不免憤事而凶。喪其資斧。音同。誤作資。當作齊。齊利也。漢書王莽遣王尋也。洛陽將發亡其黃錢。其士房揚曰。此經所謂喪其齊斧也。二上俱巽在牀下。然二居下體。與五相應。臣對君體。宜巽在牀下。非卑也。故吉。上居卦極。貴斷而不貴巽。而亦如二之巽。非所謙而謙。非所屈而屈。在牀下。近論故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此原過巽之由。而次其害也。巽在牀下者。以其位上。而卑窮窮極失之已甚也。喪其資斧者。據斷不足。事廢弛而禍隨之。斷。乎其凶也。三志窮者。三則滿極而不能集。上窮者。上則窮極而不知所以巽。以極訓窮。則同。而義自別。

兌三三 兌下 二陰成卦之主也 二五主卦之主也 故象傳曰

兌亨利貞

坎為水 坎卦下畫是陰 變而為陽 則為兌 是坎水而塞其下 流乃止水也 此取止水之象 而為澤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 正 萬說者 須慈而露 兌非雨露 而水之潤足以入其根 是物之 所說也 故兌卦有二義 一為澤 一為說 蓋二陽在內 一陰在 外 猶人理主於中 而柔和外現 此說之象也 凡人相與 而以 說通行之 則彼此傾心 亨孰甚焉 然陰柔之質 多病于不正 必所說者 合於君子之貞 乃為利也 是其所不足而勉之 三男之卦 不言貞 三女之卦 文王多以貞戒之 按來子曰

其作本義 欲將文王卦詞 大綱畢說 至其所以然之故 却於 孔象傳中發之 而今未暇整頓耳 故諱文王卦詞 只虛括為 主

象曰兌說也

釋卦名

剛中而柔外 說以利貞 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說以先民 民忘 其勞 說以犯難 民忘其死 說之大 民勸矣哉

以卦體釋利貞 而極言之 說而非則則說 則而非則則說 卦 體二五剛中 三上柔外 以誠實之心 而行其和說之事 貞之

義也 極而言之 天理人心 正而已矣 天之所助者 順也 能正 則順乎天 人之所助者 信也 能正則應乎人 柔外為順 剛中 為信 故傳順乎天而應乎人 以此貞而先民 民自鼓舞踴躍 而忘勞 以此貞而犯難 民自奮激慷慨而忘死 不但當適意 而說 即當勞苦時 亦說 不但處安平時 而說 即當患難時 而 亦說 非貞何以至此 蓋悅非大 而順天應人 則為說之大 民至 忘勞忘死 此真能勉以正矣哉 同有曰貞字 地頭不同 此 即剛中柔外之貞而已 說字俱主為上者說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麗澤 連也 兩澤相附 彼此津通 以此之有餘 潤彼之不 足 君子觀兩元之象 而以朋友講習 同類為朋 泛言之也 要道為

友 切言之也 講者明其理 致知也 習者熟其事 篤行也 是為 口兩澤 口對 講象互難為明 互其為入 明其理而深入 習象

初九和兌吉

凡人有所私者 則不和 初居下 無接上之心 陽剛 無私媚之 事 性情之正 道義之公 所謂和而不流者也 故內不失己 外 不失人 而吉 何疑焉

象曰和兌之吉 行未疑也

係於陰 則疑 卦西陽 惟初與陰無係 故信心信理而出 說所 當說 決然行之 而未疑 若是兌之終 而無係 則直云不疑 矣 以其初兌也 故但曰未疑

九二孚兌吉悔亡

按本義則中為孚居陰故悔此以本義言也程傳九二承比三爻說之則當有悔此以比三言也看來亦可兼說九二以別居中誠實之德充至于內已以孚信為說故無失已之嫌而吉若不能自守則有悔二能自守則無悔之悔亡矣聖賢只論自守能自守以孚三雖柔媚不能覺我我亦不私說婦人此悔之所以亡也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信誠也志心也謂二之吉誠本於心也

六三來兌凶

陰居陽位性柔媚而好表著又處上下四陰之中自有以來人之兌也和不能如初之公孚不能如初之誠無以使人敬畏而徒以口舌為容悅其凶可知來兌便是凶而來兌又以致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兌從六上取來從三上取三之位不中不正所以凶也我以正感人以正應三自處不中正豈有以中正來者乎其凶也位之不當也三居內曰來致外物之來也上居外曰引如引伸之引亦如汲引之引已說者引而長之未說者引而汲之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四上承九五精白一心此宜不待商矣只因下比六三三以柔媚承四而九四又居陰位此中理欲交戰初若不能自決商所兌而未得寧猶幸四有剛德與沉溺於陰邪者不同及一轉念便能介疾識既定而不違情專上而不載下絕三而上從五去善柔之損而有得君之喜矣○商猶豫不决也介斷然不疑也商從四上取介從九上取未寧心不自安未有的向也疾指三有善去疾而得君也此之大臣是絕私黨而忠君比之學問是遠損友而契仁賢皆可喜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方其距邪守正則喜在一身既而得君行道則福慶及物矣

九五孚於剝有厲

陽處於陰則陰能剝陽故指上爻為剝九五雖陽剝而與上相比上六又以柔媚說之則五遂與上孚矣是孚於剝也厲者德虧業損之謂言有則亦可無

象曰孚於剝位正當也

象原九五所以信近上六之故九五明知上六為小人如唐明皇明知李林甫之奸而猶用之一則恃已之才足以駕馭一則恃海內之清寧以為不能為害所謂傷於有所恃是明知而故犯也今九五之孚於上六者恃其位之正當以為上

六雖陰邪不能為禍故也一說位專則招致者衆比陰則比于邪也
上六引兌 乃當其可利之位也附泰

所以為兌者三與上也三為內卦說移於外故曰來上為上
卦說專於下故曰引總是執德不固見誘則從故稱引元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按揚泰新曰來兌引兌皆小人也君子則當來而勿變引
而勿去也君子以道德相引其道為光明引而為說則心術
曖昧行事邪僻甚矣豈得為光乎

漢三三 坎下 以九五為主蓋收拾天下之散非居尊不能也
其上 然九二居內以剛其本六四承五以成其功亦

卦義之所重故萊傳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漢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漢散也水遇風則漢散為卦下坎上巽為風行水上漢之義
也故曰漢蓋散者聚之機剛柔得中得位有聚之道故亨濟
漢之道先收人心然後可振濟濟漢時人心未係九廟未安
王者當至廟中以聚祖宗之精神使天下皆知反本此收拾
人心之大机也然東時建業不可畏難而苟安則必奮憑河
之勇猶涉大川乃利焉就濟變者宜乎正必也東至公以臣
扶昭大義以收服而利貞焉斯漢可濟而得亨矣○按見說

云王假句聚祖宗之漢涉川句聚萬民之漢是就漢亨中舉
出二事之至大者言利貞二字雙頂見格神非詣濟涉川非
倖功是以可亨

象曰漢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此言濟漢有資而得亨也剛來二句對說天下之漢委靡不
振者不能濟內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則果決之氣有以助其
沉潛之資出而有為自不至于困窮矣此致亨之本也天下
之漢位卑而无助不能濟外卦六得位乎四而上同于五五
既據據亂反正之權四又得君行志而同心相與內剛而無
陰困外順而無違道所以濟漢而致亨也○同有曰卦爻之
說據程傳尚以乾坤言其所謂剛來下柔柔進居上只就內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王假有廟者。非但祖立主壁。而王在廟薦也。中心德之。无過不及。慶九五陽剛中正。故其心渾然在中。其不薦之孚。直有出于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祖考。相為感格也。○中。即誠敬之至處。王乃在中。言餘人助祭者。但在廟。而王者之心。乃在中也。五。艮為門闕廟象。

利涉大川 乘木有功也

此言有濟險之才而用之以致效也。木濟險之具。功濟險之效。東是有濟險之具。木指二五。用二以振衰起廢。便是有功。此卦之正意也。若在仕進者占之。則又為東上之時。而建立以成功業。○互震。木為仰盂。是舟象。翼風為入。入於舟中。乘木象。下坎水。大川象。震動翼入。入於水而動。涉川象。上翼為八卦之水。下互震為五行之本。兩本相比。故大川可涉。而終必其有功。

象曰風行水上漢先王以享於帝之廟

漢散也。水能載物，物載則自聚。風以行之，而聚者散。故曰：「漢先王以為卑高以異位，亦云漢矣。」然父、母、宗子一氣相通者，也不可無以合其漢。於是享帝南郊，燔柴以祭，掃地以升，精

誠感而天人之渙合矣。幽明異體亦云渙矣。然毛裏雲初一
脉相傳者也。不可無以合其渙。於是立廟於朝之左。修其寢
室。陳其遵豆。仁孝洽而前後之渙合矣。此本天本祖尊尊親
親之義。得之於渙者歟。

初六用拯馬壯吉

馬謂二也。互震於馬為苦鳴。為的類。馬壯象九二陽剛之才。足以濟渙。是馬之壯者。初六陰柔。渙之初易拯。而無才又不能自拯。故必托九二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達。必有濟矣。拯救也。濟也。當渙之初。而用拯。須得馬壯。則吉。吉不以微言。連馬壯辭。據本義。始渙而拯之。則當以初六用拯為句。言又有壯馬。其吉可知。是馬壯吉。又為一句。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陰柔才弱不當得吉而曰初六之吉者蓋九二有濟溪之才而初六順之資其智可以定謀仗其力可以集事何必功之自出也○同有曰剛健之才大抵不樂為抗己者用而樂為順己者用初之吉全本順來順有虛己以從意但須為之於早此又吉字只以早且易說

九二漢奔其机悔亡

按程傳初謂二為馬二目初為机奔其机就初以馬安也按郭應言九二之劉自外來而得中傳士危就之義是以二為机即本義九奔而二机之說也愚謂九是爻德二是爻位漢

是卦名。奔急圖也。此卦以五為主。言五當急圖也。凡所遇以安者。譬之家園。則盤固之本也。亡字與存對。九而居二。有可用之才。居難展之地。宜有悔者。若當漢之時。九五知二之為機。而急圖以就二。則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濟漢有功而悔亡矣。○無事之時。則兩陽相敵。而不相與。有事之時。則兩陽相助。而不相傾。漢則有事。故二為五之機。而五急奔之也。○機與凡同。左傳說機而不倚。

象曰：漢其機，得願也。

當漢之時。原以安定思輯為願。既奔其機。而急圖安。則願得矣。其機其字。宜玩言五之機。而非他人之機也。言二即機。而他爻非機也。二陽上橫。初陰下折。有九象。此如鼎之取形。相似。初本非機。然亦無陽藉陰剛倚之理。程傳二目初為機。勿從。

六三：漢其躬，元悔。

六三居下之上。以陰躁而好動。宜有悔者。然動靜之理。因乎時。而辨吉凶。無事之時。而陰柔妄動。未有不凶。當休漢之時。正宜奮動。三不自揣才弱。而竭力致身。雖功之成。不可必得。而反之此心。則不愧。思君奉上之義。可元悔矣。○元。答以利言。言元悔。以義理言。

象曰：漢其躬，志在外也。

天下國家曰外。對躬字說。躬為內也。報君之念重。故謀身之

念輕。蓋天下國家非外。而就己者言之。則躬為內。而天下則外。○漢其躬者。志在外卦之上九也。附泰。

六四：漢其群，元吉。漢有丘匪夷所思。

五為為山。山。群。陰。人黨聚之象。此而不漢散之。則變圖家之治。而散王者之風。他六四互艮。外足以止奸。互震。內有以振作。又近君而居親任之權。足以有為。故能漢其群。為小人之群。既漢。則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元吉可知。夫報既散。則公道大行。而勢合於一。如丘陵之高。夫所謂散小群以成大群也。然此必才識之高邁者。乃能之。非常人思慮所及也。此恭陳琛說也。○按初四皆陰。故稱群。六四比五而不應。初便是漢群。

象曰：漢其群，元吉，光大也。

有在外之群。強藩之連結。負固也。有在內之群。君側之權黨也。搃之非暗昧。頗險之人。則不植黨。四漢其群。而所以元吉者。由於四之心體光明正大。無一毫植黨營私之意也。在內之群散。漢則在外之舉可知矣。

九五：漢其大號，漢王居无咎。

心熱躁則汗發。發則周身膚腠皆潤。言國之政令亦當出乎君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幽密郊島無不被其澤。蓋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難。而使之愈者。號令也。王者以天下為一身。九五居至尊之位。得正得中。為漢之主。凡大

命令之下，大政事之布，大財用之發，以散則為和風，以測則為甘雨，其渙大號也。如人之汗從心而液無不遠，為則耳。邪之得積盡渙，而天下之險難亦庶乎解矣。渙汗其大號，如此則雖當渙之時，而上者居之，將見政令如水之流，人心散而復聚，事業敗而復振，而无咎矣。坎水為汗象，其體為命，號象。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王居二字，本義以為王者之居，積渙王居，如服民發粟之意。而程傳言居王位，胡瑗亦言居位而无悔，俞琰亦言王居王者所居之位，上三說雖與本義不合，而與象義甚合。愚於爻詞注中未遵本義也。蓋王居无咎者，所以戒四之竊權，所以

戒五之假權，無其位則不敢渙號，其位又不可不渙號。王者居此而得无咎者，以九五正君之尊位而渙所當渙也。若四上而渙號，能无咎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此言渙其所傷，而免于難也。內坎為血卦，血變傷之象，渙其血，散其憂傷也。亦以上居事外之故，又去坎甚遠，故為渙其血也。逖，遠也。既渙其血，則其於憂傷之事去而不復來，遠而不復逖，出而不復入，何咎之有。渙之時，以能分為功，獨上居渙之極，又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坎險故為害，坎之險在中爻，上不與二應，其害自遠矣。程傳以血去二字相連，按項安世曰：上九爻詞，血與出韻叶，皆以三字成句，不以血連去字也。小畜之血去，惕出與此不同，此血已散，不復更去，又惕與逖，文義自殊。據小象言遠害也，則逖為遠之義甚明，不容作惕矣。卦中惟上九一爻去險甚遠，故其詞如此。又曰：散其汗，以去滯，散其血，以遠傷害。

節三三 危下 以九五為主。蓋立制度以節天下。亦惟居尊有
以上 德者能之。故彖傳曰。當位以節。中正以道。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與濫反。濫則無限制。節則有規程。節與奢反。奢則侈靡。節
則有省儉。然必有規程而後有省儉。亦必可省儉而後立規
程也。下危上坎之卦。坎之水來而不窮。澤之量其受有限。滿
則不受。最有節限。故為節。當節之時。度節之道。不以奢而艱
德。不以濫而犯分。裁制得宜。自可通行。元獎有亨。道焉。夫節
因美德也。而太過則苦矣。故不及非節。而太過亦非節也。貞
而困也。他卦多貴貞。謂宜始終守定不易也。此苦節獨不可
貞。非節之不可貞。其苦處不可貞也。不曰苦節非貞。而曰不

可貞。以見守之者難也。不可二字。據理決之。如邾莊公之好
潔。潔自不可法。陳仲子之矯廉。自不可充。過于節。則必不
能終守矣。又如漢文身衣皂絲。費惜露臺。祿之仁樂宗。諸御
苑。忍夜中飢。此皆苦節也。後誰能繼之者。豈世而不可傳是
亦不可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節之所以亨者。蓋當統全體視之。三畫陰。三畫陽。則柔過均
則剛以濟柔。以濟剛。一張一弛。惟其稱也。又當拆二體視
之。二五得中。不失之過。不失之不及。一損一益。惟其宜也。由
是以制數度。而降殺皆中。以讓德。行而進反皆中。此節之所
以亨也。此趙玉泉說也。上句分字。下句中字。宜玩。俱含无通

不及意。便是所以亨之故。劉宗周。是天地自然之數。而五之
到又得中。其為節有不可乎。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窮極也。侈靡濫。雖者非道。而有限制。崇省約。則為道。苦節之
不可貞者。節此不必節。其道失之過極也。卦名為節。文王答
人亨。以節為亨也。故曰不可貞。夫子恐人以節為聖王之古
道。而不明其不可貞之故。曰其道窮。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道。

內卦兌為說。外卦坎為險。則似乎難行。而有和說之道。以
行之。五為止。宜若難行。而五震為動。以說而動。則難險亦
行矣。然主節之道。在位。行節之道。在德。惟九五居尊當位。操
主節之權。而其德大中正。可以通行天下。而莫之問。人心
一風俗同。亦何至于苦而窮也。以卦體言亨之義。德明節之
所以亨。而見苦節之不可貞也。此節是文王彖詞外補義。文
王只說不可貞一面。此則言其可貞者。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又節道之大。而極言之。天地以氣序為節。寒暑往來。不差
其候。分至啓閉。不易其常。而四時成矣。王者以制度為節。九
賦有常數。九式有常規。用之有道。役之有時。則費出有節。而
財不傷矣。征求有道。而民可以不害矣。節在天地。而化育成
其功。天地之節而亨也。節在聖人。而天下蒙其利。聖人之節

而亨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无水則不足而為困澤上有水則有餘而當節理之常也節者虛則納之滿則泄之不使之盈不使之害也君子制數以辨其多寡制度以別其尊威而數度一歸中正為之議德而九存之心者勿使浮偽為之議行而九見之身者勿使賢濁而德行一歸中正君子體節之用如法要皆是止而不過之意○數度如禮器所載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以及豆數宮室衾冕之類皆有等級德行如三德六德九德及六行之類不制不議則無節故君子制議焉

初九不出戶庭元咎

此言知節而能止者五艮為門闕初在內作戶外之庭二在下之中作門內之庭者初九陽剛本有能守之對當節之初又元可出之時雖有制數度議德行之具而不枉于應世故初九不出戶庭之象如是則高志傲節而無枉道妄進之咎矣此又臨卷之類子似之○戶庭是象凡事不露圭角謹守勿動便是不出戶庭○同有曰卦又皆取節之義與節費節省無干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此子初之知時也時通則行時塞則止出處之道也而知之

者莫難初之不出戶庭知時之不可出也若當其通則不拘乎此節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知塞而塞節也知通而通亦節也初前阻于陽當戶而塞其不出戶庭宜也二前為陰則門闕矣可出而位又居中時與初異出門有功正此時也乃當出之時而果于忘世徒知自守之節不知致身之節知塞而不知通為不出門庭之象潔身亂倫離世絕俗何凶如之○按錢志立曰澤所以鍾水也水始主則增其防以蓄之初九是也水漸盛則啓其實以洩之九二是也據此則九二宜出門庭者反常則凶

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九二至震為動體其陽剛之才前無阻滯時可出而不出意不但失時而失時之極矣初九知之通塞知時也九二之失時極當通而自塞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元咎

三為下卦之上又互震為動水滿而浮動于上則溢出而不知節之象元為口有嗟象六三陰柔不中正則元能節之德者但見用失之會而不能檢行流于放而不知約所謂不節若也然能改悔而自嗟其不節之悞痛自懲創可无敗德驕淫之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周公以嗟若救不節之愆。開六三悔悟之心。所以勉其終也。夫子以嗟為自取。蓋六三不節之罪。所以徹其始也。若以不節而致嗟。則所以嗟者自取之耳。又誰咎也。之字可味。以見嗟從不節來。又誰二字為妙。使六三猛省。按鄭氏說。與又作一氣讀。亦醒目。故載之。悔在心。咎在外。理悟于心。而後悔。人尤於我。則為咎。

六四安節亨

四為坎初。而下應兌初之陽。坎之水。有以流于上。而兌之澤。足以儲于下。不事勉強。而容納有定限。此安節之象也。惟之

人事。是九五陽剛之君。主節于上。六四為相臣。能以柔正之德。一秉其制作之中正。不事勉強。而奉行皆裕。如是四之安于節也。可以率群僚。可以風氓庶。有不亨者乎。此又重安字。大臣近君。忌節臣不能不節。但問安不安耳。四陰正能安故事。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卦之名為節。而久之義取通。四非能通。九五固中正以通者。四特承五之道耳。上指五道。即甘節之道。原該安的。承上道者。惟五畫制。惟臣欽若。言四之安所當安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九五陽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鹹苦酸辛。味之偏。甘味之中。甘愛和。和者節味之偏。而適其中。行之以甘。人不吾病。而事以成。節之言也。以是而往。則不傷財。不傷民。其功大矣。節道之可為嘉尚者也。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位爻位也。中中德也。有以位與中並言者。此處重中。字意多。蓋居尊。則位非所重。矣。九五甘節。而得吉者。亦以居尊而又。有中正之德。能以不偏之心。而立無與之法。固非不節而失之不及。亦非苦節而失之太過。一損一益。要歸于中。而此謂甘節。此所以吉也。四曰承上通。則乎位不在也。五曰居位。明乎大居正之義。曰中。明乎所以甘。所以有尚。所以吉。而

能使下之安也。中中字。須照節上講。凡易卦六爻。公同字義。皆本卦名。地頭來。變移動不淨。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上六居節之極。是用過于儉。而失之同。如公孫弘之布被。晏子之豚肩不掩豆。是也。行過于矜。而失之矯。如沮柳之閉門。陳仲子之辟兄離母。是也。其節太過。故為苦節。難其節。所書節。無邪淫放之失。以為正道。然拂乎天理之所宜。強乎人情之不堪。豈可知矣。然禮奢寧儉。猶勝于蕩然無法之外。流而為不節之嗟者。故悔可亡。蓋事雖凶。而禮無失也。易以道義配福禍。而道義重乎禍福。大過之上。戒項凶矣。又曰元咎。此又苦節貞凶矣。又曰悔亡。理之得失。尤重于事之吉凶。蔡

氏之言可味哉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窮與通反言極而不可行也。節道者中今乃苦焉反之子已而不宜推之于人而甚拂是以窮極而不可行也。上居五之上夫子恐人疑其以位高而致家故特指之曰道窮則于節道不貴者也。

中孚三三

兌下 六三六四陰虛此為成卦之主然孚之取
與上 義以實則九二九五主卦之主也至于孚乃
化邦乃居尊者之事故卦之主在五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孚信也存于中為孚見于事為信孚字從水從子如鳥抱子
之象鳥抱子無不心意專切而孚誠豚魚之形如豚東海有
之背有班文腹下純青每海將潮及天陰則毛皆起雖千里
外可知潮候其驗不爽故取象為信為卦澤上有風行澤
上實相感召而回微中孚之象也內外皆實而中虛亦中孚
之象又二五皆陽中實又為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
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實此卦中虛中實有存誠之義

下說上巽有推誠之義其名為中孚凡人誠則物无不感事
無不濟占得此卦者其信如豚魚之驗海潮則動不言且
此心果能真實不欺虛懷接物則當陰難亦可扶如大川
而亦可涉也然尾生之信不足為信石乞之忠不可為忠故
必審乎義理之正乃為利也兌牛坎豚象巽為魚為木木浮
澤上魚與木皆能涉大川故以象誠實者之深險。卦主五
下三爻行孚之人上三爻孚人之人

象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與巽孚乃化邦也

以卦體言之三四柔在內為中虛而內欲不萌二五剛得中
為中實而外誘不入此中孚之見於全卦二體者以卦德言
之下說以孚乎上上說以孚于下天下皆信化及萬邦此中

孚之通於君臣一德者故曰中孚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以卦象言之豚魚為物口每向風有南北口先向之而舟人以此稱為風信又其毛起則如潮使豚魚使人可信虛確鑿不移象言豚魚吉者必我之誠信如豚魚能使人不言而喻也巽為木互震仰盂舟虛象巽在上曰乘象言利涉大川者以巽本東于澤上而互震之舟又空虛其中也且舟滿則懼覆虛則可濟言以虛懷待物而可濟險也○信及豚魚四字即所以吉之故信及作中孚二字信及豚魚即中孚豚魚象詞此四字連讀吉字自為一句豚魚言非豚魚之吉而信如豚魚者之吉也舊說信及豚魚言豚魚信而信之亦通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中孚誠也貞正也誠而正天道也此釋利貞之義天在人之前以理言也象言利貞者言占得中孚之人必中孚而以利貞乃與天合德也以者戒勉之詞私情相契亦謂之孚故必得正則存之為寶體而靜與天俱發之為實用而動與天游如是乃與理昭合而無間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巽風和煦足以吹散重淵凝積之陰氣蓋風無形而能鼓幽潛誠無象而能感人物君子以中孚之感莫大於好生克為

口有議象獄之將決則議之求其入中之出故王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議獄也巽為不果為進退有緩象獄之既成則緩之求其死中之生故司而職聽二司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在我者盡故在人者無憾也按徐幾曰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離之明震之威也貴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而為良矣蓋明貴無不威則有時當止至于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兌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重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謀刑如此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中孚六爻皆不取外應孚在中無待於外也初九安虞于下不假外求曰虞則靜鎮自守而吉苟變其志動而求孚於四

是有顧外之心也曰有他則失其安矣曰不燕○虞樂也安也專也又騎虞仁獸曰虎黑文尾長於身燕息也安也駟鳥名燕與虞字意同皆作安穩意卦中取鶴取鷄皆從羽類故燕亦取玄鳥云又燕去來有信于字義喻合一說虞同燕虞之志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一說虞信鳥也主獸則為義故以鳥言之信義

志初之志當孚之初念最純九則又離立志故能不失其實心爻詞一正一反夫子只解正一層言初九之虞吉者志未變也反而有他則志變而不安在言外周公慎終夫子信其始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靡

互震善鳴有鶴象二陰位又在艮山之北有陰象初陽在下有子象蓋初為稚陽故自況為虞為燕二視之為子為口為口有和象我言二也爾初也震仰盂為林將之象元為口醉飲披靡之象九二為下卦之主亦到得中意不求字於五惟與初同德相比而相孚故二一唱而初自和之聲應氣求自然感應美二喜初之志同道合也更推誠相與而邀之曰我有好爵也爾既與我同聲同氣則當與爾共靡之○好爵指在中之實德靡即肝胆相贈切磋相益之意既在陰則聲不易達於上子既和則不求聞于五此卦二獨無應而極為諸爻之吉占何也蓋自躍者其實畏自晦者其德衰無心于感物而物无不感者主誠之道也二以剛履柔其居得中且伏于二陰之下靜晦無求而物自應故鶴鳴子和者感以天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爻曰鳴曰和都屬口夫子獨推其心以見其孚凡人心口不一者不可謂之孚二為下卦之主誠意相孚蓋鶴之和由中而發子之和亦根心而應故曰中心願出于中乃孚之至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兩相匹配曰敵謂應爻也上九與六三相應三得上則為得敵中孚以自守其孚誠不牽於外為吉三既得所應則事於上矣居兌之極以兌從人為物所引情不自由故或鼓而作其氣矣又或罷而張其志作輟不常也或泣而見其哀矣又

或歌而鳴其張憂樂無定也搖是不安之象與初之虞與燕異矣既有私係則字不足故其象如此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以六居三陰居陽位以其居陽故或鼓以其陰柔故或罷居下之上位與又德不相當也初有陽剛之才無求于四之陰柔故靜鎮而虞吉三以上為陽剛而往應之心不能自主三之位使然也故曰位不當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元咎

巽為月互艮為止月至望而圓止中孚之四互艮之中為幾望也月與日相對照曰望四為相臣日為君月為臣四之位

高幾與君對也此言四之威滿宜有咎也震為馬古者乘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駟各一色又大小必相稱故二馬曰匹三四同為互震之馬有匹象絕之而上其見震滅故見為亡也大臣所嫌者植黨匹類也馬亡其類空虛獨出以孚於五則公忠孚主而無咎蓋四五皆為外卦本同一體四為中孚之虛體五為中孚之實體君臣相孚日月相會而幾望矣但三陰居下之上不中不正與之為匹而事君鮮不敗事故必絕三陰之匹而亡之獨往從五方得免咎○程傳以初為匹初為馬不得言匹且初有陽剛之才四陰柔不能事之以從陽也而四逆三又與為類故同公成之以亡其匹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類即匹也。四與三皆陰類，然下卦以三成爲上卦，與四成爲四從五爲外卦，則已絕之而上矣。此大臣去私黨而一意忠君之道也。匹不指初者，初爲虞爲燕，原無以孚感人之意。此不待絕而自不爲類也。惟三陰謀，善于悅人，故四之當絕之。

九五有孚學如元咎

六爻不言孚，惟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卦爲中孚，則孚不待言矣。但曰有孚，則猶有咎。事如者，因結不可解之意。五以誠實之心孚乎天下，其孚也，此誠之至而勿絕，故下之應孚上者，亦能脫誠以相洽，則孚之所以化邦也。學如西字，即豚魚意，有孚必學如，而得元咎。言孚之貴實也。

象曰：有孚學如，位正當也。

四所以必絕類而從五者，以四之元位也。今五居中得正，既有其位矣，然徒恃位以爲孚，不可也。若其位尤要，善其德有孚而必曰事如者，惟以位之正當也。此爲有位無德者勉之耳。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巽爲雞，曰翰音。上爲天位，翰羽翔也。登升也。居卦之上，虛信之終，聲運而實不至。此華美外揚，無純誠之心，務虛聲以飾者已。言無以相感，而信立敗也。二字于中，則鶴鳴子和上孚于外，如翰之音，徒升于天，而曰雖正理所在而終不能。

濟故凶，彼求信而信不孚者，可戒也。○豚魚知風，燕知春，桂鶴知夜半，雞知旦，皆物之有信者，故中孚取象及之。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上九徒以虛聲外飾，無純誠篤實之心，此內不足而求孚於外者，固可立待，故戒之曰：何可長。蓋欲其改過反誠，以信實爲本也。

小過三三 震上 過也 艮下 以二五為主以其柔而得中當過之時而不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陰上下乃四陰豈非小者過乎易之理忌高亢大過之初
尚以藉白茅而得无咎至小過自然宜下矣卦中下艮上震
雷鳴于山聲緩而音小此但小過于無聲者耳又陰柔尊位
此亦小之過也故名小過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凡職役之
事小人過于初末則事得其終日用之間細紀倫常之大為
陽服食居處之細為陰凡朝夕動履小節過于謹密亦无害
故小而過有亨道焉利貞當過而過即貞也蓋家國之大事
貴得中不及周非過亦非也故占者值小過之時只可小事

不可大事上震為木下艮為山一上之木飛鳥暫留之所也
又震為鳴艮為禽鳴得鳥音之象故即鳥言以戒占者飛鳥
之遺言曰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高亢也下柔順也當小過之
時而以柔順處之大吉也曰可小曰宜下以陰過之故曰
不可大事不宜上以陽弱之故大小以事言上下以位言卦
以二五為主而五之柔雲不及二之過純即宜下不宜上意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卦名小過者何蓋不矯枉則不能匡正故欲補偏救弊有時
亦貴乎過然只可小有所過小者過而事可亨也若太過則
不亨矣○此以過故中之說○按王宗傳曰言以過故亨也
天下固有越禮救失之事如象所謂過恭過哀過儉是也不

有所過安能亨哉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凡貞字俱跟卦名說當過而過小而不大過便是貞時當恭
而恭時哀而哀時當儉而儉即是與時行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不是重柔重柔之得中耳二五皆得中而小過之時宜下不
宜上故二尤為吉也○柔得中則不過柔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家國大事惟剛而得中者能任之此卦四以陽而居陰三以
陽而居陽皆失其位二五為中而陽又不居二五是皆不中
也失位則權不足以有為不中則才德不足以幹濟是以不
可大事也○提出不中二字正見小過之時雖時可過而中
尤重也

有飛鳥之象為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上逆而下順也

此即飛鳥之言以明卦義也二陽中實為身體四陰在外為
羽翼故象飛鳥文王即鳥言以戒人也鳥之遺音云不宜上
宜下大吉云耳夫過風而上力徒勞而空廓無依擇木而下
力不竭而棲息得所故大吉也以卦義言之陰亢于陽為逆
五上二陰加于四陽之上陰亢陽也陰下于陽陽為順初兩
陰下于九三之陽陰下陽也此為上逆而下順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山雖高而較之天則卑故當在天之上則為大壯今山上有雷
未亢也特小過耳又上動下止要亦動而不過之意此為
小過君子觀雷山之象以為常人之行多失之慢臨祭而疏
倚旅旅而趾高不可訓也君子則猶牆倮倮而以恭之道者
矯之常人于喪或失之易短喪之說登木之歡不可訓也君
子則三年泣血期尚深悲而以哀之道者矯之常人之用或
失之奢崇臺反玷鵠冠珮喪不可訓也君子以豚肩散養儉
之過者矯之非欲過也將因過以返于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

初居下元位六陰柔元才本宜靜處而乃動焉其象為飛鳥
其占為凶下艮以止為義也飛則不止又應九四為動元才
德而好動安得不出鳥翅之象風在羽末初與上羽柔也故
皆凶所以所以也鳥欲飛翅先鼓狀庸妄人之好動占者之
才德性情眾動如飛鳥所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其人之舉動自如飛鳥所以待山直前不顧退疾莫挽象如
此占亦如此事如此應亦如此何楷曰以凶者自納于凶也
孽由已作可如何哉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此言六二有中順之德也卦惟此爻最善上二句言二之與
五同德下二句言二之自守其中德陽爻為男故以祖父稱
陰爻為女故以妣稱三爻也四在三之上祖也五過四則
妣也妣為祖姑過其祖言自此而適彼歷過四爻過去事妣
也曰過其祖則遇其父可知過者過而不留五為君位不及
其君者言六二不敢高亢不同同德而以君道自為也能自
守其卑順之德職而盡臣道故曰遇其臣者言守其臣道也
无咎无過中失正之咎○祖妣以陰陽言君臣以爻位言○
按張旅淵曰過祖過妣是去陽而就陰去亢而從順如此則
不陵于君過當臣道之常矣不及其君遇其臣宜下順也又
吳順曰六二中正而又詞以過不及言之蓋當過而過當不
及而不及此權之所以取中而卒無過也不及之偏矣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此夫子獨申臣道以見二之能守中順也小過之時小者可
過獨臣之事居天澤渙然竟不可過爻義不專言臣象專以
臣分言之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一說弗過者陽不能過陰也○王作句卦象陰陽過于陽
二陽皆稱弗過是既不免為剛其防之方反從之則或有戕之
矣附泰

過防過于防也九三以陽爻居陽位失之于剛太宜防其過
剛也乃以氣感志滿而弗過防之則剛躁足以招尤戕之者
至矣曰或戕言剛躁之入人而戕之也互兌為毀故曰
戕凶即在戕處見○從言從此
而或戕也跟弗過防來

象曰從或戒之凶如何也

如何有懸度驚恐之意有斟酌補救之意懸度者戒無定凶亦無定不知作何從字耳此正意也商度者因弗過防而致戒則彈戕之法還在過防而已此是餘意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四以陽剛而進逼五位本宜有咎以其居陰能不純用乎剛合卦詞宜下之意故得无咎與三之過剛而戒者異矣過遇即遇妣過臣之意言所處之事適合人情恰當事理也弗過遇不能以柔下處事也此句連下往厲言若過遇之而任剛以往則有危厲占者必以此為戒夫過所當過正道也吾以

劉為正道而永守焉則无以免咎矣故曰勿用永貞勿者戒之意○按本義以弗過于劉釋弗過二字以適合其宜釋過之二字此以四字分兩句依六爻例也又語類云過遇猶言加意待之此以四字為一句依九三爻例也今從語類又因小象以弗過遇之為一句也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卦義取宜下之意四在上卦之初故言位不當○四之弗過遇者四非有心于亢也位出下卦之上而不當也或云支言无咎而象反云不當者何四以陽剛之才而但免咎遂便是位不當之故往者一意向前故往則危厲而必戒象言往厲必戒者任劉之意終不可長也長讀上聲○卦名小過小可過

而大不能過此卦中陽終不可驟長也○說卦卦大衆災雲之象也然為雲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取彼在穴○之災也彼指三四之陽坎為陷大衆也附泰

我公皆指五五為天位故言雲又互兌澤氣為雨陰陽和然後雨五二皆陰故不雨上下皆雲故密互兌為西而五為五兌之上故曰西郊自我雲自五而散布也然兩陰雖不相配而實可相助故五取二以為取彼指二穴下艮望山之隙也○以無綸著天既射則取而取之以互巽為繩故曰弋密雲二句六五高亢而澤不下究公弋句言六五宜下求若久之士以為輔○雲行則雨施但密佈而不行未有雨亦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雲低而密則雨雲高難密不雨密而下而密必以六五為上之故此即卦義不宜上之意

上六弗過遇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一說此爻與四又相及四為過遇之象過遇者飛鳥離之象也

弗過者弗過妣弗過臣而位居于上也過之者上之也

履也危也上六陰柔才弱亢而不下為飛鳥而欲處于天之象愈飛則愈空廓而終無棲息其凶可知矣有天災者人

事是謂言其過處即是災眚飛安便是凶○弗過不以柔

道自居而下應者劉也弗過無臣妣同德之遇也過之者居

上而位過高也○首句又義次句象末句占

象曰弗過遇之已亢也

五曰已上言始入天位雖高而猶未亢然言外有不可再上之意至五六則不但上而且亢矣龍本在天之物得以亢而致悔况飛鳥乎上六之弗過過之者蓋言已亢也。就地位上說而性情亦在其中

既濟三三

離下以六二為主然既濟則初吉而終亂六二居坎上內體正初吉之時也故彖傳曰初吉柔得中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潤下則浸離居下以熒其濕火炎上則燥坎居上以抑其烈此水火相濟之象恒居前之次卦是長男長女持家而倫常恒久也既濟居後之次卦是中男中女主事而功業咸濟也又六二陰陽各居本位有君臣上下各盡職之意故為既濟當既濟之時規模既具朝野乂安無庸創建他務矣而都日細務不周亦不待為盡善故必亨其小事焉凡一民一物一材一器亦俱斟酌審量歸于通達無礙此為亨小然編修

生得意適樂死于成功諸爻又有陰東陽陽承陰之象故必戒以利貞焉然天運盛則必衰人事安則必危盛虛消息之理有固然者故初吉者消防終亂彖詞中初吉即謂初終亂謂上至夫子彖傳方以二為初彖詞利貞作戒詞夫子彖傳不戒傳詞易取變易各不相承看小象夫子多不雷同爻義即可見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當既濟之時即有營經措制提蒙業守成之小節元亨屯幹蓋拯否濟困之大猷元重世行遠立綱更制之大績故彖言亨小者亨也

利貞則柔正而位當也

初三五，利也。皆位陽，是剛得其正而位當也。二四上，柔也。皆位陰，是柔得其正而位當也。彖言利貞，利者如是之貞也。是贊詞，不作戒詞。此程傳俞琰意也。

初吉柔得中也

既濟時，只是守成，用剛不得，故重柔。尤重二之柔而得中。柔則不以剛躁取禍，中則不以偏執招尤。初之吉者，以此。曰柔得中，可見柔而不得中，與剛而得中，皆非此卦之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止者，自滿自怠之意。亂不生于終，而生于止。故曰終止則亂。蓋以亨小之道窮也。按亨小，亦非安肆而事者，至上而濡首焉，則既濟之窮也。其亂宜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水在火上，水火相濟，所謂既濟也。君子以爲水可以濟火之過熾，而水勝亦即剋火，火可以濟水之過潤，而火勝亦即剋水。蓋有思患預防之意焉。目前本無患，而當思其患。目前本不用防，而當預防。今日不及思，即將來不及防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五坎爲輿，初在五坎之下，故言輪。上又爲首，初居後，故爲尾。

曳其輪，則中不得進，濡其尾，則險不得涉。既濟之初，爲守成之始，所戒雖用事，故曳輪濡尾，則无咎。○狐善疑，坎爲心病，疑慮有狐象，故未濟言狐，而此言尾。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當既濟之初，不以時之可濟而遂濟，是不度之于時而撥之于義也。義无咎，此極予初之詞。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顧人之詩云：『婦人謂子，山知曰：『茀，婦也。』』夫以翟羽飾車，次爲輿，雖爲茀，故言茀。二五坎，去初則爲喪茀，婦指六二，勿逐者，以中順自守，不驅逐也。即曳輿之意，因喪茀而勿逐。

非禮則不苟行，七日得，有待而事可濟也。卦凡六位，每一位作一日，首應七日而重轉矣。得者，得行其中正之道也。喪者，數之偶失，逐者，我之營求。六二守其中正，故寧可喪而不逐也。賢士濟時，念功或至喪守，故戒之以勿逐。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道者，中即是道。无終窮之理，至七日而得者，言二中正之道，必孚于五也。七日兩字，不必泥定數目，以言應到那又位時，自然相合，而道可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有修國之衆，然陰陽在前，雖以衆克之，有三年克之衆，附義。

主。鬼方不恭，聲罪致討。至三年而克之，則安內攘外，而事濟矣。然保治之道，又不可不急謀也。使以內治成，外亂息，而信不用小人，則謀聞行，綱紀舉矣，可勿戒哉。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在萬宗，自不欲以兵力，惟許勝人，將待其自服。故歲月遂久，而以三年克之。然後世人主，而用師三年，則財匱民罷，不可訓也。故夫子提出一憊字，以為黷武者戒。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音胥，傳符帛也。前漢終軍傳：素繻，注：繻，出入皆以傳。欲速，因裂繻頭，合以爲信。據此，則衣袽，當作泥繻之物。置

六四當上下卦之交，水火不相連接，如間津阻陽者，而六四才弱，無繻可驗，以陰柔暗昧，而五坎爲盜，故欲以衣袽繻而混濛，其心恐事敗，不能不戒懼也。其象如此，占在其中矣。此作偽而中懷疑懼者耳。○繻，繻米系也。互離爲文明，有繻之象，坎爲隱伏，此衣袽在內之象。○諸儒俱宗程傳，以繻爲濡，疑于改終，豈古字通耶？然上六何不書繻其首，可見繻濡必分兩用。此爻之繻，不必作濡解也。至于衣袽，塞舟之漏，又畫中無乘木舟虛之義，未知何取。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以互離故取終日，坎爲心病，故疑。衣袽，難繻，故疑。既濟者，恐事後而敗，則疑爲所濟者未辨其真，故疑。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言享神者，貴誠不貴物。明保治者，以實爲文，而借西鄰以爲訓也。東鄰下卦，西鄰上卦，伏羲八卦方位，離東坎西也。又離爲牛，爲戈兵，互坎爲血，有殺牛象。故曰東鄰殺牛。祭以用大牲爲豐，上坎爲爲，爲酒食，此禴物也。禴，見祭名，夏祭物不脩，每從舊俗，故以薄祭爲禴。蓋二爲離主，而在既濟之前，五爲坎主，而在當濟之時，故周公言事前之出禮，不如臨事之誠敬也。陰虛陽實，故于五曰實。福，事濟而成福也。○程傳以五爲東鄰，二爲西鄰，折中亦不以爲然。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凡祭時爲大，時苟得矣，則明德馨而黍稷可薦，明信昭而治毛可蓋，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者，在合時不在物豐也。陽爲大，陰爲小，實受其福，五之吉，由五陰陽之大而中實來也。既濟之卦，但能亨小，豈得言福，惟五有陽剛中正之德，以誠實下交，而既濟者有以保濟，此陽大之所以造福也。

上六：濡其首，厲。

此治極而亂，物盛而衰之意也。以陰柔寸角而居上位，是以佚樂臨深，而濡其首，厲爲危而不安，象所謂終亂者此也。○以成卦言，初爲尾上爲首，以畫卦言，初爲始，上爲終。

象曰：濡其尾，厲何可久也。

小人之所為佚樂君子之所為憂危屬即在焉處見未有過
于佚樂而可久者何可二字有喚醒上六之意蓋小人自以
為可久夫予微之四何可久也

未濟三二 坎下 以六五為主蓋未濟則始亂而終治六五居
離上 外體正開治之時也故彖傳曰未濟亨柔得
中也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一說坎為隱伏為心為狐是疑象
之附泰

未濟未盡也造化之理陽極生陰陰極生陽原無終盡之理
未濟未全也克托辭以終其事辭托尚以終其事文王得武
而終其事造化無全功之時未濟不相助也水火不交而不
相助離火炎上熱不能下薰坎水潤下澤不能上滋又卦之
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蓋未濟非不濟也終于不濟則無
可亨之理欲濟而未及濟則虛心下交致慎圖治有亨道焉
此其象如狐之涉水然老狐多疑聽水下有流聲則不濟恐

其溺也必審得水堅腹壯萬無一失則不至濡尾矣猶老成
持重謀出萬全而乃舉動也若小狐性躁而智短不能察水
之堅薄常平渡水間而濡尾焉即不亡身而亦危且險矣故
曰无攸利如少年新進志在圖功而不能動中機宜慎之微
密坐致禍敗也則不如靜守之為妙口同有曰亨有已然者
既濟之亨也亨有方來者未濟之亨也易不終於既濟而終
於未濟正見天地無終窮人事無終少盡先儒云如花未開
之春如月未圓之夜狀未字最妙小狐以下見聖人貴人事
不隨天運有盡人事以回天運意小者力不足志不果識不
明謀不密故天下事練達者多成而剛銳者多敗也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此以六五一爻釋亨之義也。當未濟之時而用剛則徒致敗耳。故貴柔焉。然而不中柔而無位則才偏而權在我亦未足以成其功也。故未濟之所以亨者以六五之柔而得中也。不言正者陰居陽位之故。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以六二之一爻釋汔濟三句之義。本義曰汔幾也。中險中也。幾濟而未濟尚在險中。故曰未出中也。狐尾長毛叢此卦下坎又互坎而水重險大川難涉尾濡則後重而前不得行是以无攸利力銳於始而衰於後故曰不續終二四上馬陽

而皆居陰位一三五為陰而皆居陽位故曰不當位然上下六爻皆陰陽相應則亦有可濟之道也。小狐汔濟是不量力而銳於始未出中也。無入力之助也。濡其尾无攸利是不成慎而急於終不續終以躁動而敗也不當位見才德之偏長剛柔應見同心之協力。全象總重謹慎圖終意。○同有曰未濟之始本可以得身而人不能小心慎密以終之故无攸利至於不續終句不必項項中來則有為是。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離為中女女宜居內坎為中男男宜居外今離在外而坎在內是男女不辨而內外雜居矣。此以人事言之而知其未濟也。離日艱上江海難在下而日常入乎海而出乎海水以潤

日之所枯日以暉水之所漫所以相濟今火上而水下各不相資此以二氣言之而知其未濟也。君子觀於未濟而思所以慎之以為物不可以不辨必使尊卑有定序貴賤有常分方不可不居必因器以定名緣分以定制如離上坎下之各不相侵則君子慎之之道得也。○類族辨物者君子以天大之象審異以致同於不類處求類不辨處求辨也。此辨物居方而曰慎者是從已從辨已居之後再慎之以察其辨之未明居之未當也。此於火在水上者出。○同有曰物各異品辨之使不可紊就君子區處天下說方各有宜居之自不敢爭就人得君子之區處上說。

初六濡其尾吝

此擬一才弱力微而不能濟世者言之。象言小狐正指此爻也。當未濟之初必有大過人之才而居得為之地乃可成功。初六以陰居下陰則才弱居下則力微乃不量時勢而急於圖功鮮克有濟。此如狐涉水而濡其尾之象不惟無成反以致敗何吝如之。○同有曰既濟之初以陽居陽時可濟不致輕濟也。故雖濡尾而七咎此卦之初以陰居陽時未可濟而輕於求濟故以濡尾而致吝。一說以未濟象居初尾象附象。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時也

一說此卦之象不量時勢而急於求濟也。

本義云極字或恐是敬字。事必敬始而後可善終。初六尾之吝亦以其不知敬慎之道故也。○一說知字作習字解言初六無相時度勢之明不習之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坎為輿有輪象以九居二陽而居陰不自任氣不自恃才將進而自曳之象也。二自曳也。貞正而固也。度時量力者得真機。當時未至勿失之嫌。當時既至勿失之嫌。是謂之貞則事可濟而吉。○曳輪與脫輹不同。脫輹止而不行也。曳輪恐覆而持重也。如今車行泥地及上山下坡車夫於前後兩旁多置挽輔之人即曳之說也。與竟止不前者別。當未濟之時聖人正欲其濟只恐躁進貽事耳故既曰曳又曰貞亦見代二設虞之至。○二五相應二則五柔有召召臣強之象五為離中二為坎中又有水火克火之象故以曳輪為吉。躁進則多嫌也。此爻為用剛之過者戒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為正以九居二陽而居陰本非能正也然二為下卦之中九二守貞二三中德也惟有此中德則所行自正而吉隨之矣。○按蒙引中以心言正以事言。○同有曰未濟之時以慎密不急濟為中九居二得中所以能慎密而行正故吉。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三居下卦之上為坎之極正可出險之時也然六則陰柔而無才位三則輕躁而妄動本無濟之才而敢於前進無謀發以是而行故曰征凶此時可濟而才不足也然亦可資人以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成坎六三以陰柔而乘二之剛有得所倚仗之象藉人力以出險何不利焉。蓋陸走則用己力此自用不足之象涉川則用舟力此用人則裕之象在三剛之自害而已。○正坎互坎為大川象三爻動則變巽巽木則利涉象上句言無才不可濟下句言資人可以濟。

者故曰凶。下涉川句。周公開六三之迷也。蓋川不可涉。藉虛舟則可涉。險不可濟。賴人力則可濟也。○同有曰諸爻之未濟時為之六三之未濟位為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

此言濟能任濟世之責而勉之以貞也。通節只重一貞字。不貞則不吉。不貞則多悔。貞者固守其貞之謂。震用二字即形容貞字之象也。四以剛居柔。志欲有為而不免於阻喪。不正而有悔矣。誠能反躬自治守正不懈則得臣道之苦而吉。而事後之悔可亡。然以不貞之資欲免而貞非極其陽剛振發之才。戮力勦定之久不能得吉而悔亡也。故必震動以作其威。用伐鬼方之剛果。即用師至三年亦不可生懈怠必時時

振作士氣。有賞於大國焉。乃為貞而得吉也。坎為寇盜。四與初應。初遠而陰險。故謂初為鬼方。若既濟之鬼方。又當指上爻矣。亦以上之在險而遠者言也。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操能濟之權者五也。大可克水之意。值可濟之時者三也。在坎上有出險之意。九四無濟險之權。非出險之時。而卒得吉。而悔者。志為之也。四之志。欲輔五濟險。惟能守正不變。故其志得行也。○四以才勝。以貞勉之。而德亦全矣。故能濟險。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柔而得中。為未濟之主。貞非勉詞。是五所自有也。者。上

句是其純心用賢。然君子之光以下。則以德業之隆。而中贊之。亦不得有或而哉。也。離火生光。故言光。陽以實為孚。陰以虛為孚。六五故為孚也。他卦以六居五。亦如以九居四之不正。所為不當。似有悔者。惟此又柔順得中。文明之主。既有獨見之資。居中應剛。又得美賢之助。為能身正而心無歉。故曰貞吉无悔。貞言五之操守。正言五之事業。陰元悔。言五之心理得。又以貞吉之故。而中贊之。光本於柔。而光非僅孚發為光。而孚不終闇。蓋有離之文明。而輝光若君子之賜于四支也。有離之中虛。而有孚積。君子之蘊為實德也。君子表裏之威如此。德盛治成。吉更著矣。○上吉字從貞來。下吉字從孚見。○凡中興之業。較守成之績。尤覺生色。故既濟之五。但言福。而未濟之五。則言光。○同有曰光字。須合看。光即孚之

發越。提出君子二字。已含光字在內。言君子之光者。以見一定。是字而七。非為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者暉之聚。暉者光之散。君子誠中形外。即有孚。而光在一身矣。而其暉之散著。各吉又及於天下也。此極贊盛治之妙。積厚而流。露於身者。為光。禮樂刑政。散布而昭著焉。暉。非光之外有暉。而暉又非即光也。

上九有孚於飲酒元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陽又以實為孚。坎為水。酒泉。上應三。故為飲酒。未濟之終。即既濟之始。飲酒。國家暇閒安樂無事之象。此以險既出而治

功成言也。上二句。是上九象占正義。下二句。反言以戒。飲酒而有孚。是以實德身太平。安居而脫業。元咎。元荒。滋脫樂之字也。但上九通則。恐其任意耽樂。故又戒之曰。若飲酒而不知節焉。則為狐之無水。而濡首矣。濡尾且不可。況濡首乎。則本之組。以飲酒為是者。今則字失其字。而為非矣。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既濟之初。以不意進為義。未濟之上。以不荒逸為節。上水五之輝。始出險。而乃濡首焉。則亦不知節之甚也。亦是微詞。冷語。以刺上也。

繫辭上傳 王象曰：『繫于卦畫之下，則公氣調，係于六爻之下，則謂之係詞，而孔子繫明伏羲畫卦之義及爻周作易之義，則無其无所分繫，而自為上下。』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即言易原于天地，伏羲未畫卦之前，天地自具一盤焉。理上一截說，眼前所見之理，下一節說。六畫之所具，而卦因之以畫也。天地者，陰陽之形氣，陽就上海曰尊，陰順下通曰卑。視于天尊地卑，而六畫之乾坤固已定矣。定者，其分而不易也。蓋乾即天，坤即地也。卑高者，萬山澤陰陽形質人物，言觸目無非尊卑，皆陳于兩間，而卦又兼取上下貴賤之辨，位矣。上而求者，下而求賤位者，以手而引也。天地動靜，水動山靜，陽動陰靜，觸目見其有常，而卦久之則柔固已判矣。三十有二之陽卦，百九十有二之陰卦，皆稱到三十有二之陰卦，百九十有二之陰卦，又皆稱柔，斷方則然，不相混也。在天有萬馬，在地有萬物，高下燥濕，別為浮沉，升降者是也。其清濁之品，則以厚分親于類之聚，厚之分而卦久得則吉，失則凶，固已著見于此矣。方與天親，在人則為事情，所向也。物與地親，在人則為事物，善惡之分見也。有氣无盾曰象，在天則日月星辰之屬也，有氣有盾曰形，在地則山川動植之屬也。觀于成象成形，而卦久中陰變陽，化陰固已較著而不可掩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揆是這一箇理，在上則為天，在下則為地，而平則為界，而動則為萬其流通也，則為動，其止也則為靜，其有向也則為方，其有逆也則為物，在天則成象，在地則成形，十萬端只是一理，故觀天地可以作書，而觀書亦可以見天地也。上截以天地貫下截，以乾坤貫卑高，動靜方物象形皆天地間物，皆賤則柔，吉山變化皆乾坤中具者。此即專以乾坤言，非例證也。下節方及六子乎，變化只言又畫陰陽變化之理，其于中尚未說到撰書也。同及曰：此章雖不說陰陽而陰陽二字，皆此章之骨子。又曰：此于乾坤體之立，終于變化用之行。又曰：夫子獨言乾坤，舉卦首以例餘也。推而言之，雷風散震巽定矣，四時曰恒，坎離定矣，山澤通氣，艮兌定矣。易無變化則乾坤或幾于危，而貴賤剛柔吉凶亦無自而形，然變化亦非始於易也。自陰陽在天而成象，如日月星辰有升沉晦明之理，常陰陽在地而成形，如山川動植有流峙榮枯之理，定則象形之中皆有變化，自此而著，策中揀出之卦爻陽窮于九則化為少陰之八，陰窮于六則化為少陽之七，皆不即于是乎，見是變化同象形而顯著也。陰重而漸而變陽，輕清則化而無形。

此以畫卦之相生言也。上句三畫之八卦小成之者也，下句六畫之六十四卦大成之者也。剛便是乾，柔便是坤，伏羲畫一奇以象陽，而剛之體立，畫一偶以象陰，而柔之體立，由是到摩于柔得震坎艮柔摩于剛，得巽離兌有乾坤而後有六

子而小成之者其由是就此八卦造立相本進而為六十四卦而大成之者其由是就陰陽爻成而物相為加序遂言陰陽造化圖轉形勢

鼓之以雷寬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首節言天地自然者古之精理此節言者其天地之妙用也雷寬風潤日月寒暑皆其于卦畫中則造化之用在焉雷寬雷定能鼓而有鼓之者以雷寬也風潤風定能潤而有潤之者以風潤也日月不自行有運之行也寒暑有所以寒暑者而一字見循環不窮之妙雷寬也日也月也氣之得乎陽者也乾之道自此屬焉風潤也月也寒也氣之得乎陰者也坤之道自此屬焉此節使伏下乾道坤道在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以伏羲小橫圖說震坎艮三男也皆乾道之所成巽離兌三女也皆坤道之所成朱子所謂奇卦變化之成形是也相廣言之乾道即父道也坤道即母道也凡陽之能施者皆為乾道凡陰之能受者皆為坤道男女二字魚人語言在動物有北壯雄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形象之屈伸俯仰可別者皆見蓋天地間萬物皆有男女而成男者乾道成女者坤道男女不自成字在道字中出進之所在則成焉上言六子之變化此以男女二字收足見六子不于乾坤也此乾坤當陰陽二字者二句重乾坤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此中上乾道坤道而道字之義乾之成男非元故也蓋有造焉乾以元始物主之而無心由是氣之所生一始而元不始為乾主大始也坤之成女非元故也蓋有造焉坤以元成物為之而有造由是氣之所生一成則元不成為能作成物焉如主也皆已作營為此始其氣成其育鼓之即六子分生成之機乾道二節言乾坤皆生成之功此與下節乾坤作天地二字者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此推所以始物成物之由而以字要詳得造者字對難字者受制于物使難乾之性健不制于物而能宰物是以易知也簡字對繁字者創之自我使繁難坤之性順不制于已而咸于已是以簡能也上經乾坤象傳言乾元資始乾元資生而外分論乾坤之理此而即言知始作成易知簡能合言之也此節正發明首節乾坤定矣一句中之意

易則易知簡則易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上言乾坤有易簡之德此即言人法易簡而成德業也賢人過乎人也乾周易矣人之正心知乾之義則此心坦白不存艱阻而自易知坤周易矣人之處事知坤之簡則此事順理

不用煩瑣而自易從者如則一心通乎衆心人不我欺故有親易從則衆力齊乎已力人不我難故有功有親則信從者多母之一心而不改傳之百世而不惑故可久有功則振興者廣我九疋荒之萌人有致廢之念由細而鉅由少而多以漸積而可大暫存之德不足以通乎人吾心之者至于可久則德之存乎我者不怠則為通人之德決小之業不足以通乎人吾身之簡至于可大則業之成于我者九外則為通人之業德業之盛如此要皆自易簡得之人可不法乾坤之易簡乎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此言法易簡可以參天地也天下之理四事無所不該而內而修身外而齊治平上而朝廷下而卑野凡一舉一動皆有一個理皆有一個易簡在易簡便是中庸休易簡便是致中和易簡原在性分中休易簡便是盡其性人不可以休易簡事有箇易簡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言天下至精至妙之理不外易簡也乾以易而成位乎上坤以簡而成位乎下法乾坤者休易簡而成位乎中此節咏嘆上節也上節工夫只在首句二易簡兩字中八個則字其理相同而見有節次元工夫也人原位于中但不能休簡雖位處亦不成守安細玩

右第一章

首節以乾坤奇賤別吉凶而變化言是對峙之陰陽交易之

體也二節三節以厚遠致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交易之用也四五六節言乾坤之德行七節八節言人當依乾坤之德此章提貫上下兩條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而明吉凶

上章言言伏羲畫卦此章言論又周之繫辭而此節所以冒通章也聖人無伏羲又周二字一類下說卦觀象指伏羲係辭明吉凶但古易只有象是以觀象而知吉凶象從卦出卦從象出故設卦者所以觀象也然即象以辨吉凶必深于卦者能之此豈可觀之百姓哉是以又上觀于卦象而係以象詞焉而全卦之吉凶以明周公觀于文象而繫以象詞焉而六爻之吉凶以明吉之外有九咎利害皆以吉觀之凶之外有悔吝厲皆以凶觀之又周以前未有詞只是觀象耳自卦入詞出而吉凶愈明

剝柔相推而生變化

此言聖人觀象而明詞之所由隱也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外剝柔兩象自有畫之陽而剝象見焉自有畫之陰而柔象見焉使剝而一子剝則化者息矣惟剝有時而寂則柔以時而推之柔推夫剝則自剝而之柔其化无時而化所由生使柔而一子柔則變者亦息矣惟柔有時而窮則剝以時推之剝推夫柔則自柔而之剝其變有漸而變所由生其變化也无窮則其為象也不一而其言山亦未易明此又周之詞所以及于像也

是故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得失憂虞以人事言吉凶悔吝以卦爻詞言此即發明現象係詞之義下又觀變玩占即伏于此則柔相推而變化即生矣是故變化之當為吉則係以吉之詞而人事得之象已明變化不當為凶則係以凶之詞而人事失之象亦明或變化不盡善自凶而吉則係以悔之詞而明人事可憂之象又有自吉而凶則係以吝之詞而明人事可虞之象聖人觀象係詞而明吉凶者如此後第三承者言于象章中此節之義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者

此節申明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變化則柔以卦晝吉進退晝夜以造化言末二句收上八句起下兩節吉凶悔吝變剛柔皆從動處見得是有是象即有是象即有是意動處便是道惟六爻皆道之所在此君子所以居樂觀玩而不倦也造化自消而息曰進卦晝柔變而剛者似之造化自息而消曰退卦晝剛化而柔者似之故易卦之變化者即造化進退之象也造化陽明用事時曰晝卦晝之陽剛不屈者似之造化陰晦用事時曰夜卦晝之陰柔不剛者似之故易卦之剛柔者即造化晝夜之象也晝之吉凶也悔吝也變化也剛柔也見臨十六爻者也六爻之位有定所以處此位而

九六進用者元定則動焉動于初二則地舍太極而剛柔失錯之道偏動于三四則人具太極而仁義並行之道全動于五上則天本太極而陰陽進運之道彰彼得者得此極也失者失此極也憂虞者離合乎此極也進退晝夜皆此極之所為宰也自一卦言之時乎用九時乎用六無得機也自諸卦言之或九而之六或六而之九元定位也元六爻之動其即大地人之至理乎不曰三才而曰三極者蓋大地人之遷就之于太極也卦象之妙如此聖人之詞所以作也而君子能不體易乎後四五六章中此節之義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此節言君子之休處不離乎身心也易之序謂剛柔變化有自然之次第居安者身由之而自怡也爻之詞謂吉凶悔吝皆立理之所寓樂玩者心入之而忘倦也是故二字緊承三極之道來見得易序爻詞皆道之所在居安樂玩只據現成說功夫在下節觀玩中序即時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不外一時按止解云凡事有先後緩急之序如理當進雖進非序也必如尹三時而始就孔明三顧而乃出如理當退情激亦非序也必如孔子歸而不食而後行孟子三宿不遑而出晝序之所在即時文王既係系詞以統論一卦矣周公復于各爻分專使索逐一條出象占義理來愈玩愈有味後七章八章中此節之義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節言君子之學易，不務乎動靜也。觀象句，言平時學易之功，統六十四卦言，觀變句，言臨用易之妙。就所據之爻言，未筮為詞，既筮為占，其指卦爻也。天者理而已矣，即三極之道，字合乎道，即合乎天道與之一，即天祐之祐，居樂玩君子誠得易之妙，而能休易者哉。而其加功于易學者，不敢苟也。是故當其靜而居也，則統觀卦象而玩其全体之詞，亦分觀爻象而玩其六位之詞。君子所以極深研幾者，此也。乃其動而著也，則觀其九六之變，于所據之卦爻而玩其或吉或凶之占。則君子動靜皆易矣。故能與天合德，是以自天祐相之，我于理既處其吉，則凡機之所值，自无不利。時不

學易，臨事如何用易，所以玩詞玩占功夫，次第相同。後九章十章十一章中，此節觀象玩詞，觀變玩占之義，固有曰大地開虛，是易物；是易時，是易事；是易人，是易凡風雲雷雨草木魚鳥，凡席戶蠅金玉剝珥，皆有陰陽之理，皆有剝泰變化之象。各身在此身一開，即落一爻，日一觀，即落一爻，悟得此旨，隨時因理，便是學者神而明之，又不由執卷觀玩也。

右第二章

前四節，聖人作易，後二節，君子學易。此章開出下九章來。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節分卦爻詞而釋之。象文王所作，係于卦畫下者，象卦畫也。如元亨利貞，所以象乾之陽，如北馬之貞，所以象坤之陰。統論一卦者，也。爻詞，周公所作，係于六爻之下者，變謂九六變動而有爻也。如潛見惕躍飛亢，換一爻，則一爻變，分論六爻者，或以二句指畫言，誤也。若指畫，不言象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元咎者，善補過也。

此合卦爻之辭而論之。吉凶悔吝，元咎，皆象爻詞之所著。其指卦爻言，而失得小疵補過，則卦爻象變中之所具善能也。卦爻所以學為天道，而人事即寓其中。人事有失得，有與有過，而卦爻已具之。彼卦爻詞之吉者，言乎其得也；則人事得而吉可知。卦爻詞之凶者，言乎其失也；則人事失而凶可知。始建而終悔曰悔，由正而入邪曰吝。悔吝可挽，凶為吉，吝則自吉。趨凶，要皆與凶有別。卦爻之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合之人事，則小疵尚未然，凶可知。事之无心錯悞者曰過，有過則有咎矣。能改，即是能補。過補而咎自无，卦爻之无咎者，言乎能補過也。合之人事，亦肯自新而改過可知。此章論卦爻詞之例，不重論人事。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辯吉凶者存乎辭。列貴賤二句，再言爻卦申首節之意。辨吉凶以下三句，再論卦爻辭。申次節之意。列之辨之辨之憂之虞之，俱指易言說。

列分布也有各得其序，而不容紊之意。賤來來之分，俱六爻之位，以初上言，則上貴而初賤，以五三言，則五貴而三賤，以二四言，則四貴而二賤，以比之爻言，亦上一爻為貴，而下一爻為賤，自有內外卦重，而其中貴賤排列，而不紊者，存乎上下之位，雖定也，止也，類也，均也，陽卦為大，陰卦為小，陽卦多陰，則陽為主，陰卦多陽，則陰為主，所為主者，雖不一，而三十有二之陽卦皆大，三十有二之陰卦皆小，辭之用，又如此，辨明也，則白也，位有貴賤，得失分焉，得則吉，失則凶，而辨之者，存乎爻之詞，卦有大小，順逆見焉，而順則吉，逆則凶，辨之者，存乎卦之詞。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此節合乎辨吉凶，皆言卦爻之詞，言悔吝，欲人免乎悔吝也，而憂之心，見于卦爻詞之外者，存乎一念吉惡初分之介，詞言无咎，恐人有吝心，而震動之心，見于卦爻詞之外者，存乎一念怨艾如非之悔。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陰陽，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此章卦字，俱包爻在內，說小謂陰，太謂陽，按治類，亦不好的卦，便是小，好的卦，便是大，而陰消陰，故詞陰大而陽情者，故詞陽，惟卦有大小，故辭有陰陽，卦爻詞也者，各指卦情之所向，而使人知趨避意在言外，同有曰卦所向者，故詞從而乎焉，如請讓後之詞，何其平，是皆指人以所之，一得且吉，卦所向者陰，辭從而艱阻，如請塞刺之詞，何其艱險，是皆指人

以所之，決且凶

右第三章

此章若論爻周卦爻詞之義例，永第一二章，言凶者言乎失得即來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節先言易道之大，易指者書，準，符合也，雖包括意，言無不該也，論，辨晰意，言無不詳也，天地條乎道，易者，盡乎道，自與天地相符合，惟準故彌綸也，天地間，精入無形，粗及有象，不過陰陽兩端，故道之大無外，而考之，衆理性命，無不包羅，萬陰萬陽，合萬為一，渾然無缺也，道之暗無紀，而易則于所

強之中，有以綸之，衆理性命，無不詳悉，陰陽一實萬分，燦然條理也，易道準天地如此

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此聖人以易窮理也，聖人一身皆易，故元用非易，天地之理，有幽明，其故未易知也，聖人仰觀天，則有晝夜上下，俯察地，則有南北高深，盡與上而其高為陽，陽故明，夜與下其深為陰，故幽，則知幽明之故，不外陰陽矣，人物之理，有死生，其說未易知也，蓋物不自始，氣生而強，陰變為陽，此物之所以生，物不自終，氣耗而盡，陽變為陰，此物之所以死，聖人以

易之理而原其始則生之說可知反究其終則死之說可知
矣若夫萬化之繁落消長屈伸往來者不可勝紀而一言蔽
之曰鬼神其情狀未易知也聖人所以窮其為物為變者精
為陰氣為陽氣之靈精與氣相附則陰與陽相附是神
之情狀也其為物也自無而之有也若陽氣游散竟游而
不附者是鬼之情狀也其為變也自有而之無者也鬼神之
情狀于是而知也為物成个物事也為變漸滅也情實也
狀貌也實有其理則有其象也此即以天地人物估盡
萬理也明以窮天地之理死生以窮人物之理鬼神以窮萬
化之理鬼神二字屈伸者有形之鬼神中庸所謂休物不
遺者是也感應者無形之鬼神詩所謂不可度不可射者是
也此處應說明也生也神也皆陽也死也鬼也皆陰也
可見天下之理不外陰陽陰陽原本于太極然則天地人物
述有萬殊理歸一致也日初升要知有未升時月初圓要
知有未圓時睡初覺要知有未覺時故曰陰陽曰幽明曰死
生曰鬼神皆先靜後動自微而著自元而有之意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聖人以畜盡性也聖人既知天地則我心與天地相似矣
天地豈遠于我哉天地不外知仁而聖人知仁無休者也有
其知物可周知而非私智有其仁道可降濟而非小惠此處
常之智仁也有見于時勢之窮而旁行其道權之智有慎于

操切之患而不失其守止之仁此處變之知仁也夫聖心之
知似天吾深而窺聖人之知既自得乎仁義忠信之天理而
元乎不樂又契合于於操不已之命而元乎不知故外遇之
拂鬱元以動其心而不憂夫聖心之仁似地吾又深而窺聖
人之仁既從容于素位之行而富貴貧賤無地之不憂又厚
積乎中心之仁而造次顛沛無時之不為故已私之刻薄不
以萌其念而能愛觀于仁知之似天地則性之盡不從可見
哉上節知幽明生死鬼神便是知周萬物處道濟天下已
下範圍曲成意知之所見皆道以知之所周者而濟之便是
道濟仁知四字是一是二分中有合不遇不流而段見
仁以盡其知按明炳文曰知似天仁似地有周物之知而寬
諸濟物之仁則其知不遇有行权之知而本諸守正之仁則

其知不流本義以不流為守正之仁似不如胡說之安本義
旁行者行权之知折中時之今併哉折中曰知周萬物義
之精也然所知者皆濟天下之道而不遇合義于仁也旁行
汎應仁之義也然所行者皆合中止之則而不流仁合于義
也與玩天理故所知者蓋深達乎命而不憂安于所處故所
行者蓋萬根于性而能愛所謂無天之志愛世之誠並行不
悖者乃仁義合德之至也朱子以旁行為知照于行字稍礙
按折中義字雖本義所明而盡世則自精雖但言仁知
而義礼信俱似天地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以易至命也太極之理生，不窮主宰天地萬物，所謂命也。至者聖人功夫學問達到外命為一，故曰至命。工夫全在窮理時，到了至性，使自然了，到至命，更不用勉力。此即正是聖人有心而無為，大以氣地以形，不曰形氣，而曰化形，形氣該不得化，字括得形氣也。前言似大地，而此直曰範圍，蓋天地受範圍于道，聖人至命，與道為一，故能範圍天地之化育，而不使天之寒暑升沉，迭舒氣候，亂于序，不使地之剛柔燥濕，南北高深，錯其宜，前言如周萬物，而此直曰曲成，蓋有一物即有一道，聖人至命，與道為一，故能物，而成就逆其生，復其性，曲盡其經綸變化之法，而不使飛潛動植，圖斷方趾，凡有血氣者，而或遺，分言之，幽明凡生鬼神，既言之，一晝夜之道也，晝而陽，為明，為生，為神，夜而陰，為幽，為死，為鬼，皆道之所為，屈伸消長也。聖人至命，與道為一，故動靜語默，各隨乎時，是能與合乎晝夜之道也。天命之主宰曰神，本莫測而无方，其推行之用曰易，本變化而无體，故聖人之主命也，其神之主宰者，寂然而不圓于方，其方之變化者，隨感而不滯於體，聖人以易至命，如此而方之準天地，不可見乎，莫，發定的樣子，圖畫定的規模，天只一氣流行，聖人分出四序，二至，二分，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使大無不周，地無不厚，聖人開出山川，體介，辨別土性物宜，使地無物不備，曲成，如井田學校之大，及樹桑畜蠶，服牛乘馬，服食器用之細，皆是通者也，兼也，知合也，通字提上，分之則為理性命，合之

則是一晝夜之道，故曰通。同有曰，不曰天地陰陽之道，而曰晝夜之道，舉其循環之共見者耳。聖人夜氣有息，旦晝有為，靜而復動，而後龍直與晝夜之道，潛通妙合而無間。知字，即復以自如，乾知大始之知一樣。要深者，一歲一晝夜也，終身一晝夜也，古今一晝夜也。

右第四章

首節言者道之大，二三四即言聖人之用者如此。四五六章，跟前第二章變化者進退即來。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節合言太極之本體也。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主宰乎陰陽者，道也，形而上者也。兩一字，合互藏逆還意，道路也。人所共由者，理在天地間，事，物，離不得。如人一米尺，使在路上一概，故曰道。太極圖，左陽右陰，是對待之象也。陽之中有陰，陰之中亦有陽，是互藏之陰陽也。陽花乎陰，而牽乎陰，陰抱乎陽，而牽乎陽，此逆還之陰陽也。兩一字，於此可悟，蓋一陰也，而又一陽在焉，言不可死然者也。此句一章之綱。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節分言天人之理也。首句懸空說個精純无間，亘古不息，圖圖一個妙理，此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在天之大也。次句，若落了物事，然不涉氣屑之私，完全皆无著生之理，所謂小德川流，在人之上也。上句渾淪之太極，下句各具之太極，繼

九新時之意成九虧缺之意者不難以人性者不離乎大西之字，跟上道字說。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

上兩節言道之妙，此節以陰陽之偏者言之。上章以知屬天為陽，論清濁之氣也。此以仁屬陽，知屬陰，語勢靜也。仁者偏于仁，故其所見于仁者，即以為道之全体在是，而不自知其偏于陽也。知者偏于知，故所見于知者，即以為道之全体在是，而不知其偏于陰也。然此猶有所知也，故能得道之一隅。若百姓則未陰陽之雜氣而成者，各一夢，任其耳目手足之運動，而不知所謂道，故一陰一陽之道，休之者鮮矣。

提出君子二句，正見道本在人耳。君子二字，原只當一陰一陽四字。仁之偏，如墨子兼愛，知之偏，如揚子為我。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此就陰陽出入之機，以明道也。仁是萬物之生意，從聚而積于中者，時至而發，則顯焉。一顯則元不顯，故曰顯諸仁，用是造化之功積事。物各正保合于外者，時謝而藏，則藏焉。一藏則萬有皆藏，故曰藏諸用。顯是物之出，机物不自出，有鼓之以出者，藏是萬物之入，机物不自入，有鼓之以入者。大聖人以萬物為一體，于其顯藏處，皆憂之，而有調變之事。然聖人憂之，而造物者不憂也，故曰天地無心，而造化顯諸仁，陽

也。德之所以盛，藏諸用，陰也。素之所以大，陰陽相資，出入无息，豈不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此以陰陽互根之妙，申盛德大業之意也。何謂大業，以用言也。造化无體，以用藏用，時所有之富，乃大業之本。以其內之富，知其外之宏，陽根于陰，四何謂盛德，以休言也。造化无體，以用之休，顯仁時，與日俱新，乃盛德之發，以其外之顯而卜其內之厚，陰根于陽也。富有已富，无遺新者，鮮妍莫標。

生生之謂易。

此合言陰陽循環之用，以明道也。分言之，為顯為藏，為仁為用，為未為往，為富有為日新，合而觀之，不過一陰一陽，一陽一陰，變者不窮之道而已。生，一而字，便是一陰一陽，意使舍不測意，以生，二字，釋易字，非易字與生，有二意也。易，便是首句道字，以造物生息化育之理言，不指易書說，而實具于易書中。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此即分言物生微著之序，以明道也。乾主氣，故曰象坤主形，故曰法。以物之始生言之，成象者，微密其胚胎朕兆之微，陰之生陽，以其輕清也，而謂之乾，以物之既生言之，效法者，各呈其形色，象貌之實，陽之生陰，以其重濁也，而謂之坤。乾

坤當陰陽二字者成象致法就物之初生時說 同有曰乾坤陰陽之統詞乾如坤作成彼以乾坤之統乎萬物者言此節成象成形則以一物之自具乎乾坤者言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此以探著之用明陰陽之變化也數七八九六之數也極推究也極數二字冒二句意極數以知來極數以通變占宜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陰陽變者之理故散見于象法施之人則為著策之用方事之未定也究極乎著策之數可以決未定之吉凶此屬心之審決故曰占及占之已決也究極乎著策之數可以決臨事之趨避此屬身之通變故曰事占非象占之占蓋言來事而卜度也變非卦爻之變蓋言措施之板變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此節言太極本然之妙以結通重也不測者陰而陽一而陰變化元窮即生之謂也一字意即首句一陰一陽而一字意前句道以其共由者言此言神以其靈變者言其冥渺說太極之理也神不在不測之外不測處便是神謂其神德謂易謂乾坤謂占謂事此之皆陰陽也蓋陰陽可測而所以謂陰陽者不可測也陰陽非神而其不測者吾直謂之神而已

右第五章

首二節言道之體不外陰陽三節以氣有之偏者作通變四節言道之用不外陰陽六七八九節提見陰陽之統于一而歸之于神此又以伸四章之意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通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此節先以廣大贊易以貫通章也奇指易言卦爻之理已舉于象與意之間曰廣言其含畜得多魚鯨乎理與數之內曰大言其包括得盡遠兼時地言如藏往知來耳目不能通者易有以通之稱名以類思慮不能及者易有以及之不禦而元直也遠自前几席也靜不於擾正不於缺言自然一物有一個理如存親所云坐榻有个上下視池有个背面這便是近處陰陽不待安排佈置而各得是也天地之間凡天之下地之上凡有形有聲無形無聲都包在內條謂元所不有蓋易道不外乎陰陽而陰陽遍體乎事物也首句冒下三句一直說下須要得形容廣大口氣上二句析觀遠近之分末句統觀遠近之合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此推廣大之內不曰天地而曰乾坤冰上着字來易始于乾坤而畫故此節即乾坤之性德以發廣大之義而止字此生

息化生之意作者見之意解夫乾何以大當其靜有身之性一物不欠氣不萌動往而不挽四方八表無氣不到其是所為大者于此見焉大坤何以廣當其靜有身之性開藏收斂機藏包含當其動有開之機發舒展佈承乾化育元物不周是其所為廣者于此見焉凡說到乾坤動靜語涉變化机上去化機之動靜易說而盡之動靜難說也要一而盡中原具化機之理此處當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此節中言廣大之實也配準也合也相符也易中變通以九六進退言易中陰陽以奇偶之卦又言至德以健順之理言觀于乾坤之廣大如此則易書不一天地哉天大地廣此陰陽之理得于俯仰者不可方物也而易理之廣元不周大元不該者有以配之天地有四時此流行之陰陽也而易理九六之相承實則變一則通而不膠于一者有以配之天地有日月此對待之陰陽也而易理奇偶之相峙奇則為陽之義偶則為陰之義易是書陰陽之義配于日月九六易理廣大故變通陰陽在其中而安不外于易簡簡造化有天地故四時日月運其中而原本于至德易則不離簡則不繁接善與善于此矣而大有健之至德地有順之至德而易簡不與之配乎然則易書一大地也而聖人體易之妙可指而言矣此節上二字供屬易吉末二字皆屬天地

石第六章

此章以廣大祭者道之神而言其與天地配也重廣大配天地一句首即提出廣以明其倫次即推言廣大之由三即申明廣大之實

子曰易其至矣乎天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界崇

敬天界法地

此言聖人體易而先以知禮分屬于德業者言之易理易書雖有別而易理即具于易書中此即易字兼理與書言下節易字指陰陽之變化說十四二字衍文德以所履之理言日精而日崇業以所修之功言日造而日廣至有外極其羅括內極其精微也易之理精及元形粗及有象其至矣乎大易不但為百姓日用之寶也聖人所用以崇吾德而廣吾業者也雖聖人之德本崇用易而愈崇雖聖人之業本廣用易而愈廣大德之由由于知識日高見日遠是德之崇者以知崇也業之成由于禮三千三百都要謙下日用易簡易當退揖是業之廣者以知崇也崇崇于天崇者當極其崇故聖人之崇德敬天莫早于地卑者當極其卑故聖人之廣業法地

天地設位而方行乎其中矣成性存道義之門

上言聖人之德業因乎知禮此言聖人德業之盛繫于仁義見聖性自然之妙也易陰陽變化之理也在天則為日月升沉寒暑往來在地則為草榮木落作訛成易之類成性者人

之性，渾然天成，本无不善也。存者，存之；又存工夫，涵養，不使間斷也。道，即作仁字看。其上知仁義，為世中之四德也。不曰仁，而曰道者，為人偶誤了愛一遠，道則理之公共處也。門，魚出入二義，心有所得，而知見于事物，則為道義出之門。于事物有所悟，而會知礼于心，則為道義入之門。天設位于上，地設位于下，各有宜其中者，而生化，變易之理，自行乎其中矣。聖人以本成之性，既存乎發，又存乎法，地而涵養之元間，則統体言之，而為道條理應之，而為義者，自出入乎其間矣。此聖人休易之妙也。德陽實陰，知陽礼陰，道陽義陰，天陽地陰，既有陰陽，即有變化。上節說工夫，下節涵養自然之妙，存，是一定不易之性体，立，道義出，則千萬變化，不窮之用行。

總論

同有曰：此章重知礼上，知礼之功未至，則成性不存，而道義无自出矣。德何由崇，業何由廣哉？二節意自相貫。天地設位，只是引起存心。元工夫，工夫大在上節。愚按：聖人致乎天，以為知法乎地，以為礼，即是存而又存工夫。道義之臨于中者，即其德道義之措于外者，即其業。德之天地設位，而造化之易具，聖人效法，而吾心之易全，心易之主如此，而易書之至，蓋見。致天法地道，義出入隱然，可悟居安易序在象面。

右第七章

此章合下第八章，與第二章居安樂以未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聖人伏羲也。有以二字，見得胸中原自了了，不待接物尋求也。賾，繁雜也。天地風雷，而日月水火，及萬物動植，含血育氣之類，皆是形容得其大致，物宜切其精微，擬在心，象在畫，不以象對下久，而以象對下久者，伏羲畫卦，有象无文，文王之象在後，言象可以該象也，象以全卦言。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詞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聖人周公也。有以二字，義全上。動，上而君公，下而士庶，凡所作為皆是。會，理所聚處。如一事有常有變，有年有月，其理不一，此之謂會。通，理所可行之路。從會處看出通來，如人在都會元其處，認出那一路可通某方也。象，常也。不曰理，而曰礼，以見即天之主當，有一事即有一動，有一動即有一會通，有一會通即有一可行之典禮。此典禮也。聖人見得，他人見不得，則不可以不繫會通中之典禮，有言无凶，但修之則吉。悖之則凶。聖人之繫詞也，斷其孰為吉孰為凶，使人知所趨避也。是故謂之爻。會通典禮，俱從有以見三字貫下。在未係詞之前，天之下時，天下之動，人所同者，而悟得陰陽之本于太極，至時之中，得一之趣，悟得人事歸于貞一，至動之中，得立定之理，這便是有以三見字貫義。下文不可忽，不可

龍處即含在所以見三字中。同有曰上節不重畫卦。重畫卦本于陰陽。為下節不可思張本。此節不重係詞。重係詞本于理之負一。為下節不可思張本。動如身帶者。王即我。亦之類。典札如揖讓往來皆是。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言著示也。頃多紛雜。厥意皆生。伏羲畫卦。以著天下之至賾者。總不出陰陽。化陰之理。至賾而有至一方存。理趣可求。而不可款也。朝廷華野。營謀日出。亂離元紀。周公係詞。以著天下之至動者。總不出貞則吉。不自則不吉之義。至亂而有至定者在。言山顯則而不可消。亂也。象又具于至理如是。豈非周者言動之資乎。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上三節言象爻之設。有以資于人。此言人之所以用者。當擬議也。象以是奇滿形體。可以心會。故曰擬。又則有言山海各之詞。可以推求。故曰議。上之字指象。下之字指爻。而後正見不敢輕言。不敢輕動。意言以論天下之事理。擬是象而為言。則言有物矣。動以履天下之事理。議是爻而為動。則動有據矣。未擬議之前。變化在焉。既擬議之後。變化成乎。我矣。故下七爻皆言擬議之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賡。子曰。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逋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逋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通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節言人當存誠。以立言行之本。已一層進一層。前十一小。說言行感應之機。甚速。由是進之。而言行間乎榮辱。再進之。而言行通乎天地。末句收通即。居室。即在陰也。出言。即鳴鶴也。應之。即和也。動天地。好爵。亦賡也。夫子擬議中。尋九二。

爻義。曰。如有位君子。入室之中。偶出言而善。尤意于感人也。而千里之外。尤不以此言為當理而應之。況其逋而親疏者乎。倘或出其言而不善。亦未必即行之而戾于事也。凡千里之外。形不接。事不涉者。亦尤不以此言為悖理而違之。況其逋而親疏者乎。蓋言甫出于身。而已加乎民矣。行方發乎途。而已見乎遠矣。言行感應之速。如此。大機動而戶隨開。機動而戶即發。而言行者。君子之樞機也。發之而善。能使入應。則宜于民。而為榮之主。發之不善。違使人違。則拂于民。而為辱之主。者。故在成也。然言行豈特感乎人民哉。當以六事言之。而兩端。是言以動大地也。文以結洛。而故玉。是行以動大地也。然則莫重于榮辱。而言行主之。莫大乎大地。而言行動之人。可不法中孚以上誠。而為慎言行之本乎。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

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節言人有制于德自能誠其心同也出處語默各不相
同雖之異也先號咷也下同心四句心之同也後笑也乾為
金二龍三三四陽而應五則斷金矣言三四陽又雖如
金之堅而不能開斷二五也在巽為臭而臭之幽深者為蘭
斷金言孚信之堅而不可開如蘭言臭味之合而不能離道
字不必專指訂交如杜衍伊瀋密劉韓琦五朝義國事則相
爭及子居則又相親美跡雖異而心同四或字止見道之所
在各人所處地位不同故其所守之道亦異此大義所歸顧
族辨物也出處語默與物不必同也而各守以道之心則
相同人之不肯相離如此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樂藉之用茅何咎之
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

所失矣

此言遇事詳慎者小心以任大也六爻初與二為地九陽在
二錯諸地之象與初為茅以初陰之柔承于四陽爻之下是
物薄而任重之象无所失即无咎之義三以階居陽失之通
利其凶也不慎之故此爻不但慎而能慎之主能以小心而

往圖大事又何失焉此爻之義要從虛字項裡處見夫子
勉人致慎之意天下重大之物苟錯之于地焉而已可无虞
矣乃既藉之而又用茅乎後有慎重之咎乎藉地已慎矣藉
地而又用茅為慎之至也此五句釋又義下文推明說大茅
之物薄而弱性柔似无濟于世也亦在用之何如耳物雖薄
而用可重也擬議大過之初而慎用藉白茅之微往以圖大
事立大功尚何道則敗事之去乎所藉何物用茅用于何
處象言林藉錯練于地也用茅用茅也束也錯地則練不朴
跌用茅則練不朽腐此又王周公都從卦畫中悟出括不得
脫不得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

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言大臣處功名之際貴以謙而自善其終也復世准陰侯
自伐矜功故不得善終郭汾陽以謙自處故善全其名位有
得于此又也不伐不德即是謙虛便是厚謙字對矜傲誇
傲的人未有不薄故謙之至便是厚之至語是大子推周公
之意以其有功而下人也其守者字指九三首二句擬議勞
謙二字三句四句擬議君子二字德言盛以下擬議有終之
故謙之道存乎心則為德休之于身則為禮德敬其盛者虛
心積虛无非謙也禮敬其恭者手足耳目无非謙也內而心
外而身極盡其恭曰致位九三之位存乎當玩言戒无謙道
以存之則竟不存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亢與謙反上言謙之有終此言亢之有悔深為亢者戒也亢從位上見以其高上也故亢悔從九字見九為陽德故能反悔即轉亢之機凡入欲動作為必有能有名有輔有位則權在我有民則歸心者衆有輔則雖重善以是而動又何悔焉今乾上非不貴而位則去矣非不高而民則離矣是以一動而即有悔也能以悔而制其亢則復于无悔矣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故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言君子當慎密于言以緝禍也本卦不出指謹于行此處夫子引未却說慎言止見擬議之變化處若仍依本卦是復說丁夫子擬議都從反面說亂即言下失位失身害成又言不出戶庭夫子擬議以為不輕出言之象密字是千古英雄經濟隱之秋昭之出多半是不密之故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束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束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束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

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治容誨盜易曰負且束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言重名器退小人為弭盜之法農工商賈但謀朝夕金寶皆賄以營生小人之事宜尔也既正朝廷之上而束人之車使當致君澤民建立功業矣只曉得保寵固祿賄賂招搖多其金寶皆賄以為快是亦小人之負也奪者利其所有據其所負但无故而奪之也唯而奉詞伐之也者而思字止見八人痛恨慢藏名器以爵祿灌于小人也慢藏句所以責用小人之若不以名器為重而致施之伐猶財寶慢藏治容句所以責小人之恬寵以驕貴而專利致盜之奈猶治容句

而致人之誦也語言放人未也即下招字意漢唐之季以官侍小人負束而致寇即此又義也昔句知盜言知盜之所起也思奪言致施在小人思伐言致施在用小人者而思字屬盜說而海字一招字屬在上者說

右第八章

有二即原象之所由立三即言象文之妙以見人當擬議四即是一章之互腦擬議以成變化句是孟通章之義下七爻不過分舉作例做擬議的様子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言河圖其生成之數而分陰陽也。昔伏羲時黃河中有龍頭馬身一物背上有九圓子有中實的中實者未中實者未陰陽而象所以從此畫出卦來。河圖圖聖人則之則其陰陽也。夫子却疑此圖悟出探求卦之法來而此即先言其分属于天地也。一二三四五為生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也。六七八九十為成數。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也。太陽也。陰也。天地當陰陽二字。生數是正數成數是副數。陰陽有初生極盛二義。但生之而元以成之則不盛。天下惟土能成物故成數皆含五土在內。如天一既生水矣地以六成之。以一配水而助天餘五數。即土也。水雖土不堤也。地二雖火矣天七成之以二配火而助地餘五數。亦土也。火非土不廢也。天三生木矣地八成之以三配木而助天餘五亦土也。木非土不植也。地四生金矣天九成之以四配金而助地餘五亦土也。金非土不理也。天五生土矣地十成之以五配土而助天餘五亦土也。土見土則得厚也。但八卦只用八方不用五行者。虛其中之五與十也。致時明用五行者。暗寓五行。五十五个乾元圖子。縱橫相雜伏羲者來不通陰陽而象。何等者前據等來卦。只辨九六亦從此推出。

天教五地教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教二十有五地教三十凡天地之教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即言圖數寓變化之妙而為著之本也。一三五七九皆奇天教也。奇陽為天二四六八十皆偶地教也。偶陰為地。位河圖北東而面之位。五位言五教之位也。相得者二隨一三又隨二依次揆隨而元謀好。如兄弟之相得已有合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陰陽分配並不參差如夫婦之有合也。揆河圖中陽教計之二十有五。揆河圖陰教而計之共得三十。又合河圖陽教陰教而提計之則為五十。有五獨陰不變獨陽不化。不變則氣不散而神不行。不化則氣不散而鬼不行。惟五十五教之中有相得而陰陽之流行者。成變化矣。既有合而陰陽之對待者成變化矣。鬼神即寓于變化之中。變化成而鬼神已行于其中矣。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此即言著數本于河圖而并詳揲之法也。太陽也。圖中之第一圈即乾之元。天地萬物皆始于九。皆大之所衍也。衍即生息之意。河圖五十五數已全著一小河虛之而不用。留有餘。

也。外間五十數皆一元之所衍者而著法起為筮草五十筮其于方探也又虛一根不用蓋著儀于命著之時而手執筮既視則以右手取一策反于背此象太極合此四十九筮隨手分開為二以象兩儀置之左右利上以左手取一利之策提之而以右手從右利上取一以掛于左手小指之間左手象天位上右利上象地位下小指間掛一策象人之位于中所謂掛一以象三才也乃以右手數左手之策每四筮一數所謂掛之以四以象四時也數至揲後左手不滿四筮或止餘四筮皆謂之奇則歸于九名指之間所謂歸奇于初以象四也致置間之法象辟訂云氣盈于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五日零三時朔虛于三百六十日之內有五日零六時三刻氣盈朔虛以今歲十一月至來年十月冬至皆算一歲之間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間蓋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日與天會一歲一次而多五日零三時月與日會一歲十二次而少五日又通平也愚按存疑云大衍序日一歲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是二十四氣常有餘為氣盈月行度日一歲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是十二月朔常有不足為朔虛又按天與日月五星皆左旋而運速不同速者進而左則左者退而右天有九重其高而在外者速其在內而界者遲最下一層極遲即第一重月輪天也層家謂天左旋日月星辰右旋不通以進為左以退為右算法提耳者來速者在天氣盈者天之速為之也遲者在月朔虛者月之遲為之也又致間法三年所餘約三十三日因此置間三年一閏尚不足以盡餘分五歲

再問則又太過至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均齊所謂一章是也若不置閏則三年差一月八年必差三月以春為夏矣十七年必差六月四時全反矣凡斗柄每月各指一辰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交故歲然則置閏固在算法九驗天象也此言五歲再閏方亦約言之也本義別起積分謂積餘日而分為一閏再閏也再初而後掛者歸奇之從隨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利遂以右手取右利之策執之而用左手四揲之餘策亦歸初于左手中指之間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右大利乃合左手一掛二初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是為一變照前儀如是者再及三變乃成一爻凡六爻得十八變也下文四營成易即此分六掛一揲四歸奇也按張子曰奇所掛之一也再初後掛者每成一爻只一掛也第二變三揲不掛也其說郭忠孝宗之郭子和守之如張子說六爻止六掛耳朱子以四數之餘策為奇張子以掛一者為奇張子之說本于虞翻朱子之說本於孔頴達同有曰凡揲茅必掛一不掛一則元變餘皆得五再惟掛一而所餘或五或九或四或八變乃元窮近世郭子和名雍云初爻及四爻七爻十爻十三爻十六爻掛一除十二爻不用掛揲一爻只一掛也失之矣按正解云此即止未說列未卦上大衍之數即著策之數中宮五個一各極其數之十則五十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此言乾坤通撰之策有準于成功也若既撰矣則十八變之餘有六重奇而為乾者有六重偶而為坤者而其通撰之策數為何如乾之策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四且三變皆三十六與四變十策共又通三變所掛之策為十三除去十三策其所得者得三十六策精六爻餘策而分計之共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其存者大抵一變有八二變三變皆七十二十四與八為二十二策又通三變掛一之策為二十五策除去二十五策餘下二十四精六爻之餘策而從策之共得一百四十四策蓋一歲之中雖氣盈朔虛不齊三百六十日乃其成數而乾坤兩卦之策亦合此數與一歲之日數通相當也策者之並也若數何以只初七八九六蓋此本河圖河圖內西一二三四則取為太陰少陰太陰少陽四象

之位當中則取為著策五十之數餘只利外面七八九六之數所以只用此數論老少陰陽以取卦也天地之休八故小成之卦八大成之卦八天地之用六故久止于六卦六十四卦內除乾坤坎離四正卦餘六十卦三百六十爻亦折三百六十日之數故著策本乎天地之日然也朱子啟蒙書有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爻占四篇李者當玩之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此言全經通撰之策也二篇謂上下經孔子時已分卷矣凡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四九三十六精而得六十九百十六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四六二十四精而得四十六百八策合之通得此數上節乾坤只當陰陽二字其策少陰少陽之

數亦是如此非若陰少陽之數多十少陽少陰之數而另別為乾坤以示異也據朱子云若乾坤兩卦而合亦為三百六十二篇皆少陰而合亦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說甚了當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此說上三節而言也營雖營也書變者也以著策多少陰陽之不同處言四營者分二象而是一營也掛一象三二營也揲象四時是三營也婦奇象間是四營也四營方成一變或五或四而成奇或九或八而成偶由一變積而為三變凡十二營而成一爻至十八爻則七十二營而方成卦是故二字承上說來蓋分揲掛初以一變言乾之策即以六爻言二篇之策即以三百八十四爻言而所以據著策卦之原則承

之及至此節方指明所以成卦者如此而連及爻占之例

八卦而小成

此言著得內三畫之外也當在四營句之下十八爻句之上上節既說說說下了故此句補中其意蓋九爻而或三畫或純奇而為乾或純偶而為坤或一奇二偶而得震坎艮或一偶二奇而得巽離兌此八卦而小成之卦也凡卦畫多則以少為主陽多則陰主之陰多則陽主之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此因止言小成之者而并及大成之者也四營成者成一爻也八卦小成內卦也十有八變而成卦成六爻之卦也此

顯道神德明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之意只言六十四卦從三畫之八卦中引伸屬類出來至
于卦上加卦積十二畫而成四十九卦外這是陰意不宜
作正解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尚猶未足以該天下之
事則又用必先推廣之矣豈復留餘蘊使後人再引類乎由
三畫之八卦引其義而伸為六十四卦屬其類而為三百八
十四爻能事會通與孔之能事畢者則晰得明已括得盡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此深贊圖數著法之神以結通章也神不在變化之外變化
出于自然曰神變化之道即上文圖之數著之法是也夫數
法一變化也變化一神也蓋河圖數之休改前言成變化著
法者數之用故此言知變化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秉之
机也神者不測之應神之所為不可知觀變化而知之矣惟
神為能變化變化之間神无不在故一知則无不知也

右第九章

首二節言河圖之數三四五六七八九言探著求卦之法九

即十節替著數之妙變化二字是一章骨云 九十一一章
張前第二章居則觀象為則觀變求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
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言易理之可用不重人能尚易重易足為人用也言書
也道即辭變象占也其指聖人所作之易以指用言者尚其
其意也夫易書之功于人者有聖人之道四焉言以明遠以
言求道者取書中之卦詞又詞其簡而明也動以休遠以動
求道者取書中之一爻三爻五爻而神也制器以適用以制
器者取書中老少陰陽之象卜筮以成務以卜筮斷疑
者取書中吉凶得失之占此四項都就易理現成可尚處說
不屬探著求卦也 卜筮言以其亦有陰陽五行變動也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元
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此即釋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之意又起下章所謂著之德
也命告策之語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者神
則通于神明之德而不涉乎跡占則明乎性命之理而不滯
于事也惟易理有四者之妙用是以君子將動而為于一象
將動而行于天下問筮以所為而行之事筮之受命而答告
也其三爻所值之爻十八爻所值之卦如響之應鼓不拘事

之遠近幽深，一有以決其未來之吉凶，其詳占之理，涵蓄詳盡，不偏不踈，非變占之至精，其孰能應之速且周如此哉！遂知者，觸者便應，全無滯机。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此節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詞之意。又起下章所謂卦之德，六爻之義也。六爻有象，而係詞焉。觀玩者，不得擬一爻，粘一卦，而以爲元餘也。蓋易中有變，有數，而變之所示爲文，數之所形爲象，故觀玩者，必參伍錯綜焉。參者，卦分三極，下二爻爲地，中二爻爲人，上二爻爲天，位者，中四爻位成而兩卦也。方觀玩時，既即上下兩象，以求其義之正，復參之位之，以盡其變而變之通方者，可識矣。錯者，每爻從變上者，如乾初之陽，本卦止義也。再求其所之爲姤，坤初之陰，本卦止義也。再求其所之爲復，六爻皆從變虛者，曰錯。又乾坤兩卦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八純卦，倒轉亦是一樣，故此八卦必以錯觀之。錯者，倒轉者法，如水雷屯也，倒轉便成蒙，水天需，倒轉爲訟，六十四卦，除八純卦外，其餘只二十八卦，倒轉又得二十八合，成五十六是爲錯。錯之錯，不外陰陽九六而數具焉。而數之極至者，見矣。觀玩者，參泥本爻，何以見陰陽變化之文，參之伍之，則一爻之變通而久，之變通矣。天地即陰陽也。通變虛，便是成文，陰陽相雜，豈不文理可觀。且參泥本卦，何以見萬物形器之象，錯之錯，則純卦之數極，而餘

卦之數，元不極矣。天下二字，即萬物之形器也。極數處便是定象處，形器百出，而其象不外于錯綜內，豈非定而不移。觀玩至此，非象詞之至變，孰能成文定象如是哉。

易，元思也，元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

此接上二節，而釋之神也。遂通，不停滯也。即跟上邊如遂成遂定，未神，即在上精變之內，非著卦之外，另有神也。分之曰辭，占變象，合之曰易，以吉言，本不能思爲，此二句只是狀寂然之體。上三句，起下感而遂通四字。感通句，只起下一个神字。元思元爲，方是寂然，開戶几坐，而此心擾，原莫不得寂，能爲寂，方能爲感，之而不通者，寂而常動者也。通者用之神，寂者神之體。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上言用易之事，此下二節，申明易道精變妙之妙，以見人當尚之也。聖人二字，不指人說，如中庸大哉聖人之道，原只說道也。此處只作大易所以有，所以二字，非推重之詞，是正格口氣，作故字解。卦爻之詞，各精也。精則深，故聖人之心，惟出那深，凡大道之爲，殊高慶，理之元形者，一，如其有形是易，所以極深也。著之象，變主變也。變則凡，故聖人之心，當出那凡，凡人道之孰得孰失，事之未然者，一，如其已然，是易所以研几也。而聖人之變，亦因易以傳矣。未物之不可測處。

曰深。陰陽動靜之微處曰幾。同有曰七。重崇德廣業。以聖人之取譬于易而已之德業自此而崇。自此而廣。此節極深研幾。以聖道之自具于易。而易之深几。非此不極。非此不研。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此咏嘆易之神。以見人當尚易也。單言深與幾。省文也。包極研在內。猶之所觸。來物逆知。何其深也。易唯極深。故能使人曉然于吉凶。而達者開。天下之志于此而通。變之所幾。萬象已定。即其幾也。易唯研幾。故能使人奮然于趨避。而儒者進天下之務于此而成。極深研几。一出于自然。則深幾潛存。即神也。故變占著。而天下之志遂通。若不知其所以通。象詞故而天下之志遂成。若不知其所以成。信乎隨感而應。不假人力。其速與主之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此之謂。指聖人極深研幾而一出于神之謂。

右第十章

按蔡清曰。上章四營而成易。至顯道神行。則變占象辭四者俱有。但未明言之。故此章特詳。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言易具卜筮之用。而聖人用之也。易指易書。屬卜筮書。為用也。開物。開吉凶之物。而不昧。成務。成趨避之務。而不差。冒。籠罩包裹也。天下之道。凡朝野貴賤。日用見聞之事理。都在內。如斯而已。以見所用之重。易之可用如此。是故聖人用之。天下之志。遂于吉凶者多矣。聖人以易之開。方通之。著者吉凶。而人不迷也。天下之業。惑于趨避者多矣。聖人以易之成。者定之。著者吉凶。則有趨避。而人不惑也。志不通而志疑。業不定而業疑。卜筮之親生于日用者多矣。聖人以易之貫道者。斷之。著之。理無不包。則天下之疑。无不斷矣。此聖人之用著也。然而聖人豈假卜筮哉。又言聖心之易。

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心。首三句。只提出著卦爻三字。以起聖人洗心退藏之妙著之數。上。七。四。九。陽象圓。故著少動靜无常。數有不測。其用變通。而神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是著之德圓而神也。卦之數。八。六。十。四。陰象方。故得夫貞悔。

一定理元不明故其用久位分而方所以能定天下之業是卦之德方以知也又之位六而九六迭乘一久一義變易以告人所以能斷天下之疑是六久之義者以有也此者之妙也而聖心以光其之象一松尤潔光明洞徹似以此三者洗滌其心而則然人莫能窺其而藏于至密之地此聖人寂然不動之心也而中一氣也寂之中寓感之用凡人有言有山聖人視萬物如一體不以爲民之患也而同患焉古山之先兆曰來其退藏之神自足以知之言山之一定曰往是藏之知自足以藏之夫聖人未用者而聖心自有神其用者在其孰能與于此乎古之聰明足以觀變而智足以察遠神武足以鎮物而不事刑威殺伐者似之蓋言能用而不用也

洗心曰德新言曰德惠惠德也神知具洗心退藏中是休中舍風同有曰洗心无工夫人心與天地一而已天地不翕聚則其發不大人心不收斂則其用必易窮洗心之學必至退藏而後密周子主靜之旨如此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

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上三句作易之事下二句用易之事天道陰陽之運民故言山之感是以二字承上即來惟聖人洗心退藏如此是心以通造化知天道非神物不淺知周萬物知民故非神物不前于是與著龜得民前事而知言者趨凶者避使民亦得與神知之用焉然而聖人亦未嘗不自用也湛然純一曰齋肅然

警惕曰戒聖心本无時不敬以用者而齋戒所以愈神明其神知之德於神則不測明則不義上即神知屬休此神明屬用上即言神物之未與此即言既與而民用自用如此

是故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闢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氣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

咸用之謂之神

此即言易道理氣合一之妙乾坤變通象氣跟上天道未法神跟上天故未八个謂之要得指點之意聖人也用神物以神明其德則神物亦無微不測已哉然其理提在眼前也是

故只是這个以其氣机之開闢如戶斯闢也而謂之神以其氣机之發動如戶斯闢也而謂之氣以其闢而不終闢之而復闢也而謂之變以其闢往而闢來无有窮盡也而謂之通其所以闢闢往來者積著于上而可見焉乃謂之象其所闢闢往來者義著于下而有形焉乃謂之器本此乾坤變通象器之理修明以立教而制之為日用則謂之法民用此道以出而用利民用此道以入而利不論貴賤知恩咸用之則謂之神而已然則明天道即所以察民故而聖人豈外此哉戶生之戶變者一歲之變換氣序通者萬世循環之无窮如著龜有分探初端之四營龜分而寡家得龜之五光者龜具于太卜有一定之儀式如法度一般故謂之法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此推易卦之原于太極也。太極者，大之意，精純至當之理。陰陽氣也。太極理也。理氣不相離，氣貫理，運氣天地間萬事萬物，各原于太極。此言易有者，就易言之也。是即此也。兩儀不在太極之外，太極一動便見得是陽儀，太極的靜處便見得是陰儀。聖人始為一畫以分陰陽，是生兩儀也。次于陽儀上加一奇一偶，陰儀上加一奇一偶，以分太少，是生四象也。猶未離乎陰陽，而元卦之可名，故曰象。次于太陽少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則乾兌離震之卦生，少陽太陰之上，各加一奇一偶，則巽坎艮坤之卦生，是生八卦。此只說小成之方，而六十四卦之理，在其中矣。此探原極要之法。易者生之之妙，而太極則所以生之者也。昔勾虛提是主，下一氣說去，至立大業止，皆太極中自然有底。前三生字，在畫卦時說，後生字，在卦畫已成說。言山大業，俱不屬人事，只指卦畫中自有的說。上言聖人制著，此言聖人畫卦，非著則卦之用不行，非卦則著之體不立。同有曰周子發明太極之所以然，故專以造化之理言。伏羲時未有此圖，亦無此名目。太極之說，自夫子發之。夫子就易論易，故太極偏以外文之理言。而儀四象，此畫卦爻象之圖，非陰陽相交之圖。故朱子云：太極不可與少陰交，太陰不可與少陽交也。又按朱子云：易有太極，如木之根，窮意周子從造化說來，太極圖自上而下，畫卦圖自下而上，理以一為宗，數由倍而出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此言山原從陰陽爻取上生出，最有八卦而吉凶定矣。凡人者不達的事不敢做，見得是凶，自然不做，見得是吉，自然便向前去。大業自此生矣。確不可移曰定，相機成事曰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崇高莫大乎富貴，脩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探賈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

大乎蓍龜。

夫八卦之成，本之太極，故著龜之用，亦與造化並傳。是故語成象莫大乎天之元不覆，語效法莫大乎地之元不載，法象莫大乎天地也。一闕一闕，往來不窮，變通莫大乎四時也。昭四十天代明，不思懸象莫大乎日月也。萬方百職，舉土皆出，崇高莫大乎富貴也。脩水大動植之物，以致生民之用，立大小方圓之器，以為天下之利，莫大乎制作之聖人也。至若吉凶之未來，及事物之終始，皆暗也。則探至一之理，而不使之遺，占決之未定，朕兆之將萌，皆隱也。則索其昭均之象，而不使之晦，陰陽老少之機，振于性命理數，而不可逆料者，深也。則鈎之而使之出，事為所著，隔于時地世數者，遠也。則致之

而使之近由此失得之數明而言山定趨避之不傳而登，成則莫大乎著龜則著龜之用不與造化並傳也哉。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言聖人作易之由也。提起一天字，便見非私智所為。著二書而百筮，龜朽甲而前知，皆天所生之神物也。靈而莫測曰神，聖人則著而有四營求卦之法，則龜而有五兆呈驗之法，是卜筮之所由，天也。卜筮有變化有吉凶，有陰陽奇偶，而聖人所自為也。立天之道曰陰陽，而變化見于上，立地之道曰剛柔，而變化見于下，著卦之變化，聖人效之而已。日月星辰之象，天之所垂也，而或吉或凶，不一而足，卦爻之吉凶，聖人象之而已。陰陽奇偶，至理所寓，非人所易窺，龍負圖而出于河，以生數，既成數，而生成同方，陰陽對待之休也。龜負書而出于洛，以奇數，既成數，而奇偶異位，陰陽流行之用也。聖人但則之而已。此易之作，一出于自然，而著龜之用，所以神也。坎止齋曰：聖人畫卦，于圖而則之，五十之虛者太極也。奇偶數各二十者，兩儀也。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四象折四方之合，以爲乾坤坎離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八卦也。于洛書而則之，中五之虛亦太極也。四正四隅，奇偶各二十，亦兩儀也。一與九三與七二與八四與六，一五二四，相互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一左一右相連，亦九非四象也。列四象之正，以爲乾坤坎離，分四隅之偏，以爲震

兌巽艮，則亦八卦也。竟究圖雖主相生而對待則藏相克之用，洛雖主相克而對待又寓相生之機，故則圖可以畫卦，而則書亦可畫卦也。按圖書伏羲大禹，只靠他收个樣子，從此觸悟出卦時，到了八卦九時成，其理却又自然相印，如今玩易者，必要粘定這一畫從那一個圖子上來，強說。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此說易之前民用，以結章首之意。四象謂七八九六，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即上文通志也。則卦詞又謂，吉謂告人以吉凶之理，即上文定業也。吉凶定，而或起或避，所然不疑，即上文以斷天下之疑也。上四象以外畫之太陰太陽少陰少陽，此四象以揲著之七八九六，言指著卦分而二之，曰著卦，統而一之曰易。此章言字，皆承上畫而以揲著所得卦爻之變化者言之。上即則之效之象之明天道也。此即以示以告以斷，察民故也。

右第十一章

此章專以揲著言，兼及卜筮者，蓋洛書之數亦可作易也。倘伏羲先見了洛書，奇偶生剋，亦演八卦矣。蓋著卦爻爻爻之理，聖心所具，而制用利用之實，又原于造化之自然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元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言元

不利也

擬議此又知格天之有道見天人一理也順未而當乎理信明而合乎誠此二句泛說身之所行曰信心之所存曰思下三句一氣者信順尚賢一并都列是以天知人助而吉元不利也惟人助故得天助信順尚賢屬五爻說因此五爻說有終獲吉而推其由于信順也朱子曰此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

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詞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

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下三節皆言聖人作易之事此節以立象盡意為主見設卦係詞變通鼓舞莫非立象內事情偽與言利神莫非盡意內事上三句易之體下三句易之用象是陰陽太少之盡即陰變陽陽化陰也牛用通指事為變通聖人探著中事故本義即此白以事言第三節又曰以人言蓋以制法之聖人言也利是使利之利神是利之出于自然與前章神德行神字相似鼓舞自在民若出于聖人鼓之舞之者然此正神之所為也子曰天人之理無窮將見之于書而書不足以盡言將示之于言而言不足以盡意然則聖人愛世覺民之意將不可見乎聖人有見于天下之理寓于陰陽奇偶中于是立

一奇以象陽二偶以象陰即此象中靜而為對待之者動而為流行之者而意盡于象矣即此象而摩蓋之設為六十四卦則消息異時當否異位凡天下之循性而動者謂之情拂性而動者謂之偽皆包括于卦情偽盡而意亦盡即此象而發輝之文王係以象而全体之義著周公係以爻而一節之義彰則稽實以行虛假象以寓理言盡而意亦盡矣于是即此象之趨時者而制為揲著之法因所值卦爻七八九六之變通諸事滿則言凶不達趨避各得則盡而意亦盡矣又即此象之變通者而寓以激勵之法使天下趨避不疑行事不倦如鼓鼓疾而舞容隨之有不知其然者神盡而意亦盡矣既說言不盡意又說係詞焉以盡其言何也若準有詞而元象便舉一海百既立象而後係詞可即此明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

見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按折中曰此即及形上即皆說造化人事以見聖人立象設卦之所從來未說到卦畫者變也此二節與首章天尊地卑即相照應言造化人事無非者理以見立象設卦之所由也乾健也陽之性也坤順也陰之性也蘊以所已蓄者言易理也仰觀乾而見陽之初而不窮者寓為所察坤而見陰之靜而有常者寓為爻者爻者不常之理其蘊于是耶故自乾坤上下分尊卑辨而成列見大陽健而動陰靜而順知始作成男或女而易之理已卓然立乎其中矣此不待卦

畫又生而見者也。設乾變而坤不獨成，坤變而乾不獨生，則无以見生之者，之理不可見，是元陰陽健順也。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下四句，以乾坤與者對說，止見者與乾坤合一之妙。易理與造化原是一盤天地，流連則萬物不生息，奇偶兩畫不立，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无自而出。設字，對金字，有乾又有坤，一陰一陽，方變完全，成个道，或有乾无坤，不完全，便是幾，如一件器皿，毀壞了一般，故曰幾。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行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蓋天下之物，无非陰陽，即无非乾坤也。氣之所聚而質立，質之所具而形生，天地間萬象森然，无非形也。有超于形而不滯于形者，是形而上也。陽性動而健，陰性靜而順，是太極本然之理也。斯謂之道，有寓于形而即局于形者，是形而下也。或而拘于物而不化，是儀象一定之迹也。斯謂之器。詩言有物有則，物即器，則即道也。假如蒼之為器也，主宰乎稷清者，即道也。堪輿器也，立極于寧靜者，即道也。器者道之末，道者器之始。化乎乾而裁之以分野，化乎坤而裁之以疆域，則謂之變。者一成而不易也。推乾之分野而行以四時氣候，推坤之疆域而行以墳塋物產，則謂之通。者流行不滯也。舉此乾之象，坤之法，措之天下之民而教，故有時山川有紀，而帝王師儒人物之職，各宜為謂之事業，事者人之所行業者。

賁之所無也。要皆自乾坤之應得之此聖人之立義，所以不可已也夫。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賁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故謂之象。

詞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文。

此與下節中首節設卦係詞之意也。上聖人指伏羲，下聖人指周公。象即卦也。擬諸會通典禮，是形下的器，有以見三字，已得形上之道在內。賁雖賁雜，却有个所以然，見不到所以然，從何處擬議，何處觀行，是故夫象四子，提起一番領會來。

見此象之立，道實具于其中，所以聖人發揮于形容物宜，則謂之象。發揮于會通典禮，則謂之又上象字。乾坤二畫之象，下象字，亦指此雜之象。三畫六畫之卦象言，象其物宜之象，又指天地雷風等類。

極天下之賁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象文者而卦詞變通，出其中矣。故形容物宜，天下之時也。聖人所以究極之而不使之亂者，存乎卦。會通典禮，天下之動也。聖人所以振作之而不使之怠者，存乎詞。極者究之而使明，鼓者激之而使奮。卦即象，詞即文。六子存字，與上五個謂之相應。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人，其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此言用易不但得其法，且著其當依其道于身也。變通上節以易中之所有，以此以人之用者，言神方妙道主宰，明者精義昭晰，言吾心本體神妙千萬物也。渾然全具曰成，契合潛孚曰信，不言即默也。變通之理，具于心曰德，變通之理，措諸身曰行，默成不言而信，謂渾身易理也。蓋卦又具而著其美，化裁而謂之變者，是易中原有化裁之變也。用者者，固方操時，自然之化，而裁以老少動靜之象，則存乎聖人化裁之變，推而行之通者，是易中原有推行之通也。用者者，于既操

後，固自然之推，而行于日用倫常間，則存乎聖人推行之通。若夫由勉得安，由進忘象，神明夫變通之道，則存其本能使卦爻所具之理，无所作為，而自然渾渾，不假詞說，而自然乎契，即所謂神而明者也。此非素有德行者不能也。蓋德行者道之歸也，德裕于心，而治化裁之理，行于身而善推行之用，則易道在我矣。闡放止齋曰：神明，須跟上四句引脈極暗鼓動，述也，必有起于通之外，方化裁推行，法也，必有妙乎法之中者。德行中具人二字，未用易前，身心先共一處，故能神明默成也。其人，即德行之人，默成三句，即中上神明二句意。

右第十二章

此章言作者之意，盡其象用者，又肯得意忘象也。此章又從前十一章之意，而通論之也。





繫詞下傳

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固而重之文在其中矣

此即言卦爻之所由立也或以伏義小橫圖言象謂三畫
中奇偶純雜之形休而重指先天大方圖言謂三畫已具
而重加三畫于上由是法有上下位有內外時有初終序有
先後此應象象之文探然其矣成列固重就畫卦時說設
卦觀象以卦爻性情之象言如天地風雷是也此以奇偶模
樣言如三奇為乾象三偶為坤象是也與天地風雷之象元
干久者交也爻也又字作劉柔進退爻字之意解朱子云
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盡天下之變

劉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詞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此即言言變之所由明也天地人物之類不外一創一柔凡
劉者皆柔而推也凡柔者皆劉而推也而卦中亦不得外
劉柔之物相推廣使是變謂六畫之往來交錯也柔推夫劉
則柔之變劉者在其中矣劉推夫柔則劉之變柔者在其中
矣又周繫之卦詞又謂以命其吉凶此雖未涉乎人事而占
者固言而趨固山而避動之理已在其中矣故以柔曰固
重即因八卦之成列而重之相推即從固重之相推而推之
係詞即固相推之得夫而係之層：繫接說於此而兩節說
象又爻占四方按此者朱子主當占之爻言不指事為而
虞氏無氏則言人事之動江陰學當時會通虞氏說而折

中亦取焉

吉山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此虞說除詞而明動在其中之意生字亦見字解動固因詞
而係詞又待動而斷凡天下之吉山悔吝皆見於人事之
動故亦有吉山悔吝之詞而動在其中也

劉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此虞說劉柔相推而生變化之意六十四卦皆本于劉柔立
者對待之意時者因卦爻而移六十四卦則有六十四時之
用三百八十四爻則有三百八十四時之用劉柔者休之所
以立變通者用之所以行凡天地間之理兩者對待斯不
偏而可以立本兩者進用斯不窮而可以趨時故書中劉柔
相推而變在其中

吉凶者貞勝者也

上言時之元定此與下節言理之有定也時雖元定有時吉
為正則吉常勝凶有時凶為正則凶常勝吉本義以正字
常字勝貞字止即下節一字之義此即重常字意若說遠正
字則下文一字反增矣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
也

按折中曰：自吉山自勝至此，為一節。又承吉山悔吝生乎動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自勝之義，取子以為以正為勝。朱子以為二者常相勝，今玩文義，當主以常為正之說。蓋天下容有善而過凶，惡而獲吉者，然非其常也。患過吉，從過凶，乃理之常，故當以常者為勝。如大地則以上下有常，觀示人者也。日月則以晝夜有常，照臨者也。若天下之數，其變元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動，豈不常歸于一理乎？吉山而害之自一，比上即自勝，更進一層。動指人事，以左傳五事言。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按折中，此即又承到柔立未變通起時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夫一者何也？即乾坤易簡之道也。乾之性情確然而健，以一理妙始物之化，象元氣漸，坤之性情隤然而順，以一理運作成之功，絕元氣擾，蓋乾坤定位，而變化不窮，然其所以立本者，一于易，一于簡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按折中，上句爻效此結吉凶悔吝生乎動而自夫一之意，下句象效此結到柔變通而歸于易簡之意。又有吉山悔吝，爻也者，效此吉則常吉，凶則常凶，悔與吝則常悔吝之理也。象有到柔變通，象也者，像此則之為者，柔之為簡者也。本義單跟上句，似不如折中之貫通。象是卦象，勿混爻象與首即象字同。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此提上言作易用易之事，五探著求卦之先，當動之卦爻已躍然于著卦之內矣。爻探著求卦之機，所值吉凶之占，決已顯見于簡冊之上矣。夫爻卦之動，即變也。百姓之趨避，即功業也。詞，吉凶決占之詞也。情，聖人憂世覺民之情也。隨爻象之變，以為趨避，而利與害，故功業見乎九六之變也。詞，各指其所之，故聖人與民同患之情，見乎卦詞爻詞也。折中，不屬著筮言，存於同有曰：聖人之情一句，下傳都已在此。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此即以仁義結自一之意，亦以起下章也。蓋下章十三卦皆寓財理禁非之義。在天地好生之德，則為生，在王者事物之心，則為仁。之指施各當，則為義。生之仁也，義也，其用而同原，即所謂負夫一也。天地有其德，則可以大其生，成聖人有其位，則可以行其仁義，聖人係詞，使民之動自夫一。此聖人仁至義盡之事也。故以必結通章。聖人之情，即天地之心也。天之德，大生地之德，廣生天地九非以生，為德故天地之大德曰生。然天地有其德，能生而不能成，聖人有其位，體天地之生，以曲成，是位在則權在，而道可行，故聖人之大寶曰位。有其位而無以守，則失其室矣。夫私而利非所以守。

位也何以守位其愛而公平故仁是為能守位則人心歸之
人為邦本歸之而不能聚之可乎民之所利賴者財乃百
物之提名而所以聚人者曰財夫財之利固在下而財之理
則在上故不特定止田疇服食器用為之理也自有吉凶悔
吝之時趨避難而財自理矣詞不止則民无所求求故不特
聲音辨言語通書契合照重明為正詞也自有吉凶悔吝之
詞明言其趨避而詞已正矣民共其性而為非无以禁之可
乎故不特重門擊柝刻矢臨城以禁之也自有吉凶悔吝之
詞而民顯然知所禁矣本愛民之心而為控制之需凡此者
皆義也聖人之條訓其偶然也哉論外又言此則聖人情見
乎詞已述作者之功矣此復奉聖人經世之事與造化同機
者言此即以生字貫天地以萬物生萬物聖人明趨避以

生萬民理財利使天下趨也正詞禁非害使天下避也何莫
非負一之用而見于詞者乎上條有章位乎天地之中人
所同也而聖人能成之下條有章大宝曰位聖人之所獨也
而天地實賴之聖人深望後世有德有位之人也如此上
二曰字作是字者下三曰字作在字者

總論

是接此章重天下之物負大一一即義也在理為一在事為
義條詞而命此一也趨時趨此一也究其原乾之者即乾
之一坤之簡即坤之一故聖人之情欲民負此一推其極天
地之生天地之一聖人之仁聖人之一事未始出義字義即
一也章有或列周重相推叙詞之所自來象更只是形出

動字

右第一章

孔頴達曰此復釋上條第二章又象副系言山海各之事更
具而詳之折中曰此與上傳二章相應自此下十章皆中
說此章之意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
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象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原番象所由立以為制器尚象之本也象以日月星辰
之經緯者言法以南北高深之一定者言文布羊毛毯也其
如藏方所載揚州利金錫行箭書宜為獸殺宜稻豫州利林
漆然桑宜宜六稷穀宜五種青州利蒲魚宜雞狗殺宜姜
雍州利玉石宜宜牛馬殺宜黍稷之類深入无形曰神明之
德祖及有象曰萬物之情包犧氏首出御世仰以觀于天
得具象而知天之德在彼俯以察于地得其法而知地之德
在順由是木火土金水有屬之元本也觀下者有獸之文合
天地陰陽之氣而榮枯有時生死有候者為地之宜近取此
自所具之理遠取物類所具之理皆不外于天地之陰陽消
息然而言不盡言不盡意也于是始作八卦言畫一奇以
象陽以通在天者為健之德畫一偶以象陰以通在地者為

順之德，元虛元陰陽，元物非使順陰陽使順物，不違故曰
神明，物有萬形，不可類而情可類也。物情物者類實，物情止
者類民，物情入者類聚，物情悅者類兌，物情能者類坎，物
情附者類離，以通以類，俱與八卦說，蓋義皇有見于神明
之德，故作八卦以通之，有見于萬物之情，故作八卦以類之
通者理之一，類者分之跡。象法文宜，自順何可順順，只用
畫此八卦，使通之類之，可悟易簡之妙。此即只說八卦，莫
辨經六十四卦。王昭素曰：其地一字上，有天字。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自此以下十三卦，借以明通德類情之意，以制器者尚其象
非聖人畫卦，豫為制器者取式，亦非制器者求，求之卦象
古聖人所制之器，自合乎象，未有外于象者，止見卦象之廣
大，无所不包，无所不具也。民以食為天，上古未有耕耨，食
井未知鮮食，已伏義教人用，以結繩而為大網小罟，以佃
于山林，漁于川澤，延有合于離，網罟百千萬目，提是而目相
承也。蓋設網罟字，作合字者，非取法也，離象為目，網罟之向
目相承者，似之離德為廣，物之離于網罟者，似之古者禽獸
燠多，如漁獵以足食，亦以除害也。蓋取之說，是孔子者未
如此求奇聖之意。

已犧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

此言耕耨之始，于神農也。名當作農史，據伏羲養六畜以充
庖廚，且以為獵牲，故曰包犧，括自也。今俗名犁盤，以鐵鑄之
古者斷木之說，為之耒耜柄也。俗名耜盤，據木使田而為之
耒，以運耜，以起上耨，耜也耒耜，先耕後耜之意，利百收用
成也。教者，教天下之樹藝也。益上卦，為入，下卦震為動，耒
上入耜下動，故有合于益。山海經曰：禮播百粒，其孫樹均
始用牛犁，在神農時人以耒運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
諸噬嗑。

上二節，開食之源，此節，通財之用。網罟設而有禽獸，耒耜興
而有粟菽，元市以通有無，則天下之利溥矣。于是教民日中
為市，蓋古者五十里為市，非一處，致天下之民于各市場，
聚天下之貨于各市中，市各致其民，則民無不致，市各聚其
貨，則貨无不聚，以有易无，交易而退，則鮮食粒食，彼此相資，
各得其利矣。此說有合于噬嗑，蓋市之會同，與而噬之會同
合也。卦德上明五下動，上明為日中，下動則為市。市者，易
之市，非市井之市。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

之易窮則變、則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黃帝克
舜禹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此言大明之治所由始神農之世生養雖具而樸陋拘承造
黃帝堯舜相繼而興知人心厭怠樸陋易中數變更之也
于是通世道之變即以通人心之變而使民不倦焉因其自
然之變而以自然之理家之所謂神而化者也以便民得遂
其生安其性宜之而已耳夫世道通乎易理易之理窮則變
窮之極而變柔之極而變剛變則推之皆非而通之則傳
之無弊而久不變通久易道即天道是以自天助之合乎天
故官宜乎民故无不利然其通變之實何在蓋衣裳之制其
上表而下裳若定分之不可紊然其變而又變化而不拘
自利為衣裳之制密之無窮天下皆效舜于文明而自治矣
此段有合于乾坤蓋乾上坤下有定分也乾陽坤陰變化而
无迹也通變二字此下九節之綱言伏羲作八卦而并
及神農黃帝堯舜以見先後聖人一揆但同時制作各不相
襲而相成也

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

諸渙

上古无土木之功則材大而堪用者必多于是剡木虛其中
而為舟剡木銳其末而為楫舟以載物楫以運舟進而可以

濟不通進而可以達天下疑有合于渙其木在坎水之上蓋
曰利涉大川象傳曰東木有功於何楷之說也○本義以故
連句衍文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載物之大車重則服牛以引重載人之小車輕則乘馬以致
遠于是人无負履之艱而天下利矣疑有合于隨上兌為說
如人在上而安運之象下震為如如車馬在下而奔走之象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既重門以固守又擊柝以警夜蓋川道四通即无盜賊亦不
可不豫備也此疑有合于豫上震聲聲極木出象柝下坤
為門闕重高固之意以互艮之下又有一陰也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既收獲而有稻黍小民不能去其糠粃也而杵臼與焉古不
知杵可以鐵石貴其首末而斷木為之古不知臼可以穿木
石為用而掘地為之有臼杵而萬民受精食之利矣疑有合
于小過蓋互兌在上有臼象互巽在下有杵象又上震為木
下艮為土震木上動艮上下止亦為杵臼象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弦木曲其中以為弧剡木銳其末以為矢弧矢可以拒不軌
之來亦可以追不軌之使天下有不威乎疑有合于睽互

坎為盜上離為戈兵下兌為毀折遇兵無不摧折者。獨言孤矢戰具其神于長兵也。利者陰暴之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蓋取諸大壯。

冬穴居夏野處上古之民亦習而安之矣。聖人曰非所以其民居也于是易之宮室直而上曰棟出而下曰宇而民無風雨之患矣。疑有合于大壯。三雷而動于上四陽固于下似極風雨之意。

古之聖者厚衣之以薪蓋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

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一厚字見古人情至處後世聖人因其厚而厚之故不但棺而又槨此疑有合于大過。三澤在木在下故折中曰棺槨取木在澤中又死者以上為安故入而後說之。知有葬而不封不樹知有喪而期無數皆見一段厚處聖人所以不得不易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象蓋

取諸大

古者大事結大繩小事結小繩以繩而頭作結中割斷之各

提論

持其一以為驗其完也好偽出焉故後世聖人在官者制為成書在民者立為券契由是六典庶府有定紀百官元所容其伎情版簡契驗有定數萬民無所施其巧偽治之而安其理察之而辨其情疑有合于大壯蓋五陽決一陰果決而無疑也奸者無所肆巧愚者無所受欺又何疑之不决乎

按上古倉穀滿人則制先期者雖解食而難食故來結次之紫綢者元來粟紫綢者元倉魚故市道又次之食貨既足服制宜增故衣裳又次之衣食足祀教生而川運不通則王化元由遠運故舟車又次之川運既通可不防暴客矣故門折又次之時雖難食而非藉倉庫足以衛生也故次之次之雖設重門而無兵器未足以衛國也故孤矢又次之史居野處則生者不寧衣薪蓋野則死者速朽故棟宇棺槨最急焉雖然問人心之家者八卦而杜人心之詐者書契故以八卦始書契終焉但十三卦是聖人偶奉言之非謂足以盡尚象之義也文家得便賤賤而說理不如各開

右第二章 十三卦有別有同都是通變宜民之象但魚書契交易衣裳舟楫牛馬白紵宮室棺槨皆與利也後三節如易之二字言因所有而易之也可見前九節都是創所無宜民由乎通變通變即通德顯情虛出來折中以為此章發變通起時而原于易簡之意本義以為制器尚象之事

是故易者象也。象者像也。

此節言先天之易。立象以盡意也。觀于十三卦。而知制器者。尚其象矣。是故象非止此也。凡八卦。六十四卦。皆不外奇偶純雜之形也。而象非粗迹也。太極之理。蘊于元氣。乃所以似此陰陽健順之理也。象形也。像似也。上句像其形。下句似其理。

象者材也。

此與下節言後天之易。係辭以盡言也。文王本此象。而係辭辭。蓋聚一卦之才。質以立言。如德休象變之類。材有淑慝。則辭有陰陽。而象之全體彰矣。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周公本此象。而係爻辭。見得天下之動。元富如事帝賓。玉即戎取女之不一。六爻之動。亦無窮。如潛見揚躍。飛亢之不同。是爻也者。不過因其事變。而象辭以示人。動有當否。則辭有平傾。而象之不一。昭然矣。爻與象。多言人事。道有變動。故曰爻。可見爻以動為義。初亦爻中所具者。故主也。謂據動之理。模倣出來。曰天下之初。便有會通典禮在。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此承先後天之易。而言占決之用。類也。吉凶在事。同象而辭而生。悔吝太微。同象詞而著。此節通結上文。不指操香說。

右第三章

此章重一象字。雖分首節盡意。二三節盡言。然辭說不出乎象。材即象之質。初即象之變。吉凶悔吝。即象之消息得失。甚矣見象之功大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專論六子之外。其也。乾純陽。坤純陰。其畫元有多寡。至震坎艮。皆兼諸乾而為陽卦。反多陰。巽離兌。皆兼諸坤而為陰卦。反多陽。多則以少為主。故多陰者主陽。多陽者主陰。以六十四卦觀之。三十有二之陽卦。內只八十陽爻。便是陽卦少陰。陰卦少陽矣。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

陽卦以奇為主。一陽二陰。奇故多陰。陰卦以偶為主。一陰二陽。偶故多陽。按釋伯曰。少者多之所宗。故陽卦二陰。奇為君。陰卦二陽。偶為主。又陳垣曰。二耦一奇。主則為陽卦。二奇一耦。主則為陰卦。二說折中取之。太極陽卦五畫。陰卦四畫。是以半畫為一畫也。易无此例。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此節陰陽以明世道也。凡卦畫所在。即德行所在。何也。作何如。前言陽卦奇。之德行何如。陽卦以陽為主。而二陰為民。以一統眾。以明治時。以正御邪。世道昌明。君子大而公之道。

也陰卦偶，之德行何如。陰卦以一陰為志而二陽為民，以時治明，以和率正，紀綱奎北，致教訓施，小人暗而私之道也。○一二字，不得作教目解，陰卦以陽為主，陰以一畫，何以言二。陰卦以陽為主，陽本二畫，何以言一。民可見一二，不作教目首也。一者陽明主一之理，意理勝者也。二者即暗昏或之意，私勝者也。陽一居二民，如唐虞夏殷盛時，祀樂冠裳，畫然一統，可見陰二居一民，如前後三代，昏亂之朝，政出多門，強雄分裂可見。

右第四章 此即六子之畫數，以明陽統陰，從陽之意，用以為釋前章象者材也之義，而原其理于一。見君子小人不同，非以君子小人配對也，折中以義，而原其理于一。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節提出一致二字，以立通章之綱領也。其後十爻皆發明一致之義。夫子講感四心，人惟無見于理之一，故憧憧而思。慮生焉，吾以為天下感應之妙，何必心之授而思之，深而慮哉。理原于太極，本同歸也。特以事物散見而殊途，理根于人心，本一致也。特以酬酢萬變而百慮，然殊途不離于同，百象不離于一。任其自然，可矣。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二字，學業事功無所不該，惟太極之理同而殊，故人心之理一而百，反而現之，則殊者同，百者一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此以造化見屈信之一致也。彼此起著，兩无停机，曰相推。彼此資藉，无不關動，曰相感。四則字，便見自然之妙。往者即其所以來者，者即其所以往者，屈者即其所以信者，信者即其所以屈者。明生歲成，即是利生，謂利于此見也。有日月而後有歲序，故以日月居前，寒暑在後。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以物理聖學見屈信之一致也。不屈則不伸，不蟄則不存，信必須屈，動必因靜，其致一也。精研義理而深造于神妙，所以致之于用也。見于用而利，施于身而安，所以為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以致知，知言，義者事理之宜也。入神，只到那不容言之妙處，利用以言行，利用故安身，若其用有不利，則亦不能存。安而處之泰然矣。曰恭，命瑛瑛清說也。屈蟄見

物性之自然不接處。按何思何慮不是教人廢人事。一概都不著念也。只非分之事。不須憶。若能用之所在。原要去精。要立利。精義利用之功。到得書頭時。便是窮神知化。自然一致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精義利用。殊達百慮之事也。神化窮知。同場一致之妙也。佳上也。知主也。此指上精利言。精義四句。下學之業。此節上達之功。下學本乎人事。上達由于養到自家元從。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由于德之盛。陰陽二氣。其推行有漸者曰化。合一不測者曰神。即化之主宰。化即神之推行。窮神也。知合也。極乎神。合乎化。非德之盛而能然乎。此過養自然之使而致一之理。在我。按叔止齋曰。前此是求精。求其精。用求利。求其利。此其机在我。而可知者也。功夫過了精理以上。則力无所用矣。執得而知其神化哉。蓋造化之理。以一而神。以兩而化。聖心之神。與天地之神會。聖心之化。與天地之化俱。真有合機于一原者。此即則精之于元可精。惟其德成于外。所自致也。至此則心與元初元靜者同机。行與一闢一闢者同運矣。尚何思慮為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山子曰。非所用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要其可得見耶。

此言困六三。不能致一。而得援于分外。故自取危辱也。困。苦著。乃向前做去也。非分內之事。而困苦營為。則名喪而辱隨之。據。貪惠而固守之也。非才力相稱的地位。而貪惠不舍。則患至而身必危。名立身索。則生名辱。身危。則近乎死矣。其困時所固有者。同心相濟。同力相助之人也。言到了名辱身危。雖有親睦。不能善其後矣。玩兩所字。正見六三不度德。不量力。行險僥倖而致凶也。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能而動者也。

解上與困三反。此言動靜之一机。故能成能而動也。成能。成也。時動信也。藏器于身。待時而動。有屈以善其信也。括。結闕也。動而不括。謂獨處。咸宜如林德兼優之人。百試而百動出。而有獲。謂名立功就也。君子五句。遞接說下。末句。獲收上。惟藏器成能。言成器而動。則知器不成之不可妄動矣。口藏器于身三句。對上非所用二句。動而不括二句。對上非所據二句。成器而動。對上元期至句。到了成器而動的時候。動出。動。而致一矣。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

大誠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此言小人得授于助懲猶能謹微致一而免咎也不仁不義不勸不懲小人之心得授其善矣同小者懲而大者謹詳之于微防之於早也福即无咎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噬嗑上與初反初以小懲而無咎上以罪大而喪象此言小人不能致一德授于罪惡而見凶也若即仁義惡即不仁不義成名成仁義之名滅身以不仁不義而滅身小善小仁小義小惡小不仁小不義先語言動靜皆是不可掩則惡著不可解則罪彰故凶○初之惡不積由于小懲上之惡積由于無所懲小懲便是威大誠便是信忠積罪大不知屈之義不可掩不可解自無信之理善只一路故曰同悔一致惡跡多端便是百慮殊途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

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此言否五知身與國家之一致故心不忘而身保也何以有今之傾危無非平日之養尊處優而自安樂于其位者也自以為安則危矣何以有今之滅亡無非平日恃了宗社鞏固而自快于能保其者也自以為存則亡矣何以有今之禍亂無非平日似乎綱舉目張而自負有其治才者也自以為治則亂矣君子知安危治亂之倚伏也故當其安而心若危當其存而心若亡當其治而心若亂蓋不忘于危亡亂者居也長守其安存治者信也屈之至則信之至是以身安國家可保也○安危以身言存亡治亂以家國言○其亡其亡居也係于苞桑信也居即所以為信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鴻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鼎四與五反否五將去而不忘其否鼎四鼎既滿而無以持盈也德薄知小力小亦謹授而不能致一者此言君若鼎輔之任者在仁智勇德即仁知即智力即勇德與位稱知與謀稱力與任稱乃不愧台輔而能勝任也位在則權在權在則謀在謀在則任在德知力雖殊而位謀任則同歸一致也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居則觀象而玩辭動則知幾者動之

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

日貞吉。介如石，為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

剛，萬夫之望。

本義曰：漢古吉之下，開有山字，孔穎達以其定今則無。

此言君子知微知彰，則之一致，則見幾而見其神。初之鴻豫，三之肝豫，昧于幾，工交而論者也。止之疾，工之冥，昧于幾，下交而論者也。神者變化莫測，幾者跡存于此，情著于彼，故知之也。唯允事之末，既知其幾，則君不執其勢，不逐其物，中有容而不流，失工交者易端，下文者易潛，不指其使，知幾之學，在審為曰動，幾在末事之先，故曰動者之幾，知者操索，則首出言無凶。故曰吉之先見，二爻互見之下，休作非要，應起而從之意，乃出類不群之意，言不隨初與三之群陰，一同趨附勢端也。見幾而作，識之明，不俟終日，信之果，斷字宜玩，有識而無斷，則識雖亦伸于無濟，隱而無形，則微雖亦衆者曰動，靜而無為曰柔，動而不居曰剛，常人以微彰柔剛為殊途，可慮而異視之。君子以微彰柔剛為同，片一致，而洞燭之，故有時合視之，而微處知有彰，在柔處知有剛，在有時分視之，微者知其微，彰者知其彰，柔者知其柔，剛者知其剛，此其所以神也。豈不為萬夫之望乎？或以有二字，識解之，知後四知字作識字看，言君子文化之神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復初豫二相似也。此節知之精，工節守之一，皆有神不可移意。凡者動之微，最初一念，惟有道心萌動，故有吉無凶。稍復一念，便涉惟危。遂吉凶互見，能見于凡先，行與吉會，知凡者也。能見于互見者，趨吉避凶，庶凡者也。凡人不怕念起，只怕覺遲。有不善，玩有字，可見常無，只是暫有。倘有萬分無一，分有，不善三句，一氣趕下，方見淨洪爐點雪，竟境未嘗不知。是念起即覺，未嘗復行，是念覺即消，此即所謂知幾之神也。不若，是顏子心中自覺，清不善，非常人之不善也。未嘗不知，絕無影響。未嘗復行，不涉作惡。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言造化人物之致一也。天地以氣感，絪縕焉而營枯動植之物，其化者從厚而醇矣。男女以形感，構精焉而血氣知覺之物，其生者相息而化矣。天下情必兩而聚，功必兩而成。天地之交，男女形之交，皆兩而一也。况友道乎？行一事也，損一人，損其異己而邪佞者，得其友，得其公正而助己者，此致一之道也。一者理之宗旨，與小人合，一必無成功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其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

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惧以語則民不應也

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

擊之立心勿恒凶

益上與損三反也損三情相感則以致一而功可成益上意相違則以殊異而凶乃見益君子而為民上有恒道為一動也必以修身順理而安然後動之政事一語也必心氣和平而易然後播之號令一求也必上下情孚而宛然後求之征賦君子平日自修之道在安易定三者故動則民悅語則民應求則民與而益道全也此非在上者一時之形法所歟而立心之恒為之也若事不順理從欲惟危而動則民不為之助也若心知非理自覺愧屈而惧以語則民不奉令也若思非素結信非素孚為无交而求則民不輸將也莫之與非吝而不與直是民膏枯盡民力殫竭而莫之與也國家當民窮財盡則里鑿懸未有不盜賊竊發者故傷之者至也五之心在我益心人上之心在人益我是為勿恒。同友曰傷之者至。單項莫之與來三段宜重求一邊

右第五章 釋爻者說天下之動而原其理于一也故以咸四首明其致一自然之妙而以損三之致一及益上之勿恒而不能致一亦終之也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

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論文王係詞之義故首節先本伏羲畫卦而言之乾坤只指奇偶二畫內而包含无漏曰蘊外而從出不窮曰門物作畫字者合德即厚益之意論其氣則為陰陽論其質則為剛柔惟合德而依由是出焉依即六十四卦奇偶之體皆以乾坤兩畫之奇偶合德而成依現察也道推準也如顯而雷風山澤陰陽變化之迹也易惟合德有體則其撰之悉俗者无不形容其似微而健順動止陰陽易簡之精也易惟合德以成依則其德之元形者无不發揮其妙撰造作也以者以陰陽而體之通之也言天地以包萬物。不曰有名而曰有體先天後天雖有六十四卦之體況下節稱名指文周其卦名為文王所定無疑。同友曰撰者蓋陰陽以效質德者陰陽而寓靈離德言撰則形下無自成之器離撰言德則形上無自神之軌又曰橫圖陽右陰左以先後分也畫卦陽左陰右如門之分左右然必合起來上而一陽一陰以次加去則小大而八大成而六十回而卦之體備具矣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義皇阮本陰陽而畫卦以言意矣文王蓋外陰陽而立言政于卦之指名也或假物象或假事變難雜出而不越于陰陽之理而考其事類但以言山澤失為主去太古淳洞之意遠矣蓋伏羲畫卦其理而未歷其事到文王時世變錯出歷過崎嶇故立言之意如此都疑詞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夫伏羲以卦畫依天地之撰故能明于天道而彰已往之理。繫于民故而察未來之事。惟義皇以卦畫通神明之德故以人事之類而本之于天道所以微其顯以天道之幽而用之于人事所以闡其幽斯時有畫无文易道尚未闡明也文王因卦畫而為之名詞而易由是闡而彰而不越觀其卦而名無不當現其象而物無不辨係以象而正言其理斷以吉凶之詞而兼及其數而天人理數寧有一之不備哉。天道之已然曰性人事之未然曰見于事為曰顯原于性命曰幽。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言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于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得失之報

此詳言所脩之妙以卦名言其稱名也意專而小其取類也義該而大以彖辭言可以論當時可以燭千古可以奉目前可以盡遠邇其言遠也語無泛設言皆可法其辭文也惟言遠故言隱約而曲惟辭文故言有條而中惟名小則事物畢具而肆陳焉惟類大則義理包涵而隱藏焉凡此者皆為民行設也理貞夫一而民疑貳焉惟以濟民故易因此以明得失之所由俾民不疑于德不疑于失而民行濟矣濟者出溺溺之危而措之安全之地其斯為安世之意乎此泰程敬承

折中說也

右第六章

此章專論易之承訓以見世道乘微與民同患而作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章言文王之承訓易雖始于伏羲其時但有畫無文至夏商之世時事漸紛人心不古不能現象而定從違而易道微矣中古指商周之間文王因美里而受成爲前未有詞故文之彖曰作憂患爲天下而憂患也世乘道微知者師心自用而賊害吾道文王之所爲憂患也谷家然何格皆以爲憂患天下乃言也

則憂患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都重德字言凡卦皆治心之妙用也聖人所以崇德蓋本諸此朱子言凡卦之序此亦玩易之一義耳拘則失之。人心不可不主敬履禮也更祀而致則祀畢如地而德之基尊矣人心不可不主其誠謙卑也虔心自下則禱元自清而德之柄也知人心不可不存理復反善也去得一私則復得一分善言復則克不待言知吾性之固有而復存之則德之本不搖矣人心不可以元常恒凝一也人多失于好異喜新若專疑而守定則德之固可久矣人心不可有所係吝損

利私也人多失于因循聚散若自損而欲消則德以進修矣
人心不可以自多蓋增加也滿則不虛虛則可增若善日積
而月增則德愈以寬裕矣以境言之人常反本遇難向心于
欲中辨理也以學言之功苦既積則志自精于理中辨理也
固非德之解乎人有德養則德性自進于深純并有定靜之
氣非德之地乎人有節制則身心不流于微佚其為純直之
象非德之制乎此九卦之義所以切于人心也○愚按吾以
九德而度憂危必先自辨其理欲而制其身心則固其始之
由是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則損復次之由是不敢亢于已不
敢慢于人則謙履又次之由是克其善而守其貞則益恒又
次之至于身心交修內外不失惟有德養靜存而已故以升
之地終焉此愚所得于九卦而序之如此然不敢問世私自
盟心而已○胡炳文以為九卦非偶然者此亦說經之一法
耳蘇謂凡有經先要死前後須活看不死前不能得本文正
意不活看又不能得古人言外意也但漁耒耜十三卦制器
尚像豈盡此乎李者可概悟矣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
易益長裕而不說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遠翼稱而隱

上言九卦之切于進德此言九德之妙天澤為履兌以柔悅
承乾之剛健故和天在上澤在下尊卑之至理和以守分履
之妙也微物者人共賤之地外順而山中內靜順且靜自卑
之道也自卑者人尊之而七程愈遠讓之妙也在天道于象

陰之中辨出微陽在心擊一合之和不客晉匿于小而能辨
復之妙也視聽言動子臣弟友事變非一可謂難矣人情易
生厭倦能守之不惑恒之妙也去私則違乎情而誰習熟則
順乎理而理先難後易損之妙也長就吾心固有者而充長
使寬裕也設是吾心而元者而損違也吾心之理但使充長
寬裕而不損設益之妙也思力窮竭則理元不通憂患方殷
而德業自達窮而通困之妙也本體素定而泛應不窮居所
而達升之妙也其順之理恰好相稱又不露形迹稱而隱其
之妙也泰來于陸九淵說也○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无物
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行權之用亦化是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
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此言體九德以為用禮主于敬君子之體履也却用和而行
則礼不失之和雖矣謙主于和君子之體謙也但用以宰制
乎礼而不一于和則謙不失之流矣一合之私人不得而知
也君子之體復也有不善未嘗不知不以一事私意自蔽隨
克隨復在我而已勤始怠終喜新厭故是二三其德也君子
之體恒也終始惟一立不易方非所以專一其德乎害不但
是禍患怨之所集言即隨之君子之體損也內而身心外而
國家凡欲心之所在无不損焉改過不吝非以遠害乎利不
但是財貨理之所舍利即同之君子之體益也內而身心外
而國家凡理之所在无不益焉德義不怠非以利乎常人

无故而怨尤聖賢反身而安命君子之體用也推致其命而
運吾之心自治既深而怨尤之念寡矣不安則不能慮君子
之體用也靜以生明辨之善惡在我吾得其利及物者合其
宜非以辨義乎入理不深輕重无由自定君子之體其也非
但與順理而已必達物之輕重而見各宜非以行權乎洵
乎九德之用不可缺一也。上章言吉凶由于人事之得失
此章言九德故人有得而無失也

右第七章 此章專論卦觀象之法
也憂患二字貫通章

易之為言也不可遠為道屢變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

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

易之為言吾則現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易之為道變通而
不滯乎物故屢變道即書中之道惟屢變固不可遠下六句
皆發明屢變之意陰陽之理變動而不止于一隅六爻之位
本虛陰陽而畫流行以實之統論一卦則上下无常變在上
則上變在下則下析現六爻則則柔相易變為剛則則變為
柔則柔易不遠元氣是樣的或以陽居陽而吉或以陰居陰
而吉或以陰居陽而吉。山之理變易无常不可為典要道
道之所在也惟變之所在道即在焉。變字重易道之妙在
也變

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

卦爻所陳者皆利于生民而可以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有
一定法度至于內卦外卦原始要終无非使人知敬慎所謂
慎以終始也。據內外二字恭清註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
以人言清夢諸言卦之內外皆足以使人知慎以卦言今從
清。以度知慎易使人嚴慎便伏下節保意

又明于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易之道不特使人知慎也又明于己之所當憂患與所以致
憂患之故。詩。然與民同患共憂雖無師保之援命且直如
父母親臨之愛之生而慮之則復如此朱震趙休芳說也析
中取之易中言吉凶悔吝皆言貞吉厲未師保也但其意趣
切周畫使人不覺其嚴而但感其慈愛故曰無師保如臨父
母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率循也方道也先循其卦爻之詞而揆度其意道則不可為
典要者既有典常矣然苟非神明默成秉具德行之人則此
變易中不易之道能虛行乎哉。按彖傳曰不可為典要者
以剛柔之變易無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
不可易者言也惟則柔變易之无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
易而不定不易之理未嘗不行
于則柔變易之中也

右第八章 此章言易之妙于變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揆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章重說爻而以卦引起始爻終上爻皆一卦之全體時物俱兼卦爻有一時則有一物如乾取龍一物也而潛見躍飛不同者時也。六十四卦之為書也分論各卦都是合一書之始及六書之終而成陰陽純雜之體者也爻有陰陽物也陰陽有進退時也六爻陽或居陰或居陽其相雜者時為之也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隨其所居之位而義各不同也。○原要二字不著力猶云自始至終耳。○晉二句說爻下二句說爻

其初雖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此言初上二爻初在卦始為本意言尚隱不能即一書而辨其吉凶上在卦中為末端緒已露可以同下五書而決其休咎唯難知故在初則尤加擬議惟易知故至于卒但同初所擬者要其終而成之也。○折中以此節俱屬學易者說存存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倫

此節言中四爻之時物兼正卦互卦說若夫承上求末可見初上亦具物德亦辨是非但未極耳物者陰陽之迹德者物之理雜者直其煩撰者依其德雜物如龍馬豕雉之類即所謂類萬物之情撰德如劉宗健順之屬即所謂通神明之德

物德分而是非制矣物之與德之善則為是物之雜德之惡則為非辨是與非即辨物德中之消息當否也。○物如潛龍見龍之類德如初九陽剛居下九二剛健中正之理乃事物所以然之理內外二卦各有其德如風山漸卦外卦有入之德內卦有止之德三互者則二四有坎陷之德三五有離虎之德又撰成兩卦之德矣是者當于理也非者悖于理也蓋爻有中有不中有正有不正有應與無應則必有是非矣全卦既有二正卦之德中四爻又成二互體之卦正體則二為內卦之中五為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為內卦之中四為外卦之中故皆曰中爻。○折中雜撰辨亦屬學易者說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最辭則思過半矣

此節言六爻不可不現以起下却末二句言知者觀最而思過半以見非知者不可不遍觀六爻也。○要求也居靜玩也言據六爻以求天道消息之存亡人事得失之吉凶則不煩推測而靜玩可知矣最者原始要終以馬指或或論二休或論主爻或論卦變相易之爻和者全易在胸臆前有卦不行龍六爻而已可見豈所論于衆人哉。○釋龍賦曰爻者言論其論事之爻故現最則其餘皆爻之所用者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

不利遠者其要元咎其用柔中也

此言二四兩爻以中論中爻之同而異也二四皆陰爻能為

柔順之事業故同功然二為下卦之中四為上卦之下故異位若才力也惟異位故若不同二有中德難恃或偶有悞而譽為多以陰居二同多譽即以陽居二而亦多譽也四為臣位難恃或有譽而悞為多以陽居四同多悞即以陰居四而亦多悞也夫四之多悞何也五為君位四近君故也然近君則功名易立遠君則難施柔皆陰位也柔之為道似不利二之遠于君者而其端得以元咎也以二居下卦之中其柔用措施益得柔中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

勝耶

此言三五兩爻以申論中爻之同而異也三五皆陽位又難為剛健之業事故同功然五為上卦之中三為下卦之上故異位三仰承天子若無金章之貴則必致凶不特陽居之而凶即陰居之而亦凶五貴東天位以道濟物廣被寰中故多功不特陽居之而有功即陰居之而亦多功蓋五君而貴則操持為之權三臣而賤動有掣肘之患大抵君相重任以柔居之則危惟剛乃能勝之夫遠近貴賤物也柔剛德也柔中危勝其是非也而中爻之時物如此現矣可急意于此耶○柔危則勝以九六言二句論才德之克堪交亦見德之重于位曰柔中則非偏柔可知矣曰剛勝則非偏剛可知矣中字勝字俱好字眼○柔危則勝吳澄以為指五胡炳文以為指三候行果某之類分利融會○同友曰柔則不主九六言只

據二四三五之位言之若九二九四亦可柔位六三六五亦

曰剛位上節重中字下節重勝字可見陰陽多重之德而不拘位之正不正也程子中重于正之說于此可見

右第九章 此章專論六爻之德亦求卦爻之義之通例也折中以此上二章中爻之動靜而內而吉凶見乎外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

而兩之故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此節言卦書之所由首二句是易下皆詳廣大之實天地人三句是易之易兼三才三句是大成之易廣言其內之蘊蓄大言其外之包括悉備又就廣大中細論其條理之詳天道陰陽也人道仁義也地道柔也兼統通也謂通此三才而各兩之也才能也朱子所謂上中下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是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有等故曰物相雜故曰文不當故吉

凶生焉

上節論卦畫此節論爻畫易陰三才之道則已言乎道矣易何以有爻者交也交者變也天道交于上則有五上之爻動矣地道交于下則有初二之變動矣隨畫各有一爻因變各取一爻周流六虛變動旋轉不滯故名曰爻是爻也為貴賤為遠近為本末為上下惟其差等不齊故謂之物不可

一而等見焉五上有等則物陰乎天矣三四有等則物陽乎人矣初二有等則物陰乎地矣是物也或陽位而開以陰文或陰位而開以陽文惟其錯綜錯綜然可現故謂之文五上相雜文之終乎天也三四相雜文之貴乎人也初二相雜文之終乎地也是文也不能必位之皆當也有以剛居柔者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柔居柔剛居剛而位不當者亦有以不當而吉者有以不當而凶者蓋又義與卦情時當相陰雖不當而吉又義與卦情時當相陰則以不當而凶五上不當吉凶生于上矣三四不當吉凶生于中矣初二不當吉凶生于下矣三才之道見于易書如此廣大悉備益信矣。偶居陰奇居陽曰正隨卦時而順理曰當。其正不同陽居陽而不當者如剛大女九壯時不宜于躁進也陰居陰而不當者如同人六二大同不宜于私係也。變動不指操看者就爻畫上首上節四個道字屬理說此節道字指畫言也。爻與物在畫上首等與辨在位上首。天下之道三十畫之矣三畫六畫總是三才爻者三才之道運物者三才之散殊文者三才之錯綜吉凶者三才之貞偽德不外道之變通而已

右第十章 此章論先天之易析中以為功業見乎爻也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書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論文王係象之情也易指象上危字屬詞下危字屬人心使乎使傾出于理勢之自然若有以使之也其道二句指出道字見得世無偶至之福亦无倖免之禍不曰言事但曰元咎既无傾覆之咎即獲福也末世即危傾之世盛德當危傾而无咎便是威德不曰紂與文王之事而曰文王與紂之事紂只是委通四海草菅臣民文王能以文明柔順以興之以其憂患之心為天下憂患是故時當危則其辭多危辭即象辭危聲戒恐惧之意凡人之心臨事之知惧必得平安如惕中則吉觀：則不喪亡是也時當易則其時多易凡人之心率意妄行必得傾覆如乾至而羸瓶則凶沍濟需危而无攸利是也其道使乎使傾之道甚大言无所不在物事也不廢不能歇此道也惟危平易傾之道无所不該所以百事不能盡文王繫此于辭正欲使人戒懼終始如其始人能刻已小心乃得安婦于无咎陰陽之理盈則虛消則息則極則乘極則剝相為倚伏故危使平易使傾終始慎而无咎便是易之道也。平如有利吉无咎之類傾如山雷悔厲之類

右第十一章

此章言文王以憂患而係象詞欲人之歸于无咎也析中以為中聖人之情見乎詞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此下三節言聖人心易之妙以易簡涵作易之本不假本而知吉凶也乾坤以聖人言健順以性情言易簡以德行言陰

阻以境遇憂患言而知字所以重險阻也而以字當而字者
夫聖人之乾天下之至健也故其健德之行七謀深恒以坦
易而能燭險阻之機故不冒進而陷于險聖人之坤天下之
至順也故其順德之行无煩擾恒以簡約而能洞阻暗之機
故不妄行而周于險○按胡炳文曰前言乾坤之易簡此言
乾坤所以為易簡者在健順用側提議天下信有本易簡而
時勢行不去易中有不易者在簡中有一簡者在常人只靠
易簡而不知賢者必臨險阻而後知惟健順之至者審机現
變就此易簡中早知險阻之一日此聖人之能事所以无卜
噬而知吉凶也○同有曰本義事連上章憂患危懼非此節
正意大抵易書要人見險阻而知止嘗論慶事如登山然時
而自高臨下要知其險時而自下趨上要知其阻不但健而
且健之至方能知險不但順而且順之至方能知阻

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健順之聖人既知險阻矣而聖人之能事不可知乎當其
未事而心與理會自然恬淡悅諸心也當事至而理同慮審
自然詳審研諸慮也悅心故約于前知而靜以剴決天下之
吉凶研慮故明于趨避而動有以建立天下之事業○按本
義以悅心為乾研慮為坤朱震以悅心研慮為陽陽張說
不根上直講細首不須分貼○說心純萬事研慮專一事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發明聖人知險阻能悅研之妙用上二句後論其理各兼

造化人事下二句言聖人依易簡之理于心不待卜筮而知
吉凶依本義分項天道有變化消長分矣人事有云為得失
利美此理之著于明而可象者也天道有言必有福祥以開
先人事有言必有休端以呈此理之通于幽而可占者也
夫變化云為各有當然之理其事已形所謂器也聖人以吾
心之定理此據其事於當然則有以知已然之理一定不易
矣吉事有祥各有未然之應其幾甚微所謂來也聖人以吾
心之先見推驗其事於未然則有以知未然之理洞然預決
矣○案頓下筮○事已成而比擬其跡曰來應未至而考驗
其幾曰占吉凶之一定者曰器與待字異吉凶之未然者曰
來上下四句各重下一句能悅心研慮即凶慶亦言故但云
言事辭雖凶暴而刑卒不罹其凶言數大哉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下四句是聖人本易簡作易以成天地之能使人以易卜
筮而知吉凶也此章重成能句原作易之由故從天地說來
極作易之功故從百姓說去天地本易簡則陰陽消息內便
具險阻器象之理然天地不能適舉此理以告人聖人用作
易以成天地之能聖人之能即天地之能也是已有作為先
謀之於人以極其長酌之詳然後謀之卜筮以盡其趨避之
用而百姓亦得以與聖人之功能矣○義文已元曰思

八卦以象告爻象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此合言先後天聖人成能之妙也八卦兼六十四卦言象伏

最奇偶絀雜之意。文王係彖言全卦之情。周公係文言一節之情。本乎彖也。則柔卦畫之奇偶也。雜居。奇偶相雜于內外六位之間也。就則柔雜居中。當乎理則吉。不當乎理則凶。象告者告此而已。情言者言此而已。上二句分言彖辭下二句言辭文于象。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受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

害之悔且吝。

此申則柔雜居而吉凶可見之義。但上節言凶。從言凡卦爻之吉凶。此節言凶。乃據著時所值卦爻下占辭之吉凶也。方據著時。自四營以至十有八變。陰陽老少未定。所謂爻象動于內也。卦爻雖未成而言趨之利。言避之利。以教人者。在此矣。非變動以利言乎。爻占決已著。所謂吉凶見乎外也。變動之機。固故卦爻之情。遠近而不定。卦爻之情。變故吉凶之占。互出而不拘。吉凶非以情遷乎。是故以下皆言情遷也。卦中凡與主爻中正相與者是。受相攻也。其情相和而吉生。如與主爻非中而相干者是。惡相攻也。其情相逆而凶生。如主爻雖遠而我宜取反以比進而取之。如主爻本遠我宜相取反進而取應。則悔吝生。如與主爻不相得。而以虛詐浮偽相感。則為道義交而利生。如與主爻不相得。而以虛詐浮偽相感。則為奸險合而害生。凡易中之吉凶之情。都從主爻上推論。所

謂相攻相取相感者。皆兼比應言而獨舉近而不相得者。以見例也。如進而相得。則相愛相取。相感皆善之善也。如不相得而遠。則相惡而不相攻。遠近不相取。雖偽不相感。善之次也。又如宜相得者而遠。則雖愛而不得相親。不近而不相取。雖情而無以相感。又其次也。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近。以不當取而取。以偽相感。大者則凶。同人三之敵。則是也。次者則害。兌之介。孚則利。是也。輕者猶不免於悔吝。強革之。三難。以進而從。四然。以非同類而悔吝也。聖人作易。教人知陰知阻。故舉例以示一隅。口據力為之曰攻。巧中之曰取。意示之曰感。愛惡以德言。遠近以位言。情偽以意言。利害生以上。析言情遷。凡易之情以下。合言情遷。相攻相感。兼美惡言。取單指惡一邊。何也。蓋所愛而力為之則吉。所惡而力為之則凶。此與情偽皆將待說。獨用詐用攻而遠相取。既取而和無益。則悔。用詐用巧而近相取。既取而自知不安。則吝。美惡不係遠近。係取字上。如其中正。何分遠近乎。近而不相得。近字。不但指比爻。兼應爻在內。有卦即有時。有爻即有德。此應。此五字俱以供爻上推出。吉乃來。悔吝亦隨。而近而不相得。不以比爻言。單以主爻言。蓋主爻好近之則吉。即應之亦吉。如復初是也。主爻不好近之則吉。即應之亦凶。曰同爻曰遠近。說分。如我宜取遠之正應。而反為近者所取。故非悔則吝。只首七二章初句明。曰。

將判者其辭。慨中心疑者其辭。校吉人之辭。豪躁人之辭。多証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固

此節即人之辭以情適者捨易之辭以情適也人之將有所
辭而情適于中者則其辭慙而面互心有可疑而情不
不主一見者則其辭浮泛而面互有德之吉人情常檢肅
則適為簡約之詞無德之賤人情常狂率則適為泛濫之詞
詩善為惡之人其辭無實據而適于游移影響若見道不確
而失其純守之人情非至正其辭無依據而適于辟理而屈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以寫萬類之情也其中有叛
者有疑者有吉有躁有誣善有失守玩其辭而卦爻之情可
知矣○吉人休乾坤之易簡者乾之其利不言坤之含章時
發原是寡之意言乾不離易言坤不離簡便是寡○六卦之
中吉一而躁叛疑誣失有五天地間好人好事原少陰多于
陽也爻可知矣○上係首章之末言易簡下係末章之首言
易簡上言神明明然成下係末章言吉人詞寡照應甚
密○同有曰此章以易簡知險阻作肯說之研之定之成之
象之占之皆易簡也成能與能使人就易簡之端而出險阻
之途也至末二章反覆情適之義無非教人就人情中知
險阻身要之理不外易簡簡道望心健順中見得端重易簡
正與首章相應

右第十二章

此係指上十一章之意而
言之以易簡二字為主

說卦傳

文王係彖已將伏羲六十四卦說明矣而孔子又為之
傳所以崇明重三成六及仰現俯察近取遠取之義此

第孔子之易不必以文周書合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此節言著法之所由立也天地鬼神與人幽明間隔昔聖人
之所以作易者贊神出命故創立著法以求卦也○按蘇滄
曰生蓍當以生爻之例推之而孔氏程子蘇氏項氏龔氏皆
不主本義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此節言著法本于數也天數太一地數太二天包乎地故三
者果天地不能統天故兩者是地著法不外七八九六一三
兩二倚天地而得七數兩三倚二倚天地而得八數倚乎天
而三三得九數倚地而三三得六數天地一陰陽也易一陰
陽也而數起焉而卦自此布焉

觀象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

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上二句言卦爻所自出下二句言義命所由成現就著所撰
之策觀之爻九六之變或少陰而為八或老陰而為六或少
陽而為七或老陽而為九而卦立焉自內而出曰發出而不
滯曰揮在數則為陰陽在畫則為剛柔卓然不移曰立由微
而著曰生卦爻具而為易天下之道矣全卦統依震為道德
中間條目為義理于義謂各爻分晰表應變得宜也和順者

卦有盈虛消息之常而聖人之情元祐于道是有吉山悔吝之文而聖人之心元祐于泰否理者一卦有一卦之理如乾之為元亨利貞也坤之為牝馬之貞也一爻有一爻之理如初之為階也上之為亢也旁者窮究之性性者如乾有健之性也坤有順之性也震有動之性艮有止之性也直者各盡之理與性皆天命之自然旁之書之即所以至之也。道德義理性命本具于人而卦爻模寫之。李易者用以現玩而休于身也。上理字分晰之意。下理字在物為理也。而字兩層間着以字一非首。先補聖人自窮自盡自主一層在前。故其作易。元不旁之書之以主之也。一說乾為天道而健為其德。又之階見飛亢則其義也亦通。命一元主宰之命。同有曰立者純離一定之理意。生者老少無常之意。只主當動之一爻言如上五畫少剛下一畫太陰。是發揮于乾初也而生始之初爻如上五畫少柔下一畫太柔。是發揮于坤初也而生後之初爻。

右第一章 此章就制書生教。立卦生爻。見道德性命之具。具于中。重聖人作易上。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

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節重順字立兼分迭皆同卦畫中自有此理而聖人順之

耳陰陽則柔仁義便是性命之理性命兩字人身子卦畫皆有在天為元亨利貞命也在人為仁義禮智性也此人之性命也以卦言如健順動止性也乾坤震艮有以字之即命也昔伏羲之畫為六十四卦也非有所緣據造作于卦畫間也只是順其性之一定命之不旁者而已又只順其性之流行命之不己者而已上言為天有陰陽也易則順天性命之道而立之曰陰與陽下言為地有柔剛也易則順地性命之道而立之曰柔與剛中言為人有仁義也易則順人性命之道而立之曰仁義能作為曰才天以陰陽之才而覆于上地以柔剛之才而載于下人以仁義之才而處乎中故三才原有兩也易則順而兼兩之故易之道以六畫而成卦。畫中有陰有陽則陰陽顯然分矣時而剛推乎柔而用剛時乎柔推乎剛而用柔陰陽分柔剛用而章成于六位故易順乎六位而成章易之作聖人豈有緣據造作也哉。陰陽各半曰分剛柔互用曰迭其實分便是迭。用變分便是成章。此二章通神明之德從九章極萬物之情。

右第二章 此章言作易出于自然皆發明順字之意按崔保曰此明一卦六爻有三十二條之序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伏羲八卦圖乾坤南坤北天地分高卑而位定矣位者安其所定者不相易也山出泉而地於澤。蒸氣而冒乎山是艮山而北兌澤東而而氣相通天富于春夏而位在東北風于四時而位在西南各有司焉相薄而薄矣坎離為天地

之大用水火相濟一往東一位而西而不相厭射錯雜布也左陽而兌離位乾震之中為右陰而坎艮位巽坤之中為。此兩言八卦之方位體段不言及功用下章動散斂方說功用也。此兩言連以末句指重卦另條一說耳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上三句指圖而言卦氣之所以行末句指橫圖而言卦直之所以生震始交陰而陽生為冬至離兌則陽浸多為春分以至子乾則陽之純而交至為夏至左方流行之序由四而反之于一皆一進而得已生之卦如今日進數昨日也非數往者順而易字巽始消陽而為夏至左坎艮則陰浸多為秋分以至子坤則陰之純而交至為冬至右方流行之序由五推之于八皆進而得未生之卦如今日進數未日也非知未者逆而推子圖因與造化流行之用相合如此蓋自圖之乾坤中分而言之耳若以小橫圖合圖則有未則巽坎艮坤未未者逆而推也震離兌乾順亦逆也是故易之圖逆數也。按順逆二字當以圖之方向而北者自北而南為往自南而北曰來故此一陽之震數主乾陽之乾自北而南為數往者順自一陰之巽數主坤陰之陰自南而北為知來者逆然六十四卦始子小橫圖據圖者右方巽坎艮坤為逆據方圖者左方震離兌乾亦逆是故易是逆數也。此就八卦中陰陽老少相偶而言

右第三章 此章論伏羲圖圖方位而折中引邵子之說尤見精義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節言方圖之功用上四句取象義下四句取卦義八之字皆指物而末二句之字又兼指六子也自動至恒物之出机出無于有氣之行也故以象言自止至藏物之入机入有于無有之其也以卦言。鼓其生意曰散舒其體曰散暢散始物也滋其枯槁曰潤發其光榮曰恒潤恒亨物也生意收斂而不遏曰止生机各足而收暢曰說止說成物也君如百職聽命于天子藏如百物收貯于府庫蓋六子各司其功而乾坤兼統其極也。四。上章有乾坤圖因從中起也此章首雷風方因從中起也周有曰先儒云因從中起萬事從心之義卦復起八闢于子之義

四章搖論

遷按孔穎達曰上四句象下四句卦味子宗之而王肅以為互相絡也

人按上天地定位節由乾坤而六子言先天之順象此節由六子而乾坤言先天之逆象一順一逆然始循環見易道之妙此朱震項安世意也。按前二章言象者數卦通于性命之理第三章明卦言方位之休咎五六章明乾坤六子之功用而第六章不言天地而吉神。即以居藏六子也。此章言八卦之性情八章取象于身十章定又卦六子之所由名十一章推周公未盡之象而學易者亦不得專泥于此象也。要而知之玩易者先究其象次辨其名次審其性情次推其

似月終極其理數天人合一之妙而乃在我已矣
右第四章 此論代歲方圓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邵子所謂後天之易也。文王取伏羲圖而更置之，以五行序四時之氣，以八卦象一歲之運，帝者運始之氣，主宰萬物者也。不事是氣，則運之氣者，豈能出乎震，可見震非帝而有出之齊之見之役之說之戰之勞之成之者也。氣自四而連曰出，氣發而無參差曰齊，氣之明感而莫揜曰相見，氣之竭盡以養育曰致役，氣收斂而欲足曰說，陰氣感而陽氣靜曰戰，懼之意氣已竭而安慧休息曰勞，氣之貞元嗣續結果成成功曰成。此以氣機束卦位言之，不可

以物雜諱。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西

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此以萬物出入之機，明卦位之義也。震所以主宰萬物也，帝之出入不可見，同萬物見之震陽大，言東方為春，物皆萌生，所由出也。巽陰木，居東南為春夏之交，物之漸滋整齊在此候也。離火居南為夏，品物咸亨，形、色、味、氣可見，聖人嚮明之治，義取離照焉。坤陰土，位于西南，在夏秋之交，萬物由長而育，在此時也。坤于物為母，故言養。坤于帝為臣，故言役。兌陰金，居西為秋，萬物生息完足，性命各正，樂成而收斂也。乾陽金，居西北為秋冬之交，極陰之方，極陰之候，非純陽至健，不足以勝之戰，俱也。陰氣盛而薄陽，欲故陰而俱也。坎水正北為冬，水流而不息為勞，萬物無私屈伸，至此休息，慰勞如出外而歸，得安寧也。艮陽土，居東北，今歲之功至此而終，來歲之氣于此而始，終有為終，始有為始，曰成。出震始乎動也，成艮終于靜也，不靜無以為動，天地之氣聚于貞，萬物之命含于艮，此主靜所以立天下之本也。○本？釋上文，雖只四個故曰，其實含八個故曰在內。此？物字，與中庸發育萬物，字同。○按項安世曰：後天之序，據太極既分之後，攝五行于四時也。木金土各二著，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著，以氣王也。○按上旺于四時，東北皆陽方，故以艮之陽土居

之西南皆陰故以坤之陰土居之天水雖生木水盛而木
榮故艮位水木之交是水得土而提木得土而根也火固刻
金而金受土一範則成物故坤位火金之交土得火而生金
人得土而生也然則木金水火皆對面相尅何以和解乎土
本中央此不待言故卦位不及也南北水火兩相尅也中有
土以和之則相濟矣西金木受尅也中有土以合之則相成
古第五章 此章中論文王之圖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

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

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

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承上章卦位去乾坤而言神本所以發先天之德也以其
主宰謂之命以其變化莫測謂之神妙萬物者字物无形无
在而无不也氣閉塞則不生故貴動氣辭滯則不生故貴
撓物莫濕則不生故貴燥土中水氣不枯不浸物得之而遂
故說靈應靈注江清泉流物資之而生故潤氣机出入而物
終氣机當出而物始故有終始動萬物者雷而雷不自知其
可以震也下排五句皆作如是講是竭盡神字意六子各司
其事而不得自名其功惟有神以往之耳故水火相濟而常

雷風相助而不相悖山澤以氣相通六子合然後變化生
而萬物生不絕也。終始萬物從艮止中生出意反故雷
風水火以動撓燥潤之用言而艮獨以卦名也。神者一而
神也相逮不相悖此通氣而兩化也。澤氣上浮而光溢
于外故可受而說水氣內浸而深長故言潤。言神則乾坤
在其中矣乾坤非神乃其運六子而不測變即神也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明八卦之性情自此以下俱以陰陽老少為序也三陽皆
本乎健三陰皆本乎順性如此情亦如此性以靜靜言情以
威動言以其不可事則阻抑曰健以其无專成而從陽順而
陰隨之而不終曰動兩陽在外一陰居內陽欲入之曰入
陽之性動而兩陰上下交剛陽欲散之曰散兩陰之性靜而
下向陽附之曰附兩陰附而欲出一陽附于外曰止一陰
未而外用達而居兩陽動而在內曰說二四兩章言卦位
五六兩章言功用本章言性情性情兩字當貼陰陽講此
仍在象上取義也。按折中云八卦以卦定名義在先取
象在後即子說三陰卦以巽為陰入于陽離為陰附于陽似
未合終義蓋陰在內陽必入而散之陰在中陽必附而散之
入與麗皆陽也特以先有陰指為主故謂之陰卦兩陰張子
以陽陷于陰為水附于陰為火又曰陰在內陽在外者不得
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實五物理之妙蓋造化之理總以陽

為主也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此以取象于物，明八卦之義。六一獨之說也。馬健象乾，陽故馬蹄圓，牛順象坤，陰故牛蹄解，龍以動奮之象，特起于地勢重陰之下，似震以一陽出二陰也。離以入伏之象，而出聲于天氣重之表，似巽之孚令也。系中心到躁處，汚濕坎陷似之。離內柔怯，而外負文明，離之內陰外陽也。狗外剛內柔，止物于前，艮之陽上也。羊外說而內狠，兌之外陰內陽也。觀八卦之取象，和天地萬物，无非易也。按朱子云：前番但索碎去，傳會得來，也不濟事，須是見他一个大原，許多名物，皆貫通在內，方是。按乾為馬，而本卦為龍，震為龍，而本卦為雷，豈不可泥，此可悟矣。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此以取象于身，明八卦之義。首會諸陽而圓，腹會諸陰而寬，足在下而苦動，股兩重而隨上，耳外虛而內聰，目內虛而外明，手到在前，口竅上開，人身中无非易也。

右第九章

凡卦象皆成卦後，擬之而似，非擬象而卦畫也。即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

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

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

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節主卦畫次序，陰陽先後言。索陰陽交感之義，稱者，下等上之詞，謂者，彼此相謂也。男女以陰陽分，少長以先後分，易以正陰陽，正名分，故以能生成者為父母，而以所生所成者為男為女。坤求于乾，而得震坎艮，乾求于坤，而得巽離兌。陽多則為陰，陰多則為陽，以少者為主，少則精而求，少則聚而神，故多者從之，凡物之理皆然，安非此意也。按胡雲峯曰：此章本義，乃朱子未改正之筆，據著宋人之說勿從。

右第十章 此章言後天二老六子之所由名，自五章以下，八卦次序，俱以從天言也。

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

老馬，為瘠馬，為馵馬，為木果。

此章乾之義，而側推其象。陽氣上浮為天，陽性轉動為圓，主宰六子為君，資始萬物為父，陽德純純為玉，陽質剛堅為金。

位于西北為寒水寒結聚為冰於色為大赤純陽无雜也健而剛為老馬健而久為老馬健而骨壯為脊馬健而信手如錫能食虎為駁馬圓而上繫核而能生為大果亦陽氣資始之義也。○后漢荀九家易有為龍為直為衣為言按漢淮南王劉安聘明易者九人詳九師文中子曰九師異而易道微是也。后漢荀淑第六子字慈明八龍之一某九家易解十卷名曰荀九家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輿為文為

衆為柄其于地也為黑

此即坤之義而例推其象陰收固為地作成萬物為母廣潤寬敷為布虛能容物為釜陰性翕聚為吝嗇者育不偏資生豈一為均母牛而子其極柔至順而能蕃育也子母少而此也多藏任重為大輿畫偶而繫然有象為文豈多而難然不一為眾以柔而上承剛為柄毛子刀刻莫不有柄是也上之邑有五據其陰之極為黑。○同友曰文眾跟坤德之順承文即黃裳之文祀樂文章之治也眾即而南得明平易近民而曰海陽心也。○直惟曰地生萬物為均不怪美惡為均。○項安世曰乾有故坤文乾一故眾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男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蒼筤竹為萑葦其于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的顙其於稼也為反

生其究為健為藩鮮

此下震之義而例推其象取象于神物陽氣奮于地為雷陽氣奮于湖為龍取象于色陰陽始交相雜而成蒼色故玄而黃取象于氣机陽氣初施滋舒莫道為男取象于境動而不息行无停机為大塗取象于人一索得男為長子取象于性陰躁在上陽進而決之為決躁取象于植物蒼東方青色蒼下苞上茂本實幹虛震位東方故為蒼筤竹春芽嫩曰萑葦秋成長曰蒼葦震下實上虛故為萑葦取象于初物一在為男二陰上折口開而為善鳴之馬後足白曰馵又懸足而起曰馵震一陽下初曰馵足四足起騰曰作足取陽之動而健也馬類旋旋白毛中虛如射之的二陰在上故為的顙取象于振陽動陰下前牙自下生而反勾向上為反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為龍既變為純陽則春時發生萬物无不蕃滋而鮮其矣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

果為臭其為人也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

究為躁卦

此即巽之義而例推其象巽入也物之能入于地下者如木氣之能入于有間者無如風得坤初爻為長女卦太便直者健也上二陽共制一陰使不得邪僻故為繩直工能攻木

成器，其為德之制，故為工，物藏土者色皆白，其初陰在地下，故為白，風行甚速，為長，木以漸升為高，風之使物一前一却，為進退，前陽後陰，始銳終成，為不果，陰抑于內，陽蒸于外，則氣鬱為臭，陰血不上升，為寡髮，二陽上舒為廣顙，顙之白為陽，黑為陰，其陽多陰少，為多白之眼，陰主利，其一陰在內，以利居心，為近利，事于己為利，實于人為害，三陰，心見其近利也，風極則狂，似人之性躁，故始言風，終言躁，○首三句言通都，從直上白，跟木說，長而進退不果，與跟風說，寒風廣顙白眼，近利躁，皆跟女說，請看善會之可也。○荀九家，有為楊為鵲。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輳，為子輪，其于人也為加憂，為心

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于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

蹄，為曳，其于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于木也為堅多心

此即坎之美而剛推其象，坎北方為水，又上下陰爻，似兩峰分開，中一陽，似水之流，為溝瀆，陽應陰中，內明外暗，為隱伏，使曲者直為矯，使直者曲為輳，水流時曲時直，為矯輳，子中動則散矣，如注輪中動則運，故不取陽在陰中，取中動之義，故為子輪，坎為重險，故過市則加憂，坎為勞卦，故心勞則病，耳勞則痛，又心耳宜虛中，一陽于中，而氣動焉，即其痛也，坎水在人為血卦也，得乾中爻，陽用事，子色為赤，陽在中天為美脊，剛兌在中為亟心，水在前者先就下，故為下

首，兩陰似四蹄，陰弱故為薄，陰滑不前，水必附上，故為曳，背脊難不順，險巇欲覆之意，火盛科而進，江海溝瀆俱貴，故為通水之精，為月，內剛而陰，外柔而伏，為盜，陽氣缺而列在內，于木則心多堅，○金可熔，水可繼，內光也，月得乾金水之精，何以光在外，曰，坎月，映日之光，以為光也，金水映日，光亦外耀，坎蔡虛寄意也。○荀九家，有為宮為律，為可為棟，為叢棘，為狐，為黃髮，為姓結。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于人也為大腹，為

乾卦，為鸞，為雉，為羸，為好，為龜，其于木也為科上槁。

此即離之美而剛推其象，內暗外明為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陰氣附陽而見也，再索而得為中女，剛外捍為甲冑，剛外銳為戈兵，中虛伏陰氣為大腹，火炎燥為干象，中陰柔靜為羸，外剛躁動為雉，羸似蜂而小，取柔中負之七日，而形相肖，為羸，取陰應陽之美，好似雉而小，是長直細，空中無肉，離中空，故為好，離德文明，離五行八卦，故為龜，科上槁也，木中空則上先槁，坎中實則堅多心，離中虛則科上槁，意相對也，荀九家有為牝牛，○同友曰，日東陽精而陽中有陰，舍光以為明，故曰屬離而中虛月東陰精而陰中有陽，借日以為光，故月屬坎而中實此陰陽所以立宅也。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闕寺，為指，為狗，為鼠。

為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為堅多節

此即艮之義而例推其象一陽高峙于土上為山一陽橫出于地上為徑震為大途故艮為徑路也陽為石艮為小陽故為小石兩陰下立一陽上橫為門闕木果為草實為藏取其出于山谷之中也闕人上門手人上思禁人出入者故為闕寺執物而止之為指以齒傷人者大為拘小為鼠鳥喙多黑故言黔喙之屬所包音象凡則在前而禦物者皆是艮陽在外故堅多節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于地也為剛鹵

為妾為羊

此即兌之義而例推其象地卑而附蓄陰濕而生物為澤三索而得坤之上爻為少女以言諸事神為巫口舌在上故而出聲兌金能鳴上陰之聲折為口舌一陰不能固而陽秋氣又主肅殺故金者殺剛音折也陰附陽而陽必決之故為附決下二陽為剛上陰為柔水氣之潤也在地之道曰柔與剛推則故有女少悅人不能剛正柔為妾兌柔而性很為羊口愚按此章乾象十四坤象十二震象十六巽象十六坎象二十離象十四艮象十一兌象九七一十二為廣八卦象非謂八卦之義盡此也今自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從卦義推到物形之義皆都一一卦指出所謂理一分殊也若從

物類逐推到本卦形格義通物不離卦義所謂分殊而理一也蓋八卦中陰陽即乾坤之陰陽所分佈而乾坤之陰陽即太極一理之物類也然則一百一十二之內其象可通也一百一十二之外其為象上无不可通也有太極則有陰陽有陰陽則有萬物而消息寓乎其中消音息音神此鬼神之神之盛廣諸卦象可悟也成慶正是易理故曰眼前皆易又司象難廣之為百一十二要知夫子不是同意執物就卦也想見元口說來就手拈來物皆易理皆易之妙正是易不可為典要也同有曰全音廣八卦之象各都以前句另講其間或體或情或質或位或德或時或音或色或器或物或學問或氣化種種不同亦各就陰陽起義錯率以見例耳此所謂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說到此處聖人直是點鐵成金无礙皆通觸著磕著皆是易說妙矣哉

右第十一章

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伏義之義象中之象又王所取六爻之象周公所取八卦象夫子所取而東節先生另有廣象學者可以同此分心

序卦傳

桐城張鶴奇夫子監定

宜興唐一麟中峰氏著

門人

甥大鏞聲遠全校

男 仝全人 雷雨田
傲敬人 璵宣王

序卦 此夫子即文王之卦。另以己意發明其前後此次之義。群本

文王之意如此也。或言造化。或言學問。或言學問治道。或言世運。總見易卦之義。觸處皆通。折中云。孔子因卦序以明例。本一隅而神而明之。則知易道之精。時無定。且知筮法之變通。觸類可長。蓋易之旁通曲至。度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為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

者盈也。

此言生天地人物之始。天地即乾坤。天地既生。萬物凡盈滿天地間者。皆萬物。故次以屯。屯者雷雨作。交作有盈滿充塞之象也。受之作。繼字解。亦次字之意。

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

故受之以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

此言相生之後。有相養相乳之端。始生知識未開。故也。復受衆物。穉而不養。何以達其生。故蒙後受需。有飲食之正道焉。然飲食者。人之大欲。所必爭。故訟。必有朋黨相援。故受師。物生必蒙。此蒙字。冥昧之義。下蒙也。蒙字。重蒙之義。物生物字。專以動物有知覺者言。物穉之物。專指人言。以起下飲食之道。字以蒙須養正吉。

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者比也。

此井田以安天下。意按項安世曰。師取伍兩卒旅師軍之名。比取比周族黨州鄉之名。師以衆正為義。比以相親為義。率萬民之衆而約之。同井則相親比而事訟息矣。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而

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人民共比。必有以畜養之。畜之而生。養之。故比後次小畜。既畜方。養土物。愛厥心。咸其食。足而生禮教也。故小畜後次履。凡人無禮則危。有禮則安。按姚信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有

札然後泰、其後復也。自師者衆也。至以泰其庶當報意。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氣運消息相因。盛衰相乘。故否次泰而挽。同氣運者在人事。故否後次同人。通氣運通。否氣運塞。同人在上。則君臣協濟。在下。則衆力相扶。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與人同言。好人之好。惡人之惡。本於中乎。人情必歸。見施受感感之不惑。有大者易。無不可二字。見統業。憂盛危明之。意。昔天率土皆共所有。而能自視。故然。則人心和樂。海內無虞。其豫可必有二句。致有中二句。保有事二句。享有。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者。

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者大也。

人情見官則避。見利則趨。當一人事和樂之豫。則同人成事。罷利居功者。隨而從之。故豫後次隨。庸人無識。好害生端。樂于和從。以喜隨人。則必有事。故隨後次蠱。事壞也。有事者。有後廢事。治勵精明治之事。故蠱後次臨。者居上臨下大。

之義也。

物大然後可現。故受之以現。可現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事業惟大。則有以照耀天下。而可現。故臨決後現。大現在上。則下現而化。而天下附洽。故現之後次噬嗑。自豫必有隨。主唯噬。俱以治道言。豫必有隨。治人從也。隨必有事。治必脩。也可大治功顯也。可見治業盛也。有所合洽治化洽也。故同有曰。物指功業。崔憬曰。物言德業。

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者飾也。致飾然。

後享則盡矣。故受之以剝。者剝也。

合者自外而合之。系物指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相接。言。徑情直達。謂之苟情。文委曲。謂之真。致極也太過也。苟合則文不足而失之野。致飾則有不足而失之靡。享則盡。謂彼此相通之義。不存存止受之以剝。謂文勝而實衰。下剝也。剝字作盡字解。此以文有言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生生之德不窮。故物無終盡之理。時雖剝而有不利者。存凡物之理。窮乎上則反乎下。如木之葉落。脫于上則核已落。而種子下。故剝後次復。此亦以造化消息之理言。窮上反下。卦畫原如此。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有無妄而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私欲之萌不若之動也復則天理為主人心遂趨而自不妄矣故復後次無妄人心遂有此無妄之理則以安心行宴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

以大過

義理畜於中然後可言涵養故大畜後次頤者養之義也人必有大過涵而後有大設施不能養則不可動作而有為故頤之後次大過。大過者大過人之功業也即履初九。養

涵養也動作焉也頤氏之火不改樂園養伊尹之耕莘亦是養所以苦其難安。受之取連次之意作健字者者也二字結上者屬上起下者屬下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

離：者麗也

過於恃才必躁拂而陷陰矣故大過之後次坎：者陰陷之意既陷於陰必附麗陽則以求濟故坎之後次離：陰附陽之意也。陽陷乎兩陰則為坎陰附乎兩陽則為離聖人扶陽抑陰之意可見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起四句，兼人物言天地二字，作陰陽者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

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下經多言人事，故詳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以見三綱六紀之所自來。天地萬物男女自氣而形夫婦父子君臣由家而國禮以定禮義以制宜禮義生於上下之分。天親男也夫也父也君也皆上也地也女也婦也子也臣也皆下也上下禮義至君臣而益嚴肅非至君臣而始有也然後兩字見節次之相因。一夫一婦陰陽相資同是道而不以便非道僅之以恒明夫婦之道在久也。恒常也以常處之便可久如沉潛龍聲安得久乎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

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者進也進必有所

傷故受之以明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此言人事類晦。出處相尋也。三個物字。渾該凡事言。夫婦固貴恒。而凡事不可過泥也。故恒後次遯。者不可久居而遯。歲之意。艮以少男伏於純乾之下。其晦伏之象。自此一倒轉。便成大壯。其壯處都從遯處得來。既然才德壯盛。自然聲名播越。如火在地。自昭明德。為故壯之下次。晉。晉則有進之義也。一往就進。而不吝於天時人事之宜。則傷之者至矣。故晉後次明夷。則有傷之義也。明且見傷。故夷將身之乎外。卦象內卦。晉之火存於外。以明而明。故傷。故夷之火存於內。以傷而反家也。此在李者。即行有不得。而反求諸己之意。在人事。則為在外受迫。而避歸于家之意也。故明夷後次家人。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者乖也。乖必有睽。故受之以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者緩也。

此由家道推之世道。以見禍難之相因也。及以之而家道之序。即世道之序可知矣。蹇。只是絲毫不可苟緩。悉不必以此以離火言也。如小人隱伏在內。離間盜竊。亦有能家。此以主坎言也。凡治家。平居正身率物。使家衆不敢為非。遇事貴和平。即蹇則蹇。小事必歸仁恕。則不至乖矣。如必小大推究。

挫治無違。害則必求。故家次睽。則市也。家道既乖。而世道之難生矣。其難於湯水登山。當蹇平時。凡設施措置。雖行故睽後次蹇。則難也。天道人事。往往而必反。無終難之意。故蹇後次睽。則有散漫寬弛之義也。緩不作遲字看。作寬散字看。凡禍患初則甚。漸漸則寬散而解。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此以處事言也。凡人處事。如履。不可無急緩。不可有難未解之先用和緩。可以平天下煩擾之害。難既解。而任急緩。即以剛柔叢勝之端。故解後次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者決也。

損以懲忿窒慾。不已其功。則善端有長益之軌。故益次之。益以遷善改過。不已其功。則性天隨處流溢。有江河若決之勢。故夬次之。大有決之義也。此以理喻言也。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者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此以君子進退言也。小人既已決去。則道可行而遇。遇失故。

姤次之以姤有遇之意也。孟子既已相遇則衆正彙征而畢聚矣。故革次之以革有聚之義也。由革野而靡靡自下而上則謂之升。故革後次升。日以中而足。月以滿而虧。人事亦然。升而不已能無困乎。故周後次困。未聚則自下而上既升則困。上反下。升為困。望之災。井為井里之象。故周後次井。遇以時言。升以位言。周以道言。如韓琦范仲淹嘗有託在位而小人捧之而道終不行者。此升而必用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如長子。故受之以震。

井居下而汚濁。歸之治身治世。皆當革去其舊。故井後次革。化腐為鮮。化生為熟。善於革物者莫如鼎。故革後次鼎。為重器。必有才德出眾之人主之。震為長子。男而動。驚百里可以主鼎者也。故鼎後次震。長子二字。當活看。師卦亦用長子帥師。震三畫陽。畫得乾性。陰畫得坤性。內健外順。方能濟事。若重六畫者。則元震後震。勿始勤終怠。若至中四爻者。則遇險而止。勿暴虎馘蛇。遇河。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此言動靜相生之序。一陽在內而動。然一于動則陽竭而衰。故震後繼艮。義取於止也。一陽在外而止。然一于止則陰凝。

而威故至後繼漸。義取於進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者大也。

此言不躁進而崇隆也。凡事之進。惟始度終。以漸而行。則進有序。而必得所歸。歸之地。其如妹之得所歸。而身有托也。故後次歸妹。如進而无依。歸則名業何由成大。既得所歸。其類之依孔子。而李成。謝張之附漢王。而功立也。故歸妹後次豐。義取于大也。晉者進也。一于進。故必有優漸之進。中進有序。故得所歸。此。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此言失保大之道。如唐元宗天寶時也。大而能謙則裕。大而至子窮極。則必失其新。安故豐後次旅。旅親寡之時。无所容也。惟巽言以成人。心巽順以合人事。然後得所入。故旅後次巽。以巽有入之義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此言見道親而躬行得也。人必心入於理，始有深造自得之機。故翼後次克，克有欣悅之意也。理既悅心，自然暢四支盡事業，故克後次濟，說則得之於心，離則散之於事。按入而後說句，張栻以為入于道，故有見而悅，項安世以為入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張以學言，項則泛言人情，而張說為當。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離散漫無歸縮之意，物兼身世言，蓋身世不可無約束，故漢後次節，制節也。一身檢束之後，範政治法紀之綱，離皆謂之節。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

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自物不可終離，主既濟以治道人事言也。既已止為節制，則上之人信而守之下之人信而行之，故節後次中孚，然不可過泥，而偏執已見也。若果于自信而不加詳審，則病在必行而過中失正之弊生矣。故中孚後次小過，大過則踰越常理，故必至于小過，小過則小者之過，如行過乎恭，用過乎儉之類，可以矯世勵俗，而有濟于時事，故小過後次既濟。水火相交，水以潤火之燥，火以息水之溢，相濟而成功，故曰既濟。上經以坎離終，水火分見也。下經以既未濟終，水與火合用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總論

此以生生不窮之道言也。貞下則起，元利上則復，下物無終窮之理，既濟定也。定則寂，故次未濟，以終上下二篇之易。蒙引：聖人只借卦名以叙相承之意，不可求之太深。如卦德如龍皆在漸象，又曰：序卦流行之易，雖卦對待之易。序卦只隨卦立說，不以相因為序，則以相反為序，相反者極而變也。上篇如否泰下篇如損益之類，相同者未至于極也，如屯蒙始革之類。又曰：序卦中言不可者有二例，一言勢之必然，如物不可苟合，物不可終離者，猶云不能也。一言理之當然，如有大者不可以盈，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之類，猶言不當也。又云：序卦所取名義，不盡同於伏羲如大畜取聚，并取下之義是也。又序卦有一名而二說者，如泰繼履，則取安字義，自受否言，則取通字意，如震繼屯，則取長子意，自受艮言，則取動意。又有一義而二說者，如師自繼詔言，則為辯訟率連之衆，以受比言，則又泛言人民之衆，然其取衆字義則一也。如晉繼大壯言，則日進而建立，自受明夷言，則日進而貪位，狗彘然其取進字義則一也。又有不取卦名而取卦象者，如乾坤以天地言，咸恒以夫婦言。又有卦名二字而取一字者，如噬嗑取合，明夷取夷，以明其次也。又釋卦名義，用者也二字，有三例，有申上文者，如屯者盛也，蒙者蒙也，之類，有起下文者，如師者衆也，恒者久也，之類，大抵申上起下之為多，但申上者宜就上文起下者宜割連下文。愚按：凝結圓聚而流不窮，曰積包羅錯雜，博該廣富曰德，昔韓康伯以序卦為非易之德，而沙隨程氏以爲序卦非聖人之說，而

朱子辨之曰。以序卦為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序卦事之夾雜都有在裏正是易之蘊處或問如何謂易之精朱子曰如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須是自一個生出來以至子無窮便是精

蔣惠迪字越藍校錄

雜卦傳

蔣惠迪越藍氏校錄

宜興唐一麟中峰氏著

桐城張約齋夫子鑒定

同學及門子侄分校

雜卦 愚按六十四卦次第。文王都用卦畫。一順一倒下去。今天夫子雜卦。雖以下經震艮損益革升兌巽晉明夷井困十二卦。雜于上經諸卦之中。雖以上經否泰大有同人離坎小畜需訟大過隨十二卦。雜于下經諸卦之中。而以一倒一順。反覆對待之義。原不改文王六十四卦相連之意也。雖雜而有不雜者乎。

乾剛坤柔

二卦不反對。倒順一極。乾陽德。人主體乾剛以提攝也。坤陰德。人臣體坤順以媯茲也。外君臣

未家說卦。果實用剛處便先乾。用柔處便是坤。人人皆用得乾坤。

比樂師憂

三三 順有是化。比。創有是師。比以四海而仰一人樂。以天下也。師以三軍而勦衆憂以天下也。或

言親比則樂。衆合可憂。

臨現之義或與或求

三三 順有是臨。創轉是現。臨以二陽進臨。四陰。君子之臨小人也。有推恩惠下

之事。故為與。現以四陰現二陽。群小人之現君子也。有希思

仰德之意故為未。觀音宮。

屯見而不失其君蒙難而獲三三三順有是也。例者其蒙當其屯才

人心雖動而未嘗不靜也。當其蒙有通以泰故味而不終于味也。是人心雖曲而不嘗不順也。此二卦之義。上下自為反付。與諸卦全體反付者不同。見音現。

震起也。止也。三三三順有是也。例者其蒙當其屯才

化机收斂之極字

損益盛衰之始也三三三自此至用二十八卦皆例順奇。損下

損上益下。民富則君不獨能食盛由此始矣。他卦奇分

獨損益否泰合說。并見盛衰消長五為倚伏也

大畜時也。無妄災也。三三三所為既大。便可恃時而發用。我無取

萃聚而不來也三三三易以進為佳。退為未。萃者同德相聚。兌

者特時行通。悅于內。因時外動。并手動。而不退于野也

謙輕而豫息也三三三謙卦。言地。不自以為高。故輕。豫卦

噬嗑食也。賁無色也三三三噬嗑。上四重。半鼎之象。中有一物。故為食也。賁。外艮為止。內離為文。

止其文而不用。故无色。

兌見而巽伏也三三三兌為少陰。未宜靜藏。而三居上。以陵

現。巽為長陰。志欲亢陽。而乃為五上二三之陽所制。是不肯靜而靜也。故曰伏。坊本以兌見為和順之氣。積中發外。巽伏為沉潛之思。遂藏而剛。附誌之。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三三三以己隨人。不執用見。蠱則事變而重整理。

剝爛也。復反也三三三坤象為文。由坤五坤。大車剝爛。其意主剝。者由于文歸太過也。故曰爛。陽極于上也。

坤土為順。外坤五坤。事卦有真意。內合者。申于白反。卦也。故曰反。陽始于初也。以造化消息之理言。即剝盡復生之意。

晉豈也。明夷誅也三三三離日出地之上。為晝日入地之中。明而

井通而用相遇也三三三井泉通達而及于物。是九五陽剛之澤。普施于天下也。故曰通。困卦二五難陽。

而為三上兩陰所極。常用時而通。陰柔邪成。是以遇而不通也。陽本實于陰。但陰為陽用。則陽以陰為而事。澤若陰東。于陽則陰能掩陽。以陰而合。困矣。

右三卦。先儒以為雜卦之上經。按項安世曰。自乾坤至此三

下經亦以咸恒為始。以此見卦雖名雜。而乾坤咸恒上下經之首末。皆雜也。

咸速也恒久也三三

咸感也本不訓速然其心之相感故曰

自咸至鼎十六卦皆倒順有止

渙離也節止也三三

離作麗字解渙時事帝立廟故臣民附離

解緩也蹇難也三三

解則出于險外民生初見太平不宜更張

難以建立亦可輕進

睽外也家今內也三三

睽睽不合我自睽

相孚我自親之內內之也內外作親睽二字

否泰反其類也三三

否則陰陽消泰則陰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三三

大壯不遇其止四陽雖盛而能止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三三

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為主同人

大有則推一己之情于萬姓通于一而曰親

草去故也鼎取新也三三

故與正火新政宜也

小過過也三三

兩陽皆不得中同過二五而陰皆

中孚信也三三

中孚入先悅上入而下悅故信中虛能亦是信上

離上而坎下也三三

離上而坎下也三三

豐多故親寡旅也三三

豐時多故度事宜宏侈泰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三三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三三

大過顛也

大過顛也

始過也柔遇剛也

始過也柔遇剛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漸女歸待男行也

不輕進之義

待六九成

而行君子

而行君子

三 順養正也 下動止止正 此可動動不妄發非涵養靜正者不能

三 既濟定也 中男上中女下 魁之定也 凡物之生先潤後燥理之定也 陽居凡五陰居六二位之定也

三 歸妹男女之終也 震以長男動而居外 兌以少女悅而居內 女于托以終身之象

三 未濟男之窮也 中女居上得位而有中男居下失位而無中男不得其主而道窮矣

三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陽為君子陰為小人 一陰在上若欲止陽

而五陽盛長一陰何足以流之故其決之而已然必五陽合而始能決一陰則小人之不易決亦可見矣。曰剛決柔剛而始終不屈則不能決柔也。自咸恒至此與下經之數相當亦三十四卦也

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錯錯簡即齊蔡氏依前卦例改正於後

大過顛也順養正也三三 中強而本末弱曰顛養德而身心粹曰正兩卦合看見反

對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三三 未歸當俟其配之倫既歸當守其義

之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三三 六又當位綱舉目張而治六定三陽失位水火不交

而事 始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 子道小人道

消也三三 以一柔而遇五剛小人在下而不得肆以五陽而

則六畫皆乾而宇宙清和朝廷化理故以夬終焉然則夫子扶陽抑陰之意顯作春秋維王跡抑抑奸之心歟

建安丘氏曰如蔡氏本則八卦既得以類從而韻亦暢但不當借改經又耳唐一麟曰書有改正武成制宜可仿。愚按

序卦者孔子因文王已序之卦為別明其義也雜卦者孔子自以其意序或上下經是為孔子之易也如伏羲八卦方位

文王八卦方位原不必同而各有取也孔子曰不可為也

周易曉義九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唐一麟撰一麟宜興人由貢生官江寧府學訓
導是書成於乾隆戊辰大旨主於義理與本義不
甚異同惟不取朱子卦變之說

周易井觀不分卷

〔清〕周大樞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井觀

十二卷》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日等謹案周易井觀十二卷

國朝周大樞撰大樞字元木號

存吾山陰人乾隆壬申舉人官平湖縣教諭此編論天地之數

謂與大衍相符漢儒遞相傳授以及康成是以古來說易並

無天八卦故不取邵子所傳圖位蓋先天八卦即從所稱後天

圖演出不過取其一畫交易則各成乾坤乃道家抽坎填離之

說不合聖經之旨者也於六十四卦則尊離重震各為之解為

圓圖以應一歲節候之數為方圖以應三才旋轉之象以離卦

為孔子之序易取文王所序卦而雜之他卦皆周文王覆卦至

大過而後獨不覆焉終之以剛決柔與卦首之乾相接即無大

過之道作雜卦傳三十六宮圖以差次之又別為兼兩卦每六

卦覆之則為十二畫仍可併為六畫以盡易之變化他如用九

用六四象八卦以及蒼朮占驗俱博綜眾論斷以己意唯引性

空真大性大真空大愈分愈多愈與愈有云云頗涉二氏之旨

焉



傳略

周大樞字元本號存吾浙江山陰人由庠生中乾隆十七年

萬壽恩科舉人充 咸安宮教授平湖縣儒學教諭雍正十三年

薦舉博學鴻詞乾隆十四年保舉經明行修生於康熙三十八

年十二月癸酉舉于乾隆三十六年九月癸亥壽七十有三著

有周易升觀十卷存吾春軒詩集十卷錄板行世文集二十卷

帶香詞一卷列女表一百卷藏于家年春姪顧惠懋拜襲

山陰縣志

周大樞字元本後馬村人聰穎絕人博極墳典曾舉博學鴻詞

再薦經術以壬申科舉人選平湖教諭卒于官著有存吾春軒

集

周易升觀卷之一

山陰周大樞元本甫著

三易說

三易之名載于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連山二歸藏三周易
其經卦皆八其別卦皆六十四鄭元以連山歸藏分屬夏商周
連山象山之出雲綿綿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于其中也
晉子貢始云連山者烈山氏之書也世謂三神農夏人因之歸
藏軒轅氏之書也黃帝亦曰商人因之小成者伏羲氏之易也
周人因之按連山歸藏並是帝王代號則周易稱
周亦是岐陽地名又有以周為周書之義皇甫謐作帝
王世紀其說亦同杜子春賈公彥皆謂連山作于伏羲歸藏作
于黃帝合周易為三易顧連山歸藏其書不傳桓譚新論謂連
山八萬言藏于蘭臺歸藏四十三百言藏于太卜似其書後漢
時猶未亡失其後劉炫偽造連山易而崇文總目載歸藏易為
薛貞晉時所注至隋存十三篇其後唯初經齊母本著三篇而
已至唐又有司馬膺注十三卷蓋偽書也後傳祖杜預之說且
有謂連山歸藏非夏殷之易者夫杜預之意亦謂夏易本義商
易本軒耳未嘗謂之無也觀左傳國語所載筮卦有遇艮之八
泰之八者注家以為夏商占易不用九六而用七八雖義不必

然亦可證夏商之皆有易矣公羊傳疏言孔子欲作春秋卜之得陽豫之卦宋氏以為此夏商之卦名又史記秦始皇卜得游從之卦說者謂陽豫即豫游從即旅皆連山之卦名而歸藏今存六十四卦名又缺其四其震作豫次作學艮作狼坤作與又有聖欽規夜分五卦奔雷林既馬徒三卦不知當周易何卦名也又相傳啓筮明斧縣治洪水牧占大明禁淫癸感武王伐紂攷占者是說者亦皆云歸藏卦名焉夫子說卦傳論者謂兼及三代之易其說亦始于干寶云天地定位四句小成之易也實以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帝出乎震八句連山之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

易也初乾初艮初兌初離初震初巽一作喚喚即與字歸藏之易也然又曰夏得人統故建寅而首艮殷得地統故建

丑而首坤周得天統故建子而首乾今言歸藏乃以乾坤艮兌坎離震巽為序則於首坤之說抵牾且于易之序何所據耶宋時朱震注易所載連山歸藏二圖以為王豫傳之康節而鄭大得之歸藏初經其連山圖則依出震齊巽之序分八卦而各以八卦屬之如乾統乾大有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益即即子本坎統因本濟解渙地蒙師之八卦蓋即即子所傳伏羲之大圓圖而特不以乾一兌二艮七坤八為序其歸藏圖仍是即子所傳伏羲之大方圖以其卦之層列上坤下乾

而即指為歸藏其即子所傳伏羲大圓圖內含大方圖者

任啓運以為卦名起于文王即此為周易之六十四卦圖其圓圖則以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為四正而以乾一兌二艮七坤八次列之其方圖則不異于歸藏圖焉然而文王序易不自乾而大有大有大壯顧自乾而坤而屯蒙需訟則周易恐未必即如即子所云耳元時朱元昇日華作三易備遺亦謂帝出乎震重為連山易夏時立春在艮實應連山首艮之說故夫子于艮特表而出之曰成終成始若又王作周易建子正而謂行夏之時乎其言足正以此節為又王後天卦者之誤又謂雷動風散章為歸藏引漢唐律志云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備六甲以配六十四卦始于坤乾終于比剝而歸藏之商人用之乃至世世以六甲為名號故孔子曰吾得坤乾焉蓋歸藏以純坤為首坤為地萬物莫不歸藏于地中也乃又曰歸藏八卦之位一循先天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之序起于乾之甲子終于坤之癸亥則又祖先天圖之說而與雷動風散之序悖戾矣其言周易則謂文王序卦義歸反覆取六十四卦而約為三十六卦者是也而于天地定位章謂是則河圖以定卦位味以洛書于帝出乎震章謂是則洛書以定卦位味以河而提為河圖于帝出乎震章謂是則洛書以定卦位味以河而提

為連山之易則非也余嘗論之以為三易之說當以羅長源所引山海經為定曰伏羲氏得河圖夏后氏因之曰連山黃帝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烈山氏得河圖周人因之曰周易蓋伏羲以木德王故首艮而建寅夏人因之而定人統黃帝以土德王故首坤而建丑商人因之而定地統烈山氏以大德王故首乾而建子周人因之而定天統且周易特尊乾貴離火為乾天之用而獨稱大人豈非烈山氏是因者乎若必欲于說卦傳所言分別三易則天地定位章周易也于讀上篇首乾坤下篇首山澤雷風之咸恒而上下篇皆終以坎水離火既濟與未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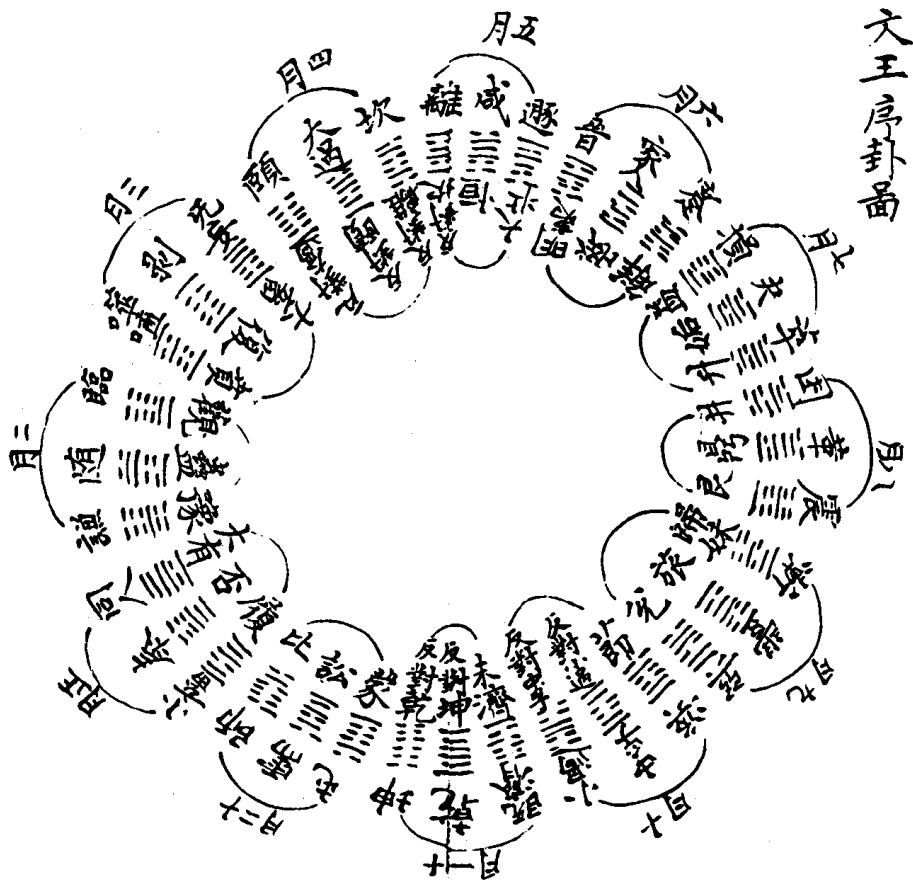
此文王演易之序以顛倒交錯為主所云八卦相錯也非先天圖之証也雷以動之章商易也夫子明著坤以藏之句于末是歸藏之旨也朱元昇之說是也其宗乾一兌二云云以序卦而自造一歸藏焉則大謬也帝出乎震章夏易也令升之說是也其謂夏人因于烈山或非也夫歸藏首坤而孔子贊之乃終于坤亦猶連山首艮而夫子贊之乃終于艮蓋歸重焉以見首坤首艮之由也然則歸藏之序當以坤震巽坎離艮兌乾則于吾得坤乾之旨合符焉路史有初與初乾初兌初艮初離初震初巽之說蓋連山之首艮不以艮震巽離坤兌乾坎為序而以艮

坎乾兌坤離巽震為序于且此出震齊巽之卦位是三代共之者也夏之易首艮而建寅則實用震震于天干為甲木于地支為寅卯之際也周之易首乾而建子則是用坎坎于天干為壬水于地支為亥子之際也商易首坤而建丑則是用艮其首坤即首坎其用艮即用坤以坤為艮之衝而坎乃坤之用班固論三正謂建丑者以大呂之丑衝林鍾之木是其證焉艮于天干為癸而于地支為丑與寅所云成終而成始也若夫神妙萬物章又似總三易論之即連山之卦序而去周之首乾商之首坤而歸結于艮以明夏時之宜于且又于定位章則去其首之天地于動散章則去其末之乾坤而以水火居首以明首乾首坤者之提不外坎離乎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此三句又先坎離于震巽

先震巽于艮兌定位章先山澤蓋動散章先雷風蓋

去乾坤則當以坎離之中爻者為重故既分列之又並舉之而震巽艮兌從其長幼之序又卦位去乾坤則雖震艮之相對不易而離艮之相對是即坤之對艮焉以離乃坤陰之麗于乾中者也坎巽之相對是即乾之對艮焉以坎乃乾陽之陷于坤中者也其初言雷風而次以水火次以水艮其後又以水火為始而次雷風坎山澤然兌澤而離火則亦水火之相連也艮山而

坎水則亦山澤之通氣也無非錯綜之妙而已若伏羲氏之八卦則乾天稱父節之序是也乾一坤二震三巽四坎五離六艮七兌八而卦位之數則又坎一離二震三兌四坤六艮七巽八乾九五寄于艮故艮反得六數而居東北十寄于坤故坤反得七數而居西南並非邵子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也其演為六十四卦則亦八卦既成之後而以兩卦互相加耳並非邵子六十四卦一時畫成之說也如邵子言則繫詞所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者作何解哉邵子所說特易中之一義若京房卦氣之類其于文王之易要無與焉爾



文王序卦圖說

文王序卦規之而可為圖以應一歲之節候不必邱氏所作
伏羲大圓圖也以六十四卦從其相覆而為三十六宮又以三
宮兌一月而分為十二宮每宮得六卦而乾坤顯大過坎離中
孚小過之相覆者各有伏卦如乾伏坤以合成七十二卦應天
之七十二候焉起于冬十一月者周正建子而天開于子故以
乾為首而應冬至然冬至不皆以十一月朔故以既濟未濟乾
坤及二伏卦為一宮天運不齊而必齊以置閏此特約略分之
耳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為二宮兌十其卦多坎水用事冬令
也以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六卦為三宮兌正次謙豫隨蠱臨
觀為四宮兌二次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為五宮兌三其卦多
震木用事春令也次頤大過坎及三伏卦為六宮兌四次離及
伏坎及咸恆遯大壯為七宮兌五次晉明夷家人睽蹇解為八
宮兌六其卦多離火用事夏令也次損益夬姤萃升為九宮兌
月次困井革鼎震艮為十宮兌八次漸歸妹豐旅巽兌為十二
宮兌九其卦多兌金用事秋令也次節中孚小過及二伏卦
為十二宮兌十則應冬令而坎水始用事歲終而復始矣以三
候一氣言之則乾坤及伏坤三卦屬冬至為十一月之中節十

月以大雪為初氣冬至為中氣今依朔值冬至之說故以小過
之伏中孚及既濟未濟屬大雪而乾屬冬至若用既未濟乾坤
為一宮之則則乾屬大雪之末而伏乾及屯蒙三卦屬小寒
以伏坤及坤及伏乾屬冬至矣而伏乾及屯蒙三卦屬小寒
需訟師三卦屬大寒應十二月焉此小畜履三卦則屬立春而
以奉否同人屬雨水而共應正月大有謙豫三卦則屬驚蟄而
以隨蠱臨屬春分而共應二月觀噬嗑賁為清明剝復无妄為
穀雨之卦以應三月大畜頤及伏大過為立夏大過坎及伏頤
為小滿之卦以應四月離及坎離伏坎應五月之芒種而上經
終矣咸恆遯三卦屬夏至而為五月中節于是以大壯晉明夷
屬小暑家人睽蹇屬大暑而應六月以解損益屬立秋大姤萃
屬處暑而應七月升困井之屬白露革鼎震之屬秋分也應八
月也艮漸歸妹之屬寒露豐旅巽之屬霜降也應九月也至兌
渙節而立冬至中孚小過之二一伏卦而小雪應十月焉而以
小過所伏之中孚合既濟未濟屬十一月之大雪循而環之又
為冬至其間氣朔盈虛歸閏立差之不同故分宮與分氣稍異
然亦彼此可互用

蓋氣運之流轉其早晚略有推移非截然而不相連也又為之
配以八卦之方位而四時節候相應之妙已備何為更索圖于

義聖之辨遺說

應冬令之卦自海節至師比得卦十四以乾坤中孚小過相伏之例數之共十八卦而卦之有正坎者海節既未濟屯互坎者二既未濟又小過為大坎未濟為坎交離之卦凡得坎十有四馬應春令者自小畜復至无妄得卦十八而卦有正震者五噬嗑復无妄互震者六泰臨臨復又皆為大震凡得震十有三馬應夏令之卦自頤大過至蹇解得卦十四以坎離頤大過相伏之例數之共十八卦而卦之有正離者六離下離上晉互離者四家人睽頤為大離離又為純卦凡得離者十有二馬應秋令者自損益至巽兌得卦十八而卦有正兌者八損大革困革互兌者六升井鼎巽為大兌兌凡得兌十有五馬蓋八卦正卦各十六互卦各十六乾坤坎離加以純卦各一文卦各一震艮巽兌不用純卦而交卦各二交卦者如泰否為乾坤之交既未為中孚巽兌交為大過大過既未濟為乾坤之交曰頤離之大象臨復為大震判觀為合之各得三十六馬今以坎離計之冬坎十四合秋之二坎并四互坎震艮共二十馬夏離十二合春之四離同人大有二互離小畜共十八馬春无正坎而有互坎四豫豫噬秋有正離四豐旅互離六漸歸妹困而夏

則正坎四化坎互坎六音明夷家純坎一大坎一過合春坎共十六馬冬則正離二既未互離四既未濟大離一神離交坎之卦一潛合坎離共十八馬離則秋冬與春夏平分坎則秋冬多千春夏者四水火之相濟也而坎較多于離者以離之純卦在夏坎之純卦亦在夏而不存冬足相當耳以震兌總計之春震十三合于夏之正震四頤大互震二坎明震交艮之卦一頤共二十馬秋兌十五合于冬之正兌二節中互兌二需過交兌一中共二十馬而坎則正震五上震下震互震三損升又合于冬之正驚二過小互震五頤節蒙交震一過共得十六震馬春則正兌三隨復互兌五小畜泰大又合于夏之正兌三大過五兌三離恒大兌一坎交兌一過亦共得十六兌馬震兌之純卦皆在秋而春夏之震與秋冬之兌平分二十之數較坎離有異者豈以春有兩大震臨復足當純震故乎又以乾坤總計之春則正乾八小畜復泰否同人互乾二同人乾交坤之卦一泰正坤八泰否謙豫互坤六臨觀各互一交乾之卦否凡乾十一凡坤十五馬夏則正乾二壯大互乾六大過五二咸恒大乾一離正坤二晉明互坤二頤互大坤一坎凡乾九凡坤五馬合春夏而乾坤各得二十馬秋則正乾二姤互乾六大乾各一正坤二

十合乾坤秋冬之耦則各得十六二十為耦比而十六為暗零
 也震艮則春夏奇春震艮各十三
復震艮各七秋冬耦秋震艮各八
冬震艮各八巽兌則
 春夏耦春巽兌各八
夏亦各八秋冬奇秋巽兌各十
五冬各五而合春夏之震艮共
 二十耦也合秋冬之震艮共十六奇也合秋冬之巽兌共二十
 耦也合春夏之巽兌共十六奇也若分春秋而合震兌則各奇
 春震十三春兌十五分夏冬而合震兌則各耦夏兌八
冬震八而春兌秋震皆耦
 秋兌十五秋震八夏震冬兌皆奇夏震七
冬兌五又合春夏之震兌春合二十
夏合十
 五合秋冬之兌震秋合二十三
冬合十三而各得三十六之數巽艮皆以
 此推之坎離則冬春之坎共十八夏秋之坎共十八春夏之離

經 46—637

得二百一十有六者一天數一也用四而得百四十有四者二
地數二也此參天兩地之說也陽用全而陰用半故合乾策二
百十六坤策百四十四二坤策百四十四者得三百六十以當期
之日而八其三百六十之數則為二千八百八十六其三百
六十則為五千七百六十也其三百六十者兩八二十四其
三百六十則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當萬物之數二十四其
者三八也即是倍其二千八百八十其三百六十
其五十七百六十蓋著數寔起于此奈何王弼輩之虛去互卦
大象而不用哉

乾坤至謙豫一陽之卦四師比謙豫一陰之卦四小畜履同人
大有二陽之卦二屯蒙二陰之卦二需訟三陽三陰之卦二泰
否六陽之卦一乾六陰之卦一坤為第一局隨蠱至坎離一陽
之卦二剝復二陽之卦四臨觀坎頤二陰之卦四无妄大畜大
過離三陽三陰之卦四隨蠱噬嗑賁為第二局咸恒至困井一
陰之卦二夫姤二陰之卦四遯大壯家人睽二陽之卦六晉明
夷蹇解萃升三陰三陽之卦六咸恒損益困井為第三局革鼎
至既濟未濟二陰之卦五革鼎巽兌中孚二陽之卦三震艮小
過三陰三陽之卦八漸歸妹蠱旅渙師既濟未濟為第四局第
一局有六陰六陽之卦第四局無一陰一陽之卦第二局有一

陽之卦而無一陰之卦第三局有一陰之卦而無一陽之卦其
三陽三陰卦一局用二二局用四三局用六四局用八以遞而
增其三陽二陰卦一局各二二局各四三局各六四局各八
五陽三若以伏卦論之則第一局六陽六陰之卦各二第二局
二陽二陰之卦各六第四局二陰之卦六二陽之卦四與第三
局之陰四陽六對於極參差中極整齊

在二層大始為大巽大艮而在五層一為萬物之出門一為萬物之入門也

任啓運論上下分篇云上篇陽爻五十二陰爻五十六第一局起乾坤天地定位也屯蒙而震艮合坎三男代乾坤而有事需訟乾合坎師比坤合坎至小畜履凡六宮陽爻十八陰爻十八第二局起泰否天地交也同人有大而乾合離至噬賁凡六宮陽爻十七陰爻十九第三局起剝復陽終陽始至坎離水火中交不相射也凡六宮陽爻十七陰爻十九下篇陽爻五十六陰爻五十二第四局起咸恒夫婦之新合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至

晉明夷而坤合離至損益凡六宮陽爻十八陰爻十八第五局起大始陰終陰始自此乾不復見爻之以革升而自此坤不復見至漸歸凡六宮陽爻十九陰爻十七第六局起豐旅震艮合離至既未濟而水火相合亦不相射之義凡六宮陽爻十九陰爻十七按任所云正是此圖注解

汪堯峰現有橫豎二圖橫者即朱氏所傳其豎圖自乾至重復自泰至噬賁自剝復至離皆以縱列下經從同馬橫圖先儒所云六十四卦如六爻豎圖先儒所云六十四卦如六爻卦其義皆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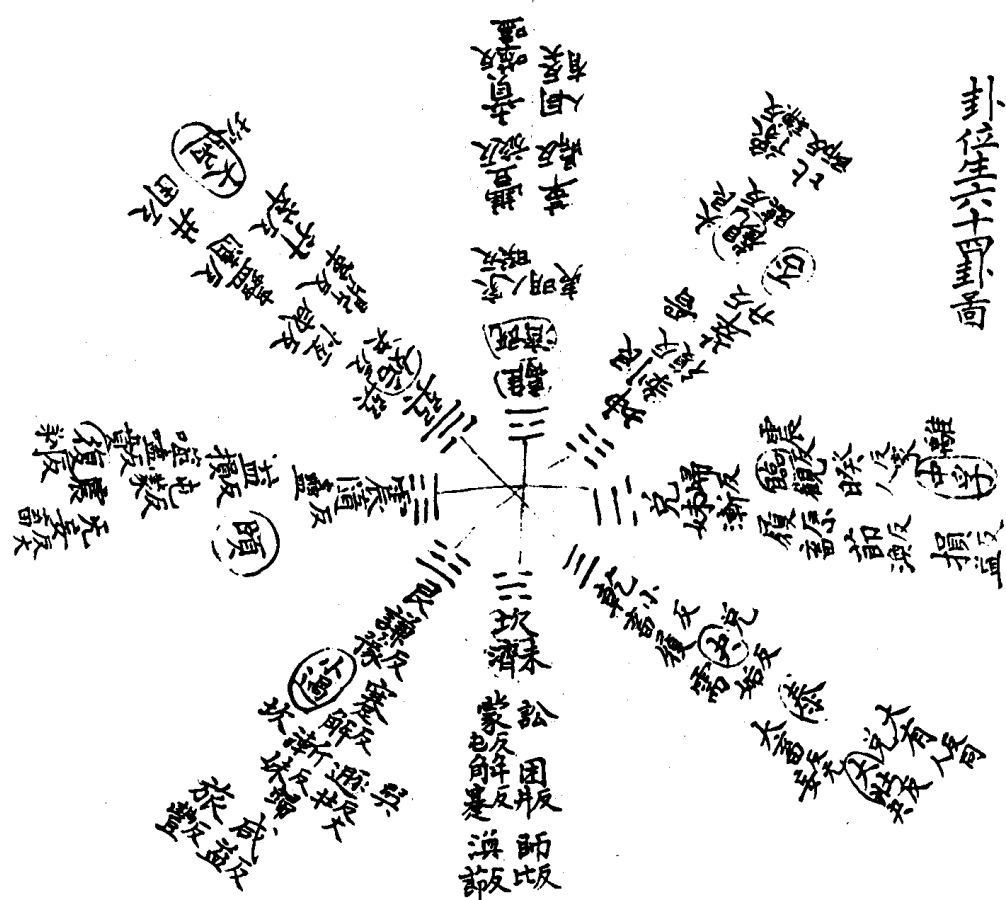
卦位說

易正有帝出乎震之方位可得而圖耳宋儒所傳先天圖于經無證吾不敢信也何則天地定位不云天南地北也山澤通氣不云澤東南山西北也雷風相薄于何地水火不相射于何方經不言也何居乎而東之西之南之北之或西南而東北之或西北而東南之也此皆起于邵子以陰陽之老少生八卦而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之說自為之圖而託名于義理其定于易無與焉且使言易而盡若邵子圓圖方圖之整齊而畫一也則易何妙焉獨怪朱子于出震齊巽之卦位而反曰未詳也豈信經反不若邵子書耶且夫乾坤鑿度漢世所傳皆以乾坤艮巽四隅卦為四門坎離震兌四方卦為四正而以為伏羲所定何意乎自世下有邵子之降之為後天而且易之為文王之卦位乎夫全部之易則此卦位盡之矣文王序卦建本諸此上下二篇之皆以坎離終也本於坎離南北相對之卦位也離者乾之用坎者坤之用言易而獨尊離焉重向明也上篇乾坤之後而序震坎艮三男合卦之中家次以乾坎合卦之需訟焉即卦位之乾領三男于壯與束也下篇咸恒遯壯之後而序坤離合卦之晉明夷次以巽離兌三女合卦之家人睽焉即卦位之坤統

三女于西與南也雖下兌上之為革也卦位離南兌西而坤土養其間乃可以用革焉兌下坎上之為節也卦位兌西坎北而乾陽戰其間乃所以稱節焉革節皆有取于兌而乾坤夾之故于革則曰天地革而四時成于節亦曰天地節而四時成也蓋舉之不勝舉焉且卦位之妙參差變化統觀之對觀之析觀之而一一有其意理焉坎之對離日月水火之說人皆知之震之對兌則陽用長陰用少昔亦有論及者而未盡其相對之故蓋震即半離之體兌即半坎之體以兌之下陽交震之上陰即成離焉以震之上陰交兌之下陽即成坎焉故震為日出之方兌為月出之地日出東而沒西月出西而晦東非即震兌相交之象乎故震兌即坎離也坎離即乾坤也以坎離之中畫互交之則各還其乾坤之象而互震下畫與兌上畫互交則亦各還乾坤之象而乾坤可以居隅矣且以巽下畫往交乾之上畫則乾為兌而乾之上畫往交巽下畫而為乾則又巽兌之暗相對也故序卦者以兌巽覆焉以艮上畫往交坤之下畫則坤為震而坤之下畫往交艮上而為坤則又艮震之暗相對也故序卦者以震艮覆焉而艮巽可以居隅矣又從震視兌則兌為巽從兌視震則震為艮從乾視巽則巽為兌從坤視艮則艮為震而唯

坎離不變焉所以獨居南北之正位也又坤居西南而乾何以不居東北艮代乾也艮者乾之易位也乾出于三宜佐震居東艮代乾也乾居西北而坤何目不居東南巽代坤也巽者坤之易位也坤出于二宜佐離居東南以與西乾對巽一陰之始巽非坤而即坤也坤對艮一陽之終艮非乾而即乾也若巽艮以上下相易則為乾坤而夾震亦若乾坤之夾兌焉是故天地定位相隔者一位焉乾西北坤東南一得九數而為金之土一得六數而為火之土也山澤通氣相隔者二位焉艮東北而含水與土兌居西而為金與澤也若以巽之覆兌言之則巽即兌而同得八數艮以七數配之亦若乾坤定位之例焉雷風相薄連位而不相隔焉木與金交相迫也巽出于地四生金之位反得木之八數震居于天三生木之位寔合金之九數金木互含所以相薄而不相悖爾且震東兌西兌即巽之覆卦巽位四而震以三位配之也水火不相射相隔者三位焉坎水居一位而得天七成火之數離火居二位而得地六成水之數水火互含而一二之位配故不相射而相連爾其五與十之相配則五寄于艮土故艮本得七數而反居六數之位十寄于坤土故坤本得六數而反居七數之位也八卦中唯坎離以南北對位而諸卦

皆不對而對是則所云相錯而已自乾左行歷坎艮震以及巽離凡六卦而坤處于西南來者逆也巽者陰之始離者陽之用故左行自乾至離而後歷坤兌焉自坤右行歷離巽震以及艮坎凡六卦而乾處于西北數往者順也艮者陽之終坎者陰之用也故右行自坤至坎而後歷乾兌焉乾坤之隔各以六位者六爻之義也左則陽卦自乾而坎而艮震右則陰卦自兌而坤而離巽此又分陰陽之卦此一逆一順上天下地左陽右陰對待之體也乾坎艮震陽卦之序左巽離坤兌陰卦之序亦左此地從天陰隨陽流行之用也故曰易逆數也若析三卦而觀之以坎居中左右之乾艮皆陽卦三陽也而坎又為陽中之陰以離居中左右之巽坤皆陰卦三陰也而離又為陰中之陽震居中而夾以艮巽則二陽一陰兌居中而夾以乾坤則二陰一陽而坎兌之夾乾震離之夾巽與東西之震兌同坎震之夾艮離兌之夾坤與南北之坎離同又春夏之卦以震一陽之卦始而巽離坤三陰卦次而終焉陽為主也秋冬之卦以兌一陰之卦始而乾坎艮三陽卦次而終焉陰為主也然坎為陽之陰離為陰之陽則四時是各半分三陽二陰焉



卦位生六十四卦說

邵子所傳大圓圖大方圖本無甚深義特以六十四卦分歸八卦乾下者歸乾坤下者歸坤餘卦皆然乃其妙已盡著于卦位而錯綜變化連勝所傳十倍今特增而明之其八卦本位之自重與以對位合卦者各八震兌相對之為隨為歸妹也坎離相對之為未濟既濟也乾艮相對之為小畜姤也艮坤相對之為謙剝也其間皆隔三位焉如自震至兌五卦中隔艮離坤三卦故做此復據此師洪井大過中孚損咸旅賁同人大有大壯无妄十六卦皆隔二位如自震至坤為復共四卦中隔艮離二卦然自震至坤左行則隔二復卦而自坤至震左行則隔四矣像卦是也坤至震凡六卦中隔艮離坎兌艮四卦故做此噬嗑豐萃睽節困解屯升觀否泰大畜遊益十六卦皆隔一位如自震至離一卦若自離至震為豐則中隔坤兌乾坎艮凡五卦故做此益恒鼎家人明夷晉萃臨履夬需訟蒙蹇小過頤十六卦皆連位合卦如乾下坎上為需位連不隔若自坎至乾為乾則中隔合而言之自重相對之卦共十六隔二隔四之卦共十六隔一隔五之卦共十六連位隔六之卦共十六而乾下統八卦坤下統八卦其餘六卦皆然此即邵子伏羲大圓大方圖所由出夫卦位已備之矣乾坤之卦隔一位五位而合極天地定位也艮兌之卦隔二位

四位而合山澤通氣也震巽之卦連位六位而合雷風相薄也坎離之卦各隔三位而合未濟水火不相射也八卦相錯或如乾坤之隔一隔五如或坎離之各隔三震巽艮兌此而成六十四卦然則此圖始即定位章之注脚數數往者順卦之已來者為往如自巽右視震為數往石為順也知來者逆如自震左視巽為知來左為逆也然諸卦之文合則皆左行如震連位合巽震為恆皆左行也是故易逆數也八卦之下各統交卦及大震卦者共三馬震東有頤有復頤為大離卦又為震交兌之卦復為大震卦也兌西有中孚有臨中孚亦為大離卦又為兌交巽之卦臨為大震卦也坎北則坎即坤之大象未濟亦坤大象兼為坎交離之卦離南則離即乾之大象既濟亦乾大象兼為離交坎之卦乾則泰為乾交坤之卦夬及大壯為大兌俱離馬坤則否為坤交乾之卦剝及觀為大艮俱離馬巽與乾對位巽之始為大巽之象大過為巽之交兌人為大坎焉以坎大象與乾交卦對而以大巽及巽交兌之卦與兩大兌對也艮與坤對位艮之終為大巽之象小過為艮之交震亦為大坎焉以巽大象與坤交卦對而以大坎及艮交震之卦與兩大艮對也又震之下有大震有大離大離乃震交艮

東皆用兩併而震離之大象獨分列焉此又足見聖人尊離貴震之至意也已

兩陽卦之合而復為大震則一陰一陽之合卦也兌之下有大震有大離大離乃兌交巽而陰卦之合而臨為大震則兩陽卦之合也巽之下有大巽有大坎大坎為巽交兌而陰卦之合大巽則一陰一陽之合卦也艮之下有大巽有大坎大坎則艮交震兩陽卦之合大巽則亦兩陽卦之合也其南北坎離則各以乾坤西大象及坎離相交之卦相為對待焉且乾與坤亦以西北西南對待巽與艮亦以東南東北對待又坤亦與巽對待乾亦與艮對待而所繫之卦適均焉若以流行言之其自東而西震歷巽離坤中有兩大乾離及既濟皆乾大象兩大艮坎及未濟皆艮大象一大震復一大離頤一大坎遯一大巽姤一震交艮一坤交乾一離交坎一巽交兌之卦而後至兌焉其自西至東兌歷乾坎艮中有兩大坤坎及未濟兩大兌夬大壯一大巽遯一大坎過一大離中一兌交巽一乾交坤一坎交離一艮交震之卦而後至震焉其自北至南坎歷艮震巽而中有兩大坤兩大坎兩大巽大離一大震一坎交卦一艮交卦一巽交卦一震交卦而後至離焉其自南至北離歷坤兌乾而中有兩大乾兩大兌兩大艮一大震一大離一離交卦一坤交卦一乾交卦一兌交卦而後至坎焉其陰卦陽卦之分截然整齊也又東西南北之流行乾坤坎巽艮兌之大

河圖洛書說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春秋緯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衍地符自漢以來言圖書者孔安國謂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疇劉歆亦同其說而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揚雄靈賦亦曰河序龍馬洛貢龜書其作太元也則有一與六共宗二與七為朋三與八為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之說蓋漢時去古未遠圖書疑尚在諸儒似及見之不知何時失去至宋初陳搏圖始云得于方技家以授种和^明和以授穆修^{伯修}穆修以授李之才^{子才}之才以授邵雍^雍而其傳始顯放又別傳許堅^遜李溉^范諤^昌以至劉牧^長牧作易象鉤隱乃以四十五數者為圖五十五數者為書謂同出于伏羲之世宋末東嘉宋元昇^昇著作三易備遺力主其說林千之^能序之以為春秋緯河圖之篇有九洛書之篇有六河以通乾出天苞宜得奇數而居先洛以流坤吐地符宜得偶數而居後而朱子據關朗洞極經世^{宋楊傑}謂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又引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以為

鄭氏所注法順文也^{毛大可辨之以為鄭氏不曾注大戴禮}又引邵子之言以為買者是也河圖之數方者土也洛書之數故義文因之以造易禹箕敘之以作範從而釋之以為圖無四角其形便圓而洛書之文乃畫州分井之所依倣而作^{此文與劉然又曰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耶則其說亦未定焉然既以圖為作易所則則係詞傳天一至地十之數固圖之明證以書為敘範所則則洪範之敘疇以九固書之明證矣不知朱子又何疑于此耶我朝蕭山毛奇齡^{奇齡}極論圖書之偽以為漢人稱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乃簡冊之屬非有繪畫如今所傳者也況其所云河圖特竊取鄭康成^{康成}大衍之數注所云洛書則竊取漢人太乙下九宮之法而摹畫之故自宋以前從無有以此說易者獨朱子宗之程子龜山皆見而不信也其言甚辨然竊論圖書者畫也孔氏劉氏明云則其文以畫卦則河圖非簡冊明矣且其所引康成大衍之注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生一水在北地二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生金在西天五生土中然而陽無耦陰無配未相成也于是地六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而大衍之數成焉其言與楊子}

太元相符契此必漢儒遞相傳受以至康成毛氏第以其不明
注為河圖之故而斷其非圖天康成之易注殘缺已久或者後
人之遺軼于此乎且今以聖人則以畫卦之法觀之斷斷可信
其為河圖焉耳至于洛書則明稱曰書書者文字之名亦非簡
冊班固以洪範自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即洛書之文其說近
是若乾鑿度所載太乙游九宮之法蓋即本于大衍之數復以
其數縱橫相峙各合為十五以立法詳見太乙游九宮說寔為九章算法
之所自出是其至精至要且于孔安國所云負文而列于背有
數至九之說亦合或亦即所云洛書者然而洪範初不言初一
在北次九在南云云則毛氏所言不為無據耳且夫河圖洛書
之出不過如三國時魏氏池縣水中立石備作牛馬八卦玉珎
之形有文曰大討曹而已又如唐時涼州昌松縣有石青背白
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十
年太子李治云云凡八十七字而已豈有卷帙之多或九或六
者耶其所稱九篇六篇或後人演而成書若河圖括地象挺輔
佐洛書錄運法稽命曜之類豈得直以圖書為簡冊耶毛氏疑
所傳之非圖書本為不可而以圖書為非繪畫之物或非也

太乙下九宮說

毛大可曰洪範一曰水易以坎位北而天一生水二曰火易以
離位南而地二生火三曰木易以震位東而天三生木四曰金
易以兌位西而地四生金五曰土易以中央當之而天五生土
但洪範有生數而無成數視大衍之五位有相得而無相合焉
相合者一合五而成六二合五而成七三合五而成八四合五
而成九五合五而成十即此成數而生在其中何也一之生水
天生水也有六之成水而金之生水見焉蓋六為金數而列西
北水以金成然即以金生也二之生火七之成火亦然至于三
之生木天生木也木非水不生而艮八居東北以水合土而生
木于東謂之水生木而四之生金亦然至五之生土則有十以
成之而木三與火二為五金四與水一為五而合之總成為十
是洪範與大衍之相表裏也蓋毛氏專以洪範次一之五行言
之而不信洛書之說謂是漢人太乙游九宮法而宋人竊之為
洛書者其說誠然顧其論八卦之數則四正之水火金其數不
謬而以乾為六巽為七艮為八坤為九則是誤以六置西北九
置西南七置東南八置東北而以乾水坤金巽火艮木為言則
于五行之旨悖矣不知一六三八二七四九之皆以左行而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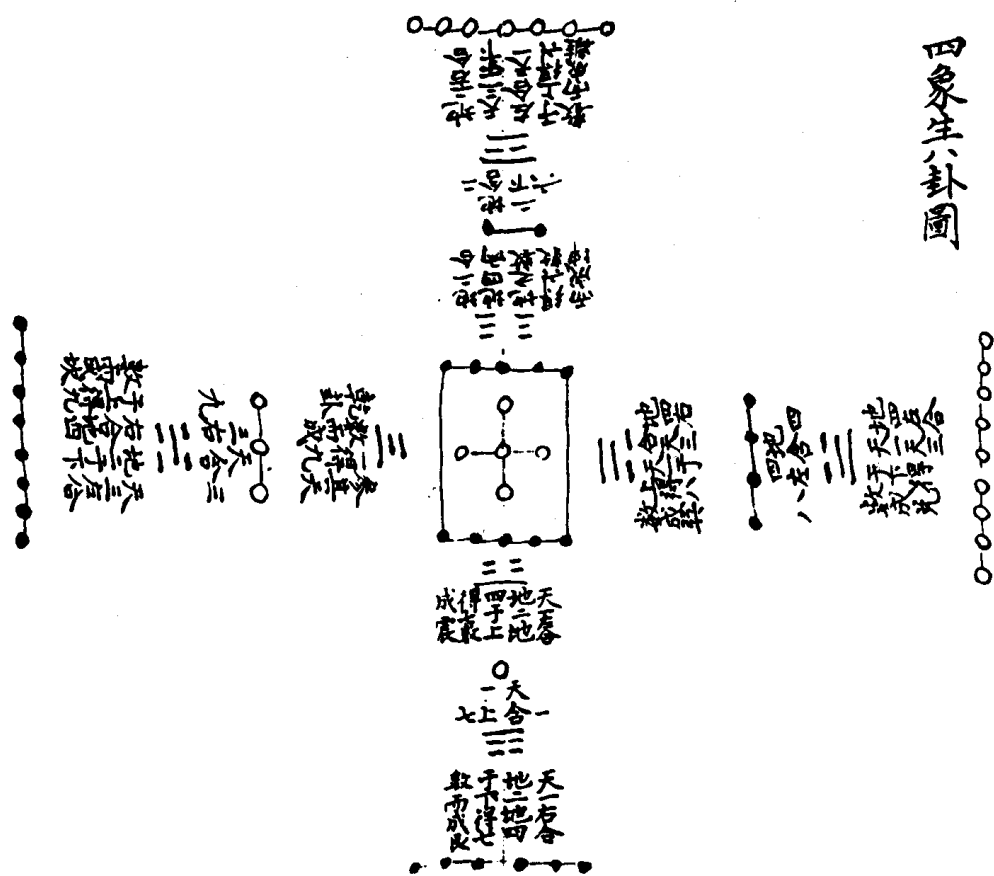
列而毛氏及石行耳故坎一艮六而屬水震三巽八而屬木離
二坤七而屬火兌四乾九而屬金而艮又兼五坤又兼十而屬
土此五行八卦之相配不可易也其間坤陰宜六而反得七艮
陽宜七而反得六者以其中各寄土不可偏于陰陽耳若夫太
乙游宮之圖即今所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
足者而其所配之卦則異其乾坎艮震四陽卦與易之卦位同
而以坤離巽兌四陰卦交易其位坤南而離則西南巽西而兌
則東南其數則置九于南而以坤含乾數九就置六于西北而
以乾含坤數六就置一震三其數不易而置八于東北以
艮含巽數八就置七于西以巽含艮數七就置二于中宮
之十而獨用五其游宮之法則自北而南自南而東自東而西
自西而中央為太乙宮乃自西北而東南自東南而東北自東
北而西南以上紫庭然河圖一六居下而此則一與六連一連
西北之六仍是一生而六成也二七居上而此則二與七連仍
是二生而七成也三八居左而此則三與八連仍是三生而八
成也四九居右而此則四與九連仍是四生而九成也其自一
而六自三而八皆石行其自二而七自四而九皆左行蓋以坎
一為水而乾六成之乾金之生坎水也離二為火而巽七成之

巽木之生離火也震三為木而艮八成之艮水土之生震木也
兌四為金而坤九成之坤火土之生兌金也又河圖下一合上
七左三合右九而此則下一合右七左三合上九皆正位焉河
圖上二合下六右四合左八而此則西南之二合西北之六東
南之四合西北之八皆隅位焉一六與四九對金生水也二七
與三八對木生火也一六合而石行二七合而左行水克火也
相迎而相濟之形焉三八之合石行四九之合左行金克木
也相避而有相憎之象焉四陽卦以水生木而居東及北四陰
卦以火克金而居南及西震巽二木東西相對乾兌二金以西
北東南對坎水坤土南北相對離大艮土以西南東北對巽其
河圖而為之極有妙理但後人誤以為洛書且配以八卦而不
以坤巽離兌易位則真識所由然矣然于說易要無當也有謂
聖人作易亦則洛書者直強作解事之見
陳搏所傳之先天圖定從所稱從天圖者偷出此即道家抽坎
填離之旨與易並無干涉今試列而論之離南坎北中畫交易
則為乾南坤北矣震東兌西上下畫陰陽互易則為巽東坎西
矣
于東南倒巽為兌

而因易乾以為艮于東北倒艮為震而因易坤以為巽不過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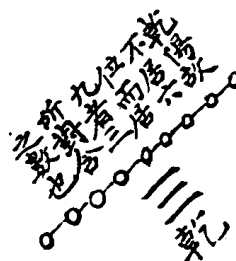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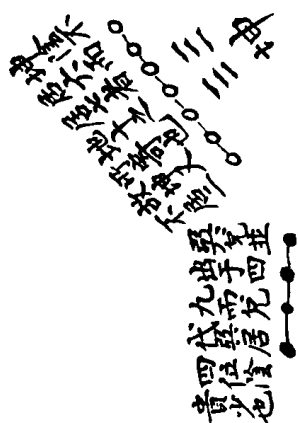
其彼此一畫交易則各成乾坤焉耳皆抽坎填離之說也豈可
使道家之書冠列聖經之首耶

四象生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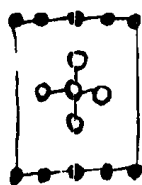


卦位圖

三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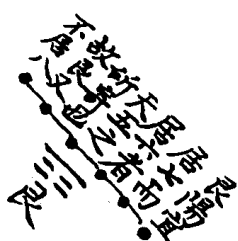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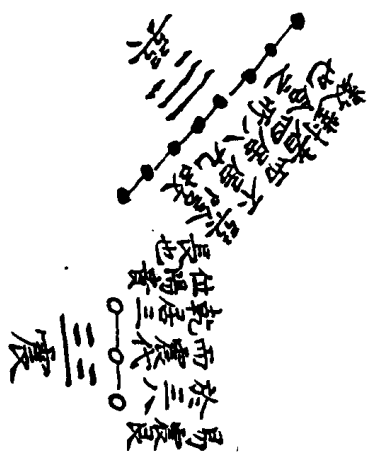


三離



易乾坎
於一六
而坎代
震居一
位

三坎



四象生八卦說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注者紛紛異殊未合皆由不明四象八卦之說耳四象者一二三四之數是也以象四德八卦者坎北離南震東兌西之卦位非陳氏先天之圖也嘗試論之一者天數之始二者地數之始參一為三而天數終焉兩地者兩二為四而地數終焉五則參兩之合數合以四則五以二合故中宮而居尊不在四象之列而六七八九十之數從此起矣所云參天地兩而倚數也夫河圖之數則參兩盡之矣參天兩地則四象盡之矣希夷所傳之河圖後世或多弗信然是本鄭康成注大衍之數而為之精微元妙定聖人畫卦之所從出即謂之河圖亦可但其生八卦則似不如邵朱所云兩蓋太極渾然無形而一陽一陰為奇為耦是兩儀也陽分為一三而陰分為二四象也以參兩所合之五居中宮而以五配一則六配二則七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以五配三則八配四則九配三八居左四九居右又以五配五而五十居中焉十亦參兩之合數要不外乎四象而已合也二八為十三七為十陽數之合也北為一位南為二位東為三位西為四位聖人先于北畫一奇以象天一次于南畫一耦以象地二又于東參天而畫三

易也坤難以西合南而坤必得四而後成卦則歸坤于西而離
不與之俱西黑從坤例而易往居二兌從離例而不易其四陰
半易也以二一三四居四正而分其六七八九于四隅一正北
而六東北毛氏以六居西北非也三正東而八東南毛氏以八居東北五正南而七
西南毛氏以七居東南四正西而九西北毛氏以九居西南還乾于北
而乾又不居正北以生東而同易之坎居焉而乾居西北則與
兌又易位也蔡兌皆生于四位則莫宜西而兌宜西而歸坤于西而
西北今以乾居之故曰易位歸微此坤居西南則又與離易
位也坤離同生于二則以震代乾于東而艮居東北則仍得其
坤宜南離宜西南

經 46—650

也乾巽以數位不異相對一陽極一陰盛也坎離以九六一二震兌以七八三四相對而又乾居九而生三震居三而含九巽居八而生四兌居四而含八是乾巽震兌各以三八四九對也坤生二而得七含六艮生一而得六含七坎居一而含七離居二而含六是坤艮坎離各以一六二七對也又坎本生三而含九震本生一而含七則坎又以三九對離之二六震又以一七對兌之四八推之乾巽之對坤艮之對無不皆然焉又四象生于兩儀即乾坤也一為乾三亦為乾二為坤四亦為坤是兩乾兩坤也推之六子皆可以四象生之而得兩卦以東之天三為主左行而合地二地四于上亦可畫震而得九數以南之地二為主右行而合天三天一于下易可畫兌而得六數以北之天一為主而右合地四于下左合地二于上亦可畫坎而得七數以西之地四為主而左合天一于下右合天三于上亦可畫離而得八數巽與艮卦即皆此推之是八卦固有二而六畫之重卦所由起也若以一二三四為主而各加目六七八九之數易可畫卦如以天一為主而加以天七天九則成乾以七除九則餘二而合一為以地二為主而加以地六地八則成坤以六除八則餘二而合一三為主而加以天七天九亦成乾以三合七而餘九則餘一以地四為主而

說以兩畫奇為老陽謂卦始于一奇一耦而二則為老陽兩畫耦為老陰謂卦始于一偶二則為老陰
 下奇上耦為少陰謂卦始于一偶二則為少陰下耦上奇為少陽謂卦始于一奇一偶而各加一畫以
 成八卦于是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
 則是未母先有男女未生長男先有少女能免後人之疑乎且
 以為六畫之成卦亦然則又有四畫之卦五畫之卦其于易一
 索再索之旨謂何且于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之旨又謂何毛大
 可駁之而從荀氏說然以為易有太極數語專指撰著則未是
 亦由不明生八卦之旨耳毛氏之不明于生八卦與宋儒又異蓋四象二字易之
 不確定主名故說者多不得其要不知者數言之名當以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及參天兩地兩節作証注而象者像也易之所
 特以四稱者則其所象而已易之特稱四德者元亨利貞也一
 為元二為亨四為利三為貞而定卦位者以乾坎震艮易方則
 又一為貞三為元而貞元互根之義著起于東而左行以終于
 北元亨利貞以次逆轉震歸于元艮自貞而元離歸于亨巽自
 元而亨兌主利而坤自亨而利坎主貞而乾自利而貞蓋四象
 生八卦而八卦又含有四象唯乾坤兼備四象故皆曰元亨利
 貞然乾之利貞以交坤而見坤之元亨以交乾而見則以兩卦
 而合含四象是兩儀之合生四象也四象于象德元亨利貞于

時即象春夏秋冬于五行即象水木火金而五十居中以象土
 猶四德居中之有乾坤也故荀鄭之解四象本自不錯但不能
 本四德以為言且條分其所以生八卦之故耳得吾說而存之
 庶稍有裨于萬一耳

卦有八類說

經卦有八其別為六十四篇謂卦亦有八類一曰正卦二曰重卦三曰大象卦四曰伏卦五曰互卦六曰覆卦七曰變卦八曰兼兩卦加之上下篇分卦以準九卦之數六十四卦伏卦八各得九卦

正卦者八卦也有伏羲之八卦乾父坤母震長男巽長女坎中男離中女艮少男兌少女之序是也有卦位之八卦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之序是也三代用之而夏以艮震巽離坤兌乾坎為序周以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為

序即夏之序也一殷以坤震巽坎離艮兌乾為序蓋即伏羲重始艮一始乾耳其取于卦位以定正朔則又以坎兌艮離坎巽震為序者非乾子兌後耳或謂當以坤乾當坤仍以坎艮震巽離坤兌乾為序以坎當坤者班固所云取六呂之丑與林鍾之未相也而周則並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先天

圖之八卦

重卦六十四卦也有文王序卦之六十四卦有孔子雜卦之六十四卦然建皆七十二卦以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共有伏卦八也其伏羲之六十四卦當以卦位為主而次第生之其各卦所屬與邵子所傳伏羲大圓圖大方圖同而位置則異然

序卦雜卦皆可畫為方員圖以解易而邵子所傳無與焉

大象卦者以兩卦而合成一正卦之形也人但知大過小過為坎之大象頤中孚為離之大象臨復為大震象觀剝為大艮象遊姤為大巽象大壯夬為大兌象而不知坎及未濟為坤大象離及既濟為乾大象蓋坎之下上皆陰而得乾中陽故屬坤未濟則下陰上陽否象也離之下上皆陽而得坤中陰故屬乾既濟則下陽上陰泰象也又細分之則乾之大象八離也既濟也小畜也履也中有離者也一畫死安也大畜也中有離者也二畫損也益也中有離者也三畫坤之大象八坎也未濟也謙也

豫也中有坎者也一陽咸也恒也中有坎者也三陽萃也升也中有坎者也二陽坎之大象八大過也小過也坤也二陽否也坎之未交于離者三陽畫蹇也解也坎合艮震之大坎也陽分困也井也坎合兌巽之大坎也陽分離之大象八頤也中孚也乾也二陰泰也離之既交于坎者三陰畫噬嗑也賁也離合震民之大離也陰分家人也睽也離合巽兌之大離也陰分家人也睽也離合巽兌之大離也陰分震之大象八離也二陽在下之大震也復也一陽在下之大震也屯者震坎之大震也師之中一陽即震也其象則去下一畫取之師二陽一坎一坎道者

合兌之震也震一陽兌二陽合成三陽明夷則二陽分以一陰而上加三陰者也震之自重則二陽各分以二陰焉豐則三陽而一陽分二陽合焉艮之大家八觀也剝蒙也也比也晉也艮之自重也漸也旅也以震覆觀而已矣合下卦論之則震取通艮宜取重若蓋存震之大象八遊也二陰在下之大巽也姤也一陰在下之大巽也鼎者巽離之大家也同人之中一陰即巽也其象亦除下一畫取之盡者合艮之巽也巽一陰艮二陰合成三陰訟則二陰分以一陽而上加三陽者也巽之自重則二陰各分以二陽焉渙則三陰而一陰分二陰合焉兌之大家八大壯也大也革也大有也需也兌之自重也歸妹也節也以巽覆觀而已矣

伏卦者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不覆而相伏也一陰一陽之謂道乾非坤則不生坤非乾則不成故乾下有伏坤坤下有伏乾此天地之氣之交相含者也六子皆乾坤也故于其正卦之反對者著之離者乾得坤體之中者也坎者坤得乾體之中者也亦以正卦相伏獨不取震艮巽兌之正卦者以震即艮覆巽即兌故以頤為震之正卦而伏小過以小過為艮之正卦而伏中孚則一陰一陽交為體用而道行乎其間國語冷州鳩曰天之道成于十二平之六以故一歲十二月而陰陽

以冬夏至為界平以六也律亦如之故序卦者自屯至蒙自蒙至屯各以十二畫而合之則一分之則二合之為一者成于十二也今之為二者平以六也加以伏卦八則為七十二卦以應天道之七十二候焉易之卦用地數之八爻用地數之六八八六十四加以以伏卦八則為八九七十二是運之以天數之九與七而天地之成數耳焉蓋十二畫者參天者四而兩地者三陰數用半故六乃兩地之一而餘地二之數十二畫則其全也又伏卦不獨乾坤等八卦凡卦皆有如之震坎合屯則震即伏坎即伏離坎艮合蒙則坎即伏離艮即伏兌以屯之伏卦倒之則離下兌上而成革以蒙之伏卦倒之則巽下離上而為鼎震上之伏巽即益也坎上之伏離即既濟也此即屯一卦言之而諸卦可類推矣

互卦之說易尚吳泰五之帝乙歸妹及諸爻可證也而王弼去之易理遂晦于萬古其罪真浮于桀紂哉今言易者已漸知取互卦然但言其合而不言其分如泰之互兌下震上三歸則互卦不過乾坤剝復頤大過夬姤家人睽蹇解漸歸妹十六卦而已若分而言之則八卦各五十六卦得卦凡百二十八加以乾坤等不及對之卦虛互之又得十六卦而以言之易于義往

往多通矣人非持中四又可互即去其上而又或下而又亦循
環可互推之入可以五畫相互如泰卦去上又則互為乾下震
上之大壯去下又則互為兌下坤上之臨之類此皆易中自有
之道豈曰穿鑿乎哉

變卦者以乾坤泰否為主往來而交相變者也剛柔相推而生
變化止此乾坤之往來而已矣乾坤各六畫泰則坤之六畫其
半已往乾之六畫其半方來故曰小往大來否之下坤即泰上
坤之半之已往者否之上乾即泰下乾之半之方來者三陰三
陽平分者二十卦皆泰否之變也其一陰_{即五陽}一陽_{即五陰}
之卦

之卦如始之一陰自復之坤泰夫之一陰往剝之坤去剝之一
陽往夬之乾去復之一陽自姤之乾來同人大有離之中陰來
自師比之坤師比之坤來自同人大有之乾小畜復謙豫又以
下上之一陰一陽互相往來凡十二卦焉其二陰_{即四陽}二陽
{即四陰}之卦共三十二{陰者十五}坤以其上卦之中下二爻易
乾下卦之中上二爻則乾成先妄而坤成革坤以其下卦之中
上二爻易乾上卦之中下二爻則乾成大畜而坤成升乾以其
上卦之中上二爻易坤之中下二爻則坤成臨而乾成大壯乾
以其下卦之中下二爻易坤之中上二爻則坤成臨而乾成大

壯乾以其下卦之中下二爻易坤之中上二爻則坤成觀而乾
成遯推之需訟之與晉明夷相易頤與大過易坎與離易屯蒙
之與革鼎易家人睽之與蹇解易震艮之與巽兌易中孚之與
小過易无不皆然此從于一陰一陽之卦例也及其既成則又
以陰陽平分之卦變自泰否例之如先妄是否之多一陽少一
陰者則一下陽為主而曰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大畜是泰之
多一陽少一陰者則以上陽為主而曰剛上而尚賢萃則否之
多一陰之少一陽者以上一陰之欲革于下也故曰革聚也升
則泰之多一陰少一陽者以下一陰之將升于上也故曰柔以

時升需是泰之多一陽少一陰者則以上坎之一陽為主而曰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訟是否之多一陽少一陰者則以下坎之
一陽為主而曰剛來而得中也晉明夷之以柔為主亦然觀晉
曰柔進而上行則明夷之柔傷于下可知矣臨是泰之多一陰
少一陽者則又以此一柔為主而以二剛臨之故曰剛浸而長
觀是否之多一陰少一陽者則又以此一柔為主而使觀于二
剛故曰下觀而化也_{以單注}遯是否之多一陽少一陰者則以
二陰逼上一剛使遯故曰浸而長此一剛遯則成否矣大壯是
泰之多一陽少一陰者則以二陰避下一剛之壯故曰大者壯

陰之泰泰之坤二陰一在二一在上而二曰征吉欲其上上曰
征凶居貞吉不欲其下則泰可長在也鼎是少一陰之否否之
坤二陰一在初一在五而初曰顛趾利出否欲其上五曰利貞
不欲其下則否乃可傾也序二陽之卦則自初九而二蒙自三
蹇而二解序二陰之卦則自二蒙而三睽自二革而初鼎不從
蹇解之例而先革後鼎陰之道以二為得位陽之道以一三為
得位也聖人序卦之細膩如此其震艮巽兌頤大過中孚小過
則合泰否十二畫而分成者泰在下而否逆合之⑤三三三三
泰則震兌于是出兮泰之初陽四陰五陰兮否之上陽三陰二

覆卦即朱氏所云反對朱氏所云 綜卦毛氏所云反易也毛氏論序卦有變易如乾之變坤坤之變乾坎變離變坎即虞氏所云旁通之卦朱氏所云錯卦即伏卦也又有變易如泰之乾下 坤上覆否則坤下乾上是反易而兼變易交易者也既未濟亦然其事兼變易者隨蠱漸歸頤大過中孚小過也其事兼交易者需訟師比同人大有晉明夷也其餘卦皆反止易者其卦變半不變如屯之覆蒙震反為艮坎反仍為坎而在下之類是也 變易者陰陽之畫全變而卦亦全變交易者畫雖全變而卦則或上或下不變 文王序卦全在相覆處而雜卦傳則又兼覆與不覆而序之或以為專以反對言者恐未必然

兼兩卦古未有言及者予創言用以合雜卦傳夫子所以示人
人無大過之旨兼于大過以下不相反對之故似有發明其說
詳見兼兩卦說易曰兼三才而兩之非特以六畫言也卦之相
覆共十二畫亦可兼而兩之以為六畫之卦其六畫者亦可兼
而兩之以為三畫之卦今畧舉一二言之如未濟之卦以初二
爻併是兼地之柔剛也以三四爻併是兼人之仁義也以五六
爻併是兼天之陰陽也而併之為坤以柔皆在剛之下也既濟
之卦以此法併之則為乾以剛皆在柔下也未濟逆合既濟而
併之為重坤既濟逆合未濟而併之為重乾其餘或併兩剛為
一陽併兩柔為一陰而得乾坤坎離大過小過頤中孚之卦各
八焉且又有上下相併之法如既濟合未濟逆併為乾未濟合
既濟逆併為坤而以既濟獨併之乾合未濟獨併之坤則成泰
以未濟之坤合既濟之乾則成否合而分之兮而合之其于治
易之道或萬分之一乎

上下篇所分之卦六陽六陰之卦各一加伏坤伏推上篇有三
其五陽之卦六上篇得四同人大有五陰之卦六上篇盡得之
師比復四陽之卦十五上篇得小需大過離加伏卦則八
伏大過四陰之卦十五上篇得六觀頤坎加伏卦則八伏頤三陽

之卦十上篇得四泰隨噬三陰之卦十上篇得二下篇五陽
之卦二缺而元五陰之卦四陽之卦九壯大壯家人睽革鼎
四陰之卦九晉明夷蹇解升震艮三陽之卦六漸既濟豐
陰之卦八歸妹未濟困合而計之六陽得奇一五陽得耦六
四陽得奇五三陽得耦十而六陰五陰四陰三陰之卦數亦如
之若加以伏卦則六陽六陰之卦各二四陽四陰之卦各十八
而皆為耦然二者兩一十八者兩九則耦而成奇也上篇惟六
陽六陰卦各一為奇而餘皆耦六二下篇惟四陽四陰卦各
九為奇而餘皆耦六二又合以三十六宮之奇耦則奇中合耦
耦中合奇如合五陽五陰之卦共十二上得十下得二以伏卦
加之覆卦減之而變化無窮矣其餘詳見上下分篇說

上下分篇說

上下篇之分陰陽也以八卦論之而兼及于爻畫上篇陽卦三十有四陰卦二十有四陽多于陰者十卦下篇陰卦四十陽卦三十陰多于陽者亦十卦陽卦在上篇者乾十有二坎八震艮各七其陰卦則坤十離六巽兌各四焉乾多于坤坎多于離震艮多于巽兌也陰卦在下篇者坤六離十巽兌各十有二其陽卦則乾四坎八震艮各九焉坤多于乾離多于坎巽兌多于震艮也上篇主陽故卦名皆從陽取我下篇主陰故卦名皆從陰取義雖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元不相離故上篇亦有陰卦下篇亦有陽卦而聖人所以位置之者各有深義焉此上下分篇之大較也

上篇乾坤需訟師比泰否同人大有謙豫剝復坎離凡十六卦共十宮陰乾坤坎離各自為一宮其卦體之合皆下篇所無下篇咸恆晉明夷家人睽損益困井革鼎震艮巽兌渙節既未濟凡二十卦亦共十宮其卦體之合皆上篇所無其餘上下篇各分八宮上有坎合震艮之屯蒙則下有震解上有乾合巽兌之小畜復則下有天始上有乾合震艮之无妄大畜則下有遯大壯上有坤合兌巽之臨觀則下有萃升上有離合震艮之噬嗑賁

則下有豐旅上有震兌合體艮巽合體之隨蠱則下有漸歸妹上有震艮合體之頤則下有小過上有巽兌合體之大過則下有中孚乾坤之正卦交卦皆在上坎離之正卦在上交卦在下皆先正卦而後交卦乾離坤坎之交卦皆在上乾坎之交卦易在上獨坤離之交卦在下坤與震艮之交卦皆在上乾與震艮之交卦獨一上一下乾與巽兌坤與巽兌之交卦坎與震艮離與震艮之交卦皆一上一下離與巽兌坎與巽兌之交卦皆在下震艮巽兌之正卦在下其震艮及艮兌交卦亦皆在下其震兌及艮兌交卦震艮及巽兌交卦易皆一上一下其卦則又文先而正後焉

乾坤之為六子所自出也泰之似震與兌兼互焉而未有主也否之似巽與艮兼互焉而將有適也皆在上篇為原其始也既濟未濟之離乾坤而猶次間析之也非泰而即泰也非否而即否也皆在下篇為要其終也其重畫之震艮皆在上篇臨觀剝復是也主陽也其重畫之巽兌皆在下篇遯大壯夬始是也主陰也坎離為乾坤中之交之卦而上篇之終取其分下篇之終取其合重畫之坎在上者一大過是也在下者一小過是也重畫之離在上者一頤是也在下者一中孚是也故以頤大過先坎

離之終以小過中孚先既未濟之終焉

又畫之聚散亦上下分篇之一義也上主聚下主散乾坤以六陽六陰居上篇之首聚之極也既未濟以一陰一陽相間居下

篇之終散之極也上篇五陽之卦四小畜履同五陰之卦六噬嗑則復下則唯五陽之卦二而已缺然上篇陽也而五陰之連聚

者反在上主利復之一陽也下篇陰也而五陽之連聚者反在下主利始之一陰也其同人大有陽畫之聚四馬小畜復陽畫

之聚者三馬師比陰畫之聚四馬謙豫陰畫之聚者三馬皆在

上篇上篇四陽之卦六需訟先妄大畜大過頤鼎四陰之卦六屯蒙臨下篇

四陰之卦九晉明夷蹇解萃四陽之卦九遯大壯家人睽革

卦似多于上焉然下篇四陰之卦但晉明夷蹇升皆連聚三畫

而上篇四陰之卦臨觀頤則四畫連聚屯蒙則三畫連聚其不

聚者唯坎馬下篇四陽之卦雖有遯壯之連聚四畫而三畫連

聚者唯革鼎上篇四陽之卦則大過以四畫連聚需訟先妄入

畜皆以三畫連聚其不聚者唯離焉是上篇聚卦之多于下篇

也其餘陰陽三畫之平分者上篇之泰否互聚三畫之連焉下

篇則咸恒之聚三陽者二損益之聚三陰者二適當泰否之兩

卦且自夬姤後而無四陰四陽連聚之卦自革鼎後無而三陰

三陽連聚之卦是始合終分之理也若以中孚合小過而顛倒觀之是二陽二陰分之間既未濟也而固以一陰一陽之相間者終焉

以一卦各正卦八互卦八大象卦四計之上篇乾凡二十一坤

凡二十九乾少于坤者八坎凡十四離凡十二離少于坎者二

震艮各十九兌巽各十二兌巽少于震艮各七下篇乾凡十五

坤艮各十七兌巽各二十四震艮少于兌巽者各七乾坤之數

用奇坎離之數用耦震艮用奇而兌巽用耦似又合乾坤之陰

陽以當震艮之陽合坎離之陰陽以當兌巽之陰焉故上篇多

用乾坤而下篇多用兌巽上篇合乾坤之卦共五十其多于下

者二十八合坎離之卦共二十六其少于下者二十合震艮之

卦共三十八其多于下者各二合兌巽之卦共二十四其少于

下者各十二而合震兌之卦共三十一以覆卦言之故下篇乾

坤共二十二坎離共四十六震艮共三十四兌巽共四十八而

合震兌四十一以覆卦言之故上則乾坤最多而震艮次之坎

離次之兌巽又次之下則兌巽最多而坎離次之震艮次之乾

坤又次之主陽主陰之分也其上下之各相多少皆以四計

之多所少者一个四乾坤之多所少者五个四其上下之互相多少則目

奇耦計乾坤之八耦也以坎離之二減之則六易耦也震上篇
陽卦多子陰卦者八乾坤坎震艮合七十三卦下篇陰卦多子陽
卦者亦八乾坤艮兌合七十九卦上篇陽卦多子陰
百五十八各三十六卦則合之得二百八十有八平分之則宜
各得百四十有四符坤之策而序卦者上止三十而下則三十
四故上較少于下十二卦然百三十八則得六十九者二百有
五十則得七十五者二上下相併而得百四十有四者二焉若
以震艮相覆巽兌相覆之數計之則上之百三十八卦去震艮
巽兌之半震艮共三十八卦半則得十九則止一百七下之
百有五十卦去震艮巽兌之半震艮共三十八卦半則得十九
四則止一百九上下相併而得二百一十有六者一焉以符乾
之策符乾之策者參天也十二其七符坤之策者兩地也十二其七
上下分篇宋儒程子謂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坎離陰陽之
成賁故一為上首一為上終咸恆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既未濟
則坎離之交合而生物陰陽之成功故一為下首一為下終其
餘卦則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如
利卦雖陰長陽利而又則一陽在上為眾陰主故居上篇大壯
卦雖陽長而壯而又則陰盛于上故居下篇其餘所分陰陽之

咸震為例甚多屢遷其說有明蕭奉和謂上篇以乾坤坎離為
主震艮巽兌為客下篇反是頗亦有見惜其據陳搏之先天圖
以四正隅為言耳元時朱日華以為上篇之卦三十下篇之卦
三十四三十卦反對則為十有八三十四卦反對亦為十有八
上篇陽又五十二陰又五十六陽少而陰多以剝復之處上篇
也下篇陽又五十八陰又五十二陽多而陰少以夬姤之處下
篇也合而言之上下為爻各一百八其不一者未有一者也
宋王申子所言上經首乾坤萬物父母也十變而為泰否乾坤
二體之交又十變而剝復乾坤陰之終始也又四變而坎離
乾陽坤陰交之極也下經首咸恆者山澤通氣雷風相薄萬物
男女也十變而為損益咸恆二體之交也又十變而為漸歸妹
陽男陰女之終始也又八變而既未濟陽男陰女交之極也然
朱但以卦數爻數之均平分上下王但以造化人事分論其于
諸卦皆未有說呂處此焉

元亨利貞四德說

元亨利貞四德以示四象而應四時六十四卦中其象詞全備者六焉乾屯隨臨无妄在上篇革在下篇併坤七而但坤卦利字下加牝馬之三字耳屯以震下坎上合卦隨以震下兌上合卦臨以兌下坤上合卦无妄以震下乾上合卦革以離下兌上合卦而艮巽之合卦不與焉余銘岳曰无妄以長男明從父臨以少女明從母屯以長男先中男互從母革以少女後中女互從父而隨則長男少女交傳乾坤父母之氣必主長男少女者陽取其始陰取其終中不及少男長女者陽微不定陰衰不育也嘗推而論之乾坤二卦其於四象无不統也无不包也故其于四德無不備也然而元亨屬乾利貞屬坤貞之起元自坤而之乾也亨者必利自乾而之坤也而乾之元寄于震亨寄于離坤之利寄于兌貞寄于坎乾統于坤故元亨利貞四字全界之而无他詞焉坤從于乾故加牝馬之貞以別巽之明乾為馬而坤特托焉云牝則其從牡可知也屯震坎合卦震即乾之自坤出者元也而亨存焉坎即乾之入于坤者貞也而利存焉不係于解者先元而後亨也革離下兌上乾之元至離而亨已極焉坤之利至兌而貞將承焉不係于賤者先亨而後利也革在下

篇與上篇之屯相應屯為自元之貞之卦乾于全界見全革為自亨而利之卦坤于全界仍見半且革卦互乾而為自利而貞之首卦故下篇獨此備四德焉臨兌下坤上坤備四德而更于其合兌之坤之利寄于兌也不于革者主兌為內卦以明兌之利貞漸轉而為坤之元亨也无妄震下乾上乾備四德而更于其合震之乾之元寄于震也不于大壯者主震為內卦以明震之元亨逆轉而為乾之利貞也隨震下兌上震者乾之一陽在下而始出是元之必亨者也兌者坤之一陰在上而將盡是利之漸貞者也不係于歸妹者先元而後利也合而論之四德即四時之德故乾坤而外皆取于四正之卦而艮巽不與焉无妄以明乾之元亨在震臨以明坤之利貞在兌屯自元而亨隨自元而利革自亨而利下上順逆之間皆有意焉觀乾下離上之大有獨曰元亨則可知革之說矣觀乾下震上之大壯寔為大兌而獨曰利貞則可知臨之說矣臨兼為大震故兌坤合為大兌而獨曰利貞則可知臨之說矣臨兼為大震故兌坤合于且于兌之純卦獨曰亨利貞則可知兌之為利貞矣其連亨言之者以其中互離也離主亨而曰元亨者兼乾言之兌主利而曰利貞者兼坤言之亦兼乾言之亦兼坤言之蓋乾坤之外无元也且坤之元亨易本于乾而其利貞亦統于乾也夫子象

傳于乾則明者元亨利貞字而元亨字于坤則元亨分釋而此
馬句據釋曰柔順利貞于屯于隨則皆曰大亨貞于臨于无妄
于革則皆曰大亨以正其所以或全或缺者以四德原无間斷
即此可識彼耳本義乃曰其占為大亨而利于貞竟欲去元利
二字而不以此作四德解不知朱傳所云大亨言大者之亨猶
云乾元之亨耳非謂其亨之大也其不釋利字者以利即亨之
極而貞之始故或以以字連之或併曰字去之者為其不待釋
爾若以不釋之故而欲抹去其字作大通至正解則乾之象傳
不著亨字何不兼去其亨而僅曰大至貞乎而且曰文王與孔
子異旨夫大亨以云正云非文王之自解其象也易孔子之言
也何孔子于乾卦則反與文王異解于他卦顧仍從其說乎况
卦之象詞无四德者六卦上篇則觀也坤上下篇則晉也賁也坤下
賁也坤上姤也乾上井也乾下艮也艮上蓋艮巽為四隅之卦
故卦之无四德者于艮則正卦二艮下互卦二觀晉皆大衆一
觀又為于巽則正卦三觀巽上姤大衆一姤人為皆以其不當
大艮象大艮象正位也然艮位處震之先巽位處離之先故于下艮上艮之盡
特係曰元亨巽者兌之始艮者坎之繼故于下艮上巽之新特
係曰利貞元亨利貞既今見于其兩合之卦則他卦可從略矣

又于離則正卦二睽皆互卦一睽又而皆曰于卦位反逆之
故如革下高上兌則自亨而利而睽反之明與艮巽又不同蓋
離非元非貞離下兌上之革既係四德則他卦之合者可略也
故卦不係四德者有巽者三有離者二有艮者二而寔一以正
互卦及大衆合計之則艮五巽四離三乾及坎兌俱一而坤則
二焉唯震卦不見而于艮之互見之聖人固非无故而漫係之
詞者特未能悉究其旨爾因已之不能究而曰聖人固无意于
此豈不妄哉

八卦配五行說

河圖之數聖人則以畫卦而定以之卦位則五行所屬在其中矣一六為水則坎士而離兌坎一六二七為火則坤丙而艮丁坤二七三八為木則震甲而兌乙震三八四九為金則巽庚而乾辛巽四九乾然定之卦位而又復不然一居正北坎之壬水不易也乃分六于東北則兌水又不屬離而屬艮以離固位南為火而艮則生于一而含水也三居正東震之甲木不易也乃分八于東南則乙木又不屬兌而屬巽以兌寔位而司金而巽則對夫八而合木也二居正南而離位之以離雖六而與坤同出于二且陰必用中故以丙火屬離而分七于西南屬坤以丁火不用艮者以艮特水中之火不可配火猶離乃火中之水不可配水也四居正西而兌位之以巽雖八而與巽同出于四且陰貴用少故以庚金屬兌而分九于西北屬乾以辛金不用巽者以巽乃合金之木不可配金猶兌乃金之木不可配木也若夫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而位于中宮五則兼四陽卦而以乾為主此成生也十則兼四陰卦而以坤為主此已土也以五行之相生論則土宜併在西南火金之文然土者四時之冲氣由冬而春由夏而秋尤不可先土以調于其間于是以已屬西南之坤而為燥

土以戊屬東北之艮而為溼土坤之已土不易而乾之戌土不屬乾而屬艮者以土乃坤地之質不可以名乾天故以下二陰上一陽之艮代之則為天覆地上之象而與坤土有陰陽之分此艮所以名為山也且天五原對地六天七原對地八天九原對地十而卦位以六對七以八對九惟其中有戊已之兩土則天五與地六水合居于艮而坤之天七火與巽之地八木以東南西南相對坤之地十土與乾之天九金以西南西北相對而大傳所稱天一地二以至天九地十者固與圖相符而不悖矣又五為乾為十為坤數五數寄于少男則十數亦寄于長女十數歸坤則五數亦歸乾此土于四時所以各旺十八日而東北西南特尤著而至於艮陽卦而反屬地六者以中有天五之寄土則仍陰數也其餘固皆陽卦得陽數陰卦得陰數焉又甲己之合乙庚之合丙辛之合丁壬之合皆隔四位而戊癸之合獨併在艮方此五土為天地之中合而艮所以成終而成始歟

八卦說

乾健也因坤之順而得名也其動為震能自動亦能動陰其止為艮能自止亦能止陰其陷于坤中為坎雖坤能陷乾亦乾自陷于坤也三百八十四爻之陽皆乾而分之則六子各有乾焉坤順也因交乾之健而得名也其入為巽能入陽亦為陽之所入若乾之有止焉其說為兌能說陽亦為陽之所說若乾之有動焉其震于乾中為離雖坤震于乾而乾亦震于坤也三百八十四爻之陰皆坤而分之則六子各有坤焉

震動也乾之始也其在坤下為震在坤中即坎在坤上即艮也

非三物也然則乾雖三畫止一震而已矣六畫之乾亦止震之一畫所積而已是乾之體也夫數一故初爻貴震焉

巽八也坤之始也其在乾下為巽在乾中為離在乾上即兌也一物而三名焉然地數二故陰貴二爻而不貴初爻三畫六畫之坤止一離而已矣巽同聖人之所深戒也文王序卦惟純巽之卦序于兌先其他死有巽下之卦先序者蓋震欲其出而又宜于居下入則能出也要戒其入而特宜于居上出則不入也坎陷也乾之中也而用乾者不貴焉以其陷于陰中而陽為陰所色也陽者包陰之物而陰反包陽則陽為陰用有若坤母之

胎男子時為冬于行為水而陽尚未得志焉且極之積陷而成大過四陽陷于上下兩陰之中亦坎象也故七卦皆非不美之名而坎獨曰陷則易之戒坎可知已

離麗也坤之中也而乾以為用天包地陽包陰陽居初陰居二陽居三適得天一地二天三之數一合二參天也三合二中宮之五也一三合而得四兩地也一二三合而得六中合之數也故離雖陰卦而象天之有日日者君象也大人也輕清之氣有所麗于形而後光明耀焉天之明麗于日大人之明德麗於心也

艮止也乾之終也震之靜也坎之陷于出于上也乾不終陷而必出于上極于上則必反而動于下復象傳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漢以來作一句讀至宋人始以剛反句非也復之震一陽即剝艮一陽之反而于下者此坤之用也乾體震而用離而用艮而用艮即用震也

兌說也坤之終也巽之出也離之麗而極于上也然兌雖為坤之終而陰用貴少與陽用貴長者不同陽欲其居下而陰欲其居上震驚百里而為生之門生于憂患之說也兌說萬物而為死之門死于安樂之說也

重震說

說卦傳明曰震為龍此非夫子所自取象以解易稱龍者之皆指震言也故乾之六爻稱龍非如王弼義苟在健何必乾乃為龍之說乾始于一畫之陽三之而後成乾則夫震下一陽之即龍明矣而乾之初九之即震明矣用者胥自此勿用之一畫而起元而亨利而貞總此一陽之變化如龍者以時出入上下于三百八十二爻之位而此一陽者又必交于陰而後能變化而成萬物故乾以此交于坤而為震震已具離之半體有陽之處下而後陰得以處于中因以陽變震之上陰而成離故卦位有東震而後有南離震應春而高應夏亦其義也故上篇乾坤之後以屯內卦之震起下篇既濟未濟之前以小過外卦之震終然則欲用離明必先震動固覆艮而配巽其于卦位則又與兌對而若離之對坎震之用大矣哉

上篇序卦震皆先艮獨謙豫剝復四卦以艮先震明動中之有止所謂元統亨利貞也然豫之震後艮而在外卦復之震後艮而仍在內卦又皆于坤震之合卦是陽氣潛于地而後奮出之義也下篇艮皆先震而獨震艮豐旅以震先艮明止中之有動所云貞下起元也然震之先艮一于白重之卦外內皆震一于

離震之合卦而震仍在外明震已成離則雷將收其聲而復潛于不用之義至小過而震猶在外焉故曰過也上篇震凡七用屯豫隨噬嗑皆內卦而豫之震獨居外明入者之以出為功也下篇震凡七用恒大壯解益皆外卦而益之震獨居內明出者之以入為本也又上篇大象之震二畫之震是九用也下篇純卦之震一分之則二震上下亦九用也其數適相當焉

尊離說

自乾坤後而屯蒙次以三男之卦序卦者固以坎始然需訟為乾坎之合卦而中已互離小畜復以乾與巽合卦而離亦互于其中顧自乾坤至泰否凡歷十卦而離之正卦始合于乾而而為同人大有又歷六卦至噬嗑賁而以震艮二陽卦合離則離明之用著矣又歷六卦而純離之卦始與坎對列而猶未文則上篇以此終焉然自噬嗑賁四卦而兩為重畫之離作純離之光導亦猶互離之先正離焉上篇凡純離一正離六互離四大象一而得離者十二純焉又以離下離上二卦數之故正為六連八下篇歷四卦而離始與坤合為晉明夷又即合于巽兌為家人睽至是而離與父母長少男女之卦俱交矣所未交者特坎耳而家人睽而卦中復互離離以震解坎合震艮之卦而互離疊見自夬解歷八卦而互離見于困井復合兌巽而為革鼎又歷二卦而漸歸妹互離復合震艮而為豐旅而巽兌之互離次之又歷二卦而中孚又為重畫之離與小過之大坎對乃以離坎合卦之既未濟終焉下篇凡正離十晉明夷家人睽革鼎互離十二家人睽漸歸妹豐旅既濟未濟既共得離二十四上下兩篇皆終于離既濟以巽始為在內也故曰易為離作者也

易何以為離作革大人也乾以離為用天以日為用大人以明德為用離之象傳獨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說卦傳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蓋取諸此乾之二五兩爻皆曰利見大人以二爻變則為乾之同人五爻變則為乾之大有即卦名而思其義則目是大人者固人所同有而已同人即九二之大人大有即九五之大人又何疑焉故凡易之稱大人者皆主離而為言也其離之合于震艮者在噬嗑及豐則治世之大人堯舜三王是也即乾九五之大人也在賁及旅則覺世之大人孔子是也孔子自筮得賁而又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故人也即乾九二之大人也其坤離之合卦則晉明夷皆文王也臣道也明夷之為文王彖傳既言之矣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則亦文王錫弓矢專征而為西伯之象也出夏里而作西伯豈非明出地上者乎箕子亦然其陳範而封于朝鮮也亦晉康侯之家非獨明夷之內難正志也然則大人之德一離明而已矣

彖筆錄曰大為五行之至神非同木土金水之成形也世但知火能生土不知火能生金生水生木蓋金非火不能成水非火不能升降木非火不能榮易稱乾為龍龍大之精也五行之

精惟龍神變故有大龍土龍金龍水龍木龍今之土中石中金
 中海中樹中鼓之擊之鑽之無不有火出焉則此大能藏神于
 萬物而又能生萬物也在胎之前非三絛之火不能結構身既
 生物非丹田之火不能養成故百骸五藏十二經絡獨以心火
 為君命火為臣能傳食化食以資長其骨肉此火不調則百病
 生此火一散則百骸廢人初死時百骸俱在獨此煖氣一去則
 四大皆潰散矣所謂法界聖凡同是此心所造須當辨其真火
 邪火能知性空真火性火真空則知薪盡為火傳燈傳為命續
 矣五德有形有神土分之則崩金分之則缺水少則絕木分則
 折形也獨火為神愈分愈多愈聚愈勝愈離愈有愈傳愈久此
 向上不傳之秘所以分燈列焰而傳乎此段議論亦足闡大易
 尊離之旨也

上經終于
 離下經亦
 終于離

按離合乾坤俱宜上卦不宜下卦故合乾則大有勝于同人而
 合坤則明夷出而晉吉上經惟與震艮一合而離上震下之噬
 嗑勝于離下艮上之賁下經再與震艮合而離下震上之豐勝
 于離上艮下之旅合震則下上皆宜合艮則下上皆不宜
 也晉明夷後而又與震兌合馬合巽為家人為
 鼎合兌為睽為革以離南而與東南同類之卦為火兌金相克之
 卦也至未而與坎合則離又宜下而不宜上焉
 按元本公井觀原本將此段勾去

周易井觀

序卦說

自宋以來言易者止以邵子大員大方圖為說而于六十四卦之序鮮有及者唯宋儒胡一桂獨不信之而研究于序卦之旨亦說易中之鉅鉅者惜其言之未盡當今尤列其詞而後益以鄙見然終未敢云有當于萬一也竊反覆推究以為易上下諸卦只解得元亨利貞四字上篇自乾坤至謙豫凡九宮十八卦主卦位之坎而兼乾艮言之貞而元也自遁姤至坎離凡九宮十八卦主卦位之震而兼艮巽言之元而亨也下篇自咸恆至困井凡九宮十八卦主卦位之離而兼坤言之亨而利也自革鼎至既濟凡九宮十八卦主卦位之兌而兼坤乾言之利而貞也以此解序卦之義并以此解四象及上下所以分篇之旨雖曰坐井而觀天或天亦不外于井上所見乎

乾坤 汪說作卦對圖以乾坤為純陽純陰相對
錢氏家世圖乾坤第一節也蒙兌艮為坤需訟為上下卦乾
胡氏曰乾坤天地也陰陽之純坎離日月也陰陽之中故為上
經終始先儒謂以天道言也乾坤為上經主自坎離外諸卦皆
乾坤也

案此天地初分之象也輕清者浮為天重濁者凝為地坎坤于

三三九 初九
三三六 二五
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 三三
三三三 三三

乾後者天也地外地納天中一陰一陽之謂道不相離也且乾坤各有伏卦焉而六十四卦陰陽之往來皆統諸此矣

屯蒙 屯蒙二陽四陰與需訟二陰四陽對合陽六六胡氏曰乾坤後次屯蒙者震坎艮以三男代父母用事雖元乾坤正體然三男處由坤三索于乾而得有互體之坤是亦坤與三男會也

案乾之交坤止此下中上之三畫而初交成震中爻成坎上交成艮屯蒙之卦雖曰三男並見然意止在序坎震艮與坎非其物也乾陽動于下而止于上則遂交坤而成坎焉坎之成始于震而終于艮故屯以震為內卦蒙以艮為外卦屯不獨互坤而兼互艮蒙亦不獨互坤而兼互震可以觀三卦之止一乾陽之體矣

需訟 需訟 以上以用事為第一節
胡氏曰屯蒙之後乾遇坎而為需訟
案坎者乾交于坤而成者也故復推其本而序需訟焉需則坎之在乾方交于坤而有待之義訟則乾之有坎既交于坤而連去之義坎離互宅此四卦已互大有同人之卦

師比 師比 陽五陰與小畜履一陰五陽對合六陽六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師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案坎乃乾之中畫為坤所得者坎既去乾則遂為坤得而咸師
師者坤眾之得所效法也坤既得坎則遂得乾主而成比此者
眾坤之有所比附也陰陽之卦其兩相合者始見于此蓋自貞
之元之候也

小畜 復

胡氏曰師比復乾方與眾見會此長少二女代兄從父始入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三三復以有至胡氏曰需訟之後坤通坎而為師比自屯至比三男卦各一用

惟中女未用耳自乾坤至此十變十成數也陰陽之氣一周矣
案屯蒙以下六卦序坎既畢此兩卦則序離之始也坤既得乾
之中陽則乾即得坤之中陰乾所以得坤中陰者以坤之下陰
能入于乾之上而成小畜以坤之上陰能觀于乾之下而成復
故也故序坎則並見三男而序離則先見兩女此亦陽奇陰耦
之美焉然小畜復為大離象而又兼互大有同人則與序坎之
並見三男者不同而同其不從屯蒙之例而序蒙睽革鼎者以
此處是貞而元之卦故止序乾父之合三女以見元之元而不
統而元之為元人必本于乾離之合卦而出之以震小畜與復

固其乾合眾兌而為大離之象也

泰 否 泰否三陽三陰自為對上經乾坤具則為泰否下
經六子具則為漸歸妹

胡氏曰小畜復後乾坤自遇而成泰

案自屯蒙以二陽四陰成卦而需訟以二陰四陽配之師比以
一陽五陰成卦而小畜復以一陰五陽配之至是而三陰三陽
乾坤各分半焉小畜乾在巽下即坤新進于乾上而為泰履兌
在乾下即坤復下于乾而為否泰否者乾坤之交坎離之所從
出也且泰互兌震互艮巽而序卦者獨置之乾合三女之間
甚重于乾之合離也乾合離而乾得坤之用矣故以同人大有
次焉

同人 大有 同人大有五陽一陰與眾相五陰一陽對合六陽

同人從比來
大有自師往

胡氏曰泰否而後乾坤與眾乾自與離相遇為同人大有至此
則離始入用而三女之卦全矣

案離之正卦始見于此乾得坤之中畫而成離當其始得離在
下以否之坤在下也及其既得離在上以泰之坤在上也坎凡
五見而始為內外離方初見而即為內卦蓋陽以初畫為得位
也所以起震也蓋以中畫為得位同人所以內離也同人應乾
之九二大有應乾之九五而一互巽一互兌則入乾合三女之

卦也

謙 豫

胡氏曰同人大有之後坤入自與艮震相遇亦長少二男之從

母也至此而震艮復用矣

以上八卦首乾
父坤母而次以震
坎艮三男也震三
卦終以乾父合中
意同大及長少
二男從母之說係

案坤之巽入于乾上為小畜則乾之艮即止于坤下而為謙坤

之兌既于乾下而為履則乾之震即動于坤上而為豫序乾離

之合卦則以乾合巽兌之卦居前序坤坎之合卦則以坤合艮

震之卦居後震始見于屯為內卦而居前再見于豫為外卦而

居後艮始見于蒙為外卦而居後再見于謙為內卦而居前而

其後震皆內而前艮皆外而後道蓋重貴唯剝復則艮居前而

外震居後而內艮則震內艮外而合卦為元之正卦在震豫則

其用震之始出故居外餘卦皆以震為體故居內至咸恒而亨

者將漸之于利故震遊居後而併居外也

謙 道蓋三陽三陰與噬嗑三陽三陰對各六陽六陰

胡氏謙豫後震兌巽艮會男女少長成隨蠱若無豫乾坤事其

定乾坤三陽三陰雜居隨自否初上變蠱自泰初上變謂非由

于乾坤可乎
案以上序乾坤之文為坎離者既畢于是而序隨蠱蓋坎之成

坎離由震動艮止而陽因以陷于陰離之為離據由巽入兌說

而陰因以居于陽乃以震男父兌女之隨互觀之而自初至四

有離自象三至上有坎象焉則亦一既濟也以巽女交艮男之

蠱互觀之而自初至四有坎象焉自三至上有離象焉則亦一

未濟也蓋自師比後皆陰陽之合卦而泰否以父母合卦至此

而男女始自為合焉謙之艮止于下震即止而動者震動于

下而往而合兌兌似兌在元而震隨之豫之震動于上即艮之動

而止者艮止于上而巽伏其下似艮既止而巽隨之隨互觀艮

震互觀兌而自初至四自三至上各各互以離指為泰否下上

二畫而互易而成是八卦併具也故為自元而亨之首焉其不

先序漸歸妹者據始于兌而此始于震也

臨 觀 臨觀二陽四陰與无妄大畜二陰四陽對各六

胡氏曰隨蠱而後坤與兌巽相遇而為臨觀長少二女之從母

也

案屯蒙需訟皆以陽合陽至此而始以陰合陰焉乾以下陽于

坤而成震則坤即予乾以上陰而成兌以乾之二陽大于坤

之下故曰臨而震為兩畫大震之象互又坤震為是坤兌之合

震也乾以上陽于坤成艮則坤即予乾以下陰而成巽巽以乾

之二陽示于坤之上故曰觀而震為兩畫大民之象又互坤艮
為是坤艮之合艮也蓋今通震之單兌而合之以坤以明單兌
之昏由于坤則離固坤所自出耳而大震下大艮上又大離之
象也故下遂定之以噬嗑賁焉

噬嗑 賁

胡氏曰噬嗑賁離震相逼而成定亦乾坤三陰三陽分布
隨巽由泰否變噬嗑由隨變也

案此又今通震之震艮而合之以離且因上臨觀之為大震大
艮也臨觀以坤合艮兌明離所自來噬賁以震艮合離明離之

漸成蓋震主元而離主亨震離之合卦自元而亨之機也噬嗑
以否卦坤之下陰易泰卦乾之中陽震動在下則噬嗑之機也
賁以泰卦乾之中陽易否卦坤之上陰離明在下則賁飾之義
也噬嗑互坎艮賁互坎震為是離之兼合震艮又坎者也

剝復 剝復無下陰大指卦

胡氏曰坤過震艮而成剝復亦為長少二男之從母也

案離以坤中陰交乾而成者也離之合震艮即坤之合震艮為
至此則震之用將終而離之用將始兩卦獨艮先震復是動而
將止之機然艮先而在上震復在下下則入止而仍動之勢判

為大艮而中又互坤復為大震而中亦互坤是兩震兩艮之合
而坤者也臨觀之大震大艮互兌離合坤剝復之大艮大震以
艮震合坤而中間之以震艮合離之卦又離之以震艮合乾之
大離而元遂之于亨矣

元妄 大畜

胡氏曰乾過震艮而成元妄大畜亦為長少二男之從父也
案剝坤下艮上故元妄乾之以震下乾上為復震下坤上故大
畜乾之以乾下艮上為乾以下陽予坤而成震所以定坤于下
使元妄也況上又定之以乾于乾以上陽予坤而成艮所以畜

陰于上使不遇也况下又畜之以乾于小畜是以一陰畜上下
之五陽故曰小畜大畜是以下上之四陽畜中之一二陰故曰大
畜其義各殊焉卦不詳其辭元妄以震合乾而又互艮震大畜
以艮合乾而又互兌震且又大離之象也自乾坤以後屯蒙需
訟以兩陽合卦至此又兩陽之相合而頤坎離之臨觀以兩陰
合卦至大過與離亦以兩陰相合繼之

頤 大過

胡氏曰頤互兩坤大過互兩乾自乾坤至此無一卦與乾坤為
案頤者震艮之合也又四陰之大離也大過者震兌之合也又

三三大過初陽之往小過五陽之來三三四陽之大坎也取隨蠱兩卦之震兌艮巽而以震合艮以巽合兌艮以終噬賁以下六卦之合震震者大過以終臨觀小畜履

四卦之合兌巽者而合歸大運以終建盡併以大歸大城在城

坎 離 坎二陽四陰 與 離二陰四陽 對合 大陽六陰

以上八卦世以長少
二男子之淫姦也以
長少二女從男臨觀
之外而終以長少二
男長少女二不交之
頤入通及不交之中
世十女欲離之卦
胡氏曰頤大過後而坎離就兩陽也離大過似坎而二五
爻變則為重體之坎大過初二五上爻變亦為重體之離矣
索坎以終諸卦之坎并以終乾并以終卦之合震艮者離以終
諸卦之離并以終坤并以終卦之合巽兌者以乾坤互得中爻

之義言之則坎定於坤而離定於乾焉頤大過于卦位為震兌
東西之相對坎離于卦位為南北之相對隨雖以震交兌而兌
未交于震也坎離雖並列而未交也然雖並列而意在離不
在坎蓋言亨故主離而言離則坎必並列一陰一陽之謂道也
坎互震艮之頤是三男之合卦也離互巽兌之大過是三女之
合卦也而坎中有大離離中有大坎焉

咸

三三三 咸 益四來三益
和桂上
三三三 咸 三桂四咸上
宋初

咸 恒 咸恒夫婦之道既未濟水火之交為下經始終先儒謂
咸恒王陽王陰自為對又與上經乾坤道對乾坤陰陽各
成六而咸恒此乎三者人不能得天地之全也
地者恒一見氏虞翻
胡氏曰咸恒夫婦之道既未濟水火之交為下經始終先儒謂
以人道言也自既未濟外諸卦皆咸恒之良翼兌震相會遇

策自咸恒至困井言困重之利也亨以離為主顧不先序損益之大離而序咸恒之大坎蓋坎離相代言離者必先言坎且咸恒皆以坤邑乾子內首咸恒仍是首乾也男女之始生而孩提元也也其漸長而任為人父人母以有室家也亨也故首序咸恒焉上篇之屯以內卦之震始下篇之咸以外卦之兌始何也上篇主出故以內為出之機下篇主入故以外為入之機咸之文也震動止于內而兌說見于外既交而為世則震動而在外兌入而在內矣

脉

大壯
遇六陰壯

胡氏曰震艮遇乾而為辟大壯亦為父之臨二男也

案此兩陽之合卦也然而避大巽象也大壯大兌象也避大壯之列咸恆復猶臨觀之列隨益復相類而相反也者取咸恆之震艮以合于乾而通得陰象馬下高陰用事也然而一避一壯亦消息之理也咸恆有互乾避壯有正乾亦于首乾之美合焉且中又分互乾巽乾兌之卦是離之所由來也坎次以坤離之晉明夷也

音
明夷

胡氏曰晉明夷由離坤而成為母之臨中女雖先震艮兌然

三三三八
三三三八
三三三八
三三三八
三三三八
三三三八
三三三八
三三三八
三三三八
三三三八

有互艮互震亦猶上經屯蒙兌乾坤正體而互坤也

皆皆明夷以坤離兩陰合卦此正離之主事而用事之極或人
晉互艮坎馬明夷互坎震馬以與上高之需訪相應感之復
序乾坤之合卦四明而離合二女之家睽坎合二男之蹇
解離之損益之後序乾坤之合卦四升而合離二女合
二女之革鼎離之子乾坤坎離皆用變序為無心也乎哉

家人 睽 家人 睽 家人 睽 家人 睽 家人 睽 家人 睽
胡氏曰睽兌遇離而為家人睽

蒙自同人入至晉明夷凡二十四卦合圖過坎有之伏而離始與

坤合晉明之離先外後內起同大之離先內後外相反因屯蒙

三男合卦至家睽凡三十四卦合伏卦凡而三女之合卦始見

屯蒙之坎先外後內與家睽之離先內後外亦相反陰陽之分

也合晉明家睽四卦位坤居西南而頤三女之義也家人之離

往而合其與離相比而處又木火風火之相生故曰家人睽

之兌往而合離中隔一坤如相惡者又金火澤火相克也然其

兌往合離而坤母機身其間故未相革而但相睽耳以上四卦

寒解

胡氏曰自遊至解八卦艮震巽兌之遇乾坤離坎也自成一局

此二卦復是坎之見于離後者蓋坎久不用事而當離極成
之時坎已互動生殺相倚之機也又自遊至此凡八卦无有
陰陽之合卦上篇主交而下篇主不交耳故蹇之坎出于外而
艮止于內與屯相反也解之坎入于內而震動于外與蒙相反
也蓋離互卦有離而機漸將由兌而趨坎矣又一互未濟故曰
蹇一互既濟故曰解

損益 損益 損益 損益 損益 損益 損益 損益 損益 損益

胡氏曰咸恒十變而損益亦猶乾坤十變而泰否也

案此兌用事之始故兌居先而在下焉損益皆以乾包坤三陰

于內而為大離之象遠與咸恒相對而一變其局復以陰陽之

卦相合焉

夫始 夫始與上經利復通對言之亦六陰六陽

胡氏曰兌巽遇乾而成夫始亦為父之臨女而乾體止于此

案泰否後而離始為損益後而乾終焉夫始雖陰陽之合卦而

是一大兌一大巽也倒合小畜履互離之卦而為夫始互乾之

卦凡兩卦而得六乾焉而乾體遂止于此自此以後陰陽之卦

一合一否凡六卦以至革鼎六卦皆然焉

萃 升 二陽四陰與鼎革二陰四陽卦各六陽六陰

胡氏曰亦母之臨女也坤體止于此

案此以上篇例之亦同大後之謙豫而為大坎之象焉有謙豫而坤合三男之卦盡有萃升而坤三合女之卦盡蓋卦位乾坤失兌于西故主兌言利而乾坤之卦皆以其合兌巽者序于此而此後遂不復見焉

困 井

胡氏曰兌巽遇坤而成困井

以上六卦皆以少男少女相交之成復次以長少二男以父之遊壯終以長少二女以母之序升及長少二女之中男

兌又序坎離之合兌而困井為坎之合兌巽者至此于利居三之一焉

革 鼎

胡氏曰兌巽遇離而成革鼎自坎至鼎八卦皆兌巽之遇乾坤坎離者又自成一局

案困井為坎合兌之卦一氣也隔以乾而通以為節焉故在乾體既直之後而幸其于乾近也革鼎為離合兌之卦異氣也隔以坤而後可革焉故在坤體既直之後而幸其于坤近也是而坎離亦俱會于兌方矣且革鼎皆有互乾焉卦而位乾次于

三三震震初在兌上
三三兌兌初在震上
三三艮艮初在震上
三三震震初在兌上
三三兌兌初在震上
三三艮艮初在震上

兌之義亦見所合之離則即坤之代體而已矣故以是二卦首自利之貞三局

震 艮 震艮二陽四陰與兌巽二陰四陽卦各六陽六陰

胡氏曰革鼎而後震艮純卦次二

案震即多一陰畫之兌兌即多一陽畫之震艮亦然故言兌必言震猶坎之與離也故序震者必以言履道益臨觀而序兌者必以言解損益震艮漸豐歸旅焉

漸 歸妹 漸歸妹三陽三陰自為卦又與上經余否遁

胡氏曰艮巽兌震又自相遇而為漸歸妹亦咸臨下二體合為

漸上二體合歸妹也

案震之用事多居正卦之下兌之用事多居正卦之上而此又居震卦之下與震之在利復者同陰陽出入之同而異巽而同也人革鼎之後若婚之以漸歸則震艮純合離之豐旅解合坎之渙節中孚小過兮安之而終以坎離之既濟未濟哉然其整齊也而聖人偏不如此序者重震艮之陽卦不使與巽兌並且亦重巽兌之純卦便得與震艮各統六卦自震至旅長少之方各二見中女亦二見而長少之女各一見長少男各一見則自巽至小過長少之女各二見中男亦二見而長少之男各一見此

兌二卦剋長而後以既未濟終之于參差中極整齊者此序卦之法所以遠出邵子所傳大員大方圖萬二也

胡氏曰：震艮遇，離成豐旅。

案豐以泰卦艮之中陽易坤之下陰而陰易而處內之中此豐所由名也旅以否卦坤之上陰易乾之中陽而陰易而處外之中此旅所由名也而豐旅各互巽兌焉故巽兌二純卦雜之也又豐以終震之義旅以終艮之義雷見日則止故豐宜曰中山有人似行故旅責即次

胡氏曰豐旅獲異先之純卦次之

震山之火燔于風故撥受以巽雷之火藏于澤故贊受以兌然
 此處只主兌不主巽以巽即兌之覆卦而此兩卦兼是將由利
 而趨于貞也又聖人序八卦中唯巽無居下而序于前者獨
 純巽之卦為然則巽兌長幼之序不可紊焉爾

胡氏曰熙元又自出而遇坎以成漢節

素漸歸妹之巽兌已合震艮至此而合坎焉則與三男无不合

矣震艮之復漸歸之震艮既合巽兌而繼以豐旅則震艮與三女元不合而坎自困井以來凡十二卦而復與巽兌合所未合者焉耳上篇之坎以震艮之合始下篇之坎以巽兌之合終然以言貞主坎歸之則此二卦又為貞之始一以於巽之義一以終兌之義而又將漸而合離以成既未濟之卦也

胡氏曰亦咸恆上下二體之互相重成卦也咸恆一變損益再變漸歸妹三變中乎小過陰陽各從其類焉

案此二卦當漸歸妹相應併以終震艮巽兌之純卦而中孚則

大離之象小過則大坎之象且中孚以兌震成卦而互震艮之
 闕小過以艮震成卦而互巽兌之大過以為既濟未濟之先路
 一如坎離之先之有頤大過焉蓋六子悉備于斯矣

既濟 未濟 既未濟三陽三陰田為對又艮或性遠對合
二亦六陽陰以上為第五節水火之交合

胡氏曰坎離重為未既濟而下經終中孚小過似離坎固也中孚三二四五各易位則為離小過二三四五各易位則為坎

業既未濟二卦彼此交互而乾坤震巽艮兌之象悉化以六畫之純一者始以六畫之間析者終惟見坎離水火之相為下上而分析之則為坎離合併之則為乾坤始而終終而始此于大

地為鴻濛未剖之初而子歲時為閉塞成冬之象循而環之不
過元亨利貞之相繼不息而已

用九用六說



用九用六予凡得三說焉一曰乾以三陽統六子之陽畫九共得
陽十二焉坤以三陰統六子之陰畫九共得陰十二焉參天者于
乾三陽之外全用其九故用九兩地者合坤三陰之數半用其十
二故用六參天之法參其一而一在三外兩地之法兩其二而二在四中一曰爻有六畫是一二
三四五六之數也合爻中一三五之奇數為九而乾全用之故用
九合爻中二四六之耦數為十二而坤半用之故用六一曰聖人
以天一地二天三地四生數之四象畫卦而以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天地之合數成數命爻合數五與十也成數六七八九也其陰陽各
三與爻之六位合而各以四象除之則五為一六為二七為三八
為四九為五十為六故變一曰初變六曰上者蓋言其本于五與
十之中宮而別異之六爻陰陽相間而成一離下坎上既濟之象
覆視則未濟之象此即序卦反對所由來也其用九六也蓋去五
十之初上與七八之偏爻不用而用地六天九二減五之中爻以
往來下上于六位故九六皆以居二五為吉也又嘗論之陽畫奇
是一陰畫耦是二一止天數二則合天數之一者二焉三者三其
一即天地之合數一二合為三以一連三則已為四四者二其二即天
數地數參兩之自相合也一二為四三其一共象為乾三乾三其

一而坤不四其二乃亦止于三畫三畫中已含有六畫兩地而其餘其二陰用半焉此畫之所以止于三也六者一二三之合也二奇而一耦列以一三次序其象為離三中畫三為上畫二為中畫一為下畫者二三四之合也二耦而一奇其象為坎三中畫二為上畫三為中畫四為下畫所以稱六者取諸離陽所以稱九者取諸坎以坎離為天地之中交故也若一二四合則為七一奇而二耦其象為震三為艮三列成震逆一三四合則為八一耦而二奇其象為兌三為巽三列成兌逆七八皆偏而不中故不用也又上下篇各十八宮而合之為三十六宮參其六則十八兩其九亦十八參其六者二則三十六兩其九者二亦三十六此亦用九用六之奇數若夫七則用之于著四十九則八則用之于卦六十四則七天数故曰著貴而神八地數故曰卦方以知著卦皆以爻之九六為用而變動不居故曰六爻之義易以貢

朱子以著象言之曰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不用七筮得陰爻者皆用六不用八論者以為聖人係詞只就爻立義尚未及卜筮而議其非然朱氏但言之偏耳卜筮未嘗不在其中也孔穎達謂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乾數九而坤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

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為占故稱九稱六蓋以探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少陰之稱七八義亦準此此即朱說所宗然不如孔說之全也近世蕭山毛氏以為畫成于三三其三則為九兩其三則為六所謂參天兩地者也而以孔氏陽兼陰陰不兼陽之說為杜撰然毛氏之解參兩亦非也其言用九用六則又主推易謂周易一書莫非乾坤之用故六十二卦皆無用字而獨于乾坤二卦發之此正乾坤成列而用之為往來推易若曰諸卦皆從乾坤來乾坤不從諸卦來也此亦說之可並存者光山胡滄曉名照著周易圖謂以一三五之三數合而成九故陽稱九二四之兩數合而成六故陰稱六三奇故曰參天兩耦故曰兩地乾坤為諸卦大父母故特出用九用六兩節九何用用于坤六何用用于乾以乾為體而坤用其六來一爻之乃生三女以坤為體而乾用其九來一爻之乃生三男故三百八十四爻陰陽不同莫非九六之大用用九全說元之亨用六止說利永貞乾坤本非有二特自其始而施者言則以為健德所能自其受而成者言則以為順德所能耳舊解用九以為乾化坤而不用其剛竟是不用九矣其言極辯然于參兩二字亦未得解不知一為天數二為地數參者參其一而為三兩者兩其二而為四一在參之外二在兩

之內而天地之生數終矣五則其參兩之合數雖為生數而特居
中宮不可以屬之參天焉至于成數九則參其參八則兩其兩七
則參其參而缺二餘一六則兩其兩而餘二缺二不用五者以其
為中宮也不用七者以九參其參而為陽數之極也陽進極不用
十者亦以其為中宮也不用八者以六一其兩而餘二為陰數之
極也陰退極生數體也成數用也故重卦則用一二三四以為體
定爻則以五六七八九十為用也且變一曰初變六曰上則仍不
用中宮之五十而止用其成數也

六爻相應說

言易者有六爻乘承比應之說唯二五爻取于應者特多其初四
之相應三上之相應安溪李氏以為非所重焉其說誠然然舊解
以初為地爻應四之人爻三為人爻應上之天爻二為地爻應五
之天爻然細玩易例亦不盡如是竊以中孚一卦證之因悟初上
以天爻之陰陽相應二五以人爻之仁義相應三四以地爻之剛
柔相應此即渾儀家所云天如雞卵地如雞卵黃之說而兼以初
四之相應則天地之應也二五之相應則人與人之應也三上之
相應則地天之應也又有分初四為地三上為天二五為人爻者

不如此所分之得當矣且玩上下二篇爻數之多寡無不初與上
等二與五等三與四等者蓋信吾說之不誣焉今列其畧如左
上篇

初九	乾七高小畜復泰同人大有隨	上九	乾家松小畜復否同人大有隨
初六	坤家松師比否豫豫	上六	坤家松師比泰豫豫
九二	乾家需訟師小畜履泰	九五	乾七需訟比小畜復否
六二	坤七比否同人謙豫隨觀	六五	坤家師泰大有豫豫隨觀
九三	乾需小畜泰同人大有豫	九四	乾家復否同人大有豫
六三	坤七家松師比復否豫隨隨	六四	坤家需師比小畜泰豫隨

下篇

初六 咸恒避奇妄解始升升因升
初九 大壯明夷家人小過益夫革
六二 咸避晉明夷家人小過益夫革
九二 恒大壯明夷家人小過益夫革
六三 咸避晉明夷家人小過益夫革
九三 咸避晉明夷家人小過益夫革
右上篇初九十七初六十三上九十七上六十三九二十四六十二
十六九五十四六五十六九三十二六三十八九四十二六十四十

八凡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共一百八十八爻下篇初九十五初
六十九上九十五上六十九九二十八六二十六九五十八六五
十六九三二十六三十四九四二十六四十四凡陽爻一百六陰
爻九十八共二百零四爻合之為三百八十四爻上篇陰多于陽
者八爻下篇陽多于陰者八爻而初九之數皆同上九初六之數
皆同上六九二皆同九五六二皆同六五九三同于九四六三同
于六四是六爻之明以初上二五三四相應也又以九六之數互
論之則上篇初九多于上六者三上九多于初六者三而九二少
于六四九五少于六三九三少于六五九四少于六二者各三下

篇初六多于上九者三上六多于初九者三而六二少于九四六
五少于九三六三少于九五六四少于九二者各三是以初上
相應二四相應三五相應也此見係同上篇屬陽而唯初上兩爻
多陽下篇屬陰而唯初上兩爻多陰其中爻皆上多陰而下多陽
此亦聖人分篇之意存焉若以伏卦之爻加之則上多陽爻十八
合得一百四爻多陰爻十八合得一百十二爻下多陽爻十六
合得一百十二爻多陰爻十六合得一百四爻是上下篇陰陽之爻通相
等焉而共得七十二卦四百三十二爻平分之則卦各三十六爻
各二百一十六也序卦錯綜整齊之妙若此噫至矣

西南東北說

坤象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之解荀九家謂陰起于午至申三陰得坤一體為得朋陽起于子至寅三陽變坤一體為喪朋馬融謂孟秋之月陰氣始著而坤之位同類相得孟春之月陽氣始著陰始從陽失其黨類虞翻以納甲言之謂坎月三日變而成震出庚至月八日成兌見丁庚酉丁南故得朋二十九日消乙入坤滅載于癸乙東癸北故喪朋

惟崔憬據

卦位以兌離為西南震坎為東北又曰女在室非正出嫁為正故西南為失主東北為得主而毛大可主其說安溪李氏則謂西南

後之地則利得朋而代陽已有事東北先之地則利喪朋而順陽以有為諸說不同焉又蹇象詞曰利西南不利東北解象詞曰利西南王弼謂艮山險而坤地順是亦據卦位為言而後儒從之但其說與崔憬畧異崔以西南東北分之四正卦而王則西南專以坤言東北專以艮言也東坡則曰坎北也艮東北也坎艮合體為蹇則難在東北西南其尤難之地乎則又兼坎艮而言東北馬熊氏未曰西南諸家泛以坤為說不見得蹇解于坤有何相入處是當于爻畫求之蹇九三入坤中解九四入坤中故皆言西南坤象詞曰西南得朋蹇解爻詞曰朋來曰朋至即西南得朋也象傳于

蹇曰往得中于解曰往得中眾曰乃得中坤為眾得坤故得眾也得中謂二五蹇之九三為九五之朋解之九四為九二之朋三四入坤而二五得中以主其朋三男以陽為朋也虞翻謂坤西南卦而蹇五在坤中坎為月月生西南故利往得中謂西南得朋也不利東北謂蹇三也艮東北卦月消于艮喪乙滅癸故不利其道窮謂東北喪朋也鄭玄如謂卦位由艮而震而巽而離以至于坤則險在後惟艮轉身過坎故險在前艮過坎不往轉而向東則過震而難解由震而上便是西南平易之地李安溪謂東北陽也居先者也西南陰也居後者也坤先迷後得主蹇往蹇來譽解其來復

吉皆處後之象也來元成讀易陽通以五行生旺作解謂水土生在申申乃西南之方生于西南坤申之位必病于東北寅艮之位故有利有不利坤之貞悔皆土生于西南故得朋病于東北故喪朋蹇之貞艮土悔坎水水土同方故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則貞坎水生于申故利西南其悔為震木木官于東北艮位則未可云不利東北故正云利西南耳諸說亦不同焉今合而斷之程傳謂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而不明指卦位則南陰北陽方位不合毛氏說之是矣本義從程傳而解喪朋句又不依程從陽之說而以反陰為慶更于卦象辭義不合又有謂西南為地陰土也東北為山陽

土也卦體有西南尤東北故一曰得一曰喪者殊無意理若安溪以西南為後東北為先亦不明指卦位則先後二字似無着落荀氏呂十二支生旺論方馬氏以四時論方虞氏以納甲論方俱非正義崔憬王弼義皆同異毛氏解坤彖則從崔氏其解蹇卦則又引劉子新論以為利西南就土順也不利東北登山峻也西南坤位與艮對所謂治險必以夷者是即王氏之說查氏周易玩辭集解于蹇解亦以坤艮對位言之九五一爻變而成坎謂坤二爻變成坎濟險仍用坤道故曰利西南此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亦說之可通者余謂卦位坤與艮對艮者乾之易位也見卦位說坤與乾交則喪其

耦畫于乾東北喪朋是以艮之居西北者代乾也坤本西南之卦故利喪朋于東北若蹇以東北之艮為內卦則又利西南以交于坤不利東北者不利於獨陽也解內坎外震則艮已變震俱不交于坤耳故心曰利西南焉此西南專以坤言東北專以艮言也

又閱錢啟新像抄解坤卦得喪謂得兌與行所以承艮得離與行所以承坎得巽與行所以承震合之為坤之承乾巽喪成歸於震而巽終離喪成歸于坎而離終兌喪成歸于艮而兌終合之皆為成歸于坤而坤終因悟坤領三女陰以從陽為得主故東北喪朋而有虞蹇解三男之合卦獨陽不生故以往西南合三女

為利其不言于屯蒙而言于蹇解者以屯蒙方自貞而元蹇解則自利而貞也此則從崔氏之說而合八卦之方隅言之似更較妥又按用字從兩月陰象也凡易言朋皆指陰畫說坤之得朋與復之朋來一類查初白亦云陰數偶二畫相比便是朋象故易之言朋者在陰位居多本卦六畫皆陰陰往求陽交一陽而為復則群陰相繼隨陽復卦所求之朋即坤卦所喪之朋坤卦彖辭總不外以陰陽從之義與余說足相發明熊氏謂男以陽為朋者非也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

西河毛氏論之特詳曰先甲三日二句馬融謂甲在東方其先三日為東北之艮後三日為東南之巽但以日作一卦以一卦作三日俱無解處且于先後庚不能相通胡炳文襲其說謂先天焉離在東主甲由離而震而坤越三卦而得艮由離而兌而乾越三卦而得巽離日也故曰三日此以陳搏偽造之苗而說易尤為可笑來知德從馬氏說而畧顛倒之以下巽為先甲上艮為後甲而于巽之先庚後庚則又取先天圖為說謂艮巽夾兌于西夫巽只是巽而主兌而夾以巽且復加艮轉輾无理若蘇子瞻所云先甲三

日子戌申為陽盛陰生之時治將生亂後甲三日午辰寅為陰盛陽生之時亂而後治夫庚申十干而忽以子丑十二支當之已極怪矣乃其于巽五爻則又云先庚三日午辰寅寅盡于亥先陰而後陽後庚三日子戌申申盡于巳先亂而後治則陰陽治亂之說更復支離矛盾鄭康成謂甲者令之首必先令三日後令三日且前三用辛辰更新之義後三用丁取丁宣之義則于卦象取義元與鄭元以甲為日之始朱子從之王弼以甲為創制之令宣令之與前三日辰勤而語之宣令之後三日丁宣而戒之其解庚亦只是中命虞翻謂下卦變乾為前三甲上卦變乾為後三甲甲者乾之意者乾也則純取變動全無定準且何以為三日也唯于夏傳曰先

甲三日辛壬癸也後甲三日乙丙丁也十干之周始于甲而更于庚蓋惡情始則以震互于巽而治以甲木巽應終蓋則以兌互于離而治以庚金蓋甲乙丙丁為十干之上上者始也庚辛壬癸為十干之下下者終也以甲木為主木可以克土則用木之剛以克土之柔故不用戊己而但用甲木所謂終則有始也庚辛之終以甲木為始以庚金為主木為金所克則去木之柔而用金之剛所謂无初有終也去甲木則无初故先庚三日丁戊己也後庚三日辛壬癸也用庚金則有終所不用者持甲乙耳甲乙為木正其方所屬行其令者必去之以上皆毛氏說所駁諸解極當其所引于夏傳亦較諸家為勝然治

蓋故用甲木甲木止克蓋上之艮土耳于蓋下之巽木則同物也巽為乙木足制艮土又何取于甲木且是先之辛壬癸後之乙丙丁者于治蓋又何與也巽之先庚後庚固純以金治木矣何蓋則止治其外卦而巽則兼治其內外耶況是丁戊己與辛壬癸者又安用也竊意先甲後甲只取震義蓋蓋壞之極非震動不足以治之而甲為十干之始故變震而稱甲先甲三日者下卦之巽伏震也天三生木而震當之三八同位故巽震相伏也後甲三日者上卦之艮覆震也震艮同出于天一而同位于天三故艮震相覆三日者三爻也巽五爻之先庚後庚則取諸兌金馬巽與兌同出于

四故兩相獲先庚者下兵之復後庚者上兵之復也甲者創始兵入故以震出之艮止故以震動之終則有始者其一陰之始震一陽之始陽始則陰終而艮其成終而成始者也庚者更革其陰始于下兌陰極于上相更革焉无初有終者其五爻變則成震其上其變為艮也蓋艮出于三兌得八數故艮兌相伏而艮本伏震變為艮則无震初而有艮終矣蓋之甲是金必含木之旨兵之庚是木必含金之旨非取其相克也蓋之艮伏兌金與兌後三日皆事出四位故曰金必含木前則致其商虞事後則善其調處之意無用備義素詳近閱范侍郎九池周易原始引齊夢龍之說謂震東為木兌西為金蓋互震

而四居震中故言甲兵互兌而五在兌上故言庚固推其言蓋九二在震先為先甲三日上九在震後為後甲三日兵初六在兌下為先庚三日九五在兌上為後庚三日與鄙說大同小異足相發明

七日八月說

七日來復之說鄭康成李鼎祚皆以分卦直日之法作解蓋本于京房辟卦之說謂三百六十日分配六十卦止言六十者以坎離卦者十一月建子卦為復十二月臨正月泰二月大壯三月夬四月乾五月姤六月遯七月益八月觀九月剝十月坤而又有候大夫卿公之卦如坤為十月之辟則未濟為候塞為大夫頤為卿中管為公以每卦以六日七分為度所云七日來復者正指坤一卦言坤六爻六日合復一爻為七日也毛大可駁之謂自坤至復尚隔未濟蹇頤中孚不惟日不合卦亦不合又有謂卦氣起于中孚冬至後七日始復直日故云七日者亦即前說而小變之者也朱子本義所取去二者說一是利盡為坤至復而一陽始生自剝上一爻連坤六陰爻為七日毛氏主之一是自姤至復歷避否觀剝坤五卦連姤及復數之為七日其說起于虞翻以乾六爻之消長為主後人議其是月非日而鄭李仲謂七者陽數日者陽象故于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象臨剛長以陰為戒故曰八月陽以日計幸其來之速陰以月計見其消之速夫復與臨同一陽之生長何獨于臨戒陰其說殊未足為侯果謂五月姤卦專為七月以周之七月即夏之五月其不言月者以郊風一之日二之日皆言月也則說益掌蠱又自有謂自五月至十一月日行七舍欲見

陽長之速故變日言月者亦即前說而小變之者也晁公武則謂剝卦倒而成復剝之初升為上上降為初一與六交則其數七故曰七日來復李彭山亦云復初一剛止于坤下為六為往動于坤中為七為來只六反為一是七說亦較為直捷但于七日二字似欠切當耳至于臨之八月有凶其說有三一曰自寅至酉為觀一曰自子至未為遯一曰自丑至申為否本義無取觀遯二說毛大可主觀為八月以為臨為二陽建丑之月臨觀對見即此臨之十月已至于觀之八月商德浸衰至是已見作易者之憂患蓋殷雖建丑而臨文多改朔不改月故仍以寅月為一月卯月為二月

則從泰之起至觀為酉為八月即從臨卦前數起至觀亦是八個月且臨下為兌兌正秋也又是八月卦故取象如此鄭元既以臨為建丑殷正又云臨是周二月至八月而遯受之則遯本辟卦六月而以為八月誤矣虞翻亦以遯為旁通之卦夫臨觀倒對仍是臨卦而旁通則陰陽俱反與臨何涉若蜀才謂是丑月至申月凡歷八月而成否則又連臨數起是以丑月為一月與詩易臨文不改月之說不合程朱既連鄭虞遯卦之說又小變之以復一陽月數起則遯正八月不是六月不知此既非辟卦月數且仍是周正非夏商之制文王時宜有此蓋毛氏歷駁堵說而自伸所主要

不出漢人辟卦以為解而鄭意有不如此者嘗閱野同錄有云少陰數八而月四出臨主兌故曰八月少陽數七而日東出復主震故曰七日其說本于程迥而李安溪主之七日八月更不于卦外索解極為有見而予更欲以畫卦之原推之蓋震艮皆位于三而得七數剝為大艮外卦又艮復為大震內卦又震七者少陽之數故日之與兌皆生于四而得八數臨為大震內卦主兌觀為大艮外卦唯與八者少陰之數故月之似不必定以辟卦論

為天地之中合則即人之數也故又之必六兼三才而兩之也其

兼三也即參天之說也其兼而兩之也即兩地之說也又七除一則六八除二則六九除三則六十除四則六此六畫所以成卦而六位所以成章六尤參兩之極致也歟

四
雨地

八

十二
三四其參

十六
四其响

二十五

廿四
六八
其其
西參

廿八 七其雨

卅二
八
其兩

卅六
九十二
參

四十

四四 士其兩

四
八
十二
共
兩

五二
十三兩
立參除

五三
五七十九參
六五
六九二十三參
五十四
五十八參餘二
五十六十四兩
五九
六十二十參
六十四
六十八十七兩
六六
六十七
六八
六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而得七十二卦參天者二十四而兩地者十八則參兩之數極于此矣其三十六宮之平分爲十八也參天之六也其十八宮之又各平分爲九也亦參天之三也其九宮之又各得十八卦也亦參天之六也曰參天者十八卦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參天者十八而除天一之數焉天數二十有五參天者八而除天一之數焉地數三十兩地之七而除地二之數焉大衍之數五十兩地之十二而除地二焉其用四十有九參天之十六而除天一焉又分爲二而掛其一則所用止四十八是參天之十六而兩地之十二數通齊焉乾策二百十六是七十二參五十四兩也坤策百四十四是四十

八參三十六兩也合之爲三百有六十是參天則一百二十而兩地則九十也總二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共得二千八百八十參共得二千一百六十兩兩則十乾策之數參則而萬物之數備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

案朱子謂天圓地方員者一而圓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圓四四合二耦故兩地而爲二數皆倚此而起安溪李氏駁之以爲非密率蓋徑一不止圓三也其耦方圓四之說毛奇齡駁之以爲何不云參天四地不知易雖不言四地而其所云兩者即四也第朱子不解一爲天數二爲地數之旨乃以方員奇耦言之

之且仍認兩地爲二耳孔穎達之說則曰七九爲奇天數也六八爲耦地數也故取奇於天取耦於地而立七八九六之數蓋古之奇耦亦以參兩言之且以兩是偶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故也蓋以乘除之數起于三與二以一乘一以除一一則皆不可變故曰三是奇數之初也安溪取之而併列張氏以一包兩之說蓋兼能兼地故一并二而成三也安溪又言凡員者錯置三點求心而規之即成凡方者錯置兩點折角而矩之即成故參天兩地者數之原也其用于筮法則爲七八九六蓋以理言之則參兩之數皆統之以三如三二爲六三三爲九之說是也即張氏以算言之奇數

起于一三成于七九耦數起于二四成于八六故以其成數紀陰陽陽之進者為老退者為少陰之退者為老進者為少也即孔氏以象言之凡負者以六而包一虛其中則六寔其中則七凡方者以八包一寔其中則九虛其中則八陽負陰方陽寔陰虛故唯七負而寔為成陽唯八方而虛為壯陰九雖寔而積方則陽將變而陰矣六雖虛而積負則陰將變而陽矣其數皆自參兩中來故曰倚數此安漢之說此三說總以三數包天地為解者也若蘇東坡以為天數五地數五其曰參兩何也自一至五天數三地數二明數之止于五也自五以往非數也皆相因而成者也故曰倚數而俞王

吾暢之曰倚者相依倚之謂天數倚天地數倚地參天者天一三天五也兩地者地四也倚者一三五相倚而為九二四相倚而為六也七八亦從此出但二五為七三四為七則一天而一地矣一三四為八一二五為八則一地而二天矣皆不為謂之參天兩地其論參兩則又兼五數以為言焉毛大可之說謂以畫卦言則三陽畫參天也中分為二兩地也以畫卦言則純卦三畫參天也重卦兩其三兩地也以爻數言三其三畫為九故陽稱九參天也兩其三畫為六故陰稱六兩地也以象數言則三變三奇而成陽參天也三變兩奇而成陰兩地也以初數言凡四十九策中初十

三為陽則賸三十六以三乘之三其十二策參天也初二十五為陰則賸二十四以兩乘之兩其十二策兩地也推而至于乾策坤策亦然又曰畫卦始于一而成于三惟乾參天故三其三而得九三畫也惟坤兩地故兩其三而得六六畫也而于是以一二而兩兩者為七三男之卦皆七畫也以兩三而一兩者為八三女之卦皆八畫也蓋其論參兩以卦畫之奇耦言之而併及于策數初數其論數亦止于三而以兩地為兩其三解則重卦之乾何以別于三畫之坤且似參奇兩奇而非參天兩地矣汪琬謂乾爻以一函三參天之說也坤爻以一判二兩地之說也乾奇三畫震坎艮各得其一與離兌各得其二合之為十二畫以一函三三其十二畫是老陽數也坤偶三畫與離兌各得其一震坎艮各得其二合之亦十二畫以一判二二其十二畫是老陰數也其說亦有見然終與參天兩地之義不合

參伍錯綜說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二句解者紛然本義主據著說以四營為變以三變成爻為數參者三數之伍者五數之錯者一左一右之謂綜者一低一昂之謂又多引古語以證參伍之義而三數五數云云究于著法無著落處來知德以參伍言著錯綜言卦謂三人相雜曰參伍人相雜曰伍止字借字以作分掛據撓之形容或多或寡或前或後彼此之相雜其于錯綜則謂卦之陰陽相對者為錯如乾錯坤坎錯離之類其相覆者為綜如屯綜蒙蒙綜比之類其解與本義半同異焉安溪李氏謂參伍以變者陰陽相生也錯綜

其數者剛柔迭居也亦以參伍錯綜作借字解而主卦又言不用據著之說毛大可主據著謂筮法三據得一爻五閏而再撓即參伍也取撓之餘數而合計之乘除往復即錯綜焉于義亦殊牽強若查氏周易玩辭集解所引謂著法本于河圖以中數為尊一化兩由中而分一居中左右不離中而成九五以三為中九以五而或五五居中左右不離中而成九五以三為中九以五為中一分二為參三五二為伍參之伍之交互以觀其變也三五為十五五乃河圖中數故數之相倚者不曰參伍則曰參兩三與二倚曰參伍一與二倚曰參兩皆用中法也參伍只以一變言錯綜據掛

據後而言下文通其變則三變而成一爻極其數則十八變而成一卦而總不外參伍之說其解參伍二字極精而于據著所以取用參伍之旨未及道焉惟胡滄曉函書云參伍者十五也十五者九五之合老陰老陽之交也參伍則三其五矣而又分之為九六則已非三五之舊所謂錯綜其數也參者三寸之義伍者五行之義其言至為透徹而惜其尚有未暢者蓋河圖中宮十五是參伍者一也西之九與北之六合為十五是參伍者二也東之八與南之七合為十五是參伍者三也聖人用之以立卦生爻而制筮法祇此五之與十而交錯計之或以九六而變其參伍之數或以七

八而變其參伍之數綜括紀之或以三紀而得三者五合之而變為九六七八之數或以五紀而得五者三合之而變為九六七八之數而天地之文天下之象無不成且定于其中矣其立卦之取用參伍王申子所云三參乾坤而成八卦三參八卦而成六十四是成剛柔相雜之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各相伍而定五行生成相配之象其于參伍二字猶二之也不知聖人則焉蓋卦以九數而成乾坎以六數而成坤離以七數而成震艮以八數而成巽兌詳見四象無不取于參伍焉而爻之用九用六及著策之用九六七八又其顯然者故參伍以變云者變焉之十五而為九六

為七八之說不止于揲著也參伍以變即錯綜其數錯者錯離而參差綜者綜理而齊一而文王序卦之妙亦備見于此矣近世任啟運解此二句以為未成卦以前先參之分二掛一象三才也又伍之既掛一而二揲二掛象五行也如是則一變矣三其變乃成一爻又加五爻乃成一卦故曰成天地之文錯謂左右挂揲或多或少綜謂掛初而總數之極則合六爻九六之策也故曰定天下之象此宗毛氏之說而小變之者也又曰既成六十四卦以後而參之則錯卦有三如屯上錯為噬嗑下錯為蹇全錯為旅是也伍之而互卦又有五如屯下四爻互復五爻互頤上四爻互蹇五爻互比中四爻互剝是也錯之而以九六相易綜之而以上下相倒此又宗來氏而小變之皆于義未有當焉

五位相得有合解

朱子以相得為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有合為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參綱以納甲言之謂乾納甲壬九與乾數坤納乙癸皆坤數二癸十震納庚七與納辛八坎納戊五離納己六艮納丙三兌納丁四巽乾甲坤乙相得合木艮丙兌丁相得合火坎戊離己相得合土震庚巽辛相得合金天壬地癸相得合水胡一桂以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為相得以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戊癸合為有合龔煥之謂相得者四方相次如一三七九二四六八是也有合者四方相交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是也郭鵬海以一六等數同處其方不相妨害為相得一六等數一生一成兩相配合為有合張慎甫謂天數五地數五非有兩個五也天此五地亦此五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蓋以天一與地四合則成五地二與天三合則成五又毛奇齡謂地六以天一減之則五天七以地二減之則五餘微此毛奇齡謂一二三四五此五位也此相得者也一合五而成六二合五而成七三合五而成八四合五而成九五合五而成十此有合也予謂諸說于理皆通然尚有未備者竊以鄭氏大衍高推之即世所相得當是下之一與上之七及左之三與右之九以奇數相對上之二與下之六及右之四與左之八以耦數相對中之五與下上左

右之耦數同類相對而五又獨對七十又獨對六焉詳見四象生八卦說中
 有合當口口口口口口以參天兩地之義言之如一二合三一
 三合四口口口口口口五為一四之合二三之合六為一五與
 二四之合七為一六與二五與三四之合八為一七與二六與三
 五之合九為一八與二七與四五之合而十則一九之合二八之
 合三七之合四六之合且又合兩五而為十焉

著象說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本義以為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
 地十而得之意以五為生數十為成數以五加十是為五十衍必
 從中宮起者蓋從中起也衍者就母數起子數布算堆積數无所
 為小衍大衍只是從一個十算到五個十耳五十即是著數著生
 百筮而止取五十者人事居造化之半也桃承庵單主中宮五數
 言之曰大極也衍推也天地止有五數推極其數一數自有一十數
 在自得五十之數上就河圖之數言曰五十有五本五數而積得
 之也此就著象之數言曰五十本五數而推極之也張叔正主存

本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而五而五十為著數于天地之數去其
 五者存本也五者五行各一其本也虛其中金木水火其用四十
 有九者又去其一以為本也又虛天一故沈氏曰聖人參天兩地
 而倚數數止五十者虛其參兩不用也用止四十九又虛其一不
 用也虛天一地二天三而衍之為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至于无
 窮故曰大衍非止衍至五十而已此亦存本之說但一以五行為
 言一以參兩為言耳又有以五為生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五十
 單就數言不在中宮上論者與本義大同而小異焉而梅氏古易
 考原又統自一至十之數布算而堆積之曰天地之數各五合而

而衍之道得九位一與二為三二與三為五三與四為七四與五
為九合三五七九五與六為十一六與七為十三七與八為十五
九為十有四八與九為十七再合三五七九九與十為十九又為二十有四

得九位共數九十有九而一居中左右皆三五七九為奇內含五
十為耦今除五十還河圖本數十陰數也故五十不用而所用四
十九者皆純奇之合奇員而能動是故生生變化行鬼神也一居
于中掛一之象也前後二十有四分二之象也曰三五七九有四
者揲四之象也又三五七九有四者再揲之象也出皆于天機自
然之法象參以丁易其說甚巧而未免于鑿若宋咸謂大衍是推

衍之數自太極生兩儀則陽一陰二衍而為三兩儀生四象則太
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衍而為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
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為三十六合而之其數五十
此則以陳搏偽造之番數說易已屬可笑况如其言亦止四十九
數如何云五十乎漢後所傳之說馬融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
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
太極一兩儀二日月又二于以合于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
之數則剛得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以太極不動也荀爽謂卦八
爻六以六乘八六八四十八加之乾坤二用為五十其用四十有

九者以潛龍勿用也虞仲翔謂甲乾乙坤相得合木甲數一乙數
二丙艮丁兌相得合火丙數三丁數四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戊數
五己數六庚震辛巽相得合金庚數七辛數八壬壬地癸相得合
水壬數九癸數十于以合于五位相得原數亦俱彷彿唐崔憬謂
陽從三起順數至五七九而成老陽不取一數陰從二起逆數至
十八六而成老陰不取四數而適得五十又有祖馬融之說以律
呂配易者謂太極配黃鍾兩儀配陰陽二律日月配二變四時配
四清聲五行配五聲十二月配十二律二十四氣配二十四調剛
得五十之數于是以七聲衍七調為其用四十有九以七聲乘十

二律為其別六十有四以三百六十律為三百六十策當期之數
毛氏訖其于論易論樂皆無與焉唯鄭康成大衍注謂天地之數
五十有五天一生水在北二地生火在南天三生木在東地四生
金在西天五生土在中然而陽无耦陰无配未相成也于是地六
成水于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東與
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與天五并而大
衍之數成焉又曰五十有五所以闕五為大衍數者以五行生成
兩兩并合則五行各氣其分有兩其并即一故曰五行各氣并氣
并而減五是也宋時朱震漢上易誤解氣并為氣通因謂十十

二辰二十八宿皆有五行之氣通于其間共五十五數而去五數為五十此與京房乾鑿度俱合然而非鄭氏旨也鄭說蓋昉于揚雄太元分大衍之數以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但鄭氏云五十合土而太元則以五加五為十不必言十而十在其中以五五即十也亦不必言五而五在其中以五五為十則一五為五也毛氏之說謂夫子于大衍五十之後即接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語明明以此作五十之注謂天數與地數相合各有生成之數而生數止于五成數止于十雖合數五十有五而生成大數止得五十此夫子自為釋者按鄭氏氣

并減五之說即張叔正存本之解而毛氏主之此說之最近理者愚意更欲以參兩之說參之但諸言參天兩地者皆以三為參二為兩而五則二三之合數故關五弗用而不知參為三兩為四五為參兩之合數一四合為五二五合為七去五而言五十者以五已具有參兩之數故也又一二三四積之為十者一為五者二六七八九積之為十者三為五者六合生成之數而得十者四得五者八虛五不用而以十合之則得十者五得五者十故五十云者非止計其數之五十兼以其四象生成之數積之而皆為五為十云爾至其用四十有九玉珥謂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

成斯易之太極也郁聖與謂數備于五而五十所宗者五數始于一而四十有九之所宗者一陸庸成謂以一為宗示尊也有一之不用以就四十九之用故自分二掛一以至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之變化而一不與焉然無非生于一一正用之所從出也或曰五十者數之成處成則不動去其一則變動起矣故損一以為用張彥陵說統謂數始于一大衍之數五十只是五十个一徹首徹尾只是个一用之時少不得自一數發動即此五十策而首取一策寔之便是用但不連在分揲掛扐用內故曰其用四十有九四十九者少陽七七之數不用陰而用陽者天地間變化

陽用事也不用老陽而用少陽者天地間變化少者用事也余謂五為參兩之合數七亦為參兩之合數以一合六以二合五以三合四皆為七六六則三十六而五十者餘其十有四矣八八則六十四而五十者缺其十有四矣九九則八十一而五十者缺其三十一矣五五則二十五而五十者餘其二十五矣唯七七則四十九而五十者止空其一合天地之數之虛五言之則為併虛天五地六之數專以大衍之數五十言之則為虛天一之數此揲著之所以有取于少陽之七歟

筮法說

朱子云擇地深處為著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仕啟運言儀禮筮于廟宮是古未有卜筮之室易言人謀鬼謀是假于廟門禮記作龜此著龜以問之鬼神耳非以著龜為鬼神而問之著五十筮筮者齋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仕云儀禮主人即位門東西面有司西方東向布席門中開西闕外西面筮人執筮受命即席坐西面筮卦者在左注疏言為出著薰君筮則北面又言君親卜則北面朱子者禮未知何據為出著薰于爐上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仕云古命筮二主人一筮史之詞其今以某事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吝悔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于積中此所以其用而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格木格居林二分之北此第一

營為二以象兩也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之左手之小指間此第二營所云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此第三營所云揲之次歸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无名指間此第四營所云歸奇于扐以象閏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并前揲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手中指間并前揲為四營所云五歲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四通計之不五則九也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于格西第一刻以上是為一變此所云四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著合之或四十四策或四十五策

復四營如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西第二小刻是為二變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所掛之一不四則八也又取左右大刻之著合之或四十三策或三十三策或三十三策或三十三策復四營如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西第三小刻是為三變與二變同三變既畢乃合三變掛扐之策而畫其爻于版此所云三變或爻也合三變掛扐為三爻共十七策則二少一多而為三陰其畫為拆一共二十一策則二多一少而為少陽其畫為單一共二十五策則三多而為老陰其畫為交故曰三變成爻十有八變九變成內卦乃致其卦之變而占事之吉凶焉

按朱子啟蒙主三變皆掛之說故本義于歸奇于扐三句注云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于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其說本之孔穎達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于扐而成數以象天道歸殘聚分而成閏也是以揲餘為奇也虞翻之說則曰奇所掛一策也扐所揲之餘也不一則二不三則四取奇以歸扐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故歸奇于扐以象閏也張橫渠主其說以為再扐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變不掛也閏嘗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而郭忠恕聞之曰扐如禮言祭用數之扐或言指間為扐者非也五歲再閏非以再扐象再閏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扐再扐而後復掛掛而後歸奇則五歲再閏之義矣李

安溪謂孔疏朱義以左右揲餘為奇而即以再扞象再闕張郭則以先掛一為奇而歸之于扞以象闕其說謂惟初變掛而後二變不掛故初歲有闕又須越二歲如初變有掛又須更越二變以應再闕再扞兩再字各異義而不相應故當以朱子為是然以奇為掛一之奇玩語氣歸奇于扞自是兩物而併一處則郭氏之說可從蓋掛扞皆當併以象闕如天道氣朔盈虛必併為一法也

宋時莊綽作揲著新譜引唐人張轅之法用著四十九莖總筋把之以意中分扞一小指間四揲之第一揲餘三足滿五餘三四足滿九第二第三揲餘一二足滿四餘三四足滿八皆揲左不揲右

四五為少八九為多三多老陰交分三少老陽重分兩少一多少陰折分兩多一少少陽單分張元理因之而于掛從張于後二變不掛之說子揲從莊氏揲左不揲右之說以為天動地靜陽變陰合地承天而行于義為當左除一而右承之以三左除三而右承之以一或為奇之陽也左除二而右承之以六左除四而右承之以四或為耦之陰也明季本義四十九九字為八字之誤止用四十八策虛二以為陰陽之母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三變皆同除掛一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由諸家之法于陰陽老少得其均矣任啟運謂莊綽等揲

左不揲右有意闕略且失陰陽交錯之義而季本之說余亦惡其改經以就已意殊蹈宋儒之妄轍也

按象數論謂揲著策數四十九無所謂虛一反于積中者此不知靜無動有之義者也又謂掛一以象三者或左右或隨取一策者孔版左朱版右鄭康山書伊川揲法亦云左手取著一莖掛于右手小指之間此不知左右陰陽相交之義者也又謂橫于案上不必在左手小指間則何名為掛也又謂一變中凡三掛故曰象三亦非也左分為一類右分為一類此又為一類所以謂之三也非三揲也又謂掛與掛合餘與餘合不相雜焉則是三掛既完而後合與朱子每一變時所掛皆與奇合異

也又引伊川揲法第二第三變皆不掛謂第一變不掛一則無變而所餘皆得五唯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然兩變不掛則殊少陰陽相交之妙故當以朱子三變皆掛為是也又謂孔氏以三多三少兩少一多兩多一少餘策定陰陽之老少不知著之所以必用四十九者以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个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个去其二十一則得二十八个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个只有此九六七八老少四者之象若三多三少之數則加乎四十九減乎四十九无不可得亦可不顧九六七八策數而以之定老少者耶

此說極是蓋多少之數不得云九六七八也而本義兼取之殆未
是乎

占法說

啟蒙曰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
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詞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占仍以
上爻為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詞而以本卦為貞之卦
為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
以下爻為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為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
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程沙隨曰六爻不變以卦彖占內貞外悔啟蒙如左傳衛孔

成子筮立元過屯曰利建侯又秦伐晉筮過蠱曰蠱之貞風也其

悔山也是也又或占晉過小過曰此卦內五漸曰女歸吉外五

兄當毀于火果然又馬周筮仕于隋時得鼎曰易代一爻變以變

爻占啟蒙如左傳畢萬筮仕過屯之比初九變也晉侯將納王過

大有之睽九三變也周史筮陳完過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筮過

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筮嫁伯姬過歸妹之睽上六變也季友之生

筮得大有之乾亦六五變也二爻三爻四爻變以本卦為貞之卦

為悔三爻變與如晉文公筮得國貞屯悔豫皆八初四五凡三爻

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數不純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屯

為八在豫亦為八爻皆六而不故舉其純者言之五爻變以不變

又占故家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三三之隨三三朱文公曰蓋五爻皆變唯二爻不變魏叔子曰乾文七九坤文六八此其大凡也然乾爻用九而不周七坤爻用六而不周八用九故老陽變而為少陰用六故老陰變而為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陰少陽不變此言遇艮之八蓋艮卦六爻三上以九變初四五以六變唯二得八為少陰不變也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如穆姜遇艮之八史曰是謂隨之艮亦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八二不變也杜預謂連山歸藏以七八占者非也六爻變以乾坤二用為例李本固維宣曰六爻不變而占彖詞一爻變而占所動之變辭家

皆同惟王氏謂一爻變本二爻之變經傳无例攷之齊高洋筮乾卦爻為貞之卦爻為悔二爻之變經傳无例攷之齊高洋筮乾之鼎初五兩爻變也宋景素占乘龍御天則主本卦之上爻焦氏林曰弱足則跟折亡為患則主之卦之下爻要當以本卦之上爻為主以之卦之下爻為輔王氏謂二爻變以初變爻為貞次變爻為悔作兩節消息之與故家小異三爻變者晉公子之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占曰皆利建侯是占彖詞分貞悔者有據矣王氏謂三爻變以先後變爻為貞後二爻為悔晉成公筮乾之否下三爻變也單襄公曰君三出馬其次必此為得國之占蓋占大往小來主悔也乾之否前十卦也而主悔是古有所不拘矣前復十卦之說焦氏林云駢駕六龍封為燕

王是主貞上爻也是貞悔兩體皆當占者四爻變經傳无例故家以二不變爻占韓范洛以一不變爻占皆主下爻然攷之洞林桓茂林瘦病筮貢之豫景純占時陰在初見陽失度然刑在中刑鬼入墓變震屬卯揀宜食兔四變爻皆占也沈七之筮王靖得乾之觀下四爻變也沈云乾變至四又不至五未得見大人則前例有所不拘矣王氏謂四爻變五爻變六爻變皆以初變爻為貞後變爻為悔作四五六節消息之一說四爻變五爻變皆以本卦貞之卦為主五爻變則穆姜之筮其明據矣杜預謂係小失之失夫而變艮入陰而止所謂不拯其隨其心六爻變韓范洛以所不快必不出也亦當合兩卦之卦爻占之六爻變韓范洛以所變彖詞占朱子有乾坤占二用之說則乾坤彖詞將何用手六爻

變者皆以上爻為主兩卦為貞悔其六爻不變者以初為貞上為悔凡所遇卦不論一爻至六爻變者彖詞无不可引用光山胡氏曰一爻動至六爻動總以本卦為主但眾動而合以斷之斷无輕置本卦之理任氏云若兩爻動而止占一爻則何如止動一爻三爻動而止占彖詞則何如本卦或之卦不動也晉豐耳筮貞屯悔豫皆八是三爻動必合兩卦之彖詞以占而兩爻動四爻動必合兩卦而不可占也斷不可舍本卦而不占李安溪曰占法有用卦詞者則以八為標識因畫象之法卦以八成也有用爻詞者則以九六為標識因揲著之法爻以九六變也然不曰得某卦之某九某六而必曰得某卦之某卦則雖用爻詞而未嘗不先以兩卦之體若夫貞屯悔豫則三爻變艮之隨則五爻皆變泰卦不變于法皆當占卦故並曰八馬但變自三爻以下

及不動者則以本卦之詞為主以董因引泰小往大來之例推之
變自四爻以上及全變者則以變卦之詞為主以穆姜引隨元亨
利貞推之變止三爻則當兼論兩卦之詞以司空季子占貞屯悔
豫推之也

任氏啟運曰占法有取大衆者如晉筮執鄭得復曰南國威封其
獲晉君魏趙輔和為人筮父疾有取八宮者趙輔和為人筮父疾
得泰曰父已入土皆不用詞有取六爻者趙輔和為人筮父疾
魂能元有合兩卦象者如魏藍天兩得李泉與曰民為山山出
死子有決大勢而以變卦決時者如齊高洋筮得乾之鼎宋景公曰
命有用序卦之辭象者如李綱濟時筮有兼取象與辭者如崔杼
也

筮得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以風風雨妻不有取卦詞而重互卦
可要也坎變其象且詞有困于石云云也
正變者如明正統北時魏驥令陸時筮得但之解驥曰帝不恤而
居互乾之中而變離乾君也離南面也解互一離兩坎月離日
大明象也特而坎失離詞曰其來復吉復而尚幽終必南面
有衆爻動而合衆動以占者五爻俱動初九爻位而得氏重耳在
外之家九五屯膏所乘所應皆向初九患恤元親之象至豫則九
四為衆陰所宗震為諸侯坤為國土重耳得國之象詞曰朋盍
皆總髮以裝首率諸侯以尊周之象又衆詞利行師一戰而伯之
象○按此則本卦以內卦為已外卦為人合變卦則以本卦為見
在變卦則本卦若如王氏占法二爻三爻四爻動總以不類矣有一
一爻為決則小貞吉大貞凶貞疾恒不死皆與晉文不類矣有一
爻動而亦合衆爻以占者如明王木之變公寅筮得乾之初而并
占及飛躍蓋飛躍坤動而勢有必至也
有以前占而并斷後事者如晉成公筮自周歸國得乾之否單襄
公并決悼公之歸國為君禍當三乾之

君返坤蓋占必先取本卦大衆與之卦大衆及所占之事大小行
之問也蓋占必先取本卦大衆與之卦大衆及所占之事大小行
藏合否以攷吉凶九五予曰必不至然後審其爻一爻動占動爻
五爻動占靜爻此定法也若二爻三爻四爻至六爻動則必合兩
象以推如師士群筮母病得歸妹之隨兩爻變也景純謂秋必亡
氣盡矣孫皓筮同人之頤而亡國三爻俱變也內日沒于雲外天
折于山君道亡兵且象君出郊野而求口食御筮兆也宋筮金主
亮八冠得龜之隨六爻俱變曰我有震成彼雷殷折良得其象以
上爻乘其初變則彼頭墜地矣然重變象內已外彼也得其象以
觀其性情悟其消息而後驗之以詞思過半矣

按占法備于左傳必合卦體卦象爻而兼取之其二爻及四爻
六爻變者于傳无例然歷代所傳占筮可例而推也朱氏啟蒙所

定例未知何據不無遺議于後人胡氏任氏謂必合衆動之爻而
斷之者是也當合諸家而參定其說以為六爻不變則占本卦象
詞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其一變爻以至六爻俱變者皆以本
卦為貞之卦為悔一爻變者既占本卦之變爻亦占之卦之對爻
三爻變者合兩卦象詞及本卦之卦之衆動爻而斷之而以所變
之下上分事之本末其二爻四爻之變者亦如之若五爻變則以
不變之爻占則亦必合衆詞及本卦之卦之不動爻為斷至于六
爻變亦必合占本卦及之卦之象又詞而乾坤二卦之變則乾當
占坤坤當占乾不當用本義占用九用六之例又胡滄曉以為變

之多者其于事皆有所驗第其中必有一爻兩爻為尤重者以為用爻而其餘望之此又不可不知也

左傳僖九年秦伐晉筮過彊曰千泰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孤云云汪堯峰以為此蓋筮得彊之象三爻互變震為諸侯千乘之象終為進退三去之象三去者初二三三爻皆其也之卦成坎坎為孤終為近利市三倍獲之象或曰所筮六爻皆不變者則何不引彖辭如重耳筮泰之例乎又曰成六年鄆陵之戰筮之遇復曰南國威射其元王中厥目云云此筮得復之頤也上爻外卦坤為國又為西南方故曰南國內震木克外坤土故曰威震為蒼筮竹以

矢上射之象凡卦上為首元者首也元王即又辭國君也又又辭有災背背為目疾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是所謂用行師終有大敗云云也

張衡思元賦云文君為我端著兮利肥遯以保名李善注云此筮外艮下乾上九爻詞云肥遯无不利上居无位之地不為歷象物所累增職所不及遯之最美故曰肥及遯之最其故曰肥歷象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山從初至三為艮艮為山故曰歷象風二女感于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遯上九變為咸咸感也其長五為乾乾為冰故曰冰折乾為冰天蓋高而為澤兮推云路之不平世為澤乾為天言天高而為澤雖復險戰動自徐而不息兮蹈

王皆之爭噪動也乾為王政蹈王階言我雖欲去猶戀天子之自強不息

近取諸身說

乾首坎耳離目兌口在上者陰陽各二卦焉坤腹艮手巽股震足在下者陰陽各二卦焉首上復下天地定位也而中隔以兌口艮手山澤之通氣在天地之間艮下兌上為咸以象人之交感也股足同處下而相連雷風之相薄也耳目同處上而相近一面一背耳生于目之兩傍其位在背水火不相射也水火處首之上而風雷處腹之下是日月在天風雷起地之義也然八者各有竅焉周禮言人有九竅注者以為耳二目二鼻二口一大小府各一此陽數也不知寔合躋一乳二為十二竅以兼應陰數陰數十二月六坎竅在耳者取其半也

離竅在目兌竅在口而乾首之竅寄于鼻鼻者艮象而為乾竅者一陽在上而乾之三陽極矣此上體之竅也口口艮口手之竅在乳震足之竅前巽股之竅後而坤腹之竅則躋也躋者兌象而為坤竅者一陰在上而坤之三陰極矣此下體之竅口也口口合之得十二竅故履卦亦有十二畫焉合數之則上下各四而得耦數分數之則上七下五而得奇數乾坎離兌上四象也坎離象卦位一二之對乾兌象卦位四九之連坤艮震巽下四象也坤艮象卦位六七之對震巽象卦位三八之連卦位起震連巽而人身起足連股自東而東南也卦位震對兌而兌連乾而人身由口而首自

西而西北也卦位離坎巽而坤次離而人身股上即腹腹上即手坤以魚離而取坤之對位也卦位乾次兌而坎次乾而人身口鼻之上為目目旁為耳離為乾用而取坎之對位也震生兌殺故人之始生首口先而股足後由殺而生之義也人之既生足下首上其死也亦自足始由生而殺之義也然巽即次震則又一陰生而殺機伏矣乾即次兌則又陰陽戰而生機動矣人生于震故形象木身之毫髮皆木葉艸縷之象震為蒼莖竹為虞氏以震為髮髮生于首其色玄黃是以震始而以震終也乃巽為白為寡髮人漸老則髮漸白而寡是亦殺次于生之義人之形自震足而至乾首

以震巽坤艮兌人之竅由巽震以至離坎以巽震坤艮兌蓋以竅離坎乾為序論則下之巽上之坎皆其在後者也男女以俯仰分上下故同一形而男以離目下通震足女以坎耳下通巽股男以乾鼻下通坤躋女以兌口下通艮乳口口坎離不異而震巽異焉乾坤畧同而兌艮畧不同焉男震下而巽上則得震氣多女巽下而震上則得巽氣多故男象直木于干為甲女象曲木于干為乙乳者艮竅也男得艮氣多而女得艮氣少故女乳垂囊口者兌竅也女得兌氣多而男得兌氣少故男鬚環口女乳之下垂巽形也男鬚之環出震形也男之重在乾離而表震于兌口是四卦之皆為男用也女

之重在於坤坎而表其于艮乳是四卦皆為女用也男自震至乾自下而上以首足包其全也而首象天之覆足象地之行明目取諸離立言垂訓取諸兌女由艮而坤腹股皆處下陰用半也而腹象地之作成股象地之翕闔守身取諸艮婉婉聽從取諸坎其間男之用莫大于離明女之用莫大于艮守何則八卦分官各司一職而諸官多不能相及惟目于身之下體無不見也焉其見上體則又可資于鏡君必有藉于臣人必有藉于友也而究不見其背者以察為明非明也故明有貴有所不見是男之用也惟手于身抑搔癢癢无不得而至焉故手者守也所以守其身也艮為手成始

成終之義也女之用也上體之乾首包後下體之艮手及後而坎其之義皆後三陽卦一陰卦故背面為陽坤腹兌口離目皆在前而震巽亦前三陰卦一陽卦故正面為陰正面之震陰盛而一陽復于下故雖陰而主男背面之艮陽盛而一陰生于下故雖陽而主女且正面圓兼六卦而背面止其坎二卦即乾口首艮手之卦亦復在後而非其口用得半而已是北離為乾坎所居而用在東南東是南離為離其所居用而在西北之義也以河圖之數言之易三八而居下而左取上七右取下六易四九而居上而左取下一右取上二上體則乾九離二坎一兌四共十六數四象之正數獨缺

三以乾兼一三五之陽數而用以代震也下體則坤六震三共八艮七共二十四數加以中宮之五寄于艮中宮之十寄于坤四象之陽數獨去九蓋以震代乾也以一五加震之三數則九以乾為上體之最上以震為下體之最下而包諸卦于中天包地之象也坤數六以二加而又得中宮之十合之為十六半分之則陰之極也以五除之則餘一除三個五艮數七而又得中之五以五除之則餘二除兩個五艮數八以五除之則餘三乾數九以五除之則餘四以震之三合艮之二則五以坎之一合乾之四則五併以乾所除之五及艮之兩五則為天數二十有五以兌之四合坤之一

則五以離之二合艮之三則五併以艮所除之五及坤之三五則為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上下體皆平分焉蓋上體乾九坎一為天數離二兌四為地數下體坤十六艮八為地數艮十二震三為天數若去艮中之天五則為大衍五十之數矣又去坤所餘之一則為著四十有九之數矣詳見著以數往順知來逆言之定位節為周易言之于乾天地定位自首而腹順也山澤通氣自手而口逆也雷風相薄自足而股逆也水火不相射自耳而目順也然周易始乾而寔始震觀文王序卦乾坤後即序屯可見屯以震為內卦猶人身之自足而上也是故易逆數也雷動節為商易而始于坤

則由腹而足順也由腹而耳逆也由目而手順也由口而首逆也
尚易以坤震坎而夫子從雷風說起則其順逆與周易同然而
離艮兌乾為序
人身皆自下而上是故易逆數也出震節為夏易而始于艮則由
手而足順也由腹而目逆也由腹而口逆也由首而耳順也
震坎為序而夫子從震坎說起則自足而股逆也自目而腹順
乾坎為序而夫子從震坎說起則自足而股逆也自目而腹順
也自口而首逆也自耳而手順也然而人身皆自下而上是故易
逆數也乾健坤順節亦以一順一逆相次蓋天地如是人身亦如
是矣以奇耦言之震以奇分耦而合之得奇足趾各得六得十二
數合前震以耦合奇而分之則耦共五數分則兩股各二而得
得十三

四坤以奇合奇而成耦股及臍各一合之則二數又統下足及前
數坤以奇合奇而成耦股及臍各一合之則二數又統下足及前
二共得四艮以耦分耦而成奇艮手指掌各八數各加乳為九數
皆耦也
兌以耦合奇而成耦兌一合為一合為二乾以耦分奇而成
奇乾首及鼻合二數分為兩處則上首一而奇下鼻及離以耦合
奇兩處三而奇又統離目坎耳兌口各一而合五數
耦而合居兩耳中間則奇分之則耦四數合兩目則八數以其合
居兩耳中間則為坎以奇分奇合之則耦而分居兩目之外則又
九數而實八數
奇坎耳有輪有全數有半數得三數此水火之互宅也以形併
竅而陰陽一準其卦焉以卦有六爻言之人身之八卦兩卦在後
下坎在後前止六卦則六爻之象也以卦當爻而合之為六畫之
上坎在後

卦則足奇腹耦手奇合為三畫之離在下體口耦鼻奇目耦合為
三畫之坎在上體合離下坎上而成既濟履視而則又為未濟矣
如連而遞視之以後震之耦為下畫而加前震之奇坤腹之耦則
為坎又以前震為下畫而加坤腹艮手則為離合坎離則為未濟
又以坤腹為下畫而加艮手兌口則又成坎而合下離為既濟又
以艮手為下畫而加兌口乾首鼻為首之則又成離而合下坎為
未濟又即以口鼻目合坎以鼻目耳合離以目耳股合坎上
坎環至以耳股足合離無非未濟既濟之相間三才皆一水火之
合而已矣又以六十四卦言之以震其二卦為例重其足則震也

震足下坤腹上則復也加艮于震則頤也加兌于震則隨也加乾
則无妄也加離則噬嗑也加坎為屯加艮為益從上順視則又各
成八卦焉重其股則巽也巽股下坤腹上則升也加艮于巽則蠱
也加兌于巽則大過也加乾則姤加離則鼎加坎則井加震則恆
從上順視則又各成八卦焉餘皆即此推之又男口有須是震兌
之交卦以男往隨女曰隨如須口隨口動以女來歸男曰歸妹如
口歸須內也而女之口則純兌而已矣女乳垂囊是艮與之交卦
男得女有漸故女必交男而後乳垂女感男為蠱故女既交男而
變前體若男之乳則純艮而已矣上體兌下乾上為復而坎離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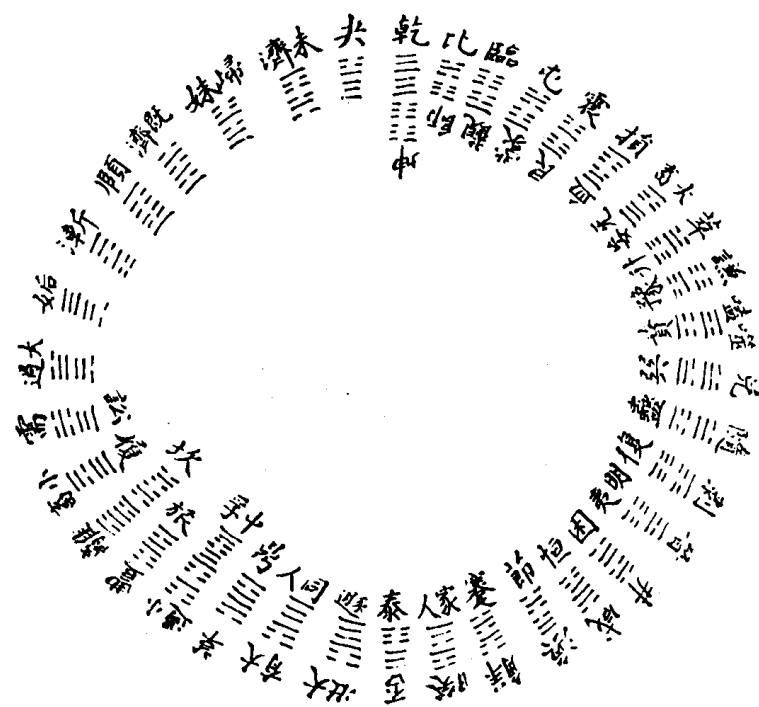
其其中為人當以禮攝其聰明下體震下艮上為頤而坤與處其中為人當以動止養其腹股與股者生死之門男女之欲所由交兌口者榮辱之主飲食之欲所由入故以艮下兌上之卦為大過象人之入而常說縱其男女飲食之欲者也震足主動口口口口飲食男女之用也艮手主止飲食男女之節也故以震下艮上之卦為頤象人之動而能止得其男女飲食之道者也小過者頤之反中孚者大過之反皆以是觀之陽貴用逆上曰逆而陰貴用順也自上而順乾離震艮互管首目足手之竅坤坎兌互管腹耳股口之竅是一卦兼管四竅而乾口為鼻而應下艮乳乳下寒竅離

為目而應下乾鼻鼻下艮乳坎為耳而應下兌口口下坤臍兌為口而應下坤臍臍下艮竅艮為乳而應上乾鼻鼻上離目坤為臍而應上兌口口上坎耳震為前竅而應上兌口口上坎耳與為後竅而應上坤臍臍上兌口則又一卦而兼管三竅焉口鼻何以為乾首之竅形之初結莫先于鼻乾之知始也而與乳上下相應故鼻有艮象臍何以為坤腹之竅胞之既出尚繫于臍坤之作成也而與口上下相應故臍有兌象鼻高起似山而臍下凹似澤也而且艮手之肱即兌例之兌口之齒即艮石之象唇舌為兌則艮其輔手乳胸為艮則兌其腰手淚者坎交于離之所為其應下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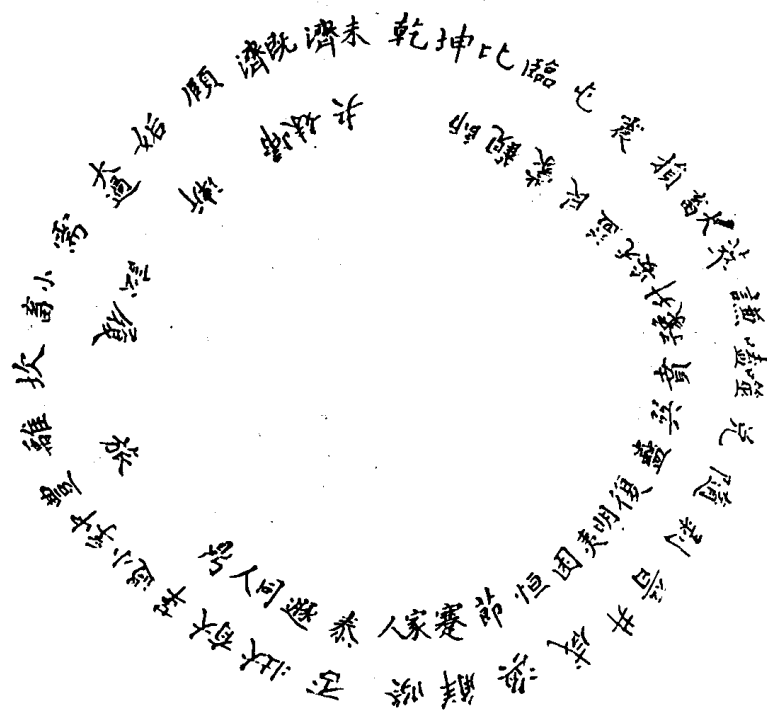
之洩手耳汗者離交于坎之所為其應下體之穢手離殆應小腹而坎殆應于腎乎頸者山澤通氣之所而八卦備焉其中虛也則乾而男加結喉以表乾象其外實也則坤而女無結喉以成坤象其為飲食所從入則為坎為離乎其為聲音所從出則為震為巽乎口口乾主骨而在內坤主肉而在外而骨之有火乾含離也其有髓則巽含坎也有筋艮含離也有脉震含兌也肉之有血坤含坎也其有毫則震含離也有爪離含艮也有膚巽含艮也類而推之各有其卦所分屬至于臟腑內應五行亦即配屬八卦則前人已備言之茲不更論云麻衣正易心法謂巽為手艮為鼻茲所

言股手為誤真妄言耳

雜卦三十六宮第一圖



雜卦三十六宮第二圖



雜卦傳說

雜卦傳者孔子之序易也取文王所序卦而雜之非無意焉夫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雜卦傳他卦皆用文王履卦口法至大過而後獨不履焉終之以夬之剛決柔而與卦首之乾相接是則无大過之道而已且其序自乾坤至井困凡三十卦做文王之上篇也自咸恒至夬亦三十四卦做下篇也文王序卦六十四反覆而成三十六宮雜卦傳以乾坤坎離小過中孚兩卦併作一宮而大過以下各列一宮計之亦三十六宮又以乾坤坎離小過中孚大過頤各列一宮而以姤對漸口口既濟對歸妹未濟對夬

而併列之則亦三十六宮或疑其有錯悞而改易之如朱震本則以頤既濟未濟歸妹漸姤夬為序此皆宋人之妄反以他人之墨守為穿鑿其餘習且沿于後而益甚焉本朝任氏啟運分六局看起乾坤至屯蒙為第一局主師憂句乃覺民之師也起震至噬嗑賁為第二局主震民言君師无二道也起兌巽至井困主兌巽言行道即不在君而可行之道固在師也為第三局起咸恒至革鼎主否泰句以望道之大行為第四局起小過中孚至需訟主坎離句以嘆道之不行為第五局起大過至夬夬決二句亂極而仍望道之大行為第六局說雜卦者未有通之者也安溪李氏以互

卦言之謂後天卦位

為雜卦根雜卦即互卦互卦之法或上去一畫而下生一畫或下去一畫而上生一畫則其體遂變互體所成凡十六卦其陽卦從陽卦陰卦從陰卦者八乾坤順大過蹇解家人睽其陽卦交陰卦陰卦從陽卦者亦八剝復夬姤漸歸妹既未濟互卦不止中四爻互而已今以大過見例則自初而二而三而四互姤也自上而初而二而三互漸也自五而上而初而二互頤也自四而五而上而初互歸妹也自三而四而五而上互夬也自二而三而四而五互乾也大過主卦也姤漸頤歸妹夬者所互之卦也既未濟

以義附之為雜卦終篇不終于乾者乾居篇首夬盡則為乾矣此亦雜卦傳之一義焉其在下篇而易于上者十二卦震艮損益萃升兌巽晉明夷井困是也在上篇而易于下者十二卦否泰大有同人離坎小畜復需訟大過頤是也其覆之而易其先後者共二十六卦比師大畜无妄兌巽井困解蹇睽家人否泰大壯遯大有同人小過中孚離坎大過頤姤夬是也八卦在上十八卦在下共二十四卦下之易而上者其八為兌巽所合卦唯震艮則兩震兩艮晉明夷則兩坤兩離馬上之易而下者其八為乾所合卦唯坎離則兩坎兩離大過則一兌一艮頤則一震一艮馬主其兌者以大過乃其下兌上

之卦兌為乾得坤下上之畫與一陰始生兄一陰上極與兄長下少上而大過成焉蓋陰以由少而長為順以由長而少為逆陰而逆過莫大矣中過強而本末皆弱是聖人之所重戒也案乾坤之畫平分于泰否而陽宜居內陰宜居外陽宜居下上而陰宜居中其四陽互陽與四陰互陰之卦皆過也而不名過者位置之不同耳唯大過四陽居中而下上皆陰口口口口純離之變象也唯小過二陽居中而四陰居下上純坎之變象也易之貴離貴其陰之處于陽中也陰不處于陽中而在陽之下上則離本陰卦而又三陰之並用三陰卦故其過大焉易之賤坎賤其陽之陷于陰中也陽不陷于陰中而在陰之下上則坎本陽卦而又三陽之並用三陽卦故其過大焉乃順雖坎之變象變之而反為大離之象大過雖離之變象變之而反為大坎之象則仍是貴離而賤坎也小過中孚亦然小過則自純坎變而合艮震之陽變之而仍為大坎中孚則自純離變而合兌巽之陰變之而仍為大離以其過自陽卦來特以逆用而成過故曰小過以其過自陰卦來又以逆用而成過故曰大過雖小過以陰多于陽得名而寔言陽之過小也雖大過以陽多于陰得名而寔言陰之過大也坎為陽卦而大坎之象皆名過者坎為陰中之陽也離為陰卦而大離之象為頤為

中孚者離為陽中之陰也序卦以坎離為主而離卦傳以震艮兌為主口口而尤以兌為主以兌兌之合為大過也故特置下篇下二卦于上而兌兌之合卦凡八補過之道在用大以歸純乾故特置上篇下二卦于下而乾所合卦凡八也其以震艮置上者震艮順合為頤與大過反而逆合則為逆合故先兌之純卦而先序焉然大過小過皆坎象而頤中孚皆離象則仍是序卦貴離賤坎之旨而已矣

乾坤以下雜卦傳之上篇也乾坤首上成但首下與序卦不異焉任聖聖所云天地萬物之始夫婦人倫之始不可得而變易者也而易坎離于下易震艮兌于上六子之用上下无常可得而變易者也當即離卦之次序畧而論之乾坤首列而著剛柔之旨明乎諸卦皆此剛柔之相易大過之成寔由中之過剛而本末皆柔故爾篇末始曰柔過剛次曰剛決柔皆與首句之剛柔遙相應焉坤交于乾而中柔為乾所得而成離則坤遂得乾之中剛而成坎此卦坤內坎外則坤得坎以為用故樂師卦坎內坤外則坤反聽用于坎故憂大過小過皆坎之大家也次之以臨觀而即序兌巽之合坤又臨為大震觀為大艮而震艮之卦亦具兌內而坤外兌之二陽自內而外有與之象焉坤內而巽外兌之二陽以上示下

有求之家焉而屯蒙以坎合震艮次之屯之剛見于下而不失居
蒙之剛離于柔而著于上三男之卦備矣乃直取下篇震艮之純
卦次其後而又次以兌艮之損震艮之益是大過小過頤中孚之
所從出也損象傳曰君子以懲忿窒欲益象傳曰君子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然則離卦傳之先損益其斷為无大過作明矣乃分
損益之兌艮而合于坤則序萃升仍先萃者亦先內卦之坤也于
是更取艮震之合坤而序蠱豫更取震艮之合離而序噬嗑賁行
已之謙豫過與无過之關也自乾坤至噬嗑賁凡十六卦而離始
見噬嗑食也賁无色也食色二者人生大欲所得而大過由以出

在善用之而已震兌至此與諸卦悉合唯震艮不自合及震未與
兌合艮未與兌合耳于是而序其兌二女之純卦于離中女之後
文王序其兌先兄而離卦序兌先兄兌見于上而在內兌伏于下而
在外則不為大過而為中孚焉乃次以隨蠱而震與兌合艮與兌
合此又大過與頤小過中孚交伏之幾也而剝復繼之一陽在上
不勝五陰之剝爛五陰在上深宰一陽之復反剝則大過之極而
復則夜氣之息天心自見漸而長之所以為去為乾者而幾尚微
焉然乾之一陽既得其位于下則坤之一陰遂得其位于中故次
之以晉明夫而離在坤上則日出地而為晝有實善之義焉離在

坤下則日入地而為夜有珠隱之義焉亦損益遷善改過之旨也
乃次以兌兌合坎之井因此而卦本未嘗弱似大過象特陰陽尚
平分耳井四爻變則三爻一過一塞要在人之自處又井因與晉
明夫以坎離相對而離卦傳之上終焉亦文王序卦上篇終坎離
之旨也

咸恒以下雜卦傳之下篇也其首咸恒也與序卦同而旨稍異且
咸恒亦兌兌合艮震合之卦與損益同而旨亦稍異損益中含三
陰是頤象也損二爻並五爻咸恒中含三陽則大過象也恒二爻
變則皆成頤咸恒中合三陽則大過象也恒二爻
變則皆成頤咸恒中合三陽則大過象也恒二爻
變則皆成頤咸恒中合三陽則大過象也恒二爻
變則皆成頤

又變震恒之終在下合兌則為大過而幸其尚合于震也恒二爻
變則皆成頤又變震恒之終在下合兌則為大過而幸其尚合于震也恒二爻
變則皆成頤又變震恒之終在下合兌則為大過而幸其尚合于震也恒二爻
變則皆成頤又變震恒之終在下合兌則為大過而幸其尚合于震也恒二爻
變則皆成頤

順之類及兌之逆合為大過者即可為中孚反震艮之順合為
順者即可為小過故咸恒十卦後而以否泰代損益亦猶乾坤十
卦後而以損益代泰否與文王之序卦互易焉否泰之後以乾為
主而繼以乾合震之大壯及其合艮之遯大壯于泰卦則乾之外
長一陽故曰止言克止其過也遯于否卦則乾之內長一陽故曰
退言退處于過也又繼以乾合離之大有同人先大有于同人者
內乾也此兩卦皆大離之象順之始也而革為次焉離內而兌外
則能內去其政習其內而離外但為外取其新機至是而與兌之
與離合者畢矣于是而序小過則與中孚並舉而先小過焉且特
著之曰小過過也以明離卦傳之專為補過作焉爾中孚信也則
又以明補過之道在信也至是艮震之合兌巽之合各見一口口
為而因中孚之象離而次以豐之內離外震小過之下重變也次
以依之內艮外離小過之上重變也故即革去故也之故多故者
其故習尚多未能革去而取新也親即同人親也之親親寡者所
親者寡則能與眾為同也豈承革口旅承同人口口兼四卦以為
言故倒互以見意耳于是而序坎離故先離于坎者大過之卦離
之變象也離火陰也本在下而附于乾陽故上坎水陽也本在上
而附于坤陰故下然而離之上者欲其下坎之下者欲其上此既

濟未濟之說即為序大過及順之緣起也乃繼之以小畜復而與
兌之卦始與乾合而其在乾上兌在乾下則亦大離之象也乃繼
之以需訟而乾始與坎合乾內坎外則能需不進而无過坎內乾
外則相訟不親而過成矣需訟皆四陽二陰之卦有大過之形而
又一一上下皆坎口口大過者坎之大象也而因特序大過焉則
易前此兩卦對舉之局顯者側也陽宜居下上而反居下陰宜居
中而反居下上故曰順也不對以順而繼以始者大過之成始于
始下巽之一陰也始過也柔過剛也夫決也剛決柔也文相應焉
又以明始之本與夫對也而不繼以夫而繼以漸言以陽為主而
陰待之而行匪有過乎繼之以順正其震艮之合為離象而與大
過相反者繼之以既濟則坎離之交卦而陽卦下陰卦上口口陰
陽之位定焉陰以一卦言則宜居中以兩卦言則不宜居下而宜
居上大過之陰不宜居上下亦是以大坎一卦言之
耳乃次以歸妹是兌下震上之卦也陰不待陽而急于歸與漸正
相反口旋致陰陽皆失其位若未濟之窮而過執大于此乎故繼
之以夬以乾陽居下易巽之一陰則雖兌之一陰居上而決之以
復于乾之純卦則四德備而聖人之能事畢矣

無兩卦說

妙哉文王之演易而用覆卦也是合兩卦為一卦也每口六畫而覆之則為十二畫則是十二者又可併而六也夫屯即蒙也蒙即屯也正視之則為屯者十二畫口口覆視之則為蒙者亦十二畫推之諸卦皆然以屯蒙兩卦連畫之則卦各十二畫屯三三三三三三其乾坤坎離巽大過中孚小過不覆而亦可以相反者相覆此八卦乃卦之主焉蓋嘗以六畫併為三畫而亦併覆卦為三畫以合成六畫之卦其覆卦二如之以初二爻作一畫三四爻作一畫五上爻作一畫兩剛為陽一剛一柔亦為陽兩柔為陰一柔一剛亦為陰正卦則從

下二爻起復卦則從上二爻起以合于正卦而成六畫之卦一往一來之道也覆卦之合正卦亦然如乾從下起坤從上起合而成坤下乾上之否也從下起併而成三畫之離蒙從上起亦併而成三畫之離合之則為重離之卦矣蒙從下起併而成三畫之坤屯從上起亦併而成三畫之坤合之則為重卦之坤矣餘卦以此推之凡得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之卦各七又得泰否各一則乾坤之交卦也既濟未濟各一則坎離之交卦也隨蠱各一則震兌巽艮之交卦屬頤大過漸歸妹各一則艮兌震之交卦屬小過中孚則是其卦各八也而又以兩乾為乾兩坤為坤兩大過仍

為大過兩頤仍為頤兩坎為小過兩離為中孚兩小過為坎兩中孚為離每卦各九以應七十二卦之數而易之變化極矣

乾八卦乾坤併泰家人睽需訟併乾下皆併合為乾訟併此既未濟小畜復同人大有雨乾為乾

坤八卦 坤乾併否 求七併坤 解蹇 未既濟 濟 剝復 內坤為坤

坎八卦 坎成 升萃 艮震 旅豐 兩坎為小過 小過中孚未濟

離八卦 屯家併離 復小畜 隨蠱 无妄大畜 中孚小過併乾濟 兩南為十字

大過八卦 大過頤併類 咸併大過 避大壯 蹇解 始大 井困 漸歸妹 終兌

頤八卦
頤觀併頤
頤家人
頤益
震民
歸漸
頤大過併頤
頤為頤

小過八卦
萃升 困 夬 節 坎 離 併漸
訟 需 併小過 比 師 否 觀 臨
兩小過為坎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中孚八卦
大有同人
明夷晉
豐旅
大畜无妄
需土佐藥女
中孚為湯

乾坎順小過為陽卦坤離大過中孚為陰卦有併兩陽而顛倒成

陽卦者如乾之為小過是也有併而陰而顛倒成陰卦者如坤之為小過是也

有併兩陰而顛倒為陽卦者

家人之為類是也
有所兩陽而顛倒為陰卦者
如蒙屯比坤屯姤併離又如解蹇併坤姤解併

大過之其餘一陰一陽所併則顛倒而一屬陽卦一屬陰卦焉如

其乾頤離皆上篇四卦下篇四卦撰數也其

坤中孚小過皆上篇五卦下篇三卦奇數也獨坎上二下六用耦

大過上一下七用奇以相對而參錯不齊文王之序卦雖不同孔

于雜卦之主大過然其理則一矣其尊離重震而貴頤與中孚者皆所以救大過也至孔子作雜卦傳而元大過之象益明矣今亦列其圖于後

乾八卦 乾坤併泰 大有同人 革為 小畜復 需訟 坎大始之乾及此本濟之併乾
坤八卦 坤乾併否 比師併坤 蒙屯 豫旅 剝復 晉明夷 坎本既濟之併坤
坎八卦 坎震併坎 升萃 旅豐 謙蒙 漸隨
離八卦 離震併離 益損 元妄大畜 中孚小過併既濟
大過八卦 大過併大過 井困 坎始大之大過及漸歸妹之大過
頤八卦 頤觀併頤 震艮 損益 噬嗑賁 復剝 坎歸妹漸之頤
又缺頤大過之頤

小過八卦 師比併小過 觀臨 萃升 困井
中孚八卦 大畜元妄併中孚 賁噬嗑 明夷晉
乾坤之後以比師起併之為坤覆之則師比為小過焉次以臨觀併之為頤覆之則觀臨為小過焉至萃升而併為小過兌與併離覆之而與兌為大過至井困而併為大過復之而困井併為小過大小合併而雜卦上傳終焉下傳育併咸恒為大過次併渙節為小過解與蹇又復併之大過至否泰而又併小過焉大壯遊又復遊壯而為大過至革鼎後而序小過之正卦中孚並舉不從下大過之例者所重在大過也離坎併為歸妹復併為漸漸亦小過之

交卦需訟為乾訟需併亦為小過乃始次以大過之正卦大過與頤復併而一為蠱而屬大過一為隨而屬頤乃不次以頤而次以姤者以大過始于坤之一陰始生為與與乾過而為姤此大過所由滋耳漸者坎離之併而屬小過者也併歸妹則成大過焉頤者大過之反也既濟屬離是小過中孚所併而以既併未則成乾者也歸妹者離坎之併而屬中孚者也併漸則成頤焉未濟屬坎是中孚小過所併而以未併既則成坤者也夫本與姤相覆而由姤併夫則成大過由口夫併姤則成乾乾則四德備而又何大過之有故聖人取此八卦而分散之使乾與大過各缺其二坤與頤

各缺其一又缺大過所統之蠱與頤所統之隨而大過缺三頤缺二焉合乾坤所缺共八卦而以八卦補之蓋併大過姤為姤併姤大過為大過以補大過之缺者一併漸頤為蠱頤漸為頤蠱為大過之卦以補大過之缺者二補頤之缺者一又併既濟歸妹為大復併為復又併未濟夫為萃復併為乾以補乾之缺者一而所補者四卦焉于是以姤當大過以復當頤以萃當坤以夫當乾而大過復于无過矣併卦之法如屯蒙併離蒙屯併坤一離一坤此合併也又有分併之法即其所併卦而以離坤頤倒相加則一為明夷一為晉焉諸

屯蒙離坎泰否各平分十五而合得三十馬

坤
兩坤仍為坤
復合乾為否

需訟 乾震合為
大畜元妄

師比剝復

小畜履大有同人

泰否
損益
兌艮
合為

同人大有
乾於金為
始夫

隨處為次舍為
此濟水濟

臨觀頤小過

噬嗑 賁 遯 兌 命 爲 道 盛

剝復
坤震合花

无妄大畜
離兌合為
家人睽

大過 兩大過仍大過
復顯為盛

通仍大過
以爲盛

離
兩為中字
復次為歸味

歸中
味子

咸恒井坎合為

遯大壯
大過中孚

晉明夫
觀臨 坤兌合為

家人
大壯
乾震合為

蹇解 吳坤合為
華升

損益震夷合為

大姑乾興合為
小高履

萃升 民坎合為
養解

困井
浙民終合為
歸春

革鼎需訟乾坎合為

震艮 震坎台為
屯蒙

浙歸妹 恒咸 震合為

豐旅
節坎合為

共兒
鼎興
革商
合為

渙節
旅豐

中孚 兩中孚為濟
履小過為兌濟

小過 順小過為坎
復中孚為未濟

遇為坎
孚為未濟

既濟未濟 乾坤合為

上經變下經之卦者十五明夫晉損益大姤既未濟小過家人睽
震艮兌下經變上經之卦十五大過臨觀噬嗑賁小畜復需訟

諸卦叢說

乾

乾元亨利貞此開章第一義統全部周易為言六十四卦只是八卦八卦只是乾卦乾卦之有四德猶天時之有春夏秋冬人心之有仁禮義智缺一不可故文言特分析善長嘉會義和事幹等目而稱之曰四德夫子解易不釋文王之易而誰釋哉且文王序卦自乾坤至謙豫九宮十六卦合伏順伏大過伏則十八卦合伏乾中為元自隨至坎離九宮十四卦合伏順伏大過伏屬亨自咸恒至困井九宮十八卦屬利自革鼎至既未濟九宮十六卦合伏小過伏中屬貞說見文王序卦說

是作易者之專重此四德也本義乃作大亨至正解而併以為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貞固只作虛字過則言天道而去春秋二時言人心而去仁義二德可乎此不得援屯隨諸彖傳以為例而反謂乾卦之元亨利貞亦當作如是解也詳見元亨利貞說

離為大人故乾九二九五皆曰大人以此爻變則皆成離也左傳言益必云某卦之某卦非獨益也即偶引一文亦復如是如知莊子稱周易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是初爻動而坎變動也王于伯康稱在周易之離曰豐其屋云云是上爻動而震變離也游吉凱楚子曰在復之頤曰迷復凶是亦上爻動而坤變艮也況此兩

爻之義見于蔡墨之答魏舒曰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云云言有明徵此非獨占筮之法而聖人繫詞之所由來也

同聲相應六句虞翻以同聲句謂雷風相薄同氣句謂山澤通氣離上坎下謂水火不相射雲生天故從龍風生地故從虎予謂其所配合尚未確聲氣二句是統言物理水火方指坎離而雲指艮風指巽龍指震虎指兌是少男從長男長女從少女之義坎亦為雲而云指艮者雲出于山故也

彖傳通言天道本義盡分人事者非也六爻發揮以下亦然言六

爻之所發揮皆以旁通而得乾之情者耳何謂旁通不專主于乾而以六子之在四旁者通之如稱龍者旁通于震也稱大人者旁通于離也曰潛曰淵旁通于坎也曰終日曰夕旁通于離與艮兌也曰或躍旁通于巽之進退不果也此之謂時來來六龍以御天也故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御天者乘龍而為天之御如義和為日御解天下者天之下非聖人治天下之說也平即各正保合之意彖傳萬國咸寧亦復如是

或躍在淵諸家皆以疑其可躍而進否作解吾友萬光泰字階初云躍之形恍惚淵之境幽深不可定指為龍故曰或或之者疑之

也疑其龍與非龍非疑其躍與未躍余謂四之為龍亦何所疑疑者疑其可以為龍而又疑其未便飛也而姑試之于躍焉其終飛者舜禹之象也其不終飛者伊周之象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之則始于一而極於九言一則九不見言九則一在其中矣故曰羣龍無首首者一也陽數始于一參于三七為老少九為老用九者用其終也不用始而用終故曰无首陰數始于二兩于四八為少六為老用六者亦用其終也陽用其終則陰亦用其終故曰以大終

坤

先迷後得主孔子釋之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得常即得主也本義以主利為句于義何居利字單讀九家漢後說易家皆如此宋張浚以利字連西南二句作解似更妥協蓋利雖四德之一而易未有利字單讀之例或當如張說也得朋喪朋兩者皆吉而本義有反之西南則終有慶之注不顯與經文悖乎

坤曰牝馬以乾為馬取象馬行地无疆者也初二兩爻亦皆于馬取之復霜云云即莊子所云馬蹄可以踐霜雪象曰馴致其道馴說文訓馬順也淮南子曰馬先馴而後求良馬以漸而致曰馴六二之動不習无不利亦是良馬逐康莊之義習者調習也蓋下三

爻為地故以馬取象上三爻為天故上爻又以龍戰取象馬本龍種馬而天用非龍而何

黃中通理一節注解不同或以通為合之盡其大理為析之極其精作兩義解則黃中亦當兩解黃德之文也中德之中也若黃中只作中德在內解則通理亦只作通于理解于義皆通至于釋黃案類從本義唯吾友萬光泰曰黃中正位釋黃通理居體釋處美即黃中在其中即正位暢即通於即居四即理支即體以通理居體合解似較細切

屯

屯之六二六四上六皆陰爻陰位六二乘初六四乘三上六乘五皆陽爻故皆言乘馬乾為馬也班如者言三爻之乘馬若分班也左氏有班馬之聲是也

蒙

筮何以言于蒙以筮所以求神以斷吉凶使日用不知之民利用出入是聖人發蒙之道也又自乾至屯三卦凡十八畫應操著十八變之義

二爻包象諸家皆謂二包象蒙唯函書獨云包初言包者巽也皆以外包乎內引泰否姤為證極是納婦本義謂以陽受陰王申子

云受眾陰函書主應五為納婦竊謂包家納婦總是一象皆指初六言九二以一陽間于二陰初為二所包所納而六三之女為二所勿取以三不順而初順也蓋初在下為承則順三在上為乘則不順故子克家非子能承家之說乃子任為夫所云男有家也因上納婦而為言政象摠以剛柔接聲釋之

三又二取初不取三亦初則告冉三則不告之義上卦為艮艮者兌金之夫三連艮而成坤且艮又為躬故曰不有躬

此

自乾至屯十八畫以應揲著十有八變故蒙為初筮自需至師亦

十八畫應揲著十有八變故此為原筮原者再也禮曰未有原比言筮者比從也是龜從著從之義

初六終來有他吉他者他人也初之有孚在己終之得吉自人言我能比人人必親已故吉後漢魯恭諫北伐曰今邊境無事外夷重譯矣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未有他而吉已以他為外國似即此意

五爻本義以來者不距去者不追解舍逆取順明楊升庵非之謂古法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唯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

如其說則數年之間王者為獨夫矣按朱子當南宋時諱言兵事摠以不伐叛為主以飾當時不敢取金之失豈知王者伐叛以大一統正是顯比之事乎且又泥于順逆二字不知順逆二字只作來往解在前為逆來在後為順往王用三驅以取禽諸陰前來則舍之一陰後往則取之不然一上爻也象以為後夫爻以為前禽何不類至此乎

小畜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蓋其上爻變則成坎而為雨今陽猶往於上故不雨程朱皆以尚往為陽氣尚往而項安世以為陰氣方往未至于極恐于尚往二字不的蓋此卦六四一陰雖然欲畜陽而五上兩陽尚干四陰而直上故曰尚往然其不雨之故則固由于陰氣之未極也蓋陰閔之極則陽氣蒸而成雨譬若釜甑之氣上有物覆則熱而反下為水今所覆之物多隙則其氣雖上升而不復成水小畜之不雨猶是也施未行亦謂陽之施未行蓋陽主施陰而主受今陰氣尚薄而未受則陽施安得行乎土爻變則成坎故曰既雨變則五爻之陽陷陰中而不能往故曰既處德即左傳所云女德無厭之德蓋一陰雖不足以畜眾陽而尊尚其德積成坤載之盛雖欲不雨而不得大雨則陰陽似于和

者而非也若夫之為婦制然則是婦也雖貞而亦偏若月之幾望而陰將敵陽蓋坎為貞又為陰又為月而三四五爻互離日尚未正與月對而相去已復不逮故曰幾望又此爻變則卦成需君子于此拒可不疑而遠有征行乎查初白以此為陰陽兩傷之象不如朱子所言喜當道之成艮是又以積德載句為陽德積而上往今無所往則欠安耳

復

三爻與坐於地四之位行本偏金主殺故文王系又多言武人復三互與與之初爻利武人之貞同義

泰

泰六四當以翩翩不富為句以其鄰又一句如象傳句讀翩翩主三陰說坤為富媼不富者從陽而不為主也鄰謂三乾

否

二爻泰之包荒以天包地也否之包承以地包天也歷家云天半出地上半隱地下此半隱地下之天寔地所包也地雖包天而天寔地之所承是其所包者即其所承者如小人本宜承順君子而今反包容君子其能容君子則小人之吉也究之天何嘗受地之包大人何嘗受小人之包哉其否也正其所以亨也

九五休否說文休字從人止木爾雅庇廕曰休互與木而五爻居其上蓋休象艮系木系象言此爻當否時而能為人所庇廕者也上九傾否先否後喜傾者覆也覆卦即成泰喜即泰也

大有

初上二爻大有卦象傳于初爻則曰大有初九于上爻則曰大有上九皆冠卦名而標爻位蓋大有即中虛之乾而初上以九相應本末皆陽為極盛也

三爻公用亨于天子本義是用左氏晉文戰克王享之說然左氏是謂宴享之享非朝享之享觀城濮之役晉侯獻捷而王享醴命之宵正應戰克王享之兆而本義乃註云享謂朝獻則與所引自相矛盾矣李安溪以享為過之隆極是

謙豫

謙豫二卦以象言一陽居下體之上而不遠上故名謙一陽進居上體之下而喜其得進故名豫

謙六五亦當以不富二字斷句以其鄰利用侵伐作一句唯不富而謙故能左右其鄰以征不服也

豫初六鳴豫震為鳴初去震尚遠使爾自鳴蓋即謙上之鳴而倒鳴于初者彼在互震之上尚可此在互艮之下故也

豫六五貞疾恒不死毛氏曰坎為疾疾與豫反書所云王有疾勿豫是也坎象為月而五當坎上弦滿之時所謂恒也恒與繼同詩所云如月之恒者雖恒有半魄而中明未亡寔未嘗死此說亦通竊謂恒恒卦也震伏兵故言恒恒不死示不死之方以療其疾也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言巫不能療醫弗能除也恒則勿藥有喜矣恒者立不易方能守其中故不死蓋當豫之時以豫為正而常故有疾然居中有德能恒守之可不死也

蠱

自乾坤至隨蠱始為男女自合之卦又以泰之初陽易為上九以

泰之上陰易為初六泰乾下坤上乾父坤母故又有幹父幹母之象初以陰易陽故曰幹父二以陽應陰故曰幹母六五稱母者以艮本自坤易也九三何以稱幹父以上又已易為九也六四何以曰裕父以初爻雖陰而首固乾父然已易陰而盛矣四本坤爻又以陰居陰而不能幹故曰裕也六五雖陰而居尊得中以應于九二故亦曰幹父自九二視六五則以其柔而曰母自六五視九二則以其剛而曰父也諸父皆主于幹蠱而上又自為人父母之象故不復以幹蠱取義

臨

臨本義作凌過解非也序卦傳曰臨大也稊卦傳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大字分明指二陽而以臨為與包涵得廣較凌過之說為更渾融

初二爻而言咸臨蓋以兌下之伏艮取之咸為交感之卦而臨之上坤伏乾亦有泰象是天地之交于上也天地交于上而男女交于下合而成臨此初二爻所以有取于咸也其止于初二言之者以臨止此二陽而二陽皆有應于上則有交之義耳

觀

觀象傳觀天之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神道

設教即是法天道耳天之神道是天之於穆不已四時不忒似是神道所著與天下服一類

三爻五爻六爻觀我生觀其生生字諸解不同本義曰我生我之所行也程傳曰謂動作施為荀九家作教化之生後漢楊震以觀其生謂大臣當觀賢人之性行然後貢之王弼作自觀之道合于性生虞翻以生為生民吳澄云生者人之神明人之所得以生者即仁體也毛大可云生者進也即存也以三爻為卿大夫隨君以存而進退其間胡澹庵謂此卦為大艮艮象人人必有所以生人生于陰陽者也陰陽之運又迭相生故兩陽又言生而三為陰爻

亦言生者坤必交乾然後資生故謂陽為我生也諸說紛紜究以本義生平所行之解為正竊謂三生字同而不同三爻之我生象云未失道則生者道也五象云觀民則生者民也上象云志未平則生者志也要之志為道之所存故曰其生道為志之所發故曰我生三之所謂我生民所以自觀之道也五之所謂我生則上觀民之合道與否以驗我之合道與否三者不同而末始不同也

噬嗑

六二噬膚滅鼻滅鼻五刑之一剗也二柔順中正非有過惡而濫遭刑焉非其罪也以乘剛故耳如民之遭酷吏也又他說有以滅

趾為刑刑滅耳為刑刑者

九四一爻于卦為齒乃噬物之具故兼三五兩爻為言乾腭即腊肉及乾肉也余矢即乾腭以其骨堅而直如矢之刺口故云艱貞若以金矢作治獄之剛直說亦可

无妄

二爻程朱異同解意不為獲而耕不為畜而蓄此程說也當耕而耕當獲而獲何耕獲之有蓄畜之耕亦然總是非計利而為之意竊意二爻乃空言之言天下如有不耕而得獲不蓄而得畜者則利有所往耳不然不利往也以為統于則字有着落今得查氏周

易玩詞集解始證予言之不謬其說曰六二柔順中正安分循理不作非望之妄想者妄想者何利是也聖人借耕畜之象以示人曰農必春耕而後秋獲田必先蓄而後畜如有不耕而獲不蓄而畜者則是富可要求何往非利矣而不與則字緊相呼應如富而可求也章語乃反言以決其必然非設言而許其或有也象中之以未富謂不耕蓄而致富天下古今所未有也即莊子吾未嘗牧而得生于與吾未嘗田而鵲生于突意然查氏解利字尚與鄰意未合又六二雖居中得正而寔為陰爻恐未必即能无妄故示以去妄之道非以利為妄想也

大畜

小畜是以四一陰畜下卦之三陽大畜是以上一陽畜上卦之二陰以陰畜陽故曰小畜以小畜大也以陽畜陰故曰大畜以大畜小也本義以能止健為止畜剛暴之人不思乾健為天德如何有壞健字能止健者以其能止陰方見其健是以止為健非于健者是止也卦象大離四五兩爻正是上一陽所畜者六四陰居陰位且是爻變又為離故為牛當陰畫之初而連于艮卦有重義故曰童牛三爻互震震為木有似于牯六五陰居陽位而大離坎且當陰畫之二而連上陽畫為半坎形故為豕此爻亦連艮卦爾雅豕

子豬猷積亦重豕也故曰豬豕牙亦指互震木為言埤雅曰牙
也海岱之間以牀繫豕謂之牙豬豕皆以牛指初九豕指九二
牀之積之者四五其於豬豕二字亦誤解夫牛豕豕剛初二皆九
何得與物且以位論則初奇宜豕二耦宜牛而所言又反豈非說
之必不可通者乎

上九何天之衢何字程傳以為誤加固非朱子以為發語諸家多
不從其說自當如梁武帝之讀作賀音且靈光賦云荷天衢以元
亨其解自昔張浚以為剛在上為荷言勝其任者是也但解者多
以天衢二字連說以為荷天路之蕩平毛大可亦云艮為倒震一

若反大塗而背負之俱不得解竊意上爻為天而三四五互為震
震為衢而天處其上震衢在下若負荷之者然只是形容天下王
路蕩平之象蓋陽之于陰能養之而又能止之則道不大行乎

頤

二爻頤之下卦頤震倒艮上卦頤艮倒震故爻皆有顛拂之象大
抵以求養于初為顛顛顛者自上而仆下也以求養于上為拂經
為拂顛拂者逆也戾也經者咤也其咤與顛逆而上仰也二乘初
陽故顛顛求養上陽故拂經于邱頤
蕭山毛大可解經為咤作徑字讀謂氣經也引莊子緣督為經及

熊經鳥伸又諸書繼死皆作經死証之極是當即以字義推之如
頸之從單是經之半故繼死為經亦如繼之從益是亦于噉字去
口加系也但繼處在頸即謂之經如走處在腓即謂之腓履處在
翌即謂之翌小雅小人所腓孟子輔之翌之是也第毛氏以拂為
摩拂則于象无取曲禮獻鳥者拂其首謂扶轉其首也正與此同
義蓋拂佛古字通用也顛顛獨于二四言之者二為下卦陰爻之
始四為上卦陰爻之始也拂經獨于二五言之者二五在中猶之
人吭之在內若三則在外如顛故曰拂顛又三為下卦陰爻之終
五為上卦陰爻之終故皆言拂而二之始必有終故兼言顛拂爾

大過

二五兩爻程朱皆以二比初陰為女妻五比上陰為老婦胡煦函
書則云下巽伏震故為老夫再娶之夫也應兌少女故象女妻未
嫁之女也上兌伏艮故象士夫未娶之男也應娶長女故稱老婦
已嫁之婦也因二五變成恒故象夫婦其說固然然竊意大過與
顛為反對正當以上下彼此交易發義蓋顛下卦之震合于大過
上卦之兌則為隨又互易之則為歸妹皆老夫得女妻之卦也顛
上卦艮合于大過下卦巽則為蠱又互易之則為漸皆老婦得士
夫之卦也是指大過之九二應顛之六二大過之六五應顛之九

二為言易固有合兩卦而取象者與他卦之論伏暑異似較函書更明暢焉

象傳澤滅木本義以兌上巽下為言固是殊不知巽為木而此卦兩巽相背顛倒皆木然而兩兌上下亦顛倒相背為澤且合觀之又成大坎皆澤滅木之象也

坎

初六習坎是從上坎而來入于坎窩俗語所云到底沈也六三來之坎坎言從上坎來又入于坎陰且枕者九二一陽居其間似水之橫石若可用以為枕而無如水必下注終入于初六之坎窩故曰終无功也

離

坤為牛而離曰畜牝牛吉者是以離代坤也離之代坤猶中畫之震之代乾也陰為坤牛而下上兩陽畜之于六畫之卦則以二五為牛而二曰黃離元吉即坤五之黃震元吉也彖詞止備三德曰利貞亨而爻詞以元吉補之離正司亨德而王于夏故先言利貞而繫亨于後明所重也

咸

上經象天下經象地人者尊天而親地者也故咸恒為夫婦之道

而在下經之首中天地而處而附於地之象也

三爻咸以否之三上兩爻相易乾之上陽降于三而成艮坤之三陽騰于上而成兌因而上下兩卦間互成巽股此咸之所以為咸也然則股豈可隨人而動者而或執其隨隨者震下兌上之卦而主于動下民伏震故有此象隨者隨四為兌體而三隨其便正是隨卦下震上兌之象又三于泰本坤陰而易而隨乾陽之後是男女之相感而即相隨者故以所執下深鄙之

睽

六三與上九應始睽而疑畏之終乃遇之見者六三之所見也與或者三五坎坎于輿為多眚也牛掣者上卦離牛而互三為坎則掣也其人謂上九也天者上為天爻言視其人高遠若天上人也且剝者言彼且加我以剝刑也鼻者乾首之義變兌為毀折乾又在上而此變為兌故曰剝也諸家或以剝額為天或云兒首或云去鬚俱屬改字杜撰之解

解

六三負乘致寇大傳以盜為言因三之一爻下為坎上又互坎坎為盜而中又互離離為大腹藏象而互于二坎之間故云懷載離又戈兵政思代思套奪其兼及于治容誨誨者離火也論衡謂美

色之人由于火熾楊升庵謂治銷也過熱則流過冷則合女之豔媚亦令人銷神流志故美色曰冶今以一離火互于二坎水之間水鹹為淫故誨淫

損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王弼謂三人是六三以上三陰三陰並行以承于上則上失其友六三獨行乃得其友正義疏之以上一人謂上九下一人謂六三程傳謂三陽全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益三本義謂下卦本乾而損上又以益坤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來矣鮮謂益

下卦三爻居于損上三爻三人行也六三上行而居四也損一人損六三也查初白謂三人當兼指內三爻損一人一人行皆指六三得其友謂上與三應諸說不同竊謂損自泰之三上交換三人行則損一人是言乾三爻之損去一陽爻而為兌也此一陽爻往而成艮之上九一人行也成上九而與六三相應得其友也三人一人皆指乾之陽爻為言而友則指三之一坤陰其稱人者則以三為人位而艮亦為人故也艮居寅位人生于寅故為人象繫詞于此爻稱天地絪縕以卦本泰故也稱男女構精以兌艮易其下上即成卦故也不言于成之三而主于損之三者咸自否來

損自泰來也亦以其偃仰之形象為言耳

震

六三震來虜億喪貝本義云未詳程傳解以億度胡雲峰作大喪其貝解查初白從之謂十萬曰億與六五小象大无喪也正合竊謂左氏有云心億則樂杜注億安也正是此處的解言雖震來而心有所危屬然正甚安如聖人畏匡厄陳而樂天知命不異平居所謂億也與六五爻皆當以億字斷句喪貝勿逐而七日得正是屬億之家

歸妹

諸家皆不論爻之陰陽擬為婦女之家唯楊止庵分別下兌為女上震為男然所解亦未免近拘慈意王弼以此卦為妙妾之卦不同咸恒其說極合按兌卦三畫而六三居上即六五所云其君也初爻二爻其姊也而九二居中與六五應當歸妹之時雖為姊而良于六三故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姊之袂良又曰月幾望正言月之對日而有合于帝乙帝乙者帝出乎震而乙則木之干也與兌之庚金相合所云妹亦只是娶媵妾之解非以兄而嫁妹于諸侯也姊良于君而人之尤良同于腐木之不可為柱畀人之不可為主如須賈女之不可為君而止可為姊也聖人所以戒末流者深矣

中孚

孚鳥卵也故又多飛鳥取象曰隹曰翰音是也即曰燕曰爵亦是取義於鳥燕為雞離為雉卦以兩系上下相背又為大衆之離之故也渾天家言天如鳥卵地如卵中之黃正是中孚卦象初九虞吉以其與上孚也而樂馬係詞言得失憂虞而虞字僅一見于此此虞字作娛樂解不作虞度解有不燕作一句讀與此二終來有他吉一例言今之虞雖吉恐其別有不安之處耳燕雖以安作解亦是于燕巢大厦成義小象云志未變言虞必自吉向凶初九之虞而尚吉者特因其居初志尚未變故耳然已志雖未變而

人志或變即人志尚未變而終亦必變則其他不燕正可虞也意在言外

吾嘗云應爻亦可以初與上二與五三與四為言觀此卦益見諸家提以初應四三應上解之然而二五並非陰陽相應而云鳴和云孚學何也蓋此卦諸爻皆以不應為應故三爻所云得敵者四四也爻所云馬匹者三也並非以應初應上為言

小過

中孚為鳥卵故小過為飛鳥于覆卦成之小過者陰過于陽也兩陽在中而前後各兩陰為故曰小者過也三四兩爻皆曰弗過言

陽之非過于陰也過之防之指上下四陰爻說皆當以兩字為句函書之說獨為可從

既濟未濟

天官書曰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全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蝕望而日月之對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顯以兩陽卦相合而虛其中之四畫大象之離而象日之大明馬大過為大象之坎則月揜日而日見蝕之象也繼之以坎離則又由朔而望故坎離分而對列焉中孚以兩陰卦相合而虛其中之二畫亦大象之離而似月之借光于日以為明焉小過亦為大象之坎則月與日亢而月見蝕之象也繼之以既濟未濟則又由望而合朔故既未之卦坎離合而互見焉月蝕之過小而日食之過大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義本諸此故聖人學易特以无大過為言

繫詞傳

尊卑乾坤也卑高山澤之象民兌也動靜震巽也火南水北以類聚居天上潤下以草分辨坎離也觀本濟象傳君子以慎辨物居方可見成形成象二句又合言之此節與天地定位五句相類上節論八卦之分體厚薄則八卦之合用即跟形象變化句來雷達震離之合也風雨坎之合也達重也日月寒暑坎離乾坤之合也乾為寒則成男成女民兌也乾坤之形成於民兌而知始作成賦之以才則震巽之合也易知簡能賦之以性情則坎離之合也而八卦備于人之身矣

易知易字不必別作去聲解今北人讀易經作去聲南人讀作入聲一也易者交易之義而變易容易即在其中易知言乾之為乾只是明于交易之道所謂大明終始者也不必以知字作主字解坤則因其交易而順承之豈不省事故曰以簡能然易以交易取義何以專屬於乾則又申之曰所謂易者則易知之說而所謂簡者亦即易從之說言從乾之易而相為交耳然非坤之自為主也故變文曰簡焉乾往而與坤交是有親坤從乾之交而因以成物是有功陳明卿曰久天體也大乾功也可知有功之大仍本于乾而坤不得分易之名矣以上總言天道德業二句始以人事言之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謂易簡則得天下之理耳非易簡即理也朱氏動以理為言不知理者易簡中之條理也譬子孫即一父之分體豈容以子孫之名名其父乎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如朱氏說則仍是死生之說非鬼神之情狀矣東坡以上句屬鬼下句屬神極有見但其云精氣為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則于精氣二字尚未得解蓋諸家皆以精對氣而分陰陽以為精即魄氣即魂不知精字與游字對則精氣是氣之精者游魂是魂之游者氣與魂雖同而異有辨蓋衆人以魄攝魂故死則氣散獨其氣之精者不散耳故不謂之魂而謂之氣聖

人以魂攝魄故其死也雖魄降于地而其魂游于天其氣全不散故不謂之氣而謂之魂蓋氣所同也魂所獨也為物者凝而為物或憑于形聲所云若有物者此鬼也為變者肅然凄然變化不測故謂之神物近于有狀變近于有情然情狀亦復互見此聖人之最善言鬼神者任氏易所引錢之麟之說正與余合其言曰精氣之精者魂即氣之凝聚團結者聚則物在游則物變或死變生生變死人變物物變人種種離奇變幻聖人直視為至常但所云變未免入佛氏之說精氣為物坎象也水潤下魄降于地之象衆人以魄攝魂而死則

為鬼其為魂者蓋僅存焉坎之中陽是也游魂為變離象也火炎上魂升于天之象聖人以魂攝魄而死則為神其為魄者亦不亡焉離之中陰是也但鬼神為陰故皆以其氣與魂之陽者言之而不及魄然言游魂則即見魂去其魄者之意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魄者形之靈魂者氣之靈氣對形言不對精言

夫子明云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即是道不得云是氣非理且理字是散殊之條理不得作太極解朱氏蓋以理字代道字又道理字是散殊之條理不得作太極解而又以道作太極解又道是指太極之用處非太極也蓋太極不可得而言說故以其妙用言陰陽者太極之動而非氣之說亦非形器之說正易所云形而

上者謂之道耳余每讀朱氏此句註而疑之今得胡滄曉先生函書所云使鄙意豁然以為予之謂二字始得其解若明張彥陵說統所云一陰一陽兩一字內有不改意有不窮意有不素意有不測意是聖人直指道體語朱氏乃以理氣分為兩截程氏以陰陽為形下道為形上亦非也陰陽原是渾合不相離的一字不是說分正是說合若云逸運則陰陽仍是二物矣其說又似以陰陽即是太極亦未為妥蓋道字不可以名太極也

周易井觀十二卷

編修吳壽昌家藏本

國朝周大樞撰大樞字元木號存吾山陰人乾隆壬申舉人官平湖縣教諭此編論天地之數謂與大衍相符必漢儒遞相傳授以及康成是以古來說易並無先天八卦故不取邵子所傳圖位蓋先天八卦即從所稱後天圖演出不過取其一畫交易則各成乾坤乃道家抽坎填離之說不合聖經之旨也於六十四卦則尊離重震各為之解為圓圖以應一歲節候之數為方圖以應三才旋轉之象以雜卦傳為孔子之序易取文王所序卦而雜之他卦皆用文王覆卦至大過而後獨不覆焉終之以剛決柔與卦首之乾相接即無大過之道作雜卦傳三十六宮圖以差次之又創為兼兩卦每六畫覆之則為十二畫仍可併為六畫以盡易之變化也如用九用六四象八卦以及著策占驗諸說俱博綜衆論斷以己意惟引性空真火性火真空火愈分愈多愈興愈有云云頗涉二氏之旨焉